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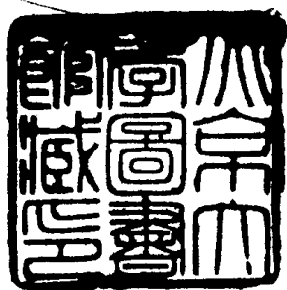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子部
第八六冊



魯新登字 07 號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478-0



9 787533 304782 >

28370/04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八六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8.25 印張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478-0

Z·27 子部定價：78300 圓

子部第八六冊目次

子部·雜家類

來瞿唐先生日錄十三卷(二)

〔明〕來知德撰
四川省圖書館藏清道光十一年刻本

一

近溪羅先生一貫編十一卷

〔明〕羅汝芳撰 熊賓輯 錢啓忠重訂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長松館刻本

一五八

近溪子明道錄八卷

〔明〕羅汝芳撰
私藏明萬曆十三年詹事講刻本

三九六

古言二卷

〔明〕鄭曉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明嘉靖四十四年項篤壽刻本

四九六

渾然子一卷

〔明〕張琬撰
山西省祁縣圖書館藏明萬曆繡水沈氏刻寶顏堂祕笈本

五五四

文雅社約二卷

〔明〕沈鯉撰
浙江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年刻本

五六六

脉望八卷

〔明〕趙台鼎撰
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繡水沈氏刻寶顏堂祕笈本

六三六

庭幃雜錄二卷

〔明〕錢曉輯
北京圖書館分館藏舊鈔本

來瞿唐先生日錄十三卷

(二)

〔明〕來知德撰

四川省圖書館藏清道光十一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瞿塘日錄

十二卷》提要

重刻來瞿唐先生日錄 釜山稿

釜山在縣西二十里沙河其山如釜故以釜名之
先生有一祖相傳來曾作宋龍圖閣學士不知何
時移居湖廣麻城遂世爲麻城人元兵亂入蜀避
兵乃居梁山之康村正統後移居釜山釜山乃先
生所生之地故以釜山名稿云

後學王廷章識

瞿唐先生日錄 釜山稿目錄

釜山稿目錄

客問 雜述

清溪莊 道言

登小筆山 七言律

輓隆孔崖 七言律

用龜山此日不再得韻示周生子榮 道言

釜山雜詠 絕句七首道言

了心歌 道言

曾岐山自岑公遠訪予於釜山于其歸也贈別

以詩二首

寄飛練五言律

醉道言

盧行所見枉別之以詩七言律

盧行所還便寄王次宇七言律

董願庵推府見枉金山書堂四首七言律

遍遍歌四章爲哀楊作吾賦歌

菊絕句三首

重過天生橋二首七言律

瞿唐先生日錄金山稿目錄二

寄雷劒東蒙自明府四首五言律

寄贈董麟山徵君四首五言律

許象洲元戎于梁山曾許仙茅久不見惠詩以

速之七言律

廖對峰以設館至梁山踰年而露化其子齋泣

至山堂照骨之貧余愧不能大助詩以哀之

寄贈朱最峰少府三首五言律

壽郭夢菊太府四言七言律

禽言四首道言

秋風辭三首辭

與太空禪僧二首道言

番龍對歌

答贈董麟山徵君四首五言律

種竹絕句道言

送董願庵廼叔還漢七言律

苔土晴川七言律

馮溪子道言

雜興道言

瞿唐先生日錄金山稿目錄三

溪上春興十四首五言律

贈小溪七言律

杪秋有懷郭菊太府十二首五言律

寄傅志宇七言律

寄胡麗吾七言律

登彼篇道言

贈別唐漢田七言律

向雪亭見訪七言律

不不歌道言

雜興 道言

欲遊岱岳孔林先寄楊作吾 七言律

林明府以外艱還疎歸別之以詩 絕句四首

釜山堂成憶昔篇一百韻呈莊明府 五言排律

與朱雲石 長短句

蒼雲石天人篇之作 五言律

福利道人 道言

春風辭 二首辭

黃令長枉山堂謝之以詩 二首七言律

瞿唐先生自錄 釜山稿目錄

四

江邊送劉還溪 歌

壽黃石崗 長短句

招張仙歌 三首歌

看水篇 道言

寄劉洞衡 五言律

秋夕 五言律

寄楊印峰 七言律

康村 五言律

寄林子 二首五言律

白崖道中遙寄楊雙泉 七言律

笑吟 四首道言

答楊郡博 二首五言律

題贈東明禪師 二首七言律

寄朱懷陽兼問慎所 二首五律

寄石峰 七言律

雜言 道言

輓馮孔崖 七言律

答郭夢菊督學 選

瞿唐先生自錄 釜山稿目錄

五

送王我齋 七言律

龜雖壽 樂府

送古見吾 長短句

有客 七言律

憶昔歌送楊大理還滇兼酬見懷 歌

蒼谷歌 歌

釜山堂成 五言律

答胡惠庵憲副 三首七言律 梅花 道言

遊五岳還荔溪以詩見問用韻奉答 七言律

重刻來瞿唐先生日錄

客問

僕以先父病末疾母目疾侍養不仕友人致書多疑之作此代答雖文其辭然實有是問非客難賓戲之假設也

瞿唐來子於釜山書堂客有過而問之者曰某聞子久矣聞子冠道德履仁義衣百家佩六藝知子已棲君子之林矣衆人慕之某竊爲子不取也吾聞鳥能鳴陽葵知傾日物且如此況于人乎是以哲士乘時

瞿唐先生日錄

釜山稿

達人賦世方今皇猷丕赫王表輝昭羣袞獻璋諸父園橋采蕙蒞而兼蓄乎蕭艾選干將而不遺乎鉛刀非澄泓而抱瑟豈濟渡而無舳舻可以存心于利物奚必于執璧而垂貂子廼懸車城市擊壤衡臯賡猗飛于鸞漢羌繼迹于鸚鵡洵切鱗而戢翼必滯惠而屯膏欸雕龍而削草快茶薺于俾鮮吾將冀子兮參軌伊呂胡知今子兮駕言許巢來子曰子以我爲隱矣夫隱者必有所爲今生值明時以不見用爲耻吾不爲也客曰人之酬世非處則出榮春者蘭華秋者

菊我知子之心矣方其采秀雲莊燐枯霧築刻羽引商吹金鼓玉高價蜺巔必聲蟬谷狎花鳥傲墳索恁遠引于青岑非縷情于朱轂豈知聞者斯章微之必著乃若巖廊訪仄荃宰羅奇旭日翳夫乾鵲條風轉于枯莢書將鶴載旌以鸞持束帛投園結軫填茨慶吾道之大行感人世之我知子廼整筋揮翮仰首伸眉披菽岫出峯逵盼鵲衡而揚袂排鳳闕以論思知子有南山之徑慮子有北山之移來子呬而笑曰非徑也是迂也夫欲仕無路者故以山爲路耳予濫科

瞿唐先生日錄

釜山稿

二

名仕則仕矣不求可期之榮于見在而微未必之寵于方來歲躋齒載謂之何哉駭亦絕矣吾不爲也客曰子知夫古人乎漆園之放叔夜之簡王衍之談阮藉之懶耽竹林嘯山阪脫冠履解襟褫幕天席地操觚挈醖爾其齊舜豕比周猿逢糟荷鍾還魍生涎俗士稱爲六逸詩人名爲八仙坐俟夫九疇之數敘罔顧乎兩曜之虧圓恭敬消于唇吻名節剝于碑誌子之不仕復不沽名于世者意者其在此乎來子曰此自放而忘世者也予欲救世吾不爲也客曰若有人

焉遺情棄世絕片脫屣紫籍通名青冥輕舉爾其垂
琳綬佩珥玦駢騰六驅列缺調世外之元靈彈壺中
之白雪青鳥紫音紅鸞擊節已而明月初升雲璈方
歇貼桑海之幾還回歲序于一瞥悲荒即惜古血乃
若芝宮狔叭桂館龍驤吹冰成醴叱石飛漿眞妃搗
饋姹女投醵招王喬以容與拉蕭史以相羊旣沉酒
以言別指流水以成章歌曰流水兮東注美人兮何
處回首兮三素浮世兮朝暮乃若陰慈雲滅甘露謝
四流宏六度秘授禁苑之旨洞開葱嶺之路爾其不
懼唐先生自錄 釜山稿 三

夫大德者不官中立者戒倚是以君子無終食違仁
大人以萬物爲體不忤忤于必行不經經于必止蓋
澡浴存乎吾身顯晦安于所遇立德之基有常樹功
之途不一苟入而可以事吾親兮則啜菽承歡苟出
而可以事吾君兮則捐軀弗計見輪出圓因柙施直
遭坎則停乘流斯逝大行兮何所欣窮居兮何所戚
故移忠于家則敬同移孝于國則愛同使人皆以不
仕爲是兮則龍逢非孝使人皆以仕爲是兮則曾參
非忠彙征者何以誦其駿業嘉遜者何以高其清風
懼唐先生自錄 釜山稿 四

生作園無象爲家天地遽廬形體蟲蝦見理卽障篤
學愈差乃吼桐峰之虎垂長慶之蛇種雲門之樹澆
南泉之花點洛浦之金衣洞山之麻烹明昭之銚飲
趙州之茶早聞者難登彼岸剗醉者未窺津涯彼傾
海入毛不撓魚鮪若施藤倚樹必疎窻窻子之勃率
不出戶庭不面官長孜孜而惟日不足者必居于此
矣來子曰子愈言而愈遠矣此方外之術出下名教
之外者也世皆若此三綱絕矣吾不爲也客曰我眞
不知子矣遂避席而起拂衣而去來子曰居吾語女

非鳴陽向日之心乎。子何過疑至此。客曰：我過矣。我過矣。而今而后始知江湖廊廟原爲一體。明道行道。皆將淑人我過矣。我過矣。來子援筆作客問。

重刻來瞿唐先生日錄

金山稿

清溪莊

多半楓林人家少。千峰萬峰葱窈窕。一羣嬌鳥啄雲嶠。仰面石泉懸樹杪。落花朝莫送柴扉。掃斷依然撲客衣。華陽道士胡不歸。菖蒲節老蕨芽肥。

登小筆山

翠閣珠林侵碧霄。危闌四面俯山椒。天空峭石排元笋。日晚殘霞駐赤標。海外誰人驂鳳鶴。寰中何物喚瓊瑤。江湖一望無窮思。惟寫鶯花荅冶朝。

瞿唐先生日錄

金山稿

六

輓隆孔嵬

岑公江下曾呼酒。龍脊州中共放船。一日豈知竟千古。青年誰料到黃泉。遼陽鶴去雲連海。古木烏啼月滿天。幸有三槐依舊綠。夜臺何必恨長眠。

用楊龜山此目不再得韻示周生子榮

我曾觀東海吐納接扶桑。我曾登泰山五觀摩青蒼。中有萬世師日月麗重光。道統在天地循環如陰陽。繼之鄒氏子授我入道方。學問求放心仁義析毫芒。鄒魯既已喪立言有否臧。而胡末學興役役翻自戕。

不求道于心却求糟與糠大本已乖矣安得問行藏
遂俾鄒與魯千載擅孤芳豈無豪俊出立志苦不剛
十步九回頭踟躕而傍徨豈知在宏毅任重道且長
况道本率性行之如康莊早者爲利祿閉門課文章
高則講空寂名爲選佛場二者雖有差均之牧牛羊
我佩鄒氏言朝夕不忍忘勿忘勿助間勉勉長白彌
誰謂東海深渡之止一航誰謂泰山高登之比尋常
高深雖踔絕操舍卽存亡百川與卽陵不學良可傷
有志山海者莫謂斯言狂

瞿唐先生日錄

釜山稿

七

釜山雜詠

清風草閣三竿竹明月山泉一曲琴惟有梅花知此
意冷香入夢到而今

繞宅苔蘚惟鳥迹隔溪煙霧似人家淒清莫是仙源
近一線冰泉萬片花

顏回巷裏難旋馬原憲門前長野蒿剩有春風長富
貴杏花泗水日滔滔

明明皎日高松下淡淡輕風密竹前石上許多華胥
夢一聲啼鳥喚人眠

生子何須論化鶴閨年不獨有黃楊棹歌夜訪山陰
雪興盡歸來也不妨

今人逢窮卽名鬼誰又將錢論作神豈識鬼神卽畫
夜月纔屈處日旋伸

喜成却恐敗將至憂失還從得裏生一笑攬來通嚼
爛清風明月送將迎

了心歌

我曾與洪崖子浮卽翁揖金母拜木公水桃碧藕丹
硃紅以颺爲輪雷爲輿上下二儀遍九嶷龍竹鮫絲

瞿唐先生日錄

釜山稿

八

歸碧落金宮銀闕高龍從蒼梧朝設鳳冠栗夜來還
入扶桑窟元鈞曲罷舞回鸞五音時聽琅玕樹放情
凌霄無定期蕙風十二紅玻璃春羅剪字知多少羣
仙博戲無昏早詎知誤輸五色龍謫向人間餌芝草
餌芝今已三十三雞碑鼠獄只空談征裘誤夢耶郵
道長途短髮風旄我壽尙有一百歲前途止有六
十七回視風齡只一時西崑東汜烏丸疾假令不得
到期願七十八十未可知此生枉過不聞道擊鐘烹
鼎欲何爲叢桂幽蘭多縹緲松風蘿月溪山小苦被

白雲一片留瞿唐道人心已了有時並了亦兩忘傍
花隨柳信周行太山巖巖海汪汪洙泗真源派許長
蘭橈桂漿駕一航排闥登宮牆大呼尼父坐明堂
鳴球佩玉共趨踰回琴瑟繞鏗鏘

曾岐山自岑公遠訪予于釜山于其歸也贈別

以詩二首

白屋參差碧樹齊釜山虛擬近丹梯菊花見客爭籬
發杜若乘風拂岼低詩賦誰人驅鮑謝煙霞吾道覺
醯雞憐渠百里能相訪水滿蒹葭月滿溪

瞿唐先生百錄

釜山稿

九

處處春風析柳枝柴門偶過興猶奇江湖不博幽人
樂信義多應長者知雨外蟠龍秋意早雲連鐵鳳雁
書遲既思暫到仍長往莫遣深情惜淺卮

寄飛練

撥斷綠綺絃長年枕麴眠鼓盆莊子老荷鍾伯倫賢
苦海誰能脫窮坑豈易填莫將窮苦事掛碍不成仙

醉

驟裏笑欸段欸段笑驟裏人生天地間走獸與飛鳥
務光讓天下天下卽爲草僉夫競寸畦寸畦卽爲寶

誰人任市井市井皆蓬島誰人尙髻髮髻髮先醜老
青較于藍深人豈勝天巧爲爾得醅醕因之謝昏曉

盧行所見枉別之以詩

朝朝莫莫對枯桐山北山南長杜叢兩地人懸千里
隔三春何幸一尊同已留徐孺開塵榻更共盧敖笑
壤蟲倏爾相逢仍惜別差池燕紫野桃紅

盧行所還便寄王次字

十年踪跡泛虛舟幾度蒹葭咏破秋偶晤盧仝聊煮
茗想思王桀欲登樓桃花着雨紅顏改柳絮乘風白

瞿唐先生百錄

釜山稿

十

練收不覺題詩成一笑半池春水半池鷗

董願庵推府見枉釜山書堂

四首

雨裏榴花午影長偶然旌節下茅堂閒雲繞戶枯桐
潤密竹沿溪晚簾涼斗酒幾時嗟咫尺功名今日見
龔黃不辭醕酎留空谷秉燭何妨夜未央

青山一臥門長閉紅日三竿酒未蘇採藥慣看黃獨
外誰人偶到白雲孤籬邊客飲花頻笑醉後歌繁鳥
亦呼猿鶴不須猜從蓋林巒自此卽方壺

五馬雙雙度野橋清風拂拂暑全消那知報政餘三

月始得論文在一朝我道百年惟白石君行萬里自
青霄卽看臥聽甘棠月麥穗桑枝滿耳論

一曲清江帶白沙沙邊蘆荻傍吾家松間時下聽琴

鳥壁上長留篆字蝸不有陳蕃能下榻誰知顏闔飽

食霞莫愁信宿無供給獨木橋頭繫鰻槎坡詩誓將
歸釣漢江

槎注漢水鰻甚美
以槎斷水取之

逼逼歌四章爲哀楊作吾賦

逼逼逼井瓶一落無消息流水高山半調絃四十年

前爲爾識嗚呼一歌兮歌聲孤滿林松月爲誰鋪

崔唐先生目錄

金山稿

土

子賤琴聲成雅弄士元驥足人難整陶令方脩松菊

盟鄭元忽入龍蛇夢季真夙昔擅風流莊生今日饒

齋送嗚呼再歌兮歌聲長仰天四望天蒼蒼

有母有母風中燭有妾有妾子遺腹夜臺鄉思回飛

轂天昏地黑楓嵐毒乘風逐霧落梁屋饑鷗啄雪鳩

婦哭嗚呼三歌兮歌轉哀一泓痛血濕蒼苔

爾庭有樹變紫荊爾園有鳥化鶴鶴曹蜍知未死此

責爲誰明流雲兮木杪落日兮荒草我與爾言兮傾

懷抱爾胡長眠兮不曉

菊三首

歲晚華初發秋英落更遲回看潘岳圃寒蟻上枯枝

其二

陶令齋詩到王宏載酒過黃封注花骨白雪遍秋坡

其三

滿種黃金砌分栽白玉堂何曾隱岷壑始得傲冰霜

重過天生橋

江上遊龍跨水濱江頭有客俯龍鱗乘水卽渡翻思

漢鞭石無成却過秦每恨流波沉合璧何妨濺沫起

崔唐先生目錄

金山稿

土

芳塵重來不盡朝宗意馬首秋風又憶蓴

水入舄岷飄亂絲水邊樓閣對撐支銀疑月窟曾遊

處銕憶羅浮欲往時半世生涯雲共懶三川風雨客

行遲凌霄鴻鵠寧無志不在題橋便有詩

寄雷劒東蒙自明府

四首

隔別經三暑江山隔萬重音書無處達夢寐有時逢

雲滿垂堂竹風傳倚澗松茂陵多病后近日更踈慵

其二

素節秋懸玉清時劒滿霜驂驪千里遠鵬鶚九天長

柳繞陶潛宅花垂潘岳堂澆花并灌柳暢茂即甘棠

其三

何日傷潘濬今朝憶作吾九原如可起三徑已先孤
向秀非聞笛王戎偶見塘哀歌不成調撲筆夜啼烏

其四

憶爾同金錫憐予飽桂芝年華芳草識心事懶雲知
席上談雷劒花邊接董帷牂牁何日到好去慰相思

寄贈董麟山徵君

四首

久知傳鳳藻無計到麟山日月淹溟海鶯花隔劒關

瞿唐先生百錄

釜山稿

七

君應能出世我亦似偷閒安得生雙翼相看結九還

其二

王猛長捫虱東陵早種瓜鳳琴時掛樹鴻寶漸成砂
自古仁人壽從來遜者嘉忘機無一事隨意插三花

其三

有子承家學之官得令名丹心明白日清議在蒼生
五馬迎春出雙旌拂曙行文翁俄頃化比屋接絃聲

其四

我屋瞿唐峽巫峰面草堂偶將愚喚谷長以醉爲鄉

水侵菰葭落風催鴻鴈翔此時應憶爾憶爾荅瑤章

許象洲元戎于梁山曾許仙茅久不見惠詩以
速之

天邊有客饋仙茅爲是施州滿近郊幕府曾云千里
寄仙家虛冷六丁庖鵠鵲春盡呼榆莢謝豹花深掛
柳梢極目不知何日到長歌幾度塵橫敲

廖對峰以設館至梁踰年而露化其子齋泣至

山堂照骨之貧余愧不能大助也詩以哀之

稿席家千里荒山土一堆廖融知夢死仲蔚爲貧來

瞿唐先生百錄

釜山稿

七

雨急若華落春殘謝豹哀麥舟深愧爾相對淚盈顙

寄贈朱最峰少府

三首

何時牽別袂此日已初冬夢外飛都歷歌曾許最峰
緒風催北鴈元霧暝長松偶值梅花使題詩對石淙

其三

在緣驄馬使曾度白鵝灣酒自金華饋詩從刺史刪
生留龍洞古月戀兔亭間不得相長嘯于今有厚顏

其四

滿地皆芻牧如君亦道流一官成矮屋四野盡清謳

水落蠶叢國山銜白帝樓訟庭公事少應不廢詩鈞

壽郭夢菊太府四首

匹馬蠶叢長杜蘅三巴草木亦知名風高赤甲堅仙
骨月白瞿唐洗宦情竹下有懷歌短句斗間無計祝
長庚培持國脉須難老九里于今潤帝京

跨鶴攜琴道氣全不穿羽服亦天仙想應金節分今
日會有銅人話昔年滿野兒童皆犢佩或時簫鼓雜
蒲鞭眼前無限長生樂肯向喬松更叩元

玉盤銀燭紫霞杯甘雨和風壽域開四岳已知添一

瞿唐先生日錄

金山稿

五

歲五雲從此護三台管寧性懶空穿楊范曄思深爲
折梅淪落無成長潦倒留連何地足追陪

叔度人歌來已暮彭宣長憶不相隨江之永矣鮫波
澗室是遠而鴈字遲灌甕病多頻命酒報瑤情切又
敲詩開籠放雪知非事見月披窻有所思

禽言四首

割麥插禾禾老麥將枯公家還欠去年租敲門打壁
日夜呼縱有禾麥依然無

乾柴水滴滴燒又不肯燃大姑罵食遲小姑得食嫌

但願姑嫁與公府朝朝暮暮列鼎釜終身不知此辛
苦

哥哥喫酒醉嫂嫂扶回去小叔小叔苦奔波東封西
祀髯雙睡日往月來疾如梭料想前頭壽不多不飲
不飲奈爾何

作恠作恠人皆求富貴爾獨學聖賢學聖賢有何緣
疏食水飲曲肱眠自稱快活自稱仙學聖賢有何緣
作恠作恠富貴誰不愛

秋風辭三首

瞿唐先生日錄

金山稿

六

父存日疾痺經秋風多呻吟感之哀而賦此
秋風號兮如裂布我父風痺艱行步而何一往長不
寤天寒日短時將暮欲往從之天無路黃雲慘淡烏
啼樹肝腸摧斷誰瞻顧

秋風號兮歲云徂我父風痺誰將扶生兒小時掌中
珠及長南北走紅途烏生有子反知哺我生糞土不
如烏縱然有子依然無

我生我生空朽腐今夕何夕納塲圃日往月來箭到
弩兒與父兮成今古丈夫生不列鼎釜死後椒環竟

何補兒哭父兮哭聲苦父不自知臥黃土

與太空禪僧二首

暑逐秋林一葉紅亂藤高竹遶西風六街燈火人家靜閑與山僧說苦空

我坐虛堂皆向實君長抱影着空多紅塵要識能爲

主秋月澄江映碧沙

蟠龍對酬王我齋問蟠龍之作

若有湫兮乃在魚復之國蠶叢之東劒閣周遭十萬

重上有娥眉新月照羌戎水輪兔魄藥杵紅下有雲

龍唐先生百錄

七

釜山稿

鬢十二鎖芙蓉瓊裾玉佩搖玲瓏雪絲嬾嬾墮淫濛

化爲象馬奔入馮夷宮生綃一幅懸太空影入吳瀾

越漲處處不敢生山峰郢客一見心恍恍捫蘿攀蒼

撥昏憂鞭煙撻霧入層嵒六月六日生嚴冬金鷄赤

日翻無功銀鈎蠶尾投幽巖大叫洞中蟠者龍羣龍

兮天上爾何爲兮山中滿腹雷霆噴不露爾獨忍兮

塵世之疲癯我欲以爾訴元穹金書玉簡起爾躬興

爾雲致爾雨頓令八埏九野春融融倏然幽壑水如

舞與二怒號捍強弩排螭旌兮張鯨斧揚天桴兮伐

河鼓倒銀漢兮波咸池搖地姊兮撼天姥似與郢客

通言語六幕昏黑不知所夜來夢入龍之山別有仙

境非人間瑤樹琪花團鶴馭丹沙雲母護仙關仙童

侍者鏤朱顏吹風捉月弄銀灣客亦因之入縹緲扶

桑赤處義和曉東視海水青玻璃區區五岳彈丸小

安期浮伯幾輪迴俛仰塵寰多草草信知凡龍出世

間啄腐吞腥空自老一聲天雞江月杳啼醒浮生夢

未了眞耶夢耶兩不知坐見晨星三五橫秋嶠

荅贈董麟山徵君四首

龍唐先生百錄

大

釜山稿

對酒知無地相思隔幾山江遙滛預石雲斷木容開

已識珠璣綴空瞻花鳥閒殷勤寄滇月去矣好重還

其二

好句憐飛玉奇思信剖瓜十年聞大道九轉見丹砂

冲淡能爲王文章自覺嘉隋宮饒豔麗雕刻不成花

其三

高士曾成傳循良近有名古今雙美少橋梓一時生

巫峽洲中立碧雞巔上行水清山更峻觸處得謳聲

其四

溪上茅爲屋天邊玉作堂有時開竹徑無意盼仙鄉
每覺韶光轉閑看燕雀翔平生書畫癖應笑米元章
種竹

一曲清溪擁月臺幽篁處處帶沙栽春風但願兒孫
長不畏驚枝覆綠苔

送董願庵廼叔還滇

鳴雨虛堂淨桂枝西飛一鶴驛仙姿大蘇雙鑠松筠
日小阮風流竹馬時錦水秋生三峽早彤雲客過萬
山遲還家莫道官囊薄賸有幽人贈別詩

瞿唐先生日錄

釜山稿

九

答王晴川

偶憐芳草賦胡麻爲占溪鷗一席沙雲本無心常出
岫鳥如迂客愛啼花豈因肱折醫方善未必裙書字
始嘉金馬玉堂俱可隱莫猜巖戶桂叢遮

馮溪子

五月山中溪水長樹杪百泉飛滉漾怒濤赴壑助松
聲白日魚龍成魍魎溪邊布穀日催耕溪上貧家何
作生耽言彊以須臾肩鋤笠朝朝天未明生涯飄薄
惟破釜風雨留連薪作滴大婦斫竹小婦春折菟蕒

糜日已午田中健兒怒飯遲兩三赤脚隔江湄欲向

平橋路已繞捷溪咫尺卽茅茨解衣調笑方移步未

到波心先失足難言白水卽元壚綠波信是黃泉路

大婦小婦奔溪前淚滴溪沙沙亦穿晚來水落溪頭

石夫君歆傍石床眠單衣敝席封淺土眼前酸慙生

今古前山一夜風雨深幻形依舊棲水府憶爾當時

去住情壯心視彼康莊平預知河伯權生殺誰能懷

慨赴滄瀛人生知進須知止水災原向火心起浪言

鬼母哭輪迴人還靈活溪水死亡裏幾番失脚來世

瞿唐先生日錄

釜山稿

十

問萬事類如此君不見村中馮溪子朝唱竹枝暮蒿
里

雜興

十二峰之杪上有異人莊諸山盡古貌風致近陶唐
周遭數竿竹朝夕奏琳琅望中練布泉白壁掛滄浪
中坐一癯翁雙瞳搖電光飄飄雲漢間泥塗甲八荒
偶因採藥去邂逅此相羊長跪前致辭此恐是仙鄉
願授長生訣永侍左右旁翁云我非仙致身等尋常
世上有丹青染之令人忙忙病最難醫六鑿紛徬徨

翡翠與文豹豈不美文章顧以毛羽故翻以毛羽戕
我本素心子衣服擣元霜頭蓋不我青腰帶不我黃
絮袍不我紫玉佩不我蒼梧散與世違卜此聊相將
朝朝斫黃精服之比瓊漿山海辭灰劫我壽猶自長
世人啖煙火不敢索此嘗緣此白懷候視我如鸞翔
浪說有神仙羨問及紫陽稽首受斯言欬然起薄肱
語訖忽不見雲深路渺茫

溪上春興 十四首

春草年年綠春山處處奇落花如有意流水本無知
瞿唐先生日錄 卷八 金山稿 三

竊定青霄客鏗鏘白石辭殷勤寄猿鶴正是舞雩時

其二

種竹不計个結茅只數椽乘閒將句覓覺懶抱雲眠
歐冶原無價鷁鷁別有天從容無一事祇恐易成仙

其三

獨此溪邊寂兼之野與長山川疑島嶼人世近羲皇
有客來花塢移尊傍石牀朱絃寥落久三嘆對宮商

其四

三竿兩竿竹一寸二寸魚此會堪棲鳳年來可贈書

莊周空往貸衛女莫歔歔拾得羅浮種應歸渭獵車

其五

一髮青山遠孤亭黃鳥鳴煙霞春睡足風雨夜燈清
謝眺詩多麗羅含菊又生祇緣擣散便不是爲逃名

其六

草綠黃芽浦春歸白露灣四休堪住世三徑可怡顏
王烈終思石圖南只愛山清風還繼絕來往打柴關

其七

雨後山如拭春殘興覺饒小橋浮淺水曲檻護深條
瞿唐先生日錄 卷八 金山稿 三

江海孫登嘯樓臺弄玉簫幽人得真境不在馬蹄遙

其八

衡門多閒寂溪木更蝸蟻世故憑黃髮生涯傍白鷗
江淹何事恨杜甫爲誰愁一笑無勾管終朝看水流

其九

到處心俱泰尋常興亦奇花容勾酒膽山色渴詩脾
海宇昇平日春風獨樂時前溪有芳杜歲歲寄相思

其十

孤徑幽通谷三山翠作堆鳥非緣客喚花似爲人開

陳繹將書至山公載酒來翻因車馬到踏破一灣苔

其十一

春事亂如麻春山背郭斜雲屯千樹鳥鼓吹一池蛙
我愛陶宏景誰傳蔡少霞何時通脫屣相與話河車

其十二

氣壓豐城劍光堆合浦珠我生隨白幘花鳥卽青蚨
尋壑非詩引登山藉酒扶六橋今夜月千載照林逋

其十三

看竹雲生屐聽泉柳轉鶯古今行步遠風月擔頭輕
瞿唐先生日錄卷之五 釜山稿

其十四

藤鼠知年齒醯雞識利名人生鷗鳥共達者可忘情

其十四

廠幔催清曉看花媚夕危菱荷初有服春水正宜詩
啼鳥通人意懸蟲似釣絲原來彭蠡笛不向世人吹

贈小溪

疊翠堆奇自畫屏小溪欹石錯繁星一灣古水今生
綠兩岸長楊短着青崕壑雲常連豹霧柴門戶或浸
鷗江相思記得曾溪畔風捲松花雨打萍

杪秋有懷郭夢菊太府輒賦五言十二首奉贈

衆酬佳句感時陳抱并見乎辭

計國投龍劍排雲叫鳳墀徙薪憐獨苦梳髮已多禿
補拾羣蟲識手標白獸知姚崇陳十事唐室仗安危
公會上時
政疏十事

其二

白日携琴鶴青霄刷羽毛龔牛來海甸韓鱸去江濤
夔地三分土耕夫一半刀峽中藤蓋屋往歲幾家逃

其三

落木鴻初到褰帷菊正明秉衡時有待典郡歲仍更
瞿唐先生日錄卷之五 釜山稿

其四

每讀夔門稿燈花報夜分已看奎壁燦轉覺蕙蘭芳
象馬蟠江月樓船接海雲偶然生異興應更著元文

其五

玉露垂愚谷金聲擲草堂體裁欺鮑謝雅調入宮商
雀噪空爭樹鸞鳴必向陽口知拆襪線無計斷絲長

其六

落手煙花熟迎人水月圓看山隨屐到得酒傍蓑眠

譙秀甘遺世桓譚獨信元于今千載下巴國見遺編

其七

午夢殘金馬秋思入玉琴楓楠千樹曉鷗鷺一灣深
魏闕瞻如昨蘇門嘯至今鳥花知我意拉我到青岑

其八

吾道松梅淡年華鷓鴣啼空能懷鮑叔原未見祁奚
月落峨嵋淺雲迴灩澦低江湖多少事憂處盡情題

其九

捫蝨淹三徑騎虹憶十洲丹砂期熟鼎白髮欲生頭

瞿唐先生百錄

釜山稿

壬

白愧非高士多應負細侯清風吹杜若咫尺隔仙舟

其十

不是厭輕肥何曾住翠微龍神應沛澤鶴野故驚飛
渭北春花晚山陰夕艇稀五雲多處望一望一瞻依

其十一

秋杪綿衣薄窻虛竹圃斜懷人驚白露寄遠折菰葭
飲線期無地書裙思轉賒交神偏入夢入夢筆生花

其十二

瞿月流三峽巫雲掠九霄江山遺此勝感遇幸今朝

陳榻應知設袁扉不用招春波如媚眼便去放詩瓢

寄傅志宇

三十年來見大家而今對客賦蒹葭淡邊飲酒天將
午竹下懷人日欲斜已識門前栽五柳豈無頭上插
三花諸兒剩有蹢躅樂肯學迂踈漫種瓜

寄胡麗吾

與客相逢問麗吾書香喜又見韓符十年翰墨三都
賦一日功名五百呼笑我間中多酒債知君忙裏少
詩租何時得遂山陽願醉臥松根月半梳

瞿唐先生百錄

釜山稿

壬

登彼篇

示諸公

登彼日觀峰兀然掃石坐雲霞爲佩裾金玉爲咳唾
下視紅塵人盡爲紅塵縛方着紅塵衣終以紅塵破
登之欲如何獨馬不用馱我馬如元黃依舊紅塵臥
君不見人間擒龍打鳳仙連山爲琴黃河絃

贈別唐漢田

黃葉紅亭秋可呼賦詩贈別泛屠蘇望中鄉國三千
里坐裏樓臺十二孤官令應知餘苜蓿時清何必語
頭顱文翁化蜀今猶昨不在談經與剖符

向雪亭見訪

七夕銀河暑未收馬蹄底事不相留風塵憶作秦中客蹤跡須知水上漚茅屋石牀三伏冷黃柑紫蟹五湖秋雪亭想在山陰畔得興還撐訪戴舟

不不歌

齊奴婆娑矜豆粥堆屋黃金三萬斛金張舊業何龍提兩宮雙闕帶千蕩千蕩萬斛應難托薜榮朝開莫還落太山神女嫁西瀛地黑天昏風雨生須臾鴈鷺呼寥廓白衣蒼狗一時平翻愧焦螟巢蚊睫自來自

瞿唐先生日錄

釜山稿

三

去了無聲爾何苦英雄自古無常主爾奈何鳳沼原來卽雀羅不不歌不不歌何須浪飲丁都護嘗破春情不在多君不見瞿唐來矣鮮種松千尺種柳短

雜興

鮭魚插高樹光華滿樹摧葵膽偶封塗春意一時回莫言灰已冷吹之猶可惺惺時還灼爍烹葵及調鼎枯絙聲百折溪柳高千桺天生此物有何心長與人間管離別焚香告天與天盟願天此物不須生脩然無事茅齋下萬山松子一溪蘅

欲遊岱岳孔林先寄楊作吾

泗水自縈青帝麓尼山遠護聖人家龍驤碑碣蒼松古鳳德宮墻老檜斜歲月空驚懷蕙圃斗牛應冷舊仙槎而今地主歸龐統幾度飛揚醉莫花

林明府以外艱還秣歸別之以詩

四首

半是圖書半是琴蒼生盡憶秣歸林武城惟有絃歌在一曲相思調轉深

三日歸程八月槎昭君村傍水之涯朝雲暮雨思君夢夢到村中第幾家

瞿唐先生日錄

釜山稿

三

此出多應忠孝來來時懽笑去時哀春風一日吹芳草乘月還登郭隗臺不識相逢到幾時明年南岳是佳期夜來去閱瞿唐集還少三遊洞裏詩

釜山堂成憶昔篇一百韻呈莊明府

憶昔遊元圃相看貫白虹唐科龍虎出虞獻鳳麟同海嶽開秦甸菁茅入漢宮祇台思夏后壽考憶周鄧野鷺皆登俎秋蛇亦入控隋珠常並燕楚玉不遺璫禮樂遭昭代琅玕有匪躬咀華金窈窕麗藻玉玲瓏

紫電水千尺。紅綃霧幾盅。鄧林材共梓。崑頂石俱珎。
顧以親垂老。兼之病益攻。江湖家獨遠。風雨鬢雙鬢。
北闕心徒壯。南陔志未終。傾葵時耿耿。拾楫更忡忡。
芳樹憂鵲鳩。甘霖或蟬蛩。跳丸虛宇宙。穿屐倦龍從。
傾國媒如在。連城價自逢。知章心久破。杜甫耳非聾。
也覺鷹非鷩。難言豹即貊。魚因綠木拙。兔爲守株惶。
雞縣愁金奏。羸驚畏錄幃。思鱸秋有約。倚馬夢空隆。
擊唾誰千里。逃禪且六蟲。燕關雲慘淡。灝瀨月朦朧。
未展千時策。長看入午銅。回腸頻轉轂。歸路疾飛駟。

瞿唐先生日錄

金山稿

壬

緣此投三峽。無由見九嶷。陸通還入蜀。神放復居嵩。
去時非晚蒼。蒼勢本穹穹。往來真泡影。斷送賴醺醺。
草歇劉郎綠。花殘白帝紅。峰高遲鳥翮。溪漲疾漁舸。
木客千枝月。鮫人一荻風。陸渾山。岸隄潏。渢水冲。
徙倚還荒徑。分明覺轉蓬。羅含環宇。菊靖節。候門僮。
夜雨追姜被。霜蹄恍鮑聰。衣存游子線。壁掛嶧山桐。
母飲猶堪占。隣漁盍饋簞。逡巡藏滑澠。次第摘蔬菘。
共道家非國。誰知孝卽忠。百年惟菽水。三釜付漉凍。
豹未文章顯。烏先羽翼翀。蓼莪原不讀。寸草已微功。

自識成蒿蔚。人傳近渥澧。屠蟪依薜荔。顏閭友獐狔。
出處今人事。陰晴造化公。天高憑雨露。地潤任西東。
打麥成茫昧。乘槎總鑿空。豫樟非杞棘。鱖鮓卽鯨鯢。
黃紙灰應冷。青精意轉烘。平生慕山水。真似困饑饉。
旋架崖根屋。還栽石竇樓。園應疑向秀。宅亦近揚雄。
蕙徑中封鮮。荆扉不剪芄。清泉隨意活。脩竹自然簫。
霞氣侵桃樹。煙氤入桂叢。鳥孤穿葉密。蝶弱撲花豐。
石瀨徘徊抱。溪田宛轉通。參差成曲巷。高下隱迴櫳。
青眼輪輿寂。黃昏社鼓發。是山皆得髓。靈藥已成瓊。

瞿唐先生日錄

金山稿

壬

草木俱仙品。年華度褐絢。桐曉風清枕。篴暝色黯杉楓。
地僻偏宜懶。文豪欲送窮。山光分几席。草色帶涇濘。
仰面星辰濶。低頭杯棹饒。臨流頻濯足。入谷欲披緘。
松館時邀月。山尊或吸簫。一聲成浩浩。萬事忌匆匆。
散髮飛孤鶴。聽泉對野洪。酒醒風入榻。客到鶴開籠。
坐臥依雲氣。行歌荅阜蟲。抱雲眠自在。滬露飲鴻蒙。
尋隱長題鳳。逢車偶夢熊。晚成園種漆。鑽久木穿砮。
頁句隨髭斷。翻書見蠹紅。婆娑真婉孌。雕刻覺蠹蝨。
寄遠聊扳柳。吟多欲截筒。悲歡塞上馬。心事楚人弓。

談笑天隨子從容桑苧翁行藏歌杜若日月佩尋常
始覺茅齋下悠然太古中青山真屬魏白首始招馮
笑我探奇早看誰鼓瑟工天邊摩漢鵠枝上囀春鶯
剝啄隨時至沈冥覺自冲溝中同作斷肆外莫遺葱
尙友慚孤陋論經欲折衷蛟螭須爛嚼堦堦漸消融
自後卑鉛槧知應惜燕鴻坐多塵到履靜外燈喧聽
數定生隨薄時清道未崇鶉蛙看幾變薇蕚不求充
單父先投餌東阿可卽戎閭閭宜愷悌絃誦到疲癯
花柳知潘岳丹沙識葛洪冠裳頻懇懇車馬下慳慳
瞿唐先生日錄 金山稿 圭

圖報先知劣師資未覺曹有詩呈茂宰無計獻重瞳

殘燈

殘燈將欲滅欲滅更揚輝遠思有沉吟披書寄翠微

覽遺事

千金買參朮珍藏藥之圃豈知敗鼓皮翻治腹中蠱

與朱雲石

媧皇善補天西蜀天還漏精衛能填海海水愈奔闌
人間不斬老葛藤白日依然生棘菽紫陽崛起五峰
巔雲石溪邊牢結構我曾深夜話蒲團欲往方舟不

可又怪爾老狐精枯木嵬前春復春千年萬年作人
語翻與人間話生死話生死迷津深無底三月浪高
魚化龍痴人猶辱夜塘水吁嗟嗟咫尺成千里鄉人
之子已往矣江浩浩雲漫漫明月蘆花君自看

答雲石天人篇之作

莫謂天時至難言人事多一心輕道路萬物任風波
枕上羲皇夢花間擊壤歌岸頭有真興舟楫竟如何

福利道人

福利道人宅三畝壁間文字多蝌蚪山深無歷不知

瞿唐先生日錄 金山稿 圭

春只問花開花謝否

春風辭三首

春風起兮花殘我有美人兮江之干三年不見兮路
漫漫遠莫致兮贈木難歲崢嶸而將暮心惆悵而轉
寒極宿莽兮攀幽蘭指九天兮我心丹願及榮華之
未落兮騁玉鸞何時見我美人兮使我終夜不寐起
長嘆

春風起兮花飛我有美人兮江之磯三年不見兮路
嶮崎遠莫致兮贈珠璣駐雙樹而漸遠望九關而多

遑飲墜露兮餐落菲柳昏花暝兮我心慙願及年歲
之未晏兮駕玉騂何時見我美人兮使我終夜不寐
轉歎歎

春風起兮花落我有美人兮江之闊三年不見兮路
沙漠遠莫致兮贈金錯日宵宵而下山花飄飄而漸
擇佩辛夷兮結杜若不我洵知兮我心願隨風雲
上征兮跨丹鶴何時見我美人兮使我終夜不寐轉
蕭索

黃令長枉山堂謝之以詩 三首

瞿唐先生自錄

金山稿

圭

紅泉翠壁繫漁艇著笠蒲團對薜蘿笑我著書耽歲
月看君學道見絃歌花間雨久人來少郭外春深野
燒多不有明公能折節輪蹄誰到白雲窩

福利峰巒接漢齊蝸廬嶺帆枕峰西青松帶雨蒼蚪
濕白石籠雲謝豹啼汲黯有才長臥治陸通遺世費
招携此情惟有嘉榮識酒自清清唱自低

相逢把袂識循良穎水當年亦姓黃三徑未曾傳竹
葉四郊先已種甘棠綠綺見客音偏雅元鶴逢人嘆
更長野外不嫌多閭寂秋高還過白鷗莊

黃廣西人安靜惛惛不事粉飾雅有古循良
風蓋非俗吏可比也宜民之情見乎其辭

江邊送劉環溪

琉璃亂潑江之潯拄杖携壺坐夕陰十載構思非我
事千緡何必買胡琴浮生窮達此江水須識流行與
坎止古人風節重于山東帛安車猶不起臨川郡守
癡不癡却爲維摩剪美髭一身榮辱且不惜木雕土
塑欲何爲兩腳長年登兩室授得羣真龍猛筆有時
點石成鑒錄萬里長空翻海日誰言錯識南華來黃
瞿唐先生自錄

金山稿

圭

壽黃石崗

與君未相逢時飛玉屑搖玲瓏與君時違會正值送
弧開玳瑁君本官中仙一簾秋水坐青氍我亦十洲
客暫到人間看古雪古雪古雪化作珊瑚卮奉君祝
壽輕君肌脚踏黃鶴背身登崑崙池摘彼長沙星將
此白雪辭辭古調高筆如掃萬年回視塵寰小

招張仙歌 三首

世傳張仙化而爲龍余以萬物莫人若也作

歌招之

張仙不歸兮春復秋山空兮風颭颭草木決鬱兮白日趨趨石黝黝兮刺棘繆欲登兮不可以騶欲涉兮不可以舟君不歸兮夷殢

歸來歸來世有仙人兮別號瞿唐左宮右商兮春風日日吹琳琅歸來與仙人兮製辛夷之佩着芙蓉之裳豐隆輪輶兮翼二驪嘯朝崑崙兮夕扶桑予將叩天關朝玉闕兮遨遊乎八荒一杓海水東蒼蒼喬松夭兮錢鏐殤

瞿唐先生日錄

金山稿

雲

萬物惟以人爲主淒清無如水中苦歸來兮都且甫紫貝宮兮黃金廡斑駁髓兮素麟脯琅玕一曲兮衆仙起舞拍肩蕭史兮吟河鼓長嘯片時兮塵世千古歸來歸來兮都且甫荒汨汨乎淒水府

看水篇

天地如棋盤萬物盤之子拈拈于其間利害一時耳五帝信手拈得失等敝屣自三王而下以力不以理中原鋒鏑場爪牙張虎兕戰血流于河河水年年紫白骨化爲土掘土還成壘其間溪澗爭鹿鹿不可指

尺寸確蠅頭多于慕羶螻原來陰陽氣揉雜相因倚

二氣迭循環勝負長不已有春必有秋有生必有死有晝必有夜有終必有始有王必有伯有惡必有美有尊必有卑有冠必有履有巨必有細有綱必有紀有華必有夷有粟必有秕有成必有敗有此必有彼有治必有亂有泰必有否有吉必有凶有表必有裏有遇必有塞有塞必有弛有晦必有明有遠必有邇有強必有弱有憂必有喜有往必有來有行必有止有長必有短有譽必有毀是以勝負場旦古皆如此

瞿唐先生日錄

金山稿

雲

氣數之必然豈人所可使我亦常觀化幾入紅塵曷打破古今事一笑而已矣懶到棋盤中搬弄爭我你却立棋盤上閒看浮雲起有雲飽看雲無雲看流水

寄劉洞衡

十載支離久三秋夢寐長江山巴國樹鶴鶴楚天霜詩作蛟龍吼名應蓀蕙香南來有春鴈何日度瀟湘

秋夕

積雨空堦濕秋山反照多鳴蛩知慘切落木更如何白酒時澆菊青衫已剪何遽緩思寡過慷慨欲揮戈

寄楊印峰

果州桃李已成梁鶴迹還遺愧竹堂此日三巴翻教
授他年七里峽名頌甘棠無情塞雪連心冷有意江
梅照眼香却憶草元珍重久新詩不過野人牆

康村

紅樹千峰遠青溪萬壑卑沙虛脩竹短春淺落花遲
水石平分處漁樵問答時鳥聲長一嘯似欲慰詩脾

寄林子二首

不見林生久悠悠未可期方秋來入夢無地去投詩

瞿唐先生日錄

金山稿

三

梅福傳書日程門立雪時于今二十載髮髮各成絲

其二

迢遞遺雙鯉虛徐又九年秋生魚復浦人憶碧雞嶺
有客三刀夢將書萬里傳孤山多刻意我亦愛通仙

白崖道中遙寄楊雙泉

十年杯酒龍宮日三月瑩封馬鬣時郢曲漸忘投去
調梅花尚憶寄來詩王猷未見山陰面蔣翊寧忘竹
徑思已許瞿唐今夜月百壺同醉刺桐枝

笑吟

夢魚卽豐稟夢棺卽剖符笑我不浪夢一枕盡虛無

其二

大釣鯨與鰓小釣蝦與魃笑我長持竿只釣寒潭月

其三

吹笛可成佛吹簫可得仙笑我懶求吹只撫無心絃

其四

倅車以行山杼車以行澤笑我只輕車處處皆阡陌

答楊郡博二首

伯起談經日橐駝種樹時三巴稱政教五典賴君師

瞿唐先生日錄

金山稿

美

笑我長多病逢人每見遲秋風吹落木無賴自題詩

其二

斑斕堪製服麋鹿遂相從白日嗟河伯青天問火龍
農家誰比榆歲序到寒蛩莫謂巴川漏媧皇已補縫

題贈東明禪僧二首

寺下長川淨夕暉寺邊高竹帶霜飛登堂便覺僧家
靜得句翻思遜者肥空寂不妨通短刺相逢還欲借
禪衣明年共約登衡岳坐看水簾捲翠微
一幅蒲團百尺竿眼看孤鶴度高寒流雲時潤松間

石簷倚長依月下檀浪說幻形同土偶誰將好句比
琅玕陶潛性懶多耽酒白社從今莫素餐

寄朱懷陽兼問慎所二首

易水探春日夔州反棹時相違無半載悵望起孤思
積雨空林濕寒花小徑欹幽居無底事料得故人知

其二

彩筆題青嶂長歌問紫陽投詩將縮地無計可登堂
千里家非遠三刀夢亦祥王褒吾憶爾滇海隔微茫

寄石峰

瞿唐先生自錄

美

釜山稿

積雨江村水帶沙懷人長憶隔簾葭晴霞遠遶紅將
飲厓竹森森翠欲斜白髮何曾嫌貴客青蚨原不戀
貧家細推物理堪成笑對酒當歌看莫花

雜言答楊計部

種樹不可兩兩樹難並株兩傍枝若秀中枝必定枯
欲纏萬貫錢難駕楊州鶴欲駕楊州鶴不得冲寥廓
蜀地無窮山吳地無窮水天公怒不平取彼以均此
副風吹不去枯衛填不起世界本缺陷天亦不得已

輓馮孔崖

似劍平生識者誰風流慷慨亦吾師丹沙曾覓三千
里黃閣空傳十二宜曾奏十二事宜身身后馮唐知有
子眼前郭泰豈無碑百年回首成陳夢落日寒煙起
笛思

答郭夢菊督學

交因澹泊成詩或江山助君昔過蟠龍擲地天台賦
芳訊飛瑤華妍談發珠樹嚼以明月光潤以金莖露
照我養痾顏息彼求年痼笑非採秀姿兀坐空山霧
譬彼欸段才已甘長鳴鼻久無伏櫪思翻成伯樂顧

瞿唐先生自錄

平

釜山稿

蘭若覆春洲金虎遶秋度嘯傲一枝巢緬邈千里路
河廣川無梁無由抒情素豈識朱鸞翔還驚飛練兔
鄉臺集莊馗歌滿舊時袴文旆指巫陽桃李沾脩江
其中圓方流嫪此亭亭璫子衿江南吟終失却鄆步
鵝鳩叫日華虞淵不肯住百年瞬息間多因牽世務
因風洒短箋願託雲中驚何時羅浮春慰此江東暮

送王我齋

馬蹄行色帶秋清事業河汾舊有名六載鱣堂多化
雨九霄鵬背快雲程題詩想過滕王閣懷古知登白

帝城我欲匡廬尋五老琴尊何日話生平

龜雖壽 贈張北村西遊

古樂府龜雖壽辭中有老驥伏櫪志在千里

烈士暮年壯心不已之句故作此贈之

白雲如遊龍青松如翠蓋松風撼游龍化作文犀帶
俯仰天地間莫只學自在鰥然一粒碧霞丹倭儻肯
當落英食浮楂一日天孫杵便欲抽毫獻治安工部
因詩方寓蜀步兵爲酒去求官釣璜物色礪溪石鼓
刀未必老江干吁嗟嗟男兒名重太山身如葉蓬蒿
瞿唐先生自錄 釜山稿 聖

慷慨鬚頻將幾廻脩况歎餘音流水高山長嘖嘖魚
腸遇雨作龍吟縹緲人抱干時策仰天長嘯太宇寬
醉後歌殘唾壺缺君不見臨邛渴病老文園也犯逆
鱗去諫獵

送古建吾

君不見河東守前者稱賢後者否一片昭華在眼前
秦氓燕鴉隨人口又不見劉連州元都觀裏再來遊
種莧道士知何處一笑從前看劍綴古來賢達知多
少榮名一念都難了譬如去上岫巘尖嶽蕭瑟蘿只

到杪標巔一望地位高猶恨致身胡不早假令山腰
可了心銅虎銀魚已不小古人既如此今人復何疑
泥君礪硯世所罕倒傾蛟室愈瑰琦水輪西晦東還
燦衆星捧上青琉璃一時覽被浮雲妬鬼魄瞻光竟
未虧完名好似黃丞相重來再去莫噓噓

有客

地僻忽驚千里客雲深長斷九霄鴻踈狂自識成放
叟尋訪誰疑是醉翁帶雨枯松橫淺水背人啼鳥隔
深叢風流却笑柴桑子一徑黃花滿甕紅

瞿唐先生自錄 釜山稿

聖

憶昔歌送楊大理還滇兼酬見懷

憶昔憶昔江草綠草元之子抱紅玉天東無人紫龍
足十年一別如轉燭長風吹送白雲曲今夕何夕到
空谷空谷空谷竟如何當日相看意氣多袖拂驪龍
珠能令起龍梭而君亦何爲亦復歸山阿我聞山阿
無如點蒼好萬里芙蓉開縹緲銀河日夜掛天表三
江五岳杯拳小瞿唐道人心已了幾欲乘鸞陵風矯
與爾同登十九峯之杪掃雪穿雲尋窅窳三千弱水
開池沼荷衣蕙帶冠裳巧蟠奩如斗瓜如棗一坐萬

年不得老下視八荒如秋草

蒼谷歌 爲王方伯題

長風漠漠起平陸吹向蒼山入幽谷林薄蕭森落盡
圖中有異人坐厓麓憶昔異人正少年走馬獻賦明
光前飄飄凌空橫一劍彈冠不謂囊無錢一朝翻然
思甘旨拂衣棄官如棄屣清時不敢掛冠歸安石終
爲蒼生起雲稍幢檠下徐揚烏紗白髮照滄浪原來
宦海千年夢白日慘淡悲風黃一時哭盡閭閻血龍
鳳有雛還踣絕總角之子解辭金坐中簪組皆擊節
瞿唐先生言錄 釜山稿 聖

江山荏苒春復秋三十年來土一邱壁光有氣衝星
斗石麟無語傍松楸逝波一去不復返蒼谷悠悠落
日短鬱紆景色尙依然花開花謝無人管獨存鐵石
舊肝腸化作琳瑯五色章還繫令兒思百折讀之我
亦神悲愴君不見男兒志褻華此言于今猶凜烈又
不見子柳賻布班諸貧今人那得如古人古心古事
今已矣貞文孝者爲誰子嵩山汝海渺不見碧雲瓊
樹空仰止

釜山堂成

松子投幃暮茅堂下築初山深交誼少親老宦情疎
種核黃泥裏敲詩綠葉書春深多燕雀鳥亦愛吾廬

答胡忠菴憲副

一秋閣筆門長閉十步幽亭草未鋤五柳先生方兀
睡七松處士忽拋書霜風菊葉迎人笑流水柴扉過
者踈跨馬何時共尊酒題詩掃石摘水蔬
憶昔兒童花滿枝而今蒲柳鬢生絲十年雞黍何曾
約兩地風流各自奇虞氏著書知已晚樊侯種漆未
嫌遲芙蓉冷落秋光淨水白山青有所思

瞿唐先生言錄 釜山稿 聖

爲戀斑斕慣狎鷗忘機事事淡于秋千山未放蘆花
脚一葉翻思范蠡舟以我解彈明月調多君來問草
堂幽歌成伐木無人和鳥自嚶嚶水自流

梅花

大造無冷煖孤根亦覺短自從嫁逋仙春官不得管
遊五岳還曹荔溪以詩見問用韻奉荅

不才天上誰來召有與人間且去遊携得月琴隨鶴
住惟無玉帶與僧留許多臺榭遶君賞到處煙霞共
我幽乍起相思相見意吟魂又夢入渝州

來瞿唐先生日錄

悟山稿目錄

題懷梓依蘭卷

登天元寺

登石佛寺

長歌

了生死

獨立

錦城歌贈從弟文起成都試

誰人

瞿唐先生日錄

悟山稿目錄

寄朱誠齋

行路難

過吳氏舊莊

苔陳近夫

贈謝郡博

林明府載酒枉山中倉卒缺款詩以謝之

竹舍

聞楊崑洲少參訃

雜古

與丁任夫劇飲

針

赤甲行

村居一首

有客二首

苔陳近夫三首

雜興四首

梅軒歌

贈古養吾

瞿唐先生日錄

悟山稿目錄

寄贈汪大池二首

苔范羅岡兵憲一首

寄楊鑑谷千憲

聞彼篇

畫

戲題李子姬禪師草庵歌

王似泉下第見訪

聞王我齋還轉

看花篇

荅人

與歸雲寺和尚

贈溫崇峯

同列淺庵推府王葵軒莊岐岡二明府古民部

遊蟠龍洞得雨字 三十韻

我有半輪月

衡門

病后禁酒午日默坐 二首

時事有感寄林明府一笑 二首

韋先生日錄 悟山稿目錄

酬李鍊石

荅楊少臺

憶昔行哭荀麟洲僉憲

七夕辭

問岑公 寄李明府

弔全忠

贈別莊少岐

太白山堂成

荅李獅岡

張北村卜居岑宮用蘇子瞻移居白鶴峯韻奉

贈

無才

羅浮高贈郭夢菊

孫大巡賜扁呂明府催謝詩以荅之

野望 一首

贈徐我山

煮菜

前峯歌

韋先生日錄 悟山稿目錄

觀碁

秋

壽李順庵 二首

對酒 四首

隣翁

浩歌

呂南湖令長自下車來僕以多病尙缺展拜雪

中偶惠嘉儀且欲見枉詩以酌之

雪中留別東峯山人

白崖道中

讀書

學忙

秋風

有吟

無吟

周松臺下第

拙軒

來瞿唐先生日錄 悟山稿

題懷梓依蘭卷

慷慨相逢劍氣丹詩成月白井梧寒江山海內誰懷
梓樽酒天涯幾倚蘭南去兒童迎竹馬北來禁樹遠
關竿古今寰宇皆兄弟自是人間不肯看

登天元寺

碧髮亦自嘆模模此勵勉今日登此堂蔬宮牛荆棘
怪爾齧藤鼠黑白交迫逼必多佻僇鶴鷄如翊翊
時有採樵人吹此碑中壘日穿金粟影參差舊蘿芳
瞿唐先生日錄 悟山稿

山川騰紫翠合沓亦奇特胡爲乎濩落令我心惻惻
炎火吾所慕方車不可陟睡兀髀肉生翻爲山鬼識
笑爾方平子勸我侑厨食鳳皇集梧桐高岡多男爵
豈不願人間羞與黃雀息前有嶺如削諸峰馬爭駭
好開黃精圃白日生羽翼歸飛雲漢間祥雲觀五色

登石佛寺

喝暑欲無聊幽堂偶見招秋潭沉窈窕太白醉岩巖
寺傍孤根石溪橫獨木橋龍蛇蟠殿古煙霧接天迢
迢送蒼髯管浮休白日消興清鳴磬寂望遠渡杯遙

縱目重登榭。除煩不係瓢。素絃彈賈島。黃耳指參寥。
邂逅題崖穴。留連坐斗杓。林塘如姓魏。刀筆更聞堯。
几席綠風口。壺觴對野樵。開襟陟嶺館。餉熱過山椒。

長歌

君不見東隣小兒。誇敏慧。手抱琅玕去。謁帝中拜太
子。舍人時頭角。未完剛四歲。又不見西隣老翁。九十
九兩鬢。鬢參雪。蒙首鑊杖蒲。輸入郾城翠。甕珍盤。方
適口。早者何。早遲何。遲早者。非黠遲。非痴。世間不獨
人如此。欲上蒼蒼問所之一。陽嶢谷方吹。彈元楊尙

瞿唐先生日錄

悟山稿

二

未交寒鑰江梅。忽爾出牆東。婢約居然先。聳壑及至
菊開。則不然。迂疎澹泊。任留連。自春經夏。衆芳歇。方
料玉露結金團。逋仙乘馬追風驟。靖節之車。瞠乎後
二賢。假令坐一堂。更倩誰人分左右。勸君看花莫厭
遲。鬢髮空催十丈絲。春風秋月如無恙。菊藥梅鈿自
有時。

了生歎

歎字如滄海。人生水潺潺。溪河有大小。俱欲赴其間。
誰挽謝電波。逆行至于山。生字如布經。富貴布之梭。

南去與北來。手足俱奔波。及爾布織成。尺寸苦不多。
生歎卽晝夜。斯道日中大。晝夜有晦明。天地之當然。
我能盡其道。千古猶光圓。人能知此理。便能了生歎。

獨立

獨立滄江遠。回看孤嶼清。綠苔圍竹徑。黃葉送蟬聲。
世豈踈儒術。人多戀利名。鳳皇如欲出。依舊向陽鳴。

錦城歌贈從弟文進赴成都試

峨嵋秋月涼于水。錦里絃歌滿人耳。濯錦橋頭立馬
看芙蓉。縹緲開羅綺。我曾乘興百花遊。眼底乾坤到

瞿唐先生日錄

悟山稿

三

十洲珠林琪樹猶迷目。屈指于今二十秋。丈夫功名
須脫洒。將鬚莫令居人下。題橋之子何軒昂。歸日蕭
蕭馳四馬。爾姿如玉尙少年。春日桃華出水蓮。欲于
天上陳三策。須向舟中擊一鞭。我今行年不爾若。雙
親白髮垂于鶴。戀此斑斕五色衣。乾坤俯仰成寥廓。
此行爾莫漫逡巡。揮戈駐景亦由人。自古文章多傲
命。梓里雲山盡是春。錦城歌聲聲壯。一聲裂石秋和
望。

誰人

誰人大碑硯築室傍岷嵒地繞龍蛇窟墻依翡翠巢
野雲流石髓疎雨淨仙茅一片泉如雪當年擬虎跑

寄朱誠齋

四首

不見誠齋久因風寄數行歲時天轉熱夢寐我思長
宿雨生叢棘晴林有閨楊烹龜無底事漫說及枯桑

其二

患難尋常事淹留翻可憐眼中皆是地頭上豈無天
飲啄且成數崎嶇豈偶然自思還自笑不必汨長懸

其三

瞿唐先生日錄

悟山稿

山

逆旅琴尊少空山首信遲交情廷尉識世故寒翁知
集蓼心長苦閱墻事可悲古人求自是此外復何爲

其四

五月生陰雨千山滴薜蘿鳴蛙長到徑野水欲成河
泄柳門頻閉茂陵病更多相思空悵望無奈故人何

行路難

古行路難太涉愁苦作此反之便寄與譚敬

所侍御左遷

君不見花發凌煙閣前日上花枝今日辭花籜又不

見柳拂銅雀臺既許秋風落還許春風開一開一落
人何有千愁萬愁一杯酒朝還着綺羅莫卽填培塿

芻狗哭十龍土龍哭芻狗行路難行路難行路之難

有如此嗟爾世心原不殊幾人幾人買丹砂依然去

駕黃墟車回首回首種祇樹天花迸空無着足無着

足無着足人問信有難行路舉世難行絕往來嗟爾

欲行之人亦將爲之何哉我有兩腳輕于灰不怕羊

腸鳥道七盤九折之崔嵬東西南北縱所如未嘗臨

路浪生衰朝朝莫莫雲霄上幾度崑崙崑崙來崑崙

瞿唐先生日錄

悟山稿

五

有路分南北竭來盡是尋真客只緣世上行路難鳥
語長啼行不得路入南兮雷甸甸十二樓臺侵水晶

步余馬兮紉杜蘅持玉簡兮朝太清叫九嶷之舜英

日域月窟莫昇平喜起喜起賡復賡路入北兮石泠

冷煙霞盤護桃花井一蚪瓊漿步紫靈長與天地爭

人永霓吾衣裳兮海日靜琴吾素月兮萬籟省下視

紅塵如棄綆天生我才信不多登巢椽蠹時非他仰

天白日自吟哦此身不受一塵染任爾世路之南之

北或長或短或大或小或險或易或得或喪之風波

台何爲兮而女嬃而靈氛而慎竈欲行不行翻嗟跼
手提玉龍欺素娥蛇遊孤立空噉咬世路世路將予
何怪爾浮休子不信周道平于水終日兀坐愁城裏
生前縱跨黃金印死后空成雛眉鬼行路難行路難
侑爾歌加爾食鳳皇不啄人間粟八埏九野何地無
垠垠莫將行路起長嘆

過吳氏舊莊

策馬驅危蹬題詩問落霞顏園團野竹細雨濕殘花
山水疑前日崔嵬非舊家誰言千載後渤海變桑麻

瞿唐先生日錄 悟山稿

六

答陳近夫

閒來無事或臨流爲弄溪山月一釣自是磬聲驚荷
黃不關花鳥傲王侯

贈謝郡博

一秋雨滴石淙莊兩度書會君子堂逸鳳久知連北
阮乘龍不識卽東牀鄴江入夢鄉音近苜蓿盈盤道
味長閒對郝林看世德家雞野鷺墨花香

林明府載酒枉山中蒼卒缺款詩以謝之

野鶴踈雲淡浦沙盤食而味隔兼葭迢迢久飽元修

菜懣悅新添宋就瓜豈有經綸驚薄海多應松菊到
貧家懽呼幸贍滄洲興鸚鵡鸞駟駟客綯

竹舍

自任苔蘚自掃塵有時搔首有時巾野花啼鳥無人
管都入先生一部春

聞楊崑洲少叅計四首

宦海愁邊夢生涯掌上卮故人今若此吾道復何之
秋雨留連日關河滴淚時寄情彈別鶴哀調不成絲

其二

瞿唐先生日錄 悟山稿

七

江夏思楊震平臺問范滂百年歸皓首萬事屬黃梁
風雨生芻蕘乾坤宿草長曹蜍知尙健未死卽亡羊

其三

往者遊京國兼之晤達泉把杯成一笑計別未三年
交誼延陵劒相思叔夜絃詩成無處遞灑淪向寒牋

其四

騶從飛黃蓋精英入紫垣尙平婚未畢元直毋猶存
水落秋容慘烏啼野日昏靈均門下客誰與賦招魂

雜言

莫道三伏中終朝只穿葛雨餘生晚涼須換綿衣著

與丁任夫劇飲

春風吹山山欲裂一點落花一點血真血耗散春容
摧黃金難買朱顏客朱顏朱顏欲住時劫灰無奈擊
玻璃玉液金脂不盡醉吞龜黿鳳欲何爲銀光之子
莫趨趨爲爾琢句開睨曉歲星一夕化爲人腐落肯
甘同草木綠蛇不得遊帝都白駒終自聞空谷舉頭
一望天地寬何須手抱青萍哭笑爾百戰刀剪禿長
恨鮎魚不綠竹酌爾一杯酒將爾愁腸傾萬斛我有
瞿唐先生百錄
悟山稿
八

針

憐爾孤標直鋒鏑闢雪霜磨礪知出處布帛見文章
天上君王袞堂前慈母裳雙雙未補報一線抵天長

赤甲行

赤甲秋風一夜饒百卉芳歇梧桐彫美人別後隔山
椒蘂葭秋水天共遙欲往相從路無船星漢西流夜

迢迢尺書恨不寄明朝鸞姿一去不可招西飛白日
馬鏢鏢流光轉盼又元楊援琴鳴絃寫寂寥一曲相
思不成調空憶當年舊板橋

村居

野服黃冠對竹根雞聲雀語送朝昏有田只種陶潛
秫無事常關泄鄉門白石鳥來留篆迹青溪雨過帶
潮痕蒲團纔到忘言處又被鷓鴣叩釣綸
石屋藤床傍釣沙綠綺白雪斷龍蛇春風夜月迎牕
草尊酒茅簷向日花王烈無官知愛石邵平有客嗜
瞿唐先生百錄
悟山稿
九

需瓜朱旛刺史頻來往疑是西湖處士家

有客二首

窈窕青山歲已更忘機處處有鷗盟一溪流水源頭
活半榻清風戶牖明共喜陳蕃能下士誰知李密欲
陳情焦桐幾度希聲處雲自無心鳥自鳴
露滴雲流淨石淙野猿幽鳥亦吞容當簷花撲仙人
几隔澗霞封隱者松歲月漸隨芳草長道情常共酒
杯釀東京有客來相訪家住夔州十二峰

荅陳近夫
三首

浪說長安路不多舊時都入葛藤窩行來行去頭將
白依舊還從葱嶺過

南去波濤下尺深北來車馬萬山平人人都爲風帆
利不向輕車熟道行

月下金鈎倒欲垂千門萬戶正開時此中水火能生
活便是崑崙第一枝

雜興 四首

秋風夜怒號肅殺如斤斧蟋蟀最可憐噦噦聲何苦
人生天地間來往成古今翩翩一小兒黃髮已可數

羅唐先生日錄 悟山稿

十

夜臺幽且深朱轍亦何補

其二

山前食熊趾山後食蕨薇熊趾食之飽蕨薇食之饑
饑者身常瘠飽者身常肥瘠者壽千歲肥者七十稀

其三

西方有懷人一隔千萬里秋深欲寄書托此江中鯉
三年不反命感嘆中夜起今夕尺書來令我陶然喜
長跪讀尺書琳瑯滿人耳念我無還心故人猶如此
乞名嘯嘯翁近名浮休子

其四

鬱鬱山上松此枝何嫋嫋根盤一萬里萬木俱卑眇
宗工取良材車馬長安道笑彼薜蘿華發光何太早
朝還滋剪裁莫卽同靡草我曾上崑崙煙客多縹緲
層城爲園囿弱水爲池沼種彼十圍禾食之百年飽
花非開千年結實居然小寄與山中人百事須難老
大才原晚成驟得非良寶

梅軒歌 寄長溪吳明府

江雲夜落豆稽小天花亂墜靈山巧瓊瑤瑋互續
羅唐先生日錄 悟山稿

十一

紛琪樹珠林相縹緲元雲青女抱持來欺霜凌雪立
蒼苔一夜東風吹石裂百花不敢先春開吳侯自小
負奇節高標與爾同皎潔臨風對雪厥孤軒幽谷暗
櫺兩奇絕神遊我昔浹花津儵然倒着白綸巾踈影
樓臺銜暮色世上徐熙浪寫真大庾直接蓬壺境長
往令人發深省群真向夕擊波黎羽服縞車環佩冷
此軒不見又經秋洞庭青草江悠悠踏雪披蓑尋不
得幾迴夢裏到羅浮丈夫行藏須婢約手抱青萍人
宇廓調羹偶事之常莫把明珠投暗雀梅根日久

自臨崇應同辰水變丹沙知君此去成仙令翻笑孤
山處士家

贈古養吾

一曲陽春調轉嘉官商俄爾入煙霞原來冀北生騏
驎自是絳林長桂華寺靜樓臺侵霧樹月高燈火對
汀沙明年濯錦秋風發銀漢津頭有斗槎

朱少府曾許枉太白山堂乃遣人惠巾并扇寄
之以詩 三首

昔日充城去曾云過草堂登知翻厚貺今復在踈狂
瞿唐先生日錄 梧山稿 三

遇雨先須折乘風且奉揚菊花秋露白不共故人嘗

其二

聞爾清操甚官衙亦冷然將簪長當米沽酒每餘錢
羊續魚猶在時苗犢可牽好來看魚犢吟弄共留連

其三

秋雨濛濛落秋山處處登君應同野鶴我亦似孤僧
客到尋常飯閒居紙竹燈白雲長繞榻得酒即飛騰

寄贈汪大池 二首

水北山南春復春夢中長是爲傳神吟邊拉客張標

酒 名 醉裏看花折角巾兩地共鈎江七月十年

岐路馬頭塵誰言高士今成傳髮白猶聞起渭濱

草滿虛花滿枝百年心事白雲知方思東岱南衡

日剛畢男婚女嫁時蘇晉有絲皆繡佛浪仙無寺不

題詩蒲團贏得團樂話字字驚人句句奇

荅范羅岡兵憲 二首

燕社淹梅兩魚書忽草堂開械如面命捧讀憶台光

月入咸京古雲連漢時長南山詩更麗煙水隔蒼茫

其二

瞿唐先生日錄 梧山稿 三

舊負澄清志新收破膽歌惠風方偃草澗水盡恬波

楚蜀煙嵐接猿夷出沒多攬槍猶憶昔十載未停戈

寄楊鑑谷僉憲 時姪堯亦宦滇

昔別美人弓北風颼颼今思美人弓滇海悠悠海中

碧雞飛天表銀漢一聲江浦曉長風搖曳捲玻璃回

石島嶼杯螺小有時旌節駐層城坐令長虹海角生

三千弱水蒼茫外月明何處有笙聲此境人間不常

有暫時歡娛亦非偶欲往從之隔世寔空令秋風成

白首有姪有姪海之陽二年不見我思長剪碎青霞

爲詩章因風吹到美人傍此中荷葉大于航我欲取
之爲衣裳何時走送我山房欲來不來遙相望

問彼篇

聞彼焦山中往往求仙客客事拮据一客獨蕭索
結髮坐林巒嘯嘯長檐怕偶爾太清君詣此相朝夕
叩彼丹沙事掉頭翻嗅嗅止按一木鑽石盤則五尺
木若鑽盤穿輕風輟兩腋領命過歸思反覆多驚悵
木柔石則剛此理信匪易終朝事鑽研負常跼蹐
衆若笑彼痴彼功終不射有時木或盡逡巡繼杞棘

瞿唐先生日錄

悟山稿

十

心與石同堅妄以木俱息一年復一年石薄如皮革
鴻網倏爾穿雲然天門闕官闕高巖崿別有乾坤宅
滿地凝水晶輝映雲霞碧身方到帝前名已註仙籍
鞭風駕雷霆無往不可適苦樂相因仍屈伸不獨歟
有恒通神明積久貫金石回視前石盤明瑩珊瑚亦

盡王正卿宅

亂石粘山山欲飛白雲芳草長山衣一派銀冰落樹
杪萬里煙波咫尺微中有幽人坐山足棕鞋桐帽掛
孤樹來時似有霧沾衣坐久不知將日暮厓根老樹

枝半枯野雀枝間隔葉呼呼時似識幽人意好侍山
泉月一梳平生愛山看即飽試鑿閬風空自好王維
畫裏勝槩多今我幽思筆如掃

戲題李子埏禪師草庵歌

鐵鞋踏破緇塵路眼前寶筏無人渡難將空手見空
王蕭條且向山巔住山巔四顧盡煙嵐五禪暫學蘭
中蠶割霧誅雲圖了快李子仍成白石庵庵中日日
食荒蕪杖敲破竈原無底五牛一日牧山頭四方齊
送盤陀米古來佛殿多不靈羅轂空將掩雀瓶雞圓

瞿唐先生日錄

悟山稿

五

處處迷秋草不管樓臺散落星我住庵庵住我有時
庵破也亦可干枝松影逐溪東六橋長爲頑雲鎖假
令狂蜂逐紙白化鶴之兒成螺贏也不禮佛也不修
心浪說披沙去揀金朝朝莫莫庵中尋瞿唐道人亦
知音長抱無絃自在琴幾欲抱琴訪鹿刹猶恐山中
石頭滑墨花亂洒草庵歌因風吹送鳥之窠鳥窠鳥
窠草庵能作佛瓦殿定成魔試將一轉語來寄白鷗
蓑翠竹黃花滿地多當面爾若不能見草庵草庵奈
爾何

王似泉下第見訪 有序

天遠憐疲馬春殘惜落花風塵妾薄命富貴浪陶沙
竹影侵池薄雲容靄樹斜且乾鸚鵡蓋莫羨漢江槎
昔劉禹錫題浪陶沙云日照澄洲江霧開陶金女
伴滿江隈美人首飾侯王印盡是沙中浪底來白
居易題云隨波逐浪到天涯遷客生還有幾家却
到帝鄉重富貴請君莫忘浪陶沙予之句益本于
此因王問及浪陶沙之句故又以昔人二詩足之
言功名富貴不可驟至必勤苦也予非輕引人以
瞿唐先生日錄 悟山稿 六
退者

聞我齋遷轉

江水下揚瀾人歌蜀道難從來千里翻背向一枝安
宇宙馮驩缺芝蘭貢禹冠看君振文鐸斗氣轉芒寒
有花篇

音似魚鱗也

洛陽橋上春如織千枝萬枝鋪紅毼鶴林神女舞霓
裳幾度徐熙盡不得看花之人何續紛不識春光在
頃刻不識不識亦可憐千古已后萬古已前驚飛于
淵魚躍于天千鈞空挽六螭鬚髮白面皺轉相牽南

山峨峨石壘壘天風吹爾作海水孔子孟軻生一遭
錢鏐喬松萬遍死假令不得其中意再生萬遍亦如
此駿烏白日啄人髓鑿石得火倏忽爾歸來乎歸來
乎山有蕨水有荇窮鬼笑錢神錢神笑窮鬼

荅人

十年不出孫明復一榻頽穿管幼安我欲溪中釣明
月肯將鉤餌與人看

與歸雲寺和尚

畏冷重添破衲頭幻心原不論春秋溪蔬羹罷無多
瞿唐先生日錄 悟山稿 七
事獨木橋邊看水流

贈溫崇峰

城下薰風捲玉荷城邊有客隔松蘿欲看三峽鮫人
勝便駕千金范蠡艇鄉思關心歸夢遠湖山入望畫
圖多何時共約馮飛練爛醉仙人踏踏歌

寄莊岐岡郡丞

蟠龍山下牽裾別灝瀨堆前使者還自后杳然無一
字于今宛若隔三年天寒松子催鸚鵡春盡榆條怨
杜鵑惟有甘棠亭上月風清夜夜向人圓

荅贈汪大池大池曾爲母不仕捐宅學中

自把珊瑚閣歲華詩來多半帶煙霞陳情李密應思
國捐宅希文不爲家笑我長年歌澳竹懷君幾度賦
兼葭吟成獨立空相憶撲筆挑燈拂劍花

同刑淺菴推府王葵軒莊岐岡二明府古民部
遊蟠龍洞得雨字三十韻

諸峰羅兒孫一峰插岫巉台湫山之窩雙壁鑿斤斧
沉沉牛渚磯靈怪蟠水府中有沙羅奇蹤碧乳
幽巖墜青錦踟躕如放舞瀾水相紛馳饑蛟吞渴虎

瞿唐先生日錄

悟山稿

末

九龍來瀑布萬壑擊雷鼓地媼澆醴泉醉此梁州土
諸山盡醺醺不知有天寓乃知天子郭先后爭步武
鄉人憂早鉢銚鑊時偷雨豈知人心靈應響如連弩
耳夢古老言仙客煉藥金一朝帝有詔拜下頭角撫
意者巢許輩嘖嘖開花塢依山巢雲松種藥傍水滸
槎牙萬疊峰朝夕成賓主一朝隨化逆謁來同啄腐
爲人復爲龍事亦近蒿蕩髣髴李八百空筌入仙譜
綠鵲飾玉輦好事成多魯偶來登此山春花闌蘂萼
二三遊宦客暫解龜魚組對水淨煩襟一洗塵囂朋

我有半輪月

乘醉弄潺湲出洞卽今古安侍駕飛車減輟入天姥
更有脩脩興走筆愧鸚鵡幸爾坡仙在却爲徐凝補
我有半輪月摘之自峨嵋從我江南遊長伴江之湄
今日歸來北牕臥剪碎清光掛我帷有時清光還入
夢入荒寥廓天如洞瓊樓玉宇空崔嵬滿地水晶塵
不動下土車馬聲如雷巴西來矣鮮手攀腳踏應無
路亦何自而來哉豈是撥雲披霧天重開九關虎豹
吼喝自虺虺須臾須臾毛骨化于灰恍然輕舉入三
瞿唐先生日錄

悟山稿

九

衡門

台寤時不覺來矣鮮只覺前月半輪升山巘
裊裊嵐光作翠淮青青松葉覆蒼苔鳥從白石橋邊
度花趁黃梅雨後開麗句暫吟元鶴舞衡門欲閉故
人來夢中擬在礧溪上修竹千竿一釣臺

病后禁酒午日默坐二首

世已慚無補詩如簡可呼三年思舊艾萬事泛新蒲
竹密溪塘靜身閒筆硯孤惟將逍散意銖兩博榮枯
其二

青憐秧上兩黃入隴頭枝杜甫宮衣焚陶潛止酒詩
水流松徑淺鷗度渚湖遲隱几無言意長思南郭蒼

時事有感寄林明府一笑二首

寥落幽居稱素心百年麋鹿臥長林石牀藤屋堆千
卷蘿月松風抵萬金自古救人須井上看誰避暑仗
蓬陰綠綺雖在無絃从空負隣家借好音

江上紅波雜素濤可憐明府察秋毫當機恍惚將投
杼迎刃從容始見刀鐵笛三湘心未償金書五岳興
長豪笑來翻遣堅前約對雨挑燈誦木桃

瞿唐先生日錄

悟山稿

子

酬李鐵石

小時誤吞五色鳥手拂青羅歸海島赤繩裊嫋縛麒麟
麟金窖陸離堆碼碯蟠桃鞭落九花虬紅塵不動春
風掃龍翔鳳舞客卿狂撐霆裂日尖奴剛媧皇輟補
崑崙石斗間紫氣怨琳瑯摘弄搜春沉大雅綺羅人
語風斯下東武鷗雞何寥寥亦有承間進乏者近日
只彈無心絃三峽流泉如棄瓦孤園誰寄八師經翻
于櫓稭長螟蛉寄去衡山風懶瓚莫將螭豹雜鼃鼃

答楊少臺

岐之水悠悠我有美人兮澆瀕洲洲之石齒齒我思
美人亦如此美人別后卽天涯塵寰一隔掛青霞我
欲剪霞爲爾佩遙看玉珥夜生花陸離燦爛中天起
化作蛟龍度燕水忘機之子何寥寥寒竿不吹今从
矣春風一夜飛尺書琳瑯滿目病將踈何以報之虬
松珠洲前應得看蟾蜍

憶昔行哭荀麟洲僉憲

太峨之子前坡仙抽黃對白筆如椽聳壑昂霄剛十
七錦囊看花最少年綠袍已掛新郎早雲機更美天

瞿唐先生日錄

悟山稿

子

孫巧詣闕上書還浣花乘龍仙子歸蓬島銀漢橋頭
孔雀嬌鳳凰樓上簪篸小佳人才子照春燈素娥青
娃相看少雙雙總轡扶桑顛風流文采共翩翩珠明
玉潤原相媚苑柳宮花色正妍笑我迂遲幽并久多
君相知又相厚青州屢賞白雲篇每投桃李報瓊玖
四海風塵各西東十年意氣還杯酒子方持節武昌
時子時供帳都門柳柏府人從天上來鄂渚隄然洗
塵垢孰知湖邊一夜霜曉蘭方瘳琴隨亡猶憐伯道
無兒日元直老母正高堂黃牛白馬波濤惡蕙帷回

首入蕭索浮雲自古妬冰輪花開莫遣常離籜思爾
空作憶昔行西風木葉紛紛落

七夕辭

伏羲一畫洪濛破太和元氣相環磨春到鵲鵲啄棋
時駟星每每催耕作周道依稀杼軸空耕夫半挽征
人弓中原白日排鵲鵲道上相逢問七雄帝憫下土
盡肝腦滿目攙搶何處掃欲得四海盡昇平惟有男
耕女織好河東美人事杼機千幅萬幅雲霞衣織手
龍梭歸碧落月滿蟾蜍露未晞河西牽牛耕銀浦鉏
耨唐先生日錄

悟山稿

主

犁朝夕天潢土耕罷蓑衣掛扶桑橫吹短笛過河鼓
雙雙作苦亦可憐羲和封奏帝之前帝命東西諸仇
儼赴此秋清秋月圓是時銀河不可步眼前隔斷河
之路靈鵲報喜是生涯役毛編作鴛鴦渡年年無句
敲長秋相逢相別各夷猶舉案只隨天地老翻笑人
間咏白頭從此入璣盡耕織誅求寂寂豐衣食玉露
金風送虎貓朱綠元黃忘帝力偃旗韜刃海無波天
下不復用干戈竹馬兒童齊拍手歲歲春風擊壤歌

問岑公

寄李明府

峨嵋玉壘東復東翠屏嶺嶺橫青葱上有江珎碎月
刺蒼等煙華霧華輝幢幢下有合窳澁澁繞鯨宮直
與天潢渤澥一氣通洞中仙人名岑公掛金拜木坐
昏蒙三十六鱗何者紅有日騎飛訪渥澧左驂滕六
右驂虹后驅列缺前豐隆潢姑渚洗腸空曾遣姚
陵華約我同歸山之中今夕何夕鶴生齒乘風載筆
來問爾初平一去白牟死媧皇五色化于水王母蟠
桃凍不開六鯨折足空飛髓岑公岑公爾不歸兮將
奈何紅塵赤日隔煙蘿黃牛波旋惡赤甲楓楠多彈
霍唐先生日錄

悟山稿

主

我青萍伯爾歌爾不歸兮將爾何青蓮道士風流客
派出桃源自高格回咳唾于鏗金速珠璣于裂帛求
勾漏之丹沙翻冠裳之逼迫不須再訪已往之羽化
叫空山之蕭索寰中我亦謫仙人何時來子載詩一
車李子携酒一石鞭驚撻鳳共登岑仙之舊宅醉后
却把驚人綺句問青天長嘯一聲江月白

弔全思亭

已矣于今憶昔朝揮毫搔首自飄蕭春風同踏燕關
雪夜雨曾穿易水橋三伏漸生原上草百年回首夢

中蕉踟躕欲作哀時賦落日層城起野燒

贈別莊少岐

良會能有幾行裝遽在茲青山忙裏過白日醉中馳
召伯修行后胡威跪問時河陽花豈約彭澤柳如知
寶劍雙龍舞長風一鶚隨躋攀從鳥度徙倚看雲移
水溢劉郎浦江深白帝祠三都雄勝濶七澤莫煙瀾
郭璞岷江賦謫仙蜀道詞問奇停棹从懷古放船遲
海宇多萍梗河梁此別離嵩山不可見明月問前期

太白山堂成

四首

瞿唐先生日錄

悟山稿

五

茅屋嚴朱明春風到杜蘅松應尋竹友酒或是詩兄
陟嶽憑空遠臨流獨濯清大猫機事少不論結鷗盟

其二

月入囂囂榻風清皞皞窩山下二堂楊大理名其左者囂囂榻右者爲皞皞窩
鳥花成富貴禮樂自邱軻兀坐忘人象論文或客過
枯桐如手滑隨意足高歌

其三

誰是人間樂誰爲世上閒閒非宮室好樂是水山閒
欲下全牛手須先見豹斑蝸廬與斗舍到處可尋顏

其四

松老蟠虬鐵篴幽覆甕區廣居無定宅安樂卽康衢
與我二三子乘風南北隅翛然多揖讓白日見唐虞

送李獅子岡

何年與爾同題雪此夕挑燈更對床元鬚無言知歲
月青蚨有職管炎涼水邊樓閣搖盪浦天外帆樯跨
呂梁行矣風波須白重北雲南樹各蒼蒼

張北村卜居岑公用蘇子瞻移居白鶴峰韻奉

贈

瞿唐先生日錄

悟山稿

五

何人持斧斤鑿此江皋麗紫電排虛牖流月山泉細
岑公煉丹砂鶴駕曾此逝我今千載后誅茅聊一憩
傭鼓王門瑟漫作任竿計都歷連巫陽宛若芙蓉砌
澄江斗掣平葱幄映螺髻俛仰天地間萬物真委蛻
頃來稅塵銜初服宜薜荔緬想蘇子瞻灰劫觀此世
結構白鶴峰飄飄托雲際金張高甲館于今等醯醢

無才

古人不我追今人不我隨無才能出世有酒可澆詩
月照垂江閣花開向北枝惟將花月味飽嚼答清時

羅浮高贈郭夢菊

君不見海水生塵化爲石盤礴凌霄十萬尺仙人石
上有真居正當碧落中分脊却恨蓬萊道阻修仙人
兩地各夷猶酒酣白日叫陽侯手折扶桑鞭海虬盡
驅海丁如驅輪海欽波立蓬萊浮一夜飛來相綢繆
兩山合後羅浮之高更嵯峨不可及兮俯視三江五
岳如浮漚珠林掩映青霞樓今雲古雪團丹邱上有
龍公之竹掠星鬚斗風颼颼九苞枝上鳴琅球下有
銀河之水鍊橋流濺沫瀟湘七澤秋仙人日向鍊橋

瞿唐先生日錄

悟山稿

毛

遊坐見金烏浴海火輪浮有時騎鶴止金烏金烏不
肯留兩翅扇海朝吞夕吐相奔仇我曾觀潮夢輕舉
腳踏雙虹臂六羽朱明豁然厥八荒羣仙四坐成環
堵意中有仙似姓陶瑤縵瓊佩翠雲袍授我青鳥篆
食我白鳳膏歌我雲和詞醉我瓊粕醪約我三千年
之後同遊四百三十二之靈壑紅翠一聲海月高須
臾轉盼止見青煙白霧相蕭瑟孰知群真更有傑直
與羅浮爭巖嶼袖中半函烏玉玦束以胡繩韜彩纈
偶向江頭洒青雪九寰盡散琳瑯屑我忽見之五情

熱駕電蒲梢剛一瞥王母蟠桃今幾開鶴馭仍飛赤

甲來俄頃春還草木菱榴花盡纖雲錦堆輕風有日
送三台玉爐金掌映鸞臺左藥右稷兩驂陪始知漁
陽會稽之數子者已不足伍區區葛洪軒轅矜黃閭
白之小兒又何足道哉我生好奇肆探討地肺天孫
心未了盧敖不得遊太清紅塵去任傷懷抱羅浮高
可仰兮不可即兮將鬚何日巢雲間左弄奇石之煙
霞石拾花首之瑤草羅浮高奈之何自拂青萍自放
歌

瞿唐先生日錄

悟山稿

毛

孫代巡賜扁呂明府催謝詩以荅之

十載方將一戒成滿園松菊戒時生而今若爲霜威
破草木焉知不笑人

野望 二首

野望峰巒潤吟成屐足遲孤僧奔乍雨群鳥度幽池
欲往隨枯杖從來不皺眉自看多自得不是苦敲詩

其二

遠屋依岡阜沿溪長杜蘅前峰披霧出社鼓隔村鳴
久矣成殘朽無緣答聖明自知還自愧不是厭逢迎

贈徐我山

一官萬疊劔門關又向瞿唐觀瀾還豈爲功名能適
意祇緣甘旨暫開顏扁舟東下秋應杪宦轍西來髮
未斑不識南州今幾葉清風我亦愧追攀

煮菜

短摘綠多客鮮烹爲解醒不忘松火急仍以瓦盆盛
慷慨輸投筆年華去請纓惟看川上水日夜赴滄瀛

前峰歌 壽高前峰高諱友曾任枝江辭祿枝

人至今誦其清節時壽八十有六

瞿唐先生日錄

悟山稿

壬

玉疊山高高入天阿耨驅車不敢先萬壑寒流飛琥
珀一峰硯碑山之前峰前草堂大于斗山人住此亦
已久白雲無心任往來有時逐雲到溪口脩脩四壁
掛藤蘿蒼苔鹿迹偶經過手把珊瑚長自笑笑爾天
地如予何小時掛冠不受祿秋水菰葭對苜蓿湖邊
清節重于山桃李霏霏共湘竹當年磊磊何太奇玉
珥回看尙陸離而今一笑成陳迹誰信青山有紫芝
紫芝紫芝亦神物不似人間煙火粟山人師之今幾
年頃令紅顏生綠玉十洲我亦長生仙謫入人間四

十年常向峰前弄煙水兩人相對山花然我有一杯
長生酒欲往贈君恐君有仙人自古心情淡不似人
間報瓊玖因風吹送前峰辭一曲高歌萬物早宇宙
此峰如不老願君與之齊壽考

觀棋

逐馬驅車着着爭滿腔心事不寬平將輸偶或贏殘
局得勝猶妨伏暗兵兩路風雲齊入會一時喜怒各
殊情眼前戰鬪真兒戲惟有樵夫看得清

秋

瞿唐先生日錄

悟山稿

壬

日月成何事江山信已秋住來依塞馬用舍見韓牛
地僻人應少詩清宅更幽水禽如有意時過蓼花洲

壽李順菴

二首

綺席芹池厥清秋夜氣涼百年頭尙黑九月菊初黃
壽以青氍毹永名因紫電彰霞觴成一笑衿帶滿宮牆

其二

地遠心常邇時違禮尙存因詩思斗酒慕道憶龍門
人隔梅花塢名傳杜若村何當操几杖燈下話沙尊

對酒

四首

對酒眠芳草將詩惜白駒桐花開次第松子落斯須
賈誼終歸速馮唐不是迂寧彈流水調莫浪學吳歎

其二

地幽春水淨花發夕陽遲三畝廬全宅千篇謝眺詩
群鷗歸碧樹獨鶴下青池無限江湖事留連到幾時

其三

屏跡詩成癖尋虛學近禪曲溪蟠瘦石白屋厭朱絃
宜甫思浮海韓琦欲捧天天高兼海濶何地可投元

其四

瞿唐先生日錄

悟山稿

手

漉酒陶元亮披蓑張志和古心惟止此今日欲如何
黃鳥啼青嶂巴人帶楚歌人心知鳥意興到不須多

隣翁

九十光陰百歲期紅顏猶勝少年時誰言白髮多公
道看起而今也有私

浩歌

世人往往慕神仙休妻絕粒住山巔金石無辜長煮
煉剛于九轉竟茫然某也拔宅某騎鶴某也黃金點
瓦礫好生惡死人之情頓令婦姑紛六鑒更言方外

有蓬壺鐵鞋踏破蟻雙枯本欲長生得逍散翻令奔

馳不得蘇天地有生必有死不生不死乖常理不死

之人誰見之不信眼中空信耳浪說錢鏗八百多還

同世上夢南柯八百之前更可羨八百之后復如何

塵世清閒人最少盡因富貴生縲繞不求富貴即求

仙依然白髮成秋草我不求名不慕仙一聲浩浩自

花妍清風吹我後明月照我前想應天上仙人樂不

過逍遙聽自然浩歌復浩歌歌罷抱琴眠一枕華胥

夢還到孔顏邊朝聞夕死有何嫌君不見祖龍持壁

瞿唐先生日錄

悟山稿

手

終不悟海舶浮天競欲渡蓬萊仙子安在哉黃沙白
水迷歸路

呂南湖令長自下車來僕以多病尙缺展拜雪

中偶惠嘉儀且欲見枉詩以酬之

歲晚松篁化素仙清清長日枕琴眠偶然使者來三

徑正似瑤花下九天欲戰恐輸蘇軾鐵有情先放剡

溪船相逢未許知何日對酒還歌白雪篇

雪中留別東峰山人

敲冰煮雪對東峰暖筆圍爐興亦濃負郭應無田二

頃登山肯惜路千重眼前眼樹迷征客澗外長松掛
素龍一刻令人成繾綣百壺何地更從容

白嵯道中

木落江寒曉日遲蒹葭楊柳各離披誰從野店來沽
酒我欲長安去詩遠水抱村連若斷危橋欹石險
還夷翠微何處一聲笛驚起鷓鴣過別枝

讀書

青青一徑柏得雨發華滋抽條過墻東旭日蔭紛披
秋深雨漸久枝幹生蝌蚪豈無澆灌力好處翻成醜
瞿唐先生日錄 悟山稿 三

歐冶問鴟九此意竟何如鴟九竟不言相對各踟躕

學忙 三首

到處相逢卽學忙忙人憐我授忙方如何一調無絃
曲又落從容自得鄉

其二

不我忙時我覺痴覺痴是我學忙時忙人見我空相
笑無奈春風海月知

其三

幾度將忙學不成一聲鳥喚百花明而今老大難鞭

策惟信周行自在行

秋風

爲懶茶經熟因閒瑟譜工時清客蹇拙道在任窮通
殘葉迎霜赤寒花得節紅人生花葉共風至自西東

有吟

有書富而肆有琴斷稿梧有竹饒萬竿有松近千株
有山名太白有屋似屠麻有月照前溪有花種南隅
有足不入城有手常操觚有學陋丹砂有言闕蕊蕪
有詩隨興題有酒任客呼有夢入羲皇有志成丈夫
瞿唐先生日錄 悟山稿 三

誰人憐我無勸我走紅途

無吟

無父舞斑衣無母供春酒無田可負郭無錢足貫朽
無貌驚王喬無舌談空有無友相規勸無師責好醜
無翅追鴛鴻無藥駐蒲柳無琴抱侯門無裾獻瓊玖
無營長打眠無才縛赤手無恨樂昇平無愁到白首
誰人誇我有勸我紅途走

周松臺下第

送子踰巴嶺挑燈欲斷腸酒澆今夜雪貂破隔年霜

擎唾心長赤加餐餐夫蒼花開無早晚日至即商量

拙軒 爲王少參題

杜甫思深筆如掃歲拾橡栗常不飽天寒霧重把長
鏡白馬黃牛身已老李賀少年即特獨二十七歲人
間哭鰲擲鯨喙字字奇天東不嚼燭龍肉怪爾柳柳
州乞巧亦何由晚到愚溪上抱璞自遨遊君不見春
蠶運巧心獨苦終爲人問供織組海鷗無事自忘機
朝朝莫莫共人飛嗚呼拙之時義亦大矣臨軒作歌
花撲兒

重刻來瞿唐先生日錄

述悟賦 係萬曆二年春著作

來子居太白山有年矣長惡此山與先達同
名也一日跌坐其巔恍然偶悟作聖之學因
述悟之所由即以易茲山之名焉作述悟賦

嗟生民之綉綉兮統媽娉于乾幕紛齟齬于迴遊兮
靈萬物而綽約駁蒼蒨而續處兮鮮妍傷而絡絡時
登巢而極極兮與禽獸其相若苟萬古其如斯兮亦
愔愔而噩噩盜太和于醇智兮疇長驅而短斯豈知
瞿唐先生古錄 述悟賦

花蒔之索敷兮羌有生而必殫迄五龍之比翼兮擊
太真而墟披人方出而御世兮鳳亦出而鳴時物理
窮則必變兮事久安而必疵木方朽而浮耳兮潛人
壞而生雞賊揖遜之奇倏兮忽墟墟而猶雙偶宗廟
之生黍兮歎嫫媿之生髭違乾坤而作訟兮化坎離
而成睽鯨鯢遊於嶺巖兮雷電震於淵渚上塲而下
躡兮霧三精而颺颺天既降災於阡陌兮豈不殃及
於六籍或身渺而臂離兮或強幹而弱枝或火匿而
金曜兮駟或因之而易機鴈翩翩而南向兮水澤澤

而東下蟬兮而無聲兮木髓騰而風瓦天晃晃以
漸高兮暑悠悠而西海塊塊而生塵兮山法法而
鐘間哀六鑿之深散兮冒真淳而賄假齋齋之木
偶兮亦如蟬而如啞荷衡輕而續微兮總顏冉其土
直倏緇其影撒兮即屯蟻而奔馬詔羲皇之遐建
兮長永靖而遑遑歎五臣之選虞兮廣歌總理於一
堂開群蒙于精一兮降帝道於羹牆如日月之中天
兮至鄒魯而煌煌誰臭味于風雲兮應千載而鏗鏘
豈斯文之欲戒兮乃河清鳴杜之茫茫志士當此日
瞿唐先生百錄述悟賦

兮如臨河而無航清玉薤之精兮反覃味之澈痛
贊彭蠡之遇剗兮生意愈工而愈拙豈珠翠之搗
曳兮卷龍因之而不緝彼振振夫苗之稂兮洵穠粹
之珍梨超轡齊靡靡以進兮何嗟乎大雅之鑿消紛
欲迴江之洶瀲兮弗尋峴峴之涘兮恐枝條相
次以茂兮愈布護而蕭蕭兮元氣涇而肅肅兮決河漢
之堤境越巖邁以放波兮如浮萍之滄溟寒余鼻于
乘釐後照兮鍾玉壘之辭寶乃生于旃蒙兮月淵獻
而方授樹鶴集于庭兮亦如鷺而如鷺欲長鳴于太

空兮又別去而且就越庚寅吾以降兮會日月之龍
猶乃聽赤鳳來之冊兮聲金玉而如扣奈德質之顯
類兮負泰素之洪復恐修名之不立兮捐六籍而漬
漚助燭龍之謝電兮望海岳而趨闕攀胡繩以爲堂
兮抑揭車而爲圓捏菌桂以爲棟兮闢留夷而爲雷
芳椒兮丹堊宿莽兮結構撫煌煌之榮幌兮葯燈鑿
洌洌之淵渫兮蘭釐乃製芙蓉之袍裳兮又纓之以
江蘼恐馥烈之未襲積兮擗與蘭而申之思美人之
遲暮兮口與月而斥馳冀螢閃之微燭兮增兩曜之
瞿唐先生百錄述悟賦

洪昉望蹇修之懲懲兮解璚佩而陳素裂齊統成合
歡兮皎明月而爲婢疊秋節之焜黃兮將酢醪而留
連歡懷春之紡紉兮嘆標梅而成娶顧弱草之嫫婁
兮應踟躕于蟻儼知象虎而執試兮長汀滢而酸慙
何天地之無窮兮多遭遇之齟齬遭大人之末疾兮
時與心而相阻增叔鸞之常赦兮作驢鳴而騰螭彼
次翁之行傭兮且正轅而執綬遇九折而迴車兮愁
踟躕而蹇危彼古人之賢達兮乃垂青而勒紫我今
不及古人兮欲踉蹌而何已彼騰黃之超逸兮邁絕

足於織離受精白之渥錫兮、遭紅陽之已知、處濯龍
之華奧兮、委紅粟之池、訖余欸段之無良兮、其遇迦
也、允宜感驚鶴之昭鳴兮、香邪天門而繚繞、市日域
以翻墮兮、飲瑤池而皎皎、入魏軒而嬉棲兮、出夥園
而高矯、余弱質以棲息兮、其如短羽之微渺、想豫章
之多參而俊儁兮、枝條參差而蒼蒼、臨臨峻之標、顛
兮、渥九秋之嚴霜、償冬官之掄抱兮、走宗匠之傍徨
高蘭宮之紫柱兮、壯秘宇之文梁、余樛妖而婢妣兮、
宜掃極於衡墻、噤小星之衾綢兮、胡必爲圓而刻方、
瞿唐先生曰錄述語賦

強欲資啄莩以鬻翎兮、代留連於昏曉、匪塵路之僮
僕兮、乃蹉跎而自撓、酌剛柔之吐約兮、識行藏之饑
飽、敢曰牛鼎之烹、鷄兮、恣汁旱滂以自考、第藐然于
乾坤兮、敢委骨于腐草、如鳥視而禽息兮、終飲露而
枯槁、慕元訓于往詰兮、惡魂浚而下流、思去住而僞
佞兮、安得駕鶴乎前修、心繫憤而反阮兮、數夢夢以
拙謀、慎竊歎然而晉曰、姦哉、永發吉而無尤、生當功
雄名于薄海兮、盡必收元藻于瀛洲、恐家食之匪裂
兮、利飛敷而遠遊、益聞蟬蛻于郢埃之外兮、觥冥鳳

而相傳、應龍不吞腥腐兮、掠太清而蟠蟠、如一物之
噉穢兮、亦蟻蠅而蜉蝣、苟踟躕於埳窞兮、烈義娥之
漸適、胡不耽靜室於幽藹兮、坐習札而悠悠、澄靈神
於冲虛兮、緯與世而無求、庶斯奉信而不違兮、歸母
氏而始酬、等太素而還無懷兮、坐風雅之瓊輶、乃採
元辰而戒憬、裝兮、約親串之隱鴿、捫青萍而陸離兮、
飛冰霜於結綠、尋錦屏而相羊兮、踈衰糾之糾谷、趨
咸京而懷古兮、知昆明之劫灰、過豐沛而棄皓暘兮、
猶餘歌風之臺、乃聽鷄鳴於日觀兮、俯回鴈之嵒、
瞿唐先生曰錄述語賦

竄徂徠之葱蒨兮、瞻丈人於碧落、歎七十二君之封
篆兮、空湮泐而如削、懷漢武之雄畧兮、亦效秦之饒
囂、况唐宋之紛紛兮、胡不築臺而舞鶴、憶孫胡之攻
苦兮、逢微坼而投書、乃十年而不反兮、甘齡藟而茹
蔬、彼古人之慘勝兮、如躑躅而趨廬、掛雙璧於東柱
兮、醉芳馨於瓊瑤、何我今之楚越兮、如飽瞻而餘
蓋、纒牽之累千里兮、翻駟騁之不如、須抗志以焯焯
兮、敢徬徨乎居諸、長慷慨而發嘆兮、輟轉中夜之
條、紛吾既遠栗里兮、何南北之條忽、乃揚舫而越河

庭兮望祝融而馳突覽紫蓋之瑞華兮舞雙鶴之廻翔趨石因之礧礧兮對石室之青蒼傷芙蓉之縹緲兮忽練帶之飛揚彼岫嶺之禹碑兮空字青而石赤當時已驚鳳之飄泊兮豈萬年瓊璫而削男胡今日之墨本兮傳蛇蚓之婦媼恐神物之珍隱兮有鬼持而神擲觀河洛而思禹兮讀禹貢而自繹懼蒼水之玉簡兮終茫昧而荒僻彼朱張之同志兮乃酬唱於吟嶺承學之在今日兮如秦秦徐之五諫安得神交而夢晤兮講道脉之逃輪乃斷祝融而跌坐兮觀海
瞿唐先生日錄述悟賦 木
天之奔翼回風塵而一望兮覺名析而利祭思鳥舉而龍騰兮飛千里而如電乃約安期浮伯之夢乳兮從九坑而相娛復泛湘江而穿巫峽兮反釜山之蠲廬更不值同志之士兮空曉行於長途乃日夕尋孔顏之樂兮長努力而加飯或乍晴而乍雨兮或入還而出奔偶雙親之見背兮抱終身之衾恨遂判酒而剝腥兮辭室家而倚廬哀親之不得見兮不覺歲月之長徂忽六年如一日兮恍如已終而復蘇乃至甲戌之暮春兮草木纔翠散金而榮敷偶登太白之巔

兮相留連而踟躕覺此絳宮之有悟兮埤埤漓久而融踈如飛廉之逐雲對兮華景昂昂而升搏又如飛寬之確確兮取一屑於耿爐始知學聖人者如百川之觀海空見其湧渾渾渾渾兮汪洋而漚漚上美其太顛之貝隨侯之珠玻璃而琲琲况科舉之累人兮皆欲富貴之累罪信乎入聖有坦坦之周道兮人自恃其伎倆而橫行也故曰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

共一千一百九十八

瞿唐先生日錄述悟賦

七

來瞿唐先生日錄外篇第三卷

遊我眉稿目錄

我眉賦

平都仙境五言排律

江邊却周東郊計部送遊山資短述長短句

寄黎少朴絕句

大渠隱窩騷

寄曾元川五言排律

贈章節婦選

瞿唐先生日錄

遊我眉稿目錄

巫峽行送周紅閣

登大巖石隱窩二首選

不如齋道言

凌雲寺七言古

無痕吟六首選

淨上庵長短句

大嬾歌四首

快活庵稿目錄

齋居日

四禁

快活庵吟道言

小酌七言律

灌園七言律

贈宗姪章還石渠七言古

夢醒七言律

飛雪行贈古建吾

荅劉鼎石見寄長短句

雙喜篇贈顧象葵七言古

瞿唐先生日錄

遊我眉稿目錄

晚坐七言律

送吳鳴山落第西歸七言律

寄宗姪章二首七言律

高青庵過二姪家數日枉之不至致之以詩

戲荅大池病中見寄七言律

荅人七言律

青城歌贈李子喬明府

贈顧象葵七言律

贈曹荔溪中丞七言律

寄白牛和尚歌

贈黎學博七言古

謝傳達吾送日錄序七言律

邀蕭學博七言律

答顧象葵長短句

寄謝顧車張萬四博二首七言律

贈劉明府七言律

鰕鮑篇送人南遊

獨步七言律

瞿唐先生百錄遊我眉稿目錄 三

贈吳徵君七言律

讀江津名宦甘公碑選

與張村飲薄酒席上口占奉贈七言古

顧象葵許載酒快活庵遲之并三不至戲之以

十六句七言律

送劉思泉五言律

題華封三祝圖壽陽東泉少府選

八關稿

當置酒八首道言

遊吳稿

登小孤山二首五言律

鵲磯廟二首五言律

鞋山篇七言古

歌風臺七言古

黃鶴樓七言古

燕子磯五言排律

石鼓歌

來瞿唐先生日錄 遊峨眉山稿

遊峨眉山賦

春到草堂陽回瓦屋玉壘之積雪方消澁瀨之孤根
漸沒客有紉五芝之秀纒九畹之英傲墳索之遠圃
眇往獻之清芬識風雲之變態詠雅頌之徽音睽蓬
壺之岑冢嫪日月之馳奔乃扃枯桐戒力從遂舊袂
於蟠龍更馳突於鍊鳳瘳扁舟而逆水兮歷忠涪而
平都恁宣公之忠懇兮靈邱空嶢嶢而榛蕪入鈎深
而仰止兮卓承學之形模羗妖廟之誘民兮走九坑

瞿唐先生日錄 遊峨眉山稿

音唐視也

之茫孤趾塗山之嶠峭兮貼賈辨於斯須涉凡水之
淵泊兮驚清夜之將徂望寶峰之龍從兮哀履霜之
伯奇彼先童之克勵兮終劉仙之可疑迺號節於叙
捷兮盼越嶠之葱蒨閣鎖鍊於青蚪兮江澄金於素
練紛吾既離鄉土兮登凌雲而相羊覽長公之遺墨
兮哀金奴之可傷望眉麓而奔涉兮瞻婢黛之葱蒼
躋瓊樓之真境兮跨虹橋之解脫俯玉女之雙峰兮
呼歸雲而入閣古洞窅窅而爛柯龍髯濕濕而流沫
剛風颼颼而吹衣醴石猗猗而斷履噴避世之楚狂

瞿唐先生日錄 遊峨眉山稿

音唐視也

今甘梓茹於落莫豈知風德之未衰兮斯道萬年而
振鐸愁大峨之臥石兮興玉液而小酌披古字之苔
蘚兮蟠蛇蚓於雲笈及珥三望更歷雙飛奔雪濤而
磳錯兮掛銀冰於十圍擎滉辨於嶢嶢兮心與塵世
而相違倏思邈之虛牝兮啓懽懽之重扉智欲圓而
行方兮吾非斯人而誰歸乃尋天柱深趨翠微窮
蕩蕩而失路兮替樵徑之斜暉臨雲表之圖覽兮因
泣嬰觀而歎歎尋九老以瀟漫兮不火食而長嬰擔
康寬以永年兮偃石芝而自肥約秋深以獨往兮其
躍而忘機我機調矣我僕痛矣乃眇八音於破池
兮樹萬松於峭崿大雲小雲黑水白水礧礧礧礧
礧礧破礧礧礧礧礧礧礧礧礧礧礧礧礧礧
溜戴婆象蝸蛟螭既胡孫之有梯兮豈蚺蛟之能止
劣穴龕殷殷之雷靦石麒麟勛勛之兕忌馨吳於儉但
兮勢越嶽嶽之梅子於天上之重來兮洵穠萬之錯
喜八十四盤袖湘雲繚更有縷路沾彼躡門豐草
而擿上指雪嶂而陳高人獍狔之公穴蹈鸛鵲之貼
巢經霽霏而起霧樹布濩而垂條厓未傾而似墮石

已裂而猶交流雲雲霏而成水枯杉散散而如魑骨
驚心悸意奪神迷俯仰觀觀去住飢餓爾其雞園捕
碧鷺館梟霄飛簷啄雉疊梯盤蛟或支蝸石或就繩
橋或依獠穴或枕螭切憑太清以飛構越埃壘以騰
稍莫不疑魂幽儀委骨荒椒窮年累歲茹草吞齋決
蒲根之漸老瞽松子之方彫啗耆域之榮樹謔佛調
之眼彪革囊來天女之試紅芙縱烈火之燒海水可
竭須彌可搖大半秦人而越客間有投冠而棄貂乃
度天門之閒聞兮登光相之削珞撫杪樺而四望兮

瞿唐先生白錄

遊峨嵋稿

三

信蜀道之登天向沆瀣以縱觀兮識坤靈之磅礴指
點巴字之縈紆遙對大荒之寥廓踞岷嶺晒經巫陽
閣三江五溪周迴聯絡衆水變其蹄涔諸山覩其落
撮或虎變而龍馴或彈麟而翥鸞或恍遷偃蹇而蹇
躡或駟獐鬚以號攫或蜩蟻而鳴螭或蟻螻而螯
藿或灌叢而茂悅或宿莽而沃若或怪兮三足六眸
或奇兮九頭一角或連兮淵客榜人之歌淮南風波
相隨或斷兮輓瓜牽牛之處河漢東西相却或覆兮
孤臣逐客窮窮譏譏怕怕之有懷或舒兮酒侶詩儔

瞿唐先生白錄

遊峨嵋稿

四

嘲弄風月瞿瞿之長嘯壯兮力士之干戈烈兮忠臣
之審諤高兮千年萬世挺秀於魯鄒軻之間卑兮
朝再暮三投足於秦關燕市之末同兮依形附勢而
奔趨異兮樹黨立朋而相割南威清琴兮煥其美
成犖麋兮呈其惡狀別形忝糾經駁駁本物態之變
幻類人事之紛錯亦令人喜亦令人愕乃拂吟袖於
高寒振塵衣於碧落浩浩乎不知所乘兮登聞風而
緹馬翩翩乎隨其所適兮濟神水而駕鶴乃若連氣
累露揜日韜霞崩雲屑雨或近或賒液湫瀦灑吼電
揚沙四塞籠煙似公超之有述單衣索纊歎遷客之
無家及爾長風擁篲盡掃浮陰雲驅萬壑日入千林
爾其白毫挺出恍若玉珠之蟠空疎霧平鋪宛如野
馬之撲面俄而蝦蟇亘於厓牙鳥語鳴其佛現豈大
士之弄丸兮以有爲爲露電或礪質之鬱英兮乘
輝而流絢方之鞭而吐火兮成纓就而規練乃若斗
杓既仄啓明尚香午夜風微寒霜穿宵山焉暝色暉
曉燭光縹緲始而散出幽窻繼而遙分雲表依厓乍
吐若黎杖之生花過嶂愈明如星珠之泛島一往一

來或巨或小熠燿宵流火泉夜曉將落霞而齊飛值
雄雌而更燎好事者謂之聖燈窮理者莫之探討意
者山巖木累層樓海市之類經之所謂見怪物則祀
之者也因勝槩之偶來念此日之難得水將將以浩
漻山疊矗而巖嶭足踟躕而九迴心惆悵而百折瞻
上林而盼望兮驚題柱之奇才對春樹以遙思兮傷
騎鯨之可哀嗟知己之幾何慨遭逢之不偶每景短
而思長或輪平而路陡使桓譚之鑑別以差兮文章
幾於覆瓿彼李定之萋菲既售兮甲兵起於臂肘以

瞿唐先生曰錄

遊峨眉山稿

五

夫子之忠懇兮宜鼎司而台斗何此理之不然兮竟
東擯而西走故是非蓋棺而後定毀譽何世而不有
遠眺長思感今追古孰矯孰媚孰實孰主孰懷瑜兮
孰握瑕孰佚甘兮孰攻苦彼鵠鴈之較鵬鸚兮固殊
形骸而蟪蛄之與螭蛭兮同歸塵土是以至人檻金
鏡達士坐塊元脩身兮其預在我銘鑄兮其默在天
默我窮兮則蠖屈默我達兮則鳳騫或可以肆我之
志兮羌賣卜以何嫌如俯仰之無愧兮篋翁亦至今
而猶傳荀棲不擇木翔非日邊投彼琳瀝負此龍淵

雖有賢臣之頌兮亦明月無因而至前故寧陳情而
泯泯看霜市以媽媽繫此久其何夕兮余何爲而山
嶢俯仰古今於一望兮秋天地之何小何芝蕙之不
焚何松栢之不老嗟買鏡之長鳴兮歎西昏而東曉
方見紫而成綠亦視丹而爲鴟信陵谷之盤渦終舜
英之難保登九疑兮隔洞庭望滄海兮迷蓬島旣蓬
觀於真宰兮胡脫跡之不早曷不齊壽物於一致兮
委彭殤於壽夭歌在陸以弗告兮與茲山而並老招
浮伯以容與兮巢雲窩於雲表擁香國之崇蘭兮樹

瞿唐先生曰錄

遊峨眉山稿

六

空谷以自好寧蒨荔以自娛兮時濯纓乎幽沼雲無
心兮洞門鳥長鳴兮木杪已矣乎吾將反觀乎太初
兮求自得以爲寶奚囁嚅趨趨乎浮名兮坐令朱顏
白足彫削紅塵道

平都仙境

鳥道前朝樹珠宮背郭山蒼蚪騎霧帶青鵲啄雲鬟
窈窕仙應逝招呼鶴可還孤舟千里遠長劍五遊斑
春倒誰人甕鷗忘急瀨潺一琴隨月住半榻借僧閒
醉後題殘句鐘聲起曉灣

江邊却周東郊計部送遊山資短述

江之水悠悠遊人之心扁舟舟之帆渺渺遊人之心
三島一帆蠶蟲日未暮黃芽丹鼎知何處遠心惟許
白雲知素琴時或韜芳杜美人江邊贈木難別鶴一

瞿唐先生日錄遊峨眉稿

七

操生高寒淡元浮白傾意氣孤鸞夜啄金琅玕江南
採樵江北釣兩下生涯不同調白水青山各適情偶
然相對還相笑已知駿骨老無名猶耻邯鄲路上行
養鷄牧豕非吾事商飢患飽何足評

寄黎少朴

十年一調滄浪曲別後何曾寄所思行到涪陵彈不
得扁舟直載到峨眉

大渠隱窩爲夏少素題

若有渠兮蘭皋紆漱澗兮江腰走霜劒兮直下若奔

逸兮蒲梢橫折兮盤旋跨江心兮虹橋崕崕龍從兮
連蜷巫陽中流兮孤標集鳬鷺兮唼瀝列長陣兮決
寥漁舟成村兮兼葭長歌欸乃兮短橈彼美人兮少
太素織秋浦兮雲綃喚虹霓兮東壁飛青玉兮紫毫
寥芙蓉以爲冠兮緝杜若以爲貂纓灋正以爲旌兮
擷江蘺以爲袍馭流星兮霄漢驅玉蚪兮超遙回看
鴟九兮生鱗長逢異二兮鳴號而何有此兮夷猶反
初服兮明朝渠有圃兮黃華渠有屋兮重茅觀渠瀾
兮春夕弄渠月兮秋高我吟我渠兮散髮我飲我渠

瞿唐先生日錄遊峨眉稿

八

兮山肴覺今兮我是追昔兮我勞瘁予來兮歲云莫
乘夜雪兮輕舸拂袖兮何人何人兮塵囂登堂兮薜
荔把袂兮松醪安得招吾黨之供奉兮山中乘黃鶴
兮飄飄三人同歌兮桂樹剖彩霞之片片兮金刀欲
來不來兮悵望積長思兮鬱陶

寄曾元川

驟雨飛青嶂驚風吼赤螭雲迷巴子國花落穆清祠
對面看溪漲前途問楫師市情歡滯客天意欲催詩
有美蘭堂契雄才藝苑知東山留謝穩北斗仰韓竒

附驥慚先達登龍已後時。煙霞鷗夢早湖海鴈書遲。
身世虛舟過韶光野馬隨。十年嗟一別長劍起孤思。
先氏厓何在劉仙洞可追。丹砂期熟鼎元髮漸成絲。
臨景應無藥流杯喜有池。吟餘迷處所荻畔叩鷗鷄。

贈童節婦

十八嫁梁鴻珠落承雙玉。未及十年餘先折連理木。
嗟哉女君子迥然鳳皇族。金石冷愈堅冰霜秋更肅。
封章自九天清節傳三蜀。翻笑桃李華嫣然媚人目。
一夜風雨深東西相追逐。人生天地間來往成飛轂。

瞿唐先生日錄

遊峨眉山稿

九

惟留節與義千載光。昂竹我姊亦孀居。宛若風中燭。
爲爾歌栢舟因之傷黃鵠。

巫峽行送周紅岡

我持一杯酒送爾下巫峽。巫峽峯高一線天。不獨白
鹽爭赤甲。虎鬚之水鳥道來。江高峽急迅於雷。遊子
歸心將別棹。春風吹轉還復回。送爾行爾知否。象馬
三足高驤首。頭角薜文齧。蛸蛸秋清怪作蛟。螭吼處
處餘舫避。戈起止因砥柱狂。瀾走米公長與爲心友。
騷人詞賦饒車斗。其間墨跡誰不朽。西有白帝刺雲

霞殘墻墮壁生土。花千尋鎖鎖鏤兼葭。蛇虺蟠結護
厓牙。卧龍不是池中物。躍馬翻成井底蛙。此日何日
同書車。昔時龍馬化泥沙。草堂之子空咄嗟。鼓聲刁
斗壓哀笳。文章不得當胡麻。秦川歸去已無家。寒蟲
空叫夕陽斜。爾去一望思無涯。送爾行說與爾酒闌
起舞開肝髓。蓋世英雄原無許。江有鯨鰲山有兕。天
地許生還許歟。生歟如朝雲窮達如莫雨。朝朝暮暮
成古今。都入陽臺一夢裏。夢中誰放夢中俱。將傾誇
口癡人前。送爾行爾淚何潸然。天生爾才不爾用。匣

瞿唐先生日錄

遊峨眉山稿

十

中三尺空流涎。負郭知無田。買山應無錢。仰天白日
叫九疑。九疑又重元。我有舊雲巢。巢在十二巫陽之
標巔。于今一別一千年。吾友安期與偓佺。幾入輪迴
亦可憐。止遺我舊杖。長掛在雲煙。此杖能作人語說。
世間之浩劫。能化人龍穿雲逐霧。上下二儀偏九天。
爾可騎去闢天門。會羣仙。仙中如遇東方朔。道及瞿
唐子。今又下人間。遊峨眉山。兀坐八十四盤之厓簷。臨
別送我巫峽之雄篇。

登大峨石隱窩題贈高鼎厓

用韻

大石何峨峨青葱飛歷落蚪枝淨塵氛鳥道呈輝
谷響應僧呼溪雲隨客屬神水九曲流入石相迴薄
噴沫秋林深饑蛟吞海若不有仙人字蛇蚓蟠雲鶴
一舉到層霄不爲塵沙縛往者季輔公結屋臨厓岑
斟水淨煩襟朝夕相斟酌偶爾賦明光通籍紫微閣
直道世難容方枘戾圓鑿倏忽貝錦生秋蠅相糾錯
孰知高有子有子還聳聳挺然叫帝闕上書起神鑰
九重開網羅一雨洗寥廓本將明此心非爲戀人爵
回視前靈君寂然原不忤警彼秋月清蟾光本昭燦
瞿唐先生日錄遊峨眉山稿 十一

瞿唐先生日錄

遊峨眉山稿

十一

偶被浮雲妬冰輪猶如昨卓哉高生奇奮志卑仲蠖
我來遊峨眉捫霧搜霜鏤一見豁我懷對僧書紳約
誰將漢綬縈青史輕筆削

不如齋爲蘇龍溪題有序

蘇以坡仙爲遠祖壁間有薄薄酒墨跡愚意
長公薄薄酒勝茶湯亦自寬之言也故因不
如齋而發之

薄薄酒不如旨粗粗布不如綺醜妻惡妾不如美也
知三事不如人有命存焉將何以君不見梧桐標薄

長高岡不如豫章松栢成棟梁一朝收入剡絲譜八
音九奏相鏗鏘又不見菊英冷落生秋夕不如午日
牡丹饒倩麗柴桑種後發奇葩千古名花爭隱逸世
間花木且不齊何況飲食衣服與夫妻南陽草廬今
卽古洛中安樂追東魯二公猶似在人間酒微醺後
歌梁甫金張樓閣侵雲霄風吹雨打無人補朱顏浪
說滴紅冰王孫芳草翻淒楚鼯鼠臨河長自誇羊腔
不必爭龍脯古來賢達者未必同頭顱誰將南山榮
博我北山枯嫣然一笑看蒲葉欲向尊前擊唾壺
瞿唐先生日錄遊峨眉山稿 十二

瞿唐先生日錄

遊峨眉山稿

十二

凌雲寺

崑崙拾得盧敖杖煙霞長就龍髯樣白足隨之走青
嶂步電追風生曠放俄而一柱過江濱捫蘿躋石已
凌雲絳節青幢饒紫氛步虛天路覺平分敝厓曲磴
開花鳥眼角峨眉生縹緲回視孤巒九點青雪濤宛
轉波聲小是時詩思逐波來乘虛還上爾雅臺坡仙
遺墨猶如昨墨池何事生青苔苦竹叢深半枯樹云
是昔人玩易處玩易之人人不來洞口殘雲白朝莫
鳥語頻呼浮玉前跌然一坐聽留連以傳聞圃羣真

信秋深共約扶桑顛莫讀金奴事讀之驟下崩城淚
莫見仲常碑見之瓦甃亦生悲人生疊石投大澤百
歲光陰何逼窄一朝鏡石振綱常世間莫謂無黃黑
不似浮屠到處空鑿霧穿雲成窟宅回首微風起碧
寥杖挑麗句下虹橋一時過眼成陳跡止見舟中月
一瓢

無痕吟 六首

欲弄峨眉月先登解脫坡何人未解脫足跡長經過
偶逢牧羊子鞭羊走層峨層峨緣玉杖求我解脫歌

瞿唐先生日錄 遊峨眉稿

圭

一歌成一笑再歌欲如何

黃鶴久不至異人招不來緬想千載師鳳德不曾衰
斯道日中天長夜良可哀流水赴大壑一去不復迴
坐久抱孤想三歎石崔嵬

白龍吐銀水黑龍噴鐵汁黑白爭雌雄波濤騰千尺
王詔駕孤舟飄飄臨空碧孫仙約我遊銀漢橋頭立
不見弄舟人只見舟成石

雲從脚下起鋪作銀世界泉從頭上落結作珍珠帶
我時欲佩珠步虛搖綵繚九仙如槁葉裊裊隔霞拜

問我胡不來遺世窹仙滙前年欲寄書青鳥去天外
我登七寶崖木蓮正歲粧四塞連天霧不辨我與爾
俄而天霽開彩額排光紫閃爍兜羅綿絢綉巨玉壘
明滅頃刻間復暈亦復止無從何處去有從何處起
欲問騎象人默默不得語

一登成一笑一笑成一吟未登百年前笑我無此身
既登百年後笑我空此名有名竟如何不如了無痕
長揖當途客從此少逢迎因號無痕子一嘯卜瑤岑

淨土庵

瞿唐先生日錄 遊峨眉稿

古

既登亢相巔還來訪淨土淨土支撐不可攀瓊樓貝
闕掛孱顏晒經削碧雲霞外瓦屋團青咫尺間削碧
團青何磅礴遠遶奇巒仍漢落嫺皇補石莫雲深力
土一去誰施鑿生來山癖一龍鳩眼底崖前事事幽
枯木如人立浮雲作水流朝煙連漠雨六月亦三秋
客或從天馬僧多自伏牛伏牛天馬何隱隱江海誰
人發深省曇花落處月悠悠祇樹生時雲泯泯泯泯
悠悠不可知正是遊人發興時覽勝馬遷追禹跡尋
源博望觴支機尋源覽勝誰高格仙人掌上雲初白

待我相看青鳥還與汝同開白蓮社

藤庵

崖石將欲墮支石穿藤坐老僧好打眠鐘聲莫敲破

大癩歌 答雪谷四首

噓噓噓噓來矣鮮家住十二峯之噓小時銳志齧墳
與一重茅屋書千卷猛然一日收鷄犬破琴碎鼎燒
絲繭西溪萬尺東海淺長與造化相游衍懶兮懶兮
懶可憐手提江月滴娟娟

人生酬世長自苦贏得榮名光祖武一朝血肉無人

瞿唐先生百錄 遊峨眉山稿

五

王陡然毛髮化爲土草深棘蔓眠孤鼠夜深怪作人
歌舞虛名與影一般同無形有影竟何補幾回雲滿
孟嘗門雞門未見先酸楚懶兮懶兮懶已真一行秋
鴈下高冥

得得得宇宙懶人誰主客白日當空鳳一鳴百鳥聞
之咸腦裂駟馬明明臨九陌浪說螳蜋能拒轍莫卧
陳搏石莫買游岩宅莫披漆園衣莫釣嚴光澤四子
小小懶溪山將謂鷄蘇同狗虱懶兮懶兮懶愈豪兩
間浩氣相森蕭

生平問學愛放膽鳶魚處處多逍散天地生吾有意
無條爾年來成大癩借問勤人愁不愁紫袍常照席
前羞自笑自笑長自笑烏紗不慣懶人頭偶來峨眉
巔上遊一望天涯滿目秋九河同是水五岳盡成邱
千古以前風颭颭千古以後月悠悠世上懶人誰是
儔吾將與爾同去騎鶴登瀛洲

遊峨眉山稿 終

子 86—58

快活庵齋居日

遇齋居日即閉門謝客

凡

聖誕祭元旦冬至日先一日齋居遇祖先生日忌

日本日齋居祖先生死于元時以前者恐時日不

真不敢齋居生死於大明洪武以後者齋居今將

應齋戒期日列于后

正月

三十日祖妣劉氏五忌日

瞿唐先生自錄齋日

二月

二十二日顯考朝生日

三月

清明日

十三日祖妣劉氏五生日

十七日祖妣李氏四忌日

五月

二十三日祖尚廉生日

二十四日祖妣丁氏九生日

六月

初三日祖妣胡氏三生日

初八日祖妣胡氏三忌日

十六日祖妣張氏二忌日

二十二日顯考朝忌日

七月

十五日祭祖日

十七日祖妣李氏四生日

十八日顯妣丁氏九忌日

瞿唐先生自錄齋日

一十日祖昭忌日

三十一日祖晁富生日

二十七日祖志清忌日

八月

初十日祖晁富忌日

九月

十二日祖妣許氏八生日

二十三日祖昭生日

十月

初二日祖志清生日

初五日父母劬勞日

二十日祖妣張氏二生日

十一月

十七日祖尚廉忌日

十二月

二十一日祖妣許氏八忌日

歲除

右春秋祭祖蓋取雨露既霽霜露既降陰陽來衍之意也故當在於仲春仲秋俗人泥於介子推之說寒食上墳泥于孟蘭盆之說七月十五祀祖德每欲革之從

聖唐先生曰

九

仲春仲秋但常見唐元宗有詔書云寒食上墓禮經無文近代相承妄以成俗則自唐宋已來已不能革矣雖非二仲然亦不失於春秋也故從之

快活庵四禁

不枉見有司

不入縣城西門

答拜不論

不釋麻衣

不自奉殺生

快活庵吟

山人長快活今逢九月九卜此快活地剛剛占一畝
豎此快活庵園以先生柳間之通仙梅松竹相成友
樹外鑿一池種蓮兼及藕庵中快活人栽培天獨厚
養此快活心動息相操守譬如養嘉禾先要除稂莠
又如初明鏡歷歷去塵垢一旦陽當空陰霧撤豐蔀
至人既快活眾賓悉樞紐頭喜快活冠烏紗等白綵
手喜快活事忠信佩兩肘身喜快活衣飛鵲任蚬螺
眼喜快活書包攬字蝌蚪口喜快活言仁義成談藪

聖唐先生曰

辛

快活庵稿

脚喜快活路不冒倖險陡腹喜快活飯兼味惟菰韭
飯若方消時喜飲快活酒酒如得興後得興即擊缶
正聲帶長歌快活直到酉酉後如微醺整衣自抖擻
便吟快活詩縱筆如揮帚吟後臥藤床就夢登岫巉
漸漸上雲霄弄月捉星斗夢中更快活兩腋生飈颿
次早山童報紅日射茶臼起來不梳頭且看花開否
忽然客到庵五七相携手或論赤子心因為誰方剖
或論先天圖黑白分奇偶盡日快活話日晚不覺久
客亦再三謝頂門一針灸送客出庵外行行到溪口

白雲沿溪來俄而成蒼狗與客共一笑快活方回首
快活人不知牛馬隨呼醜我也只快活懶爭及穀穀
快活人若知隨他羨瓊玖我也只快活不論覆醬瓿
人生一場戲傀儡分先後自開傀儡場都入紅塵走
車聲雜馬蹄齊向紅塵吼及爾吼罷時一竝入夢簾
少小卽看破今成快活叟快活更快活身上漸飭耄
快活至百年此身非我有一笑還造化不知我是某
惟遺快活名朝暮在培塿清風吹卯辰明月照子丑
風月快活成一片應與乾坤同不朽

龔唐先生曰錄

快活庵稿

三

庵在悅我堂之側快活之名蓋山人自命云

小酌

萬尺蒼松髯美髯一壺小酌到山尖已知白髮嫌青
鏡幸有黃流媚黑甜雨後晴光排素嶂春深草色上
疎簾笑看此境須拚醉說與東風莫捲帘

灌園

蒼山白石枕寒溪碧草元猿向晚啼渺渺清泉排雪
出蕭蕭綠竹掠雲齊宦情半是持鴉肋 看誰學
馬蹄却笑老狂真率久滿園春色灌蔬畦

贈宗姪章還宕渠

春雲漠漠春將暮春風不度烏桺樹前山一夜翅塵
波萬紫千紅飛滿路有客有客自宕渠紛蘭纓蕙蕭
爲裙十年不夢池中草雲深何意到蝸廬一見仲容
相絕倒香名人耳知多少紫庭丹穴果非奇夜光結
緣難爲寶笑我餐霞老更狂粟留日日喚求羊菱荷
坐破沙鷗席懶看人間舞袖長留爾溪邊釣紅藥其
有溪雲流大壑自古儒林道味長酌醴焚枯原不惡
丈夫策足當及時走馬獻賦明光墀誰道陽春知者
龔唐先生曰錄

快活庵稿

三

竿江湖何地少鍾期浮生百年會有役大都謬謬方
生朝肯將白日欺紅裝坐惜青陽老蒼碧南山有豹
卧空岡也因苦霧變文章無知之物且如此五車何
況讀縹緲福利一壺聊出祖生銅三尺乘風舞行將
飛步出塵冥榮名岌業懸家譜莫訝音微路間關文
華夜夜斗牛間去矣不忘雩舞樂流水桃花月一灣

夢醒

石林脩竹淨蘭皋霧嶂霜砌掛雪濤松閣吟成苦色
靜藤窓夢醒月華高季鷹豈爲思蓴去蘇晉何曾假

酒逃自是疎慵心卽遠榮桑原未學繫騷

飛雪行贈古建吾入京便省

長風吹雪入紫冥飛雪亭高掛太清銀水直瀉二千
尺星槎縹緲下蓬瀛天吳前驅海若舞馮夷揚枻伐
鼉鼓翠搖十二竹枝娘李白空吟夢天姥美人意氣
吸長虹青霄赤翰橫秋風一朝龍節分江國冰壺玉
鑑懸高空廟廊不日徵朱邑湖海于今識次公官情
從此同飛雪不必披圖驚往謀龔牛韓鍾何須同自
有今人各高格鶴髮雙親並壽時青士蒼官老更可

龍章先生日錄

卷

龍章已識從天降烏啄徘徊各有私瞻雲火切三千
遠愛日長懷百歲期寒帷又泛巫陽梅江怪遙看五
玉疑芸暉重喜斑斕舞鸞鷺還隨太液池百年忠孝
兼之少幾人拾樵不傾蔡笑我懶成豐草鹿蠅蠅盡
日眠空谷離羣又復六年餘野馬牽人飛電轂朱絃
別後何曾彈止調一腔山水綠泯泯相思欲聚星忽
忽無緣同秉燭醉後誰歌蜀道難五雲多處是長安
盧溝橋畔車如蟻蕭蕭送客五更寒恍似兒童騎竹
馬歡呼繚繞上巔岼夢殘濯錦橋頭月好折燕花窗

澧蘭

答劉鼎石見寄

天欲生人莫生昭君手琵琶馬上塵蒙首我欲賣物
莫賣豐城劍斗間紫氣人難見周冕殷鳴價自高誰
人持此去游遨既賂從來多祝髮漫觀幽荒祗自勞
芳草麒麟難着脚門漢絲香羨得獲老父到此不平
處應動胷中萬古刀亘古亘今皆如此非我之所召
亦非人所使天道不將流離垠軻與斯人誰人矯志
成君子一笑清風賀若絃自家歡笑自家憐君不見
果州劉鼎石新詩首首驚坐客行路長歌蜀道難手
抱琅玕望空碧

劉又詩云

卷

昔賢贈揚者云女無美惡富者新工無賢不肖
窮者鄙使若逢時遇合豈必減當世之士哉愚
也命也如天道何

雙喜篇贈顧象葵

象葵吾黨中君子也進止純懿一門友義予
仰之素矣前年來司鐸梁山子以庵中硯硯
小築坐春風者僅兩三度耳今春予病疴止
酒不出庵者一年第文進秀才自城中來問

寺始知象蔡生子交獎乃作此長句贈之懸

知象蔡必見招呼而不知予非昔日量也大

瓢貯月歸春窈小杓分江入夜瓶蓋長公汲

江煎茶之詩予病後止酒更嗜茶習習清風

生兩腋乘此清風去蓬萊茶之興原不減於

酒故贈象蔡之詩不覺發之於辭云

蒼靈駐蕩暮山紫暖風花撲仙人几宮牆別有一般

春綠波碧色輝桃李彥先致身何太奇青霄孤立紅

鸞姿少日華風吹麗藻鯨人雪浦縵烏絲萬里我曾

羅唐先生自錄快活庵稿

遊俠屬獨立百花看綽約五龍聯穎共芳菲樓臺嶙

峴飛花萼猱翁一日蟠龍巖揭車茵桂佩娟娟今日

先生知絳帳舊時居士即青蓮顧我牽迂飽溪菽逢

人每調無絃曲朱華素雪總關情東風不到蛺蝶谷

偶聞丹穴生鸞鳳鬱葱佳氣滿槐堂想有銅人話疇

昔豈無鎮杖壽椿篁磬玉佳兒將試辟榮名况復取

蒼佩千金駿骨入通閤一盼方歎知價倍丈夫適意

甘羹藜家家飲酒望青齊孰知名教多樂事烏紗何

必照通犀江湖一望誰知已為君調笑歌雙喜春歸

幽谷聽遷鶯之官華城還携子歌成須飲三百杯湯

餅應餘鴨綠醅此去鄭鄉看咫尺山人之酒何時開

平生疏懶惟種林豈緣過軸生啾促暫時且學止酒

陶翁能不廢煎茶陸鴻懷何日慰龍芽大瓢貯月春

山綠道軸見毛詩王元長山水詩序云道軸之疾已

晚坐

石上松間亦可憐匡床竹几坐留連殘霞挾電明還

滅驚雀將雛去復旋感事偶歌秦吉了因風長問傳

延年杖藜自笑機心少軟脚科頭晚看泉

羅唐先生自錄快活庵稿

古了鳥名唐樂府也唐書樂志云嶺南有鳥似

鸛鳴能養久則能言南人謂之吉了開元初廣

州獻之識人情慧於鸛鳴漢武帝本紀書南越

獻馴象能言鳥即吉了也白居易元和四年作

其序云秦吉了以哀充民

送吳鳴山落第西歸

孤雲匹馬共悠悠久客將歸歲已秋滇海臺中何日

到虛溝橋畔幾人愁紛紛漸隔恒伊笛周徹先看李

子裘蜀水燕關千萬里不堪回首仲宣樓

馬扶風長句賦粉蠭蟠紆經宛蛺蝶注云皆聲

紛亂貌

寄宗姪章續聞白泉水變猶留意於元也諗之

以詩二首

細雨空堂清夜徂
翩翩憐爾去時孤
眼前弓冶看成
派匣裏雌雄喜欲呼
我老頻年依白墮
吾宗今日見韓符
宕山阻絕音塵邈
幾度相思問鴈奴
好去慇懃寄白泉
蒲團且廢講堯元
三微河漢連天漲
萬壑魚龍帶地遷
顧我髭鬚新染雪
笑誰雞犬欲登仙
何時洗淨丹砂耳
來聽清風月下絃

高青庵過二姪家數日枉之不至致以八句

故人別後長芳蕓
蜻蛚逢秋向晚吟
病骨漸同元鶴瘦
詩思還共紫芝生
阮咸應盡騰觚興
王粲須知倒履情
說與伯恭渾不解
翩翩策馬度柴荆

霍唐先生日錄

毛

快活庵稿

戲答大池病中見寄

大池為修煉買藥病後逐之

萬事悠悠阿濫堆
隨風前路落蒿萊
眼穿久訝冥鴻斷
地僻焉知突馬來
九鼎聞收桃葉女
三春空覩靚陽梅
渡江一去知何處
示病維摩莫浪猜

桃葉王于敬侍女也
有詩云桃葉復桃葉
渡江不用楫東坡詩云
但恨不攜桃葉女

答人

半畝茅堂枕白沙
栽松植柳即為家
青虫日吮懸簷出
黃葉風輕繞澗斜
生理年年占八穀
修仙箇箇問三花
江湖無限東陵地
種得菰蕒勝種瓜

八穀星名丹元子
步天歌云階前八星名八穀
註云八星在紫微西藩之外
五車之北一主稻二主黍三主大麥
四主小麥五主大豆六主小豆
七主粟八主麻子明則八穀皆成
暗則不熟

春城歌贈李子喬明府

春城春城何所有
城中盡是陶潛柳
江邊晚側如甘棠
召伯歌聲不離口
春城春城何所嘉
城中盡是潘岳花
曉風一夜河陽發
開闢家家彩霞花
明柳暗

霍唐先生日錄

毛

快活庵稿

圍明府隨風向日
尊前舞飛上頭來
作法冠粧在胸
前成多補笑我平
生志未休十二平
峰掛繭綠郢城何
日看花柳兩腋翻
翻黃鶴樓六年隔
別無由面枕邊笑
語時時見魏之瓊
瑤可報君題詩為
寄樊城扇
右子喬性冲淡令
通道人多懷之為
余遠寄日錄序文
贈答以此

題顧象葵便面

一官迢遞歲頻更
三蜀文華舊有名
豈謂河魴才可

食秣緣翰墨味偏清白鹽壁立嚴師席平峽江澄照
宦情別去何時溫笑語坐看鷗九欲飛鳴

贈曹荔溪中丞西還

一別蟠龍閱歲華春鶯遙憶紫垣花玉符清映湓城
水霜鉞光分灤潁沙直道北來知鍊石元文西去變
煙霞客星只恐搖銀浦莫遣絲綸上釣槎

寄白牛和尚

白牛白牛形如鰕白牛白牛皎如月瀉山霜冷洞庭
竭試問白牛何處歇山兀兀冷水迢迢東明骨冷不

龍唐先生曰錄快活庵稿

壬元

能招幾時淨掃松石腰風送龍潭慧餅焦

贈黎學博

又信公之孫

洞庭渺渺七百里衡岳層層萬壘山如此山川堪作
畫豈無豪傑生其間鄭虔才大官猶冷莊舄吟多髮
未斑欲訪華容耆舊事蟠龍雨暝白鷗灣

聞忠宣公劉時雍皆題祖之門人故有耆舊之句

謝傳達吾送日錄序

醉臉昏昏策杖藜瑤光杲杲下茅茨人閑鴈到花黃
日天上虛橫月白時欸段自思非駿骨砥礪今已化

瓊枝乘風欲寄登堂意對使先吟木李詩

邀蕭學博時寓佛果寺

荒村春作亂如麻水埭茅茨綠樹遮黃犢犁穿三畝
雨杜鵑叫破一灣花放翁好古書連屋桑亭耽貧客
亦茶路上不須窮姓字萬松深處即吾家

答顧象葵

梁山天偶漏無人上天補急去求媧皇媧皇問河鼓
河鼓告星茄星茄首亦俯藥師騁駒駉一滴大于股
商羊僂一足只向雲邊舞我欲提兔鐵猶恐有所主

龍唐先生曰錄快活庵稿

壬元

瘞哉此元元無故倒銀浦杜鵑日催耕罷豈盡斤園
徒胥呼丈田蹕彼啗啞櫓去馬與來牛慙慙如蠹齏
惟有快活翁朝朝醉馬乳文思發靈寂欲去遊天姥
乘彼巽二車颼颼登蕙圃便到蓬萊宮訴此蒼生苦
不意故人書偶下辛夷塢開械如見面錫我龍根脯
且對故人言代此瘡痍吐

寄謝顧車張萬四博

雞園徙倚解螺丹龍脊徘徊亦勝遊自憶此身依白
社孰知有客對青州蔡邕倒屣情偏厚山簡臨池興

更幽歸到柴桑剛爆竹滿衢燈火映簾鉤

自彈綠綺自垂簾未必夔州卽久淹官到廣文知獨
冷時來苦李也生甜五溪諸水通三峽赤甲翠峰接
白鹽却恐蘇湖輸此景令人回首丈人尖

贈劉明詩

九日題詩萬壑秋一錢遙憶固陵劉雲霞天上頻飛
舄刀劍人間盡化牛顧我青山惟臥酒思君白帝欲
登樓明年拄杖匡廬去澄瀨波平卽放舟

鰕鉏篇 送人南遊

瞿唐先生曰鰕鉏快活庵稿

奉

海鶴西風一萬里飲啄王母瑤池水長鳴多在霄漢
間澤國稻糧空瀾瀾中原虎鬪一著棋先後輸贏不
得知倏爾野雞精變怪高崖深谷忽參差昭君琵琶
聲轉遊總爲胡塵彈不得早知薄命是紅顏生時何
必傾城色仰看青天青天如碧波俯看澄江澄江如
翠蘿大開我眼孔碧波翠蘿如予何西有長庚大于
斗夜夜來照我鵝九昨日照紅顏今日照白首黃鳥
啼花花不言不是舊時樊素口陶潛將鐵鑪成腰門
前只種先生柳滾滾洪濤上向東拍天煙霧總歸空

爾不與世爭飛兮何異乎以鸞鳳爲鷗鵲爾不與世
爭潛兮何異乎以蠅蚋爲螭龍乾坤原浩蕩物理有
磨礱叔夜不須踈吏部桓譚終是識揚雄丈夫行藏
何足計竿木隨身聊看戲莫怪鰕鉏喜潦潢海波原
未見茫茫

獨步

散髮行歌獨拄鳩薛蘿回首草堂幽誰言被褐懷珠
玉自信忘機狎海鷗風送暮煙開夕照鳥銜秋色過
汀洲權呼利有王猷興未必山陰好放舟

瞿唐先生曰鰕鉏快活庵稿

奉

贈吳徵君

長愛幽居暑亦寒春容隱几竹皮冠西山斫藥雲生
屐南澗垂綸月上竿四皓有芝皆化紫八仙無酒不
成丹晚來吹笛藤蘿外月色娟娟只自看

讀江津名宦甘公碑

大蕭協小蕭庶泉飛其麓逍遙並岌業玉隆高景福
樹世出聞人雲龍相追逐前有徐孺子後有黃山谷
我昔夢輕舉飄飄騎海鶴葛仙約煉丹石鏡光可賜
前年寄我書蛇蚓不可讀似約三年後瀛洲登彭水

正欲遊梅嶺慰此喧卑促偶得永昌碑慙之同霧縠
却裂此邦人聲響迭琴筑召伯甘棠詩萊公路傍竹
學道則愛人威應原自速漢獨重循良餘子等碌碌
何必歆廟廊不須嫌矮屋

與張小村飲薄酒席上口占奉贈

西街酒淡淡于水軟盡杯終長帶滓不如飲水水猶
清世情世情鬻僞應如此張生碌碌負年華璚瑀色
色見奇能走馬金盤呼五白片時定有萬人誇坐中
三五談元客吞醕澆醺猶高格蒲堂笑謔欲天明銚
壘唐先生口錄快活庵稿

筆

驪塵起無肴核自古屈伸無定期壯士停杯聽我詩
假令雨久淒涼日便是樽英酷烈時君不見高陽酒
徒懷抱惡時命不來甘瓠落其間生計更蕭條長與
隣家編苗籜突然光焰生蒯緱朝爲戟士暮封侯咳
唾之間安社稷左擠諸呂右扶劉

顧象葵許載酒快活庵遲之再三不至戲以十

六句

一別何時思惘然百壺曾許澆雲眠四休冷淡知無
地三徑風流別有天酷暑易生司馬渴枯腸難禁汝

陽涎蜩廬鴈席如違約翠壁紅泉亦可憐
連日欲雨不成雨故人阻絕奈之何十旬九困貧家
少綠竹蒼藤野外多老去息機思舊侶醉來彈缺喜
長歌山陽興發同沈頓便臥虬松枕驚梭

送劉思泉

數夜不成眠相思亦可憐五年新百度赤子頌青天
春酒迎花柳征輶向澗瀝逆知劉寵去不受別時錢

題華封三祝圖壽楊東泉少府

積陽眞朱光脩景迎南陸豈知在乾封亦見四目

壘唐先生口錄快活庵稿

語

賴我關西楊隨車注膏沃一誠格眞宰琅玕呈披腹
條爾騰涌煙四野如撒菽翻笑不空子手斂數寸木
正適懸弧期士民慶玉燭徐生自遠來生綃持一幅
不獻鶴南飛却獻華封祝索我山人詩匆匆掃鬼禿
我不願明公多富滿囊麗但願祝生男慰此萬事足

楊清苦如水葉問斷如神益古之循良也時值

亢陽爲虐民艱哉挿公翦爪致誠四野如注梁

山接墊江忠州萬縣達州開縣新寧大竹七境
俱無雨惟梁山獨霑足焉非異事耶可以占公

一念之誠矣適公誕辰徐生柳庄公父子索余
詩書此壽之

宋瞿唐先生日錄 八關稿

當置酒

古樂府宋孔欣置酒高堂上梁簡文帝當置
酒唐李益置酒行其辭畧云朝日不夕盛川
流常宵征生猶懸水溜死若波瀾停又云日
往不再來茲辰坐成昔安得凌風羽崦嵫
靈魄大抵以浮生倏忽當置酒行樂三辭皆
一意也愚以人之寄世苦不多時而乃淪落
塵海不得高出雲霄者不過纏綿富貴貧賤

聖唐先生日錄 宋關稿

生死進退八關而已而其病源則在好勇好
貨好色有以使之心爲形役凡民無足論矣
每見英俊之士逢調卽墮惜哉殊不知有鑄
鑄乎我者得此霸乘以破八關雖不能徑入
無欲之室亦可以掃塵根而窺明堂矣乃作
此八者廣之

進關

君不見積雪爲山山不成盡餅療饑笑殺人步虛兩
腋未生翅不如自在坦途行梨花莫染桃花色放結

不生龍伯國年年點鍊欲成金九轉依然一片黑身
化為鵝眼化鴨涎還同瘦馬嘶影影白髮三千丈
一寸愁腸一寸絲當置酒當置酒勸爾勸爾莫競進
空羨東華塵撲駿不識黃楊原滯閨

退關

君不見酒深傾跌醒時悔娥眉富麗身先矮將軍不
學亦松遊崩通終作多言鬼丞相樓臺高入天呼吸
生風咳亦煙惟有黃犬世間寶有權不得片時寧誰
人喜上千尋樹上到樹梢無去處風擺雷轟下不來

龍唐先生自錄

八關稿

二

雲須霧奇迷歸路當置酒當置酒勸爾勸爾早知退
一箭射穿蟾兔背力盡終須落闕關

貴關

君不見彥升鬘髮緋銀黃聯鑣許郭駕曹王彈劾曹
劉聲森赫清塵滿路慕羊莊大府一日歸東越含酸
茄歎那飛發鷹兒啄啄各流離嚴冬霰雪猶披葛歸
華別葉轉風輪昨日論交誰是真死灰惟見今飄泊
肯思彫炭昔璘霄當置酒當置酒勸爾勸爾莫言貴
門前車馬多如蜉蝣朝起紅塵暮生升

坡詩事見李善

富關

君不見東溟西渤水悠悠河伯誇口騎鯨游鼯鼠開
香千里到一飽眉撥即掉頭金谷樓臺幾幾壁千臺
萬構連天碧及爾半夜偃臥時占斷依然剛八尺郭
金貯穴張羅鐘一身有限物無窮不百胡椒無處用
也與塵生甕底同當置酒當置酒勸爾勸爾莫貪富
高明有鬼啼清晝偶因腐鼠翻生臭

生關

君不見鴻鴈雲裏陣成行前者叫雪後呼霜一時過

龍唐先生自錄

八關稿

三

去成陳迹白雲滿目天蒼蒼天地生人當如鍊千年
萬年居浩劫如何呼吸氣成生一口不來燈即滅問
君夜夜千年憂鷄肋將休又不休有時魑筆通勾斷
浮羽沈鱗貉一邱當置酒當置酒勸爾勸爾莫憂生
蟻蟻常日息心兵濫堆風起任蕭蕭

死關

君不見洛水脩印墳累累珠襦玉匣排金紫烏鴉不
怕舊英雄寒食都來銜鬼紙太陵光發幾榛蕪狐鼠
嬌痴白日呼一半又取田畯册不屬當年墓大夫祖

龍拔山山即倒。板房蘭御誰知飽。雷塘寒月更愁人。
曾照吳公臺上草。當置酒。當置酒。勸爾勸爾須知死。
買絲繡得信陵起。長髯廣額竟誰似。太陵星各示天

賤關

君不見火燒樗木半枯槁。蟻蝨胝苔辭老一朝呼。
起居士名千人萬人來祈禱。人間至賤賤騎奴人間。
至貴公王夫配合不分人貴賤。乾坤一向雪模糊時。
平時乎如剪絲朱門白屋。一時改亭長不通蒼顏書。
橫戈五尺平滄海。當置酒當置酒。勸爾勸爾莫厭賤。
瞿唐先生日錄 八關稿 四

胡風朔雪欺單線。寒崖吹律俄而變。

貧關

君不見豫章梗楠充棟梁。百牛連鞅雙輪僵。枯桐漂。
薄一人把嚴春。賀若相操張。自古文章憎命達。龍圖。
翻爲薑鹽奪假令。學聖賴金貲。陶朱先已傳衣鉢。原。
憲茅堂構野蒿。風樓雨慘寒蟲號。回琴點瑟微清響。
千秋萬歲相孤高。當置酒當置酒。勸爾勸爾自安貧。
白水青山烏角巾。朝朝長滿十分春。破詩老妻稚子
入薑鹽前

來批唐先生日錄選吳稿

楊文節公萬里江湖集序云。予少作有詩千餘。
篇。至紹興壬午。皆焚之。大槩江西體也。今所存。
曰江湖集者。蓋學后山及山及唐人者也。又。
荆溪集云。予之詩學之愈力。作之愈寡。嘗與林。
謙之屢嘆之。又南海集云。予詩每變每進。今老。
矣。未知能變否。能變矣。未知能進否。古人用心。
之苦若此。某作詩隨意興。所到亦未嘗計工拙。
亦未曾學人。亦未曾焚其稿。若一時忘其收錄。
瞿唐先生日錄 遊吳稿 五

則有之矣。獨遊吳稿三百多篇。一友人借去。竟。
散失。是以南岳廬山諸詩。無一首存者。此數篇。
乃張成大宦蜀。携來刻之爾廬山。寄袁計帥詩。
一首。湖廣朋友能記之。亦未入此錄。噫。我命之。
窮。通有數矣。我詩之存亡。亦有數耶。書此一咲。
登小孤山三首

峴吻危亭古蒼茫。落照孤竇刀脩卓。筆金斗熨平湖。
歸去知彭澤。重來爲湛盧。凭欄時北望。五色練清郁。

其二

孤根盤水府飛閣瞰天潢彭蠡秋濤潏潏陽棹影長
花渡三峽曉月令九疑霜應去邀浮伯同來坐斗傍

其三

四面煙花接三湘樹色通風光撐素岫晴日墮空濛
有客同談劍看誰詠轉蓬題詩長嘯去一葦任西東

螭磯廟二首

蘆殿龍蛇古瓊宮煙霧浮鼎湖今有王吳蜀昔空愁
旅鴈屯沙月漁綫起夕謳蘆花多故壘何處是歸劉

其二

瞿唐先生日錄遊吳稿

太

不爲尋奇勝無由棹晚風磯沙通燕子帆影帶蠶叢
舊業憐三鼎新恩錫九龍爐煙江霧接疑是永安宮

鞋山篇

我聞崑崙層城三千里玉樓十二敞天起左帶瑤池
五色雲右環翠水無涯淡憶昔真宰混一元獨有茲
山鎮乾坤去地不知幾千幾萬尺南衡東泰俱兒孫
兒孫瓜瓞太繁庶混沌氏乃分付曰爾各九州四海
去五老居住茲山已多時鶴足鵲眼虬松鬚老人之
情愛幽獨不似羣兒到處居偶然一日跨白鹿杳杳

穿秦復度蜀江南江北總無情來向廬山尋瀑布瀑
布年年噴雪花三千弱水隔煙霞丹砂雲母圍琪樹

回首乾坤一望餘嵐光水色如人猶瑤華玉醴朝朝
樂誰知生女不生男百年翻令成落莫大者湘娥嫁
舜皇左禹右稷禪陶唐離鸞別鳳蒼梧遠九疑歲歲
哭瀟湘潯陽路渺空瞻望捐袂遺佩知何方元君採
藥入衡麓回首蒼煙迷草路欲往尋之問懶殘道在
雲深不知處山中尙憶魏夫人金書玉簡相朝暮蠅
磯夫人嫁劉郎諸兄風味攫虎狼永安白曰蛟龍死

瞿唐先生日錄遊吳稿

七

王妃喚月歸海底我祖南來靖江濤新恩方錫九龍
袍蕪湖江下稱靈澤虹叶鯨吞還食血惟有大姑小
姑不嫁人蓀梁蕙棟水之濱小姑居其下大姑居其
上五老居其中踰躔永相望有時二姑或聚首琳琅
偃蹇相先后晚粧煙水綠雲鋪亂潑胭脂之膩成五
湖却將小姑鞋流向湖心伴綠蒲千年萬年底柱到
洪都豐隆不可震巽二不可呼看盡吳艫蜀舫銀波
雪漲捲模糊人生有志志各殊湘妃母儀天下無元
君白日騎仙駉噪磯相去終死夫二姑不綉鴛鴦不

怕孤一幅清水懸玉壺同與人間作畫圖嗚呼人言
有女必嫁人我言不嫁也亦可試問山中五老來嫁
與不嫁同鬢髮

歌風臺

秦宮鹿失楚猴逐白蛇染血烏雕哭咸陽竹帛入煙
消風捲山河成破竹功成還憶沛中來前度劉郎今
又回翠華渺渺迷歸路金戈鐵騎響成雷白旗黃鉞
環桑梓芒雲碣霧排光紫人問喜羨錦衣還未必亭
長爲天子憶昔賤爲亭長時一身落魄苦奔馳懶讀

瞿唐先生自錄遊吳稿

本

詩書不識字佗條長爲鄉里嗤孰知風物一時改手
提三尺平滄海自着戎衣閱歲華去住家山今幾載
酒酣自作三侯章兒童拍手繞壺觴因思得國憑三
傑猶欲斯人守四方遂將此地爲湯沐青山白水蒙
優沃飛甍複道峙中天竹籬茅徑成黃屋我來猶有
歌風臺昔之慷慨何壯哉一自鼎湖龍去后白沙黃
霧起塵埃神雀醢雞同啁嚶東流泗水無昏曉寒鴉
啼處野棠開傷心不獨虞姬草

黃鶴樓

城郭參差水帶沙峰巒翠嶺走龜蛇千蕙煙繞仙人
閣五色霞分帝子家天外看誰還跨鶴寰中有客又
乘槎桐山雙鳳棲何處一望晴川樹色斜

燕子磯

紫燕依孤壁紅亭瞰大江烏衣無永巷白下足回翔
王氣蟠龍虎丹邱枕鳳皇崔嵬通鳥翮迢遞繞龍梁
三水浮空廟三湘接渺茫遠峰雲若布極浦樹如茫
脩竹分仙宅苔階更上方芝留千歲草笛落五更霜
松檜排虛牖煙霞護短牆厓欲陶淡鹿石踰

瞿唐先生自錄遊吳稿

九

揮袂邀浮伯披蓑覺漫即步遲嗟謝展詩瘦
顧我登臨晚看誰引興長偶來思豹隱歸去有鷗飛
六代人文歇孤舟賦客狂江山成代謝南北惜年芳
不盡留連意飄飄上野航

重刻來瞿唐先生日錄目錄

重遊白帝稿 凡九首

恰恰 長短句
道言

尋袁雙溪隱處 七言律

慰人 長短句

有所思 樂府

遊下厓寺隔江遙望朱雲石別墅樽成二十二

韻 五言排律

雲安嘗酒 長短句

瞿唐先生日錄目錄

答周紅岡講致良知 道言

寄譚敬所 二首七言律

求溪稿 凡十九首

過傅達吾舊居 七言律

舟入求溪 七言律

早歌

賦得長相思一首答楊鑑谷書 樂府

酸齋 長短句

割蜜 李賀體

生日 五言排律

買月 道言

醉 七言律
道言

二蟲詩 新樂府

將進酒 樂府
道言

寄曹荔溪 選

雪 長短句
蘇歐二公禁體

寄古建吾 選

觀籠鵝放出刷羽洒潁溪中

瞿唐先生日錄目錄

迎窮 雜述
道言

雪中寄贈戴念瞿明府 長短句

求翁解 雜述
道言

古詩 亦名康節體

一十六首 內七首道言

買月亭稿 凡八首

買月亭 選

買月亭張戒夫臨別索言 道言

送王元蔡遊滇海 選

寄沈梁峨七言律

答劉強齋昆玉書選

雪中邀陳桐岡常敦庵二邑博七言律

寄贈謝洞衡太守選

送渠宗弟薦書入選選

鉄鳳稿

登鐵鳳山寄傅達吾計部

蕩蕩歌

相士索詩口頭語與之

相唐先生百錄目錄

升秋歌與張生醫者時遇傅太守宅

獨立

崔二臺進士載酒江邊席上口占奉贈

鏡鳳江邊與高太湖方伯話別

朱最峰兩度惠詩扇過獎草此奉贈兼致不敢

當之意二首

送魏淇竹計部時集宴達吾宅

松木溝雜咏

勉愛行送陳西岐還銅梁便東張崕嶸中丞

青蓮行贈李少泉明府

賦得有所思一首寄傅達吾

江邊別郭夢菊四首

金丹

太白崖歌贈傅達吾民部橋梓

古別離寄楊作吾時毗陽三府

雙鳥篇寄誠齋

春燕二首

酬大池

相唐先生百錄目錄

白帝城二首

昭君解

重刻來瞿唐先生日錄重海白帝稿

恰恰

恰恰又是三川路悠悠自笑百年心卞和惚惘多應
玉許邁飛騰不在金恰恰恰人生亦何苦朱華素雪
血飛弩何處名為鄒何處名為魯回視倚天光雌雄
相仰俯俯者為賓仰者主主者自歌賓者舞一歌一
舞成千古恰恰復如何榜人牽回也成歌白日駕
雲螭道術不在多拍爾陵陽肩悵惘莫蹉跎眇眇一
鳥掠船過層磯虛北鞞藤蘿諸本作弩者三五後
即軟惟飛木愈射愈勁
瞿唐先生日錄重遊白帝稿
其赤者名血飛更勁道
箭更速惟速故以飛名

尋袁雙溪隱處

故人一別隔蒹葭知傍周溪舊釣槎顧我來時三峽
雨尋君隱處萬山霞步兵求仕多應酒桑苧逃名豈
為茶無限相思相見意煙波江上夕陽斜

慰人

騎馬必欲尋驀驀愁君步行只到老食肉必欲得猩
唇恐君咬菜自甘貧生子必欲如曾子世間人子半
皆死為臣必欲如比干古今紳笏盡貪奸萬物不

形有好必有醜萬變不同路有平必有陡不如我願
者十中常八九東隣貴客紅鸞姿惺惚早去拜丹
有位有祿有珠玉妻嬌妾美止無兒西隣貧人一味
蠢癡憨也不識元牝雙眸漸老電騰光生兒五六排
槍竿世事至此吾不知何者為貴何者賤誰可憎惡
誰可羨說與君君自見萬事何必從君願麗華之妻
采就之圭人人慕想誰消百甕齏箇中如自惡終
是落醯醢照君心上事然我手中犀君不見眼前十
指本一體有高亦有低反掌之間且如此何況世間
瞿唐先生日錄重遊白帝稿

紛紛萬事各町畦安得從人心意願斧削刀鋤一般
齊町音提說文町畦處曰町畦音提曰五
音韻補曰區也

有所思

有所思兮思正急美人只在千金石我來石上空寂
寂漁火不然江水碧有所思兮思翻疑美人只在流
杯池我來池上草淒淒綠錢黃霧灑淅瀝人生寄世
何草草奄忽猶如過目鳥俯觀江漢仰浮雲椽蠹
巢何處好有所思有所思兮寤至曉錦瑟洛浦違何
早蛟龍纏劍還雲表鸞鳳夾簫飛空杳乘虹我欲登

蓬鵑驚問群仙壽與天生憎輒學太顛倒紅顏慙爾
翻先掃有所思有所思今令人老蕭蕭疎柳三川道

傳子北還時余曾以有所思寄之載之鍊賦

稿中乃爲余作日錄序自以爲余之鍾子

期未及一載而遊侍宗今子期輟春余當

絕絃矣不覺令人慟悼茲復以有所思用

者不忘生前意也

遊下匡寺隔江遙望朱雲石別墅增感二十二

韻

韋唐先生日錄重遊白帝稿

三

欽石轉盤渦捫厓獨木柯嵌空疑鬼鑿洞古喜人過

霄漢虹橋近浮屠寶筏多山連魚復國水接虎鬚波

月竈塗蟄胝跌關泐鳥窠霞明縣石象灘急吼江聲

八解鳴空澗四禪隱曲阿天高惟福善地勝有神訶

然此息心侶來茲安樂窩三刀曾試夢九箭竟成叱

旋綴廬全屋重捐翟尉羅稻楚宜水埭瓜蔬愛陽坡

朱瑟烏皮几黃冠白鷺囊弄丸登彈子釣月下盤陀

茶茗東岡子栽培郭橐駝先生今日傳狂客豈無歌

取醉嗟元邕相逢盡髻螺乾坤思管鮑花鳥怨陰何

繫帛長驚鴈揮毫可換鵝吟嘯疑越調咫尺隔滄海
岳雀臨雙嶂殘蘆坤水倥詩成投鯉館應是化龍梭

彈子石名在盤沱江邊其圓如珠

雲安嘗酒 噀音備噀即入切音濕說文噀

賈浪仙孟東野文章亦是尋常者小魚彭蠡味非珍

縱然嘽嘽腹腰寡惟餘銅斗一篇歌高出清僧稍古

雅自種韓愈桃李門聲名不在維參下流水高山一

曲琴悠悠世上孰知心千年賀若歸何處廣陵自抱

自呻吟生平策足欵段馬虀胝鹽車歲月深長向北

韋唐先生日錄重遊白帝稿

四

風嘶楠草伯樂一顧卽千金君不見麴米原是夔州

產未必醺人剛一盞假令方之快活春伯仲之間爭

耳眼止爲詩名重酒名遂將白水傳青簡清僧賈師也錄詩要

當開清僧未必當韓豪予快活庵中所造之酒名快活春

答周紅岡講致良知

音魯爾爾草草草草

苦蒿似艾原非艾滿城戴殢空相賴杜蘅似葵不是

葵浪傳心事向樽職理欲之立不容兩白日忽然生

魍魎欲做擒龍打鳳仙習心磨切須甄甄孟柯拳拳

求放心切中今人腹內瘥甄甄上音甄下切音瘥也一日眉瓦瘥器

寄譚敬所二首

敬所臺中時去滇海住茅廬荒村缺欵烹菽
炊糜與余共榻連帳叙濶未寐次早送至溪
邊乃戲余曰爾高賢決成矣我見爾以菜待
大賓談笑自若應知爾心缺石也加飯加飯
噫噫而別昨遊白帝見郎君於楊少臺家對
酒懷舊申之以詩

東閣郎君金玉姿元亭一笑倒鴟夷即看此地浮觴
日翻憶當年煮菜時元亮歸來心已遠長康老去性
瞿唐先生日錄重遊白帝稿

五

還癡孤舟客夜難成夢莫拆宵砧有所思
自小山人耽野興一生活計在滄浪典墳有味黃金
賤松菊多情白日長笑我登臨雙脚煖看誰肯信十
年涼南來無限鷓鴣侶莫惜瑤華擲釣璜

重刻來瞿唐先生日錄求溪稿

溪在岑公洞山後溪上有
觀音閣峰巒翳天

過傅達吾舊居

都歷西風捧火輪大江東去一溝銀即看三徑羊腸
路翻憶千杯馬乳春杜甫堂前新舊雨翟公門外往
來人可憐日月成何事長笛蕭蕭起北隣

舟入求溪

雞聲遠遠度煙叢榜客蕭蕭欲起蓬三峽氣騰明暗
裏千金石沒有無中從來愛詠休文月此去應憑宋
瞿唐先生日錄求溪稿

玉風更謝王翁能酌客東方既白臉猶紅

早

雨師曠厥水部職尸位素餐非一日當春及夏不發
生望舒怒之不離畢遂令關伯弄火梭白晝縱火焚
人禾趙盾不曉民間苦助火爲虐飄紅波可憐龍身
鵝血紫翻笑泥人立關里孫仙只欲覓靈方不管胡
僧羞欲死安得南陽起臥龍招除青黛美人虹千機
萬穉澆酥汁處處農家金三尺古詩平地三尺雨農
家三尺金

賦得長相思一首答楊鑑谷書

君不見黃姑女孫隔河梁。年年七夕又成雙。又不見
萬蘿松栢不同氣。短枝弱蔓長相將。無情之物且如
此。人生靈於物。何事參與商。美人住江北。我住江東
魚復國。少小相逢芙蓉衢。面上桃花頭上墨。不知隔
別今幾年。手提紅月還娟娟。蒲葦爭光成甚事。星霜
不覺上華顛。萬念如灰灰更掃。三十年前心卽了。惟
有古懽朋友情。風雨五更猶絕倒。美人突兀寄書來。
元猿驚散白鷗猜。開械如見面。一字三看腸九迴。長
相思。思之亦將奈之何哉。安得招邀甕進士。慙秀才。

瞿唐先生日錄

求溪稿

二

加我山人來矣。鮮與爾日日同眺。糟邱臺顧我瘡痍。
眠空谷不友縉紳友。麋鹿懶遣奴星結。柳車惟彈一
調。無絃曲此曲未向世人彈。知之者惟有嶺上之松。
溪下之竹。譬如漫客學屠龍。千金之產盡皆空。無地
施伎倆。翻不如癡聾南箕北斗終無益。浪說當年崔
少通。九有茫茫今忽古。磨磚作鏡心常苦。鮎鱗強得
上梓。雙峯客眼看成斥。鹵赤須白足學長生。依舊輪
迴登鬼譜。不如美酒日悠悠。醉從丞相車中吐萬事。
不如意十者常有五。虞翻骨體疏。江總文章嫵癡虎。

笑鵝龍。鵝龍笑癡虎。胡肥鍾瘦信人書。噫風笑電隨
天主。吾惟歸潔其身而已矣。美人何必計較海底珊
瑚。天上白榆西湖之風東華之土。長相思。思如何。此
身思生兩腋翼。與爾翻翁五岳之標。顛跌坐沈寥之
嶺。阿捉星登若木。弄月下銀河。酒酣之後却寫驚天
麗句。問真宰。驚破十洲元海之蒼波。同答書中所論
教與古樂府長

相思辭
意畧殊

酸齋

君不見塾巾婆娑形本醜。郭泰頭上卽瓊玖。至今猶
瞿唐先生日錄

求溪稿

三

名折角巾。周冕殷紵。齊不朽。又不見山中蒲葵其物
賤。謝安兒戲裁爲扇。一刻九衢價倍高。蜀錦齊紈翻
不羨。貧人見肉口垂涎。三尸五臟火齊然。朝煙暮雨
酸齋菜。到口思連瓦。器捐貴人行。酒坐亦肉作客招。
賓日不足千。杯萬筋。六龍西亂眠。忽醒雞將啼。偶得
酸齋救燥吻。回首熊躡價盡低。人生無貧富。無好醜。
不論登廟廊。不論居畝畝。但我一時得意處。百骸九
竅皆抖擻。何必千辛萬苦求黃金。只要黃金量石斗。
勸君莫只問天梯。且來聽我歌酸齋。酸齋酸齋看來。

一物各有一物味安得功名富貴人人都要一般齊
匹夫各有志有志不可奪君又不見李泌富貴第宅
非所樂但願一覺天子脚明日太史奏客惡

割蜜

朔管聲驚風翕習雲腴秋老寒光濕洪濛剖破鵬鵬
刀龍膏濩落驪珠泣髯奴擎出芙蓉酥夷語羌聲援
五湖水紗雪帶臥瓊玉接荻笋出霍家姝羊娘黿染
絲飛藕王公驚浴琉璃甌褒神飄沫貯雲霞揚雄太
元燦星斗

瞿唐先生日錄求溪稿

四

生日

一雨遍求溪千峰亂掛絲流雲來作帽野水去承池
脩霽時飄沫鳴琴漸自移吟魂依綠蟻鄉夢繞南枝
旅歲驚將暮家園屢卜期江山番客住花鳥愛人詩
父母劬勞日隣姻慶賀時行藏風月識好醜髮毛知
青鏡窺誰笑黃流轉自怡脚常思五岳心懶逐三尸
聞道常嗟晚求仁已覺遲頻尋宜父樂不改長康癡
藻景原難駐翔陽豈易羈樊侯方種漆元道正歌芝
向嶺應非遠天關戒自欺爲山須進簣策馬莫停羈

買月

風月隨我已多時三人心事盡皆知吹我衣裳千仞
立照我文章萬句奇偶然茅屋如揚鰲滿園百籟吟
聲聾喚醒昏昏醉酒翁說將月來賣與我我言老支
已多年賣之之故亦何緣風言渾沌只一箇却被伏
羲畫一破遂使洪濛分西東他名爲月我名風六龍
捧日從西走我亦隨月看芻狗自從生君弄月人月
不在天在君手占戀于今三十年替君詩思生瓊玖
將我風月都平分不得團圓共相守不如收價賣與

瞿唐先生日錄求溪稿

五

君萬里清光盡君有昨去通明告上帝上帝已許連
肯首我言寒儒有甚錢雲間天上買嬋娟風言不用
君金玉止用君詩一百篇我言一字千金重買此蟾
蜬欲何用不如將酒澆我詩擊玉敲金抱鄒頌風言
曾與月商量任君減價也無妨新詩一句亦儘足只
有心事要說出若是離畢雨滂沱不得到君安樂窩
藥師亂翻銀河水霓裳灑沫濕婆娑我言如此決不
許賣月之言盡虛語既然有雨不得來虛室生白誰
爲侶風言有雨我先來爲君代月掃塵埃早送百花

香滿屋晚遺松聲圍浚谷一日不見如三秋豈肯令
君自悠悠我言如此亦暫免晴日即令懸山燬照我
書房繞我帷千年萬年屬我來矣鮮東憑啟明西長
庚風引月來立券成再三再四囑付月丁寧聽我結
重盟庾亮之樓莫去元暉之庭莫行仲宣之西園莫
照陸機之北堂莫明李白若來邀忙忙往西征謝莊
若來賦淡淡浮雲生玉兔爲我壽長生之藥桂藥爲
我播馨香之名一段虛明我已買不放清光下湖海

醉

瞿唐先生日錄求溪稿

六

山北山南幽更幽人間飯熟未梳頭一生舊事提長
劍八句新詩起短鉤供奉當年曾作聖伯倫此際又
封侯即時拜舞騎鴻去鳳表鸞箋謝日休

皮日休詩云他年謁帝言何事請贈劉公

醉侯

一蟲詩

蠶

繭雖自外織絲從腹裏抽人皆穿爾不識爾心憂
蜂

千山萬朵花五風十日雨人皆喫爾甜不知爾心苦
唐人詩云一將功成萬骨枯又盧仝謝茶詩
云山上群仙司下土地位清高隔風雨安
得知百萬億蒼生命墮顛崖受辛苦又辛
侍中從文帝射雉帝曰樂哉辛曰陛下甚
樂群下甚苦二蟲詩意蓋本於此亦猶白
樂天之新樂府也

將進酒

銀潢捲霧飛青霓惜花携酒排金壺冰輪斜伴玉繩
瞿唐先生日錄求溪稿

七

低催呼起舞枕中鷄丈夫各抱通天犀安得箇箇金
印如斗蒼頭提千年夸父雙眼迷誰挽羲和轡不西
金谷秋草烏夜棲來向平原塚上啼仰觀群鳥飛俯
歌將進酒鶴尊鸞爵呼來澆我談天口我是人間修
月手應有光芒貫星斗焉得屑屑去問王康瓠大者
朝市小者藪賢人濁聖人清矣鮮與爾有舊盟北斗
七星化爲人學我快活學不成我既娶兒世上應長
庚又何必再論清濁濁酒之名且來快活我平生
快活快活來氏子已知千年萬年不死矣崑崙崑崙

在何處我將騎鸞直上九萬里。火輪飛焰六龍紫。通明殿閣流銀水。照我詩仙胡至此。錫我以瓊藥。可度之肩。授我以汪氏不死之醴。萬一千年萬年之後。白玉樓中。隨物化定。配享吾黨李白同祠。共宇峨山裏。清風明月來相弔。定請宋玉作傳。謝莊作誄。

寄曹荔溪

曉日掛銅鉦。俄爾雲填壑。扶輪自東來。析析成蕭索。鸞彼歸飛鳥。顧疇鳴秋。蔞涉江芙蓉。老所思在寥廓。之子去悠悠。三載猶如昨。俯觀瀛海生。忽如過目鵲。

瞿唐先生自錄

求溪稿

八

大江日夜流去矣。不復却朱顏。尚可醺白髮。終無藥。揆余麋鹿姿。休澣應脩薄。自笑屈軼應難鑽。把杓子建肆飛藻。玳瑁瓏麗金。艘好借玉雞毛。捧天鎮六幕。而胡翻采榮。永嘯千仞。霍圓折鬪方流。蓄寶自光燭。既希防露音。終然徵賀若。蟾兔入璇題。洛浦共綽約。夕淪注金壺。反側紛六鑿。驚鴛裁合懽。尺寸相斟酌。願隨晨風翼。快此屠門嚼。何時登塗山。談笑傳錯落。寄言遺所欽。擗斡心如簍。師涓人不來。無人奏別鶴。

雪歐蘇二公禁體

朔風撼山山欲竄。元石無功一時散。王續字無功起來樹上。看搗封地爐。葩葩重添炭。歐蘇二子。矜辭華不持寸鋏。以手扞。譬如虢國去夜遊。十分嬌媚三分娶。却嫌脂粉遮天仙。淡掃娥眉使人看。我今才薄賴粉本。安得空拳登彼岸。兔園詞人久不來。摘韓四顧起長歎。不如且去求焦革。將我詩思漫澆灌。一杯方入口耳熱。起微汗。二杯到詩腸。腸中膏肓磊磊落落之泉石。一時起舞。遍叛亂。要出與雪鬪。清冷爭皎潔。載號載呶。相呼喚。詩既狂呼。酒亦無筭。錫筆白戰寫長篇。瞿唐先生自錄

求溪稿

九

一句不易一字不換。果然取雪來相比。我詩清冷皎潔十分全。雪僅得我詩之半。醉後機息臥簾床。詩魂擁我如雷。鼾翻笑鮑昭有機心。體裁去學劉公幹。

寄古建吾時長沙二府

賜月日初三瑞葉飄。滕六未集謝莊衣。先零司空谷念爾去悠悠。伊余空碌碌。羲和敲玻璃。夸父策輪轂。玉兔從東馳。金鴉隨西逐。鷗鷺憶長波。玉鮪思舊賈。何時共霞觴。此日裁雲牘。買誼才本高。漢文思亦沃。不得據要津。翻令生華燭。白生元積梅。黃度鍾繇菊。

遲速不同時升沉各有屬何是陽春歌誰名激楚曲
宦味卽蒲盧功名同戲局五白如可呼七戰亦甚速
綠綺音更高紫電光堪掬思君當雄飛笑我常雌伏
不求史上青但願尊中綠三杯封公侯一斗騎鴻鶴
湘水多魚肺衡陽饒鴈足莫惜習瑤華歸飛慰麋鹿
觀籠鵝放出刷羽泗潁溪中

紅旗白鉞度羣顏老將騰飛此日還寄語酒泉舊知
已今朝生入玉門關池魚籠鳥有江湖山藪之
思人情大抵然也賦之以此

題唐先生日錄

求溪稿

迎窮

求溪之峰有千朵焉屢屢一二若燉煌匠石所削者
中有浮屠飛閣重欒回軒雲雀矯首抗太清以混成
焉來子九日携青州從事披葦路捫石窺直至其巔
跌坐石上淩中這倏八極圍於寸眸宛然韓仙騎鹿
太華之狀也俄而厓下鱗鱗獵獵非煙非霧若人騎
冠豹履直達於前來子曰何物也卽長跪於前曰賤
子窮神也來子曰窮有五惟命窮人多惡之昔韓子
送爾吾意爾群群居元瀚之外矣爾尙在中原耶神

曰公談矣公豈不見韓子之書乎韓愈結柳設模三
揖而送之者乃我同父異母之弟也非我也父姓真
諦宰字得一我母陽弟母陰我名窮神弟名窮鬼弟
愛人宮室之美妻妾之奉金玉爵祿我則掌孔門傳
心印通人九竅增益人所不能益壽考兄弟二人奉
上帝之命長遨遊於江海之間一日上帝欲唐文之
變憐韓子之才命弟事之三上相書韓子雖每每送
之然奉上帝之命不敢違也故事之終身獨上佛骨
表之時弟畏天之威躊躇徘徊乃我至之更雪中過
聖唐先生日錄

求溪稿

上

潮陽遇其姪於路此一年則我事之也千年之後上
帝又憫孔門格物致知之學千載不明絕而未續又
命我事公今已三十年矣來子曰既三十年何以家
居時不見而至此見也神曰我雖事公三十年公日
夜惟樂不以我爲事故我能入公之身而不能入公
之心常得公之見而不能上公之面今登茲山攀蘿
援藟手煩足勞故我方得到公之前而呈其形焉且
公之樂非絲非竹非爵非祿非媛非椒非金非玉意
者其有所覺悟而樂乎來子曰爾亦知我乎神曰我

事公三十年安得不知公來子曰觀此爾敢甚於我
多矣韓子送其弟我則迎其兄焉于是卽岐趾卜剛
曰築太極之層臺暨五性之元府揚孝弟之華旂梓
忠信之士鼓齋戒洗心迎神於求溪而兼爲之辭曰
繫一氣之構人兮烟烟洋洋乃剛柔之變合兮萬物
紛張鼓動陶鑄而無亭毒之心兮糾錯塊扎而匪常
胡人性之好炎兮爾獨蒼蒼而涼涼不入七貴之宅
兮不登五侯之堂遇金谷而迴車兮見郭穴而旋轅
長抱影而娛樂兮自歌咏乎滄浪爾之性蓋天下之
權唐先生自錄求溪稿

士

至冲淡者也堯舜之時民安物阜爾名潛藏至春秋
之時送孔子於陳而爾遂傳聞於天下矣因君子固
守之一言爾之名得孔子而益彰爾無上兮千柱虎
豹鬚齟淒淒兮晷綿駭雪兮膝骨兮上不可以棲兮
爾無下兮重壤溥蜚無極兮仲野游光愧愧壑壑兮
下不可以棲兮爾無東兮析木萬里瀚瀚兮兮兮馬
街當蹊兮東不可以棲兮爾無西兮金樞鑰鑰兮影沙
磬石兮條支餉人兮西不可以棲兮爾無南兮和衣
之尼娵娵兮揚芒熈而絳天兮南不可以棲兮爾無

北兮鴈門墜雪薄草木兮驚飈颼颼裂肌兮北不可
以棲兮爾無四漫於中土兮中土之人千頭萬箇東
郭之履長穿盧仝之屋久破冬煖兒寒年豐妻餓火
狐吹焦先之廬豆稽飄袁安之臥家無宿春門無客
過鶉飛西河之衣草侵仲蔚之坐施施施施僂僂
爐中不可以棲兮爾惟從我無上無下無東無西無
南無北無四漫之一兮爾與我攜此一兮尋顏回之
巷兮簞食瓢飲兮登孔子之庭兮仰觀浮雲兮乃息
蔭於孔林之中兮呼清風而問襟想皓月而長歌歌
權唐先生自錄求溪稿

士

曰洙泗之水兮清清尼山之雲兮亭亭美人兮慰我
好音於是騎巽二而上開陽兮度銀灣而美白輪兮
復選日觀兮褒翔陽始隴博英之津兮照我翰翰
施兮神兮神兮與我充塞天地兮

雪中寄贈戴念瞿明府

玉燭南箕驚旅客耕夫處處歌宜麥希逸月來下夜
城陳思馬入玻璃國誰人載酒到梁園買月亭高偏
更白好似安仁去種花扶疎頃刻長雲霞河陽一縣
增山色千樹萬樹皆奇葩又如大山神女嫁西海瓊

嬋琪嬋相爭旌旗龍鳳縱橫飛只畏太師當其宰
詩成玉屑帶冰書此去憑誰投欸乃一壑岑公咫尺
間剡溪何日酒潺潺翻笑子猷終興少棹歌何事夜深還

求翁解

來子客求溪有時矣或時坐溪上之石或讀書閣中
或溪之人載酒飲于峰上或尋其洞乃名其石爲求
石閣爲求閣峰與洞皆以求名之自名爲求翁客有
遊於來子之門者曰先生不愛不求今自名爲求或
瞿唐先生自錄求溪稿

古

者不可來子曰心有賓主所謂不愛不求者必其有
所愛有所求也使主不能勝賓又安能不愛不求今
余居此溪所弄者此之月而已所吟者此之風而已
夫所弄在月則所愛在月所求在月矣所吟在風則
所愛在風所求在風矣則溪也石也閣也峰也洞也
我也一也物我渾化意象兩忘以求名我夫誰曰不
可客曰發矇矣

古詩 亦各康節體

古詩十九首並蘇李二詩載在選中皆三百
篇之後四言變而爲五言者擬古詩者卽其
辭而擬之是卽齊奴之鬪富也殊無意致余
作古詩乃卽其人情物理有所觸悟者作之
雖與古詩聲調畧殊然可以懲創感發而其
辭亦同古詩之俚也

其一

豹死惟番皮人死惟番名王彥章之言莫因富與貴錯用

瞿唐先生自錄古詩

一生心君子與小人隔之只一指差之纔毫厘失之
便千里長笑老瞞癡有才又有時茶路千條苦纜車
萬斛思此念學周公伯仲爭驅馳富貴旣不失榮名
亦相隨而胡冊元茂覬覬念益滋雖然鼎足分終爲
他人褫只緣錯用心翻爲後世嗤反手卽鳳麟覆手
卽蛇虺不去做聖人却來做好鬼

其二

醒時醒一醒悟處悟一悟一醒兼一悟便是學聖處
喚醒又不醒纔悟又不悟凡夫與俗人原是自家做

古人有閑處今人偏自忙今人有短處古人偏自長
聖人一發憤發憤食便忘為甚事發憤此心長思量
孟子養浩然至大又至剛至大在何處至剛在何方
披荆覓芝蘭撥雲看三光今日醒一醒明日悟一悟
一日復一日就生登天步立在崑崙巔絕目四面顧
下見紅塵起千條萬條路

其三

大江日夜流怒馬逐金鴉人生天地間塊若一樹花
時來呈色象風至委泥沙又如遠行客忙忙客路賒

羅唐先生日錄

古詩

二

行到天盡處復還真宰家高者學聖賢堂堂成君子
中者飲美酒磊磊被絛綺癡者如精衛木石銜到死

其四

飲食莫太過太過必破腹指甲莫太長一折即傷肉
李斯秉鈞衡妖狐駕火輪一飛飛到天與天相比隣
一墜墜到地不得求編民不如顏駟老沿牒日碌碌
登天不為榮墜地不成辱

其五

君子盡在我不必求人知長下如蔡心

淮南子聖人之於道如蔡

向日一誠戒自欺因想古聖人伐木絕糧時譬之喪家

狗喁喁百般強千載時不同况又至今日子珪豈不
才位不登執戟君山豈不賢鍛羽常蹢躅太宗常有
言此言君須知待我心肯日是汝命通時風送滕王
閣雷轟薦佛碑一刻不可早一刻不能遲梅只可為
梅棗只可為棗酸甜天生定改變不得了莫矜我才
高須知他命好春風一日到蕭艾亦生藻卿雲天邊
垂荆棘亦光皎自家不脩德王侯亦腐草手中彈絲
綺紳上佩瓊杪未登和氏塲必有鍾期知

羅唐先生日錄

古詩

三

其六

東隣女聰明日日理桃紋翻為聰明誤終身不嫁人
西隣女醜醜恂恂如韓啞嫁夫排金門玳瑁騎驄馬
揚雄著太元三都賦亦妍杜甫成詩聖太白作詩仙
兔輪落赫蹏鳳鳴龍亦吼紫潭偶一滴一滴即瓊玖
回賢豈不偉胸臆羅星斗終身蔭蓬苗東窺又西走
郭舅壽於木金銀堆齊屋

元稹詩東家頭白雙女兒
為解桃紋嫁不得注余錄

荆時目擊貢綾戶
有終老不嫁之女

其七

百獸愛吞腥百禽愛啄腐多者傷穢鏃不爾羅網罟
不見水馬兒東坡有水馬兒詩跳躍弄潺湲蟬向金虎鳴悠
悠高樹間惟其無所求利害不相關李泌與張良功
成卽辟穀高足策雲霞繩索不得束有利必有害知
足決不辱不須巫咸占莫向季主卜

其八

天有掠刷司中設照人燭知人之怪巧識人之偏促
損人之有餘補人之不足有富必無貴有貴必無富
既富又且貴壽非金石固三者若能全子孫必不賢
瞿唐先生曰錄古詩
四者兼之有文武方能然監殷成叛賊玉環破成玦
遂使東征篇昭昭登簡冊譬如嫦娥美要美美不得
三五面纔圓三五面又缺茶能醒人性酒能陶人情
二物日用間天地不兼生庖丁善解牛方臯善相馬
彼此小有名千年附大雅猶勝讀書人沒世無聞者
相馬兼解牛藝必居人下

其九

幾婦哀夜長志士惜日短豈在長短間一念各有管
孔子齊聞韶三月無肉味惠可欲求法舉刀卽斷臂

其十

味豈不在口臂豈不在身此心各有重臂味何足云
欲要得虎子須要下虎穴欲要驪龍珠須到驪龍額
霧豹求文章不食常自苦犬豕只愛飽腹脰甘作脯
愛者卽爲寶不愛卽爲草愛者是真龍不愛是蛇蟲
師古只愛畫一畫千金價嵇康只愛琴一琴價千金
貴者雖自貴我賤一毫輕賤者雖自賤我愛重千鈞
務光讓天下天下卽救屣王氏鑽李核李核卽羅綺
裸壤售衮甫尊俗奏簫韶我物非不貴彼不置毫毛
瞿唐先生曰錄古詩
齊王只愛竿來者去鼓瑟彼此不知音當面成胡越

其十一

惺惺金谷園樓閣遮天起一朝天風吹化作鄱陽水
前人千尺臺後人平作路前人十尺墳後人栽作樹
碑碣終消毀金石亦不固誰言自銀鑄飛薄都成霧
纂纂又離離一日作枯枝雍門不曉事千秋萬歲時
富欲多千箱貴欲錫九命杞人日日憂江淹時時恨
恨者恨成癆憂者憂成病不知成方至忽爾敗又來
成敗旣循環憂恨何爲哉

其十二

顏回鑄孔子落落陋巷裏秋風敗幾蘭三十卽早死
鄉人炎涼人寒儒而已矣陽貨當其時言仁必不富
狐質被虎文赫赫居要路呼人來與言氣焰亦可惡
而今較顏回重淵窺天步韓愈送窮日鬱鬱相門間
朝進暮又出上書叩天關宰相不垂青三上亦厚顏
豈知千載後聲名重泰山青青十七史僕射名已刪
死後說文章生前誇富貴屈者今日伸顯者常時晦

其十三

瞿唐先生自錄

古詩

木

世上有一關原是般匠作木石甚堅剛牢固不可破
將軍日守關呼喝不許過少年有壯志不肯關外坐
猛力打一拳粉碎如着鎚化作清風飛清風長冷冷
騎起清風去只到崑崙頂羣仙見我來瑤漿烹玉鼎
授我長生法天地同久永回視關外客睡着不曾醒

其十四

仲尼何處學只於心上求心上何處學撒去心之憂
此心終日想未曾得停留又要金銀多時刻有機謀
又要聲名高爵位等王侯又嫌屋矮小臺榭盡重樓

樓邊要花臺百花相影樛又要好美妾王嬙女之流
又要好田莊歲歲得豐收又要壽考百福享薈然
又要子孫賢富貴長悠悠朝憂暮亦憂如狩亦如蒐
一日憂一日春來又復秋不覺生白髮甘心鄉人儔
宮牆不得聖安得升仲由撤去萬般憂明鏡光塗塗
提起鏡來照仲尼在裏頭

其十五

我有一園花擢秀長闌竿春來開桃李夏至開牡丹
重九菊華黃冬梅雪共寒不羨頓有亭不羨洛中盤

瞿唐先生自錄

古詩

七

不羨士夫蕙不羨君子蘭灼灼順道機生生未曾殘
人見開得時都說種花難問我種花法我笑不肯言
或言如何醜或言如何好或言如何遲或言如何早
或言如何嫩或言如何老彼也費商量此也犯探討
我言如此說終是傷於巧只緣伎倆多望空猜窈窕
不順造化性生意翻枯槁不見種花經經文一句了
說與種花人種花只鋤草

其十六

道德天上聖富貴井中思將此爲功課時時常念之

堯舜是何人昭昭在簡策我又是何人落落同鄉陌
兩脚登泰山登登不要歇一口吞洙泗牙齧硬于鍊
有衣莫言寒有食莫言饑衣食既足用徙倚相棲遲
有食既在身切莫思羅縠冬月雪霏霏途人尙跣足
志士向前行溝壑任枯槁咬得菜根斷萬事一齊了
任重而道遠貧寒何足道

此皆數年所集在求溪者
二三百篇

來瞿唐先生曰錄

石鼓歌

昌黎直指爲宣王之鼓者以我車旣攻之句
同耳且鐫石勒成類非瓊瑤之玉所能姬周
獨宣王恢復文武之舊故直信之無疑矣愚
觀石鼓字多泐滅一圍頑石耳韓蘇先後作
歌者重宣王也然則人可甘爲下流哉我苟
賢雖枯琴瓦硯人爭珍襲我苟不賢雖隋珠
趙璧人亦莫之問也嗚呼一石千年且有屈
瞿唐先生曰錄

石鼓歌

伸而人生二三十年之窮通可置之訢訢耶
故學者當自立不可以窮達移志

辛酉之歲月在午程生約我觀石鼓是日歆蒸生微
雨主人掾榼盈桐乳初觀龜轡羅堂廡恍疑鈇獲及
鐫釜及觀字畫半泐縷蝦蟇齧斷弄妻股桂華根折
稜鋸頰老兎竊藥奔銀浦媧皇死後少縫補金樞誰
人脩玉斧天仙下海尋天姥三三兩兩駕飛鱗醉狂
帆落衣襟襖鯨魚驚走蒲牢舞諸生觀者皆環堵一
笑瘖蟬吟難吐憶昔岐周開原軋十亂五臣爭建甫

昭穆八駿驅馳苦龍旆旛旛巡水府宣王抗志繩其
祖六月棲棲發兵琬一時賢相尹吉甫元老方叔皆
良職東都百辟羅參組會同奕奕光西汭功勳績
破山峴陳叢列路告文武周道既衰歌皇父七雄橫
戈闢獠虎中原戰骨齊天崖百姓誅求盡梁祿司燿
譴責蒼頡怒災及邱墳燒籍簿從此元元無訓詁儒
術不用用屠賈此物弃置同甕甔霜零雪壓啼鸛鵲
墜跡蠶痕蟠繡黼無人愛惜移庵廡百年瞬息箭到
弩歷唐迄宋鞭飛駟吉日車攻辭麋麋句同義合符

瞿唐先生日錄石鼓歌

二

千古韓蘇二子文章圃先後俱信中與譜慙慙作歌
告謦謦表章之功不下禹我生最晚况朽腐曾毆儒
禽結典謨幸今經術崇東魯披雲撥霧青天睹安置
妥貼到橫宇珍重不啻栢梁柱當年寶器光媚嫵天
球河圖列行伍到今都變滄溟涵東飄西泊十無五
不如此物罕童叟千年有客來摩撫吁嗟凡物屈伸
默有主人生區區窮通何足數倘爲賢人縱貧賤賦
瑰硃破亦良珎倘成不肖同瓠脯隋珠趙璧亦草莽
信眉立脚須响嶼振衣抖擻跼寰宇堯舜周孔非有

赤子良心皆自剖莫學蜉蝣無腸腑朝生翅羽暮
泥土

重刻來瞿唐先生日錄 買月亭稿

買月亭

買月者余之詩也道言也好事者爲余求溪之峰誅茅成亭余訂証往日所著太極圖並大學古本于其中云

山上旋捎茅溪下旋削木加以十餘椽木盡繼之竹不無麗慶華高廠凌空谷好似放翁巢亦近孝然屋時有買月人朗然坐幽獨手中弄一圓玦璫光可掬好風自南來與之相馥馥四顧雲霞高一笑山水綠瞿唐先生日錄 買月亭稿

買月亭張成夫臨別索言

爲學如燒窯切不可助長火候功夫到煙自生清亮仲尼到而今千載道已喪只因名利關終日作膨脹因此自沈溺墮落深萬丈仰視魯仲尼仲尼在天上不須求花譜鴛鴦舊花樣只于心上覓何處是蕩蕩

送王元葵遊滇海

四序相推斥元冥乃其冬萬卉生迴游惟葵性至忠嘉穎從翔陽朝夕相西東我戀求溪勝冷然居其中買此溪之月御此溪之風灑落排冥筮日日歌佳釐

千山滴瀝瀆憐爾遠相從深夜聽我歌席筵烹黃菘明燈照張標五斗又無功忽忽卽相別送爾過采虹一壺聊供祖班荆相從容我愛點蒼山此念常恍恍今日歌驪駒何時寄鸚鵡元豹求文章不食甘九嶷惟學能染人甚於丹青濃去矣崇明德海日有時紅還當策高足獻賦明光宮勉此元葵心廊廟佐時雍莫學我慙懶麋鹿臥龍嵒

寄沈梁峨

結客當年漸曙星休文別後幾秋雲知君詩發千篇瞿唐先生日錄 買月亭稿 一
豔笑我居常萬疊青插柳長成應有傳種魚生活豈無經何時得遂山陽願夜夜梨花繞幔亭

答劉強齋昆玉書

日月成何事迅速如反掌河伯從東飛六龍揚其漿何時別公非此際答老強追笑少年叢焚尾巡燈幌廿載猶如昨令人發孤想把臂芝蘭英曙星三五兩君本紅鸞姿遞鍾揚高朗講學入河汾千載寄遺響宮牆桃李花又種篙我豈作偶惠好音同病憐吾黨我客求溪从砧霜忽嚴爽溪上看紫芝日共道情長

行雲思故山抱影時長在咫尺隔天涯空詠高山仰
好向山中來想月同清賞

雪中邀陳桐岡常敦庵二邑博

一夜寒飈屋欲穿千山瑞葉白于綿春蟲已撲山人
楊豆楷應侵旅客毳舞去定隨袁淑馬興來好放子
猷船相逢此景真堪畫莫惜橋頭灞上鞭

寄贈謝劉洞衡太守

有序

洞衡公江海中之心友也家居時余曾寄謝
云詩作蛟龍吼名應蕪蕪香載之釜山稿中

聖唐先生自錄

買月亭稿

三

今已廿年矣時宦川中文章政事一時並傳
草木亦知其名屢吐芳訊無由晉接昨以督
木經梁枉寒廬嘉貺稠疊適余客萬州求溪
未得晤言脈書來令人長嘆草此贈謝

湖蜀有兩友江海只一箇摘毫燦玉花出口飄金唾
文雅縱橫飛典墳顛倒剝還將賈島奴直追宋玉些
句傳趙倚樓名重陳驚坐昔同土國遊兼示惠州和
杜集公有和鴻鴈天邊翔麋鹿山中臥已識成雲懶非止
同農情義和自斥馳箕斗相斟鍬好似馬扔車真如

蟻行磨悠悠二十年忽忽朝夕破王家借真才甘雨
零旱稷山水頻探奇公有入蜀探奇稿農桑時勸課客饌从
生塵齋馬長嘶餓河陽花始開畢父音愈播宦囊無
幾錢圖書有數駃景行仰斗山清風立頑懷臺省虛
東南瀕渤分右左豈知求溪去忽爾高軒過層雲薄
高誼尺瑱不足貨何曾具鷄黍未得解醅餽思君魂
飛揚令人心折挫絲桐將欲樹太容外不作聊申濡
翰情空將赫蹏宛郢水歌巴人燉煌盪斧銚甌愧
瑱璠羅衫笑幃綺何時重行行偶得相歌歌山中多
聖唐先生自錄

買月亭稿

四

煙霞不堪持贈賀

右公嘉稿生捧讀璠璠耀目曾欲與公作序

右

公嘉稿生捧讀璠璠耀目曾欲與公作序

文但余快恬庵中有禁不曾作贈文詩
則不論如不鄙樵人竹枝卽將此俚語
附之嘉稿之末亦卽附駟驥之旌端軼
歸鴻于碣石也一笑

十二峰買月道人隣治生來知德書于

求溪買月亭

送渠宗弟薦書入選

一別三十年恍然如一日白駒送義和儵昱電奔逸
洛犬與衡鴈空如傳命驛鵲報好音夜半聲唧唧
把臂成一笑慰此孤懷唼惺惺棠棣華不得種同室
憶昔晤言時鬢髮黑如漆不覺到而今已爲青銅吁
吾宗人多朴爾猶金玉質笑我友鹿豕歌咏長抱鄒
一枕羲皇夢好風時寶篋道衍欲開花浪傳是七七
此別到何時何時歸鴻鵠長安亦不遠鮮魑常飄颻
人生富與貴絳香已默隲正當清明時不論崇卑秩
少小讀詩書匪徒供佔畢出仕臨民人物欲在懲室
瞿唐先生自錄 買月亭稿 五

二陸與三張古今亦非一行矣敦明德立志須投筆

玳瑁懸家譜姓名香秘秘

重刻來瞿唐先生日錄 錄鳳稿

登鐵鳳山寄傅達吾計部

蒼精蠱蠱蟠地軸滿目霜矚排玉谷翺翺輕飄九坂
桐琅玕連映三湘竹南風韶樂近夔城左臯右稷唐
元穆鐵鸞銜詔下重霄執信秉桓環岳牧影入巫陽
十二灣雲鬢冷落吹簫曲楚狂骨朽幾千年綠綺翻
作白頭篇朝陽客去無消息滿林鳥雀啄蒼煙回看
浩劫風飄瓦遂乏承間沉大雅岐陽花發幾番春河
洛空傳龜與馬藥珠仙子隔虹橋咳唾璀璨成瓊瑤
瞿唐先生自錄 錄鳳稿

我來十月十日朝雲邊遺我金錯刀剛風吹引步元
璇捫霧披霞手可招此間白石可煮黃雲可燒胡不
同來跌此鳳冠酌彼瓊醪天涯一壘思滔滔無窮煙
水落霜毫淋漓醉墨灑靈龜山精腦裂驚蒲牢太清
乘醉訪盧敖東極西荒海日高

蕩蕩歌

自嗤自嗤信自嗤素月流天起微颺跌鳳屢屢自振
衣是我來歌蕩蕩時蕩蕩復蕩蕩問君是何樣將手
取來看無形又無狀泉又達火又然腔春自在生

意時相連莫從慈嶺過錯認作光圓白日咤咤鳴丹
穴百鳥聞之俱腦裂莊鵬宋鶴摩天狹千載回視無
顏色蕩蕩歌如余何蕩蕩歌如人何

相士索詩口頭語與之

大相相聖賢小相相臺閣我有無色相恐君相不着
大相相萬古小相相一時我有無聲相恐君不得知
大相相乾坤小相相星斗我有無臭相恐君難開口
我相非清奇我相非古怪清風吹我裳明月照我帶
清風與明月相書原不載

瞿唐先生自錄

夔鳳稿

二

升湫歌

與張生醫者時遇傅太守宅

夔鳳稿

巨靈喝山山自辟連峰斷懸孤壁竅空一曲乳珠
泉雲流日照嶺嵌赤子和醉後敲素虬呼童舐筆長
升湫風遶一聲山石裂時有黃鶴扶青牛眼看屣步
成真樂異境高懷相掉約翻笑曹溪一勺甘歲从自
然生築鑒春風吹杏鳥啼花巡墻繞屋蒸紅霞五禽
不獨多仙術一枝猶足慰痲癩人生都欲爲良相臨
關雞犬通奔放可憐一段活人心盡爲不華隔塵障
花間邂逅見高超刺史風流與更豪若有梅花

夢定在天生月下橋張從政字子和會者六門三法

獨立

松木溝中草巖巖松木寺邊人獨立流雲走雪宿衣
濕十丈龍泉翻雪汁丈夫何無階級綠染蓑衣青
染笠君不見梁山來瞿唐前年病疴晝臥床今年病
脾藥滿囊禁盪止盪髮塗霜

崔二臺進士載酒江邊席上口占奉贈

人生七十古來少盡爲浮名驅到老杜甫憂時夜夜
愁元超舊恨猶難了宦情多半染髭鬚紅塵白淨無
瞿唐先生自錄夔鳳稿

三

人掃羨君平地作神仙金鼎瑤圖信自然少年調笑
明光賦盡入馬指齊物篇憐我棲遲夔鳳外拉我江
邊芳杜畝一曲高歌江怪驚青簾白舫迎紅友日暮
人扶酩酊歸沙鷗漁子笑殘暉懽呼但得尊中趣說
甚空中雞犬飛

夔鳳江邊與高太湖方伯話別

少年談笑看吳鉤綠樹朱顏映御溝別來幾換蘼蕪
葉不覺星霜已上頭功名世上無真假呼盧一擲如
奔馬審子八著釣竿篇悠悠誰是知心者銅雀黃金

處處臺故人書絕令人猜天涯歲歲王孫草一腔懷
抱對誰開幾年爾從巫峽去今日仍從巫峽來巫峽
之水一去不復回與爾別去二十載之歲月不可挽
回者與此水亦何異哉我有雲霞萬里脚年年長被
青山約一筇偶拄聚雲閣夢中與爾同一酌叫回紛
紛舊六鑿片片都城棄道屬挾醉欲騎鵩鳳飛下視
八荒成落窶

朱最峰兩度惠詩扇過獎草此奉贈兼致不敢

當之意二首

瞿唐先生自錄鵩鳳稿

四

細雨春城淨曉蘭美人遠遺贈琅玕官清不獨甘塵
飢句古多應學建安祇爲泥滓妨馬足肯將咫尺隔
詩壇去年繪筆猶珍襲一匣瓊瑤墨未乾
五岳關心冀欲蟠一生活計紫芝歌文光那得高子
斗安樂應知小有窩苦雨黃梅沿徑落啼花謝豹背
人過詩成自笑重回首水碧山青巾地莎

送魏淇竹計部

幽居忘歲年永托山川與鵩鳳枕瞿唐咫尺不可到
一杖蒼龍灣銀海舒長嘯美人去殊方揚舲下一掉

別福憶悠悠世故等幻泡石上破新尊瑰屑飛二妙
搏沙又飄梗千金買一笑醉後清廟篇餘籟發靈巖
水落石底月著然照我貌便欲馭天風同君駕鸞翺

松木溝雜咏

自著漁經二十年從來不費買山錢山中醬瓿知多
少安得家家覆太元

酒滿春缸花滿枝自家斟酌自題詩磬聲敲破無端
思莫遣人間荷蕢知

十尺清溪三尺波春風杜若落花多開來獨步漁郎

瞿唐先生自錄鵩鳳稿

五

月偶聽滄浪濯者歌

勉愛行送陳西岐還銅梁便東張岷嶺中丞

長風吹雪冰澌澌溪橋松竹相因依西岐此去幾千
里雲山忽忽將何之丈夫出處無平仄托身大塊須
高格春風偶到孟嘗門填門光紫排賓客一日囊空
季子金眼前機杼成羞澁悠悠世態將奈何西飛白
日生蹉跎回看匣中三尺水便是回陽止日戈別後
還當策高足莫向尊前歌刻鵠誰道龍州無木奴春
蘭秋菊爭遲速每向銅人問戎先曾於巫峽見瑤篇

丁香筇竹煙嵐冷十二嬋娟亦避爐峰擲地幾千
尺何時詩骨生雙翼乘槎仙子筆如戟青天共間題
空碧却恐山靈不相識先折梅花通信息

青蓮行贈李少泉明府

青蓮道士人如玉鸞詞螭藻高衡麓鄧渭王宋擅文
名千載於今繼芳躅偶因製錦到蠶叢隨車膏沃遍
花封花封之人歌李父詩書禮樂舊文翁樹蘭剪棘
多懷惠白虹出匣鉞愈銳巴川當路重于山榮名仍
復收蒼佩我生山水是生涯羨鳳來看千尺花豈知
瞿唐先生日錄錄錄鳳稿

六

都歷山前月一笑相逢意氣嘉林下誰人空自老羨
君年少負雄華丈夫行藏各有主潁川渤海傳千古
有樹通欲種甘棠有服定知將豸補江邊醉後歌
蓮坐看江水淨娟娟滿城一夜絳聲發何人不道子
游賢

賦得有所思一首寄傳達吾

都歷照江江水碧美人只在千金石思與美人石上
遊捉月輕風生兩舄白厓岌岌風颺颺美人只在流
杯池思與美人池上飲夜蘭無酒解金龜憶昔我來

天正著小魚彭蠡同烹煮漁沱泊酒問堆花得飲忘
形到爾汝今來美人綰銀魚飄飄黃蓋引高車相見
江邊還一笑燕南鴈北似呵噓世上功各登九坂白
日紅顏生酢醅龔牛郭馬誰相傳又見今人照青簡
有所思有所思兮思離羣北山南浦隔嵐瀆窓前不
待梅花發入枕神疑即是君

江邊別郭夢菊四首

巫岫雲霏霏灩澦石齒齒細侯昔入夢在在歌麟趾
元藻拂樺花絃歌滿人耳文翁今重來風教立頑鄙

瞿唐先生日錄錄錄鳳稿

七

崑崙玉壘間色色妍桃李而今復何之令我走江浹
昨夜觀台垣大雅虛宮徵

何者爲魚目何者爲夜光何者爲燕雀何者爲鸞鳳
悠悠天地間毀譽何滂沱孔某千載前栖栖且彷徨
況今千載後黜白不戒蒼清風吹我巾明月照我裳
風月知我心浮雲未足傷

我有孫枝琴龍鳳蟠唇足不向人間彈往往尋幽獨
朝彈露下松暮彈月下竹君侯知我音五馬來空谷
投我白雪篇擲我陽春曲感君纏綿意微上寫不出

爲君再三彈再三山水綠

出門天地寬江海何縹渺人爵不足榮榮名實爲寶
自古焦冥飛長不見鳳葆黃鵠掠雲霄屈尾爭池沼
贈君木難華錯落瑤光草素志將明德金石同爲老
萬里各分攜瞻望思如擣

金丹

我有金丹羲皇親授尼山日將泗水月就無意無象
無聲無臭實兮今古虛兮宇宙清風迎前明月送後
一朝飛身簫韶齊奏鳳凰來儀麒麟馴囿呵佛罵老
龍唐先生自錄

錄鳳稿

九

民安物阜顛連我持獎獨我救江湖舟楫宗廟俎豆
求丹之初惟除習舊養丹之法不愧屋漏

太白崖歌贈傅達吾民部橋梓

傳有精舍在崖下鏡湖流杯池黃魯直石刻
皆古蹟也魯直謂蜀中之勝莫有長于此者

歌以發之

剛風夜拂長庚落螺石江頭爭巖峩周遭雲母屏如
削直穿霄漢煙霞薄諸星相從下寥廓大者象馬小
者雀標顛一望何飄泊萬點芙蓉生霧縠一溝水雪

赴大壑乾坤元氣流斟酌琪龕貝寶鬼所鑿

元燭粉瘦仙人曾此食靈藥石髓漸漸飛醴酪長

扇海提六幕菸邑恐終歸隕落一朝偶爾騎鍊鳳

然一笑冲冥實至今紅塵之子不敢登登之輕祿

我曾輕舉夢三台驅馳異二成龍媒吟魂逍散招之

不肯回乘風偶到小蓬萊前人遊者化于灰一灣古

血生青堆惟有豫章太史書數字神呵鬼叱不敢摧

近前欲讀之蛇蚓齧蒼苔傳氏父子兄弟倚馬才六

者甘棠長向西北栽小者禦梧禁柳繞鸞臺一時香

龍唐先生自錄

錄鳳稿

九

名滿市槐綠野堂向此中開午日寶鏡廠山隈詩豪

棋伯共流杯赤髭白足相徘徊占斷太白一厓秀直

與魯直相追陪頃刻古往即今來惟有江山不老

仙胎不知千載之后誰又尋我詩千厓鬱捫蘿緣曾

掃塵埃丈夫得志無窮達不且與爾長嘯豪吟于斯

厓之中以消磨千古萬古之江山欲將爲之何哉寄

與猿鶴莫相猜好破厓中葡萄鴨綠醅

古別離

寄楊作吾時蟻陽三府

悠悠念往路四望何寥廓遊子行未行月上城東柝

仰視日月馳杯酒猶如昨夢裏各一方秋螢滿提落
怪爾催歸鳥長如切夢刀五更到君前依舊隔雲濤
念子非一身安得同襦袍剩有林巒興不共真珠槽
浮雲自東來偶然背溪走迴旋如白衣倏忽成蒼狗
食蘗與食梅人見各適口苦酸止自知對客不可嘔
我欲登日觀隨君入峨陽飄然王母池安期共相羊
讀以玉虛篇飲以紫霞漿輕風報兩腋海岳任翱翔
朝瞿唐兮夕梁父不作人間別離苦

雙鳥篇 寄誠齋

瞿唐先生日錄 策鳳稿

銕鳳有雙鳥生長朱簾淡一鳥鸞之孫一鳥鶴之子
羽翼未成時風巢亦因倚來往變雲根相將啄霜蕊
林薄葱翠多睠結同心綺一鳥羽翮長不生煙火
澤國稻梁多翻厭如糠粃歸飛雲漢間長往入深
欲棲扶桑枝止啄滄檠水一鳥羈雲羅手足有
能截脚火來哀號常不已品類豈不同羽毛亦相似
天高湯網踈踈應當暗七豕顧哀此時命南溟不得從
二鳥從茲隔咫尺成千里一夜腸百迴纏綿如
南來有鴻鴈豈無雲煙紙九關虎豹多終此

莫羨雉山梁莫怨鸞棲枳凡物各有主坎軻隨流水
屈者有時伸仆者有時起仆時何所悲起時何所喜
聽我嚶嚶篇詩人有風旨

春燕二首

一自飛來漢水湄春風幾度主人知鳥衣園裏波濤
潤紅縷懷中去住遲但得壘巢猶未破何嫌鶯準漫
相疑乾坤浩蕩饒清景水滿汀洲花滿枝

懶與長林占一柯衣冠琴瑟傍行窩青春有脚家家
好白屋無常處處多笑我何緣穿冰石看誰翻見掩

瞿唐先生日錄 策鳳稿

土

雲羅清時記得呢喃曲獨對東風發浩歌

酬大池

雷聲忽送牛頭雨野水遙分燕尾流好鳥簷前連日
噪故人天外有書投渥渥羨爾今生駿溪壑憐誰自
狎鷗到處春深寧杜若可能無句夢芳洲

白帝城二首

巫峽雲堆十二鬟樓臺倒影峽之灣陰崖亂點龍蛇
窟疊嶂雄封虎豹關萬里有懷頻極目百年何事不
怡顏可憐前度杖藜者衣短鏡長髮更斑

今古關河一壯哉孤城殘堞掛崔嵬千尋鎖鎖鮫居
畔萬壑雲濤鳥道來陰雨年年生蔓草墮碑處處枕
莓苔臥龍躍馬都成夢只寫清詩伴酒杯

昭君解

北風寒月摧胡草琵琶一曲娉婷老自甘命薄付紅
顏玉黛金鈿長不掃解空斬摸形舊畫師世上錢神
解畫眉黃金盡處無顏色佳人妍者自然嬌解弱質
從來逐雞狗甘酸苦樂無好醜長門且欲賦千金愁
人不獨聳胡有解尙憶當年鎖暮妝年年歲歲怨昭
昭唐先生日錄錢鳳稿 上
陽身在漢宮如失志也與胡姬共斷腸

重刻來瞿唐先生日錄目錄 外篇第五卷

遊華山太和二岳稿目錄凡二十七首

登濟渴亭番戲王次字歌

醉臥玉蟾寺七言律

南隆卽事絕句三首

靈雲洞歌三首

贈別馬元洞五華昆玉七言律二首

登錦屏山東陳六亭歌

陳六亭惠詩見招席上用韻贈答七言律

唐先生日錄 遊華山太和稿目錄一

千佛崖用陳玉壘韻七言律二首

入棧七言律二首

出棧七言律

弔孫肯堂七言律

登華山用李棠軒韻七言律

毛女峰七言律

蔣家臺阻雨五言律

均州阻雨與主人蔣思東七言律

紫霄宮五言律

太和宮 七言律

澗 七言律

太和程道士 五言律

下太和山 七言律

續求溪稿目錄凡四十一首

浩然歌 三首

書青螺督學示諸生四章後 道言

答王汝誠 書

遺珠忘者 道言

瞿唐先生目錄 遊華山太和稿目錄一

病足 紀句五首道言

楊兩洲臨別索墨跡 道言

答陳近夫 書

寄周壽齋冉西陵 七言律

寄秦獻葵 七言律

答吳蒙泉 書

輓隆見山 七言律

戊子求溪元日縱筆 七言律十首

答譚敬所 七言律二首

答陳七峰郡丞 七言律二首

答贈郭明府 古風

答黎樵石 書

用張南軒贈朱元晦首二句起韻贈謝郭青螺

古風

書便面贈送蔡令長 七言律二首

梅溪歌 贈周十二

忍翁述

答譚後山 七言律

瞿唐先生目錄 遊華山太和稿目錄三

答方玉岡 七言律

清風兩袖歌贈蔡令長以繁轉臨川

重刻來瞿唐先生日錄遊華山太和二岳稿

登濟渴亭晉戲王次字

千朵瓊峰亭一蝸白頭僧見問袈裟回首家山何處
是卽看萬壑起雲霞詩思觸景如奔馬原來陸羽沉
風雅一望天涯沉茫間誰是遶遶濟渴者計別于今
二十年幾度幽思月正圓寄與王宏舊知己百壺那
得酒如泉

醉臥玉蟾寺用韻

金鳳峰前夢故鄉玉蟾宮裏見空王一灣古木煙霞
瞿唐先生日錄遊華山太和稿 一

飽半楊條風枕簟涼祇爲青山長作客翻因白社更
添狂此身却笑如秋菊歲晚霜寒發異香

後山如月故以玉蟾名前數石瘡眠有殘星之

狀面一峰矗立林木鬱蔥亦異境也

南隆卽事

一雨千山萬山秋通行人爲爾番欲去不去褪又

去邂逅相逢郭梓州郭諱才華廣南人梓州博所著有梓州問答

樵谷之墓生陳芟子雲并柳亦堪哀千年有鶴歸遼

海豈知今日我重來

走筆棲遲寄元洞兼問五華雙翥鳳今夕何夕別何
時記得相逢都是夢

靈雲洞

洞高廠跳跳而進其中窅然不可測長羸亦
痺痠好事者以石塞之測有呂洞賓瓜皮所
書之詩自云回道人後人名其崖爲瓜皮崖
得得得回視朱明無顏色飛身只到九萬里金丹不
在梯仙國得得得無南北

哈哈何物仙家是聖胎紫霞一飲一千杯說與世
瞿唐先生日錄遊華山太和稿 二

人莫浪猜哈哈騎龍媒

繫繫繫爾又復何之三千年之前爾約我飲瑶池宓
妃裂裂吹參差三千年之後我約爾遊須彌周遭弱
水繞金墀王母蟠桃花滿枝結實結實當其期女媧
五色補天梯銀灣此日奇更奇我騎赤鳳爾騎黃螭
去矣去矣復何疑繫繫繫且莫寫瓜皮

贈別馬元洞五華昆玉

少日相逢花滿簪而今鬢髮漸鬢髮門前種柳應知
五庭外栽槐不止三笑我青山爲客慣多君綠蟻所

誰酣欲猜回首相思處月滿瞿唐快活菴

千山扶轄卽滂瀆一夜鄉關起夢思天爲故人須破
酒雨因行客欲催詩虎頭老去癡愈絕馬援功成策
更奇正好番連同嘯傲新晴前路已清夷

登錦屏山東陳六亭

若有屏兮巴子之都錦江之表愚公移兮削成燉煌
判兮天巧植礪兮斗折攀援兮回島瑤草薶兮不忍
發琪樹蠟兮飛羽葆玉虹流兮沃日蕩雲風澤澤兮
來自木杪隔江機杼兮天女孫天涯一壺兮青未了

瞿唐先生自錄遊華山太和稿 三

上有娥眉兮素月流天照江皓下有瞿唐兮十二巫
娘爭窈窕毓人文兮參軾中有子昂挺出兮騷憂詩
賦兮摩空文雅兮摘藻如隨和兮光華流潤如琴筑
兮擗捺繚繞七瓣兮奴隸三紅兮襪襪簪予生平兮
好奇長于山水兮探討聖五岳兮趁趨憶崑崙兮有
渺諸山兮踴趨其景而胡此山兮來之不早嗟人生
兮石火嘆瀛海兮過鳥胡不于此兮巢雲築蝸廬兮
風矯與美人兮容與相羊長酬短唱兮和之應少招
赤斧兮絃太容咄麟脯兮設鳳腦筭誰人兮壤蟲豸

八荒兮秋草

陳六亭惠詩見招席上用韻贈答

一笈蕭疎候啟明千山浙瀝滯江城多君濡翰心先
感笑我邯鄲脚始行料得陳蕃懸夜榻端知安石起
蒼生廟廊磊磊經綸事且借鶯花頌治平

千佛崖用陳玉壘韻

東木山前暫卸驂大雲橋畔入崖探他鄉懷古雲生
殺吾道經今月應潭偶見波濤牽一索卽看霜雪飽
千龕塵寰隆替應無限自是行人不肯諳

瞿唐先生自錄遊華山太和稿 四

幻崖剝落路層層野水無心江自澄花發杜鵑啼寶
月夜闌漁火起殘燈山中禾黍秋將杪匣裏雌雄氣
欲騰說與此間頭首客從來有相卽非僧

入棧二首

一線曉崖萬尺難崖當危處護關竿秦關不爲張良
絕曲道翻因李白難客榻已除三伏熱秋砧漸擣萬
家寒吟成白雪無人和挑起青燈只自看
策馬迂遲河水邊登山浙瀝復留連雞頭黑墨雲垂
地鳥道丹梯我上天墊角自知成郭泰乘流誰欲泛

張騫王人不窮名姓家住瞿唐十二巔雞頭關名

出棧

一崦人家又一灣傍崖依路水潺潺穿林雲霧長隨
馬拂面風霾欲撼山醉裏已遊三岔驛夢中猶記七
盤關飛身出入只如此好向瀛洲講大還

弔孫肯堂

公在臺中按蜀時曾贈德三川高士扁

馬蹄迢遞踏秋莎龍尾煙村通半坡太白山前雲欲
散伏波里裏雨初過故人地下無消息知我天涯苦
瞿唐先生曰錄遊華山太和稿 五

不多掛劍此情應朱了不堪暝色寫哀歌

登華山用李棠軒韻

捫蘿踏石數山青好睡仙人臥紫冥鄉信欲憑巴子
月壯懷可摘大梁星來尋五粒鞋將破爲愛三峰戶
不扁一笑天涯何處客御風駕電自冷冷

毛女峰

阿房宮閣萬年枝奇怪偏多在望夷二世已難分鹿
馬六宮安不傍熊羆時開匱匣思秦閭偶上峰巒見
漢儀人世幾番蒼海變誰知松栢是仙芝

蔣家臺阻雨

入晚雨未歇聲聲滴故鄉當窻衾覺薄作客夜偏長
脩雷侵簷金流波下石梁隣家活酒得先請主人嘗

均州阻雨與主人蔣思東

自笑平生爲勝遊避雨仍居百尺樓殘樹遠隨青嶂
迴寒江晚并白雲流家山迢遞人千里客舍蕭疎酒
數甌欲把朱絃彈一曲子期未必在均州

紫霄宮

窄路自山腰危樓侵碧霄風雲蒸巨壑日月避高標
瞿唐先生曰錄遊華山太和稿 六

五炁應無術三丰不可招惟同吳別駕爛醉到通宵

太和山

宮殿參差翠欲流恍疑駘盪列皇州人間已見黃金
屋天上虛傳白玉樓世變江河皆老佛時來山岳也
王侯南衡西華諸兄弟爲甚寒涼自慘愁

澗

諸峰峰麓千條澗澗裏幽堂有路通枯木猿聲雲正
黑殘床鶴夢日初紅採芝客少還青嶂辟穀人多種
白菰顧我先師傳我訣仙經不必看參同

太和程道士

太和程道士淡薄廢人情笠排崖邊樹床依石下荆
逢人談不死勸我學長生送客出林莽嚶嚶一鳥鳴

下太和山

仄磴斜梯漸欲平一灣綠樹一溝銀青羊澗裏雲封
樹黑虎橋邊雨洗塵暫學陶潛方止酒翻成張翰偶
思舊賒成不盡登臨意兩袖清風又問津

重刻來瞿唐先生日錄

續求溪稿

浩然歌三首

我登天兮天不高一時輕舉漸雲霄上帝賜我玉雞
毛授我心印光瑤瑤扶桑枝下設瓊醪蒲筵此僦白
鳳膏群仙各佩金錯刀見我齊奏八琅璈黔廬俱列
雲漢皐拍掌笑落碧絲條人間何處此豪曹我登天
兮天不高

我涉海兮水不多騎鸞輓鳳一時過上帝錫我金卷
荷授我心印光佗佗方壺山下設瑤醪蒲筵結習紫
羅唐先生日錄續求溪稿

峰駝群仙各佩紅玉珂見我齊唱白雪歌馬銜俱列
喬山坡拍掌笑指燭龍梭人間何處此隋和我涉海
兮水不多

笑菊笑菊錢鏐之壽何大蹙八百年後登鬼錄我有
靈藥自月窟栽在尼山前後麓泗水常時來灌沃心
君令如軍令肅日日不許牛羊牧數年暢茂高千屋
連根取來向空谷去點靈丹丹如玉服之此心如朝
旭安期浮伯赤斧屬輪迴之子不敢服到了而今丹
已熟上天下地隨我欲我欲登天兮清風爲其足我

欲涉海兮明月爲其轂上帝曰念哉我與爾壽齊天地老但不與爾位不與爾祿笑菊笑菊錢鏐之壽何大蹙八百年后登鬼錄

書郭青螺督學示諸生四章後

天地萬物與我一理本一貫也性道教特殊其名耳此理瀰漫六虛之中始于愚夫愚婦之所能知能行以至聖人之所不能知行雖廣博無垠然與我未嘗二也人惟特以有我之私則二矣二則充拓不去一膜之外便爲胡越天地賢人方且閉隱又何以望其

龍唐先生曰錄續求溪稿

二

位天地育萬物惟忠信以日進其德強恕以日求其仁則知能之良不至桮喪滿腔之中皆是惻隱而天地萬物與我一矣一則存之一心莫非親親長長之實理而足以立天下之大本達之萬變莫非民胞物與之實事而足以行天下之大道又何所不至何所不通而所謂位之育之者特舉而措之爾吾黨不聞此教也久矣同儕肯將揭示四章心味而身體之則大學之始所謂格致誠正中庸之終所謂無聲無臭者不在簡冊聖人之所謂一貫者不在孔子而皆在

我矣甚勿自諉聖人爲絕學也

答王汝誠

孔子曰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某佩此言亦不敢爲驚世駭俗之事惟于日用下學上追討然所謂下學者亦非空言亦非泛言也惟處已接人自己覺照曰此聲色也此貨利也此客氣也尋討此三者克治之而已恐聖人所謂閑邪者不過如此執事書來謂性命之微無聲無臭既曰無聲無臭矣又何以下功夫乎又以飲食男女上做工夫已落第二義此則

龍唐先生曰錄續求溪稿

三

非某之所知也禪家分三乘最上一乘所言大乘不知大乘所言小乘不知或者執事乃最上一乘之言也謹復

遺珠忘者陳近夫以近日得忘病書此與之

唐人有病忘者朝之事則暮忘焉夜之事則日忘焉行其庭則忘宮室之美入其室則忘妻妾顏色人或忘其姓名大家巨室則忘其人之崇高富貴而不諂屈見貨財則忘其藏畜忘其遺于子孫處事則忘其軀體如屹如頽淡如也以忘之故貧甚

其妻求醫以療夫之病累不愈張說爲相聞而憐之
有記事珠玩弄于掌卽能記事價萬金遣人遺之忘
者曰忘固不可記尤不可吾鄉有能記者伶然而慙
欲然而慧甫八歲日能記萬言舉于鄉舉于朝官至
獨坐能記書能記子史獨不能記其親記其君居家
則有私財而忘其親居國則曠官職而忘其君日惟
聲色宮室貨利見記余之忘不過忘其日用之常耳
君親大者念念未嘗忘也以是而記不如不記之爲
愈還其珠於相公來子聞而嘆曰此忘者必隱者也
瞿唐先生自錄續求溪稿

四

無意必固我之私益聖人之徒也繼而來子又悟之
曰惟其能忘所以不忘惟其不忘所以有忘忘之義
大矣哉而今而後始知忘物忘我者而後不忘君親
也忠臣孝子忘而已矣

病足五首

自笑生平定脚根
缺鞋踏破竟天真
應知孔氏傳心印
不與高材疾足人
花下臺邊一杖前
長安路上久無緣
只惟月屈攀援處
脚踏天根是鐵仙

春日春風歌咏歸舞雩童冠換春衣天涯一望蕭蕭
客誰是蹢躅誰是飛

小時去入示和場覓得仙家駕鶴方來往瀛洲惟駕
鶴不須兩脚去奔忙

回琴點瑟作生涯泗水春風富貴奢好笑唐人鏃揚
李章衣木食弄青蛇

楊兩洲臨別索墨跡

此身天地大而胡居然小小之却爲何喪我此至寶
此寶無聲臭無處可探討充之塞天地歛之極微眇

瞿唐先生自錄續求溪稿

五

何處可覓之元關一句了西方有妖狐千年生羽袍
能作人言語言語過機巧名爲覓寶人長途乘駿
我奉土帝命兀然坐山表舉劒斬妖狐妖狐化爲鳥
能飛又有文鳥穢蕪窈窕萬鳥俱從之啗噴聚小杪
我聲鳳一鳴萬鳥裂其腦

答陳近夫

鄙人非不知致良知也但問致良知何以下入門功
夫耳自古聖賢未有不苦心難沒者宰予晝寢孔子
且責之以朽木糞土未有青天白日止閉目坐而可

爲用功者白日閉目而坐與晝寢何異哉恐執事聽古人默坐澄心之言又聽今日致良知之言未曾自家下手耳譬之燒丹然何以入藥何以封鼎何以加火何以溫養未有縮手旁觀而止聽人說者熟思之

寄周壽齋冉西陵

註易求溪已十秋樓臺遲日近丹邱吳江每問周公瑾泗水長思冉伯牛芳草風春生窈窕遠林夕籟帶喧啾故人不負山陰興尋訪寧忘夜泛舟

寄秦獻葵

瞿唐先生白錄續求溪稿

六

前年把袂別求溪又見求溪柳絮飛笑我支離爲客久與君傾倒會時稀山中霧豹知當變遜者沙鷗只自肥欲折梅花來寄遠春風二月已菲微

答吳蒙泉

兄書來以某詩似升庵學似白沙誤矣不知某自比李白有說其說亦長也豈但兄疑即親戚鄉里亦有此疑緣某少年妄意發憤聖賢無傳授無門路只得日夜讀書忘食忘寢不意偶一日門路通矣若某與升庵全不同蓋升庵宰相之子又大魁天下偶過涉

滅頂如自天而墜于淵曰日是憂文章以憂而得之者也某則蓬蒿之子平生不以富貴爲事甘食偶得聞道如自淵而升于天曰日是樂文章以樂而得之者也雖彼此通多讀書然作用不同若兄評將進酒一篇評論差矣某之將進酒與李白意向全不同天淵懸絕蓋道言也指冬瓜說葫蘆若以唐人之詩求某之詩不知說甚話矣故爲白沙之學者必非升庵之詩做升庵之詩者必非白沙之學言者心之聲豈有詩自詩而學自學乎一笑

瞿唐先生白錄續求溪稿

七

輓隆見山有序

見山儀標豐備資性純雅庚辰歲余客求溪註易適見山豎一書堂于樓后跨樓遠眺亦奇觀也乃邀余飲懇余筆跡余書一聯于堂云白屋三間退一步愈見超度青山萬疊登九仞更覺高明自後常載酒買月亭見余格物圖諸篇肯首嘆服起立曰恨未早得拜門下也以深山木石鹿豕之中得斯人亦可謂知我矣丁亥春見山遊岱宗余卽欲走弔以

病足不能除夕前二日扶筇往之見余筆跡
猶如故也不覺傷悼仍席上成四韻書之于
壁

參差樓閣傍溪沙記得相逢滿樹花天上又迴新斗
柄堂前猶掛舊龍蛇殘崖古木啼猿急野水孤雲落
日斜欲寫當年知我意不堪拈筆對寒鴉

戊子求溪元日縱筆十首

流水高山半調琴琴中白雪幾傳神翻因註易長爲
客懶把卿書寄與人九仞功夫惟一簣十年心事只
瞿唐先生日錄續求溪稿

八

三春乘槎便去騰銀漢不許張騫再問津
誰道求溪萬壑中求溪風味別穹崇竹垂鸚鵡渾身
綠楓帶丹砂滿面紅關朗當年原是北丁寬此日又
之東鳳鳴自是驚凡鳥未論梧桐與枳叢

作客青山歲又新臘梅猶帶舊香魂鳥銜春色來花
塢風送晴光到我門共識伏羲文字祖誰知孔伋聖
人孫幾番獨立通明殿朶朶紅雲捧至尊

元日題詩倒竹尊開尊細論此生心十年恍若居三
島一刻從來值萬金春曉倉庚啼淑氣秋深鴻鴈報

佳音尋常咫尺俱成樂肯學相如賦上林

春日春山翠欲流生平學問不悲秋高門白玉來傳
酒滿席青絲似鬪裘伯樂有情長顧馬庖丁無意見
全牛醉酣便拉洪崖袖橫駕蒼虬去十洲

方傾栢葉歡新

歲仍對梅花叙舊年雪裏誰人知玉馬眼中何物是
金蓮神仙自古無名位騎得鸞凰便上天

我有春情滿壯懷春情懷抱對誰開必生芳草傳消
息方遣流鶯說去來紅日幾番輝白玉赤松今亦變

瞿唐先生日錄續求溪稿

九

黃梅天涯元旦探春客次第商量莫浪猜

蕭蕭竹院淡于僧懶學人間驥尾蠅花柳春風一杯
酒樓臺夜月十年燈溪中童冠將歌舞匣裏雌雄已
蜚騰耳熱反看真箇事紅霞高照玉壺冰

楠毫隨意咏東皇陽春有脚無貧

富芳草多情第短長赤鳳從今隨我駕黃封原不許
人嘗求溪泗水知相接莫在其中得釣璜

千杯得興六窓呼自笑平生一事無偶學屠龍尋水
鏡翻來釣月得珊瑚南枝漸發春將曉北斗新迴夜

未但輕舉他年歸碧落，求溪應盡出關圖。

答譚敬所二首

敬所與余別二十年，似不知余所爲何事也。就來書之意答之。

註易求溪十二年，兼葭幾度憶留連。風流也近陶彭澤，踈懶多應孟浩然。春老野花眠竹徑，雨餘謝豹掛桑顛。可憐許耳無人洗，誰聽幽蘭月下絃。

求峰萬朶插層霄，買月孤亭架半腰。崖下往來惟鹿豕，溪邊問答止漁樵。多君書翰能千里，顧我心情只

瞿唐先生日錄續求溪稿

十

六橋無限相思相，見意危欄獨立亂花飄。

答陳七峰郡丞用韻

寶瑟朱絃拂雪莊，儀形髣髴見元裳。遼東笑我空驚

白，潁水看誰尙憶黃。春到物華詩覺秀，交于慷慨味

偏長。何時共坐松根下，嚼月斟霞夜未央。

駁谷蝸廬厥石栖，枯杪野竹與雲齊。春風有脚尋常到，謝豹無心咫尺啼。塞上幾能知去馬，人間誰不愛

懸犀。年來最喜忘機事，山自爭高水自低。

答贈郭明府

南衡高齊天西華，去天咫尺我昔曾遊之。今已二載矣，

美人坐秋阪，邂逅相徙倚。傾蓋倏忽聞，咳唾亦蘭芷。

錫我秋水篇，鑿鑿皆至理。白雪點紅爐，渾然無渣滓。

當空鳳一鳴，百鳥聲齊止。日月如跳丸，流易速如矢。

昨日在南隆，今朝自建始。鳳鳴本朝陽，復爾暫棲此。

學道則愛人，絃歌今滿耳。有樹種甘棠，有衣補豸史。

我客求溪久，孤亭架礪礪。註易于其間，屈指今一紀。

磨礪欲成鏡，癡劣應至此。一別各天涯，美人不我鄙。

今夕又何夕，飛翰來千里。開械如見面，令我陶然喜。

瞿唐先生日錄續求溪稿

十一

吾道歌嚶嚶，有宮復有徵。感此纏綿意，無由報木李。

卿將尺素書，託此溪中鯉。

用張南軒贈朱元晦首二句起韻，贈謝郭青螺。

君侯起南服，豪氣蓋九州。云何名爲豪，毅然追前修。

斯道日中天，典刑在尼邱。邇來數千年，泗水風颺颺。

志士當此時，臨河嘆無舟。鳳鳥久不至，百鳥相喧啾。

赫赫聲利場，奔趨速置郵。自非有豪氣，安得挽狂流。

有美發靈籥，默契魯與鄒。揭示錦城彥，文翁非所侔。

吾道有主張，赤幟飛旗旒。械械變人文，舊習倏然瘳。

顧我亦何人，藥籠亦兼收。駑馬不堪策，絕塵望驊驎。
註易買月亭，于今十二秋。登山不到頂，登之亦何由。
掘井不及泉，棄井亦可羞。因之遂久淹，歲月長驚遒。
攬轡校梁山，文光入斗牛。山深道阻長，瞻望空凝眸。
君侯起南服，豪氣益九州。

書便面贈送蔡令長

別時容易會時難，莫把相逢作易看。竹馬今朝陌郭
仍滿鞭，何日見劉寬。山中偃臥雲穿榻，天末懷人月
上竿。廬阜此行應不久，台星聚處是長安。

瞿唐先生日錄續求溪稿

三

萬里長空一鶴飛，黃鸝紫燕避光儀。小孤楚地應相
近，大縣才華更見奇。未折梅花逢去使，欲憑瑤草寄
相思。年來註易疎唐律，惟記甘棠召伯詩。

梅溪贈周十二

朱明道士愛滄浪，剪裁雲縷舞霓裳。解佩盈盈煙浦
上，一聲龍笛度瀟湘。冷香入夢長檣散，江妃也學梳
粧懶。檀郎自作射姑仙，春官一向難勾管。買山不必
問西湖，處士之骨今應枯。獨憐芳草拖裙絲，十二蟾
蜍夜夜孤頰有之。亭亦草草，鶯翔鳥步江山老，別壁

一時飛上天。暝煙殘日難追討，惟此源泉活潑來。橫
枝疎影壓蒼苔，一般清意兩奇絕。短屐長髯只浪猜，
有時溪梅忘人我。夾桃帶李種亦可，欲問廣平心上
事，不在前溪花旖旎。莫道高標自獨持，芳心只許川
流知。那堪一結青青子，還有調羹止泊時。

忍

人之七情，惟怒難制。制怒之藥，忍爲妙劑。醫之不早，
厥躬速戾。滔天之水生，于其微燎。原之火起，于其細
兩石相撞，必有一碎。兩虎俱鬪，必有一斃。怒若攻而

瞿唐先生日錄續求溪稿

三

耳熱面赤，忍則解表。冰消霧釋，怒若結胸。霍亂喘急，
忍則理中。風光月露，怒以動成。忍以靜息，怒主乎開。
忍主乎閉。方忍之初，止醫怒氣。忍之至再，漸無芥蒂。
再之至百，卽張公藝無所不忍。量如天地，有容乃大。
必忍有濟。

答譚後山

千金難博老來閒，爲老題詩寄後山。當日長思杯斝
綠，而今不覺鬢毛斑。杜鵑兩處啼千樹，芳草春殘匝
一灣。歲月跳丸成甚事，笑誰作客未曾還。

答方玉岡

求溪峰下咏滄浪赤甲山前寄玉岡五載別來猶是夢四明老去更添狂著書作客時將暮懷友吟詩夜未央不識何年能對酒麥枯啼遍滿村秧

麥枯鳥名

清風兩袖歌贈蔡令長以繁轉臨川有序

蔡諱思穆道號熙垣湖廣攸縣人

高堂簾幙燕新泥風煖溪橋柳掛絲纔放小桃紅入夢正是清風兩袖時美人少年自高格紅月手提如琥珀走馬獻賦明光宮來宰錦江巴子國九溪三峽

瞿唐先生日錄續求溪稿

古

見飛鳬清秋白日照冰壺常聞齋馬嘶芳草不將塵甌美萊蕪人齊結綠飛泉漱山陰無事簾垂晝平常見客似無官繾綣愛民如有舊一日偶聞轉轡章四郊赤子眉齊顰我之父母欲何之皇天原不分肥瘦檢點行囊一物無惟有清風攜兩袖黃童白叟滿長途扳轅臥轍如嬰兒未見狄公當日祀已成何武去時思客路春風鶯出谷鳴鸞文彩當朝旭九子峰高插笋尖七澤江深澄鴈綠清風清風興更嘉暫時披拂河陽花方作蘭臺快哉賦滿城條爾發天葩有時

清風入矛補六月嚴霜生栢府一雨洗清六合冤
轡埋輪日未午有時清風到三台黃閣傳呼宰相來
帝典王謨唐喜起皋憂禹稷相追陪清風清風我不
負爾爾又不負於我哉丈夫出世須皎皎喫着笑誰
問溫飽幾番獨立崑崙巔一聖天涯何草草不將紅
葉化青龍却把紫珠彈白鳥清風清風何彼清風酒
彈此清風絃自古聖賢無貴賤騎得清風便上天子
游清風既已去澹臺明月共誰圓清風清風歌聲倩
采詩何人奏三殿

瞿唐先生日錄續求溪稿

古

三代之正學不明而孝廉之舉又廢清風兩袖聞其語而未見其人矣令長下車即以薛公名言置座側以金玉其身視民如傷一介不取余幸見斯人以其足以起頑立懦也故作此歌爲觀風者采焉爲夔路名宦春秋采焉蓋卽白樂天之新樂府皮日休之正樂府也

醉時歌酬覃葵南

平生不作皺眉臉逢人每恨杯中淺斗酒騎鴻便上

天上帝亦知來矣鮮春風春日百花開求溪又遇故人來故人相逢仍一斗一斗相逢亦快哉白水青山留我老三都九辨憐君巧許多才子赴明光木難灼礫如君少飛身我欲上棲霞卻丹成共去服黃芽殿閣樓臺別有境莫學人間作小家此境眼前即欲到我詩磊磊發靈竅黃芽服後臉純紅與君把袂同長嘯長嘯一聲海月高月高泗水自滔滔回首尼山何處是不知世上何者號嵯峨醉時歌罷依然澆斗酒君不見李白斗酒詩百篇大匡小匡今日又生脩

聖唐先生日錄

續求溪稿

夫

月手

雪

天王有詔下藤六風雲天上隨追逐俄頃之間世界殊不覺書齋成素玉素玉素玉化為龍既騎翠竹又騎松一龍變化承恩詔千龍萬龍來相從我詩一見隨龍走大呼小叫同龍吼百篇落紙若有神不必揮毫須斗酒揮毫落紙句何奇鬬白爭妍光陸離躡躡驟舞千年鶴窈窕旋生五色芝駕鶴食芝從此去咫尺雲霄風可御振衣直上泰山巔壇上還餘舊杏林

杏樹森森亦可憐誰知藤六已成仙天王再詔果日前藤六依然詔上天

送楊驛宰致仕還楚

終日思歸不得歸得歸此日似雄飛一官白首成何事三徑黃花想漸稀巫峽夢回家已近湘江春到鰕初肥即君自是雲霄客且莫溪邊問釣磯

賦得歸去好送李學博致仕

君不見鮑老當筵笑郭郎即笑他舞袖太琅璫當筵之人一竝笑前後左右皆顛狂及爾鮑老當筵舞依然

聖唐先生日錄

續求溪稿

之

舞袖長于組當筵之人復笑之齊聲絕倒無賓主人生通欲舞此場舞罷方收入簾囊亘古亘今皆如此看定不博半幅紙青蓮道士珊瑚柯光芒灼燦燦纖阿河汾生徒相肩摩山斗壁立高嵯峨爾來掛冠反芰荷山中風味自殊科二月春草綠如羅幾群黃犢遍山坡親朋把酒白玉醪寬杯大爵面常酡方脩五柳先生傳忽聽滄浪孺子歌世間日月疾如梭石火生歸去好歸去復如何歸去好歸去好香山今又添

一老

贈譚二酉赴成都

何時別美人今日復山嶠酌酒與美人美人笑絕倒
偶見鵲鴿飛變爲和鳴鳥世味不長甘或時辛如夢
世路不常平或時坡如島篙師航在手風波自是小
惟有達者知陰晴笑卽了水本向東流赴西終然少
片雲倏忽生明月終皎皎卽有照水犀百惟一齊掃
美人紅鸞姿致身霄漢早柳林有一枝原是君家寶
蛟龍得雲雨肯戀此池沼功名駟馬知動葉麒麟好
瞿先生曰錄續求溪稿

雨中留贈譚敬所

故人咫尺隔濔濱背郭溪橋欲漲時又是一番留客
雨再題八句贈君詩謝安終爲蒼生起王烈多應白
石知莫謂朱絃空浪調世間亦自有鍾期

贈別徐華陽司馬感謝之意見乎其辭

巫峽之水清于油十二之峰翠欲流高唐樓觀枕江

洲了香筇竹風颼颼少年宰相正黑頭臣時白筆寫

嘉猷王恩西顧念綢繆推轂西羌正借籌五月船樓

下益州雲旌扔列九花蚪鶴鄴綈幾十里樞佩刀鵬

鵬江光浮馮夷江怪潛控湫蒼生赤子速行騶審予

自笑眠空谷不友縉紳友麋鹿一弄先天宇宙圓菜

根有味過梁肉幾番親見伏羲來來往春宮二十六

矮屋誰懸高士名時贈德榮高士扁松鶴沙鷗箇箇驚品題

一字知華表論價遺輕十五城生平之願今朝遂不

願封侯願識荆夜夜懷人紛六鑿飄飄百願生簾箔

瞿先生曰錄續求溪稿

寄詩方染江淹毫乘風欲駕揚州鶴勝引何當斗十

千談元夜午燈花落豈知關伯駕火龍草堂遂禁山

人脚別去瞿唐灩澦堆小孤大別亦奇哉晤言促蹇

知何地滿腔懷抱向誰開莫羨東山松菊媚三百四

輔正需才遭逢禹稷當平世翻笑陶潛歸去來

書便面贈別馮令長文郎昆玉還宛陵二首

七月巴川天復漏嫺皇不肯重結構山深路邈客來

稀獨木柴門掩清晝有美江南突馬來翩翩琴鶴令

人猜雙劍倘非牛斗客千金定是上燕臺陸家兄弟

多讀藻王氏父子阿戎好金精玉兔桂香浮許國承
家俱皎皎箕裘心學本家傳秋風愈覺壯龍泉霧拂
山知豹變春歸綠水聽鶯遷丈夫出處無平仄紅
鸞易處長高格幽蘭且調五根絲槐市好磨三石鏡
扁舟哦哦下瞿唐一聲江笛鴈衡陽豐城若遇點羸
紫走馬便去獻長楊通家自此成知己蜀水揚瀾迴
萬里他年隔別寄雙魚玉堂東閣西清裏

王喬丹熟爲仙令驅雞擾雉神明政夜來惟有雙鳬
飛照人多是揚州鏡高門于氏有先知徐卿二子嫗
題先生自錄續求溪稿

然奇白鹽赤甲三川遠愛日瞻雲各有私正當召伯
循行役又是胡威跪問時此行無異遊蓬島十二巫
雲猶筆掃霜回七澤鴈奴高波平三峽彭郎小湘君
鳴佩駕青霓龍女吹簫掉翠鏡彩筆驚回五色鳥還
家夢繞枕中雞二妙翩翩誰不羨十幅滿帆疾于箭
有日拈毫燕子磯春深走馬曲江宴賦終奏入明光
宮詔成捧下麒麟殿知君健步負年華此事指掌如
揮扇笑我雙鬢同秋草聞道當年恨不早惟有先天
一粒丹不隨東汜西崑老衡門無事自蕭蕭袁中何

物與高標一瓢事業惟知樂五柳生逢只重腰題誌
遠送路迢迢何時金玉到漁樵宛陵若有相思夢五
色紗羅萬里橋峨眉山有五色紗羅樹名洞

席上口占答梅鳳臺

梅福隔別久并載不得見知在吳市門相思長一線
白髮映紅顏寫字猶慈舊日月如穿梭迅速即謝電
舊懽晨之星稀疎三五獻故人偶寄書千里如對面
笑我臥山中白雲長一片求溪作客从尋常不到縣
今年六十餘著書五十卷問道長恨遲忽焉歲已晏

題先生自錄續求溪稿

寡過愧未能早暮思遠瑗又爲虛名累多爲官長薦
何時必重逢得遂山陽願口占答故人趁此秋風便
題得四邑一心篇贈馮錦橋邑侯榮獎有序

秋天萬里秋色明秋山盡盡秋水清廣寒宮闕開水
晶桂香醇醇滿庭生鐘山美人馬元叔才華皎皎懸
黎玉少年懷慨赴長楊紫電恍然光可掬出宰桐鄉
慈愛多福星燦爛光明燭冰壺長對金精圓不獨片
言能折獄王家从任爲真才豫章借冠仍巴蜀翻翻
一鶴穿巫岑綠綺脩况作龍吟巴蜀之民反裘从

車南即甘霖四郊赤子歌馮父山歌仍瞻在士林
一路當塗珍重八黃鳥時時送好音十年不論曾三
仕四邑惟知此一心此心丹訣從東魯探存長在不
聞睹甘棠也向此心裁身服只于胸次補君不見河
陽一縣花年來天地亦奢華農祥時照春幃勝千樹
萬樹蒸紅霞又不見中牟雉滿道前者扔雞後者叫
提羈山童不忍捕嚴子餘須成一笑花可採雉可呼
眼前景致錦餽鋪俗更多于花鳥之上用功夫粉飾
太平豈丹朱愛民之意秦越踈豈如明公實政惟在
墨先生曰錄續求溪稿

一心懷學道愛人方如此百里豈能展騁騁鳳端
不棲叢枳明年鳳詔下龍墀還以一心獻天子

右一心者一心愛民也侯歷四邑一心愛民惟
于心上用功夫故不粉飾花鳥聽斷不論權豪
不論契厚惟主之以理人以神明服之考察駁
梁未嘗剝民奉上歲減民五百金一字不下鄉
落奸猾潛跡足蘭則植之凡棘則鋤之人有不
及于理者創責以大義口之所言即其心之所
存不藏睚眦之怒天性類如此侯蓋光明正直

君子也常對某曰功名有數歷官已來惟不愧
此一心耳故梁連年旱魃賴以盜息民安大哉
心乎利民亦溥矣德愚劣喜人講心茲兩院交
旌因賦此贈之

吳十洲道士索墨跡

顏回命短今翻長洙泗春風日日香識得孔門真樂
事再短數歲有何妨伯夷受餓而今飽高節清風長
不老古來多少醉飽人黑風吹沙埋腐草大江之水
日夜流滔滔都去赴瀛洲海童馬銜長自笑千溪萬
壑墨先生曰錄續求溪稿

堅不回頭人生寄世真行客正如溪壑計水國一番
波浪一番人不覺鬢隨波浪白富貴不怕金堆山堆
山也要歸真宅王母桃紅如火燒方朔偷兒去幾遭
偷桃之時誰得見文人羽客空相高莫讀抱朴子世
間有生必有死試問劉安癡不癡天上那得雞犬飛
壽白鹿兄七十五

峨峨赤牛城漠漠沙河浦兄弟伯仲間鷗鷺結盟主
日月如跳丸四時易楚莆朝露托桐葉忽焉箭脫弩
吾輩人多壽或者乃風土大兄八十二兄七十五

猶寫蠅頭字，健步不用拄。少壯仕東南，慨然解簪組。
晚年多兒孫，衣冠相接武。弄孫識軒渠，各位當出祖。
阿戎灼灼姿，喬梓成仰俯。白髮鹿及翁，常時揮一麈。
栗里有古風，不苟入城府。嘆然無一事，抱膝吟梁父。
客或偶爾到，桑麻愛談吐。望杏及瞻蒲，餘須陳馬乳。
山肴雜菲葑，誇甚龍根脯。客若半醉時，移席黃花塢。
嗔噉誼滿堂，不飲出童叟。何必慕神仙，升經講龍虎。
我客求溪外，六經成補罟。三十方聞道，不羨雞林賈。
而今邑老大，信步登東魯。今來祝兄壽，兄弟齊歌舞。

韋先生自錄續求溪稿

孟

願兄比南山，紫巢亘今古。酒酣筆如虹，琅琅書家譜。

四時詞 六言四首

溪前溪後雲深山，北山南路古顏子之瓢。惟一先生之柳有五。

花枝故故披離鳥，語聲聲入坐。添我本是三分笑，誰

只作一箇。

黃開三徑之中，白落萬川之裏。或萬或三，乃數能黃。

能白是理。

仲尼自然愛易，茂叔爲甚尋顏。五色黃鶯落筆三條。

不肯開關

秦吉齋醉後索墨跡

習習我亦不知自家樂，十年註易求溪閣。西崑東
汜猶如昨，哈哈草堂今日故人來。沙尊特爲故人
開，眼花傾倒不須猜。皎皎幾人白日登蓬島，百歲
光陰過目鳥。劉伶已後知音少。

遊旱田埧至達境寄黃少岷

素節迎飛霜，忽過旱田埧。已至達之境，一溪隔桑柘。
望山之峰，宛若秦之華。青雲排指出，忽見令人吃。

崔處先生自錄續求溪稿

孟

尖者如笋芽，方者如壺榭。指點仙人莊，咫尺山之下。
如何至此境，不得相接迓。別去忽幾天，都客復不化。
仙家迎鑿落，香空如麝笑。我女少年不肯嫁，
作客求溪外。兀然無春夏，本是懶慢人。似索仙人駕，
何必如跳丸。一刻不擅借，佳景無金丹。空把三尸罵，
提提竹林中。常思嵇叔夜，安得慰相思。千里同命駕，
詩成祈合歡。遠意

來瞿唐先生日錄

優哉閣稿目錄

辭官疏

辭祿疏

報黃慎軒太史

報郭青螺中丞

報趙行吾方伯

報郭夢菊

報郭士衡

瞿唐先生日錄

又

寄王柱史

郭青螺先生諸草序

壽詰封中丞郭兩峰翁八十序

萬縣令越玉翁考績序

西銘

東銘

花間獨坐

賦得泰山歌贈謝王部院會薦猥及笑作



忠美人歌寄郭青螺公祖

贈別任懷陽學博轉德陽令 四首

倪禺同銓部過求溪寄詩十首用來韻奉答

蟠龍山送汪崑麓明府以內艱還楚

郭汾源明府以賢聲取入棘闈贈別

贈郭明府廻兄文即至梁

夔庠學博文郭陳李四先生梁山考校適曾孫

象鼎入泮于其歸也送至蟠龍山贈別 四首

贈送郭明府交即還秦

瞿唐先生日錄

寄茶酌李學博口占茶歌 三絕

贈別郭明府迺弟

贈郭明府迺姪

一日四樂 四首

聞郭夢菊公轉楚方伯奉寄

賀劉太和明府壽 二首

寄焦學博原梁山學後轉蜀府

贈別劉太和明府轉襄陽

賦得巫峽篇送王代巡出蜀

送馮錦橋還宛陵

三

重刻來瞿唐先生日錄

辭官疏

爲感激天恩恭抒誠悃自分衰朽不堪職任懇乞聖明俯答終老山林以安愚分事臣由本縣儒學生員中嘉靖三十一年壬子科鄉試第五名頻年計偕屢試屢蹶因父來朝患足病母丁氏繼患目疾臣既鮮兄弟遂留家侍養未仕及父母去世臣雖有欲仕之心已非可仕之年矣夫親存不能仕以養吾親親沒而竊升斗以養妻子臣不忍也既不忍負吾親而徒

瞿唐先生日錄 優哉閑稿

仕乃負明時而徒隱臣不敢也因思先民有言未得其位無所發施則發明聖人之學使其教益明出處雖異推已及人之心則一也臣佩此言遂將本朝纂修五經性理大全日夜誦讀及讀周易見諸儒皆以象失其傳不言其象止言其理臣愚劣自知遠不及諸儒但思易乃五經之首象既失傳則自孔子十翼之後四聖微言祕旨已絕二千餘年矣若不窮究其象則以訛傳訛何以謂之明經經既不明何以爲士所係世道匪輕臣遂客萬縣求溪深山中反復探索

思之思之夜以繼日如嬰兒之戀慈母數年而悟四
聖之象數年而悟文王序卦孔子雜卦又數年而悟
卦變之非始于隆慶庚午成于萬歷己亥計二十七
年而後成書書既成臣亦自知祖宗以來列聖相承
著我絳櫟之化皇上繼紹豐芑熙洽之仁有一代之
聖君必有一代之經術天意不借才于異代故臣得
窺易于一斑非臣庸愚自能悟易也譬之鳥鳴于春
蟬鳴于秋乃天地化育使之如是非鳥蟬自能鳴也
不然鳥蟬天地間一蠢蠢者安能應期而鳴于春秋

瞿唐先生日錄

優哉閣稿

二

哉臣自易註成後四肢罷敝萬念灰冷不復問人間
事矣詎意四川督臣王象乾貴州撫臣郭子章會薦
蒙吏部題覆奉聖旨來知德學行既優添注翰林院
待詔欽此臣一聞報不勝惶懼臣章句腐儒樗櫟弱
植未嘗不講學而學愧先賢未嘗不修行而行猶鄉
人至于翰林乃名賢侍從之地待詔尤儒臣極榮之
送臣何人斯敢覲于此且臣之齒今年七十有九青
天蜀道白首龍鍾雖犬馬之戀不敢忘于江湖而麋
鹿之性終難馳于廊廟伏望皇王憫臣之老不能出

戶庭矜臣之病不能登舟與臣未嘗效一日之勞于
陛下不敢虛冒榮銜容臣仍以舉人終老山林庶臣
于舜日堯天之下得遂鳶飛魚躍之性生為聖世之
逸民老非明聖之棄物臣之榮踰于三接九遷臣之
感誓于魏草楊環矣

辭職疏

為湛恩重疊敬陳謝悃衰年腐朽不堪予賚懇乞聖
明俯允山林便宜以溥洪澤以光儒術事臣中嘉靖
壬子科鄉試因親有疾侍養未仕不意四川督臣王
瞿唐先生日錄

優哉閣稿

三

象乾貴州撫臣郭子章會薦吏部題覆奉聖旨來知
德學行既優添注翰林院待詔欽此臣一聞報寢食
不安思臣之學業尚未精檢臣之行無善可錄遂以
臣不堪清秩難出戶庭原繇陳情上疏不意吏部題
覆仍以原授職銜致仕復月給米三石臣得此報愈
益驚駭臣之所以辭職者以臣貧薄之分已定也今
夫聖主之於萬民猶天地之于萬物也天地之氣正
溫厚也宜萬物無一不長養而草有夏枯天地之氣
正嚴凝也宜萬物無一不收藏而梅迎雪秀豈天地

之有心哉物各有分定故耳臣自壬子科中式于今五十二年當少壯正父母遭疾之時及衰朽適聖明恩授之日當煖而枯當寒而秀正類于此臣雖有易註已叨官題奏然螢有火熠體本寒微相多聲聞材原枯薄其分已定矣所以將臣不敢受職之衷情剖心於聖明之前者此也今所賜月米出自宸渥一粒之米一粒之珠臣以無功食之且恐折福君以之飽豚生糞息臣不敢也臣聞之禮云長者賜少者賤者不敢辭此平交之禮則然若聖明之賜雷霆之所震

瞿唐先生日錄

優哉閣稿

四

動雨露之所濡光于閭里載之史冊傳之古今豈泛常哉臣既不敢食又不敢辭臣見宋臣范仲淹置田千畝以給貧族臣草茅之士安敢望如古大臣但臣之良心與仲淹之心一也臣願將月米積成義倉置田數畝令通族窮民或遇歲歉少救一時之貧或因差役以下敘

報黃慎軒太史

別後復過求溪半載四月盡方旋上疏雖允仍給月米三石此時又欲遣小孫謝辭朝廷之恩並于覆載

但某不敢當也辱承翰教云云相會之期陰晴未定金沙公考校枉顧須臾而別大抵儒釋之學皆在於苦皆在於悟若不能悟釋氏雖言不二猶不能達此六也所謂九衢四照死火寒灰鳥聚龍參張弓駕箭何處下手駐足哉故妙處在於悟悟熟忘言神而明之默而成之即在是矣所以孔門之學每每不得其傳者以不能苦不能悟讀字忘心看心失字安得不東猜西想可一長歎合州周生乃赤水世家醫有通神處茲入裁此奉候時趨不盡欲言

瞿唐先生日錄

優哉閣稿

五

報郭青螺中丞

某少日不揣此心之恂慙不度山川之遐僻不顧科目之絀稀忘意聖賢願學孔子者豈孔有秘傳而某聞於海內之異人哉時以蹇蹄屢蹶適父母有疾不得已而從貧賤之路耳從貧賤者非題橋投筆而欲得富貴也欲從貧賤以成人耳隋之時舉秀才文帝開皇六年普天下止舉杜正元一人宰相楊素怒曰周孔更生尚不得爲秀才乃復試之當時秀才之名其重如此而豈知千載流芳乃文中子哉宋王佐爲

榜首而爲千載大儒者則五甲朱熹也王佐之名翻
因朱熹以傳從貧賤之路者此心也當時題路引因
詩中有東海宣尼是引師之句故書願學孔子四字
以帛繫之於臂京中會友祖行笑之歸蜀士林亦笑
之獨門下校蜀扁茅堂以明道是衆人疑而門下信
之也豈知薦于聖明以學行之優添註翰林哉已知
恩深覆載刻骨難報其萬一但衰朽龍鍾縱翰林美
秩亦不能赴也伏冀垂炤臨楮悵惶

報趙行吾方伯

聖唐先生日錄

優哉閣稿

六

芳聲苾鬱翕習空谷久矣某以愚劣之故客萬縣求
溪三十餘年求溪與楚相近巉巖萬尺樅檜千章猿
鳥偏人出入海內大人君子如門下不得投刺展拜
者坐此故也前蒙青螺公祖會薦以燭夜之質而引
之以高岡之鳴蓋生成之恩也但某不敢當一歲於
茲恍然生愧特遣小孫致謝詎意門下不鄙雅誼看
端歸而誦誦于家庭七箸之間感戴不淺且承翰教
云云俾今日斯道如日中天者所教之言也某少日
因父母有疾復因下第之苦遂不揣泰山之所以高

東海之所以深妄意古人願學孔子及以此言擔荷
于身無門路可入遂遠客求溪孔子說克已卽于已
上求之說格物卽于物上求之說三戒卽于戒上求
之宋儒端坐某不能坐說觀喜怒哀樂未發氣象某
不能觀近日之儒又說心本圓明無動無靜無體無
用亦無物可格某則如牛之於琴撫之者雖有神女
落霞之妙乎鶴郭門之舞師襄退舍伯牙袖手而牛
則蠢然莫知也惟此心與孔子之言合者則錄錄之
旣入遂成冊集欲請教于四方已衰朽矣門下偶見
聖唐先生日錄

優哉閣稿

七

報郭夢菊

庚辰之別于今十四年矣言之不覺牽香香之思得
丁勺源所帶書足紉不鄙書云易先天後天之說大
抵宋儒之易原未分曉蓋伏羲之圖易之對待文王
之圖易之流行兩間對待必有氣流行于其間使無
氣則乾坤爲死物矣形氣豈可分先後此所以知其
未分曉也少年願學孔子無門路日夜讀書乃思宋

儒程子延平都靜坐某亦靜坐三年後自覺流爲禪學及父母見背相繼廬墓六年不葷不樹樂樂一瘡夫矣偶悟格物之物乃物欲之物一者無欲也格物則無欲矣孔子吾道一以貫之所以行之者一天下之動貞夫一三一字相同皆祖述堯舜精一之一人

報鄭士衡

仙里隔梁不遠久聆芳名長以不得登通德門爲恨

瞿唐先生自錄優哉閣稿

八

讀藏山稿如握火齊不忍釋手讀餅醅集其理明其氣真如曰佞神不如盡人希福不如安命皆名言也某今年七十有八歲已杪流光如電晨星殘月燭地幾何孔子之學同則崇之異則闢之此皆門下青年事也某前在求溪註易海內大人長者勸我程朱傳誼一字不可易及見虛齋先生蒙引一字一句皆依本義恰如本義爲經而蒙引爲傳也某見前輩虛齋如此亦袖手不敢下筆久之思索有年如嬰兒之戀慈母夜以繼日一念一刻不忘遂悟四聖之象又悟

文王序卦悟孔子雜卦悟虞翻卦變之非四者既悟則易之在手如庖丁之于牛丹霞之于佛矣所以不揣愚劣僭妄成一家之言者以此因同志故以實歷苦語悉言之大抵學者以無欲爲主義理見得明脚跟立得定不論出仕隱居卽伸於萬物之上矣人之知與不知非所計也

又

某一向客求溪今老矣歸來諸事蜩集大雅君子止隔一縣長以不得掘趨几席請教爲歎頃承翰示遠

瞿唐先生自錄優哉閣稿

九

惠瑤篇浩然之氣哲然之理斐然之辭潘江機海鳳舞龍翔前輩揚馬皆當避席來春大魁天下入館閣覆蜀纓袍送金蓮炬乃其餘榮矣所諭聘竺之教中原已非朝夕之故至于今日聃氏不過奔溪涉澗至于竺氏則至于四海北天墟而東析木皆其踈蹇之地矣一二高明之士駕艤鯨之舟立赤幟于其上海童馬銜之徒復鳴鐃擗磬吹笙鼓簧歌舞以唱和之奈之何兩岸僇人俗子不替其目而聾其耳也某以井蛙斥鷃之見加以守株待兔之愚少日不揣愚劣

願學孔子今犬馬之齒已七十有九晝夜之所講究
思維者獨此孔氏而已所論生前營營身後冀望某
則聆絕四之訓思慮久不到此矣

寄王桂史

上氏青箱古今盛稱端臺之家又過之聞于豹谷人
矣豈有世德天獨厚乎昨驄馬西來甘雨隨之三川
爲之清肅曠世所未見者蓋近日之獨步也但不得
坐春風爲恨耳孔子生于山東祖述堯舜者祖述其
精一也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曰所以行之者一也
聖唐先生百錄優哉閣稿

十

曰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三一字皆堯舜之一也宋
儒乃解一以理又解以誠則宋儒原未入一字之門
矣孔子因春秋五倫不明祖述堯舜克明峻德以親
九族平章百姓之句乃曰在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
善曰明德卽躬行達道也曰親民卽親親仁民也曰
止至善卽止仁止敬止慈止孝也宋儒乃曰虛靈不
昧夫虛靈不昧何以明明德于天下也哉又况格物
頭腦功夫先差矣孔子十翼乃曰易者象也象也者
像也宋儒以象失其傳止言其理則聖學自孔子沒

已絕至今日矣某焚引之後雖願學孔子然愚劣無
門路乃遠客萬縣求溪十五年而悟孔子之一孔子
之格物明德十七年而悟易經四聖之象所以著大
學古本格物諸圖入聖功夫字義諸篇易經集註者
卽孟子之予豈好辨哉予不得已也自意以得傳孔
子之心得侍四聖之坐老死山林亦無恨矣未嘗欲
人之知也豈知海內名公有知之者哉昨蒙頒以嘉
貺賜以嘉名伯樂一顧駑馬已龍媒矣謹此代面

郭青螺先生諸草序

聖唐先生百錄優哉閣稿

十

青螺先生宦游海內三十年所至皆有草督學蜀時
德厓管窺十分之一今黔中以全草見示德喟然歎
曰先生于道辟則造物者乎東皇造物隨地而胚其
物焉因物而鑄其質焉徂徠而松新甫而柏嶧陽而
桐殊形異狀爭美競芳物之不齊者物之情而所以
物其物者非物也惟文亦然三才皆可以言物人成
位乎中威儀文詞之有形者皆物也而所以根據之
者則德也孔子曰君子以懿文德曰文莫吾猶人也
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曰有其容則文以君子之

詞遂其辭則實以君子之德執此三說可以論文矣
今之爲文者德或焉鑿空鍊誕牛鬼蛇神陰陽違乎
爻象政事違乎典謨情性違乎風雅榮辱違乎春秋
和序違乎禮樂其理觀人之目而不可曉其字啖人
之口而不可句六經之文孔子所以載道文不本于
六經何必置之譏間哉先生之文則不然爲東西南
北之人則行東西南北之道行東西南北之道則洩
東西南北之文其教其議其約其論其文其序其尺
牘其奏疏皆道不離乎其身故文不出乎其位孔子
瞿唐先生曰錄優哉閣稿

上

所謂君子之懿君子之實君子之躬行非先生歟至
默則忠信行于蠻貊聲教于于鬼方較之陽明先生
居夷于風清月朗之際青螺先生居夷于枕戈被甲
之時難易雖別而所以行道則一也昔蘇公步處後
人以蘇步名之千載而下黔何緣而得理學名臣二
妙步於此地哉德初讀其文數千言宛然有同心之
臭焉讀之既久如餐落英嚼之而其味無窮焉總而
遍讀之想其三十年來道德文章相爲表裏貫串確
乎如筠如心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焉分而細讀之

文章枝枝葉葉散布于天下以正人心以維世教枝
可棲鳳葉可剪圭指日朝陽德復見其論道變理之
草焉曰蠟衣者諫言也喻言也德少日不揣愚劣願
學孔子耄矣而媿未能故于同志之文惟以孔子之
言序之

壽誥封中丞郭兩峰翁八十序

青螺先生講文成良知之學爲海內儒宗文章功業
鳴于一時平播之明年適封公兩翁八十初度之歲
摺紳先生獻椿桃頌岡陵者說說如也先生歷官三
十餘年聲教所被遐邇不同兩翁乃安成隱君子名

瞿唐先生曰錄優哉閣稿

上

不出月旦之外間有以不知其父視其子歌頌兩翁
者梁山來子曰父子一體家國一體而所以流通貫
徹于一體一體之間者則仁也故仁之于父子而一
國之仁推本于家知此則可論學矣可以論壽矣古
之講學立言者曰良治之子必學爲裘良弓之子必
學爲箕察此可以有志于學夫鑠物爲治裘何與焉
弦物爲弓箕何與焉而又何以有志于學蓋金錫剛
物而治能使之柔裘近之故可以學裘角幹美材而

予能使之曲筭近之故可以學筭得其意不泥其象
會其神不望于形引而伸之觸而長之此不學之學
乃所以深學之者也故君子察此可以有志于學兩
翁先生賦性倜儻方正不隨動止凝端議論確實邑
境綠林充斥令至驚用軍興法錄諸富家一切取辦
民間民爭相竄伏先生伯兄亦在錄中伯兄倉卒窘
甚計不知所出先生挺然直前以身代匿伯兄於他
所自急難以應令命令雖苦辱亦不以爲意歲旱流
亡籍籍民間斗米直至百錢殷充儲須者坐索直過

瞿唐先生日錄

優哉閣稿

五

當尙不肯發猶意後有再騰之日錢癖之情類多如
此先生乃曰家有紅腐而野有委骨仁者不爲也悉
發倉廩平其直復作糜以食不能糴者所全活者不
知幾千百夫代兄徭役者仁也賑貧起瘵者仁也兩
翁則不知也亦猶治之使柔也予之使曲也乃兩翁
人品之高天資之粹而然也非預知子孫有開府而
設也及青螺先生被播州之命繼茂林之征率熊羆
整鵝鵠羣將護野諸靈並穀不數月而鯨鯢授首及
大兵之後繼以凶年壘槐麵蓬相流離而填溝壑爲

人上者可憫也 可懼也先生乃多方以濟之發棠

施樂視民疾苦 宮痼瘕在身而撫摩鞠育真有慈
母之于子者而後黔之民昭蘇兩翁之急難于兄者
今急難于億萬人之兄兩翁之救饑于一鄉者今救
饑于一省敦行于天柱雲亭之上而展布于白泥烏
沙之間講究于家庭七筭之時而收功于轅門鋒鏑
之日其舉止措置宛然兩翁之家法也父子一體國
家一機皆仁之所流通貫徹偉哉昔文王謂武王曰
夢帝與我九齡蓋以壽爲齡也哉武王應之不曰齡

瞿唐先生日錄

優哉閣稿

五

而曰國文王曰我百爾九十吾與三焉後文王九十
七武王九十三其言皆符夫人之論壽多矣洪荒之
民近萬者時爲之也南陽青城之民三四百者地爲
之也廣成喬松之千者術爲之也曰時曰地曰術皆
有所據之言也未聞夢寐之間父子可以與壽者豈
經文之言不足信哉蓋成周以仁立國自厥初生民
履帝武敏以來至文武上而朝廷下及閭巷莫非是
仁之所流通貫徹載之風雅彬彬可考也故曰有關
雎麟趾之意而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故和風之所

感召淑氣之所浸漬夢寐之間明明赫赫若或使之而定父子之壽者此也夫夢寐可以定壽况兩翁仁之所發躬行實踐鄰里鄉黨皆知之不問于父母昆弟者乎則兩翁之壽不止于八十矣始知經文所謂治也養也孝也箕也齡也國也皆仁發用喻言之妙也先生在黔與諸生講良知曰慧者乃此仁生生不息因憂患而出見者也孔子曰仁者壽蓋萬世之定論也因以此三字頌兩翁先生無疆之壽

萬縣令越玉峰考績序

瞿唐先生自錄

優哉閣稿

七

令亦難矣哉百里內億萬其人皆寄于一人耳目以一人而對億萬人豈皆惻誠而無欺謾者乎則其難也固宜僻邑之令無上下往來斯寂寂靜靜惟路當通衢事更繁劇內憂案牘之懣詵外苦奔忙于賓客則身心日夕不遑矣故令難而衝邑之令尤難也孔子曰如有用我者朞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曰三年者虞夏商周之制也暴風驟雨必不終朝潦水大至故涸可立待傳舍其官則秦越其民定以三年者所以防其矯志于始而移節于終者也故抱瑰偉之才

者不必有陡絕之政而貴在歷年之久負經綸之仕者非必有張皇之績而貴有永終之譽故衝邑難而考績尤難也令誠賢矣三年考績矣倘三年在于一邑則優游淪洽輕車熟道易于展布然令之賢者當路皆憐之隣邑皆慕之非調于東則轉于西堂上之坐席未溫吏民之顏面未熟山川之險易未明風俗之淳漓未諳即調轉矣而不知所謂循良者豈朝至其境而暮即可以襲取其令名哉故非卓竒之才遁脫之智止而山嶽動而流雲取之探囊應之迎刃者瞿唐先生自錄

優哉閣稿

七

決不能也故考績難而東調西轉者尤難也有此四難令其可以易言哉夔乃蜀之門戶至萬則分一線之陸于梁山宦蜀者憚蜀水之險則喜而趨之蜀中之邑衝莫衝于萬矣越侯黔之世家甫翁先日宦蜀中江兄弟叔姪見在宦途黔人語曰無越不開榜云初司鐸江安轉高縣高乃古夜郎之地閣梯連珠非可展驥足之地乃以繁調萬侯之理萬也鮮煩急以寬大易苛猛以慈惠廉以持心勤以將慎出先稽程入無滯案接士夫以禮馭吏胥以嚴視民之疾苦不

瘡痍在身而撫摩鞠育真有如慈母之于子者及播州蓬絮之變蒸徒瘼傷塗原潤草地非其地民非其民矣設新仁懷諸皆新附恩威不可徑施者兩臺以侯之清才侯之夙望議署仁懷篆侯下車築城池建學校脩倉庫丈田土新舊之民皆以青天頌之制臺于遵義鑄銅標以侯之榮名登于其上可謂垂光虹蜺流聲竹帛矣語曰新沐者必彈其冠新浴者必振其衣從其新也三年三易其邑三新其民三新其事侯以一心而三新之矧高之夷萬之繁仁之變皆

瞿唐先生自錄

優哉閣稿

九

極難新者今事不必其理而自理民不必其懷而自懷侯皆以難而處之以易報政之後蘭臺相府不過舉而措之耳侯于天下事又何難哉蓋侯精明根于愷悌果毅出自粹白故其處常如老將用兵折衝料敵不爽尺寸及爾臨變如羣仙過海鍊笛波濤懼笑自如所謂左之左之無不宜之右之右之無不有之樂只君子民之父母非侯之謂與不佞以註易客治境求溪有年蓋老于治下者今當報政李少府際宇問言于不佞顧侯之德政掄揚不盡惟以令之四難

侯獨易書之以贈

西銘

寡欲以養此心克已復禮以求此心忠信進德脩辭立誠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懲忿窒欲此心長寡過而未能如何應物則良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庶幾存吾順事沒吾其寧若或遯世不見知又或有喪狗之誚叔孫武叔之毀莫怨天莫尤人

東銘

瞿唐先生自錄

優哉閣稿

九

一者無欲也格去物則無欲矣故格物爲大學頭腦工夫無欲則江漢濯之秋陽暴之磨不磷涅不緇故能配義與道充塞天地繼往開來南子可見儼亦可較不知乎此不過繩趨尺步澄心默坐文學而已故曰吾道一以貫之故曰所以行之者一也故曰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

花間獨坐

靖節歸來一懶人門栽五柳未全貧百年心上羲皇易萬事籠前快活春黃犢時穿松下徑白衣偶問石

邊津頭顧也識西施美
檣散無緣去效顰

賦得泰山歌贈謝王部院會薦猥及笑作

剛月陰霏苦不舒一春門巷客來踈柴關偶報有客
至云是黔中督府書開緘捧讀讀未了滿林猿鶴相
驚擾也知猿鶴新增價其奈主人歲已杪歲杪歲杪
將如何酬世無如金卷荷呼來耳熱面生赤拈毫便
作泰山歌泰山屹立東海側諸山雖伏皆臣妾爭奇
關秀朝東皇秦松漢栢圍宮闕宮闕蓬萊東對西仙
人都傍紫芝樓仰看天上三光近俯視人間萬象低
聖唐先生百錄優哉閣稿

三

中有一仙王孝伯雪飄鶴筆自高格時我登山偶見
之遺我蟠桃王母接酒酣約我三千年騎虹齊上峩
眉巔豈知浩劫如朝暮攜手相逢在眼前昔時鶴筆
成繡補玉帳牙旗列開府雄才秋水落丹鉛處處甘
棠頌申甫鎖鑰聲名霄漢懸日下經綸自九天已識
尙書司北斗極知天子眷西川揆余偃臥長林久誰
料吹噓到皓首桐花安得當瑤瑤自笑自知顏駟醜
小時記得古人吟長將兩句佩諸紳幸逢堯舜爲真
王且放巢由作外臣泰山歌泰山歌歌罷玉壺乘

風幾欲朝太清若木可望不可折手提紅月滴娟娟
西方空有美人悅嚙絕嚙絕義皇文字求溪邊時時
化作雲母屑

思美人歌寄郭青螺公祖

北風飄飄苦寒奏枯林慣與扶輪闔忽爾孤鴻欲斷
雲人立梅花月如畫惻怛已厭百家編淒清且向北
窗眠一枕青霜壓寒夢須搖夢到美人前美人講道
追東魯珍藏不羨離林賈手把瓊瑤琢鳳凰眼看金
碧盤龍虎百寶爭瞻赫赫光完名不獨在文章闕宮
聖唐先生百錄優哉閣稿

三

清廟需琴瑟大廈明堂待棟梁憶昔文星臨巴國化
育菁莪止頃刻錦江桃李萬樹花百籍生風日五色
此時我亦坐春風無奈年光易轉蓬美人位望南經
北遜者山深秋更冬節鉞登臺今貴筑隨車膏雨仍
分蜀當年竹馬舊兒童權笑細侯新又復蠻烟銅鼓
月蒼蒼雕弓寶劔夜生霜材官猛將知多少輕裘緩
帶只尋常掛州隄曉成巢穴官軍一呼山即裂虎旅
長街魍魎關天弧自落旄頭血蓬絮不復照瑣池家
家弓弩化鉏犁今朝細柳風雲陣明日成周日月旅

笑我求溪三十載長標占斷無錢買朝見文王暮見
羲白髮青燈長不改已知萬念盡成灰獨有懷人一
竅開欲樹絲桐情未了無緣相遇一枝梅百年鹿豕
金蘭友流水高山知者酒一夜詩成寄所思楊衡自
笑敲鴉九

贈別任懷陽學博轉德陽令

少年意氣重昆吾纔見談經卽剖符去路晴煙鶯出
谷向陽文采鳳棲梧囊開松月多詩賦簾捲山陰見
畫圖別後相思知蜀夢芙蓉夢到卽成都

懷唐先生自錄

優哉閣稿

三

離亭官柳覆深杯疋馬相行亦壯哉萬里一琴隨鶴
去九霄雙鳥見鳬來閭閻長喜循良政廊廟惟須卓
異才想到河陽春正煖山城處處百花開

凍雲欲雪雁差池握手天涯日莫時別意陽關惟一
醉親民寰海獨三知鳴琴曉閣心偏靜問俗春郊馬
自遲欲向甘棠尋召伯還隨泉脉訪姜詩

箕裘家世有淵源理學名臣覺在先笑我詩歌慙白
雪知君名節爲青瑣三川鼙鼓聲方急百里瘡痍病
可憐但使武城皆學道誰人不羨子游賢

倪禺同銓部過求溪寄詩十首用來韻奉答

求溪三十載吾道自然孤爲懶尋邱壑因愚竟腐儒
漁樵俱老友霜雪滴千珠本欲鉤深遠翻成淺丈夫

其二

遠客求溪去求溪近獠邊霧深惟有豹水淺更無鱗
身向青山老心應白石穿因之見四聖今古共盤旋

其三

蝸室開松徑猶餘半畝疏虛名慙海宇晚節尙陶漁
天上黃扉夢人間白屋書王恩同覆載高厚報何如

懷唐先生自錄

優哉閣稿

三

其四

石嵐圓野竹快活自成庵廊廟皆先覺尋常自遠潛
天原司富貴地本缺東南切莫將圖識殷勤去問譚

其五

釜山原蹕絕才賦擅梁園年少先登第謙卑後益尊
樓臺知缺地桃李已盈門歷代名臣奏于今有贅言

其六

銓管司邦治求賢賦卷阿拔茅常得彙啟事不妨多
功業青萍劍文章白雪歌長公諸疏草軒輊許誰過

其七

雲母花浮燭瑤筵酒滴珠門迎金紫客壽獻海中圖
衡鏡爲仙吏斑斕舞聖儒重臺知指日獨坐更殊途

其八

洙泗微言絕羣儒各大家北來南路去千里一毫差
霜染鵝黃菊風搖鵲綠芭當窗誇美色終是隔窗紗

其九

空谷稀人到君來亦偶然欲同金馬客且笑野狐禪
檠戟知臨地逢迎似聽天相思不相見撥悶對殘編

瞿唐先生自錄

優哉閣稿

孟

其十

馮唐知已老李賀幸忘年伐木今朝咏通家昔日傳
孟韓推引重松栢歲寒鮮何日淪江上同舟共作仙

蟠龍山送汪崑麓明府以內艱還楚

蟠龍豈豈冠江表絕壁重巖飛縹緲九曲黃河天上
來千溪萬壑多環繞白兔亭前五馬嘶官橋楊柳風
淒淒扶攜老幼空城出無力扳君馬首西君侯才名
重山斗楊衡含笑敲鵝丸相將琴鶴下夔州巧匠旁
觀俱縮手豈知白骨千山腥六師夜洗巴淪兵黔羸

忍見王蓬絮臨衝白日相橫行自古多勞乃賢者文

臣武將無真假轅門一日下徵書屬城今亦鳴班馬

及爾廟算初辭軒歸來萬石卽騰騫誰料蒔荷金玉

萎不堪相對哭羊猴踟躕安忍照天燭半年遺愛千

秋沃郭伋會來未失期何武今去何時復求溪留我

客多年長林獨少買山錢西南正學翻增愧猿鶴惟

誇共懶眠轆轤還鄉歲已抄來時歡喜去時惱君侯

一別卽天涯流水高山知已少雲淡斜陽點自悲何

言後夜長相思西坐蟠龍東望峴千里雙懸墮淚碑

瞿唐先生自錄

優哉閣稿

孟

郭汾源明府以賢聲取入棘院贈別

美人西去長新蒲一曲驪歌酒滴珠夢裏青城連白

帝尊前馴雉共飛鳧官橋細柳催禾黍客舍蒼煙補

畫圖莫向君平重問卜賢聲久已遍成都

贈郭明府迺兄文郎至梁

一挑風月自悠悠蜀水秦山亦勝遊彩服斑斕當曉

日池塘夢寐正新秋官清閣靜齊嘶馬邑小絃歌懶

問牛鳴鳳朝陽應不欠五雲天北是神州

夔庠學博文郭陳李四先生梁山考校適會孫

象鼎入泮于其歸也送至蟠龍贈別 四首

蟠龍叢桂鬱岩峩一線澄江下碧寥地向山腰通桂
海天從石竇掛銀橋羨君鷗侶長虛左笑我鷗盟苦
見招浪說廣文官獨冷蘇湖到處有丹霄

慷慨相逢劍可知春深榆柳倒鴟夷一時賢者俱傾
蓋三峽誰人更索詩絳帳共看今日樂河汾方見古
來師舞雩歸去如相憶縹緲瞿唐卽夢思

紅亭綠樹紫雲堆岸草汀花別酒杯却惜邱樊稀會
面可憐廊廟幾掄才風高赤甲師資重月映蓮花宦

崔唐先生自錄 優哉閣稿

三

况開懷抱濟時知有策五雲深處是三台

細石高松傍碧岑青燈白髮共蕭森虛名已滿江湖
耳晚節猶堅鹿豕心帳下憐君餘苜蓿天邊有客送
徽音別來莫話宮牆夢遲雨朝陽彩鳳吟

贈送郭明府文郎還秦

宦底斑衣酒正醅一杯誰勸更關河望中秦蜀青天
遠匣裏雌雄紫氣多素月別來蝴蝶夢暮春歸去舞
雩歌秋高獻賦長楊殿莫惜音書到薜蘿

寄茶酬李學博口占茶歌 三絕

愛他生意發萌芽剖破洪濛得見些却笑誰人無箇

事松間石上味偏嘉

佛不佛兮仙不仙人間去問野狐禪笑着天上小團
月何處人問第二泉

不羨盧全能幾椀非閱桑苧與傳神別來時日知多
少一見佳人憶故人

贈別郭明府迺第

攜手天涯別不輕莫辭作客滯梁城且留魚復秋山
興其聽甘棠夜雨聲歸路已知三岔熟晴雲苦憶七
巋唐先生自錄 優哉閣稿

三

嶺行若尋洞裏幽樓處白兔黃紳已鳳鳴

贈郭明府迺姪

金風滿路逐鶯聲柳半橋東送客行宦裏來時千嶂
秀山中歸去一身輕文章潘岳問多賦閒寂龐公懶
入城馬首蟠龍分袂處殘煙疎雨不勝情

一日四樂 四首有序

玩圖

箇中原有先天易壁上新添太極圖日與庖羲相揖
讓人問那得此凡夫

右二十年前畫一圖每日坐蒲團觀玩如有
合易處卽起而歌詠此一樂也昔陶靖節自
謂羲皇上人故某不肯作凡夫

登金山

白雲穿破翠微堆雲裏蒼松手自栽大笑一聲天地
外人間何地少蓬萊

右每玩易倦時卽登其上見白衣蒼狗不覺
一唱三嘆若易理有悟卽手舞足蹈大笑不
已故以釜山比蓬萊此一樂也

瞿唐先生日錄

優哉閣稿

壬

與兄飲

萬事無心一老翁兄爲明月弟清風竹根醉倒雙雙
起風起西方月起東

右每日設酒請兄如無肉或菜或腐飲間不
辭不讓以醉爲節雖未嘗學無懷氏之民而
自成其民也兄弟皆早恬退不愛不求故以
清風明月比之此一樂也

醉臥

竹牀頂上覆櫻蓑一枕虛無夢不多睡覺不知天早

曉數聲牛笛下前坡

右兄弟醉後各扶于牀不知天壤之間有何
事可喜有何事可憂平生飲酒倏而醉倏而
醒未嘗病酒此一樂也

聞郭夢菊公轉楚万伯奉寄

昔年同任南山麓高閣停林看修竹夜深惠可講慈
雲絕壁泉聲響空谷別來歲月如浮漚不覺飄飄十
四秋百年道義憐知己紫氣空瞻馘斗牛新恩漢闕
還東魯樓船又向湘之浦懷人復起白鹽思得句時
瞿唐先生日錄

優哉閣稿

壬

看黃鶴舞洞庭衡岳舊清聲兒童竹馬素逢迎不獨
山川添喜色其中魚鳥亦知名笑我平生不自量欲
到崑崙絕頂上註易求溪十七年日與庖羲相揖讓
十翼關心已廢詩譬之寒竿久不吹久不吹竿聲轉
澗空將嘉貺欲銘絲何時霜鉞清西塞金符玉節驚
江怪一入巫陽生有祠材官幕客懽遺愛栗里鷗盟
久索居明春亦欲返蜩廬莫道天涯音信少瞿唐多
半武昌魚

賀劉太和明府壽

二首

槐花滿院熟金醅樓閣新成壽域開百里懽呼歌萬
福五雲縹渺繞三台攜琴跨鶴長生事援雉驅雞濟
世才我亦懸知惟此祝明年賀客在蘭臺

慷慨相逢愛濯綬懸弧此際適朱明峰高華岳堅仙
骨月白蟠龍洗宦情四野兒童稱樂只三川草木總
知名岡陵祝後絃聲發却把新城作武城縣時劉新改

寄焦學博原梁山學後轉蜀府

蟠龍一別隔丹霄幾度王門欲訪焦路邈衡陽原少

雁山深叢桂已鳴蛩百年註易瞿唐峽千里懷人颺

瞿唐先生自錄優哉閣稿

幸

馬橋相憶梁園長授簡好將詞賦寄漁樵

贈別劉太和明府轉襄陽

舊年求溪去君夫人夔門今年求溪去君又轉襄樊
宦轍苦如此今人不忍言歲月何相竭恍然剛一瞥
坐席未成溫酒杯未成熟恰如社燕與秋鴻倏忽相
逢又相別君本吏中仙鵬圖霄漢大名懸持此清廟
瑟來試武城絃絃音如君清絃長如君直一清一直
間政事成悃悃如此悃悃天下無溪室循良空則男
桃花開時我見君河陽一縣蒞蒞薰八月秋高又相

見彭澤菊開更惹荷鳳至亭前設土餘千竿翠竹相
扶疎况有孔融名百斛談元講性夜將徂酒闌之後

見二子雛鳳修翎真可喜郁林桂發自然殊仁人有

後類如此襄陽此去亦壯遊輕裘緩帶殊風流漢水

一舟如飄梗蒲帆猶帶關南影不惟從此上三雲來

往家山猶便省少年我亦鹿門來蹇驪芒屨蒲萄醅

而今回首翻悵惆遽遽都入莊生夢何時駕小舟乘

輕颺飄飄又到習家池與君登峴山詩千首酒千卮

酩酊無所知不讓山公倒接離千年之後半叔子劉

瞿唐先生自錄優哉閣稿

幸

伯大定有連壁榮名掛于峴我亦因君得美名名未

必有來矣鮮

賦得巫峽篇送王代巡出蜀

君不見巫峽之水鳥道來鼓濤飛沫何壯哉一去瀟
湘不肯迴廣瀉襄陵接上臺巫峽十二排元筭波心
影落搖雲鬢如此峯巒削不成燉煌巧匠非關鑿鐵
豸班行第一流隨車甘雨風颺颺瞿唐月照烏臺曉
劍閣霜飛白簡秋四月樓船出巫峽三尺雌雄鳴玉
匣當年桓典總無名械械青箱輝赤甲黃河決漢日

瞻龍驛路旌旂總避驄正是君王西顧日封章何以
答重瞳笑我平生如虛艇茅堂依谷生涯冷註易求
溪十七年世故人情愈已迥煙霞四面繞書帷一曲
高歌只紫芝紫芝歌罷無些事惟有親身兄伏義何
緣世上人知我昔日青山計已左燕市盡稱千里駒
豈識鴛鴦原蹇跛千載悠悠聖學孤潛心埋學愧井
夫也知一字榮華袞但恐千金負畫圖豐草無緣報
木李欲寫葦葦惟有紙天北天南盼望間泗水尼山
幾千里

瞿唐先生自錄

優哉閣稿

奎

送馮錦橋還宛陵三首有序

八月扁舟下宛陵海門秋色自浮沉十年汗漫還初
服一徑蕭疎見故林止惜丹心空許國從來白雪少
知音滄浪流水仍依舊清濁惟聽孺子吟

宦海無人識渺茫空將事業寄湘鄉才華此日庖丁
刃蔽帝他年召伯棠天上浮雲衣復狗世間岐路短
兼長不如穩坐三三徑大爵寬杯夜未央

大小聲華欲奮飛肯將心事到漁磯黃花偏益山人
壽綠酒能添遜者肥歸去陶潛心已遠老來伯玉覺

知非相思兩地留連處蜀水揚波各夕暉

君馮在梁山片言折獄盜息民安乃以謗去
惜哉然世間無公道有公論公論之情見乎
其辭他年夔路之史此詩存焉

瞿唐先生自錄

奎

大學古本序

大學之道脩身盡之矣脩身之要格物盡之矣明德者何也昭明於天下之德也卽五達道也自其共由於人謂之道自其實得於己謂之德自其通於天下曰達自其昭於天下曰明非有二物也一而已矣觀下文釋齊治平皆以五倫言之是也不言道而言德者有諸已而後求諸人也此正五帝三王以德服人之王道也非伯者之以力也若以人之所得於天而靈不昧爲明德則尙未見諸施爲以何事明明德

大學古本序

於天下也哉親者九族也民者萬民也卽親親而仁民也自近以及遠而家而國而天下也非當作新也亦非親其民也止至善者止於仁敬孝慈信也自數字之義不明聖人脩己以安百姓之道荒矣道喪千載噫可哀也又何望其知格物也五帝三王之學皆所以明倫孔子十五而知志帝王之學七十子從孔子問孔子之志孔子曰老者安之少者懷之朋友信之此何志也卽大學老老長長恤孤平天下之志也及哀公問政乃大人不知大學者故孔子告之曰天



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知斯三者則知所以脩身治人治天下國家則明德卽達道不待辨而自明矣孟軻氏得孔子之真傳者故曰聖人人倫之至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及齊宣梁惠滕文公問政皆以設爲庠序人倫明於上告之此皆載之簡冊自兒童時卽讀之但天下學者日汲汲於科目如水之赴海間有一二高明之士又馳情於釋氏之空寂不以身心體認之以至此義不明爾

大學古本序

二

物者脩身之有頭腦功夫也卽告顏子之克己也孟子之寡欲也誠意者心之要緊處也格物則知至矣脩身則行之盡矣知至行盡天下國家舉而行之而已春秋之時五伯迭興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不知明明德於天下也久矣間有欲平天下者如管晏之徒又不知本之五倫反之躬行孔子作春秋奪南面之權而不諱敦典庸禮命德討罪非所以明倫也孔子沒其徒恐此道久而失其傳筆之於書引五帝三王之詩書以爲証豈知千載

後字義猶不明也哉噫可哀也秦漢唐已來聖人之
道渾如長夜至宋河南程氏取而表章之朱子乃爲
之註可謂有功於聖門矣但以明德爲虛靈不昧以
格物爲窮至事物之理不免失之支離至我明陽明
王氏崛起浙中以此書原未錯簡朱程格物不免求
之於外可謂有功於朱程矣但仍以明德爲虛靈不
昧而教人先於悟良知則又不免失之茫昧支離茫
昧雖分內外然於作聖功夫入手之差者則均也
以未仕山林中潛心反復二十餘年一旦恍然有悟
大學早序

三

懼天下之學者日流而爲禪也乃書數條於大學古
本之後極知愚劣不足爲程朱王三公之直友但學
者能以身心體認之則於國家一道德以同俗之教
化未必無小補云萬歷乙酉十月望日後學梁山來
知德書

大學古本

一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
止於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
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
慮慮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
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古之
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
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
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
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

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
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
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
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

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

厚是親薄是民言不以老長而欲天
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

弟者無是理也若以虛靈不昧
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爲學之功

者薄說不知至行盡而已格物固知之至

矣使不能體之於身猶不可以

言知之至也今至於修身則

行之盡矣豈非知之至也哉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

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曰謙

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小人閒居

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後

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

視已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

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

慎其獨也曾子曰十目所視十

手所指其嚴乎富潤屋德潤身

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詩

云瞻彼淇澳菜竹猗猗有斐君

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僖

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

誼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

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僖兮者恂

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僖兮者恂

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僖兮者恂

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僖兮者恂

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僖兮者恂

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僖兮者恂

此正是結

上文

既提所謂

當加一箇

大學古本

二

大學古本

三

所以只講君子終不可誼兮者道盛德至

格物不言善民之不能忘也詩云於戲前

知不可用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

誠意之功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

不外格物則世不忘也康誥曰克明德太甲

明德親民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

在善皆峻德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

故復以明峻德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

德親民止新又曰新康誥曰作新民詩云

誠意之下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是故君子

無所不用其極詩云邦畿千里

維民所止詩云緡蠻黃鳥止于

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

人而不如鳥乎詩云穆穆文王

於緡熙敬止爲人君止於仁爲

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

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

修身化民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

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

則老安少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

則老安少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

則老安少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

則老安少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

則老安少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

平矣此正民志此謂知本脩身已前雖有知本又應
民德新民止至善也然獨之身心皆求諸已之事也
故結以此故獨以誠意起之脩身以後則

有國家天下故各開其類

○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身有

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

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

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心

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

而不知其味此謂脩身在正其

大學古本

心

○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人

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

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

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

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

知其美者天下鮮矣故諺有之

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

之碩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

莫嫌子之惡之所親而辟之也莫知苗之碩之所愛而辟之也

家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

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

君子不出家而成就於國孝者

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

慈者所以使眾也康誥曰如保

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

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一家

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

大學古本

五

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

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堯舜

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

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

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

諸已而后求諸人無諸已而后

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

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國在齊

其家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

必有諸已而后可以求諸人若以虛實不昧學當因其所發而達明之

之子于歸宜其家人明德

而后可以教國人明德詩云宜兄宜

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

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爲

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

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

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明德

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物欲在心決不能

大學古本

本

有絮矩之道也所惡於上毋以行絮矩故先于格物

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

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

從前所惡於左無以交於右所

惡於右無以交於左此之謂絮

矩之道詩云樂只君子民之

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

之此之謂民之父母詩云節彼

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

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

爲天下僂矣詩云殷之未喪師

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

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是

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又言明德

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

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

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

民散財散則民聚是故言悖而

大學古本

七

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

悖而出康誥曰惟命不予常道

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楚書

曰楚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

舅犯曰亡人無以爲寶仁親以

爲寶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

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

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

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

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
 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媚疾
 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
 逼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
 黎民亦曰始哉惟仁人放流之
 逆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
 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見賢而
 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
 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

者也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
 雞豚伐冰之家不蓄牛羊百乘
 之家不蓄聚斂之臣與其有聚
 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
 利爲利以義爲利也長國家而
 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爲善
 之小人使之爲國家蓄害並至
 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
 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

又義利言左末右去只要人
 爲善去惡格物之功至此端的
 矣

用賢理財
 皆本於格
 物

格物

德

○德者得也。以五倫體之於身躬行心得也。卽下文言敬止仁敬孝慈信之德也。言齊家孝弟慈之德也。言治國宜家人宜兄弟父子兄弟足法之德也。言平天下上老老長長恤孤之德也。德者得也。一。句見樂記。

明德

○此五倫在天地間昭如日月以置立言置之而塞乎天地以縱橫言溥之而橫乎四海以悠久言施之後世而無朝夕人人不可離家家不可背乃明白顯太學古本

十

然之事非索隱也非行怪也故謂之明

○此明字對暗字而言若釋氏講空虛講陰間地府講前生後世講六道輪迴則皆幽暗之事人目所不見不得謂之明矣

明明德

○上明字卽人倫明於上之明書曰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孔門下此明字蓋本於堯典克明之明也又司徒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明者卽此

明七教之明字也七教者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幼朋友賓客也民德者卽此明德之德也

○若依註中德者人之所得於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如此解全在心上去了未見之施爲何以能明明德於天下哉何以能先治其國哉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若以我之所得於天虛靈不昧爲德是欲使民知之矣天下豈有許多聰明百姓也哉況下文明說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宜兄弟而后可以教國人太學古本

七

又何以爲虛靈不昧

○明明德卽脩身也卽有諸已也古人有言曰紫衣賤服尙化齊風長纓鄙好且化鄒俗爲人上者況以五倫躬行實踐而天下有不化也哉若所令反其所好民卽不從矣

○以古人脩身明明德言之如思齊齊太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雖離在官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不

聞亦式不諫亦入此脩身齊家也又文王之爲世子朝于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于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莫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命膳宰曰未有原應曰諾然後退武王帥而行之不敢有加焉文王有疾武王不說脫冠帶而養文王一飯亦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此脩身齊家也如此脩身齊家

大學古本

十一

豈不化行南國

○學者只將周南召南熟看就看出明德親民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氣象出來了故曰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

○以古人明明德於天下載之於經者言之如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敬敷五教在寬故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春食孤子秋食耆老

此皆孔子已前五帝三王所以老老長長恤孤明明德於天下之事也及孟子告滕文公乃曰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夫孔子祖述憲章堯舜文武者也堯舜文武之學皆所以明倫豈有孔子之教不本於明倫者乎孟子得孔子之真傳者孟子言設學皆所以明倫後之儒者乃以明德解爲虛靈不昧是卽釋氏虛空圓明之教矣豈孔氏之教乎

大學古本

十二

○又曰聖人能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者非意之也必知其情辟於其義達於其忠然後能爲之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恭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此人義乃五倫也大人以萬物爲一體正欲天下一家中國一人者又豈止教之以心而不教之五倫哉則明德乃五倫之德彰彰矣○凡前所引數條非某之自立門戶而言也亦非賢人之言也皆聖人之經也但因三代以後設科目人人止竊聖人之言以取功名未曾留心體認又因老

佛出來作混資質略高者俱畱心佛老所以將聖人之言通忽略了所以某以爲道喪千載可哀者此也
○克明峻德以親九族蔡仲默註以爲卽上文之德錯矣蓋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乃史臣贊堯之德也模寫聖人生知安行氣象就譬如孔子門人模寫孔子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是此等話不成堯自家又將欽明文思克明此德去親九族說不通矣克明峻德卽是敬敷五教養國老於上庠等

大學古本

五

事

○就虛靈上說一本大學通說空疎了更無下手處就五倫上說一本大學徹頭徹尾

○觀康誥說克明德下文卽說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以孝友言之則德字又可知矣

○大抵學者認德字不真只爲不曉得道德兩個字離不得道便是本然的德便是以道體之於身凝聚

蘊蓄的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今日所志之道卽他日所據之德也今日所據之德卽前日所志之道也外道以言德則德其所德非吾儒之所謂德矣把中庸脩道之謂教看則大學教人之德不外於道又可知矣

○如朱子章句序而其所以爲教則又皆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餘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倫之外是以當世之人無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爲如依序文如此解明德則一本大學通暢矣不知如何又解在心上去了

大學古本

五

親民

親者九族也民者萬民也親民二字卽親親而仁民也卽以親九族昭明百姓也卽關雎麟趾化行南國也此二字又全又活親字管齊家一項民字管治平一項乃文章減字法也宋儒程子改親字作新字近日王陽明解作親其民把如保赤子此之謂民之父母通爲親其民殊不知把明德解爲虛靈不昧又把親民解爲親其民新其民則脩身齊家工夫全空疎

了不能脩其身不能親親以齊其家乃先去新親其民是所厚者薄而所薄者厚也與下文明明德於天下一條全不相同了此萬世不易之定論也

○明明德親民止至善此八個字冠之篇首聖門下得約而達一本大學通該管了上明字藏得有格物脩身工夫在裏頭卽下文曰新又新切磋琢磨等是也下明德二字卽孝弟慈等是也親字卽父子兄弟家人是也民字卽興孝與弟與仁興讓之民也止至善卽止於仁敬孝慈信也八個字何等停當

大學古本

七

明德親民

○何以明德親民合而言之也吾身出入相對不可須臾離也卽中庸所謂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如以家庭論對父母則父母爲親而孝之道不可離矣對妻妾則妻妾爲親而別之道不可離矣對昆弟則昆弟爲親而長之道不可離矣對婢僕則婢僕爲親而慈之道不可離矣如出仕臨民則國與天下滿目皆其民而信之道不可離矣是親民者正所以明德也所以明德親民不可分也所以引詩纔

說明德就說親民若無父無君無妻無子無昆弟朋友何以謂之德無老者何以安之無少者何以懷之卽釋氏深山打坐之人矣

○孔子十五而志大學見得大人之學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所以急急遑遑轍環列國欲行道以濟時艱以不負上天生聰明之意知得此道理真所以絕糧伐木略不爲意觀其言曰鳥獸不可以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子路曰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皆明德親民意也湯誓

大學古本

七

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仲虺曰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又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纘禹舊服茲率厥典奉若天命泰誓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又曰天祐下民作之君作之師云云又曰惟天惠民惟辟奉天伊尹曰天之生斯民也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非予覺之而誰皆是不敢負上天生聰明之心所以急急遑遑行道以濟時艱孔子惟其知此所以說順乎天而應乎人湯武以之

蘇子惟其見不到此所以說武王非聖人也箕子不臣僕於武王而以洪範傳於武王者亦此意蓋恐此道自我而絕也不然箕子乃忘君事仇之人矣孔子安得謂之仁

○大抵自孔孟以後至於今日明德親民止至善八個字通認不真宋儒認明德爲虛靈不昧又不知明德親民不可分以敬字作工夫敬字作功夫是矣天下無不敬之聖人但終日端坐如泥塑人不是敬的功夫了天下豈有終日端坐之聖人哉終日端坐者

大學古本

六

西方之聖人也孔子當時說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皆是實歷苦語自來聖人通是兢兢業業憂勤惕勵非行道以濟時必明道以淑人無冥心閉目打坐之聖人又說讀書玩物喪志殊不知天下豈有不讀書之聖人如不讀書孔子說博我以文好古敏以求之信而好古博學又審問慎思又明辨之又說博學篤志切問近思仁在其中皆是誑人之言又說汝以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必定多學聖人方對門人如此說若不多學無此言矣古來聖人如伏羲

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少昊高辛顓頊唐虞之書謂之五典八卦之說謂之八索九州之志謂之九邱通是孔子刪了孔子當時不能行道欲明道以淑人刪詩書定禮樂脩春秋千辛萬苦孔子何曾喪其志哉天下無有讀書成心病者但讀書要識痛癢歸在我一路來博學詳說將以反說約的如此讀書不枉讀書矣如張平子左太冲就不識痛癢了說個玩物喪志終是認得學聖功夫不端的雖學聖功夫不專於聞見口耳然讀書一項豈可廢朱子說用力之外

大學古本

九

而一旦豁然貫通極說得是學聖人者都是如此但不當以格物爲窮極事物之理又在枝葉上去了○古來聖賢見得萬物一體明德親民端的所以到了行不得處就自任不辭如曰文不在茲乎非予覺之而誰予不得已也皆是將這一場事擔負在身上論其形迹就似俗人求名求富貴一般急急遑遑如湯武之行權孔子之周流四方席不暇煖與求名求富貴無異而不知大人之學當如是也但進以禮退以義進退不失禮義之中正得與不得即歸之命所

謂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是也則與俗人之求富貴披髮以見有司不顧禮義而爲之天淵懸絕矣某少時焚引一時相厚之友皆以南山捷徑戲之余作客問一篇書來者卽以此答尾云江湖廊廟原爲一體明道行道皆以淑人亦此意也有志於聖學者不能行道必要明道不然終歸於私不是大

大學古本

子

人之學如南山捷徑乃希圖富貴已不在吾儒中算矣與明德親民差一萬里明德親民是眞知斯道之當然急急遑遑而欲以道淑人也非圖富貴也此君

至善

○至者極也如冬至夏至之至冬至前雖有小寒大寒然六陰之極天地之氣從此而呼於外所以爲冬之極夏至前雖有小暑大暑然六陽之極天地之氣從此而吸於內所以爲夏之極善者良也易言繼之者善孟子道性善皆維皇降衷之良而無一毫人欲之私傳所謂仁敬孝慈信是也

止至善

○止者已也息也居也靜也書之安汝止欽厥止是也孔子止字出於此止字內藏得有定靜安三字意○止至善者止於仁敬孝慈信之類也至善者無過不及恰在止處也卽中庸所謂中節也節者竹節也節止於此不去也以爲人君止於仁言之舜之作五刑亦仁也誅四凶亦仁也何也皆發乎天理而無一毫私意與乎其間也若梁武帝宗廟以麀爲犧牲似仁非仁矣何也溺于輪迴之說是自私矣餘可類推

大學古本

子

知止而后有定一節

○知者覺也識也喻也卽下文知字心無二知分生知學知困知者以人之資稟不同也此知字卽應下文此謂知之至也定者正也言此心有定向也靜者寂也息也定也安者心無愧也寧也止也靜也其實此心既定已靜已安矣但自心之既定寂然不動言則曰定自心之既定安貼無愧言則曰安非此心既定又別有所謂靜與安也慮者詳審其過不及以求其至善也卽太甲之弗慮胡獲說命之慮善以動也

益獲字即得字言不慮何以得故慮而后能得也至善而曰慮而后能得者言必慮善以動動惟厥時也○知止者知其止於仁敬孝慈信五倫之理止於此也知其理止於此則喜怒哀樂未發之時而定而靜而安者此仁敬孝慈信也此五倫之理也無忿懣也無恐懼也無好樂憂患也則此心未發之時一團天理廓然大公是即謂之中矣既安於五倫之理則喜怒哀樂已發之時所以思慮酬酢者此仁敬孝慈信也此五倫之理也不辟於親愛也不辟於賤惡也不

大學古本

至

辟於畏敬哀矜敖惰也則此心既發之后一團天理物來順應是即謂之和矣如此豈不得所止乎

○定靜安三個字是模寫此心無忿懣恐懼好樂憂患之氣象定字是天下定於一之定不遷移也靜是不擾安是安帖自然

○從來此一節詰訓者都說得無下手處都是懸空捕風捉影所以然者何也明德二字認不真故也所以體貼到身上說不得殊不知聖人之言豈有說得行不得之言哉

本末始終

○本末始終者此正知止下手功夫也所謂擇之精也下文本末厚薄此其類也且如以事親言之論父母於道及養志者本也養口體者末也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者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者孝之終也凡事事物物皆有本末始終先後即孔子所謂先於正名也如醫家所謂君臣佐使也如失其輕重先後之序雖是君子路上大終不能至其至善之域矣

大學古本

至

○道字應德字知所先後知字內藏得有博學審問慎思明辨功夫

脩身正心誠意致知格物 總論

凡人有此形體即有此形氣之私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安佚也性也有此形氣之性故好勇好貨好色不辨禮義而受萬鍾欲富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得我凡此皆所謂物也有此物欲橫於心是以不思萬想千計萬較時起時滅朝朝暮暮在此曾中不曾停息倘此橫

於中之物欲或得或喪發之七情卻有所忿懣有所
恐懼有所好樂有所憂患是以見之於事即偏於一
邊不之所親愛而辟必之所賤惡而辟不之所畏敬
而辟必之所哀矜敖惰而辟心既有所忿懣恐懼好
樂憂患之偏而所行之事又隨其心之所偏而辟則
天賦於我之五性皆已徯亡喪失矣是非之良心既
以喪失是以安其危而利其災此身之所以不脩也
如商紂惟好宮室臺榭陂池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
唐明皇開元初年罷大明宮於農務之時焚珠玉錦
大學百本

語

繡於殿前幾至太平矣及寵太真是皆有所好樂也
有所親愛也身安得脩乎所以紂失天下元宗竄身
西蜀正所謂辟則爲天下僂也所以聖門教人先於
格物此有頭腦至捷功夫也自孔子沒至於今日無
人知此功夫此德以道喪千載可哀者此也

訓字

脩者理也整也對荒亂頹敗而言也正者當也定也
平也對偏邪而言也誠者敬也信也對欺誑而言也
致者至也詣也對踟躕不進而言也格者殺也除也

去也對優柔遲留而言也此一字下得猛

○說我要整理此身便要心上不偏邪心上不偏邪
在於發念意向上不欺誑要我意向上不欺誑在至
詣我是非心上去看等將善惡曉然明白要心上曉
然明白只在格了心上物欲就明白了

○正心之心已發之心

○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此所謂知也惟物欲蔽了就
不明白要錢官即問斷不公見之矣

○身也心也意也物也屬形氣一邊用得功夫所以

大學百本

圭

下個脩字正字誠字格字都下得重格字尤下得猛
但凡過人欲字都下得重如克己復禮之克養心寡
欲之寡是也到了知字即仁義禮智信之智也乃是
非之心也乃天理也雖不離形氣然無半毫形氣之
私無聲無臭下不得功夫所以下一個致字此一字
下得輕致者送也詣也至也只似說送與是非之心
看所以物格而后知至至與致二字不同若說物格
而后知致即不通矣

訓意

○脩身者止於仁敬孝慈信而爲善也不之所親愛賤惡畏敬哀矜敖惰而辟爲惡也辟則安能齊家乎故欲齊家者先脩其身然心者身之主也使此心不覺照心不在而失其本心惟知眷戀於物欲有所忿懣恐懼好樂憂患雖視之亦不見聽之亦不聞食之亦不知其味矣安能脩身乎故在於正心必定要此心不偏邪一團天理惟仁也惟敬也惟孝慈信也則身可得而脩矣然意者心之所發也使意之方發差之一毫則所行之事謬以千里矣安能正心乎故必

大學古本

三

要發念之時仁敬孝慈信之善如好好色也忿懣恐懼好樂憂患之惡如惡惡臭也斯心可得而正矣然使此心不知其孰真孰妄未免認人欲爲天理又安能誠意乎故必致吾是非之心以鑒之曉然明白知其何者爲仁敬孝慈信之善所當好也知其何者爲忿懣恐懼好樂憂患之惡所當惡也斯意可得而誠矣然欲此心曉然明白豈有他術哉豈必他求哉亦惟格去此物而已蓋吾心之中有所忿懣恐懼好樂憂患者皆蔽我良知之物也今將此物猛然格除一

切掃去則此心未發之時廓然大公無意無必致天下之中矣既發之後物來順應無固無我致天下之和矣此孔門接堯舜精一之傳至捷至近之心法也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

二節訓意

○脩身者爲善而去惡也正心者已發之心惟在于善而不偏於惡也誠意者方發之心實好其善實惡其惡也致知者知其孰爲善孰爲惡也格物者格其孰爲惡之惡也既格其惡則此心無蔽障明白之至

大學古本

三

矣明白之至則一念之發決不欺矣既不欺則心廓然大公而正矣既正則物來順應而身脩矣

物格而后一條

○心譬如鏡也本光明也物者鏡上之塵垢也格者去其塵垢也知至者去其塵垢而光明之至也意者人心發動取鏡照物也誠意者將鏡來照妍者如好好色也媿者如惡惡臭也正心者心惟其妍不偏於媿也脩身者知其妍而爲善知其媿而去惡也○心者譬如目也本光明也物者目上之翳也格物

者以藥點之去其翳也知至者復其光明之本體也
意者目去看物之好醜也誠意者好者如好色也醜
者如惡惡也下同前

○格了物知即至矣及下坡板九之勢所以說致知
上用不得功夫今之儒者講致良知只是聽人說不
曾自家體認

○格物者格去其物欲也知至者知物欲知之極其
至也誠意者誠其意而不自欺于物欲也正心者正
此心而不邪于物欲也脩身者脩整其身而此身全

大學章句

美

無物欲也蓋格物之時此心尚有善有惡既格去物
欲則有善無惡矣是以知之至意之誠心之正而身
脩矣此下坡之勢

誠意

學者臨關功夫最難所以聖人又說誠意此一種功
夫出來異於禪學者正在此一念差了終身事通差
了故于正心中拈出誠意

○此一種功夫即是中庸戒慎恐懼也莫見乎隱二
句即十目所視二句也既說個戒慎恐懼心已動矣

註中解所以全天理之本然解錯了他只因下文有
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即有此解也殊不知學者靜
坐之時不過絕了妄想閉目打坐而已安能存天理
之本然大抵自漢唐宋以來儒者通不曉得過人欲
即所以存天理天理本然上半釐功夫做不得何也
仁義禮知我固有之也非由外鑠也惟過人欲則惻
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自然呈露而所行之事皆仁
義禮知之事矣天理本然上不惟做不得功夫亦不
消做功夫

大學章句

美

○如把戒懼二句作靜而存養只把禪家就看出來
了禪家終日無天無地無人無我打坐何曾存得天
理之本然殊不知未發上做得功夫聖人已先說矣
所以不說欲正其心者先於未發說欲正其心者先
誠其意此正聖學禪學之所由分也在心上單提一
個誠意出來異禪學者正在此惟不知此功夫伊川
將良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就解錯了若
程明道說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也就
說得是了陸象山以存養爲主人考索爲奴僕就偏

丁做男兒大丈夫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萬世開太平以先知覺后知以先覺覺後覺把道理明明白白說與世人使斯道大明方是豪傑若終日閉目打坐門徒來專心問他他說半句留半句使人莫測端倪斯則達麼之教也朱子雖然著述上略有些差錯但他爲人平易肯諄諄教人允矣兩端必竭四教雅言之規模也今將三條功夫開于后

聖學

聖學在心之意念上用功夫所謂慎獨也格物則其下手之頭腦功夫矣

禪學

禪學在心之未發上用功夫只是硬鎖了心不開城門無天無地無人無我不肯將外物擾動讀書窮理謂之理障

詞章之學

詞章之學專於工辭如左思張衡是也心之真妄與未發已發俱不論矣

近日學者知詞章之學非聖學是矣但又認禪

學爲聖學則與詞章之學一而已矣均爲不知聖學也

致知

○知者五性中之智也王陽明以爲良知是也朱子解知猶識也解錯了又解致推極也推極吾心之知識欲其所知無不盡也若如此說一句書不讀之人知孝其親婦人爲夫死節何曾推極其知識哉致知二字通解錯了王陽明認知爲良知是矣但又教人悟良知良知上做功夫又錯了殊不知良知乃天理

大學古本

奎

做不得功夫又不曾見孔子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此一句了其徒就說本來靈覺生機丹府一粒點鐵成金此乃生生之謂性孟子已闢了何消又拈起以爲活寶說大抵學朱子之學不成不失爲博古通今之士學致良知不成卽刻成惠可矣

○王陽明傳習錄又以聞見之知孔子以爲知之次則是聞見之知已落第二義矣惟當致良知殊不知知之次也一章朱子解錯了知之次者言必待聞見而后知次於生知者也孔子說不知其理而妄作者

我決無是也我之知雖非生知然多聞則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則擇其善者而記之聞見之知雖與生知者同亦知之之真然必待於聞見亦生知之次矣若無知而妄作我豈有是哉如此解方應得首句

○朱子解雖未能實知其理亦可以次於知之者也若說雖未實知其理依然是無知妄作了朱子何等聰明人不知當時如何如此解只恐舊註是如此

○天下之知無二也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知止說得個遲速說不得個

大學古本

卷一

三

詳略譬如蜀川到燕京千里馬止六七日即到次于千里者一月方到如款段蹇駑兩三月方到及到了燕京千里馬也是到次于千里者也是到款段蹇駑也是到止說得遲速說不得詳略陽明講良知引此章爲証差矣大抵陽明先生聰明之至也肯與人講論不似象山諸公說半句留半句但儘他聰明說通說快了不沈潛反復如陽明說問思辨行皆所以爲學未有學而不行者也如言學孝則必服勞奉養躬行孝道而後謂之學豈徒懸空口耳講說而遂謂之

孝乎天下之學無有不行而可以言學者則學之始

固已卽是行矣篤者敦實篤厚之意已行矣而敦篤

其行不息其功之謂爾蓋學之不能無疑則有問問

卽學也卽行也不能無疑則有思思卽學也卽行也

不能無疑則有辨辨卽學也卽行也辨旣明矣思旣

慎矣問旣審矣學旣能矣又從而不息其功焉斯之

謂篤行非謂學問思辨之后而始措之行也此區區

心理合一之體知行並進之功所以異於後世之說

者正在於是已前是傳習錄若依此說心與理合一知與行

大學古本

卷一

三

並進說孝則說得通矣說忠則說不通矣所以陽明不說忠如讀孟子有官守者盡其職有言責者盡其忠此學也然天下無有不行而可以言學者必有官守言責方可言學則布衣之講學者此條不必講矣又以審問言之如顏淵問爲邦孔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韶舞放鄭聲遠佞人顏子必行夏時乘輅服冕放聲遠佞而后謂之學乎不然此空談也陽明自以爲心理合一知行並進而不自覺其言之不通矣此皆聰明之極說快之過也

○格物者正所以致良知也就譬如說磨鏡之塵垢者正所以求鏡之明也所以不說欲致其知者先格其物說致知在格物以格了物即知之至所以說不得個先后字

○朱子解格物致知錯了所以解盡其心者一章亦錯了盡者終也竭也對有剩餘而言也若心上略有纖惡之未除即有餘欠矣盡其心者復其天命之本體也天生此心之時原無物欲也命者死生有命之命也孟子此章教人脩身以立命言我身心性命通

大學章句

三

是天賦與我的我能盡其心就知得性知得天了存此心不失以養其性就是事天了不管我命長命短只去脩身則命自我立而知天事天不足言矣朱子解大學如彼解到了此處就說知性則物格之謂盡心則知至之謂

○德爲海內人講致良知山林中將致字磨礱二十年蓋因解致字爲喪致乎哀之致以致字可用功夫也及後貫通之時方知致字用不得功夫功夫全在格物上何以用不得功夫蓋人稟五行以生有形有

神智屬水乃水之神也神何以做得功夫只將物欲格了五性自呈露矣

○以五性呈露模樣言之五性譬如明月物欲譬如人家板壁板壁有一線未遮隔即有一線明月進來將板壁通取了明月即通進來了所以格物是孔門至妙至捷之功夫只格物則惻隱四端之發見自火然而泉達矣

物

物者即勇貨色之類也即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得我是也即下文有所忿懣等是也對我而言者也乃物我也物交物之物也皆有形也何以不言人欲而言物也如色貨是物我去好他方是欲故不言欲而言物也以下文言即閒居之不善也即桀紂之暴也即貪戾也聚斂也畜牛羊也察雞豚也好此物則所藏乎身不怨媚嫉以惡之遠之而俾不通矣

大學章句

三

格

格字王陽明以爲格其君心之格極說得是但指物字作事字又錯了將此功夫說緩了又渺冥了格字

卽下文切磋琢磨也瑟僞赫喧也克明也顧諟也日新又新也物欲未易磨勘身心未易整齊故引衛武公之詩明之未易戰勝故引書克字明之未易洗刷故引盤銘明之未易覺照故引顧諟明之

先儒之言皆有所因陽明只想欲誠其意者先致其良知二字乃孟子之言非悖經之言也但門人大學之傳無良知之說則與當時之傳不相合雖不悖經而悖乎大學之本傳矣朱子只因經文此謂知之至

大學章句

卷一

也心想惟窮理方能知之至就以格物爲窮極事物之理其實窮理二字乃孔子之言非悖經之言也但傳無窮理之說則與傳亦不相合矣所以二公之言皆不合傳惟曰格去物欲則字字句句皆相合矣

格物

物字陽明指爲事字就說得纏繞了就說知者意之體物者意之用使後學不明不自指爲物欲之物就直切了如孝乃明德也孝多衰於妻子好色而聽妻

子之言好貨有私財好勇鬪狠不能愉色婉容是事

親有所好樂也則孝蔽於此物矣今格去此物則此心一團天理就能冬溫夏清昏定晨省所行者皆孝之事而止於其孝矣忠乃明德也如好色欲妻妾之奉好貨察雞豚畜牛羊好勇貪戾候事而有桀紂之暴是事君有所好樂也則忠蔽於此物矣今格去此物則此心一團天理就能有官守者盡其職有言責者盡其忠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斷斷無休休有容以能保我子孫黎民所行者皆忠之事而止於其敬矣此是下死心學聖人方曉得此功夫不

大學章句

卷一

然只是口談

○以吾一身論之手容恭此脩身之一事也今見富貴下我一等之人或扯袖高擡其手是敖矣或垂簾疎懶不爲其禮是惰矣有此敖惰而下交之賓者何也蓋因恃我富貴眼裏空人故好自高有所好樂之心發之也此物橫於胷中是以手容不恭惟知敖惰矣或見富貴上我一等之人卽足恭慙慙卑下爲諂諛之狀是之所畏敬矣有此畏敬而上交之諂者何也蓋見人富貴喧赫有所恐懼見其金帛宮室有所

好樂此二心發之也此物橫於胷中故手容不恭惟之所畏敬矣今將恃富貴畏富貴自卑自高此心之物一格了則此心廓然大公自知我之富貴何以恃得人人之富貴何以慕得他惟知我手容當恭自意誠心正而身脩矣

○孔子曰君子以虛受人蓋心中無物則虛所以物格卽知至見善如決江河矣所以能受人

○宋儒說格物說前了何也講學以藕之一句是也蓋講學乃薈草功夫也好學近乎知一句是也蓋好

大學古本

素

素

學乃開我愚蒙功夫故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博學而詳說者正以反說於約以求格吾身心之私欲也是宋儒之說說去前一步矣近日儒者說致良知又說後了何也格物者正所以致良知也蓋孩提之童知愛親敬長者以無物欲也及長成人物欲蔽之是以喪失其舊日孩提之良知矣今格去其物欲者正所以復還孩提之良知也故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也所以說近日儒者又說後了一步就譬如六月大水駕巫峽黑石船相似捉舵走不得半毫學

聖功夫精密在此處可見

○鄒東郭云孩提之童知愛其親而強且壯者顧有不愛焉豈強且壯者反愚於孩提乎噉蹴之食乞人不屑而不義之萬鍾公卿或受焉豈公卿反不肖於乞人乎此數句說得快人心若某生同其時足數句於後卽千古之名言矣強且壯者反愚於孩提何也以好貨財私妻子好勇鬪狠此物欲蔽之也是以卽不顧父母之養若格去此物卽還孩提愛敬之舊知矣公卿反不肖於乞人者以欲宮室之美妻妾之奉

大學古本

素

素

所識窮乏得我此物欲蔽之也是以失其本心不辨禮義而受萬鍾之祿若格去此物卽還羞惡不屑之舊心矣豈非千古之名言乎但觀世人兄弟小時同牀共枕哥哥前弟弟後何等相愛及成人有室家析居爲財產告狀卽爲仇敵就可知矣

○宋儒把個敬字作功夫近日儒者把個良知作功夫就宵宵冥冥茫茫蕩蕩無下手處只依孔子格物作功夫就有下手處事事物物通有把握

○聖人之言無二也顏子乃孔子得意門人孔子告

之曰克已復禮爲仁孟子得孔子之真傳者乃曰養心莫善於寡欲蓋物格而后知至克已復禮爲仁養心莫善於寡欲此三句話乃一句話也何也物也已也欲也皆有我之私也格也克也寡也皆除去有我之私也以此作證驗則諸儒之紛紛講格物者不待辨而自明矣昔者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茲孔門格物之說千載未明今斯文晦而復明某亦不能自辭矣

○宋儒只爲認此二字不真說周茂叔教人每令尋

大學古本

甲

孔顏樂處所樂何事亦不說所樂何事朱子亦說程子引而不發亦不敢妄爲之說非不說也只恐真不知所樂何事也看來自漢唐宋至於今日之儒通不知所樂何事知之者惟周茂叔一人而已蓋人無欲即樂孔子說君子坦蕩蕩無欲也孟子說反身而誠樂莫大焉無欲也仰不愧於天俯不作於人無欲也以至心廣體胖無入而不自得人不知亦囂囂皆無欲之樂也又樂多賢友即有朋自遠方來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樂也皆非涉於形氣之私之樂也若

世人以歌兒舞女爲樂是即騎樂宴樂佚遊矣學者只將聖門樂字打通了則聖人用功即可知矣不然一節不通節節不通千言萬語終是葛藤

○學者如不知此種功夫終日在言語威儀上做功夫苦心苦力也一般成高賢但欲爲時中之聖即不能矣如去獵較見南子應佛肸召道隆則從而隆道汚則從而汚此等事決幹不得何也必磨磷涅緇也如知格物功夫則江漢濯之秋陽暴之皜皜乎不可拘地譬如行船相似捉不住此種功夫就譬如捉不

大學古本

甲

住船舟也堅固舟上人也爽力也認得水經只是捉不住舵就怕漩渦下不得灘如捉得住舵船大也好船小也好江水也好漢水也好大灘大浪也好如捉得住格物功夫就堅之至矣雖磨不磷白之至矣雖涅不緇事親也好事君也好處朋友也好處昆弟也好富貴也好貧賤也好夷狄也好患難也好都無入而不自得不作小家人見識澗刀大斧徑入周孔之

堂室

此之謂自謙

○字當作誠字字畫左右相同其義亦順誠與戒
同中庸戒慎之戒也言必要如好好色如惡
惡臭此之謂自警非由他人也若不自警即自欺矣
小人間居爲不善只是不自警十目所視十手所指
則警之至矣目此字乃聖門已用之字易小懲而大
誠是也又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誠是也解作自
慊說不通 畫亦差之太遠

重刻來

大學古本終

瞿塘日錄十二卷

浙江朱彝尊家
曝書亭藏本

明來知德撰知德有瞿塘易注已著錄是編分內
篇七卷外篇五卷內篇分十五種一曰弄圓篇作
一大圈虛其中以象無極外圈則用陳敷文所傳
蜀中太極圖形以黑白互包象陰陽遞相消長而
以人事世運繞圈旋轉而注之二曰河圖洛書論
皆其易說之緒餘三曰格物諸圖大旨以論語三
戒爲三欲務格而正之四曰大學古本不取朱子
之說亦不取王守仁之說大旨以明德爲五倫以
明明德爲明人倫以親民爲親親而仁民歸本於
修身而以格物爲克己猶然格去物欲之說也五
曰入聖工夫字義其體例畧如陳淳北溪字義但
立說不同耳六曰省覺錄皆講學之語七曰孔子
謹言工夫以論語四十條聯貫其文分爲八段其
首一段云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
哉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末一段云言寡尤行
寡悔祿在其中矣夫我則不暇始吾於人也誰毀
誰譽今吾於人也慎言其餘言思忠非禮勿言似
不能言者時然後言言必有中其大槩可以想見

矣八日省事錄與省覺錄相近但彼多講學此多論事耳九日九善榻記十日四箴十一日諭俗俚語十二日革喪葬之俗併有錄無書殆此本偶佚歟十三日理學辨疑所論皆陰陽天象之事純以臆斷如論晝夜長短不以南北至爲度而謂冬日一陽生陽氣主升則日隨而高夏至一陰生陰氣主沈則日隨而低論日月謂如一鏡在桌上一鏡在桌下如何月能受日之光論交食謂日月如兩飛毬疾馳而過彼此安能相掩其食不過如氛祲之類偶然有變諸儒不明造化陰陽大頭腦所以信懸家之說十四日心學晦明解自述所以攻駁先儒之意十五日讀易悟言亦有錄無書但注於標目下曰有易注別刻單行朱彞尊經義考載是書謂見目錄中或彞尊所見又別一本歟蓋知德自嘉靖壬子舉於鄉後因公車不第退居空山自求解悟既無師友之切劘又無典籍之考證冥心孤想時有所見遂堅執所得自以爲然不知天下之數可以坐推故所注周易雖穿鑿而成理至於天下之事物非實有所見則茫乎無據朱子之學

必以格物致知爲本正慮師心懸想其弊必至此也知德以是譏朱子宜其斂精神於無用之地至老死而終不悟矣外篇爲所作詩文曰斧山稿曰悟山稿曰游我媚稿曰快活菴稿曰八關稿曰遊足稿曰重遊白帝稿曰求溪稿曰買月亭稿曰鐵鳳稿曰遊華山稿曰遊太和稿曰續求溪稿凡十三集大抵自爲知德之詩文而已

近溪羅先生一貫編十一卷

〔明〕羅汝芳撰 熊儼輯 錢啓忠重訂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長松館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一貫編四

卷》提要

近溪先生一貫編序

一貫者孔曾授受之微言也
是卽所謂一日克己復禮而
天下歸仁者也又卽所謂良
知良能而達之天下者也是
故惟顏請而喑唯之而孟
私淑之其穎悟如子貢且不
得而聞焉後世儒者或獨契
於絕學之後或推明於繼續
之餘綜之莫有如我

高皇帝揭六諭以作君師而吾
師羅子憲章之直指孝弟慈

爲生民命脉者也吾師羅子之言曰天命不已者生而又生也生而又生者父母而已身已身而子子而又孫以至曾而且玄也故父母兄弟子孫者爲天命顯其皮膚天命

生生不已者爲孝弟慈通其骨髓直而豎之便成上下古今橫而亘之便作家國天下又曰

高皇帝六諭天人精髓盡數捧在目前學問樞機頃刻轉回

掌上故愚嘗爲之說曰

高皇帝其大智也與中庸之道行矣吾師其仁者與中庸之道明矣道固若是愚不得而掩也是故吾師之學易而知險簡而知阻約而達微而彰罕譬而喻其言也朴而有章淡而不厭潔靜精微而疏通知遠溫柔敦厚而廣博易良恭儉莊敬而畏命執法兼六經之致焉知德者希孰識其貴哉南康熊子儉少奉父兄

之命遊吾師之門吾師既歿而熊子之學始有得也喟然嘆曰吾師以孝弟慈盡人物之性其卽孔子一貫之旨乎性一而已一何在一之於孝弟慈也儒先皆謂一不可說

卷四

以予觀之安在其不可說也孔子引其端而吾師竟其說矣後聖復起不易吾師之言矣於是以四書五經爲綱以羅子會語爲目類輯成書命之曰一貫編又曰吾師會語

不獨貫天下之道而孔子隨義立名言天下之至蹟而不可紀者亦於是乎貫之又曰儼不自量力欲使四方學者皆得見吾師之全書而後已

卷五

是編也儼節衣食以充梓費雖貧不悔熊子青袍而徒步其言訥訥不出口探其中浩乎淵乎未可以耳目聞見窮也其尚綱之心歟予愧不若以著文也雖然予亦有所不得已也是爲序

萬曆戊戌季春既望日嶺南楊
起元拜書

卷六

近溪羅先生一貫編序

或問儼曰子編子羅子語言
以一貫名編何也曰天地爲
物不二萬物一體夫道一而
已矣此個大道原來無名無
象造化顯靈生我伏羲畫此

龍序一

一畫名象始立帝堯悟來此
個一畫圓則爲○直則爲┐
○┐相貫命而曰中舜禹加
以惟一湯尹有之一德幸周
命維新誕生文王周公純一
不已彖曰乾元繼日思兼象

以乾乾父子商訂作部易辭
及天縱夫子好信古道五十
學易三絕常編夢親文周始
知天命遂倡言曰大哉乾元
乾道變化同歸殊途一致百
慮當時在門諸徒惟顏子可

熊序二

以當此及來問仁告之以復
中行獨復獨則一矣惜乎拳
拳一善未見其止子貢諸人
且然且非故囿之死也曰天
喪予又幸斯文未喪晚得曾
子年方弱冠心志弘毅呼曰

吾道一以貫之曾卽曰唯忠
恕而已與夫子忠恕違道不
遠之語毫無差異又得乃孫
子思早聞祖父心之精神謂
聖之訓又領會子之教述來
名書而曰中庸解曰喜怒哀

熊序三

樂之未發謂之中及君子慎
獨等語則一貫之旨譜爲家
學矣又幸孟子去孔子未遠
受業子思之門人力量剛大
英氣命世將會子守約體段
極意透悟姑舍諸賢推開百

聖棟出孔子而願學焉曰我
善養浩然之氣塞於天地之
間盡心知性天壽不二此一
貫之旨大發明而無遺也厥
後人執其見家立其言非無
超達儒先專志聖道然於一

熊序

貫未透汝我爭駁遂致冥蝕
二千餘年恭惟

聖祖龍興大明建號尊信孔子
無如我

朝野江篤生

先師羅子十五志學好古敏

求廢忘寢食竭盡心思登第
之後猶拜師弟子授以易傳
讀書從姑山房數十餘年始
透一貫之旨大意曰一者一
乎其貫者也貫者貫乎其一
者也非一無以爲貫非貫無

熊序五

以見一一而貫無不貫矣貫
而一無不一矣設爲氷水之
喻借爲鑛金之譬口口聲聲
可憐孔孟呼醒世人仁者人
也形色天性易簡得天下之
理知能要大人之極只因透

此一體貫天貫地貫人貫物
貫古貫今毫髮不間須臾不
離故富貴而藐權勢貧賤而
甘蔬水夷狄而感泣莽噉死
生而從容寢簣逢人好問好
察樂與善誘無非一以貫之

熊序六

也其視言微者曰仁而不貫
人言顯者曰形色而不貫天
性言高者易簡妙於造化而
不貫愚蠢言卑者知能良於
孩提而不貫聖神愈寂愈動
愈執愈錯不大相徑庭也哉

儼嘗謂易曰顯諸仁藏諸用
明明一貫之註若曰外邊顯
的裏邊的仁裏邊藏的外邊
的用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
不測之謂神一闔一闢謂之
變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

熊序七

神無精無粗無體無用以一
而神一以貫之也故先正謂
易有太極易有第一讀厥旨深
哉儼辛卯之刻孝經傳義乙
未之秋八月朔禮拜
天地神祇復謁

先師祠請教諸友收集全書
乃孫懷智等盡發師舊篋親
筆儗見居官清淡待人艱苦
遺訓子姓善言於殘篇片紙
之間令人泣下歸忘寒忘暑
繼日繼夜刪其重複揭其要

山序八

領編爲一貫壽之梨棗首以
易次以書詩禮樂春秋畧節
及四書總旨語孟學庸心性
上下等集終以別言其中次
第皆非潦率精義顯旨悟者
得之惟首以學易來歷見羅

子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終以
別言見羅子理窮性盡而命
至矣寧非一以貫之孔子之
後一人哉儗非過爲師譽敢
謂有知只見學有真脉道貴
早聞議論橫生空負賢聖乞

熊序九

後之君子動惻隱云
萬曆戊戌白鹿洞門人熊儗序

一貫編目錄

羅子一貫說

像贊 履歷

易 書詩禮春秋附

四書總

論語上下

大學

中庸

孟子上下

近溪先生一貫編 目錄

一 長松館藏板

心性上下

凡例

一是編羅子平日各會語及家藏 諸皆搜載第有

親筆遺文散之四方同志不能遍收乞念先師

言言金玉付之 再加心性中卷是祈

一是編起工萬曆乙未告成戊戌其次第有根源

其收集少遺佚

一易照卦繫編次兼以五經四書蓋五經四書皆

易也末以邵子天根月窟附之 羅子嘗曰這

詩邵老微言克復要旨也悟者得之

一書詩禮春秋附見易爲五經之原各與易通

一四書總首以知止知天末以知止知天見乾知

太始以大終也章次皆仍孔孟要緊工夫幸究

心焉

一學庸雖歸各本而中各各相通

一心性上下俱有深旨中隨事隨人皆心性吐露

善學者體之

一是編乃萬古斯文所係直接孔子之傳同志者

近溪先生一貫編 凡例

長松館藏板

幸小心焉

一是編內有重意不復剛出見言言相通總爲一

貫

一是編乃入孝出弟之書非徇名也若曰徇名作

易者知盜自有天鑒在

一備從

羅子於豫章胡鳳坡祠中乃因崇仁熊繼臯氏二

三日午聽其言觀其動容真有無言不說無行

不與之意

一是編名一貫乃爲人全書自天子以至庶人皆用的

凡例尾

近溪先生二貫編

凡例

三

長松館藏板

一貫說

羅子曰。孔子曰。仁者人也。夫仁天地之生德也。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而無盡曰仁。而人則天地之心也。夫天地亦大矣。然天地之大。大於生。而大德之生。生於心。生生之心。心於人也。故知人之所以爲人。則知人之所以爲天。知人之所以爲天。則知人之所以爲大矣。聖門之求仁也。曰一以貫之一也者。兼天地萬物而我其渾融合德者也。貫也者。通天地萬物而我其運化同流者也。非一之爲體焉。則天地萬物斯殊矣。奚自而貫之能也。非貫之爲用焉。則天地萬物斯間矣。奚自而一之能也。非生生之仁之爲心焉。則天地萬物之體之用斯窮矣。奚自而一之能貫。又奚自而貫之能一也。是聖門求仁之宗也。吾人宗聖人之仁以仁其身。而仁天下於萬世也。固所以貫而運化之一而渾融之者也。然非作而致其情也。天地萬物也我。也。莫非生也。莫非生則莫非仁也。夫知天地萬物之以生而仁乎我也。則我之生於其生。仁於其仁也。斯不容已矣。夫我生於其生以生。仁於其仁以仁。

近溪先生二貫編

說

長松館藏板

也。既不容已矣。則生我之生。以生天地萬物。仁我之仁。以仁天地萬物也。又惡能以自己也哉。夫我能合天地萬物之生。以爲生。盡天地萬物之仁。以爲仁也。斯其生也不息。而其仁也無疆矣。夫不息而大生。乾之所以知大始而稱父也。無疆而廣生。坤之所以作成物而稱母也。

此繫羅子平時論一貫之旨。根源於乾坤總之以仁。孟子曰一者何也。曰仁也。憤得之編首見易學一貫之宗。

孔子忠恕一貫語

近溪先生一貫編

二 長松館藏板

忠恕達道不遠。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

宋慈谿楊子曰。某自弱冠左右讀孔子一貫之語。堯舜執中之誨。嘗疑先聖啓告之未爲詳明及微。

覺後始知前聖之言及此已詳矣。復加則非矣。

傳疑憤訪道內遇長者云。某於某處見曾子傳。

子思即時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及夫子出。衆問何謂一以貫之。曾子曰。夫子之道。即適所論忠恕而已矣。此說源委更顯明。

是編乃先大夫素心理學嘉靖壬戌會羅子

於金臺歸謂同志曰。羅子之學。隨接孔子命憤師之未獲。後羅子遊黃龍岩白鹿洞。命憤追之。未獲。幸萬曆乙酉得拜羅子於豫章。日夜探悟。少得其樂先信先大夫可謂知言。故編一貫編以告同志。

一貫說尾

近溪先生一貫編

三 長松館藏板

近溪先生像贊

近溪先生像



長松館藏板

學本義皇 何思何慮

老安少懷 入孝出弟

肫肫其仁 德配天地

孔孟之後 斯文在是

羅近溪先生履歷畧

先生諱汝芳字惟德號近溪南城泗石溪人也生甚
穎異太夫人授孝經論語十五出從張洵水先生
有聖賢之志二十二入郡學至豫章拜顏山農先
生悟仁體二十九應鄉薦明年中會試大會靈濟
宮聞前峯公病不 廷對歸養讀書從姑山房仍
拜原受業弟子胡宗正先生學易即悟格物之說
三十七以太夫人命北上至維揚會同志不果集
友於從姑數年三十九撫臺夏夢山具路費促之

近溪先生一貫編畧

長松館藏板

廷對承內閣徐存齋又定會於靈濟宮六月授太
湖令多善政取主刑部事四十七審宣同獄出沈
青霞諸冤過魯問道泰山丈人學益進遂歸省四
十九出守寧國教以六諭遠邇向風會前峯公變
士民追送從姑山房五十二聞山農先生以剛直
取罪需田求救五十六居甯太夫人喪畢遍訪同
志五十八當道引哀 詔起補東昌治比寧國尤
著未幾遷滇憲副脩廢舉隆服奔人轉大叅致政
論學六十五入廣訪同志七十問心武夷先生門

人集會語乙酉大會江省七十三遊白下門人集
會續錄七十四九月二日終正寢先期中秋晚李
同野生德水館見大星隕泣曰羅子終矣

行畧尾

近溪先生一貫編

二

長松簡藏板

近溪羅先生一貫編

門人熊

賓孺夫編

後學錢啓忠沃心重訂



或問易乃千聖宗旨夫子屢屢言之若於乾坤神理
人物性情古今編貫一一脗合果何從悟入羅子
曰某原日亦未嘗不悟去宗那個聖人亦未便曉
得去理會聖人身上宗旨工夫其初只是日夜想
做個好人而科名宦業皆不足了平生想得無奈
近溪先生一貫編

易

一

長松簡藏板

却把近思錄性理大全所說工夫信受奉行也到
忘食寢忘死生地位又病得無奈却看見傳習錄
說諸儒工夫未是始去尋求象山慈湖等書然於
三先生所爲工夫每有窒碍病雖小愈終沉滯不
安時年已弱冠先君極爲憂苦幸自幼蒙父母憐
愛過甚而自心於父母及弟妹亦互相愛恃真比
世人十分切至因此自讀論孟孝弟之言則必感
動或長要涕淚以先只把當做尋常人情不爲緊
要不想後來諸家之書做得着累喫苦又在省中

逢着大會。與聞同志師友發揮。却翻然悟得只此。就是做好人的路徑。奈何不把當數。却去東奔西走。而幾至亡身也哉。從此回頭。將論語再來細讀。真覺字字句句。重於至寶。又看孟子工夫。又看大學中庸。更無一字一句。不相照映。由是却想孔孟極口稱頌堯舜。而說其道孝弟而已矣。豈非也是學得沒奈何。然後遇此機竅。故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又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其時孔孟一段精神。似覺渾融在。近溪先生二貫編

易 二 長松館藏板

中一切宗旨。一切工夫。橫穿直貫。處處自相湊合。但有易經一書。却又貫串不來。時又天幸。楚中一友。胡宗正先生來從某改舉業。他談易經與諸家甚是不同。後因科舉辭別。及在京得第。殊悔當面錯過。皇皇無策。乃告病歸。侍老親。因遣人請至山中。細細叩問。始言渠得異傳。不敢輕授。其復以師事之。閉戶三月。亦幾亡生。乃蒙見許。反而求之。又不外前時孝弟之良寃。本源而已。從此一切經書。皆必會歸孔孟。孔孟之言。皆必歸孝弟。以之而學。學

果不厭以之而教。教果不倦。以之而仁。仁果萬物一體。而萬世一心也。已竊觀今時同志。極是衆多。但每談心性者。便不肯小心看書。問一二肯讀者。又泛觀博覽。於子史諸家。便着精神。於論語孟子。反枯淡冷落。叩之。則曰此個章句。我已久曉了。何待今日贅贅耶。噫。五穀之味。固難比海錯珍羞。而要延軀命。則舍此不能。偶因吾子之問。而敬陳之。亦思軀命是人之所同受用。此味穀食亦未必不是人之所共食也。至若謂悟于聖宗旨與否。則非某之所敢知也已。

子羅子曰。易者。聖聖傳心之典。而天人性命之宗也。是故塞乎兩間。徹乎萬世。夫孰非一氣之妙運乎。則乾始之而坤成之。形象之森列。是天地人之所以爲命而流行不息者也。兩間之塞。萬世之徹。夫孰非妙運以一氣乎。則乾實統乎坤。坤總歸乎乾。變見之渾融。是天地人之所以爲性。而發育無疆者也。然命以流行於兩間萬世也。生生而自不容於或已焉。孰不已之也。性以發育於兩間萬世也。

近溪先生二貫編

易 三 長松館藏板

化化而自不容於或遺焉孰不遺之也是則乾之
大始剛健中正純粹至精不遺於兩間而超乎兩
間之外不已於萬世而出乎萬古之先浩浩其天
了無聲臭伏羲畫之一以專其統文王象之元以
大其生然皆不若夫子之名之惟以乾知太始而
獨得乎天地人之所以爲心者也夫始曰太始是
至虛而未見乎氣至神而獨妙其靈徹天徹地貫
古貫今要皆一知以顯發而明通之者也夫惟其
顯發也而心之外無性矣夫性其明通也而心之
外無命矣故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又曰復以自
知也夫天地之心也非復固莫之可見然天地之
心之見也非復亦奚能以自知也耶蓋純坤之初
動微陽是正乾之太始而天地之真心也亦太始
之知而天心之神發也惟聖人迎其機而默識之
是能以虛靈之獨靈入太始之精微純亦不已
而命天命也生化無方而性天性也終焉神明不
測而心固天心人亦天矣

問自強不息乃是乾乾此乾乾可是常知覺否羅子

曰不止常知覺曰可是常力行否曰不止常力行
曰可是知覺力行常並進否曰不止常並進曰何
如乃可曰是要乾乾曰知行常進非乾乾如何曰
未有乾乾而不知行却有知行而非乾乾者曰此
處如何分別曰子之用力能終日知覺而不忘記
終日力行而不歇手乎曰何待終日卽一時已難
保矣曰如此又可謂乾乾已乎曰此是工夫不熟
熟則恐無此病矣曰非也中庸教人原先擇善擇
得精然後執得固察脉不精藥更作疾恐庸醫不
近溪先生遺編

蠻做也耶。然此弊却通天下。貫古今。亦不止汝一人也。今當爲細說一番。只是天機太漏泄爾。夫聖學肇自虞廷。其初便說道。惟微微則難見。所以要精。精始不雜。方纔能一一。則無所不統。亦又何所不知。何所不行。耶。其知其行。亦何所不久。且常耶。但萬善中涵。泯然若寂。中庸形容之以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孟子形容之以不慮而知。不學而能。蓋自孩提以至老死。生生化化。渾全是個乾體。只因此體原極微渺。非如耳目聞見的。有跡有形。思近溪先生貫編。易。六。長松館藏板。

既得而樂不思。不能守。予今也信得。只要得處真的。其後次第。果儘在由得自家也。問易謂終日乾乾。夕惕若。不知乾乾二字。與性性亦有分別否。羅子曰。乾乾性性。此語泛看。亦似相同。但古之聖賢。立言製字。必是各有着落。卽如古人云。乾坤二卦。本是陰陽。作易者。不曰陰陽。而曰乾坤。蓋指其性情而言之也。以此觀之。則先儒謂性性爲能存神。明白就其體段。疑定處說。至易謂終日乾乾。夕惕若。明白就其工夫。奮發處說。但乾乾雖說工夫。而不知順性之體。則把捉操持。或犯助長之病。性性雖說體段。而不知法乾之用。則散漫精神。又至勿忘之失。若善理會性命。而能使骨肉俱爲渾化。則其體用亦自相停妥矣。問羣龍無首。乃見天則。敢問天則。必如何。乃可得是也。羅子曰。據汝之問。果欲見天則。耶。曰。然。曰。若天則可以見。而來可以問。而得。則言語耳目各各用裏。羣龍皆有首矣。寧不愈求而愈不可得也。耶。蓋易之象。原出自文王。詩之頌。文王者。必曰不識不

知順帝之則。又曰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於岸。其所謂畔援歆羨者。豈皆如世之富貴外物哉。卽汝今日欲求見天則之心。是也。故道岸之登不難。而歆羨之忘實難。帝則之順不難。而知識之民實難。曰若然則吾將言語知識俱不用之可乎。曰卽此不用之心。與求見之心。又何所分別耶。

問乃見天則與發而皆中節。羅子曰喜怒哀樂發皆中節。此天則也。但物感之來其應甚速。苟毫髮踰節卽其則不中。此豈一時思慮所能防範而一念

近溪先生一貫編

易

八

長松館藏板

擬議所可矯強也。卽使思慮而出之矯強而合之於天則二字亦相去徑庭矣。故易曰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吾輩於斯語不可看太高遠。禮記謂人生而靜天之性也。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夫赤子之心純然而無雜。渾然而無爲。形質雖有矢人之分。本體實無彼此之異。故生人之初如赤子時與天甚是相近。奈何人生而靜後却感物而動。動則欲已隨之。少爲欲間則天不能不變而爲人。久爲欲別則人不能不化而

爲物。甚而爲欲所迷。且後焉。則物不能不終而爲鬼魅歟。擊矣。此等田地其喜怒哀樂豈徒失天之理。亦且拂人之性。豈惟拂人之性。亦且造物之殃。此處又何可着力也。耶。今日果欲天則本然一一於感發處節節皆中得恰好。更無毫釐之過。亦無毫釐之不及。停停當當。成個中和。此即天而奉天時。順而循之。而非勉強之能。與卒而應之而非意見之能。及善學者於此處識得。難以用功。決須猛省。逆將回轉。說道吾人與天原初是一體。天則

近溪先生一貫編

易

九

長松館藏板

與我的性情原初亦相貫通。驗之赤子乍生之時。一念知覺未萌。然愛好骨肉熙熙恬恬。無有感而不應。無有應而不妙。是何等景象。何等快活。奈何後因耳目口體之欲。隨年而長。隨地而增。一段性情初焉偏向自私。已與父母兄弟相違。及少及壯則天翻地覆。不近人情者十人而九矣。今日既賴師友喚醒。不肯甘心爲物類奴孽。又不肯作人中禽獸。便當尋繹我初起做孩子時。已曾有一個至靜的天體。又已曾發露出許多愛親敬長。幾人

飲停當。至妙的天。則豈如今年長。便都失去。而不可復見也。耶。要之物。感有時而息。則天體隨時而呈。不惟夜氣清明。方纔發動。即當下反求。若人言我是好人。便生喜樂。言我是禽獸。便生哀怒。明明白白。停停當當。原不求毫髮分釐也。既是天體依舊。還在。却須即時發一個大大的志願。如何志願要大。蓋天的體段。原無一物不容。原無一息不貫。若有外之心。便不可合天心也。此心如要萬物皆爲吾體。萬年皆爲吾脉。則須將前時許多俗情世念。務於奉承耳目口體。徇物肆情。一付家僮。汚濁雜擾。會轉移室塞。此心之虛靈洞達的東西。痛恨疾仇。惟恐其去之不速。而決之不淨焉。然後收拾一片真正精神。揀擇一條直截路徑。安頓一處寬舒地步。共好朋友。涵味優游。忘年忘世。俾吾心體段與天地爲徒。吾心意況共鳶魚活潑。其形雖止七尺。而其量實包太虛。其齒雖近壯衰。而其真不減童稚。到此境界。却是廓然太公。却是寂然不動。其喜怒哀樂。安得不感而遂通。又安得不物來順。

應也。耶。如此喜怒哀樂。又安得不位天地。不育萬物。而成聖神功化也。耶。故細細反觀今日。不患天。則之不中。惟患天心之不復。惟患所見之不真。其見既真。則本赤子之心。完養即是大人之聖。人至大聖。便自然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矣。許大受用。原是生下帶來。至實又豈肯甘心於耳目口體之欲。致墮落禽獸妖孽之歸。其猛省勇往。固有挽之而不容自己者矣。

問大易君子體仁之意。何如。羅子曰。聖賢語仁多矣。最切要者。莫踰體之一言。蓋吾身軀殼。原止血肉。能視聽而言動者。仁之生機爲之體也。推之而天地萬物。極廣且繁。亦皆軀殼類也。潛通默運。安知我體之非物。而物體之非我。耶。譬則巨釜盛水。衆泡競出。人見其泡之殊。而忘其水之同耳。孺子入井。境界却是一泡。方擊而衆泡咸動。非泡之動也。其釜同水一機。固不能以自己也。

問體仁是渾然同體。與兼愛何別。羅子曰。體之言。

最可玩味。夫體卽身也。頭目居上。四肢居下。形骸外勞。心腹內運。而身乃成焉。愛豈無差等也哉。

羅子曰。易之乾二。惟稱庸言之信。庸行之謹。蓋非此日用平常。則天命之生化。何自而顯著。人心之活潑。何自而因依。故卽此便是真誠。而天下萬世所當共爲存主。外此便是邪妄。而天下萬世所當共作防閑。

羅子曰。易言脩辭立誠是學者工夫第一。

羅子曰。天地惟有是德。則日月自明。四時自序。鬼神

近溪先生一貫編

十三 長松館藏板

自行。大人亦惟是德能合。則其明自生。其序自順。而自行自無不吉。誠神之幾。忽通乎微渺。化育之盛。頃塞乎寰穹。心精但自有以入。無神氣卽從無而出有矣。此無他。其聯諸根脉者。渾而融。故形諸象數者。迅而妙也。但今日訓釋合字。輒云聖人之德盛大。與天地一樣。把一個聖人來比對一個大地。豈不是兩個。說是兩個。豈不是開說也哉。聖人於此處。須知天地日月四時鬼神以及萬民萬物。萬事萬行。都總生化於一個德中。生天地鬼神卽

是生我的生他。生民物事爲。亦卽是生他的生我。故他是如此而生。我亦如此而生。我是如此而化他。亦是如此而化。盡日盡夜。亘古亘今。其用克然徧滿。而了無縫罅之缺略。其理確乎真的。而絕無毫髮之增損。但吾學者。往往心粗而不克入細。氣浮而難於就裏。卽其無爲而無所不爲也。但難謂其無。卽其無不在。而實無在也。又難謂其有。疑情滿腹。眩惑盈前。豈惟於大人之所以合德者。二之而不是。抑且於天地之所以爲德者。漠然而不求。何不反而思之。大道生乎天地。天地生乎民物。民物是其生化之末。猶且身心靈妙。莫可窮詰。天地乃其生化之原。則所爲凝結稀奇。又不可類推而知也耶。故知人物之身心既靈。則天地之凝成者。自當益極。其靈民物之世界且妙。則天地之凝成者。自當益極。其妙。人能於是而昭然生此信心。則由信而生畏。由畏而生敬。戒謹恐懼於視聽言動之間。謙卑慈惠於接物待人之際。善則恒順。天明而克拓。不善則恒嚴。天鑒而消沮。我惟天以作依。

近溪先生一貫編

十三 長松館藏板

飯。天惟我而加呵護。內之敬信愈深。則外之操持益力。我之脩爲愈切。則天之注照益親。我既心天之心。而神靈漸次洞徹。天將身吾之身。而變化倏忽。融通堅如金石。精誠可貫。微若塵沙。踪跡能潛。所謂飛躍由心。而形神俱妙。固非法術之可私。而亦非思慮之能測矣。

問坤之文言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此意似是用工。乃曰直方大。不習無不利。謂之不習。又似全無工夫。吟說者以前爲初用工夫。後則熟極自然。是否。

近溪先生一貫編

易

古

長松館藏板

羅子曰。易詞原明白順暢。而說者反牽強晦之。今觀直方大爲六二爻詞。且與六五相應。豈皆只從既熟之後說耶。大抵學者說經。不免心粗氣浮。故每在言句執着。而未向根源理會。故其見弗徹。而其旨弗融也。某竊謂易有乾坤。而乾則又統乎坤也。若味坤之詞而不本之乾。則其德非順。而事亦不謂之代終矣。故他爻或少參差。若二五中位。正全坤體。而默應乎乾。比於磁之吸鐵。硝之爆鏡。潛通迅速。大有其焉。此今諸君要識直方而大之意。

只把散灰候氣。氣來。是時至。灰飛。便是乾出。坤所謂生而直也。卽此微竅而約同率土。更無分寸不生。亦無纖毫正直。便是方而大也。其機不疾自速。不行自至。勢且莫之能禦。夫豈待習而始利耶。此與六五黃中通理。暢達四肢。渾然一體。是雖天地造化之妙。而吾人學問。亦卽此而在。夫子恐人未悟。故舉爻詞而符以學問工夫。若曰敬非他也。卽坤之直也。生生自內而中正無邪者也。亦卽所謂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也。義非他也。卽坤之方也。

近溪先生一貫編

易

古

長松館藏板

生生直達。由中及外。而方整齊一者也。亦卽所謂根心生色。四體不言而喻也。故此二句文意不宜並看。而總作一串。始可以言敬義立而德不孤。德不孤則直方而大矣。故復舉爻詞。其意又多在不習無不利。止是贊嘆。而非曰敬義至此始純熟自然也。要之世間有志學問者。說着敬義。便去講求道理。着力持守。指之曰是爲用工。說着不習而利。便要等待時候。不卽承當。指之曰是爲習熟自然。却不知自然之妙。豈是習熟之所能到。而工夫了。

識性體。性體若昧自然。總是無頭學問。細細推來。則自然却是工夫之最。先處而工夫却是自然之。以後處次第既已顛倒。道蘊何能完全。故某嘗云。爲學必須通易。通易必在乾坤。若乾坤不知合一。而能學問有成者。萬萬無是理矣。

羅子曰。嗣乾坤而卦者曰屯。易曰屯也。者物之始生也。始生必蒙屯之文。曰利見侯。我求童蒙也。故君子以經綸。又曰童蒙求我。利居貞也。亦曰包蒙吉。于是貴下賤則得民。于是受以需則光亨。世之大不幸。在無學。上下瞶瞶。爲屯爲否。君子者以躬參贊。以極昌羅。傾否亨屯之責寄焉。故曰物不可以終否。受之以同人。

問六十四彖未嘗言心。惟復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何如。羅子曰。宇宙之間。總是乾陽統運。吾之此身。無異於天地萬物。天地萬物亦無異於吾之此身。其爲心也只一個心。而其爲復也亦只一個復。經云復見天地之心。則此個心卽天心也。此心認得零碎。故言復亦不免分張。殊不知天地無心。以生

近溪先生一貫編

易

十六 長松館藏板

物爲心。今若獨言心字。則我有心而汝亦有心。人有心而物亦有心。何啻千殊萬異。善言心者。不如把個生字來替了。他則在天之日月星辰。在地之山川民物。在吾身之視聽言動。渾然是此生生爲機。則同然是此天心爲復。故言下着一生字。便心與復卽時混合。而天與地。我與物。亦卽時貫通聯屬。而更不容二也已。或曰。如先生言復亦甚簡易。如何本文却又曰復亨出入無疾朋來無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反費許多言說耶。羅子曰。子徒知聖人之復費許多言說而忘自己此時。費許多言說亦是復之所爲。蓋復生道也。復則生生則惡可已。惡可已則於時爲春夏秋冬。於物爲生長收藏。其始也有所自來。其終也有所必至。卽子聞吾言。躍然以喜。喜意一生。則許多言說自生。生莫過子雖欲已。其能以自己耶。曰某前在此論學。先生教以通易。某自是將此書詳味。至今身心似覺日昧。他說復亨。我却不曉得亨。他說七日來復。我却不見復。他說休復頻復。我却不不知是休

近溪先生一貫編

易

十七 長松館藏板

是頻他說敦復迷復。我却不知是敦是迷。曰子亦是復。但顏氏則不遠。而子獨稍遠。爾蓋此之不遠。卽道不遠之遠。非是差失不久而遂反正也。蓋天地之氣。原只陽剛健運。健運則須周迴。周迴則成往。返止緣他健甚。故往則舒張溥博。化凝坤厚。然反則輕清快便。自是陽明。故卦辭替復以亨者。因前則往而不利。而此則出入無疾也。出入無疾者。以來爻皆反復陽道。陽道既反來於七日。則其往焉有不利也哉。其象之以剛反。剛長順行。總是其行以乾天剛健。生生不息之心。於此畢露。而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也。中有善治易者曰。甚哉先生之深於言易也。但不止卦辭爲然。卽爻之爲爻。其辭亦無不本於卦象而發揮之也。羅子曰。果然。蓋易之一字。原止乾陽變化而成六十四也。今觀剝復相連。復之下爻。卽剝之上爻。引而伸之。而不俟他取。故其復爲不遠。而爻辭謂以脩身者。卽所謂反求諸身。把柄在手。而樂莫大焉者也。二爻之休吉者。亦言陽行之生長順通。二雖陰。不敢爲泥。自

能下就于初之仁也。三則進而又進。義氣奮厲。是謂復之頻而無咎也。至於上卦之四。則正應下卦之初。而且居乎四陰之中。故中行獨復。而惟陽道之從矣。至五爻之敦。則卽二之休而安且成焉。以自考之。得乎順且中也。夫復至於敦。雖言乎人之善承乎天。而實言乎天之善體乎人也。如是。則宜物物之皆春。而人人之皆聖矣。然物可以皆春。而人則難以皆聖。何則。天之體物無不周。而人之奉天多不悟。善哉孟夫子之言曰。行之而不著。習矣而不察。是以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夫曰終身由之。則陽明之復。何嘗頃刻離人。然曰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則人在復中。又何嘗頃刻而不自迷也。耶。故其詞以國譬心。而言天君之失職。以師譬學。而言十年之不克征。要之其凶且災者。非謂其終迷而不復。乃是在復而自迷。不然。豈至終爻而尚有不復者哉。或又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還是實事。亦是取象。羅子曰。是因象以爲事。而實盡人以奉天也。蓋雷潛地中。卽

陽復身內。幾希隱約。固難以情意取必。又豈容以知識伺窺。故商旅行者。欲有所得者也。后省方者。欲有所見者也。不行不省。則情志識泯。情志識泯。則人靜天完。而復將漸純矣。子今切切然。若謂有端可求。皇皇然。若謂有象可覩。是則商旅紛行而。后省。傍午也。復何自而能休且敦耶。曰。據先生所言。似謂吾身本自有復。但某管反觀胸中。固有炯炯之時。乃不久而昏惰。固有循循之時。乃不久而躁妄。豈真陽既復之後。更如其不一耶。曰。君子之學。原自有個頭腦。所謂頭腦者。卽一省之有午臺。而君家合宅之有主人也。將帥登壇。然後卒伍自肅。家翁正位。然後婢僕自馴。若頭腦一差。無怪學問之難成矣。今子不能以天理之自然者爲復。而獨於心識之炯然處求之。則天以人勝。真以妄奪。子試反而思之。豈嘗有胸中炯照。能終日而不忘耶。事爲持守。能終日而不散耶。卽能終日夜則必睡着矣。曰。果是夜間魂夢紛擾。不能禁。當尚望指教。如何。乃得頭腦。曰。頭腦。豈是他人指示得的。

近溪先生一貫編

子 長松館藏板

請子但渾身視聽言動。都且信任天機自然。而從前所言的胸次之炯炯。事務之循循。一切不做要緊。有也不覺其益。無也不覺其損。久則天自爲主。人自聽命。所謂不識不知而順帝之則矣。時此友尚未釋然。羅子再叩曰。子今於復更覺何如。曰。某在此坐。飲食只是惶恐。無地。羅子曰。子今惶恐甚的。曰。自古賢聖如何。便能復我輩如何。便不能復。今須去其不如聖賢。以就其如聖賢者。而惶恐乃釋也。羅子曰。子今此意。又是遠以求復。而非反身近取矣。譬則一株樹。有枝葉有根本。枝葉則愈尋而愈遠。根本則愈探而愈近。子謂去其不如聖賢。以就其如聖賢。此則何年乃能盡。何年乃始。如得來此之謂愈遠而愈難也。若能反身密察。今時坐而飲食。此個惶恐。何自而生。豈非天機自動。而爲復耶。又豈非復自吾身而不遠耶。又豈非雷在地中。已力莫之能與而已。見莫之能窺也。耶。子若從此直信不疑。則持循之力。且可放下。便是商旅不行而外者。不入矣。炯然之功。亦將無用。何。

近溪先生一貫編

子 長松館藏板

是后不省方而內者不出矣。物欲無擾。意見不萌。子身不渾是個復。而子復不渾是個身也耶。

或又問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其意何如。羅子曰。此聖人學問喫緊第一義也。切不可輕易而說。常見學者每謂陽初生而微。豈全未聞虞廷所謂道心惟微矣乎。蓋心不微則不得謂之道。而幾不微亦不得謂之陽也。故曰純粹以精。又曰潔淨精微。又曰誠神幾。曰聖人也。故商旅之行。欲有所得者也。后之省方。欲有所見者也。今果會得此心。渾然是一太極。克天塞地。更無一毫聲臭。徹表徹裏。亦無一毫景象。則欲得之心。泯而外無所入。欲見之心。息而內無所出。如此則其體自然純粹以精。其用自然潔淨而微。其人亦自然誠神而幾。以優入聖域。莫可測識也已。

羅子曰。易謂允說爲朋友講習。夫朋友以人合之。倫也。而講習且云至樂。若於父子兄弟復志同道合。則霄壤之間。何物可勝此耶。

問易首乾坤而乾坤必先易簡。羅子曰。乾以易知。坤

近溪先生一貫編

易

三

長松館藏板

以簡能。今謂易簡爲乾坤所先。果是有見。但細細看來。學問固有先後。而其中尤有根原。論此二句。則知能又有根原也。蓋言易則必有難。言簡則必有煩。今世學者。每耽靜趣。而事爲多至。脫畧未必非此誤之。殊不思本經云。德行恒易以知險。恒簡以知阻。險阻則煩。難未嘗可畧也。又云。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理以天下則亦未嘗脫畧乎。煩難也。惟是知能則若尾俱皆徹透。易而可該難。簡而可該煩。所謂一以貫之。而爲聖學之全者也。雖然。此知能二字。本是易經精髓。然晦昧不顯。將千百年于茲矣。古今惟是孔孟兩人。默默打得個照面。如曰不慮而知。其知何等易也。然亦子孩提孰知之哉。天則知之。爾不學而能。其能何等簡也。然亦子孩提孰能之哉。天則能之。爾想當初孟子只是從赤子孩提此處。覷破便洪纖高下。動植飛潛。自一人以及萬人。自一物以及萬物。自一處以及萬方。自一息以及萬載。皆是一樣知能。皆是一樣不慮不學。豈不皆是一個造化知能之所神明而不測也。

近溪先生一貫編

易

三

長松館藏板

哉。故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今世學者於赤子之良知良能已久廢置不講。於孟子性善一言則咸疑貳不信。又安望其潛通默識而上達乎乾坤之知能也哉。有志者盍圖之。

問乾坤知能。世人久不講求。今欲講求。敢請指示個入處。羅子曰。天之與人其體原是一個。則所知所能其機亦原是一般。今且於人的知能講得明白。便造化知能不愁無入處也。曰。今世學者童而習之。至老未休。何嘗一時不求知不求能哉。羅子曰。

近溪先生二貫編

易 長松館藏板

予聞此語。當爲捫心浩嘆。夫世之學者童而習之。至老未休。何嘗一時得少見所。知少見所能哉。曰。如此說來。豈是人有兩樣知能哉。曰。知能果有兩樣。曰。既有兩樣。請明白分別。曰。若粗淺分別。則知有至大的能。亦有至大的。今則忘其大而却求其小矣。知有至久的能。亦有至久的。今則又棄其久而却求其暫矣。曰。意想先生之所謂知是良知。所謂能是良能也。但良知良能何以見其大且久之。爲至極耶。曰。自中國以及四夷。自朝市以及里巷。

近溪先生二貫編

易 長松館藏板

無人。不有此知。無人。不有此能。何等其大。自晨興以至夕寢。自孩提直至老耄。無時不用此知。無時不用此能。何等其久。此個知能。平鋪徧在人間。洋溢充乎宇內。性之原是天命。率之便作聖功。爭奈他知則自然而知。不假些子思想。能則自然而能。不費些子學習。故有知之實。無知之名。有能之用。無能之跡。究竟固云久大。當下却似枯冷。後世有志之士。捉摸這個不着。遂從新去學。問以開明其心。而求個知從新去效法。以力作于已。而成個能。其功夫比之不慮之初。更有許多意趣。比之不學之始。亦更有許多執持。遂的確信其爲入聖途。徑以更相授受。傳至於今。敷陳訓詁。蔓延解說。豈止汗牛充棟。亦且浹髓淪肌。誰能起孔聖於九原。謂其四書五經之知能不是。如今日之集說講套所云云也哉。曰。據先生所言。今之爲學。果是人自爲。聞人自爲。見其知能之纖細而不可語大。果是着力則存。不着力則失。其知能之間斷而不足語久。但不識到得純熟之時。亦能成道入聖否。曰。世間

各色伎倆。熟極皆可語聖。况以道而爲學乎。孟子
於此處極是判斷分明。故曰聖人之於天道也。命
也。可見聖人萬千不同。天道則難得脗合。所以浩
然一章。歷敘今古賢聖。而願學只孔子一人。至表
揚孔子。則又只聖之時也一句。卽中庸溥博淵泉
而時出之。以窺測底裏。卽曰溥博如天。淵泉如淵。
又曰淵淵其淵。浩浩其天。則聖人之言行動作。其
時之足以世爲天下法。則去處已是人人所共見。
聞。人人所共信順。而昭彰莫掩。若乃其時之所由
近溪先生一貫編 易 長松齋藏板

殆難至。是將謂幾屬於天。而天心渺不可窮。如此
看來。果是這個知能。言思路絕。而難輕以名狀也。
曰。此在吾輩固是難言。不識古先聖人實有諸已
者。其言之又當何如也。曰。聖人之論具在四書五
經。吾獨深喜周公之頌文德曰。不識不知。順帝之
則。夫窮索以爲知。分別以爲識。皆吾人之作。而致
其聰明者也。今日不識不知。則森列目中者。不一
時而俱泯也。耶帝固尊高難見。則實日監在茲。然
皆吾人之忽而委諸茫蕩者也。今日順帝之則。則
近溪先生一貫編 易 長松齋藏板

知能之深遠者。不隨處而畢露也耶。夫塵念既息。
則神理自彰。天德出寧。則造作俱廢。其機固每相
乘除也。况吾夫子自言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
夫問於我。空空如也。孟子自言我善養氣至大至
剛。浩然塞乎天地之間。此與周公之言文德者不
先後而一揆也哉。有志於聖神造化之蘊者。其尚
於是而竭才究心也已。

羅子曰。乾坤之爲德也。渾涵於穹宇之外。而綿密於
纖悉之微。至一以神其樞。而萬有之咸備。至虛以

寂其應。而百慮之糾紛。是以知至知終。固知以該乎其能。而庸言庸德。實能以顯乎其知。君子之所以進德者。進乎此也。所以居業者。居乎此也。所以終日自強而不息于誠者。不息乎此也。至是則乾乎乾而坤將自統。坤且統矣。而况於六十有奇之卦。三百有奇之爻耶。故善言法天者。必曰純陽善言學聖者。必曰通明。

問乾以易知。坤以簡能。何分別如是。羅子曰。乾坤之德。只是知能兩字。其實又只是知之一字。蓋生天

近溪先生一貫編 易 天 長松館藏板
生地。生人。生物。透體。是此神靈爲之變化。以其純陽而明故也。然陽之所成處。卽謂之陰。而陰陽皆明以通之。所以並舉而言。則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又曰乾知大始。坤作成物。及兼統而言。於乾則曰德行恒易以知險。於坤則曰德行恒簡以知阻。究竟陽之初動爲復。而曰復見天地之心。是復則明統乎姤。曰復以自知。是能則又果屬乎知也已。問精氣爲物。游魂爲變。其意何如。羅子曰。精氣爲物。便指此身。游魂爲變。便指此心。所謂形狀卽面目。

也因魂能游。所以始可以來。終可以返。而有生有死矣。然形有生死。而魂只去來。所以此個良知靈明。可貫通晝夜。變易而無方。神妙而無體也。曰魂之游。旣聞命矣。不知其游而去也。果真有天宮地府之說耶。曰。四書五經其說具在。固不必遠求也。論語曰。咨爾舜。舜天之曆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又曰。予小子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又曰。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明乎郊社之禮。治國其如視諸掌乎。則帝天后土。敢謂其無耶。又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又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又曰。予仁若考。能事鬼神。又曰。乃命于帝庭。用能定爾子孫于天下。又曰。茲殷多先哲王在天。則魂之游於天宮地府之間。又敢謂其無耶。後世只因認此良知面目不真。便謂形旣毀壞。靈亦消滅。遂決言人死不復有知。將謂天地神祇亦只此理。而無復有所謂主宰於其間者。嗚呼。若如此言。則今之祭天享地。奉先祀神。皆只叩拜一個空理。雖人之賢者。誠敬亦無自生。至於愚者。則怠慢欺

侮肆然而無忌矣。其關於世教人倫甚不小。故不敢不冒昧詳說也。知我罪我。其共亮之。曰細領所言。果孔子於鬼神嘆其德盛。體物不遺。洋洋如在上如左右矣。何他日又曰敬鬼神而遠也。曰夫子於鬼神深嘆其德之盛。豈有相遠之理。且洋洋在吾上在吾左右。體物而不遺也。又誰得而遠之。竊意遠字不作去聲。正是幽深玄遠。如中庸引詩所謂神之格思。不可度思之云也。如此則不惟已之敬謹益至。且論事之意亦恐無所施矣。語意更

近溪先生一貫編

易

三

長松館藏板

覺安帖

羅子曰。吾人之生。原陰陽兩端合體而成。其一則父母精氣。妙凝有質。所謂精氣爲物者也。其二則宿世靈魂。知識變化。所謂游魂爲變者也。精氣之質。涵靈魂而能運。是則吾人之身也。顯現易見而屬之於陽。游魂之靈。依精氣而露。知識是則吾人之心也。晦藏難見而屬之於陰。交構之時。一齊俱到。胎完十月。出生世間。其赤子之初。則陽盛而陰微。心思雖不無。而專以形用也。故常欣笑而若陽

近溪先生一貫編

易

三

長松館藏板

和亦常開爽而同朝日。又常污潑而類輕風。此陽之一端。見於有生之後者然也。及年以長。則陰盛而陽微。雖形體如故。而運用則專心思矣。故愁感而欣笑漸減。迷蒙而開爽益稀。滯泥而活潑非舊。此陰之一端。見於有生之後者然也。人能以吾之形體而妙用其心。字字清淨而詳明。流動而中適。則接應在於現前。感通於諸當下。生也。而可望以入聖。歿也。而可望以還虛。其人將與造化爲徒焉。已矣。若人以已之心思而展轉於軀殼想度而遲疑。曉了而虛泛。則理每從於見得。幾多涉于力爲。生也。而難望以入聖。沒也。而難冀以還虛。其人將與凡塵爲徒焉。已矣。或曰。如君之論。是以身爲陽而在所先。以心爲陰而在所後。乃古聖賢則謂身止是形心。乃是神形。不可與神並。況可以先之乎。曰。子惡知所謂神哉。夫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亦超萬物而爲言者也。陰之與陽。是曰兩端。兩端者。卽兩物也。精氣載心而爲身。是身也。固身也。固耳目口鼻四肢百骸而具備焉者也。靈知宰身而

爲心是心也亦身也亦耳目口鼻四肢百骸而目
備焉者也精氣之身顯於晝之所爲心知之身形
於夜之所夢然夢中之身卽日中之身但以屬陰
散其氣弱其象微雖弱且微而較之日中之舉止
毫髮則無殊也日中之身卽夢中之身但以屬陽
故其氣健其體克雖健且克而較之夢中舉止毫
髮亦無殊也是分之固陰陽互異合之則一神所
爲所以屬陰者則曰陰神屬陽者則曰陽神是神
也者渾融乎陰陽之內交際乎身心之間而充溢
近溪先生二頁編 易 三 長松館藏板

瀰漫乎宇宙乾坤之外所謂無在而無不在者也
惟聖人與之合德故身不徒身而心以靈乎其身
心不徒心而身以妙乎其心是謂陰陽不測而爲
聖不可知之神人矣或者憬然悟曰孔夫子之從
心所欲不踰矩孟夫子之存心養性以事天是誠
陰陽合德而神之乎其爲心也哉亦神之乎其爲
身也哉

羅子曰易言通乎晝夜之道而知下却繼之以神無
方而易無體蓋神易是心知微處微則入裏而所

次渾融方體是心知顯處顯則發外而益加昭著
顯微雖均屬心知而爲用則互相勝負吾人日中
不免應酬事物事物則必有方體方體是以顯而
彰其微也故心知在日中人人有之而人人亦習
見之所以自夜而通之日也不難言矣吾人夜間
必須安舒意氣意氣則神易自然自然是以微而
含其顯也故心知在夜間雖人人亦皆有之而入
人却皆忘之所以自日而通之夜也實難言矣今
人亦自心能而不細察若細察則夜間當更精妙
亦更昭著也試看每夜更深則此心自然曉得去
睡睡則自然曉得要安安則自然曉得要熟呼而
問之則睡中意味或美或惡或長或短一一如燭
照數計也其中更無一時不知知亦更無一時不
顯至其變化而爲夢境禍福而示先知則靈妙較
之日中又增萬倍而無算矣謂此非知之相通而
何哉

問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
不知今欲知此日用却不也與仁智之見相礙耶

虛中有應之者曰見之與知自是兩樣見原敵知不過故善學者須要不落見聞或又辨曰聖賢道統亦云見而知易亦云乃見天則復見天地之心故道理須當活看豈可盡謂不落見聞羅子曰三子之論意本相通而語自矛盾蓋不落之云即所以爲活而所云活看者亦即不落之別名也若理會得活則見亦退闊聞亦是知何有兩樣何得復爲相敵若不活而落於一偏則豈惟見聞有妨於知即知亦未嘗不自病自窒也又豈待見聞而

原出不慮則擴克之工又豈容閑思而雜慮爲哉大學謂慮而后得而必先之曰安而后能慮噫非靜定之慮而求夫體之得也其真驢頭而對馬嘴也哉或問百姓日用而不知羅子曰不著不察耳譬諸礦石與銀無別所爭者火力光彩耳友曰某知之矣曰不知時是百姓能知時即聖人矣羅子曰知後方可聖也蓋良知心體神明莫測原與天通非思慮所能及道理所能到者也吾人一時覺悟非不恍然有見然知之所及猶自膚淺比後須是周旋師友優游歲月收斂精神以凝結心思思者聖功之本也故思曰磨磨者通微之理也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方可言通動而未形有無之間方可言微至此則首尾貫徹氣象渾融覺悟之功與良知之體如金火光色煅煉一團異而非異同而非同但工夫雖妙去聖則尤遠也會衆愕然曰如何猶不足以語聖耶曰觀於孟子所謂大而能化神不可知則聖人地位亦自可以意會也

問夫子贊易曰生生之謂易夫曰生則知與能俱備矣何以於乾則多說知而坤則否耶羅子曰乾坤原是合體知能亦是互用但乾則專是陽明而坤則不免陰晦乾知便清妙而足以始乎坤坤雖厚實而止是終乎乾所以曰百姓日用而不知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百姓豈全無知識素行不著習不察能勝而掩其知爾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則貫總日用皆屬於知是以知勝而掩其能故乾坤

近溪先生一貫編

易 五 張松館藏板

皆易也知與能皆天所以與我也先事乎知則日入清妙而聖神可幾反是則百姓日用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矣有志於學聖者其尚慎所先哉
問寂然不動感而遂通雖似有個體用恐終分析不得羅子曰此心在人原是天地神理寂之與感渾涵具在言且難以着句况能指陳而分析之也耶但其妙用則每因人互異故卽心而言其初只是一樣若卽人而論則世固有知爲學與不知爲學

之分人之爲學又有善用功與不善用功之別甚不爲學者姑置勿論矣卽雖知爲學者而工夫草率而往往不向本源求個清楚較於未流圖之或當無事之時而着意張主或於有慮之際而盡力祛除然見未透微把捉愈難不惟寂體背馳卽感應亦未能順安也已惟夫明睿過人資近上智者則工夫不肯妄用而汲汲以知性爲先究悉名言詢求哲士體察沉潛而性命之蘊能默識心通便自朝至暮縱應感紛紜却直養無害之功如

近溪先生一貫編

易 五 張松館藏板

如自在靜定不遷之妙寂照圓通世人則終身滯泥於感應之偏而至人則無日無時而不從容於不動之中矣曰今世有強執者雖心體未透然甚夫深久亦能事變不動難說其終不能寂也曰此心至靈何所不有若果強而求之豈惟事變不動禪家二乘者流其坐入靜定固千百餘歲而一念不起然自明眼觀之終是凡夫而此心真體則毫無相干也可不慎歟
問易有太極是生兩儀何如羅子曰易有太極是夫

子贊易之詞。非易之外。又有個太極懸在空中。也。即如周子云無極而太極。又是贊太極之詞。亦非太極之外。又有個無極懸在空中。也。曰然易何以便謂之太極也耶。曰竊意此是吾夫子極深之見。極妙之語也。蓋自伏羲文周三聖立畫顯象之後。世之學者觀者。便謂太虛中實實有個乾坤並陳。又實實有個八卦分列。其支離破碎。寧不重爲斯道病耶。故夫子慨然指曰。此易之卦象完全。只是太極之所生化。蓋謂卦象雖多。均成個混沌東西。近溪先生一貫編

易

天

長松館藏板

也。若人於此參透。則六十四卦原無卦。三百八十四爻原無爻。而當初伏羲仰觀俯察。近取遠求。只是一點落紙而已。此落紙的一點。却真是黑。真是白。真是明。真是亮。真是圓。陀陀而實。光燦燦也要之伏。義自無畫而化有畫。自一畫而化千畫。夫子則將千畫而化一畫。又將有畫而化無畫也已。

或曰天者羣物之祖。其妙變化而行鬼神。通人心而善應感。亦無足爲異矣。茲欲祈天求命。不識亦有其要乎。否。羅子曰。約哉問乎。蓋天地之大德曰三。

人生之爲德也。脉絡潛行。樞機繞運。上則達乎重霄。下則通乎率土。物無一處而不生。生無一時而或息。善學者於所遇也。而能先開。是見於所見也。而能悉顯。是機活潑。滿前歡欣。盈掬於已。固欲其生。然不惟於已也。而人亦欲其並生焉。於人固欲其生。然不惟於人已也。而物亦欲其同生焉。夫物無不生。天之心也。生無不遂。天之道也。吾心其心。而道其道。是能與天爲徒矣。夫既與天爲徒。則感應相捷。影響而長生不爲我得耶。所謂根苗花實。共貫同條。有是真種之授。斯有妙果之結也。或曰天之與我。三綱五常。百行萬善。而我之事天。乃專在好生之一端。何哉。曰子獨不觀夫孝弟乎。夫孝弟固綱常之最大者。然子之事親。弟之事長。其無方之養。先意之承。非不悉且備也。然均之乎欲延其生而壽之焉耳。夫壽也者。豈惟子日期諸其親。弟日期諸其長。即親長亦日所冀望於其子弟也。已。夫惟其情之同深。故其念之獨至。而所以爲孝且弟者。必歸之矣。豈獨孝弟爲然哉。推而君臣

近溪先生一貫編

天

長松館藏板

而夫婦而朋友而萬民而庶物固無一而不在好生之中。亦無一而或出於存心之外。近而卽之。若云庸行之常。遠而通之。實稱太上之德。又要其極而言之。則成乎變化之神。而妙乎情識之表。甘泉之味。或湧見枯庭。雙鯉之躍。或日呈冰凍。萌竹笋於寒冬。女天姬於凡世。彼愚夫愚婦。且誠感而神應焉。而況於有道之士。至人之授受者乎。子固可以直信而無疑。坦行而無泥也已。

羅子曰。孔子贊易說伏羲。仰以觀天。俯以察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此雖是說伏羲却卽說他自己。你想聖賢用心。是何等周悉。對學問。頭腦安得而不明確。或曰。道體本自克塞。必如孔子言說。方見其用昭著。羅子曰。言者心之聲也。未有不得其言而能得其心者。今我聽子之言。不止自欠真切。卽孔子當日一段精神。亦覺冷淡無味了。豈知聖人老實專至其心。終日終夜。只爲此一事也。耶。曰。只爲何事。曰。其仰觀俯察。近取遠取。只爲要通神明之德。要類萬物之情。卽如神

農平生盡嘗百草。意欲將來藥。後復求出一藥。靈丹。接續本身慧命。心付一世凡胎。而共躋壽域。永享天福也。要之靈丹之料。散在三百篇。學問頭腦。含藏造化。妙在善自用心者。信之。竟得之。既能統萬爲一。復能一貫於萬。豈但吾儕悠悠度日而漫漫爲心也哉。曰。其言心下覺得明了。曰。明之一言。更是難說。若有人見曉了。以爲明者。亦有心神乎契。而爲明者。若果神相乎契。則言入汝心。卽同金投大冶。火力猛熾。金質頓融。雖千崖百星。頃

近溪先生一貫編 易 長松館藏板

成一團液汁。而光彩洞然。燁奕也。若炭火與金塊。尚相抵牾。則其照耀雖明。而其光精則猶未徹也。汝輩聞道。能常常如是反觀。又何患頭腦之不爲吾有也耶。

問先生復如何見示。羅子曰。今在天日之下。正好仰觀天文。曰。果然都在吾目中矣。曰。如此便叫做觀耶。曰。既說着觀。便卽是觀了。又更有何言說。曰。如何若是快當。曰。弟子心目原也明見天日。今遇提撕。便自覺是仰觀也已。曰。吾子此語。於聖訓全欠

近溪先生一貫編 易 長松館藏板

順安也。蓋他文句原說仰觀天文。據汝初說都在目中。是精光之照察廣處。六說都即觀了。是心且之感應神處。次又說得我師提撕而然。是人己之相通無間然處。其發底總總是觀目之文。而非觀天之文也。此無他。蓋由平時習氣已熟。開口多作渾話。却不知聖賢精神不離當下。其稱物如衡星分厘不至差。應響如空谷洪纖互共低昂。問天便答以天。問人便答以人。念念點水滴凍。而言言擲地金聲也。故易論君子自強不息。只在忠信

近溪先生一貫編

易

星

長松館藏板

以進德脩詞立誠以居業二句。然則學者之於言語而可容一毫苟且乎哉。

問復何以自知哉。羅子曰。有生而知之者矣。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沛然若決江河。莫之能禦者。也有學而知之者矣。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有困而知之者矣。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而雖愚必明者也。曰。孔子何以學而知之也。曰。孔子志於學。學乎大學者也。學大學者。必先於格物格物者。物有本末。於本末而先後之。是所以格乎

物者也。曰。格物之本末。何以遂能獨復而自新也哉。曰。古之平天下者。必先治國。治國必先齊家。齊家必先脩身。是天下本在國。國本在家。家本在身。於是能信之真好之。篤而求之極其敏焉。則此身之中。生生化化。一既精神必有倏焉以自動奮然。以自興而廓然。渾然以與天地萬物為一體。而莫知誰之所為者。是則神明之自來。天機之自應。若鏡砲之藥。偶觸星火而轟然雷震乎乾坤矣。至此則七尺之軀。頃刻而同乎天地。一息之氣。歛忽而

近溪先生一貫編

易

星

長松館藏板

塞乎古今。其餘形骸之念。物欲之私。寧不猶太陽一出而魍魎潛消也哉。故大學一書。是孔子平生竭力六經而得的受用。如病人飲藥。已獲奇效。却抄方徧施。以起死回生乎。百千萬眾也。後世切不可只同其他經書看過。當另作一般理會。久久有個獨復自知之時。方信予言為不謬也已。

羅子曰。六十四卦統總三百八十四爻。其爻皆是虛位。故謂之曰六虛。惟大明之終而始也。斯六位時成矣。明謂之知。大明之所始。謂之復。以自新也。復

之一爻次第成三百八十四爻而卦氣周。卽冬至一日次第成三百六十日而歲功成。所以夫子許顏氏庶幾乎復者。以其知一日克己復禮而天下歸仁也。天下歸仁。卽卦氣周而歲功成矣。

或曰。何卦氣歲功之數不同。豈歲功之外又有卦氣耶。羅子曰。乾坤主體。坎離主用。然統總只顯出一箇陽之純處。知之明處。則前四卦之二十四爻。皆當主體而流行化生。亦止三百六十爻。正所謂三百六十日也。

近溪先生一貫編

長松館藏板

羅子曰。明字與易字。皆用日月二字爲之。明以日月相並。正顯陰陽之體。而易以日月相涵。却顯陰陽流行之用也。故天以日月。時時盡卦爻而人莫知。聖人以卦爻。時時象日月而人莫測。卦爻者日月運行於天上之度數也。十一月中。日在地之極下處。月在天之最上處。冬至一復。則日從地而漸上。月從天而漸下。日上一百八十遭。而五月中。則陽不得一百八十爻耶。其時月在地之極下處。日在天之最上處。夏至一姤。則月從地而漸上。日從天

而漸下。日上一百八十遭。而又十一月中。則陰不得一百八十爻耶。

問。月是每月周天。恐與日不同。羅子曰。行雖不同。望則有定。蓋夏至望在地極下處。冬至望在天極上處。如此定來。方見其與日交相上下也。

問。日月卽是陰陽。陰陽卽是日月。然聖人畫卦。不曰日月。不曰陰陽。而乃名之曰乾坤。何也。羅子曰。此只看一易字。則卽得乾坤二字之意矣。蓋易是日月相涵而成。且日居上而月居下。函月而居上。則尊而善於統矣。尊統乎陰。則陽非專陽。而陽不足以名之也。函日而居下。則卑而善於從矣。卑從乎陽。則陰非獨陰。而陰亦不足以名之也。故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所以聖人仰觀俯察之餘。著他一個乾字。則陽德便頃刻極其尊貴。而其於陰也。更何有不統耶。著他一個坤字。則陰德便頃刻極其卑賤。而其於陽也。更何有不從耶。統而從。從而統。則日月雖兩體而合一體。陰陽雖二用而成一用。造化自此而可成。鬼神自此而

近溪先生一貫編

長松館藏板

而可行矣。譬如女在母家便只叫做女兒。男在父家便只叫做男兒。兩下如何成得。若男既婚則當叫男作夫。但一叫夫而男即可以兼女矣。女既嫁則當叫女作婦。但一叫婦而女即可以兼男矣。聖人彌綸天地出入造化。惟在一命字之間。豈非至神至妙之道也哉。

羅子曰。性之爲性。乃乾坤神理。無善亦無不善。無不善而亦無善。所謂上天之載。聲臭俱泯而爲善之至焉者也。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中

近溪先生一貫編

易

卷

長松館藏板

庸曰視之不見。聽之不聞。體物而不可遺。夫惟不見不聞而寂然不動。是以能爲天下至無。夫惟體物不遺而感通天下之故。是以能爲天下至有。爲天下至無。則豈惟不善。非其所有。即善亦何所得而有也。爲天下至有。則豈惟善。其所能爲。即不善亦何所不能爲也。但感通其用。固雖千變萬化。而莫可窮極。然不動其體。實則亘古亘今而毫髮未或變遷也。聖人窮理至命。故常存吾性至善之本原。以御物感參錯之萬用。所以立言垂訓。純粹

詳可爲至善之準則。且轉移化導。舉世甄陶。而又爲不善者之再造依歸也。諸子勿謂性理神化難言。姑就此身形體觀之。夫吾之形體。自生之初。內而五臟六腑。外而九竅百骸。其精華充滿。而莫定其充滿之量。其血氣周旋。而莫覩其周旋之跡。是即所謂寂靜之元。而不動之神也。其善於調攝而順適之。則視聽云爲。起居食息。其快活何啻百千萬樣。其妙用也。其不善保護而乖違之。則口眼從而歪斜。手足或拘攣。其症候亦何啻百千萬

近溪先生一貫編

易

卷

長松館藏板

紆兄奪食者須教以孝弟之良道。親孝者必示以乳哺之愛。此固帝王匡扶世道之弘規。聖賢主張世教之善則也。

羅子曰。易以乾爲體。乾以復爲用。夫乾純粹以精。而天地人之性之至善至善者也。乾之善。神妙不可見。而幾見於復。大易爻凡三百八十有奇。雖兼閏以成歲。而始諸冬至之一日。冬至元陽一復。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四時行百物生。斯其稱純粹以精。爲性善。善之至也。且也。我夫子五十而學易。繼

近溪先生二貫編

易

吳長松館藏板

乾坤資始資生。而昌言曰。大德曰生。又曰。生生之謂易。夫子以易爲學。以學爲教。易則生生。生生則日新。日新則學不厭。學不厭則教不倦。不厭不倦。則其德曰仁。夫唯仁。斯其人曰聖乎。故夫子示天下萬世求仁之旨。必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夫親親爲仁之大。其仁大。則其人亦大。其學斯名大人之學也已。是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則老老而民興孝。長吾長以及人之長。則長長而民興弟。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則恤孤而民不倍。此之謂仁於家。

而齊仁於國。而治仁於天下。而平。若運掌而無難者。要之孩提知愛。少長知敬。未學而嫁。知養子。是人人能仁者也。人人能仁。是乾乎乾。而機自不息。性乎性。而生惡可已。所謂萬物皆備。我可人。人可天。不越一已。而天地人物一以貫。故已能已焉。是謂中行獨復。中行獨復。惟顏氏之子庶幾。夫子所以語之曰。克已復禮。又曰。一日克已復禮。天下歸仁。信哉。復其見天地之心矣乎。蓋一陽元氣。從地中復。所謂由乎已。黃中通理。正位居體也。由是視

近溪先生二貫編

易

吳長松館藏板

聽言動。一之於禮。由是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天下國家視諸掌。則美在其中。暢四肢發事業。是美之至。善之極。顏氏之子。真聖於復。復而聖者乎。下是唯孟軻氏可欲之善。信有諸已。夫惟信而後能克。未有克而不始於信者。一信乎已。卽而美而大。而聖神。斯可言克之全功也已。甚矣哉。孟之似吾顏氏也。甚矣哉。軻之善學吾夫子也。問孔子於易言復而未嘗言禮。乃告顏子而必曰復禮者。何也。羅子曰。復者。陽而明者也。黃中通理正

位居體是身之陽所自明也。暢於四肢發於事業。是陽之明所必至也。故禮曰天理之節文。而又曰禮時爲大。順次之。夫復則天。天則時。時則順而理。順而理則動容周旋四體不言而默中帝則。節而自成乎文矣。復在乎已也。天安得不動之而爲禮也耶。是以孔孟立教。每以仁禮並言。蓋仁以根禮。禮以顯仁。則自視聽言動之間而克之。止久速之際。自將無可無不可而爲聖之時也已。

問復之禮也。固所以爲聖之時。然何以曰復陽而明。

近溪先生一貫編

易

手

長松館藏板

也耶。羅子曰。易之爲道。統天徹地。純乎陽也。純乎陽者。統天徹地。神而明者也。人爲天地之心。故神而明之。必存乎其人。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者。復見乎天地之心者也。故曰中行獨復。又曰復以自知。夫獨復自知。則能以易而知矣。以易而知。則能知太始而作成物矣。然則復也者。又豈非陽而明也哉。

或又問易爲聖之時也。果爲有據矣。不知如何將此時習。將此立教也。羅子曰。乾行之健。卽時也。自聖

不息卽習諸已而訓諸人也。初九以至上九卽時也。潛而勿用。以至亢而有悔。卽習諸已而訓諸人也。推之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時也。皆所謂天之則也。亦皆是習諸已而訓諸人。奉天則以周旋。而時止時行。時動時靜也。推之卽中庸所謂喜怒哀樂中節之節。亦卽大學致知格物之格也。又推之禮樂之損益。春秋之褒貶。詩書之性情政事。更無出於時字之外者矣。先儒曰。易其五經之原乎。不明乎易而能通五經者。難且甚矣。

近溪先生一貫編

易

手

長松館藏板

問虞庭人心道心。可與乾坤亦相類乎。羅子曰。此言雖屬比擬。然亦有可類推者。卽如乾初說個潛龍。龍則何等微妙而難見也。坤則初說履霜。堅冰。冰霜則何等重滯而易危也。曰乾坤渾是合體。若人心道心。則分明而二之矣。曰人字道字。雖少分別而心。則止是一個心字也。曰既是一個。如何却分作人與道耶。曰此個界限。一言可判。日用不知。則道心而人矣。日用而知。則人心而道矣。蓋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其心知覺云爲。夫孰非心。亦孰非

道。但寓於耳目形骸之中。動以人勝。而從欲時多。故心以人名而不免於危也。心雖在人中。而道實在心中。但人自不覺知耳。若天牖其衷而一旦覺悟。則耳目之視聽。形體之運用。皆渾然見得是心。心皆渾然見得是道。愈覺悟則愈渾化。愈渾化則愈微妙。故心以道名。而復覺嘆其微也。曰如此分判。果是明白。但恐非虞庭口氣。曰當時口氣。果然是兩下開說。如曰此心而人則欲動而多危險。此心而道則幾神而最微妙。吾人於此不可不研精而致一也。其着力工夫。全在精處。但要精切明透。舍前數語。亦難得便了也。况所以精之者。正所以一之也。今其始初分說處。不犯斧鑿。則精後歸一處。亦自渾融而妙合矣。

問治易者多言精無神。至語以所謂精神。則謂身之知覺運用是也。何如。羅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此禮經夫子之言。而一言以蔽易之道者也。是故心以爲之根。聖以爲之果。而精之與神。則條達于心。而致其聖果而爲全株實樹者也。此

近溪先生一貫編

易 卷三 長松館藏板

心統天及地。貫古迄今。渾融於此身之中。於此身之外。其精瑩靈明而映照莫掩者。謂之精。其妙應員通而變化莫測者。謂之神。神以達精而身乃知覺。是知覺雖精所爲而實未足以盡乎精也。精以顯神而身乃運用。是運用雖神所出而實未足以盡乎神也。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其心既統貫天地古今以爲心。則其精其神亦統貫天地古今以爲精爲神。故其耳目手足四肢百骸。知覺固與人同。而聰明之精。通而無外者。自與人異。運用固與人同。而舉措之神。應而無方者。自與人異。夫是以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人自法之。燦然經綸天下之大經。而齊治均平之無不備舉者。端自卓立天下之大本。而格致誠正之無弗純全者出之也。此之謂人之善。聖之至。學之集大成。而易道無以加焉者也。

問易經於羣聖之學。同歸於覺。而覺有大小。敬聞命矣。然孟氏最尊孔子。願學聖時。則孔子得力易經。隱然言外矣。及敘統帝王之後。却舍易而

近溪先生一貫編

易 卷三 長松館藏板

抑更有說也。羅子曰：孔孟兩夫子心事，只有天知。至暗藏春色於言語文字，不無端緒可尋。却二千年來，尚未見人說破。芳幸遇人畧會指點，但擇焉不精，語焉不詳，亦久蓄疑而未由請正。今諸君興言及此，又敢過自愛耶？蓋孔子一生話頭，獨重兩個字面：一個是仁字，一個是禮字。兩個字常相爲一套，却乃各有重處。仁是歸重在易，禮則歸重在春秋。孔子得手又俱在晚年，觀其自敘五十以學易，可無大過。夫天下之事，有大於治國安民者乎？

近溪先生一貫編

易

書

長松館藏板

若用得大而又可無過，非知天命以後不敢許也。至於感奮以答子路，却曰：如有用我，吾其爲東周。又嘆已夢久不及於周公，是則破口說周禮，果能盡善而斷然非已所爲，乃卽魯史春秋來作個禮樂征伐出自天子的影圖。天下國家社稷臣民盡歸一大統的氣象，其實表出乾德之剛健中正，飛龍卓冠六虛周遊而統極御天，流形品物而元化生化的手段，非徒言之而日可見諸行事也。當時止是顏子一人中行獨復，意味大約相近，故終日

與言無所不悅，及問仁而一日克復天下歸仁，全部交付大易，及問爲邦而舜韶禹正去滯絕殆，又全部交付春秋，其人可與孟子作對而擔當大成一家當也。惜乎三老去後，春秋戰國漢武秦皇把人民視爲草芥，潤澤變成枯槁，而乾坤生生之造化，孩提戀戀之知能，已是星日久晦，至乎六朝五代之紛爭，遼金大元之混僭，冠履安受其倒置，虎狼貼服其相羣，則又長夜幾難及旦，乃幸天篤我

近溪先生一貫編

易

書

長松館藏板

太祖高皇帝神武應期，仁明浴日，濁惡與化俱徂，健順協時通泰，孔孟渴想千有餘年，而大易春秋竟成故紙。大明轉移於俄頃呼吸，而大統真脉皎日當天，况茲聖子神孫，方爾振振繩繩，則我臣庶黎元，亦可皞皞熙熙，芳自弱冠登第，以逮強仕，觀京師近省，其道德之一，風俗之同，不須更論，及部差審錄，而宣大山陝取道經由，至藩臬屯田，而雲貴川廣躬親巡歷，不惟東南極至海涯，且西北直臨塞外，每嘆自

有天地以來惟是我 明疆土宏廓至尊君親上
孝父從兄道德雖萬里而無處不一衣冠文物廉
耻內外風俗雖頃刻而無時不同故前謂皇極之
世自堯舜三王以來惟我 明足稱獨盛乃今証
以孔孟之大易春秋符之以生平快觀則直信言
有大而非誇會雖奇而實倖即今齒已衰殘思之
猶深踴躍況諸君時當壯銳其欣喜又復當何如
耶

問孩提之不慮而知不學而能與今人之逐慮爲知

近溪先生一貫編

易

美

長松館藏板

執學爲能者其大小久暫固彰彰較著矣但乾坤
之易而知也雖亦似乎不慮簡而能也雖亦似乎
不學及細觀世上孩提各各有身各各有心其身
心各殊中器知能已自不可比而同矣况造化知
能尤去人遠甚如何却云共成一個而無分兩般
也羅子默然徐復嘆曰此段話頭非某敢作聰明
妄生杜撰緣孟子盡心知性則知天存心養性以
事天分明謂天之心性即吾之心性也孔子易知
有親而爲賢人可久之德

易能有功而爲賢人可

大之業分明謂吾之知能即天之知能也大衆愕
然曰聖賢經書果然說得明曉吾儕可無惑矣羅
子復曰爾輩據此幾句言說便自喜心性了了是
則終無了了之日矣蓋造化之底蘊原至精至妙
而吾儕之習氣至粗至粗以拙拙之功當精妙之
理所謂操觚弄墨以透針關也左亦甚矣易曰窮理
盡性以至於命何者窮到甚麼底裏地方故欲明
造化之微須講造化之學今世聖人之學已被集
說等書妄肆探究於性則辨析有幾許條件於心

近溪先生一貫編

易

美

長松館藏板

則指陳有若信景光且無柰心性原屬化機變見
隨時本無實體求以條件則似有條件索以景光
則似有景光譬則寶珠之照耀青紅赤綠映物以
成味者指爲定色水銀之活潑小大針圓因盤以
散誤者謂爲方不知此樣工夫只着在一已見
上此等理亦只自己見上生來一見作祟則萬
種皆病聖學可恨可憂根芽全在乎此有志豪傑
須早覓明眼真師下翻辛苦氣力凡從前見解傳
能盡數過身則落到天關再開不得處脚步再進

不得處不計日子年歲不圖些小便宜到那水窮山盡之鄉自有闖卒轉頭時候方信孩提之知能與造化之知能欲擬一個也非一個欲擬兩樣也非兩樣統天統地而爲心盡人盡物以成性大似混沌而却實伶俐大似細碎而却實渾全從此徑途以躋聖域則不徒孔孟經書建設有功且於義軒闢奧共享逸豫非斯世斯文一大快也哉

問先生於天人之際每數陳心性縷縷不已吾儕願學未能敢求指示羅子曰孔門宗旨止要求仁究

近溪先生一貫編

長松館藏板

其所自原得之易又只統之以生生一言夫不止日生而必曰生生生生云者生則惡可已也生惡可已則易不徒乾乾而兼之以坤坤不徒坤坤而統之以乾蟠天薄地而雷動滿盈形森色益而霞蒸赫絢橫亘直達遂入旁周固皆一氣之運化而克塞乎兩間然細觀此氣之流行順布節序無不停妙細縕構結條理無不分明則氣也而實莫非精之所凝矣精固妙矣一氣而貫徹羣靈然深究精氣之浩渺而無涯妙應而無迹莫之爲而爲焉

莫之致而至焉則氣也精也而又莫非神之所爲矣興言至此則下至九泉上至九天中及萬民旁及萬物渾是一個生惡可已渾是一個生惡可已則渾是一個神不可窮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解之者曰聖也者通明者也又曰聖也者神明而不測者也天下古今豈有神而不明者哉抑豈有神而不通者哉明則無不知矣通則無不能矣明通皆自神出則空洞絕無畔岸微妙迥徹纖毫藏用於溥博淵泉而實爲一聖體天也而未嘗以人異也顯仁於語默云爲而實總是天機人也而未嘗與天殊也曰此等去處恐是大聖賢乃足承當難以遽望初學曰古人論學的有次第所以本末始終知所先後乃可進道故脩齊治平必先正心誠意正心誠意必先格物致知今不先求知得明白乃卽胡亂便下手去做今世上千百萬人難得一二個思爲聖賢乃作聖之方輒復草草如考論幾場事物貫串幾段經書便云是明理要如執持一點念頭帶着方寸冒襟便云是存心體至

近溪先生一貫編

長松館藏板

於威儀行止以彷彿儒先動履靜坐端凝以希圖
聖神境界。及至終無成就。反委咎聖爲絕學。却
思起初種子。一差未後。何有果結。今當詳細爲
言之。夫不思而得聖人也。其終是神不可測。而其
始則只是不慮而知。不勉而中聖人也。其終是化
不可爲。而其始則只是不學而能。難說吾今此身
不從孩提生長。則難說吾身知能。便非不慮不學
但一縱觀天機。滿目如此。而視聽言動如此。而食
息起居。人人俱有。個個現成。孟子謂道在邇而求
近。溪先生一貫編

易

辛 長松館藏板

問程子云。孔子道大難求。學者須學顏子。蓋顏子有
個學眼。觀復卦聖人親許顏氏之子。庶幾却只是
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可見學須以知
爲主。而知又要精明有力。足以出頭。則察惡既精。

去惡又嚴。便明足以察幾。健足以致決。久之純熟
則天理全而聖可學矣。羅子曰。此是諸儒爲學的
宗旨。而近時名公從而主張發揚。云爲深造自得
之要。予早年未遇真師。亦儘是把握工夫。去做亦
喜其說爲得易經之蘊。後弱冠遇人。教以講易須
先乾坤。乾坤須先復。乾坤二卦。雖不相離。而不可
相並。六十四卦。皆是此意。故今說復。也要乾來應
照。蓋復之爲候。是一年至日。於四時則其時爲春
首。於六氣則其氣爲溫煖。乾曰元亨利貞。則是元
之初。初起頭處。融和溫煦。天下萬事萬物。最可喜
可愛。而爲卦之善者也。然孟子形容這個善。却云
可欲之謂善。而孔子指點這個乾元。則又云元者
善之長。是復在六十四卦。豈不是第一最善者哉。
今要解得復卦的確。須說復是復個善也。其復善
又是復善之最長。而非可以他卦倒言也。或曰吾
人之性。本然皆善。復則如興復恢復。所謂復吾舊
物也。曰此與興復恢復却不同。蓋彼是失而後
復。若吾性之善。則本然具足。原非可以得失言者。

近溪先生一貫編

易

辛 長松館藏板

也。曰：原無得失如何？又說來復曰：此復字從知處說起。所以云復以自知也。曰：如此則與日望陽明之復却又有兩樣矣。曰：復是一個而可兩分。雖可兩分而實則總是一個善也。但性善則原屬之天而順以出之。知善則原屬之人而逆以反之。故孩提初生其稟受天地太和真機發越固隨感皆便歡笑。若人心神開發於本性之良徹底悟透則天地太和亦即時充滿而真機踴躍視諸孩提又萬萬也。或又曰：如此則孔子稱顏氏何獨只把知不善說起。曰：大學言恕是說民好好之民惡惡之及後只說所惡上下左右勿以施焉。然所以好的意義自在其中。則此言知不善而知善的意義豈又不在于其中也耶。況所云善豈是徒善而已哉。蓋善能知得不善而使之不復行正表其精明靈妙去處非形容顏氏之善復何如哉。吾人看書切須把前後首尾通貫成文則其旨乃明。如乾曰：乾知太始始即元也。元則的確是善矣。復曰：復以自知自即已之性也。已性又不的確亦是善也哉。顏子

心不違仁則渾然已是復了。復則昭然已自知了。心上更不能以不善昧之而且頃刻不能容之也。曰：他的爻詞却說不遠復分明是失之不遠而尋即改之也。羅子曰：舊時註疏果是如此作解殊不知此解不特學術混淆而且天機蒙昧。蓋乾陽至健更無止息。剥之上爻曰碩果不食茲復之初爻即剥終過來者故曰不遠復也。曰：既不遠只是復之卦體又何以却說以脩身乎。曰：身即自也。即所謂道不遠人近取諸身反身而誠樂莫大焉者也。然則復之不遠非脩身如何。曰：復則均是個善矣。何以又曰類復厲又曰迷復凶也。曰：乾不云乎君子終日乾乾即類類復皆用力吃緊之象皆憂勤惕厲之意。雖與在田休復者不同而實均無咎也。至上爻決無不復之理其云迷復正對知復而言所云終身由之而不知其爲道也要之復之爲卦學者只一悟透則此身自內及外渾是一段聖體。即天地冬至陽回頑石枯枝更無一物不是春了。樂正子只緣未過這關所以美大聖神竟無他分。

願大衆共勉之。

問先生答友人工夫切實之問。却云。今時爲學。只從意念上知覺。此似切實。而非切實。蓋存想意念。原非本心。而住守覺照。亦異真知也。一友辨云。意念存想。果然未徹本心。然含覺照。則吾人工夫。無可致力處。羅子曰。心之與知。原自相因。固未有其知不真。而能得本心者。今且姑置此。心勿論。吾儕今日。却好趣着大衆佳會。放懷共將知體磨礱一番。到得知真時。則其心方真。心知渾融。而大人能事。

近溪先生一貫編

易

卷四

長松館藏板

乃可畢也。或曰。此心知體。只是靈明。豈更有別物。羅子曰。虛靈固無別物。而人見則有淺深。若淺泛而觀。則具衆理而應萬事。卽童蒙誦習。已於此心。虛靈似無不解。却原來只是影響之見。去真知之體。何啻天淵。蓋吾人爲學。云是學聖。聖者通明者也。通明者神明而不測者也。故明可測。則不神明。不神明則難通。謂之通者。天地人物原是一個。卽如乾知太始。坤作成物。雖乾坤亦是此個知字。今問諸子。乾之與知。果是如何。一友答曰。知卽主也。易

之卦爻。俱是以乾作主。如吾此心。亦是以知作主也。羅子曰。人心既是以知作主。而天心却不是以知作主。耶。止因今世認知不真。便只得把主字來替知字。不想天若無知也。做主不成也。易謂極深研幾。又謂窮神知化。俱是因此知體難到圓通。故不得不加許多氣力。不得不用許多大精神。今學者纔畧理會。不通便容易。把個字。眼來替。只圖將就作解。豈料錯過到底。也要之欲明。此心須先見易欲求見易。先在遇人。某至冥頑。於世情一無所了。

近溪先生一貫編

易

卷五

長松館藏板

但心性話頭。却是四五十分毫不改。蓋緣起初參得。人真遇得。又早。故於天地人物。其神理根源。直截不留疑惑。所以擡頭舉目。渾全只是知體著見。落口容聲。纖悉盡是知體發揮。更無幫湊。更無假借。雖聽者未必允從。而吾言實相通貫也。問吾人在世。不免身家爲累。所以難於爲學。羅子曰。此言却倒說了。不知吾人在世。只因以學爲難。所以累於身家爾。卽如座間纔歌邵子詩云。三十六宮都是春。夫天道必有陰陽。人世必有順逆。今日

三十六宮都是春。則天道可化陰而爲純陽矣。夫天道可化陰而爲陽。人世獨不可化逆而爲順耶。然此非君子不近人情。有所勉強於其間也。蓋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君子之學通於天道亦不已也。天命不已。是曰生生。生則變化不測。即陰而陽固未嘗不在也。純亦不已。是曰仁心。仁則體物不遺。即逆而順亦未嘗不在也。故能以仁存心。則是與生爲徒。與生爲徒。則是以天自處。夫是之謂學也。吾人只能專力於學。則精神自然出拔。物累自然

近溪先生二貫編

卷一 長松館藏板

異辭息問哉

問邵子天根月窟閑來往。三十六宮都是春。其意何如。羅子曰。堯夫先生一生學問。得之易經。而其學問根源。得之復姤。故曰一動一靜之間。天地人之至妙至妙者也。此是老。者微言隱語。將一生所自

近溪先生二貫編

卷一 長松館藏板

得者而方便。設詞與人作個悟頭。後人粗心浮氣。把動便看做復。把靜便看做姤。把動靜之間。便看做復姤之際。有個地方時候相似。却不思乾遇巽時。地逢雷處。乾爲巽所自出。坤爲震所由生。所謂陰陽互爲其根。而兩不相離者也。大抵學易。先須乾坤二卦。識得明盡。蓋乾以始坤。坤以終乾。乾之始處。未嘗無坤。坤之終時。未必非乾。二者原合體而成者也。堯夫因諸卦爻象太似分析。故爲此詩。打合吟味。欲令學者亦自得之。此則其本旨也。或曰。詩意固然。反之於身。則又何如也。曰。吾身只是個神氣。氣則有呼有吸。呼則溫。即復也。吸則冷。即姤也。其實呼即吸。以爲呼吸。即呼以爲吸。原只是一氣而往來。有差殊爾。至於心之動靜。則原說合一不測之謂神。又說動而無動。靜而無靜。有彰彰明甚者也。但此體在人。極是精妙。故動靜之間。有幾存焉。易曰。極深而研幾。又曰。幾者動之微。知幾其神乎。未有不知其微妙之幾。而能得乎姤復互根之體。亦未有不得其互根之體。而能通乎陰陽。

不測之神者也。古之善易者，真是自朝至暮，向昏達旦，渾然一致，而體用如如，隱然寸幾，而靈明炯炯，似有而實無，似無而實有，莫可方物探討，莫可言句形容者也。問曰：如此地位，可是閑往閑來也耶？曰：正是正是。蓋往來不閑，則有滯碍；一有滯碍，則成陰濁。又安能周三十六宮，都是春，親六十四卦而為陽也哉？

易經一貫編尾

近溪先生一貫編

易

文

長松館藏板

近溪羅先生一貫編

門人熊 儋儒夫編次

後學錢啓忠沃心重訂

書詩禮春秋附

羅子曰：先儒謂易為五經祖，則書之政事、詩之性情、禮之大本、春秋之大義，言言皆自伏羲畫中衍出，非易自為易。各經自為各經，揔之皆自身心意知通之天下國家目前現在直之上下古今，人須會得聖賢此旨，不把作一舉業套子，便不罔了聖賢千辛萬苦遺下這個救性命的本原。儒先有謂六經聖人之註脚，是為逐心詞章者激而言之也。某嘗依孟子誦其詩、讀其書、學禮玩春秋，尚論古人於從姑山房，覺來一字一金言，言皆救性命之良方，非紙上之閑言也。竊敢謂詩書禮記春秋皆聖賢之精蘊，悟者得之。

問堯舜二典，乃古今文字之祖，其要何如？羅子曰：欲知二典之要，須從孔孟二人討探。仲尼祖述堯舜，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惟孝弟乃人心和平之德。

亦和平天下萬世之德也。所以堯只允執其中，舜精一允執其中，中者天下之大本也。天之生物，使之一本，故堯舜欽明，欽明此本，濬哲，濬哲此本，此本一得，所執皆中，中則無不平矣。所以以親九族，萬邦之和，和於孝弟，克諧二親，四方之動，動於孝弟。不然，雖堯舜在上，皋契在下，難致蕩蕩巍巍之化矣。

問世之談玄者皆非之，書稱舜玄德不幾於玄乎？羅子曰：舜之玄，以有好生之德也。天地之大德曰生。

近溪先生一貫編

書

二

長松館藏板

舜日夕以生生之心生乎？其親以生生之心生乎？其弟又以生親之心生乎？天下人之親而使天下之爲父子者定，以生弟之心生乎？天下人之弟而使天下之爲兄弟者化，定而且化，卽天之維玄維默，生生不已，其好生之心，玄之又玄也。愚亦爲之說曰：玄莫玄於克諧以孝。

羅子曰：大禹安汝止，止者卽至善之謂也。文王於君臣父子國人之止，穆穆緝熙而敬之，方是安汝止，此禹幾康之心，萬世平治之本，明明德之方。

有友問：鳳凰來儀，恐非實事。羅子曰：予未讀易乎？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聖人作而萬物覩，自然之理也。蓋天地民物本是一乾變化，特性命各正耳。如手之捫足，足之隨手，此動彼隨也。心和，天地之和應之心順，夷夏之順歸之，况鳳凰乎？此孔子嘆鳳凰之不至，亦有感鳳兮德衰之歌，豈可以來儀非實也？諸友惟當益振，雖喑喑之響，以來儀於聖庭，是願衆皆欣然曰：天地變化，草木蕃，學問變化，禽獸舞，大家當自猛也。

近溪先生一貫編

書

三

長松館藏板

會中問：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恒性，豈有一命，令以寵降之哉？羅子曰：堯舜止言心，而性則自湯言也。明於性之一字，則降之義自明矣。蓋性從心生，是上帝生生之德也。上帝以此而生，生卽以此而生，天下萬世之民，天下萬世之民，皆其生生之德所生也。因其生之爲性，卽帝之性，只此一降字，湯乃爲下民警之，其實下民卽上帝，如子之於父，精神血脉皆父所授也。大衆惻然。

羅子曰：伊尹曰：習與性成，然則習之所係大矣哉！易

曰不習無不利。孟曰習矣不察可見不習之利不察之習。出之於天也。孔子習相遠。與此習字不可不慎之於人矣。

問高宗恭默思道。何以卽夢帝賚良弼。羅子曰。語云思之思之。思之不得。鬼神通之。則誠之極也。況其所思者道乎。思道又恭而默乎。蓋道本相通。實鬼神而俟後聖者也。一能思之。思則得之。所以高宗之所思者道。故上帝賚以學道之人。教以學於古訓。乃有獲。又教以惟教學半。念終始典於學。則向近溪先生一貫編書

四 長松館藏板

之思不能學者。今時敏學而成其思矣。卒之恢復舊物以承湯之緒。皆此思道一念始之也。思之上通帝天下光海宇。如此哉。且不惟有補於高宗學之一字。言自傳說萬世而下。人人知學。皆其功也。亦神矣哉。

羅子曰。書云不虞天性。夫曰恒性矣。復曰天性。見性而非天。則有不恒。試觀父子之間。其當孩提之時。父之抱子。子之戀父。其一段欣欣。更有何物名狀。所以孟子曰。形色天性。只見人於形色。莫知莫覺。

自會保愛。則天性又可虞乎。

或問。惟天陰陽下民。其旨何如。羅子曰。子謂陰字之義。乃天之默然也。曰然。曰然。則帝之震風之烈。鳥獸之喧吼。昆蟲之唧唧。何爲不體天之化也。蓋天以一神。神則妙萬物。既妙萬物。雖有聲而無聲也。推之乾不言。天何言。默而識。皆是此意。

或曰。書曰。思曰睿。睿作聖。弟子未嘗不思。何以不長進也。羅子曰。子所謂思。乃用心之思。非心田之思也。夫心之官則思。君子九思。乃出於何思之真體。近溪先生一貫編書

五 長松館藏板

也以真體而思。則便是聖人。不思而得矣。子其憧憧往來。何以通微而入聖哉。所以箕子述禹範曰。貌言視聽思。孔子教顏復視聽言動禮。皆是一意。皆是先立乎其大。此乃萬古入聖要訣。其實只在勿忘勿助之間。百姓日用不知耳。曰弟子亦知思。非禮勿視。曰孔子見南子。亦以南子爲聖耶。如以南子爲聖。則孔子忘之矣。如以南子爲非。勉強禁之。則助之矣。子若不小心翼翼求遇至人。則箕之膚顏之復。只成一個空談耳。何益於聖哉。所以今

時學者問以力學何先。皆曰思曰慮。睿作聖。又曰只在克己復禮。非禮勿視聽言動。及見人有一毫拂逆於我。卽遷於怒矣。復體已。剥矣。膚幾已室矣。予嘗向人提醒。彼皆漫然。予有作聖之志。須於歲月凝神。自有啓其衷者在也。勉之勉之。

羅子曰。克念狂作聖。罔念聖作狂。可見念之動處。乃心之精神。能動精神。謂聖不能動精神。卽狂。聖可以不作。精神可以不動乎。孔子曰。罔之生也幸而免。哀哉。

近溪先生二貫編

六 長松館藏板

羅子曰。先儒云。欲觀王者皞皞氣象。須讀耒耜四五過。則可知皞皞矣。夫皞皞則室家和平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則大家保合太和。太和則無不平。無不平則無事。無事須一草一木皆是欣欣向榮。易謂天地化草木蕃。况於人手。此皆由於親親敬長始。所以孟子稱皞皞曰。民日遷善而不知爲之者。善乃良知良能。無不愛親敬長。此耒耜之所以皞皞也。

或問聖人順事無情。胡爲忝離之悲。羅子曰。此正順

事無情也。夫人情貴於相安。不安不可以爲情人之所好好之。人之所惡惡之。宗室盡爲忝離。如此而不動心。豈人情乎。此春秋繼忝離而作也。

以問周公赤舄几几何如。羅子曰。聖人處事只是一個無私。無私則心廣。心廣則體胖。雖動容周旋無不安舒。所以服履之間亦自如也。曰。此處周公亦自知否。曰。周公惟知予音曉曉而已。何有於几几。有歌伐木神之聽之。終和且平。羅子曰。某玩此詩。神聽之聽。與他聽不類。曰。何以不類。曰。詩之興義。原取諸友聲。聲卽言也。言之爲德。以和平爲貴。如曰友聲和平。則神乃聽之。神既聽之。卽可以終和平也。則此聽字當與聽受相類。而與神其吐之意相反也。衆咸曰然。

近溪先生二貫編

七 長松館藏板

或問天保願君福。只在民之質矣。日用飲食何也。羅子曰。此正太平之全福也。蓋人生天地只患不能安寧。果能率其良能。徧爲帝德之能。率其良知。徧爲帝德之知。人人親親長長。任性質之自然。各安其分。只曉耕而食。鑿而飲。出而作。入而息。日用飲

食而已更有何事此孔子惓惓爲政以德只是志大道之公也試觀我

高皇六諭普天率地莫不知日用平常仰事俯育此正王道平平王道蕩蕩也寧非偏爲爾德哉

或問文王在帝左右果是實事否羅子曰孝經云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豈以周公之聖把父作一恍惚形模以疑天下萬世也蓋人之生死乃一團神理出於帝天所以易謂帝出乎震又謂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既曰帝之出神之妙

近溪先生二貫編

詩 八 長松館藏板

則文之在帝左右也明矣但此有個大頭腦周公後咏文王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則我之則即帝之則帝之則即我之帝非有二也文王一生無然畔援無然歆羨保合此帝所以生則入聖死則還虛新天之命作人之心其神與帝一也子思不能師文王耳不必以在帝左右爲疑也或曰孔子教顏子之復其亦此意否曰天下本無二道亦無二學易曰商旅不行后不省方皆是教顏子師文之穆穆云能如文之穆穆純亦不已矣豈但在帝左

右哉其友大悟

或問詩頌思無邪何也羅子曰子必明於思之義方知思之無邪也知思之無邪方知此言之蔽三百篇也夫人之思出於心田乃何思何慮之真體所發若少有涉於思索便非思矣安得無邪

或問詩頌濬哲維商復以聖敬日躋言之何如羅子曰敬者聖學傳心之要而况契乃商之始祖也其家學乃是敬敷五教在寬也既以敬而敷教又以寬而俾人人得入其教當時父子皆有親君臣

近溪先生二貫編

詩 九 長松館藏板

皆有義夫婦長幼朋友皆有序有信倘非心之濬以通微哲以析理安能如此哉此湯之所以世守其敬以至賢聖之君六七作及後高宗中興恭默思道雖至式微尚有微子箕子比干三仁皆其敬敷五教在寬之留也信乎濬哲維商也

羅子曰高宗下民有嚴乃若始終典於學方知天視民視天聽民聽此所以賞不僭刑不濫見民即天也非學務時敏者孰能至此

問先生治平天下其禮樂法制多端今何只以孝弟

慈爲言。羅子曰：王者經綸，原只用一個禮作樂，則調達此禮，法制則鋪張此禮，俱難與禮並言。但禮之爲禮，有經有曲。經綸天下，在先定其經，而曲則難以備舉。故大學舊是禮記一篇，正禮之大經，然筆自聖心，雖止言大經，而其中精妙圓通，曲亦未嘗不具備也。況曲禮必聖賢方能周旋而中，經禮則凡庸亦可率循而行。故曲禮必待學造，而經禮則可教立。如方圓之規矩，拙工亦可傳之，而巧非心解莫能。我嘗看世間兇暴之夫，亦不爲少，然卒

近溪先生二貫編

禮

十

長松館藏

之不敢妄動者，只因父母妻子根蒂相維係焉耳。論語其爲人也孝弟一章，真是禮記中大學治平骨子。而與堯舜典謨所載之道，孝弟而已矣，貫通不殊。

羅子曰：禮首云毋不敬，儼然不正是其所思者，豈徒一已已哉？必曰安民安天下，國家之民方是文王緝熙之敬，所以曰毋不敬，觀毋不二字，則民即該之矣。孔子學教不倦，真是復禮以一部禮記付之顏子。

羅子曰：敦善行而不怠，謂之君子。夫行而曰善，乃天行矣。天行自健，善行自美，故君子不息不息，須於可欲之善，以求繼善之性，則全交而通天下國家矣。

或問大道之行，孔子何以惓惓於大同也？羅子曰：大同之世，人忘其私，天下爲公也。外戶不閉，相游於天。孔子所以東奔西走，只爲這場，所以忘食忘憂，只爲這件。倘大道不行，孔子之憂斷然不已。吾輩須力學以求釋孔子之憂。

近溪先生二貫編

禮

十一

長松館藏

問聖人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何其耐煩如是也？羅子曰：聖人不是自欺的人，只見得人者天地之德，又見人者天地之心。我既德天地之德，人亦德天地之德。我既心天地之心，人亦心天地之心。以天地之德爲德，即欲人同天地之德；以天地之心爲心，即欲人同天地之心。譬之人家兄弟四五人，皆出一父，其中有一賢子，必曰我四五人，我父俱是愛，如何令我明彼昏，我富彼貧，所以日夜皇皇，以求安父之心，成父之德也。故曰中心安仁天

下是一個人。又曰：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不得
不耐也。亦不忍不耐也。噫！仁以人之。楊子亦言之。
不人則不仁。不仁則不人。未有人而不以天下爲
一家。以中國爲一人也。故曰：非意之也。知人情也。
羅子曰：予嘗讀禮天下之肥。不覺淚下。何也？肥瘠相
並。不肥則瘠。子瘠則親心戚。天下瘠則聖心憂。
或曰：春秋褒貶之書否？羅子曰：儒先嘗有此說。以某
細細考究。乃是存幾希之性之書也。所以孟子歷
敘幾希。舜曰：由仁義行。見得仁義萬世不易之常
道。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外此二端。別無
法制。所以詩亡。則孝子之歌。忠臣之味。不復聽觀
矣。而好辨章旨。稱說亂賊之慘。皆由於仁義之不
明。幾希之味也。故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觀
此竊取二字。正是孔子存幾希之性。而由仁義也。
後世輒以孔子筆則筆削則削爲孔氏之刑書。悞
矣。

問：天王正月何義也？羅子曰：孔子一生上律天時者
也。故其立言著書。毫不違天。及顏淵問爲邦。卽曰：

行夏之時。蓋天有歲首。人有元首。天王之繫。示有
統也。皆所以悚動人之良知本體。使人觀制作而
知自悟也。此孔子知我罪我之意。卽此元年春王
正月數字可見矣。

羅子曰：一部春秋。乃孔子負罪而作。把來比擬以牽
合詞章。則其義如何得明？孔子之心。如何得知？

一貫書詩禮春秋尾

近溪先生二貫編

春

三

長松館藏板

近溪羅先生一貫編

門人熊 循 稿夫編次

後學錢啓忠沃心重訂

四書總論

問讀語孟學庸要義羅子曰好古以時習聖神信性以善克愛敬運矩以身聯家國畏命以心一天人問大學之首知止中庸之重知天知人而論語却言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博觀經書言知處甚多而不識不知惟詩則一言之然未有若夫子直言無知

近溪先生一貫編

總論

長松館藏板

之明決者請問其旨羅子曰吾人之學專在盡心而心之爲心專在明覺如今日會堂百十其衆誰不曉得相見曉得坐立曉得問答曉得思量此個明覺曉得即是本心此個本心亦只是明覺曉得而已事物無小大之分時候無久暫之間真是徹天徹地而貫古貫今也但此個明覺曉得其體之涵諸心也最爲精妙其用之應于感也又極神靈事之既至則顯諸仁而昭然若常自知矣事之未來則藏諸用而茫然渾然知若全無矣非知之果

近溪先生一貫編

總論

長松館藏板

無也心覺漸寂而覺照無自而起也譬則身之五官口可閉而不言目可閉而不視惟鼻孔無閉香來卽知嗅之其知實常在也耳孔無閉聲來卽知聽之其知亦實常在也然嗅之知也必須香來始出時或無香便無嗅之知矣聽之知也必須聲來始出時或無聲便無聽之知矣孔子當鄙夫之未問却直如音未臨乎耳香未接乎鼻安得不謂其空空而無知耶及鄙夫既問則其事其物兩端具在亦卽如音之遠近從耳聽以區分香之美惡從鼻嗅以辨別鄙夫之兩端不亦從吾心之所知以叩且竭之也哉但學者須要識得聖人此論原不爲鄙夫之問而只爲明此心之體蓋吾心之能知人人皆認得亦人人皆說得至心體之無知則人人皆認不得人人皆說不得天下古今之人只緣此處認不真便心之知也常無主宰而雜擾以至喪真只緣此處說不出便言之立也多無根據而支離以至畔道若上智之資深造之力一聞此語則當下知體門自澄徹物感亦自融通所謂無知

而無不知而天下之真知在我矣。噫！聖人於此寧非苦心之極也哉。

問讀論語何如。羅子曰：論語一書，直是難讀。芳初讀時，苦其淡然無味，殊覺厭人。稍長，從事孝弟，乃喜其一、二條契合本心，然往往以近易目之。後養病家居，因究心書易，至堯舜二典、乾坤二卦，間有悟處，乃通身汗浹，始知天生孔孟為萬世人定魂魄、立性命從之則生、違之則死也。自此以後，非語孟二書輒厭人目，以至蒞官中外，隨所施措，自然翕近溪先生一貫編。總論 三 長松館藏板

順，愈久而愈益簡要，愈益精純也。若戰國而下諸公，真是用心徒勞而去道彌遠，敝至今日，可勝嘆哉。

問先儒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羅子曰：孔顏之樂，雖未易知，而孔顏之言行，則具在也。竊意此樂有自本體而得，則生意忻忻，赤子愛悅親長處是也；有自用功而得，則天機感觸，理義之悅我心是也。曰：此樂處，某說要人欲淨盡天理流行處方是。曰：子之論固是，但先後却欠分曉。譬如導泉然，須先覓

得源頭着了，方掘去沙泥，以遂其流，不然其沙泥徒掘，泉終無流，又安得樂耶。

問孔門恕以求仁，先生如何致力。羅子曰：芳自知學，卽泛觀魚鳥愛其羣，隊戀如以及禽鳥之上下牛羊之出入，形影相依，悲鳴相應，渾融無少間隔，輒惻然思曰：何歟？于人而異之。後偶因遠行，路逢客侶，相見卽忻忻談笑，終日疲倦，俱忘，竟亦不知其姓名，別去。又輒惻然思曰：何獨于親戚骨肉而異之？意是動于利害，私于有我焉耳。從此痛自刻責，善則歸人，過則歸己。益則歸人，損則歸己。久漸純熟，不惟有我之私，不作間隔，而家國天下，翕然孚通，甚至毫髮不欲自愛，而念念以利濟為急焉。三十年，覺恕之一字，得力獨多也。

問今日用功當何下手。羅子曰：孔子十五而志于學，亦自其志之始而言之。其後立與不惑，只是此志真切，而愈精愈純焉耳。故志與學，原非兩事，亦無間歇時也。今日之急務，未立志者，須先嚴辨，已立志者，須更勇猛。若果早夜精進，卽便是至誠無息。

亦卽是孔門求仁卽是集義有事不忘卽是靜卽是敬卽是致其良知而聖賢學問更無不相對同亦何憂不得手也

問掃盡浮雲而見青天白日與孔孟宗旨同否羅子曰語孟具在如曰苟志于仁矣無惡也又曰我欲仁斯仁至矣又曰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擴而克之若火之始燃泉之始達苟能克之足以保四海有他受用渾是青天白日何等簡易何等方便也曰如是何人人不孔孟耶曰此則由於習染太深

近溪先生二貫編

總論

五

長松館藏板

聞見混雜雖有志向學者亦莫可下手也曰此等習染聞見難說不是天日的浮雲也故今日學者須要如磨鏡子樣將塵垢決去方是光明顯現也曰觀之孟子謂知皆擴克卽一知字果是要光明顯現但吾心覺悟的光明與鏡面光明却有不同何則鏡面光明與塵垢原是兩個吾心先迷後覺却是一個當其覺時卽迷心爲覺則當其迷時亦卽覺心爲迷也夫除覺之外更無所謂迷而除迷之外亦更無所謂覺也故浮雲天日塵埃鏡光俱

不足爲喻若必欲尋個譬喻莫如卽個水之與水猶爲近也若吾人閒居放肆一切利欲愁苦卽是心迷譬則水之遇寒凍而凝結成水固滯蒙昧勢所必至有時共師友講論宵次瀟灑卽是心開朗譬則水之遇煖氣消融而解釋成水清瑩活動亦勢所必至也況水雖凝而水體無殊覺雖迷而心體具在方是良知宗旨真是貫古今徹聖愚通天地萬物而無二無息孔孟之功真是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而開太平於萬萬世也

近溪先生二貫編

總論

六

長松館藏板

問吾儒之學其大如此然必有所以大處不知何以見得羅子曰聖賢之道原從心上覺悟故其機自有不容已否則矯飾而爲之又安能可久可大而成天下萬世之德業也耶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蓋反求此身本有真體非意見方所得而限量潛於天地萬物之中而超於天地萬物之外渾然共成一個千古萬古更無能間隔之者却非皆備於我而何哉程子謂認得是我何所不至若以己合彼則猶是有二又安得樂抑

又安能聯屬天下國家以成其身也耶

問吾儕爲學此心常有茫蕩之時須是有個工夫作得主張方好羅子曰據汝所云是要心中常常用一工夫自早至晚更不忘記也耶曰正是如此曰聖賢言學必有個頭腦頭腦者乃吾心性命而得之天者也若初先不明頭腦而只任爾我潦草之見或書本膚淺之言胡亂便去做工夫此亦儘爲有志但頭腦未明則所謂工夫只是汝我一念意思爾既爲意念則有時而起便有時而滅有時而

近溪先生二貫編

總論

七

長松館藏板

聚便有時而散有時而明便有時而昏縱使專心記想着力守住畢竟難以長久況汝心原是活物且神物也持之愈急則失愈速矣曰弟子所用工夫也是要如大學中庸所謂慎獨不是學問一大頭腦也曰聖人原日教人慎獨本自有頭腦而爾輩實未見得蓋獨是靈明之知而此心本體也此心徹首徹尾徹內徹外更無他有只一靈知故謂之獨也中庸形容謂其至隱而至見至微而至顯即天之明命而日監在茲者也慎則敬畏周旋而

常目在之顧諟天之明命者也如此用功則獨便

是爲慎的頭腦慎亦便以獨作主張慎或有時勤怠獨則長知而無勤怠也慎或有時作輟獨則長知而無作輟也何則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僞慎獨之功原起自人而獨知之知原命自天也况汝輩工夫當其茫蕩之時雖說已是怠而忘勤已是輟而廢作然反思從前怠時輟時或應事或動念一一可以指數則汝固說心爲茫蕩而獨之所知何嘗絲毫茫蕩耶則是汝輩孤負此心而此心却

近溪先生二貫編

總論

八

長松館藏板

未孤負汝輩天果明嚴須當敬畏敬畏

問格致之傳不必再補果然否羅子曰大學原只是一章書無所謂經無所謂傳也亦無所從缺無所從補也蓋其書從頭至尾只是反覆詳明以顯大

善。蓋明親這個物事。其未終貫徹天下。而其本初却根諸身心。此是一定格。則先知得停當。然後做得停當。惟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能如是焉。所以身心家國。無不停當。而為明親之善之至也。又決言自上至下。既皆以身為本。而後停當。若本亂且薄。則決無停當之理。所以必知本。乃謂知至善也。此却如小講相似。亦不過將明親止至善衍說一遍。至所謂說其意者以下。則如一大講。逐件物事詳細條陳一段格。則而格則最停當處。則俱指

近溪先生

貫編

總論

九

長松館藏板

示以淇澳等詩。帝典等書。又卽是以古之明明德於天下者。為至善也。推之如所謂正心脩身。所謂齊家治國平天下。直至此謂國。不以利為利。而以義為利也。總是每件物事與他一個至善。格子而為學者所當知者也。則一章之尾原自相應。亦自完全。何容補湊。

或曰。某於師語皆能了悟。獨大學格物猶似泛而不切。羅子曰。何謂不切。曰至善豈專屬古聖已耶。曰此近世學者。於朱子矯枉過中。更不小心。下氣將

近溪先生

貫編

總論

十

長松館藏板

孔子自身得力處。討個入頭。他原說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又說我非生而知之好古。敏以求之。故自十五而志於學。直至五十而學易。孔子一生受用此個學。所以曰大學之道。蓋言學大人有個道。而其道則在明德親民而止至善也。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却明白說出規矩者方圓之至。聖人者人倫之至。此個至字。又是孟子善發孔子信好古聖之一副肝腸。如射之必設正鵠。樂之必始金聲。而曰夷惠伊尹皆古聖人。吾未能有行。乃所願則學孔子。然孟子之學孔。孔子之學堯舜。豈是舍了自己的性善去做。但善則人性之所同。而至善則盡性之所獨。故善雖不出於吾性之外。而至則深藏於性善之中。今一槩謂至善總在吾心。而不專屬聖人。是卽謂有脚則必能步。而責扶携之童。以百里之程。有肩則必能荷。而強髮垂之孺。以百觔之擔。豈知中庸初只言誠聖而未後。方言至誠至聖。此聖誠兩個至字。與無聲無臭至矣的至字。正打對同。所以謂聖智不達天德。

不足以知。夫聖智猶且不足知天下之誠之至。况非聖智者乎。曰大學至善。却如何又最初卽說知也。曰何必大學。中庸最初亦卽說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但雖明白曉得。人不易能。而不可不先求知。此則規矩方圓之至。大匠不敢因拙工而改廢之。况今細細推詳。大學之言至善也。不過親親長長。達之天下。却又與中庸其至的至處。通貫一理。正如夜明珠。原懸衣帶。必待識寶面。乃能拈出。予謂至善在己。是就衣帶所懸者言之。予謂

近溪先生二貫編

總論

上

長松館藏板

至善屬聖訓。是就法眼拈出者言之。雖所指不同。而同歸此個寶珠也。

諸生侍坐。朗誦會語。或嘆曰。我師談道。每當天人合一。與心跡渾融處。真是令人豁然有省。而躍然難已。在我。昭代當特稱一宗。而大事因緣。關係世道民生。非云小可也。大衆聞之。同聲欣慶。羅子因舉格物之論爲問。或咲而言曰。此事有個公案。請正。宋時晦菴先生。意似向外。乃於無極太極。再四稱是。象山先生。意似向裏。乃於無極太極。再四相

非近如我師歸宗性地。却又以至善爲聖訓格言。門下獨不謂然。則又留心經解之最篤者也。豈非古今一異事也哉。曰此處關鍵頗重。故不敢苟從。但爾等蓄疑不放。久當沛決江河也。或靜默久之。曰老師以孝弟慈。喫緊提掇性體。且於諸家講說。非排特甚。故居常謂老師言。固尊信聖謨。而已身不免相背。曰此却兩下各有個意思。須要分別明白。蓋爾將至善看作純全天理之極。謂是人人性體。予則謂此體雖同然。惟至聖乃能先得。今且莫說純全極處。衆不能知。卽近易粗淺。如一個孝弟慈。若非大學懇切提撕。誰人曉得從此起手。起手之差。其初不過毫釐。而究竟結果。其終將謬千里。故知爾天理純全。雖似近而反不近。如鄙見所憑聖訓格則。雖似遠而實不遠。予則只得孟子之道性善一邊。鄙見則并孟子言必稱堯舜兩邊兼得也。

近溪先生二貫編

總論

上

長松館藏板

問中庸之書。原出禮記。今看大哉聖人之道一章。與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又與親親之殺。

禮所生也。果然皆爲禮經而發。羅子曰：何待至此？卽首章中和二字，便開口說出此禮精髓。其後所云，皆禮之膚髮而已。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先儒觀未發氣象，不知當何如觀也。曰：子不知如何，謂爲喜怒哀樂未發，又如何知得去觀其氣象也？耶？我且詰子：此時對面相議，有喜怒也，無曰無有哀樂也，無曰無，曰既謂俱無，便是喜怒哀樂未發也。此個未發之中，是吾人本心常體。若人識得此個常體，中中平平，無起無作，則物至而知，知而喜，怒哀樂出焉，自然與預先有物橫其中者，天淵不侔矣。豈不中節而和也哉？故曰：忠信之人，可以學禮。中心常無起作，卽謂忠信之人，如畫之粉地，一樣潔潔淨淨，紅點着便紅，綠點着便綠，明其節不爽，則其文自著。節文既著，而禮道寧復有餘蘊也哉？

問：吾儕在時，只說道中庸是本書，今日方曉得中庸是個人也。第吾終日講解，說本中庸，却無一個曉得我自已。卽是中庸，羅子曰：天下古今，豈止自是

中庸而不肯自認做中庸一端而已哉？卽如仁者人也，分明自己是仁，却死殺不肯自認做仁。又如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分明自己是知，却死殺不肯自認做知。靜靜思之，我此半世，孤負天地造化，賦與虛靈之至寶，而甘心輕棄於塵泥，孤負父母劬勞，養成軒昂之丈夫，而甘心同朽於草木，孤負千聖萬賢作經作傳，掀開天賜之寶藏，打醒降生之元神，而採取不肯伸手觀玩，不肯舉目甘心照顏頰，情將以下愚終此一生，其罪愆積久，直自追悔無及。但願我有學諸大長者，有志諸大英傑，大家同加警覺，大家爭自濯磨，戰兢以奉若明命，戀切以期報親恩，潛思以睿通聖蘊，則仁知中和，皆在書冊。今皆渾全在我此身，則光岳元神浩然還復充塞，至寶輝煌，赫爾朗照乾坤，不惟鄙人之罪過蠲消，而且諸公之功德無量矣。

問：中庸一書，其義理真是涵藏無盡，然非先王善於發揮，則茫蕩無所從入。今覺聞教以來，不止作聖途徑極其簡要，且於世道人心，甚相關切，願不惜

底裡爲諸人詳之。羅子遜謝既久，乃改容嘆曰：「芳至不才，然幸生儒家，方就口食，先妣卽自授孝經小學論孟諸書，後同先君，遇有端緒，便將自前孝友和平，反覆開導，故尋常於祖父伯叔之前，嬉遊於兄弟姊妹之間，更無人不相愛厚。但其時氣體孱弱，祖父最是憐念，不離年至十五，方讀論語，出就舉業。所遇之師，却是新城張洵水先生，名璣，爲人英爽高邁，且事母克孝，每謂人須力追古先，於是一意思以道學自任，却宗習諸儒各樣工夫。屏私息念，忘寢忘食，奈無人指點，遂成重病，賴先君舊領陽明先生之教，覺見用功致病，乃示以傳習錄一編，不肖手而讀之，其病頓愈，而文理亦復英發。且遇楚中高士，爲說破易經，指陳爲玄門造化，予竊心自忻快，此是天地間大道真脉，奚啻玄教而已哉！嗣是科舉省城，縉紳大舉講會，見吉中顏山農先生，名鈞，今改名鐸。芳具述昨遭危疾，而生死能不動心，今失科舉，而得失能不動心，先生俱不見取問之，曰：「是皆體仁之功，方謂克去己私，復還天

理，非制欲也。能以遽體夫仁哉！」先生曰：「予不觀孟氏之論四端乎？知皆擴而克之矣。如火之始燃，泉之始達，如此體仁，何等直截？故子思當下日用而不知，勿妄疑天性生生之或息也。時芳大夢忽醒，乃知古今道有真脉，學有真傳，遂師事之。比聯第歸家，苦格物莫曉，乃錯綜前聞，互相參訂，說殆千百不同，每有所見，則以請正先君。先君亦多首肯，然終是不爲釋，然三年之後，一夕忽悟，今說覺心甚痛快，中宵直趨卧內，聞於先君。先君亦躍然起舞，曰：「得之矣，得之矣。迄今追想一段光景，誠爲生平大幸大幸也。後遂從大學至善，推演到孝弟慈爲天生明德，本自一人之身，而未及國家天下，乃疑頓自己精神，沉思數月，遐想十五之年，從師與聞道學，其時目諸章縫，俱是汙俗，目諸黎庶，俱是冥頑，而吾儕有志之士，必須另開一個蹊徑，以去怠念存心，別起一個戶牖，以去窮經造理，餅樣雖盡，完全饑飽了，無干涉。爾苦勞心身幾至喪亡，莫救於此，不覺驚惶戰慄，自幸宿世何緣得脫。」

等苦趣已又遐。童稚之初方離乳哺以就口食。嬉嬉於骨肉之間。怡怡於日用之際。閑往閑來。相憐相愛。無甚大好处。却又也無甚大不好處。至於十歲以後。先人指點行藏。啓迪經傳。其意趣每每。迥與童稚時不同。每躬親有得。較之後來着力去處。難。童稚時則孟子孩提愛敬之良。不慮不學。非。初焉安享天和。其順適已是如此。繼焉勉勵丁。苦勞復是如彼。精神之凝思愈久而愈多。由一身之孝弟慈而觀之一家。一。未嘗有一人而不孝弟慈者。由一家而觀之一國。一。未嘗有一人而不孝弟慈者。由一國而觀之天下。天下之大亦未嘗有一。孝弟慈者。又由縉紳士夫以推之羣黎百姓。固是要立身行道。以顯親揚名。光大門戶。而盡此孝弟慈矣。而羣黎百姓雖職業之高下不同。而供養父母。撫育子孫。其求盡此孝弟慈亦未嘗有不同者也。又由孩提少長以推之。

壯盛衰老。孩提少長。固是愛親敬長。以能知能行。此孝弟慈矣。便至壯盛之時。未有棄却父母子孫。而不思孝弟慈。豈止壯盛。便至衰老臨終。又誰肯棄却父母子孫。而不思以孝弟慈也哉。又時乘閒暇。縱步街衢。肆覽大衆。車馬之交馳。百荷之雜。其間人數何啻億兆之多。品級亦將千百其異。然自東徂西。自朝及暮。人人有個歸着以安其生。步步有個防範以全其命。窺觀其中。總是父母妻子之念。固結維係。所以勤謹生涯。保護軀體。而自不能已者。其時中庸天命不已。與君子畏敬不忘。又與大學貫通無二。故予自三十登第歸山。中間侍養二親。敦睦九族。入朝而徧友賢良。遠仕而躬御魑魅。以至年載多深。經歷久遠。乃嘆孔門學庸全從周易生生一語化將出來。蓋天命不已。方是生而又生。生而又生。方是父母而已身。已身而子。子而又孫。以至會而且玄也。故父母兄弟子孫是替天命生生不已。顯現個皮膚。天命生生不已。是替孝父母。兄弟長。慈子孫。通透個骨髓。直豎起來。

便成上下古今橫亘將去便作家國天下孔子謂仁者人也親親之爲大焉其將中庸六字已是一句道盡孟子謂人性皆善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其將中庸大學亦是一句道盡然未有如我

太祖高皇帝聖諭數語之簡當明盡直接唐虞之統而兼總孔孟之學者也往時儒先每謂天下太平原無景象又云皇極之世不可復見豈知我

大明開天千載一日造化之底蘊既可旁窺舉世之心元亦從直指盡數九州四夷之地何地而非道

近溪先生二頁編

總論

五

長松館藏板

盡數朝野蠻貊之人何人而非道雖貧富不同而供養父母則一雖貴賤不等而教訓子孫則一雖下原未嘗不和平而太平原未嘗無景象而王道極其蕩平亦且極其正直不容作好作惡於其間也然其皇極世界舍我

大明今日更從何求也哉故前時皆謂千載未見善治又謂千載未見真儒計此兩段原是一個但我大明更又奇特蓋古先多謂善治從真儒而出若

朝則是真儒從善治而出蓋我

太祖高皇帝天縱神聖德統君師只孝弟數語把天人情髓盡數捧在目前學問樞機頃刻轉卸脚底以我所知知民所知天下共成一個大知以我所所能能民所能天下共成一個大能知能盡出天然聰明自可不作此豈非聖治之既善而儒道之自真也哉竊謂論治於今日者非求太平之爲難而保太平之爲急談學問於今日者不須外假乎分毫自是充塞乎天地此棟風光百千萬年乃養一

近溪先生二頁編

總論

五

長松館藏板

見而吾儕出世忽爾遭逢於此不思仰答天恩勉脩人紀敢謂其非夫也已敢謂其非夫也已問中庸比之大學似更深奧程子曰先賢亦云大學爲入道之門但以鄙見臆度則義理勿論而其次第則當先中庸而後大學時坐中習禮記者愕然曰先生豈嘗細觀禮經篇目耶蓋二書雖宋時選出而現存篇次則果中庸先而大學後也問者曰大學係曾子所作中庸係子思所作何得世次亦無序耶曰二書所作果相傳如是但竊意孟子每

謂願學孔子而七篇之言多宗學庸則此書信非孔聖親作不能而孔聖若非五十以後或亦難着筆也蓋他分明自說五十而知天命今觀中庸首尾渾全是盡性至命而大學命世規模以畢大聖人能事也故中庸以至誠至聖結尾而大學以至善起頭其脉絡似彰彰明甚自揣鄙見或亦千慮一得而非敢空杜撰也試共思之

問大學自有先後之序如何必先中庸羅子曰吾人此身與天下萬世原是一個其料理自身處便是

近溪先生一貫編

總論

主

長松館藏板

料理天下萬世處故聖賢最初用功便須在日用常行日用常行只是性情喜怒哀樂我可以通於人可以通於物一家可通於天下天下可通於萬世故曰人情者聖王之田也此等平正田地百千萬人所資生活却被孟子一口道破說人性皆善若不先認得日用皆是性人性皆是善蕩蕩平平了無差別則自己工夫已先無着落處又如何去通得人通得物通得家國而成大學於天下萬世也哉

問大學首重格物如中庸論孟章旨各殊難說皆格物也羅子曰豈止四書雖盡括五經同是格物一義蓋學人工夫不過是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而四書五經是誠正脩齊治平之善之至者聖人刪述以爲萬世之格大學則撮其尤簡要者而約言之所以謂之曰在格物也今觀其書通貫只是孝弟慈便人人親親長長而天下平孟子謂其道至通其事至易予亦敢謂其格至善也曰今世學人誰不在身心家國上用功其用功亦誰

近溪先生一貫編

總論

主

長松館藏板

不將聖人方法講求則人人現成盡是格物矣又何必特地拈出以起一番爭論曰此是古今一大關鍵細觀古人惟是孟子一人識得其他大賢大儒總皆忽畧過了蓋宇宙乾坤聚精會神纔生得一個孔子孔子自十五志學千辛萬苦好古敏求纔成得大學一書其書乃仁天下萬世之格則視其他泛論之言不同孟子有見所以把列聖羣賢一齊推開而只願學孔子也故吾人不期學聖則已學聖則必宗孔子而宗孔子則舍大學奚以哉

此格物所以爲古人一大關鍵不辭罪我而妄肆
言說也觀者亮之

問慎獨工夫羅子曰慎獨一言並作於中庸大學夫
吾人生宇宙間自且至暮自少至老樞紐默運只
此一個虛靈雖翫奏些子不上却瞞昧些子不過
所謂已獨知之者也獨之靈體通徹於帝天獨之
妙用昭察於率土中庸爲根極道原乃的指此知
之見於隱顯於微而天命臨鑒無須臾之或離故
嚴恭寅畏無毫髮之敢忽是則慎之所自起者也
近溪先生一貫編 總論 五 長松館藏板

大學欲明明德於天下乃切示以絜矩之方謂如
保赤子心誠求之所欲則與聚所惡則勿施吾心
之知不昧斯在人之性不拂辟則將爲天下僂矣
有國家者敢不嚴焉子哉是則獨之所由施者也
然大學之云好者卽中庸之所喜而樂者也大學
之云惡者卽中庸之所怒而哀者也要之忠恕二
字足以盡之蓋中心守正則喜怒哀樂必無妄發
如心順應則隨所好惡天下均平矣聖門求仁求
法真是約而不煩簡而無外慎獨一言真是天

之宗王道之要也凡存乎人者豈無是心之良哉
其所以喪失而乖戾者則以物交之爲引而喜怒哀
之無節則天理滅而違禽獸也不遠矣嗚呼平旦
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知之在於獨者何其親
切而著明哉慎茲以往而須臾弗離則中庸之明
命大學之明德自可上通乎帝天而下光乎率土
矣

問學庸二書會講中論亦縷縷然其實通合一之義
請更詳之庶便人人從事也羅子曰此二書却是
近溪先生一貫編 總論 五 長松館藏板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二句足以盡其梗槩蓋
先王立教本是欲人之皆爲聖人但不明性善則
無根源不法先聖則無規矩然古先聖人所以足
爲作聖之規矩者正以其只盡自己之性只明已
性之善而更無纖毫之或取諸外也今且不論其
他且說孔子及門之士動以千百孟子及門之士
亦動以千百豈不個個志凌物表而個個見出人
羣但叫他盡已之性則肯叫他信已性之善以盡
之則不肯矣叫他學爲堯舜則從叫他只把孩

之孝弟去學堯舜則不從矣。及門之士且然則其
他私淑教言以至後來想望丰采者又將何如。聖
人于此也無可奈何欲以盡言而信從者寡欲遂
不言而學脉末廢於是筆此二書其書雖各自爲
篇而貫通只是一意中庸雖若專言性善而聖人
所以盡性之底蘊具在也大學雖若專言法聖而
性善所以成聖之脉絡具存也今且論天下中從
何來乃民受天地之中以生也庸何從名乃中等
平常之人也今此中等之人名以庸常之輩者又
近溪先生一貫編 總論 三 長松館藏板

也哉但可惜百姓却日用而不知故其庸常知能
原雖赤子皆良後來無所收束則日遂散誕加以
見物而遷可好而喜樂輒至過甚可惡而哀怒輒
至過甚貪嗔橫肆將由惡終矣惟是君子顧覬天
之明命性靜時惺惺然戒慎性動時惺惺然恐懼
於潛隱而常若昊天之現前於微暗而常若上帝
之臨照慎獨既無須臾之或間則道體自能恒久
而不遷率其簡易之知以爲知而日夕安常處順
率其簡易之能以爲能而隨處有親有功既無喜
怒亦無哀樂則性善之中任其優游造化之中亦
從其中出入矣此則天然自有之定體而聖賢不
二之定守也然豈惟未發而然哉就是喜怒哀樂
或因物來而發其完養保合亦自有節而和夫中
和合德於君子之身則命自己立而教不自已行
也哉蓋中也者天下之大本原可合千萬人而歸
之一人和也者天下之達道原亦可以一人而公
之千萬人也故君子致其中於天下而必使人人
之皆中致其和於天下而必使人人之皆和要之

惟日用和順其天常則物感斯安全於心極天地之大自中庸而定位乎中萬物之繁自中庸而並育於外蓋不已之命爲繼善之所從出而無妄之與均成性之所同然自非君子教道之脩明又何以見中庸之純一也哉夫此道名之曰中庸見天下萬世惟此是個恒性惟此是個常德而定下做聖人的盤子更不容你高着分毫亦不容你低着分毫而爲王道之平平王道之蕩蕩王道之正直也初則推本其出於帝天之命所以表其爲純粹近溪先生一貫編 總論 毛 長松館藏板

之極故首嘆之曰中庸其至矣乎中間將古今許多聖賢聖賢許多大德業或從天而體之於已或從已而贊之於天雖備稱其爲聖神功化之極而實表顯其爲不慮不學之良終則復嘆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至矣乎惟是此個中庸首尾皆嘆其爲善之至所以大學便將此至善欲人止之以爲明德新民之規矩格致此今細心研入大學一篇相似只是敷演中庸未盡的意義如中庸說肅德肅言而大學則直指孝弟與慈爲天生明德

也中庸說脩道以成教而大學則直指與仁興爲與民相親也中庸說身心處或畧國家說家國處或畧身心等項大學則直指本末只是一物終始只是一事而中間更無縫隙也中庸說脩齊平治聖人甚樣神化大學則直指只是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人自法之卽是神化而俱在面前一日可了也要之均言人性之善亦均言人須學聖人以盡所性之善中庸多推原古今聖人由庸常以造極至而其言渾融含蓄大學多鋪張古今聖人成德以爲行事而其言次第詳明故雖均盡性而工夫不同雖均法聖而規格却異今且將大學首章請正夫天命流行於穆不已畢竟得日用光昭開明方顯化工在人之日用則良知也知爲己子則自以慈相親知爲己母則自以孝相親知爲己兄則自以敬相親天德之明知之無盡則人心之親亦相通無盡古今聖人之學所以爲學之太聖人大學之善所以爲善之至吾人欲學其學之大而可不求止其善之至乎於其善之至能知此之

近溪先生一貫編 總論 天 長松館藏板

斯其學之大自爾得之定靜安慮四字是形容知止之止字本來純一亦是顯現至善之至字極其果確也蓋天下本末只共一物未有枝葉而不原於根抵根抵而不貫乎枝葉者也天下始終只共一事未有欲如此結束而不由如此肇端者也於此用功而先後分曉則明德以親民其道可以善而善亦可以至矣試觀古之聖人欲明明德於天下夫欲明明德於天下是本末一物而始終一事也他却於所先而先之治國齊家而及於致知在格物也於所後而後之格物知至而及於天下平也悉心體認作大學者其旨趣要此學學得大而又要大學之道道得善善得至明明德於天下而先之國家國家而先之身心原始要終由天下之本及天下之末而了天下之大物也了天下此個大物不思古今格則以格其物則本何以舉末末何以歸本學且未也而況於善善且未也而況於至耶故緊接以物既得其格而善斯知其至矣此個格物二千年來訓釋多多少少芳不量力主張

茲說極知誕妄但聯絡大勢頗爲貫串查對石刻古文亦覺不相背戾況下文天子以至庶人一是脩身爲本又自註釋本亂則末難治蓋本亂則躬不自厚而所薄又安能以歸厚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如何本末之格而非善之至也哉若本之身心以通乎家國天下盡天下國家而管之身心其說在大學再無詳於誠意一章却總是稱述六經賢聖之格言以立本定舉末之主意卽便是知止而有定心正則是能靜身脩則是能安齊治平則是能慮而得也至明言盛德至善而民不能忘復詳所以沒世不忘却是親親賢賢樂利利至後頭將親親賢賢演出許多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將樂利利演出許多用人理財要之上下四旁各得分願貫天下國家本末相共爲一物始終相共爲一事學問規模果然是大所引章句一一俱出六經所循德業一一俱是帝王賢聖所以循之而條理之不齊會以通之而體統之可一學問格則又

人心之公極夫天然之善而主也夫孝孩提而知愛弟是孩提而知敬慈是未教而養子若非中庸推原出于天命之性標顯率於平實之道何以使人人信從而知爲古今之學之大也哉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直至知天地之化育若非大學指陳爲千聖之成法萬世之的訓何以使人人奮勵而必精造身心大學之善之至也哉嗚呼吾夫子在世七十餘年其心只以仁天下萬世爲心其事只以仁天下萬世爲事故曰我學不厭

近溪先生一貫編

總論 長松館藏板

而教不倦今看二書其真切懇到令人人可想見興起而不容已芳是敢於今日直述荒謬而漫爲之辭其亦思效涔滴於滄海而益纖埃於松華也知我罪我幸共鑒諸

萬曆甲戌季冬羅子會五華書院三生講書初仕而優則學次顏淵季路侍又次富與貴畢衆求爲之啓迪進諸生而前曰汝曹今日且須究竟聖賢生所學者何所仕者何大學云格致誠正脩身是謂學齊治均平是謂仕要之中間貫串一句只說

明明德於天下至其實實作用則只是個孝者所以事君弟者所以事長慈者所以使衆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悖細細說似有兩件貫通實爲一事故孔子言志獨以老安少懷朋友信爲個話頭看他所志如此則學便是學這個仕便是仕這個此外更無所學更無所仕亦更無所謂志也夫子此志從十五歲便曉得要緊此孝弟慈的矩至六七十歲與顏淵季路言志之時便自許得隨心隨意處處隨人皆隨所願而不踰此矩也此矩隨心而絜則上便上得其所下便下得其所左右便左右得其所上下左右皆得其所乃謂之仁聖人之志常常不違此仁蓋自終食之間起以至終日終年而直至於七十終身其心心念念以天下爲一家而不計自己之家以中國爲一身而不顧自己之身如此而貧亦如此而富而無心於去貧處富也如此而賤亦如此而貴而無心於去賤處貴也漢高祖只是一代英主且云爲天下者不顧家况聖人仁天下之志欲思

近溪先生一貫編

總論 長松館藏板

老老以及人之老長長以及人之長幼幼以及人之幼其決烈勇猛如火之必熱如水之必寒如江河之必於沛然赴海則其一身之貧賤富貴又安足係累毫髮也哉故時常自道曰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在其中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爲天下之志直是如此其切爲身家之意直是如此彼其輕所以可仕則仕而可止則止可久則久而可速則速彼少有繫累又安能超絕千古獨異羣聖而昭顯時中之心矩於萬世無疆也哉諸公咸

相與稱善命諸生歌南山五章以頌祝大平云

武定諸生講天命之謂性一章舜其大知也與一章天下國家可均也一章既畢乃進而謂之曰聖賢置此經書不是徒資吾輩詞章而國家立學養士亦非徒以詞章望於吾輩須是悉心體認俾窮則足善其身達則可善天下也有問如何體認曰此書須要允認中庸二字蓋中庸二字卽是平常二字也故其首章語道卽曰率性率者自然而然而然不別加意思是也又曰不可須臾離須臾者自朝

暮無時而非率此性也又曰喜怒哀樂喜怒哀樂者本隨感而見無事而非率此性也故此個道理充滿於日用發舒於性情聖人與愚人一般今人與古人一般故善求道者不求諸古只求諸今不求諸聖只求諸愚蓋識得今時愚人所知能的便通得古時聖人所知能的了夫子以世之學者不曉得如此求道往往慕於高遠而失之故將大舜來做箇則樣說道天下皆稱大舜帝是太知而不知舜之所好問而察者何淺近之言而其所循執而用者又只是下民之中蓋言有淺近而理無淺近淺近之言卽理也民有卑下而中無卑下卑下之民亦中也試看今時閭閻之間愚蠢之婦無時不抱着孩子嬉笑夫嬉笑之言語最淺近閭閻之村婦最爲卑下殊不知亦子之保孩提之愛到反是仁義之實而爲治平之本也且細細論之則不惟舜之用中於民而已鳶魚飛躍而上下察焉又用中於鳶魚也庭前意思自家一般又用中於草木也五輩有志在家要做好人只是循着良

知良能以孝親敬長而須更不離便做得好人在外裏做好官只是猶着良知良能以率人孝親敬長而須更不離便做得好官若人人如此便中庸可能矣奈何管商之徒惟以法制把持天下且個個爭効法之是做好官的不以中庸做好官矣長沮桀溺以高潔而辭爵祿荆軻聶政以意氣而蹈白刃且個個爭効法之是做好人的不以中庸做好人矣此夫子所以重嘆中庸之不可能乃是就以前數等之人說他不能非謂中庸之果難能也

近溪先生二貫編

總論

三

長松館藏板

夫以前數等之人原生學問不明之時委無足怪若今我明聖諭首先以孝弟慈和為治而先儒陽明諸老又惻惻以良知良能為教則諸生祿前人已足萬幸正好起此發憤做個真正好人做個真正好官以光顯此地新闢之學宮而副君長師友作興之美意也豈非一大快事耶勉之勉之彌勒諸生講為政以德一章道之以政一章既畢羅子進講者問之曰汝講為政以德的德字道之以德的德字說許多以內聖為外王以精神心術為

人處事處已足是謂備可聽但不時得個着落則理會處便不切實既欠切實則講貫處便不精神我且問你為政以德政字可就是道之以政的政字否曰卽是云此個政字曰無為而民自歸的民字可就是民免而不爭的民字否曰卽是此個民了曰政為民而立則政之所云必民也政既是民間之事則為政以德之德道之以德之德便須曉得聖人說的亦就是民間日用常行之德也民間一家只有一父母兄弟子民間一日只

近溪先生二貫編

總論

三

長松館藏板

有三場事奉父母處兄弟養妻子家家日日能盡力幹此三場事以去安頓此三樣人得個停當如做子的便與父一般的心做弟的便與哥哥一般的心做妻的便與丈夫一般的心恭敬和羹此便是民三件好德行然此三件好德行却是民生出世帶來的孟子謂孩提便曉得親稍長便曉得敬兄未學養子而嫁便曉得誠求中真是良知良能而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也但這民衆無上入與他說明此是人家第一好事大家該做卽說與

他聽叫他去做又無人做樣子與他看便說也不
 信所以人家父子兄弟夫妻之間不免相忤相爭
 本來美德却反成惡俗矣故聖賢爲政不徒只開
 示條款嚴立法令教他去孝弟慈而自己先去孝
 弟慈如所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長吾長以及人
 之長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久之則爲父子兄弟足
 法而人自法之便是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
 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悖果然有耻且格若北極
 一旋而衆星自環拱之更不待上之人去刑罰他
 近溪先生一貫編 總論 三十八 長松館藏板

追究他自然大順而大化也若泛然只講個德字
 而不本之孝弟慈則恐於民身不切而所以感之
 所以從之亦是漫言而無當矣若論以德爲政却
 又有個機括俗語云物常聚於所好又曰民心至
 神而不欺今只爲民上者實見得此孝弟慈三事
 是古今第一件大道第一件善緣第一件大功德
 在吾身可以報答天地父母生育之恩在天下可
 以救活萬民萬物萬世之命現現成成而不勞分
 毫做作順順快快而不費些子勉強心心念念言

近溪先生一貫編 總論 三十八 長松館藏板

親母親不喜歡抱養孩兒誰的哥哥姐姐不喜歡
看護小弟小妹人這個生性這樣良善官人與
人一般漢人與夷人一般南人與北人一般大
明朝人與唐虞朝人也是一般但堯舜生來見得
這個是我的天性亦是人的同性既以之自盡亦
以之盡人但人有一句善言入耳便懽然覺如已
的善言人有一件善行入目便懽然覺如已的善
行不用去取而無善不取不用去樂而無取不樂
所以能底豫克諧而致天下之善士皆歸一年成
聚二年成邑三年成國無人無我而渾然天下皆
定皆化會歸於大同也仲尼祖述堯舜却指出個
仁來立教其自註解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當時
弟子除顏曾外更無一個肯信後來却得一個孟
子走將出來便一口道盡說仁之實事親是也故
今細看兩人精神但有問答言詞每每貼在各人
身上纔說各人自己便關連着天下人身上總是
他見透了那堯舜善與人同的根源下落所以纔
教顏子克己復禮便曰一日天下歸仁纔教仲弓

所惡勿施便曰在邦在家無怨教子路以爲政
卽是躬行孝弟於上教冉有以富而教之者卽
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謹庠序之教申之
以孝弟之義也卽如君子三樂一章亦是要以首
章爲主蓋父母俱存是樂於盡孝兄弟無故是樂
於盡弟能以孝弟爲樂方仰無愧於好生之德所
謂在家邦爲孝子在天地爲仁人也方俯不忤於
人而孩提無不愛親無不敬長不失赤子之心名
爲大人也方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長吾長以及
人之長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家邦自此而無怨天
下自此而歸仁家邦天下咸歸夫仁則可盡得
世明唐之賢才觀德觀風踴躍興起以與人爲善
而歸於大同也不曰人皆可以爲堯舜而何哉於
是合堂貴賤凡千百之衆皆同聲感嘆謂果然我
等人人皆可做得羅子復申而告曰此時諸人各
各信得極是古今希有之事當時孟子一生之言
未曾得一個相信有個樂正子雖是見得此個
西可欲可愛然問他是自己性生的便不覺有疑

夫有諸已之謂信。蓋能信得有諸已也。蓋此信字對疑字看。是樂子半疑半信。所以說他在善信之間。此處既信不透。則隔礙阻滯。決不能得黃中通理。黃中所通者。卽一陽真氣。從地中復。所謂克己而復者也。中通而理者。卽陽光而明。所謂復以自知。而文理密察。以視聽言動而有禮者也。故從此而美在其中。從此而暢於四肢。發於事業。便是以可欲而先諸已。施諸人。通諸天下。及諸後世。方可以望乎大而化。化而神也。樂正子以後。則孔孟此路真脉。斷絕不談。及宋時。乃得諸儒興起。中間也不免疑信相半。至有以氣質來補德性。說是有功於孟子。看來還於性善處有未脗合。至我太祖高皇帝挺生聖神。始把孝順父母六言。以木鐸一世聾聵。遂至真儒輩出。如白沙陽明諸公。奮然直指人心。固有良知。以爲作聖規矩。英雄豪傑。海內一時興振者。不啻十百千萬。誠爲曠古盛事。今日諸君欲見如何爲顏冉家邦天下之人。只此堂便是。如何爲魯衛先勞教養之政。只此堂便是。如何

爲君子三樂。只此堂便是。如何爲唐虞堯舜與人爲善。翕然大同。亦只此堂便是。蓋此個性善。平地舖在溝堂。高也高不得。低也低不得。也不許你有餘。也不許你不足。也更不要說先時。也更不要說後日。只各各在於當人。人人在於當處。所以謂之曰平常。又謂之曰中庸。以此中平之理。常在於身。便曰平心。易氣。以此中平之理。施之於人。便曰平易。近民。以此平政率民。而民從之。便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太平也。衆忻忻曰。我等各各須歡天喜地。以共享我太祖高皇帝。當今皇上太平之福。於無疆無盡也已。

在屏諸生講天命之性一章。顏淵問仁一章。君子之道辟如行遠一章。畢羅子進講者問之曰。經書註疏。因求理趣明白。故不容不爲詳悉分別。中須識得渾融處。方於汝身有個受用。卽如中庸首章說。有性有道有教。至行遠登高。却只說個君子之道。是豈無天命與仁在中。至克己復禮。却只說個仁。是又豈無性道與教在中。故善讀書者。旣知詳悉

加焉。更兼統會於自身。否則如說食者。雖詳明其種藝根苗。而滋味不會入口。說衣者。雖悉曉其織衽絲縷。而和煖未會着膚。縱讀書萬卷。於子竟何益耶。其生良久對曰。今只能存此心。即可兼通諸書矣。羅子詰之曰。如何是汝之心。又如何存汝之心。生曰。只常時求盡孝弟。便是存心。復詰之曰。孝弟二字。極說得是。但今時汝之父母兄弟俱未在此。如何去盡孝盡弟。或又只仍前說書相似矣。生良久進曰。此時對太公祖。可是存心否。羅子曰。心活潑潑地。東西在家便孝弟。在此便對答。順而循之。便謂之存矣。其生忽然踴躍不勝曰。吾心頓覺開明。羅子指而言曰。此時汝心。他人不及見處。即是隱。即是微。而獨覺光明處。即是莫見乎隱。即是莫顯乎微。此個莫見莫顯之體。雖率汝自家心性。然却是天之明命。而上帝監臨之也。蓋天與人原渾然同體。其命之流行。即已性生生處。已性生。即天命流行處。但一顧認。則見得須臾難離。惕然。覺恐然。憊然。而光輝愈發越。即是火之始

燃。而一陽之氣。從中復也。地中即謂之黃中。由而通者。乾陽之光明。知之所始也。乾知大始處。便名曰復。復也者。即子心頓覺開明。所謂復以自知者也。子心既自知開明。又日見光輝。愈加發越。則目便分外清朗。耳便分外虛通。應對便分外條暢。手足便分外輕快。即名中通而理。所謂天視自己視。天聽自己聽。已身代天工。已口代天言也。頃刻之間。暢徧四肢。則視聽言動。無非是禮。喜怒哀樂。無不中節。天地萬物。果然一日而皆歸吾仁。以位之育之。而其脩道立教之機。亦只反觀一已身中。更不換他求。而有餘裕也。故先儒有解克己復禮。作能身復禮。非禮勿視。言動作只此禮。以視聽言動。更覺順快。然又有謂君子之反觀身中。雖已見得開明。見得發越。但恐子或謂我是讀了許多經書。做了許久秀才。歷了許大事體。方纔有此知覺。是則只從道之高遠處看。却不道君子之高遠。原自藏在卑近處也。何謂高遠。汝今日光輝發越。是心知之克廣者也。何謂卑近。汝原日赤子出世。是

心知之萌動者也。然汝初出世，做赤子時，孩之則笑，提之則動，見父母便愛，見哥哥便敬，其心知了。視聽雖微也，未嘗不條理，喜怒哀樂雖微也，未嘗不節奏。是則至卑至近之中，而至高至遠的道理，何嘗不悉寓於其內耶？今時解說，把父母其順做高，遠據孟子說人之良知，與大學說未有學養子而後嫁，則宜兄弟和妻子，順父母，正是鄉村愚夫愚婦之所共知共能者，恐只可作卑近而高遠，自在方更有味也。由此三章統會看來，則孔門宗旨，渾然只是一個仁字。此仁字溯其根源，則是乾體純陽，生化萬彙，無一毫之間，無一息之停，無一些子之昏昧，貫徹民物而名之曰天命之性也。本其發端，則人人不慮而自知，孝不學而自能，弟不教而養，子自心求而中，默順帝則，莫識莫知，名之曰率性之道也。究其中間作用，則聖賢以人弘道，敬而脩之，初須直信本心，從中通悟，而陽光內透，天命其在我矣。繼須顧體天明，慎畏將奉，赤子真心，于時保之矣。由是邇而可遠，卑而可高，禮與天地而

同其中樂與天地而同其和，萬民賴之以立極，萬物藉之以完生，而吾自己一腔之中，亦將同體乎萬方萬世，而希乎踐形，惟肖之歸矣。諸君其共勉之。

通海諸生講人之所不慮而知者一章。君子有三樂，一章。時邑中居民無老幼，咸聚觀聽，羅子謂之曰：讀聖賢之書，先要見得聖賢之心事，其書說着方有精神，衆人聽着亦有滋味。聖賢之心何心哉？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朱子註得極好，曰：學大學也。志大學者，欲人明明德於天下也。明德只是個良知，良知只是個愛親敬長，愛親敬長而達之天下，只是興仁興義，而脩齊治平之事畢矣。故此一章全重在無不知愛，無不知敬，此無不知三字。一頭管着自己意，知心身，一頭管着國家天下，只因人生出世來，此條命脉原是兩頭都管着，所以大學纔說物之本便連及其末，纔說事之始便要及其終。堯舜纔克明峻德，便親睦九族，平章百姓，協和萬邦，武周纔追王上祀，便達之諸侯，達之大

夫而及士庶人也。達之天下達字要同中庸達孝的達字解。達孝達字要同下文達之諸侯的達字解。如云親親以盡仁，敬長以盡義，更無他術，只如古先帝王達之天下而已矣。若依舊講作申明上文看，則前已言無不愛，無不敬矣，其詞亦不贅耶。試看此時對着滿前師生以及父老子弟將數百人，那個不曉得要愛敬？那個不曉得要敬兄？那個愛親敬兄，不是從出世來，即知即能，而與我一般耶？只因爲此一條真正命脉，生來一般，所以他衆人也無不忻然聽着我講，所以我也無不忻然。若要講與他衆人聽，此等忻忻而講，忻忻而聽，又忻忻而傳播鼓舞，便可致一家仁，而一國興仁，一家義，而一國興義，人人愛親，人人敬長，而達之天下，故必須到天下盡達了孝弟之時，方纔慊快孔子志學的初心。孟子願學的定見，却渾然是造化一團生生之機，而天即爲我，我即爲天，亦嬉然是赤子一般愛敬之良，而人亦同已，已亦同人。如此則父母俱存，兄弟無故，固是大幸，間未然亦終身

思慕而成大孝，又如孔子只因一本孝經得一個曾子英才，曾子子思傳至孟子，却把大學中庸兄弟慈的家風手段演說成七篇仁義之言，慨張炳耀與日月爭光彩，與宇宙爭久大，莫說秦漢唐宋之英君，誼辟莫之或先，雖唐虞三代而寧我且謂其賢之遠矣。故王天下與達之天下，兩個天下字，要粘連同看。方知三樂不與存者，不是虛空較說，乃是作用實事。蓋王天下未必能兼君子三樂，而君子三樂果足以該帝王之天下也。嗚呼！內而聖外而王，盛德大業至矣哉，而不出孩提之愛親敬長，爲諸生只消以大人不失赤子之心，以句便可作今日所講一章之總破題矣。大衆愈加忻忻而謝，亦愈加忻忻而錄之以傳云。

大理諸生講顏淵問仁一章，司馬牛問仁一章，樊遲問仁一章，子路問政一章，子貢問師，諸商也。孰愈一章，既畢，羅子願講生語曰：適講既多，書俱是敷陳世間道理，今大衆聚於一堂，如坐如立，如此相問，却是面前實事。諸生

理與今身子上的行事打個對同果渾然相合耶抑尚不免有所間隔也諸生默無以應羅子作而嘆曰適纔許多書却與汝等身上一些對同不來則推之平時窻下之讀誦與今日場中之文詞皆只是一段虛見一場閑話而一套空理矣與汝竟何益耶故今講孔子的書便須體察孔子當時提醒門下諸賢的一段精神蓋當時諸賢亦有如汝輩欲理會道理來問者孔子則句句字字只打歸各人身上去求個實落受用如答顏淵仲弓以至

以一一對問也蓋此一堂下而與從次而鄉約父老次而更典次而生儒又上而郡縣僚屬具人品等級誠難一槩若論此時靜肅敬對一段意氣光景則賤固不殊乎貴上亦無異乎下地方遠近不能爲之分形骸長短不能爲之限譬之蒼洱海水其來或有從瀑而下者亦有從穴而湧者今則澄灑一泓鏡平百里更無高下可以分別既無高下可以分別則又孰可以爲大過孰可以爲不及也哉既渾然一樣而無過不及則予與府縣以是意而先之勞之諸士諸民亦以是意而順之從之相通相愛在上者真是鼓舞而弗倦在下者亦皆平直而無枉欲求一不仁之事不仁之人於此一堂之前後左右也寧不遠去而莫可復得也耶吾人能以此段平明之體而養之於中便可以語司馬牛之心存不放能以此段平明之心而推之於衆便可以語仲弓之所惡勿施又擴而克之便可以語顏子之克己復禮而天下歸仁矣故孔門宗旨只是教人求仁而吾人工夫只是先須識仁此時

此會合堂上下百千其心而共一忻忻愛好之情百千其目而共一明明覲面之視百千其耳而共一靈靈傾向之聽百千其口而共一肅肅無譁之止百千其手足而共一濟濟不動之立站故聖人指點仁體每日仁者人也又曰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正說此堂我是個人大衆亦是個人我是這般意思大衆亦是這般意思若識得此段意思便識當時所謂天下歸仁者是說天下之人都渾在天地造化一團虛明活潑之中也此一團虛明活潑之仁從孩提少長便良知良能所謂人之生也直而無或枉也卽愚夫愚婦皆與知與能所謂中於民也孔門惟顏淵仲弓此段意思能自承當所以於已便復得禮於人便行得恕故一可爲邦一可南面直是此個體段承當得來便自無我無人無遠無近而渾融合一若子張子路諸賢不肯輸心向這裏承當却謂聖賢之學必有個異乎人處所以或見我不如人或見人不如我或見古不如今今不如古或見凡不如聖聖不如凡較短

近溪先生二貫編

總論

至

長松館藏板

論長是內非外或失則大過或失則不及或失則躁動或失則倦怠至如司馬牛樊遲則聖人雖把目前事指點與他他却必要生疑蓋他定說聖人爲學又有別一種道理而不應如此易易也于時滿堂稱快戀戀不忍別去因命之歌則歌南山五章命再歌則歌勝日尋芳一首羅子顧諸生笑曰汝我之依依戀戀庶幾乎東風面目而愷悌樂只矣乎滿堂上下亦庶幾千紅萬紫而邦家之基之光矣乎况天地生機兄長無盡自茲方而過之天下自此日而引之終古其萬年而無疆無期也亦在汝我之勉力何如耳羅子敬起以稱謝于郡邑僚屬暨諸師生師生暨郡邑僚屬亦再四於羅子致感時方朝霧淨展杲日空懸光曜臨階昭融特甚羅子復揖諸君而申諭之曰太陽有赫吾明德也古之人光被四表卽克明其明德而天下歸仁也慎之哉此際人已相通心目炯炯是則海底紅輪而復以自知處也顏何人哉希之則是永昌諸生講天命之性一章舜其大知一章知之者

近溪先生二貫編

總論

至

長松館藏板

不如好之者一章本守陳君進請生求教羅子謂
講者曰汝曹者謂知之與好好之與樂由精義積
累工夫乃能然歟殊不知道所謂三章書內知與
好與樂都藏其中而汝曹未知覺其依着汝曹
今日講套則若知先於好好先於樂者說開三
章書看來則是樂先於好好好先於樂也夫世之
所謂樂者不過是自然而然然樂者快活便好做樂
也今細看天命之性即是天生自然率性而行即
是從容快活也大學謂不待學養子而後臻孟子
是從容快活也大學謂不待學養子而後臻孟子
近溪先生二頁編

到可與知可與能分明說聖賢有不如愚夫婦處
其次又嘆焉飛魚躍爲上下昭察分明又說人不
如鳶魚處蓋人到愚夫婦之居室物到鳶魚之飛
躍果然渾是一團樂體渾是一味天機一切知識
也來不着一切作爲也用不去至於汝曹適纔許
多講套說話雖似曉得一般然究竟率性中和則
實相去天淵之不如矣故古人善形容樂體者若
陶淵明却云木忻忻以向榮周元公却云庭草一
般生意夫草木無知豈果能意思忻忻也哉惟是
土公會得此個樂機則便觸處自然相通汝曹在
此若肯徹底融會草木無知且自忻忻而我獨可
悶悶耶魚鳥至微且自昭察而我獨可昧塞耶夫
婦之愚且可與知與能况衣冠堂堂萬萬非衆人
比耶孩提之時且已良知良能况既壯且老萬萬
非幼稚比耶於此頓覺心胸開豁耳目靈通四肢
百骸俱輕快爽朗此便是一陽之氣和暢光明若
從平地裏頭湧出一般豈不與今日冬至同其亨
泰也哉况以此意而觀之一堂則一堂上下無賢

遇老少皆變自率其性而自樂其常。一堂渾是春也。以此意而觀之。一家則一家內外無老幼親疎皆覺自率其性而自樂其常。一家渾是春也。又遠而觀之。一郡觀之一省。又遠而觀之。天下萬世無不渾然同樂同春於無盡焉。却卽爲天下造太平。爲萬世開開太平而無負父母生育一番朝廷作養一場道。其在邇而非遠。事其在易而非難。昔人謂太平無象。却不思人人親其親長其長便是天下太平。萬世太平也。衆舉手加額曰今日爲聖

近溪先生一貫編

總論

卷

長松館藏板

天子稱實太平自此其億萬世無疆也夫

沮海諸生講王者之民一章人之所不慮而知者一章君子有三樂一章既畢進講者而問之曰適講王伯伯不必言矣且汝以何爲王道耶對曰殺之不怨三句便是曰此是說王者氣象如兩前日之光而非日之體樹之影而非樹之形也又對曰所過者化亦是曰此贊王者道大如說日光遠等明樹影遠等長去日體樹形更愈遠矣一生前曰孟子子會說以德行仁者王此却是直說王道矣羅子

近溪先生一貫編

總論

卷

長松館藏板

曰是則是矣然又不知汝却以何爲德以何爲仁也對曰若要直指不只是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也乎羅子曰汝既知此則何必遠取卽次講二章書盡之矣蓋以德行仁仁字是王者必世而後仁的仁字也故止老老上長長上恤孤卽是下以仁的仁字也故止老老上長長上恤孤卽是王者之德而民興孝民興弟民不悖卽是王者以德而行仁也故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要之王道之大亦不外乎孩提之良知良能而已汝今諸生說王道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也猶思量其道如此渾化如此神妙畢竟有個來歷如樹木然必下地原是這樣果子方纔未萌結成這樣果子未有始初以荆棘種之却忽然會長出個桑李來也故天下之至妙至巧者莫過於聖人老之不思不勉而至妙至巧者亦莫過於孩提之不慮不學二者大小雖殊其神化則不差毫末也况王者所過所存直與上下同流而孩提之所知所能亦云達之天下固未有不達之天下而可謂與上下同流亦

未有既達之天下而不足與上下同流者也。以此二章合看，恰好渾是一章。但過化存神是樹木末梢的果子，良知良能是樹木根底的果子，根稍分得兩頭，果子通貫一脈。汝輩於今却須猛省思量，人人皆做過孩提赤子來，人人皆知得愛敬親長來。何故堯舜孔孟却能以這果子花實溥海宇而同流合化？至後世諸人却把這個果子枯芽敗種而生，意斬然此中間却自有個緣故。蓋由古先賢賢生來便會識得輕重，孔子吾十有五而志於學，其時志學便即知歸重孝弟慈也。志重於孝弟慈，則便一切外物皆不能與他作對，生機貫徹勃然克盛，絜矩從心更不由他得矣。孟子窺見這個意思，又重重爲他發嘆，說君子有三樂，雖王天下不與存也。夫一切外物之高火，至於王天下處便盡了。此王天下不與，則其他更何可言？是孟子極贊夫子志學之誠之極處，其實三樂最先一着只是樂孝樂弟。樂孝樂弟到渾化時，優天壤之間更無可代，以此反之於身，便自然得無作而爲學不

厭矣。以此通之於人，便自然盡得英才而爲教不倦矣。到得不厭不倦去處，則目前良知良能渾然成個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一段滋味其過不容以不化，其存不容以不神，其天地不容以不合德矣。故今日吾輩既生聖明之時，又幸得聞聖學之要，只在能辨別得個輕重，能決定得個趨向，果然如吾夫子當時志學一付肝腸，則樹根之着地者愈養而愈深，枝幹之参天者將無疆而無盡，知能神化之果不惟際上下而同圓，且將極古今而共久矣。願諸君其勉之勉之。

羅子曰：大學一書總括是明吾明德，其眼法只在知止。知止則意之定，心之靜，身之安，國家天下之慮不患其能得之難也。然上未能而求定靜安慮固不可得，以定靜安慮與止並論，亦於明德宗旨相去遠甚。學何自而能大也耶？今日用力須打將一切精神於知止處透悟，即所透次第便分作定靜安慮，至了結處即謂之能得而明明德於天下矣。知格工夫，渾冷實妙，如暖法尚暖，幸汲汲先

心也

孟子曰：形色天性章。重在一形字。孔子曰：仁者人也。又曰：道不遠人。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言人曰：我曰身。皆指形而言也。孟子因當時學者皆知天性爲道理之最妙，極神者，不知天性實格之處，皆知聖人爲人品之最高極大者，不知聖人結果之地，故將吾人耳目手足之形重說一番。如云：此個耳目手足，其生色變化處，卽渾然是天下所關最妙極神的天性，故我此個

近溪先生二貫編

總論

章

長松館藏板

經上明說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如何不皆是一個聖人，但能知得天視卽民視，天聽卽民聽，而毫循不失，便可以口代天言，身代天工，非別有伎倆也。故不肯嘗作一俚語，對朋友說，某於講道學，則有未能若說聖人，則若做過許久時也。朋友皆以某爲妄言。某引証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也。大人與天地合德，某固不敢當。至如赤子，我却不是做了許久來。耶邵康節詩云：耳目聰明男子身，洪鈞付與不爲貧。今日在會諸友，誰不耳目聰明，誰不洪鈞付與，又誰不可承受付與一個大聖人哉。衆皆忻然。

近溪先生二貫編

總論

章

長松館藏板

二貫編總論尾

門人熊 儋孺夫編次

後學錢啓忠沃心重訂

論語上

仁心流生德。妙應自時時。悅樂以循習。人已一貫之。
事親從兄間。孝友胥怡怡。不厭亦不倦。海宇陽春熙。

問學而時習一章。羅子曰。吾夫子生平敏求學古。獨是易經得力。首贊之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

近溪先生二貫編

上論

長松館藏板

坤元萬物資生。及透悟將來。却統而言曰。生生之謂易。又曰。元者善之長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至是天人物我。渾成一個。其根心積慮。固惻隱滿腔。而啓口容聲。亦了無間別。於是其爲學也。其爲教也。皆是以仁爲宗。吾夫子此個宗旨。既原得諸易。而易則原本諸天。天何言哉。極究其體。則止是時行而不息。博觀其用。便是物生而不窮。夫惟其有得於天之時行。而妙乎不息也。故語學則必曰。時習之。習能以時。則心自悅之。蓋天人雖遠。機則潛。

近溪先生二貫編

上論

二 長松館藏板

通故視聽言動。食息起居。其施諸四體。而應乎百感。自孩提以至老耄。固皆時時變通。亦皆時時妙運。但非學則日用而不知。能學則乘時以習熟。夫習熟乘時。則其妙運愈見。其妙運愈見。則其默契愈深。而晦菴先生所謂其進自不能已者。固足形容其悅懌之機。而亦可想像其當可之妙矣。吾夫子平生自述其學而不厭者。不開卷而卽了了也。哉。夫學則乃爾。而爲教亦然。蓋惟其有得於天之物生。而妙乎不窮也。故朋來必曰。自遠方。朋自遠來。則其心不止於悅。而必曰樂矣。此意惟孟子最善形容。曰。獨樂不若與人。與少不若與衆。蓋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夫物則何間於人人哉。均此視聽言動。均此食息起居。亦均此施諸四體。而應乎百感。所以謂之帝則。又謂之天則。德雖天然。自有以時出之。乃稱懿德。而人之好之也。自同一秉彝也。已。懸想吾夫子。初去博學於文。遂忽悟易經時習去處。極其懽忻踴躍。故卽一鄙夫相問。已是兩端必竭。况人多信從。而至於遠。

方友朋亦皆畢集。晦菴先生所謂德之所被者廣而道之所傳者衆。則人固悅樂乎我。我尤悅樂乎人。盎然宇宙之中。渾是一團生意。吾夫子自述其誨人不倦者。又不可觸類而長也哉。夫時習而悅。已是可知於人。朋來而樂。又果是相知者衆。此而不厭不倦。猶未見其極處。其或行脩誘興。德高毀來。而人不我知。却又能不愠。始表其爲君子也。但不愠二字。今之爲說者。皆云君子儒爲已。故人雖不知。而其心漠然無所動於其中。如此說不愠。雖亦有理。而實則不然。蓋聖人之所謂已。是聯屬天下以成其已。豈止天下。卽萬世亦欲其相通而無間也。故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又曰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已。其身正而天下歸之。然則所云不愠者。只是不敢尤人。而不患人之不己知爾。又反求諸已。以求爲可知。則不至天下皆歸。萬世皆通。必不已矣。蓋委咎乎人。則自己用功斯緩。不愠乎人。而自己反求斯切。況吾夫子以仁爲宗。則時時只見其妙於生。物物只見其同於生。統天

微此貫古貫今。譬則身軀脉理更無尺寸不聯念慮亦不忍尺寸不愛且養。間或手足痿痺。痛痒不知。決不愠而棄之。而必鍼砭藥餌。汲汲皇皇。務醒覺而開通之也。如此方是誨不倦。時極處亦是學不厭的極處。不厭不倦。方是仁其身以仁天下萬世的極處。不曰君子之德之成哉。問學而時習。論語開卷第二義。今以聖時之時爲釋。真得夫子達已達人之心。但不知學者用功。卽隨現在動靜語默。吾心時出者而習之乎。亦必如孟子所謂願學孔子。經書所載時中矩則而習之乎。羅子曰。天之生人。蓋無有一理。而不渾涵於其心。吾心之理。亦無有一時。而不順適於所感。蓋自孩提之愛敬而已然矣。但行矣不著。習矣不察。天生斯民。必先知以覺。後知先覺以覺。後覺。今學者爲學。其道術亦多端。使非藉先覺經書。啓迪而醒悟之。安能的知聖時之時而習之也哉。然所覺習之時。又何嘗外吾本心之自然順應者。而他有所事也哉。卽吾夫子以時而聖。雖自孟子而始表揚。然

矣言其所庄亦人。人。總。編。於。什。義。文。王。周。之。湯。苦。心。悉。力。而。錄。天。之。想。像。當。日。祖。述。憲。章。上。律。下。襲。卽。其。已。然。之。報。而。反。求。於。自。然。之。心。復。以。所。深。造。而。自。得。者。於。古。人。先。得。我。心。之。同。然。而。印。證。之。故。能。通。古。今。達。變。化。而。成。時。中。之。大。聖。也。故。曰。我。非。生。而。知。之。好。古。敏。以。求。之。者。也。今。吾。人。欲。學。時。習。則。亦。求。之。易。而。已。矣。蓋。天。道。人。心。總。是。個。生。理。天。以。生。生。而。成。時。心。以。生。生。而。習。乎。其。時。故。生。生。之。謂。易。易。也。者。變。通。以。趨。時。者。也。六。十。四。卦。聖。人。示。人。以。時。習。之。大。綱。三。百。八。十。四。爻。則。其。節。次。也。以。大。象。推。之。如。曰。天。行。健。則。統。論。其。時。君。子。以。自。強。不。息。則。統。論。習。乎。其。時。也。以。爻。象。推。之。如。曰。乾。之。初。九。則。詳。言。其。時。潛。龍。勿。用。則。又。詳。言。習。乎。其。時。也。其。初。則。觀。天。之。時。以。通。吾。心。之。時。其。既。則。以。吾。心。之。時。而。希。天。之。時。及。其。終。而。純。且。熟。也。則。天。之。時。卽。吾。之。時。吾。之。時。卽。天。之。時。聖。同。天。不。其。深。乎。是。之。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說。天。之。時。者。莫。辨。乎。此。矣。聖。人。純。於。天。道。亦。不。已。說。時。習。者。

莫辨乎此矣。愚嘗謂善學易經者。先明乾之一卦。善學論語者。先時習一章。蓋一明則皆明。一誤則皆誤。凡此皆吾夫子平生精神心髓盡底吐露。以與後學共透天關而躋聖域。所謂仁天下萬世而無疆無盡者也。問論語時習之時。舊作時時。而先生必曰。因時者。何也。羅子曰。聖人之學。工夫與本體原合一而相成也。時時習之。於工夫似覺緊切。而輕重疾徐。終不若因時之爲恰好。蓋因時。則是工夫合本體。而本體做工夫。當下卽可。言悅。更不必再俟習熟而後悅。况朋來而樂。亦只是同此工夫。當心愜意。所以不徒已悅之。而人亦悅之。亦不必俟道得其傳而後樂也。夫子嘗謂默而識之。正是識得這個時的妙處。故愈學而愈悅。如何有厭。愈教而愈樂。如何有倦。故不愠人之不已知。正其不厭而不倦處。蓋緣他識得時的根源。真而執得時的機括定。雖間有一人不知。而未必人人之不知也。雖人有一時不知。而未必久久之不知也。想像其云默而識之。

學而不厭。謂人不倦。何有於我哉。其當時聲言曰。氣真如貪子之遇金窖。自慶終身之受用。饑荒之遇豐年。自慶舉家之救活。鼓舞踴躍。安頓百歲之精神於頃刻。而懽呼告報。吸定八荒之命脉於毫毛也。當時只有一個顏子。氣候與他相似。其告之一日而復。天下歸仁。已是全付家當。交與他。故語之不情。已有不厭之意。門人日親。已有不倦之意。不幸短命。而慟心喪予者。正謂時之一脉之弗延也。豈想後來却得吾孟子走來。將他家當盡數。

近溪先生一貫編

上論

七

長松館藏板

搬出。直至今日。真是徹天徹地。亘古亘今。茫茫宇宙。而蕩蕩乾坤。試問諸人。果是悅不悅。樂不樂也。問學者。要本體工夫合一。須是識得時字。而要得時字。明顯。則又須從天命之性說來。何如羅子曰。天命之謂性。正孔子所謂默而識之。所謂知天地之化育。又所謂五十而學易。知乎天命者也。蓋伏羲當年。亦儘將造化着力。窺覷所謂仰以觀天。俯以察地。遠求諸物。近取諸身。其初也。同吾儕之見。謂天自爲天。地自爲地。人自爲人。物自爲物。爭奈他

志力精專。以致天不愛道。忽然靈光爆破。粉碎虛空。天也無。地也無。地也無。人也無。人物也無。物渾作個圓團團。光燦燦的東西。描不成。寫不就。不覺信手禿點一點。元也無名。也無字。後來却只得叫他做乾畫。叫他做太極也。此便是性命的根源。三代聖人。如文王周公。俱盡心去推衍擬議。及到孔子。又加倍辛勤。常編之堅。三度斷絕。自少而壯。自壯而老。直至五十歲來。依然乾坤混沌。貫通一團。而曰天命之謂性也。居常想像吾夫子此言出口之

近溪先生一貫編

上論

八

長松館藏板

時。真傾瀉銀漢。盡吸蒼冥。以將潤其津唾。扶搖剛風。迴旋灝氣。以將舒其喘息。而又安知天不爲我。而我之不爲天。天命不爲性。而性之不爲命也耶。自此以後。口則悉代天言。而其言自時。身則悉代天工。而其動自時。天視自我之視。天聽自我之聽。而其視其聽。亦自然而無不時也已。所以率此性而爲道。道則四達不悖。其學也。又安得而或厭脩之。而爲教。其教則並育而有成。又安得而或倦也耶。問人不知而不愠。是君子漠然無所動於中否。華下

吾人徇首徹尾一生大事而曾子用心細密見得
日用間有此三件獨未愜意所謂於此尤加謹也
豈是時習之外而復有日新之功也哉

羅子曰弟子之職要入則孝出則弟但孝弟不難於
知而難於行不難於行而難於擴充以盡其道也
蓋孝弟之人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一出言而不
敢忘父母便謹而信也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
者不敢慢於人便是汎愛衆而親仁也立身行道
斐然成章其爲父子兄弟足法便是餘力學文以
近溪先生一貫編上論 三 長松館藏板

顯親揚名於天下後世也

問吾十有五而志於學章旨何如羅子曰古書中言
道雖多至學之一字則間或見之惟是吾夫子則
專志平生而論學不輟古之聖人成道雖多如清
任與和各以資質所近而力造其極惟是吾夫子
則述而不作必求隆古至聖而學之故曰吾十五
而志於學此意幸得晦菴先生又能默而識之其
註疏云學者大學也夫謂大學者所以學乎其大
者也夫子平生亟稱至聖者惟是文王亟稱大聖

者惟是帝堯則其所祖述其所憲章竭精會神以
學之者非二三聖人而何哉夫惟道之極其至道
之極其大則閭域幽遐境界浩蕩雖其性靈天縱
而求以主張負荷卓然屹立於宇宙之中也須到
三十而後能之即今大學聖經首言道在明明德
親民止至善知止而後定靜安也定而且安非志
之既立而何哉自此之後則於古聖信好愈益精
專敏求愈益奮勵意以此而誠心以此而正身以
此而脩齊治均平亦以此而明明德於天下物則
近溪先生一貫編上論 三 長松館藏板

本末兼善事則終始渾全不惟放勲之睦族平章
光格上下文德之刑于友善運掌化成若合符節
而先後一揆即徧考三王侯聖百世不外十年而
供可不謬不惑也已想像吾夫子於此二十餘年
精神意氣近而本諸其身以有立遠而徵諸今古
以不疑世道之經常人皆懿好聯屬統同通天
下國家而爲一已所謂仁者人也親親爲大已是
融通透徹一以貫之而無怨矣忠恕求仁之宗的
確必在此時至於假我數年五十以學易而猶自

言可無大過則又以此學大至範圍天地難免無過。今考易經卦象於大過則曰君子以獨立不懼，却是聖人以天自處之實際。所謂天命於穆不已，聖人亦純而不已，不惟中心安仁，天下一人，而且時乘六龍，統天獸御也。故贊易首言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可見上律下襲，與祖述憲章，純是吾君子一個學。學總是一個大範圍，天地固不過曲成萬物，亦自不遺，而子思子極其形容，則曰譬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譬如

近溪先生二貫編上論

三

長松館藏板

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道並行而不悖，萬物並育而不相害，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大也。故不惑知命，始是學大學之到家去處。此後耳順從心，則俱學大學之到家的徵驗去處。但耳順是感乎其外，而順以應之，無非此學此大也。從心是動乎其中，而廣以運之，無非此學此大也。蓋大學只是明明德親民，明親之實，只是絜矩上下前後左右，老吾老以及人之老，長吾長以及人之長，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惻隱慈愛之真，盎然

於一腔誠感神應之妙沛然達諸四海。吾夫子學至此時，果是大人赤子，念念了無二體，聖心天德，生生純是一機，隨衆問辨，其所酬答，更無非此個孝弟慈，隨機感觸，其所好欲，亦無非此個孝弟慈。即如子路問志，便曰老者安之，少者懷之，子貢問仁，便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要之耳順，只是一個絜矩，欲不踰矩，又豈不只是一个順應也哉。如此以觀吾夫子，其志方爲大志，其仁方爲純仁，而其聖方爲至聖也已。

近溪先生二貫編上論

四

長松館藏板

問孔子自志學，以至心不踰矩，矩是何物，羅子曰：朱子云學即大學之道，則矩即絜矩也。蓋大學之道，在明明德，明明德之本來，明者即愛親敬長，不慮而知，人皆無不有之者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而莫不興孝，長吾長以及人之長，而莫不興弟，即明德達之天下，而人人親其親，長其長，治且平焉者也。大人之所以與天地合德，與日月合明，以至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豈復有他道哉。孔子生知安仁，初年即有此志，但世界浩蕩，常恐主持不去，而

羣言淆亂又慮精一之難故用力至五十乃渾然是
是不慮不學之體而天命我知矣以後受用卽孟子
子所謂樂則生生則惡可已惡可已則不知足之
蹈之手之舞之者也故此學只孔孟相符至漢唐
以後俱絕響矣

問顏子不遠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不知夫子
省他甚麼來羅子曰此段去處到須吾人用心體
會不容淺淺看過若淺淺看過則今註云夫子見
其日用動靜汝且試思夫子所見止是顏子日用
近溪先生一貫編上論 五 長松館藏板

動靜則何必省於其私卽相對領教之時莫非日
用動靜也以予度之則發字是發明之發正與無
問辨對看卽如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會子曰夫
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夫子出後便是會子之私處
夫子之道云云便是會子之足發處也豈不更明
顯直截也耶況此段精神原關係學問不是小可
蓋吾夫子學主求仁而其工夫只是學不厭而教
不倦當時門人止顏氏之子便合下心事相孚將
夫子不厭不倦處竭才贊襄故曰自得顏子而門

人日親其所以能使衆人去親夫子之教者正以
其善發明而鼓舞之也至於顏子不厭不倦精神
又只會子知之故形容嘆息說他不能的人也去
問他一問少能的人也去問他一問莫說少能與
不能的卽人有不知而將言語顏色去干犯了他
他也一些不較而還要與他問辨而接引之也
卽曾子與夫子許顏子處便見他兩個人是合成
一個人後來短命則這個人有一截沒一截了所
以夫子說天喪予天喪予皆實事且苦情也全是
近溪先生一貫編上論 六 長松館藏板

他造化好却得會子這人來再傳又得子思又得
孟子便把此老身命接長直至我們今日一堂人
集聚講明道學則身便皆是替他坐口便皆是替
他聽顏子之命始不短而夫子之予終亦可免乎
喪嘆也已聖門求仁之學須是如此理會吾儕仁
身之功亦須如此圖謀只得不厭不倦一段精神
直與孔子顏曾打得對同我管保百世諸人亦又
替諸君子接續壽命於無疆也已
問知之爲知之一章羅子曰吾輩爲學蓋學聖也聖

者明之通而知者明之實也。夫子告子路以知是，卽告之以通明之聖也。乃特呼其名，以致其珍重，亦以當時在門高弟，自顏子以下，聰明只有子貢、子貢以下，勇往只有子路，皆人的確要做聖人。漢子、秦緣兩個途徑都差，惟曉得要做聖人，而不曉得先去理會聖人之所以爲聖，雖曉得從知處入聖，而不曉得理會知之所以爲知，是本然之知，而非聞見之知也。故夫子直指以示之，曰：由，汝欲從知以入聖乎？吾將誨汝以知之所以爲知也。蓋天

近溪先生《貫編》上論

七 長松館藏板

之不知者，亦知之則汝心之知何等光顯，何等透徹，何等簡易直截，又何必盡知其所不知者，而後爲知也哉？況如此求知，則其知方可通乎晝夜，而無不知之時，方可等乎賢愚，而無不知之人，真是橫四海，貫古今，而合天人物，我於一點虛靈不昧矣。聖人可學，而且易學也。固如是哉！曰：如是學聖，果然簡易，奈何？門人記子路，乃曰：有聞未行，惟恐有聞。夫子問子貢，乃曰：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想其學問何等專苦，顧於簡易處錯過，何也？羅

近溪先生《貫編》上論

七 長松館藏板

也夫無不知而作則所作者皆是知矣所作皆是知則此知果通晝夜而無間酬應而無遺方纔是不慮而知之真體也若彼務求多聞而從多見而識縱是從得如何勇往識得如何穎敏終是人而非天外而非內而次於良知數等矣此二句分分明明是爲二賢而發而二賢竟未見他悔悟今欲將此兩章作個對偶一則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一則曰多聞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令人朝夕諷誦則此學不患不歸一矣

近溪先生二貫編 上論

九 長松館藏板

或問體仁制欲之辨羅子曰好仁者惡不仁者孔氏之訓本並舉之則一端誠不可偏廢矣但先言好仁者後言惡不仁者亦孔訓也則二端又可無次序也哉細玩此章曰好仁者無以尚之則不仁之惡自不待言曰惡不仁者其爲仁矣不使不仁加乎其身則非爲仁之外另去惡不仁而不仁之惡好仁故足以該之也故仁爲萬善之長識仁爲學者之先程伯子得宗孔孟其最的是此一個先字蓋仁心之端原只不忍物且不忍況已身哉不忍

親以其身爲不善便叫做體仁又叫做制欲但中間暗藏次序視之學問無頭者其難易順逆萬萬天淵譬之奕棋只先一着便成勝局也明道伊二先生至親昆季此意竟不通融晦庵象山二先生一時豪傑此辨竟成仇敵今若再不以的訓準而一之則衆見紛勝學脉之亂將無紀極矣其友撫然爲間曰昨聞公論某以舊聞謂人欲若不淨盡天理安得流行終日終夜意甚梗塞後思原憲克伐怨欲至於不行人欲可謂淨盡矣孔子乃曰

近溪先生二貫編 上論

十 長松館藏板

仁則吾不知又何嘗天理遂流行哉今聞雅論始知天下道理體共海寬吾儕識見活當圓轉也或問曾子告門人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只是渾然夫子告子貢却曰仁者已欲立而立人云云又似有些差等羅子曰大約聖賢經書道理只是一個更無精粗精粗生於所見之淺深所造之生熟焉耳故芻蕘之言孺子之歌聖人聞之卽是至理若所見尚淺所造未純卽精一執中之語亦作猜疑過也曾子當時初唯一貫心地洞然但捻動便全

體躍然在目。其視忠恕一貫。又更何別。若子貢之問。正在見解之處。子只得就他分下階級。方可進步。要之至理。立人達己。達人亦何莫非收譬之方也。

問先生強恕如愚。於一貫何如。羅子曰。一貫非淺。可識。但竊意一以貫之者。無所不貫者也。而況於恕乎。是故良知明覺。徧體不遺。必此體在我。然後強恕而行。方能慊切周悉。而感通亦自神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固是悟得一貫之爲妙。近溪先生二貫編上論 三 長松館藏板

而亦是見得忠恕之不容已也。豈專於教門人之語哉。

問孔子吾未見剛章。羅子曰。世之目剛者。類以廉介。徇直。僅得其一端。而負氣好勝者。亦托於剛以自命。果若而言。則行行之山愈如愚之回。而施舍升堂。北宮入室矣。故夫能開能闔。能煥能寒。能榮能悴。而後爲天地之剛。能屈能伸。能明能晦。能進能退。而後爲君子之剛。方是浩然塞於天地。此孟子所以善養。而願學孔子以慰其見也。

問孔子何只在老安少懷友。信羅子曰。所論心不貽矩。只是孝弟慈通之天下。夫孔子與二子言志之日。去七十當亦無幾。而所言終不出此。可見道邇而求諸遠。事易而求諸難。在季路顏淵尤所不免。况其他乎。噫。此中庸之道。所以民鮮能久矣。適諸長者聽言。懽喜處。卽孔子所謂安老。請我盡心講處。卽是信朋友。呼羣子弟。近前求教處。卽是懷幼。益君子愛人以德。而自愛亦必以德。卽如諸長者肯好善樂施。少欲知足。則不論貧富貴賤。皆可以安。况積善之家。必有餘慶。不惟安已。且可安人。不惟安人。且可安後世矣。若只以飽煖爲安。則謀身家造業罪。將以求安。適以取危矣。推之朋友之信。少者之懷。皆是要人人向學。人人有個安樂受用。而不徒驅殼上動念。方是孔子之志。孔子之學也。問不遷怒。不貳過。可是不違仁否。羅子曰。此心之體。其純乎仁時。圓融洞徹。通而無滯。瑩而無疑。恒人學力未到。則心體不免爲怒所遷。爲過所貳也。顏子好學純一。其樂體常是不改。樂體不改。則進力

近溪先生二貫編上論

三 長松館藏板

發難制之怒。安能遷變其圓融不滯之機耶。其明體常時復以自知。明常自知。則過未嘗行。雖微露於恍惚之中。自隨化於幾微之頃。又安足以疑貳其洞徹靈瑩之精耶。故易經一書。只一復卦。便了却天地間無限的造化。顏子一生。只一庶幾便了却聖神無限的工夫。蓋復是陽德。陽則生活而樂在其中。陽則光明而知在其中。孔子要形容顏子善學而難爲言。故借怒不遷以顯其樂體。過不貳以顯其知體也。

近溪先生二貫編

上論

三

長松館藏板

問既曰仁卽是心。心卽仁。如何却說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耶。羅子曰。是因學者心有不仁時說來。乃見顏子心不違仁也。如逐物以放其心。則此心之體已化爲物。物則不通不神矣。顏子克己復禮。便心不着物。卽流通神妙。心又非仁如何故不違仁者。正心卽仁。仁卽是心處也。所以孔子於六十四卦。惟於復則言見天地心。於七十數子。惟於回則許之以心意可想也。

或問先生道不可離。良知不昧之語。屢屢作疑處起。

問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如何夫子復有此嘆。羅子曰。聖人此語。正是形容良知須臾不離處。如曰人皆曉得由戶。則其終日所行何莫而非道也。其友復曰。既是人人皆曉得。何爲却有歐父母輩也。羅子曰。此輩固是極惡。然難說其心便自家不曉得。是惡也。曰。雖是曉得。却算不得。羅子曰。雖是算不得。却終是曉得。可見人心良知不昧。果是道不可須臾離也。

近溪先生二貫編

上論

三

長松館藏板

問生而知之者上也。說得知字如此尊貴。又說知之者不如好。不如樂。兩個不如。則知亦似未妙也。羅子曰。不止於知。雖好樂亦有生而好且樂者。則學與困者亦弗如之矣。曰。良知在人。原無二體。乃相去遠甚。何也。曰。此知字乃知覺之知。正與大學致知知字相同。生知者。則所謂先知先覺而學知困知者。則所謂覺後知覺後覺者也。曰。然則又何以見其無二體耶。曰。生而知之下一之字。都無二體者。生知者知此者也。學知者知此者也。困知者亦知此者也。或曰及其知之。一也。

問博約之訓孔門最重而說者往往不同今則願求
歸一之旨羅子曰吾儕有生天地之間立志做個
人品須要先擴一大胸襟次張一大眼光雖未即
經綸天下大經而經綸規模却該理會雖未即立
天下大本而立本着落却要承當雖未即能知天
地化育而化育來歷却亦探索吾類淵問仁夫子
教以一日克己復禮而天下歸仁子張問十世可
知夫子教以殷因夏禮周因殷禮而百世損益可
知至已則自云吾學夏禮吾學殷禮吾學周禮而
近溪先生二貫編 上論 五 長松館藏板

嘆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又曰爲國
以禮能以禮讓爲國子何有若夫中庸末後其謂
大哉聖人之道而歸諸禮之三百三千王天下三
重而歸諸禮之制度考其故古今聖帝明王綱
維一代之乾坤世界必有禮以綱維之育養一代
之民物生靈必有禮以育養之主張一代之教化
風俗必有禮以主張之此個禮即天地之所以爲
命帝王之所以爲心聖賢之所以爲學天下治亂
存亡繫之立不立而尤在立之善不善與善

至不至也天生夫子爲萬世開太平只有學庸
二書其二書只重仁禮二端蓋丈夫有生天地頭
頂脚踏肩任念存此身之與乾坤渾然一體而謂
之曰仁者人也欲完此仁須是有禮欲得此禮到
至善去處則非一己之聰明所可擬議一己之力
量所可強爲如擬議強爲出自一己則所定之禮
未必能善縱或有善亦恐非其至也故孔門立教
其初便當信好古先信好古先即當敏求言行誦
其詩讀其書又尚論其世是則於文而學之學而

博之學也者心解而躬親去其不如帝王賢聖以
就其如帝王賢聖固不徒口說之騰聞見之資而
已也博也者考古而證今雖確守一代之典章尤
徧質自王之建置耳目固洞燭而不遺心思亦體
察而無外也此之謂博學於文然豈徒博而已哉
博也者將以求其約約也者惟以崇其禮而已矣
禮也者統之則爲三綱分之則爲五常而詳之則
爲百行會家國天下而反之本焉則在吾之一身
身則必禮以脩之而綱常百行動容周旋必中

近溪先生二貫編 上論 五 長松館藏板

教學相長，人已夾持，以故有親有功，可久可大，而又何厭倦之有哉？故程子曰：「以己合彼，猶是二物有對，又安得樂？」又曰：「能存之而樂，亦不患不能守也。」

問學不厭教不倦，夫子何屢屢自任？羅子曰：「聖人一生自道工課，只此二句，其答子路以忘食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亦止形容不厭不倦之景象而已。蓋由其默識此心，真是合萬物爲一體，則自己學處，即是誨人學處；誨人學處，即是自己學處。蓋物我

近溪先生一貫編 上論

元 長松館藏板

原是一體，而學誨原是一事，只如世人好博者，必求角敵，若己之技捷，則敵人之技必捷；人之技捷，則己之技亦捷矣。好奕者，必求對局，若己之着高，則對之者必高；對之者高，則己之着亦高矣。此其機括相緣，固無獨成之理，而精神克長，自有日益之勢。所以學不厭者，必誨不倦，而不倦者，必不厭也。顏子多問寡，能問不能，雖犯不較，何等懇切，欲罷不能，亦何等得力？夫子所以獨許其好學，而曰「自得」，固令諸友日親也。

問孔門問答，恒以學不厭誨不倦爲言，何也？羅子曰：「孔門宗旨，只在求仁，求仁工夫，只是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夫欲立欲達，便學不厭，立人達人，便誨不倦，不厭不倦，如輓着兩輪以載一車，要載此個仁車，亦不容不輓着兩輪也。曰論語不厭不倦之言再出，然對公西華，却曰可謂云爾已矣。若自任甚易，及默而識之，却曰何有於我哉？又若自量甚難，敢請其故，曰同是孔子一人之言，又同載在論語一篇之中，豈有一處說得如是之易，一

近溪先生一貫編 上論

三十 長松館藏板

處又說得如是之難之理，往年極力思量孔門宗旨，因見吾夫子平生喫緊得力處，只求仁一脉，而喫緊着力處，亦只不厭不倦一路，此其安身立命根基，豈肯推開說何有於我也耶？竊意此二條當作一套說去，其初云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云爾，及公西華嘆謂非弟子所能，則又指示一個入頭，說吾人厭學倦教，只是未見意趣。若果然識得其中妙趣，則如知酒味之美者，自然喜人共飲，知棋着之高者，自然好人同下，雖

欲罷而不能矣。其於不厭不倦。又何有哉。何有解
作不難。正與可謂云爾相合。而不相背也。況仁爲
天地之性。其理本生化而難已。人爲天地之心。其
機尤感觸而易親。故曰仁者人也。此個仁德。與此
個人身。原渾融膠固。打成一片。結作一團。但一粘
動。不惟我喜親人。而人亦喜親我。立必俱立。成不
獨成。真是自然之妙。而非有所強也。且吾夫子只
一念在於吾儕。而吾儕遂萬世歸依夫子。心心相
照。終古如生。視彼二千年來。一切富貴繁華。泯滅
近溪先生二貫編 上論 三 長松館藏板

夢幻。更誰可及。他毫髮愈味而愈妙也。雖欲厭何
能厭。不能厭而又何可倦也耶。
問默識在孔子固是能事。在顏子亦能默識。心通若
子貢則疑不言何述。而下子貢數等者。安得遽言
默識。況學問有頓有漸。不知默識之功。屬頓屬漸。
羅子曰。頓漸原是禪家話頭。姑置勿論。但先儒云。
顏何人哉。希之則是。不知此語的確否。曰。此語安
得不的確。羅子曰。語既的確。則子在今日。亦當默
識以希顏而已。更何辭且却耶。曰。曩諸子請教曰。

人人皆可以爲聖賢。自謂此只可說道有定體而
不知學有成法。曰。此語果然。豈惟學有成法。卽默
識亦有成法。曰。如何。是默識的成法。曰。學是學爲
孔子。則吾人凡事。皆當以孔子爲法。孔子十五而
志於學。今日便當子夜五更。默默靜靜。問自己
的心腸。果是肯如孔子之一心一意。去做聖賢耶。
或只如世俗之見。將將就就。以爲混過此生也。將
就混過。正是鄉愿的本事。孟子罵他做德之賊。賊
字是害字。蓋此個念頭。卽是鳩毒刀兵。害了此一
生也。以此做個的確規模。十五則決要志學。三十
則決要自立。四十則決要不惑。方纔謂之學有成
法。半夜以此去自。考自問。便又謂之默而識之。
成法也。況子貢當時說子如不言。小子何述。而夫
子直告之曰。天何言哉。天何言哉。正是斥子貢之
不默而欲其默也。今子去夫子之所欲者。而就夫
子之所斥者。自予觀之。謂能守子貢之學之成法
則可。謂能守夫子之學之成法。則未矣。

羅子曰。德之不脩。由學不講也。蓋學則有義。可徙。在

過可改故四者之憂惟不學爲大也其或講之而不於徒義改過是急吾夫子之憂又當何如

問孔顏樂處羅子曰聖賢之道原只尋常而學者講求善當體會所謂樂者竊意只是個快活而已豈快活之外復有所謂樂哉活之爲言生也快之爲言速也活而加快生意活潑了無滯碍卽是聖賢之所謂樂却是聖賢之所謂仁蓋此仁字其本源根抵於天地之大德其脉絡分布於品彙之心元故赤子初生孩而弄之則欣笑不休乳而育之則歡愛無盡蓋人之出世本由造物之生機故人之爲生自有天然之樂趣故曰仁者人也此則明白開示學者以心體之真亦詳細指引學者以入道之要後世不省仁是人之胚胎人是仁之萌蘖生化渾融純一無二故只思於孔顏樂處竭力追尋顧却忘於自己身中討求着落誠知仁本不遠方識樂不假尋

問大衆每欲發憤不知如何得如孔子之發憤忘食也羅子曰亦在深思之而已夫科第一節亦是

近溪先生一貫編上論

三長松館藏板

事但點簡從前豈無人得之點簡所得之人其所

受用大小淺深豈不可以槩見若此以爲聖以爲賢真是精神粉碎矣今中舉之心人人發憤時時發憤至於講學問爲聖賢其受用百倍中舉者又不思發憤是尚爲能克其類也哉諸子又只知孔子發憤忘食亦未思下文說不知老之將至則是年彌高而憤彌甚也孔子至老猶思發憤而少壯剛強却反悠悠此又不能克類之甚者矣大衆悚然曰不知孔子何爲如此發憤不能自己也羅

近溪先生一貫編上論

三長松館藏板

子嘆曰此處用得一句渾話蓋孔子是起初走壞了路頭不及諸君有酌量耳大衆復愕然曰此語如何曰孔子十五而志於學學是大學也大人之學必聯家國天下以爲一身所謂明明德於天下也今世上有志之士或是功業則功業成而心亦可了矣或是道德則道德成而心亦可了矣惟孔子以天下人盡明其明德方爲自己明明德此則竭盡平生心思費盡平生精力事必竟是成不得事竟不成則心竟不了心竟不了則發憤忘食亦

竟至老而發憤忘食不亦也

歌詩因論于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此反字不專謂使之復歌諦觀傳記古之士大夫相與議論因某事則歌某詩反之云者欲反求而身有之云也即如吾儕適歌萬紫千紅總是春便嘆曰果然滿座皆春也適又歌男兒到此是英雄亦復嘆曰果然是英雄也即此嘆處便可見當時反之之氣象而感發善心懲創逸志固有勃然以興而莫遏自己者矣

近溪先生一貫編 上論

三 長松館藏板

羅子曰士不可弘毅任重而道遠然二者亦交相爲用蓋學者立得地步大則存駐可久積得歲月深則收蓄難方所計限也要之其初亦只於吾人本分上見得了了便自有不容已處蓋人即是仁仁天地生德也大孰加焉久孰伴焉不能以仁觀人。以人體仁而求以弘且毅者吾未之信也

羅子曰孔子之所絕者四。是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四者俱沒有的。蓋一有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便非空空本體。况此毋字有禁止意如何解。曰孔子毋意

必固我也哉

問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果是無知。還是謙詞。羅子曰。此是聖人實說。已分上事。蓋曰。心本無知。如廣谷空空。鄙夫來問。其說定有兩端。我即叩而竭之。隨響應聲。則實無所不知也。故周子論思云。無思本也。思通用也。無思而無不通。曰聖人。故學者致知。便當以聖人生知的知作個格子。所知不如聖人。其知非至善也。學者致思。便當以聖人睿思的思作個格子。所思不如聖人。其思非至善也。立則參前。與則倚衡。久久不息。便叫做其成功一也。否則只隨己意爲之。則好知者其蔽蕩。好仁者其蔽愚。皆弗學使之然也。可不猛省而恐懼也哉。

近溪先生一貫編 上論

三 長松館藏板

羅子曰。顏淵喟然嘆章。須與爲仁。由已章。樂正子善信章。參看其旨始得。蓋見善可欲。正是從聖人身上去求。所以或仰或鑽。而有高矣美矣之嘆也。信其有諸已。却是反求諸身。所以文博我之文。禮約我之禮。而爲仁由已之謂也。既知由已。故竭吾之才。不能自己。而至於忘食忘睡。此即孔子所謂

三十而立之立也。此時方悟道本不待外求而謂欲從前而仰且瞻也。必不可得矣。蓋孔子點化顏子只是復禮一個復字。而復字又只是由己一個己字。故其贊易直許顏氏庶幾於復。而曰中行獨復。又曰復以自知。嗚呼。觀獨與自己也。而復之由己也彰彰矣。

問顏氏傳約。還分知行否。羅子曰。傳約皆須知行並進。切不可分先後也。看他兩個我字。最是顏子得力處。蓋顏子氣魄甚大。當初用功。即仰鑽瞻忽處。

近溪先生一貫編

上論

三

長松館藏版

處要到。却不知得處處皆我。知體貫徹。故曰萬物皆備於我。則文禮自可克塞天地矣。我體何如其博耶。然反身而誠。則便克己復禮。而天下歸仁矣。我體何如其約耶。傳是我之文。博處約是我之禮。約處便自欲罷不能。而樂莫大焉者矣。至此則不必於仰而至高。在我不必於鑽而至通。在我不必於瞻察而全體呈露於我矣。故卓然精明而良知之致。自將神化不測矣。顏氏之子。所以其庶幾乎。

羅子曰。無方體則自然無窮盡。無窮盡纔是無方體。

也。故此段家風再無容你着口着脚處。即說虛時已是實了。說無時已是有了。而況執象徇形。說有說實者哉。

問孔子以可與立。未可與權。程子謂漢儒及經合道爲權。不識權字。否。羅子曰。非是。漢儒不識權字。乃不識經字也。蓋經卽道也。徹天徹地。貫古貫今。不可須臾離。不可毫髮爽。萬物萬事無一可出其外。豈有行權乃獨與之相反也。耶。但權非聖人不能用。蓋聖人天聰明之盡者。經常之道。纖微透露。妙應不拘。所謂精義入神。以致用也。雖是人所同得。却獨能先得。以其得之獨先。而過疑其非經常之見。遂謂及經合道。正不識經字之誤也。然此須是善用功者。默而識之。而難以口說盡者。

羅子曰。儒先謂鄉黨一篇。分明畫出一個聖人。不知分明寫盡一個時字。此正見孔子動容周旋中禮。衣服飲食皆道。聖之時也。學而時習也。未記時哉之語。厥旨微哉。

一貫編上論尾

門人熊 偵孺夫編次

後學錢啓忠沃心重訂

論語下

羅子曰：顏子於言無所不說，終日不違，非是他能心解，緣他見頭頭是道，言言皆與，故不覺心中自然恰好，即會之唯若由賜不免作疑，所以無所不說，顏之非助我也。

問季路問鬼與死，而夫子未答，何也？羅子曰：聖人詞近溪先生一貫編 下論 一 長松館藏板

婉而盡，皆深答之，而子不察耳。其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欲其以事人者，事乎鬼？蓋以鬼即人也。所謂祭如在，祭神如神在，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者也。其曰：未知生，焉知死？欲其以知生者，知乎死？蓋以死猶生也。所謂發揚昭明，君高悽愴，自物之精而神之著者也。當時子路亦已了，故不復問。羅子曰：昔夫子告季路以生死矣，第曰：知生，告季路以人鬼矣，第曰：事人，蓋謂死無非生，而鬼無非人也。夫知死無非生，則古即今，今即古，而萬世無疆。

矣。鬼無非人，則明亦幽，幽亦明，而三才始統矣。人能以最貴之靈，生生之德，而統三才，一萬世，則盈天地間，固皆我之心神，亦皆我之形骸也已。

問：夫子謂善人不踐迹，亦不入於室，謂子路升堂而未入室，其所謂室，固皆聖人之室矣。乃今子路之未入室，同乎善人，則善人之既升堂，亦必同乎子路，但善人質美未學，子路學於聖門，豈室則必學方可入，而堂則未學亦可升耶？羅子曰：論語之於善人，再三稱許，總是夫子愛他資質之美，故惓惓致意，然憐才之惜，每寓於中。至答子張，則明白說出，其曰：不踐迹，正是他善處。其曰：亦不入室，却又是惜他徒有善處。觀孟子之評樂正子一段，便可見矣。若以他因不踐迹，故不入室，則聖門學者無限，皆是踐迹，豈便皆可入室耶？要之夫子之取善人，真爲其可以入聖而然，觀其嘆聖不可見，而及於善人，則善人原非不可以入室者，乃卒善而不聖，則夫子安得不以亦不入室惜之也哉？細味亦之一言，則致警子張諸人之意，具見詞外，蓋子張

原因夫子再三致意善人故特來質問是有欣仰
善人之意夫子却揚而抑之曰豈惟現前諸人不
入室卽善人雖能不跡而善德亦不入室也今竊
與商之吾夫子所居之室原是甚麼去處果是甚
等風光如何及門之徒與一時賢士竟無一個可
以入選其最當意則是顏子然以不見其止爲惜
則他又更何說哉其每論德行分科謂爲英才之
盛殊覺其爲人品之衰後余對柯氏願學去處把
來一齊推倒乃知所見不甚差且知夷惠再閱諸

近溪先生一貫編

下論

三

長松館藏板

公德來跳出善人窠臼中也今想要求跳出則須
是先過信人一關蓋善則卽爲聖學廣大無邊貫
通不隔萬物皆備千載同然中間却有一個門限
所謂善有諸已也夫善而固有諸已卽孟子所言
性善只到此關則人生疑信者萬無一二旣信
關難過則美大聖神其深宮密室又安望能窺其
邃奧而享其榮華也哉敢因論善人而爲吾儕共
致勗云

問顏子復禮之復固易經復卦之復矣但本文復不

徒復而必曰復禮不徒曰復禮而必曰克已者何
也羅子曰復本諸易則訓釋亦必取諸易也易曰
中行獨復又曰復以自知獨與自卽已也中行而
知卽禮也惟獨而自則聚天地民物之精神而歸
之一身矣已安得而不復耶惟中而知則散一已
之精神而通之天地民物矣復安得而不禮耶故
觀一日天下歸仁則可見禮自復而克周也觀爲
仁由已而不由人則可見復必自己而徒行也是
卽孟子所謂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

近溪先生一貫編

下論

四

長松館藏板

者也宋時儒者如明道說認得爲已何所不至又
說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智信皆仁也似得顏
子此段精神象山解克已復禮作能以身復乎禮
似得孔子當時口氣曰克去己私漢儒皆作此訓
今遽不從何也曰亦知其訓有自但本文由己之
已亦克己已字也如何作得做由私大學克明德
克明峻德亦克己克字也如何作得做去明德去
峻德耶况克字正解只是作勝作能未嘗作去今
細玩易謂中行獨復復以自知渾然是已之義與

勝處難說論語所言不與易經相通也曰顏子問其目而孔子歷指四個非禮非禮不是私如何曰此條却是象山所謂能以身復乎禮者也蓋視聽言動皆身之理。若為視聽孰為聽言動孰為言動皆禮也。視以禮視聽以禮聽非禮則勿視聽言以禮言動以禮動非禮則勿言動是則渾身而復乎禮矣此即非禮以見復禮即如恕之以不欲勿施而見所欲與施也皆反言以見正意大約孔門宗旨專在求仁而直指體仁學脉只說仁者人也近溪先生一貫編 下論 五 長松館藏板

此人。不。透。決。難。語。仁。故。為。仁。由。已。即。人。而。仁。矣。此。意。惟。孟。子。得。之。最。真。故。曰。口。聲。聲。只。說。個。性。善。今。以。已。私。來。對。性。善。可。能。合。否。此。處。是。孔。顏。孟。三。夫。子。生。死。關。頭。亦。是。百。千。萬。世。人。的。生。死。關。頭。故。不。得。不。冒。昧。陳。說。若。謂。衆。皆。莫。肯。信。從。而。且。遷。就。則。當。時。子。貢。諸。人。已。嘗。疑。孔。子。是。求。之。於。外。樂。正。子。已。不。信。孟。子。為。實。有。諸。已。况。七。十。之。與。三。千。又。况。漢。唐。宋。而。失。傳。以。至。今。日。矣。乎。幸。大。家。各。共。反。求。以。仁。其。身。而。仁。天。下。仁。萬。世。於。無。疆。也。已。

問孔子以復禮答顏氏問仁則所謂學易者即所以求仁矣乎。易所以求仁也。蓋非易無以見天地之仁。曰生生之謂易而非復無以見天地之心。故又曰復其見天地之心。夫大哉乾元。生天生地。生人。生萬物。萬物各得其理。只是一箇生理。吾人此身。自幼至老。無時不中。知覺云為。莫停一息。本與乾元合體。衆却日用不著不察。是之謂道不能弘人也。必待先覺聖賢的明訓格言。呼而覺之。則耳目聰明。頓增靈亮。心思智慧。豁然開發。真是黃中通理。而寒谷春回。此個機括。即時塞滿世界了。結萬世。所謂天下歸仁。而為仁由已也。其根器深厚。志力堅苦的漢子。際此景界。便心寒膽落。恭敬捧持。如執玉。如捧盈。毫忽不能昧。叫做研幾。斯須不敢瞞。叫做慎獨。不落聲臭。不涉靚聞。淵淵浩浩。叫做極深。坦坦平平。好惡不作。叫做君子依中庸也。蓋此個天心。原賴耳目四肢顯露。雖其機不會滅息。而血肉都是重滯。若根器淺薄。志力怠緩者。則一呼處。或亦有覺。而受用却是天淵。反致輕視此理。

近溪先生一貫編 下論 六 長松館藏板

而無所忌憚不免游氣襍擾而成小人之中庸矣。孔門自顏子而下鮮有不在此處作疑。故仁者人也。縱口說不傳。未有人聽。從心所欲縱身體不厭。而無有人喜。東走西。只是要依各人亂做。況無聖人親自喚呼。又可奈何。其後却虧了孟子是個豪傑。他只見着孔子幾句話頭。便耳目爽朗。親見如聖人。心思路順。生就與聖人脗合。一氣呵出。說出人性皆善。至點撥善處。惟是孩提之愛敬。達之。則曰道在邇。事在易。親親長長而天下平也。憑他在門高弟。如何評論。也不改一字。憑他列國君臣。如何忿惡。也不動一毫。只是入則孝。出則弟。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看他直養無害。卽浩然塞乎天地。萬物皆備。而反身樂莫大焉。其氣象較之顏子。又不知何如。予嘗竊謂孔子渾然是易。顏氏庶幾乎復。而孟氏庶幾乎乾。若求仁而不可得。學易而不可乾。且復焉。乃欲妄意以同歸於孔顏孟也。亦悞矣哉。亦難矣哉。

問克已復禮。以克作能。不識克伐怨欲克字。如何又

近溪先生

下論

七

長松館藏板

專作勝也。羅子曰。回之與憲。均稱孔門高弟。亦均意在求仁。但途經却分兩樣。今若要作解釋。則克字似當一樣看。皆是能也。孟子曰。仁人心也。心之在人。體與天通。而用與物雜。總是生之。而不容已。混之。而不可二者也。故善觀者。生不可已。心卽是天。而神靈不測。可愛莫甚焉。不善觀者。生不可二。心卽是物。而紛擾不勝。可厭莫甚焉。然見心爲可愛者。則古今人無一二。而見心爲可厭者。則古今十百千萬。而人人皆然矣。蓋自虞庭。便說道心惟微。果是心。極道體。神妙之難窺。人心惟危。亦果是心。屬人身。形迹之易滯。危而易滯。所以形跡在前者。滿眼渾是物欲。微而難窺。所以神妙在中者。終身更鮮端倪。幸天生我夫子。聖出天縱。自來信好易經。於乾之大生。坤之廣生。潛孚默契。會得人人物物。都在生生不已之中。引線之星。火纖然。銳砲之剛中。爆發一以貫之。不覺頃刻之間。仁體充塞乎天地人物。而無間矣。故平生所以爲學。所以爲教。只是以仁爲宗。期以號呼羣生之醉夢。而

近溪先生

下論

八

長松館藏板

無柰及門之徒亦往往互相抵牾。惟顏子於其言語無所不說。故來問仁。卽告以能已復禮。則天下歸仁。能復卽其生生所由來。歸仁卽其生生所究竟也。原憲却也。久在求仁。然心尚滯於形迹。自思心之不仁。只爲怨欲二端紛擾作祟。於是盡力斬伐。已到二端俱不敢行去處。乃欣欣相問。人能伐治。怨欲到得不行。仁將不庶幾乎。吾夫子聞知此語。頗覺傷殘。漫付之一嘆。曰。可以爲難矣。蓋怨欲是人性生。今伐治不行。豈是容易。至說仁則吾不知之。却甚是外之之辭。亦深致惜之之意。憲竟付之不問。豈是其心猶疑聖言之不如已見也耶。噫。原憲且然而樊遲諸子更復何望。及門者且然而漢唐諸儒又復何望。誠哉道心之微而難窺。生德之妙而鮮識也。比至有宋。乃得程伯子渾然與物同體之說。倡之於先。陸象山宇宙一心無外之語。繼之於後。入我皇明。尊崇孔顏會孟大闡求仁正宗。近得陽明先生發良知真體。單提顯設。以化日中天焉。寧非斯文之幸。而千載一時也哉。

近溪先生一貫編 下論

九 長松館藏板

問顏子克已復禮。合解作復卦之復。則禮從中出。其節文皆天機妙用。所謂神無方而易無體者也。乃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聖人定以禮經傳之。今古又若一成而不易者。何也。羅子曰。子未觀之制曆者乎。夫語神妙無方。至天道極矣。然其寒暑之往來。朔望之盈虛。晝夜之長短。聖人一切可以曆數紀之。至期脗合而無差焉。初不謂天道之神化而節序卽不可以預期也。此無他。蓋聖人於上古曆元。鈎深致遠。有以洞見其根抵而悉達其幾微。故於其運行纏度。可以千載而必之。今日亦可以此時而俟之百世。此其盡性至命之妙。而實脩道立教之準也。我夫子成身造士。一以求仁爲宗。正千歲日至其所洞見而悉達者也。故復以自知而天之道。變禮之源也。所謂乾知大始。統天時出者乎。黃中通理。暢達四肢。而禮之出。卽天之運也。所謂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者乎。顏氏博文約禮。感夫子之循循善誘。是則三百三千而著之經曲之常者也。如有立卓。嘆夫子之瞻忽未由。是則天根自復而

近溪先生一貫編 下論

十 長松館藏板

化不可爲者也。夫子之爲教，與顏子之爲學，要皆不出仁禮兩端。而仁禮兩端，要皆本諸天心一脈。吾人用志浮淺，便安習氣，其則古稱先者，稍知崇尚聖經，然於根源所自，茫昧弗辨，不知人而不仁，其如禮何？是拙匠之徒，執規矩而不思，心巧者也。其直信良心者，稍知道本自然，然於聖賢成法，忽畧弗講，不知人不學禮，其何以立？是巧匠之徒，竭目力而不以規矩者也。善學孔顏以求仁者，務須執禮以律躬，而尤純心以敦復敦復崇禮。又此考

近溪先生二貫編下論

士長松館藏板

羅子曰：孔氏之學，學仁也。仁則焉學哉？夫仁者人也，能仁夫人，斯人而仁矣。是故我與物皆人也，皆人則皆仁也。皆仁則我可以爲物，物可以爲我，是通天下萬世而爲一人者也。通天下萬世而爲一人

是人而仁矣

羅子曰：仁，心體也。克復便是仁。仁者完得吾心體，合着人心體合着處，便是歸。此只在我心體上論，不是說天下皆歸吾仁。

羅子曰：歸之一字，乃是天下大衆本心。第人不能復，則天下不歸，所以保合太和全在自己能復。已立人立，已達人達，各各有所歸也。所以會亦曰歸厚。羅子曰：宇宙間其一心矣乎？夫心生德也，活潑靈靈融液乎通。天此生地，亦此生也。古此生，今亦此生。

近溪先生二貫編下論

士長松館藏板

也。無天地，無古今，而渾然一之者也。生之謂仁，生而一之之謂心。心一則仁，一仁一則生，無弗一也。是故一則無間矣。無間者，此心之仁之所以純乎其運也。一則無外矣。無外者，此心之仁之所以溥乎其施也。會而通之，吾茲有取於易之乾坤矣。夫易生生者也。夫乾之與坤，易之生生所由以合德者也。乾一坤也，坤一乾也。未有坤而不始於乾，亦未有乾而不終於坤者也。乾之象曰：君子以自強不息。坤之象曰：君子以厚德載物。夫自以言乎其

已也。物以言乎其人也。人己之間。以言乎強以行。而厚以持載也。善夫吾夫子之語仲弓也。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是強以健行。而乾之所以始乎坤也。曰。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是厚以持載。而坤之所以終乎乾也。是故君子之出門使民。而就業不忽。其必有所爲矣。不欲於已。勿施於人。其必有所主矣。說者以其不忽者而名之曰敬。以其勿施者而名之曰恕。予意敬不徒敬。而舍恕則無所於爲也。恕不徒恕。而舍敬則無所於主也。名

近溪先生二貫編

下論

三

長松館藏板

之曰乾坤合德。而莫非吾心生生之仁。貫徹乎人己之間。至一而匪二。渾合而弗殊者也。

座中因論孔子答仲弓與顏淵問仁。說者似謂相去遠甚。羅子謂其看其所謂勿視聽言動。與勿施於人。其勉強着力處。亦大相類也。已而大衆互相詰難。至不可解。羅子曰。孔門以求仁爲宗。諸君且說如何方始是仁。辨者紛紛不一。中有應之者曰。聖人自解曰。仁者人也。何等簡便明快。曰。子謂仁者人也。果如俗語是個人。卽是個仁耶。此却枯淡無

味。猶禪家所謂自了漢也。試觀聖人口氣說克己復禮。只已字未了。便云天下歸仁。說已所不欲。已字未了。便云勿施於人。真是溥天溥地。渾渾茫茫。個仁理生生。便渾天渾地。合成一個大世。人而更無彼此也。且如目前在會。亦數十輩人。人人共聽辨論。却是數十輩而共一耳也。人人共看。却是數十輩而共一目也。又人人心中記憶。吟哦許多辨論。却是數十輩而共一心共一口也。天體貫徹而不容二。天機踴躍而惡可已。仁者人也。

近溪先生二貫編

下論

十四

長松館藏板

豈不真名言也哉。曰此等論仁。果然明通。但不知學者却如何下手。曰仁既是人。便從人去求仁矣。故夫子說仁者人也。下卽繼以親親爲大。謂之曰爲大。蓋云親其親。不獨親其親。直至天下國家。親親長長。切切而齊治均平也。此則所謂人上求仁。又所謂中心安仁。盡天下而爲一人者也。

問浸潤不行。可謂明遠。不知從前如何用功。乃能致之。羅子曰。周子云。明不至則疑生。明無疑也。無疑則不行而明矣。久久不行。卽明而遠矣。然周子

明必先以公曰公於己者公於人未有不公於己而能公於人者也則公又是明遠之所自來處矣曰浸潤不行果是能公於人但不知如何是公於己也曰豈惟人有浸潤之諧膚受之愬也哉於己亦有之也今人爲學立志向道其習心未除時復往來於中幾微隱約不斷其根久將發作又或想像毀譽之難當得失之難堪令人不覺寒心動念卽吾心之浸潤膚受也苟非至明至健一刀兩斷幾何不爲所諧所愬而奪我定志也耶如此不行

近溪先生一貫編

下論

五

長松館藏板

方是廓然太公既是廓然大公則物來自能順應矣何明遠之難到也

中行與狂狷體段何如羅子曰其體段本是一樣觀易謂中行獨復則其特立徑造與動稱古人而踽涼卓越氣槩正同但其復自中通美體暢發視行之不掩者則有間耳孔子謂顏氏爲庶幾而告以克己復禮一日而天下歸仁至四代制作直許其上下千古焉此正獨復之能事而中行之實德也後世欲慕中行而不從狂狷之志行求之

見中行之不可復識也已

問古來言人品有曰大人聖人賢人哲人者矣子路則問一個成人似覺十分緊切蓋戒對不成而言也夫子見瞽者謂矜不成人然則不成人則有目卽如無目有耳卽如無耳有四肢卽如無四肢矣誠可憐憫當時夫子告以兩段不識此外更有可以着力否羅子曰今世有相惡者曰某則不成個人又曰某則全不是人汝能終身免此二句便也做得個人成矣曰今思做人路頭極是多端而慎

近溪先生一貫編

下論

六

長松館藏板

獨二字聖賢尤加意焉蓋人到獨知縱外邊千萬彌縫中心再躲閃不過慎獨或可以爲成人切實工夫曰獨固當慎然而大端則只二道仁與不仁而已矣仁之現於獨者謂何念頭之思愛慈祥者是也不仁之現於獨者謂何念頭之嚴刻峻厲者是也曰獨者無過是知既知則是非善惡自然分別明白念頭又豈容混曰此亦不是混蓋天地以生爲德吾人以生爲心其善善明白該長慈惡明白該短其培養元和以完化育明白該思愛過於

嚴刻而慈祥過於峻厲也。况嫌隙之易開。即骨肉所不免。妻非之易張。雖明哲所莫料。故記憶睡背計較毫髮。每每往來。曾襟遺之。莫去而釋之。不能慎獨者。不先此防閑。是則不喪三年而總且小功也。况望其能成人而入聖耶。古人以好字去聲呼作好。惡字去聲呼作惡。今汝欲獨處思慎。則請先自查考。從朝至暮。從暮達旦。曾次念頭。果是好善之意多。果是惡惡之意多。亦果是好善惡惡之心般多。若般多。只扯得平過。謂之常人。萬一惡多於好。則腦怒填膺。將近於惡人。若果好多於惡。則生意滿腔。方叫得做好人矣。獨能如此而知自此而慎。則人將不自此而戒也耶。

問夫子語子貢。自謂非多學而一貫。豈一貫則學且識俱可廢耶。羅子曰。吾子平日訓學之言。為何曰。學也者。所以學爲聖人也。曰。聖人則如何以學也。曰。不從聞見。而以身體之。譬則作字然。注硯敷楮。運毫灑墨。乃言學字也。曰。茲謂作字。則可謂學字。則不可。蓋必具法帖。而或揭或臨。字始可言學也。

近溪先生一貫編

下論

七

長松齋藏板

又或衆論筆法。而因自試之。則亦可言學也。夫論筆法。則聞也。具法帖。則見也。非事聞見。而徒手之爲。以言乎書之藝。拂且停也。况聖人耶。夫言聖莫盛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矣。然孟子云。見而知聞而知。以聖學聖。亦必聞見。見也。則聞見。能廢也哉。曰。學固在聞見矣。而子貢聞見。每終於多。然則孔子之病之也。亦或以其多之故耶。曰。學以聚之。博學而審問。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是皆孔子之言也。亦何嘗以多學多識爲病耶。曰。然則夫子之於子貢。又奚病也。曰。病其徒事多學而不能一貫以多學焉耳。曰。博學詳說。始能反約。而歸諸一也。若曰。以一貫而多學。弟子則未之前聞矣。曰。多學乃始能一。則孔子不應盡非之矣。其非之者。正以徒知多學。以學而不知一貫以學也。故謂之曰。非也。予一以貫之。曰。然則一貫多學。果二事耶。曰。亦非二事也。蓋學之爲學。聖學也。聖之爲理。神理也。善會之。則二而爲一。不善會之。則一而爲二矣。夫自仁義禮智乾而一之體立。雖自堯舜傳心。而一

近溪先生一貫編

下論

八

長松齋藏板

之義彰遐想孔子十五學聖則必先學一矣然近而禹臯伯益稷夔龍遠而商湯文武伊傅周召無非所以學堯舜之學則亦莫非所以一堯舜之一也故孔子平生自堯舜以及列聖凡所以誠意正心脩身所以齊家治國平天下所以經綸大經參贊大化而文獻足徵者信之極其篤好之極其深而求之極其敏無非求夫此一之精微透徹而無內渾淪統會而無外功之專切時之積久不知到了何年月日天牖神通忽然開口叫個仁字出來

近溪先生二貫編 下論 九 長松館藏板

便把身心家國天下萬世一以貫之無欠無餘而成個大人之學曰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考之千古帝王而不謬埃之萬世聖人而不惑此其學也豈不多學此其識也豈不多識此其多學多識也豈不皆是見聞但非一以貫之則漫然大舟之無舵泛泛滄溟又何彼岸之登耶在門之徒惟會于子貢僅可語此後至軻氏始盡掀翻而獨尊孔子以願學也曰若天地間無個孔子則聖人卒不可學耶

光岳凝結既久則孔子必不容以不生孔子既生則吾人必不容以不學其所謂先天地而無始後天地而無終人謂孔子者聖之一貫者也予則曰非也其聖於多學而識之者乎其聖於多學而識之者乎

羅子曰吾儕之學學孔氏也孔門賜稱穎悟乃多識致問應遽中響一貫諄示聽若藐然他則更奚尤哉夫理一而已矣夫一亦理而已矣是故巨匠霄壤孰從而一之則理以一之也亦孰從而理之則

近溪先生二貫編 下論 十 長松館藏板

一以理之也盎然克盛而浩然流通一也而莫非理也森然具布而渾然化生理也而莫非一也是故天地人之所以爲心也是則天地人之心之所以爲神且靈也夫神則無方矣靈則無眚矣無眚無方而謂其心之有弗理理之有弗一也哉故以吾而等諸天地萬物也則謂天地萬物之心而悉統乎吾之理無不可也夫天地萬物而等諸吾也則謂吾心之中而悉統乎天地萬物之理亦無不可也何也天地物我形有不一而心之所以神所

以靈無不一。吾心之神靈而天地萬物焉。可以統而一之。則吾心之神靈而天地萬物焉。自足以貫而通之。則以貫之是不惟善求夫吾心而所以善求夫天地萬物之心也。不惟善求夫吾心即所以善盡夫天地萬物之心也。否則不以我體乎物而爲物所體。不以我用乎我而爲物所用。將何以尊崇德性。柄運經綸。而立本知化也哉。易謂易簡而天下之理得。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近溪先生二貫編

下論

王

長松館藏板

問子貢問終身一言可行。夫子告以恕乎。即會子所謂夫子之道忠恕矣。俱是一貫傳心之法。不知其意何如。羅子曰。孔門立教只是求仁而求之之功。只是一個恕字。大抵聖人遇事遇物終身終年。長把他提醒門下諸人。以去貫通。君臣父子兄弟朋友而成其仁於家國天下也。但門下諸人資質學力各有不同。故疑信相半。如會子則說着便知所謂一者只是此個恕字也。故不止唯然自信。而且決言以起門人同信也。若子貢則須是聖人

已說破觀發問時先問學果多乎哉不多也。一以貫之而已矣。即他把多字與一字相對則知一者果是一言而通之家國天下便是終身行之而子貢又恐一言未必能貫通而無外也。乃夫子亦只直說施諸已而不願亦勿以施之於人。如此而恕則未有不可通之家國天下而終身行之者矣。夫聖人以恕答子貢一言終身之間與會子以恕答門人一貫何謂之間寧不脗合而明盡也哉。

近溪先生二貫編

下論

王

長松館藏板

羅子曰。知及之。仁守之。仁即其知體生生而不已者也。學能不已則內外融通。人已聯合。家國天下。一以貫之。故有恒者可學聖人。問終日不食章意頗難理會。羅子時隱几而坐。因指而詢之。此桌子方整可觀。使精巧工匠竭目力即能成乎。亦必用角尺格之而後能也。衆曰。若非格以角尺縱精目巧匠此桌決難得如是方整。羅子曰。聖賢出自天縱。夫子之精巧更何加焉。但規矩爲方圓之至。聖人爲人倫之主。非考古博文契悟法則縱心思力竭而終非其至。故曰我非生而知

之好古敏以求之其所謂求即學夫古也其所以學即求其至也曰然則思果可廢耶彼謂心之官則思思曰慮慮作聖者皆非耶曰他明論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故思學俱工夫要緊而學則又所以善其思者也今規矩一也用之制器亦一也然以拙匠所為較之於巧則精粗何啻霄壤是學之功而入微者即所謂思思之精而不易者即所謂學故非思則學無以成始而非學則思無以成終也

近溪先生二貫編

下論

孟

長松館藏板

誠問吾情性與洞達無奈氣質重滯開悟實難羅子漁然浩嘆曰久曰天下古今有場極情克枉無從訴辨無從斷也或改容起曰胡不少示端倪曰諸子務宜細心俯察吾先為指示一個證佐試觀通衢輿馬四下官馬往來頃時即有數百其強壯富家者姑備無論至負擔推挽殘疾廢癱寸步而移者甚是多然而急先後衝撞躲閃百千萬樣生靈百千種方便既不至於妨碍亦不及於傾危此吾人德性不廣大敢說廣大

不精微又敢說吾人德性不個個皆善此則孔子所謂繼之者善成之者性而曰性相近也生此德性用於目而為視視則色色不同用於耳而為聽聽則聲聲不同用於鼻口而為嗅為食嗅與食則品品不同用於心智而為思為行思與行則又事不同此後則看其人幸與不幸幸則生好家人好地方不幸則生不好人家不好地方人家地方俱好則其人生來耳目心智自然習得漸好人家地方俱不好則其人生來耳目心智自然習得漸不好此孔子所以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然則相遠原起於習習則原出於之今却以不善委為氣質之性則不善之過天嘗任之矣豈非古今一大冤枉也哉

近溪先生二貫編

下論

孟

長松館藏板

或問善與不善固由於習矣然孩提少長習猶未規却亦有善不善者難道均不由性生也羅子曰聖人之言本自周匝蓋相遠則凡善不善之不同者皆足以言之也若要其極則人幸生好人家好地方者不惟一事習好且事事習好而其人號稱善

人矣。不幸生不好人家，不好地方者，不惟一事習不好，且事事習不好。而其人號稱不善人矣。比其極至，號稱善人者，則先儒云：善斯成性。奚啻一時善，而將時時皆善。世世皆善矣。號稱不善人者，則先儒云：習慣成自然。奚啻一時不善，而將時時皆不善。世世皆不善矣。究竟人到世世皆為善，便謂之上智不移；人到世世皆為不善，便謂之下愚不移。是則皆習之使然而遠之極至也。惟先儒論下愚不移，而歸諸人不肯移。至論人不肯移，則又歸諸拒而不信，絕而不為。此其聰明強力之偏，視之聲色貨利之染，雖清濁高下不同，其為害之大，則一而已矣。然是兩種習氣，自古迄今，充天塞地，畢竟於前所論通衢一段，其性之真而廣大精微之妙，大家日用，却毫厘也。振動他不得，頃刻也。隱瞞他不得，所謂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偽也。夫不善者，性則天地之大，若可奈何。今辨別分曉的確，只係習成，則轉移化導，儘得以自由矣。先儒謂治平本諸教化，教化始諸風俗，最為根極要。

領之談，但予又敢謂教化風俗，係于講求學術，講求學術，急須明正經書。即如孔門教主求仁，軻氏每道性善傳來二千年矣，乃於仁首以克治於性，補以氣質，講解漫傳，本旨弗顯，俗習而愈趨，症因藥而益病。予幸此生躬逢聖世，取士設科，而聿專經術，諭民列款，而式重孝慈，敷言信千載之一時，振德可事半而功倍，伏願廟堂加意，更祈館閣同心，語道務以德性為先，而知能愛敬，不失赤子孩提之素，造道以中庸為至，而聖神功化，咸歸百姓日用之常。至若多見多聞而擇識，論語明言其為知之次，而非虛靈之體，克伐怨欲而不行，論語重惜其用力之難，而非惻隱之良，雖學者全功，均所不廢。然老農之於田也，佳禾既植，始事刈草之圖，場師之於圃也，芳林已樹，乃勤培灌之力。如或次第少差，畢竟徒勞無益。斯經正則民行興，行興則邪慝去，並舉一世以甄陶大造羣英，而報稱今觀幼稚兒童，授筆能工文論，再假心神開悟，蒙養端造聖功，黜旁求而着近裏率性粹而育天。

和將人人以同長長親親且世世而常熙熙皞皞
蓋樞機上幹則繫星誰能比外氣勢內旋則庶草
靡不風從所習寧有不善者哉

問君子三戒色不專是女色如目遇成色是也聞不
是囂聞如其爭也君子是也得亦不專是貨利如
年來了無寸欲是也羅子曰君子生平心心在道
但有損於道即心必思以絕去一切豈不專在所
戒但驗以身所經歷則某幼年多病長去獨宿男
女之欲夢寐多迷中年講學幾廢舉業而考較落
等則終夕廢寢平素最甘淡泊樂施與財利惟去
已之快及今年衰產費稱貸日艱悅色好勝果是
消歇而此則獨爲所苦以是言之一切固所當戒
而舊說三事果尤爲重且專也有志學道信不可
不知矣且戒之爲言最爲入道之首而進德之先
其所持守雖至道明德立亦不可緩如曰惡人齋
戒可祀上帝是則學之始必戒也如曰戒以神
明其德則學之終亦必戒也況其功效捷於影響
如中庸論君子戒慎恐懼皆功也而戒則先言之

論君子中和位育皆効也而節則先言之未有其
初不戒而發時能節亦未有戒之既慎而節之不
中者也堯之兢兢舜之業業文之翼翼無非此戒
而欽明允塞純亦不已則即戒之到極處也嗚呼
暗室屋漏上帝照臨不自戒嚴神且陰殛縱不爲
善謀將不爲禍恐耶一息尚存戒之哉戒之哉其
毋忽也已

問君子有三畏羅子曰此三事只孟子一言該之蓋
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則赤子之心即天命而訓
近溪先生貫編下論
人以此即聖言也若謂福善禍淫脩吉悖凶人於
天命豈有不知德位隆重威望巍巍人何敢狎登
山觀海彌高彌遠又何嘗敢侮惟是孩提愛敬其
知能之良雖渾全天界而不慮不學則禮極希微
莫說常人難知即豪傑才智之士亦無從理會知
之不能况望其恭敬奉持而就業承順之不違耶
惟如是則大人必在所狎而聖言必在所侮矣蓋
其人不失赤子之心之人而其言是不失赤子
之心之言也觀之孔門勇於從善莫如子路然破

口道夫子有是之迂敏於悟道。六如子貢然順口而道夫子亦是多學而然。故夫子當面發嘆於由則曰知德者鮮矣。於賜則曰莫我知也夫。此豈不知天命之驗耶。至孟子一言性善。門下諸人紛紜辨駁。就如樂正子雖稱好善。至性有諸已。亦在疑信相半之間。況於其他耶。如是而不謂之狎且侮也。吾安能爲諸賢諱耶。

羅子曰。嶢嶢者易缺。堅而磷者也。皎皎者易汚。白而緇者也。孔子則不然。不曰堅。失我無以受磨。而奚

近溪先生

下論
五元 長松館藏板

濟不曰白矣。我無以受涅而奚緇。此所謂無可無不可也。若謂堅不磷。白不淄。非物理也。非物理何以喻大。

羅子曰。無可無不可。非是聖人說我也。無可我也。無不可。這便非聖人本體。至虛處矣。只云我異於是。無可無不可耳。正是聖人空空真體。

羅子曰。君子一心備中和之理。其容貌詞氣之常皆是心體流行。自觀者各中其節。故言變。其實君子只是不失吾常而已。非因時而轉變也。

問仕優則學。學優則仕。其義何如。羅子曰。仕學原是一事。但自成已處言。則謂之學。自成物處言。則謂之仕。故人之仕學。患不優耳。優字卽優而游之之優。乃善致其知。而復於自然之良處也。故仕而不善致其知。則格於事勢。以滯其機。垂於毀譽。以感其意。便是仕不能優矣。學而不善致其知。則拘於迹而不足以達天下之變。局形骸而不足以通天下之志。便是學不能優矣。故學者須是識認知體透徹。使圓融活潑之機。不離吾身心應用之處。則

近溪先生

下論
五元 長松館藏板

一段意思。長是優游克裕。見大心泰。無所不足。雖蒞官臨民。而自已受用。不失平生。無意於學。而自有其學也。雖在窮居陋巷。而感通乎化。孝友家邦。無意於仕。而自有其仕也。非謂仕必優然後去學。學必優然後去仕。分作兩段工夫也。

問先儒謂子貢晚年進德。今觀日月階天之喻。直是尊信孔子之至處。羅子曰。此是子貢到老不信夫子處。如何却說他進德。蓋孔子一生學問。只求仁一以貫通。只是行恕。吾夫子此偶仁恕。卽一時

天下後世俱貫徹。盡于貢不知只管望夫子得邦家。至後仲尼以萬世爲了土。爲萬民立了命。于貢也不知只管追恨未得邦家。所以不見後來動和之化。生榮死哀之報。想其築室六年多。是此念耿耿。則于貢不惟當面錯過夫子。至身後尤錯過無盡也。當時只虧了封人。一見夫子。便說夫子不會失位。只其位與人不。同。正木鐸天下後世之位也。朱子以將字作將來之將。不知當作殆將之將。所以把封人獨得之見。與于貢類着了。今非敢爲近溪先生貫編下論。主長松館藏板。

異說。蓋此是聖門學問一段大頭腦。吾人學聖一段大眼目。此處放過他無足論矣。

一貫編下論尾

近溪羅先生一貫編

門人熊

僊孺

張編

後學錢啓忠沃

心重訂

大學

天性人最貴。學稱大丈夫。爲父子兄弟家邦咸作孚。始本終及末。物格信非徒。明德於天下。至善古人符。

問古本大學其義何如。羅子曰。大人者。以天下爲一人者也。以天下爲一人者。古之明明德於天下者。

近溪先生一貫編大學

長松館藏板

也。古之明明德於天下者。由本以及末。而善斯至焉者也。故學大人以明明德以親民者。其道必在止於至善焉。若爲員必以規。爲方必以矩。規矩者方員之至者也。學者於明親之至。而能知所止焉。則有定向。而意誠不妄動。而心正。所處安而身脩。由是而齊家治國平天下。自可慮之明而得其當矣。一知止而大學之道得焉。是以明德親民者。必貴知止於至善。然至善之所當知者。謂何物有本末。是意心身爲天下國家之本也。事有終始。是齊

治平之始。誠正脩也是有物必有則有事必有式一定之格。而爲明德親民之善之至者也。故知所先後。卽知止矣。道其不庶幾乎。觀古人之欲平天下。治國齊家。以明明德於民者。固必先脩身正心。誠意以明明德於己。爲欲人己之間悉得其當者。又貴先明諸心。知所往焉。致所往之知果何在。在於誠意正心脩身之如何。而爲本之始。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如何。而爲末之終。若下文所言。毋自欺。以至於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物皆當其則。近溪先生二貫編。大學。二。長松館藏板。

又次言物格而後知至。末則復言知本則知至。然則至善之爲本末。而本末之爲格物也。又不彰彰著明也哉。所謂誠其意者。以後則皆格物以致其知者也。蓋所謂誠其意者。卽大學之本之始事也。毋自欺。以至歷引淇澳諸詩。康誥諸書。而及夫無訟之說者。皆求知夫誠意之所以爲物之本。所以爲事之始。而一一須合夫至善之格。如是則誠意爲合格。否則爲出格。或曰。人能誠意則善矣。何必復求合格也哉。曰。程子不云乎。用意懇切。固是意誠。然着力把持。反成私意。是則誠意而出格者也。例之脩齊治平。節節爲格物致知也明矣。但誠意緊接着知本知至說來。卽所謂知止而後有定也。蓋學大人者。只患不曉得通天下爲一身。而其本之重大如此。若曉得如此重大之本在我。則家國天下。攢湊將來。雖狹小者。志意也着弘大。雖浮泛者。志意也着篤實。急緩者。志意也着緊切。自然欺不過。自欺不過。便自然已不注。如好色惡臭。又自然滿假不得。而謙虛受益。其凝聚一段精神於幽

獨之中者。又以其勢之所必至也哉。幽獨者是未接國家之先。慎則是知得本立於此。而敬謹嚴切。卽前定其志意之謂也。此言君子之孜孜於至善者。惟日不足。下言小人之孜孜於不善者。亦惟日不足。但其中既誠。則其外必形。如財富者必潤其屋。涵養者必潤其身。君子明德之意。既已誠切。則自然明明德於天下矣。故引淇澳引烈文二詩。以見有切磋琢磨之盛德至善。則民自不忘。而民不能忘者。正以其盛德之有可賢可親。可樂可利也。

身家國天下之變化者也。正心則卽接着定而后能靜說。蓋其見已明透。其志已堅定。則自然外誘不動。內念不生。又安有聽念憧憧。恐懼憂患。好樂而爲中心之累也哉。意誠心正。則安其身而勤。自足以端本善。則與不知立本而徇好惡於偏物之間者。萬萬不同。故其孝則足以事君。其弟則足以事長。其慈則足以使衆。是又將仁敬孝慈信而約言之。且引康誥以推極於不學而能。見孝弟慈悉出於良心自然。君子立本之功。至是愈精而愈微矣。則國之興仁興讓。天下之興孝興弟。應之甚速。而至大者。又豈不愈神而愈妙也耶。故絜矩以下。卽是老者思所以安。朋友思所以信。少者思所以懷。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而凡用人者。用乎安養之人。行政者。行乎安養之政。孔子七十從心而不踰者。不踰此絜矩。而十五所志於學者。志此大學而已矣。是道也。惟堯舜實始之。故曰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光於四表。格於上下。是非明。

明德於天下也耶。惟孟子實繼之。故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又曰七十衣帛食肉。斑白者不負戴於道路。黎民不饑不寒。又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諸掌。是非用人行政以盡絜矩之義也耶。嗚呼。孔子一生求仁。而曰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者也。其心將以仁其身者。仁萬世人之身。而恐無憑據。故既竭心思。而繼以先王之道。於是取夫六經之中。至善之旨。集爲大學一

近溪先生二貫編

大學

六

張松館藏板

章。以爲脩齊治平規矩。所謂格也。其旨趣自孟子以後。知者甚少。宋有晦菴先生。見得當求諸六經。而未專以孝弟慈爲本。明有陽明先生。見得當求諸良心。亦未先以古聖賢爲法。芳自幼學。卽有所疑。久久乃稍有見。龜勉家庭。已數十年。未敢著之於篇。惟居鄉居官。常經誦我

高皇帝聖諭。衍爲鄉約。以作會規。而士民見聞處處興起者。輒覺響應。乃知大學之道。在我朝果當大明。而

高皇帝真是挺生聖神。承堯舜之統。契孔孟之傳。而開太平於茲天下。萬萬世無疆者也。

問大學宗旨。羅子曰。孔子此書。却被孟子一句道盡。所云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夫孩提之愛親是孝。孩提之敬兄是弟。未有學養子而慈。保赤子。又孩提愛敬之所自生者也。此個孝弟慈。原人人不慮而自知。人人不學而自能。亦天下萬世人。人不約而自同者也。今只以所自知。而爲知。以所自能。而爲能。則爲父子兄弟足法。而人

近溪先生二貫編

大學

七

長松館藏板

自法之。便叫做明明德於天下。又叫做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也。此三件事。從造化中流出。從母胎中帶來。過天過地。亘古亘今。試看此時薄海內外。風俗氣候。萬萬不齊。而家家戶戶。誰不是以此三件事。過日子也。只堯舜禹湯文武。便皆曉得此三件事。脩諸己。而率乎人。以後却盡亂做。不曉得以此脩己。率人。故縱有作爲。亦是小道。縱有治平。亦是小康。却不知天下原有此三件大道。理而古先帝王。原有此三件大學術也。故孔子將帝

王脩已率人的道理學術，既定爲六經，又將六經中至善的格言，定爲脩己率人規矩，而使後世之學者，格著物之本末始終，知皆擴而克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長吾長以及人之長，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使家家戶戶，共相愛敬，共相慈和而共相安樂，雖百歲老翁，皆嬉嬉都如赤子一般，便叫做雍熙太和，而爲太順大化，總而名之曰大學也已。

問大學一書，吾人入道之功，最當急於講求者也，乞詳言之。羅子曰：孔門之學，在於求仁，而大學便是

近溪先生一貫編

大學

長松館藏板

孔門求仁全書也。蓋仁者渾然與萬物同體，故大人聯屬家國天下以成其身。今看明明德，而必曰於天下，則通天下皆在吾明德中也。其精神血脉何等相親，說敘明明德於天下，而必曰古之人，則我之明德親民考之帝王而不謬也。其本末先後尚何患其不至善也哉。鄉玩首尾，只此一意，故此書一明，不惟學者真可身遊聖神堂奧，而天下萬世真可使之物物各得其所也。大哉仁乎，斯其至矣。

問大學明德親民，還易訓解，惟至善之止，解者紛紜，竟未愜人意，何也？羅子曰：規矩者方圓之至也，聖人者人倫之至也。只識得古聖爲明親之善之至，而明德親民者所必法焉，則大學一書，從首貫尾，自然簡易條直，而不費言說也已。

問大學首先明明德，羅子曰：明字從日從月，天之所以爲天者，爲其有日月也。如非日月，則天之功用廢矣。人之心則天也，心之知則日月也。故心之在人，自朝至暮，自幼至老，無非此知，以爲功用。舍知

近溪先生一貫編

大學

九

長松館藏板

以言心，是無日月而能成天也。有是理哉。天無二日，人一明德焉足矣。乃云明明德者，何？曰知一也。有自生而言者，天之良知也。所謂明德也。有自學而言者，人知己之有良知也。所謂明明德也。故百姓日用而不知，惟聖賢則能顧諟天之明命也。惟顧諟則命益顯，知益妙，自然明明德於天下，學則成大學，而人則爲大人也已。

羅子曰：人不可以不學，而學不可以不大。學之所以爲大者，明德以親乎民，而親民以明其德焉耳矣。

今夫天至高矣。日月星辰至遠矣。手徑寸之鑑。而臨之。毫髮畢照焉。何哉。其明無礙。則其入無間。其入無間。則其溷無方。夫其入無間。則內外一體。而親足徵矣。其溷無方。則遠近一體。而大莫尚矣。故徑寸之照。而有大于天地。在鑑且有然者。何獨至於吾心之德而疑之。夫吾之心。靈澄照曠。圓應虛通。故可上友千古。而親於無前也。俟聖不惑。而親於無後也。質鬼神弗疑。而親於無間也。而况父子兄弟。其倫固不煩。而其聯固甚切。是故未有德而不明。未有明而不親。未有親而不大。大學也者。固將學乎其大者也。學乎其大。而不知明德親民移之合一焉。則非惟身心之用。窒滯弗融。而天下國家。又何所依屬以全其化也哉。

羅子曰。明德親民。必止於善。至善也者。聖之純。倫之盡。而古之極也。其惟放勳乎。克明峻德。以親睦九族。平章百姓。協和萬邦。是明明德於天下矣。故知此者之謂止。而學此者之謂大學。

近溪先生貫編

大學

十

長松館藏板

大本也。身本天下之物而先之。大學也。故知所先後。則近道矣。而欲致其知者。在格物也。是以學必知物。不知夫物。非知學也。物必知格。不知夫格。非知物也。格必知本末。本末必知先後。不知夫本末。非知格也。斯格也。物之則也。亦古之制也。

問大學如何。羅子曰。大學者。學爲大人者也。大人者。與天地合德。與日月合明。當空容光必照。日月者。天地之所以成其大也。良知虛靈森然萬象。明德者。吾心之日月。萬物一體。與天地同其大者也。明德既是萬物一體。明明德者。亦當一體乎萬物矣。如欲明孝之德。便須體親之心。以盡其愛。欲明弟之德。便須體兄之心。以行其敬。欲明忠信之德。便須體朋友之心。以盡先施之義。推之天下之人。皆一體相親。便是明明德於天下。明德是主意。親民是工夫。而止至善。則又其樞要也。止至善如何。是明德親民的樞要。宋周子曰。易爲天下師曰善。故師位者。善之至。立人之極者也。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敬學敬師。而明德通。

近溪先生貫編

大學

十一

長松館藏板

天下矣。故學大人者，必立師位。立師位者，必先知止。知止者，卽下文格物之本末。而知先立乎本爲天下之至善。故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知立本者，則其意在天下。國家自是誠切，而不容已。所謂定，也能誠意者，其心中正，無所偏倚，無所障礙，屹然天地之間，更不搖動，所謂靜也。意有定向，心已靜正，則安身立命，以立天下之大本。慮善以動，以達天下之大道，而脩齊治平，兼舉而無爲矣。爲天子者，必如是而後，可成堯舜之治。爲庶人者，必如是而後，可繼孔孟之宗。然其功用之實，則又不過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長吾長以及人之長，而天下可運諸掌矣。問古之欲明明於天下者，可卽是至善否？羅子曰：此古者有所指，卽堯舜是也。故曰克明峻德，以親睦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此卽是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物之本末，事之終始，知所先後，而不亂者也。是爲明明德，親民之至善，是爲萬世之格則，而萬

近溪先生賢編

大學

三 長松館藏板

世誠正脩齊治平者之所必法之者也。

問：慈湖謂誠意正心，大學層節太多，似非孔子之書。何如？羅子曰：心意知等字，原非始於大學。六經中亦往往言之，亦非止六經言之。反之，宵中實是有個虛涵之體，而虛涵應感，自意思有個擬議之端，而其虛涵應感，又莫非知體靈明貫徹也。此雖一切世人皆然，況聖人乎？曰：旣一切世人皆然，則大學又何必許多功夫也？曰：知意與心，原與天同體，人累於物，不免私小，今教之以大學，正是欲其學乎大也。學大則必加意天下，國家方爲誠切心，統乎天下，國家方爲中正，如此方是能知天下之大本，而爲物格，乃是能立天下之大本，而爲身脩。慈湖是欲人一處用功，故約而言之，非便謂等節可廢也。

近溪先生賢編

大學

三 長松館藏板

問：大學格物，其詳如何？羅子曰：知大學之道一旬，便知所以格物矣。蓋天下古今，人就無學，但所學多於其小，而未能大焉耳。若欲學爲大人，學則大矣。學之必有道，然道亦有善有未善，而善又有至

有未至。惟此大學一書。則孔會師弟。信好十餘年。求直述。自首至尾。皆是明言。如此爲學。方是爲學之大。如此爲道。方是爲善之至也。今日細看來。真是字字句句。爲天理之極盡。而無纖芥之或遺。爲人情之極公。而無毫髮之或私。而爲千古聖賢垂世立教之格言也。學者能依此聖言。講求討論。審度思惟乎。吾此意心身家國。一如何爲本爲末。吾今誠正脩齊治平。如何而成始成終。是則卽名格物也。若格之之功。到明白透徹。曉得意心身之

世已爾。觀其於誠意章。自穆穆說到前王所以不忘。已是統總本末始終。而歸極至善矣。後來正心脩身。及於篇終。雖各分章。而詞却只是一意。不過敷演詠嘆乎此而已。故予嘗謂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此句便足以盡發大學之精蘊。大人者已正而物正者也。此句便足以盡繫大學之規模。然則聖賢是書。固爲千古帝王盡心民物之矩格。又寧非孔會思孟學脉傳心之公案矣乎。

予因論致知格物。有謂聖賢之學。必考古証今。講習經書。以格物理。然後吾之良知乃得中正。有謂格之與知。原非兩件。知卽格之靈曉處。格卽知之條理處。卽二說以詰問者。予曰。皆是也。觀之古語。謂言出由衷之謂信。又曰。矢口而成章。吐詞而爲經。則格果不出於言之外也。又觀古語。謂言先之言。又曰。非法言不敦道。必則古昔。稱先生似考証講習。亦有出於言之外者。故曰二說皆是也。詰者曰。如先生之論。果終無合一之歸乎。曰有。古語謂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又

既曰擬議則豈徒用一己之意見哉。殆必近復諸心遠取諸物。雖凡蕪蕘之言。狂夫之語。亦所必察。亦所必采。而况聖經賢傳。言而世爲天下法者。可不悉心點簡也哉。如此則準憑有在。既非自作聰明。而根本於心。亦非徒取諸外。斯爲合一也已。

問大學以脩身爲天下國家之本。如何方是脩身。羅子曰。致良知則一身矣。曰如斯而已乎。曰致良知則家齊國治而天下平矣。夫良知者不慮不學而能愛其親能敬其長也。故大學雖有許多工夫。

近溪先生貫編

大學

夫

長松館藏板

然實落處只是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故上老老上長長便是脩身以立天下之本民興孝民興弟便是齊治平而畢脩身之用也天德王道一併打合便是孔子平生所志之學其從心不踰之矩卽此個絜矩之道是也却不只是一個致良知耶故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大學之道備矣

問大學傳誠意正心脩身全不見詳細指點工夫却都只在應物之跡上形容何也羅子曰大人者以

天下爲一人者也身心卽是天下國家而國家天下卽是身心故自誠意以下總是敷衍物之本末事之終始又總是貫串本末原止一物終始原止一事渾淪聯合了無縫罅此是大學之大章旨也故其間非無工夫但工夫自別如身心意便要說天下國家蓋是天下國家之外別無身心意也齊治平便要說誠正脩蓋誠正脩之外別無齊治平也要之其立言者只是要打合而誤聽泛觀者只是要打開却不知打合則十分簡易蓋其理其機

近溪先生貫編

大學

七

長松館藏板

原出天然也打開則十分艱難蓋其理其機原出臆想也故某嘗妄議此書既名大學則看之者須要大眼孔受之者須要大襟懷讀之者亦須大口氣而爲之者亦須大手段也

羅子曰爲人君止於仁雖列之以五至孝弟慈則括之以三及云未有學養子而後嫁則慈又孝弟所從生而渾然良知之自有者也仁讓之興彌廣而感通之本益微非古至善其孰能與於斯

羅子曰所誠其意者卽物也毋自欺至此以沒世不

忘者，卽誠意之物之格也。格如帝典康誥湯銘周詩具陳者，斯善之極至而止之所當先知者也。例之於脩齊治平焉，均是格致之義也已。

問人心之知，本然常明，此大學所以首重明明德，何如羅子曰：聖人之言，原是一字不容增減，其謂明德，則德只是個明，更說個有時而昏，不得如謂顧天之明命，亦添個有時而昏，不得也。曰明德如何，何以必學以明之也耶？曰大學之謂明明，卽大易之乾乾也。天行自乾，吾乾乾而已。天德本明，吾

近溪先生二貫編

大學

大

長松館藏板

明明而已，故知必知之，不知必知之，是知此心之常知，而夫子誨子路以知只是知其知也。若謂由此求之，又有可知之理，則當時已謂是知也，而却猶有所未知，恐非夫子確然不易之辭矣。今將本文誦之自見，曰從來見孟子說性善，而中庸說率性之謂道，孟子說直養，而孔子說人之生也直，常自未能解了，蓋謂性必全善，方纔率得，生必通明，方纔以直養得，奈何諸家皆云性有氣質之雜，心有物欲之蔽，夫既有雜，則善可率得，惡將如何率

得夫既有蔽，則明便直得，然則如何直得此乃自心疑忌不定，將聖賢之言作做上智邊事，只得去爲善去惡，而性且不敢率，只得去存明去昏，而養且不得直，卒之愈去而惡與昏愈甚，愈存而善與明愈遠。今日何幸得見此心知體，便自頭頭是道，而了了皆通也耶？曰雖然如是，却不可遂謂無善惡之雜，無昏明之殊，只能殼得此個知體到手，則便憑我爲善去惡，而總叫做率性，儘我存明去昏，而總叫做直養，無害也已。

近溪先生二貫編

大學

九

長松館藏板

問致知與慎獨何別？羅子曰：不同。曰何爲不同？曰其工夫有先後也。曰獨是獨知，既是獨知，原是一個知，則慎獨與致知，又豈容有先後也？曰學者未詳耳。大學分明說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今觀慎獨是誠意時事，則致知當在誠意先也。曰然則獨非獨知乎？曰獨是處庭一字，亦卽孔子所謂一貫的一字也。問者躍然曰：把一字作獨字看，甚是痛快，則致知可卽是惟精否？曰豈止如此，齊治平亦卽是允執其中也。若在中庸，則明

白如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却是惟精慎獨却是
一。下文。中者。天下之大本。却是執中。虞庭宗旨。
至孔子發盡無餘。何可輕易分言也哉。

問古聖至善。亦只是父子兄弟足法。則孩提愛親敬
長。恐人人原自具足。何必切切謂當求諸古聖。羅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夫至本中庸。卽
愚夫愚婦。可以與知與能者也。至久鮮能。却是聖
人亦有所不知不能。而必俟聰明聖智達天德者
也。故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夫此中庸之至。

近溪先生二貫編大學

于長松館藏板

能於下愚。而又神於天載。神於天載。而亦能於下
愚。則此時心體。果是四端現在。然非聖脩作則。便
終擴克不去。守規矩而爲方圓。夫豈不易簡也哉。
若只徒求書中陳跡。而以知能之良。培植根苗。則
支離無成。與徑信本心者。其弊固無殊也矣。

問大學篇名。現存禮記。不知篇與禮何關。羅子曰。禮
有經有曲。世人輒指一事一時言禮者。皆曲而非
經也。若論經禮。則真是天之經。地之義。綱紀乎人
物。彌綸乎造化。必如太學規模廣大。矩度森列。而

血脉精神。周流貫徹。乃始足以當之。其間字字句
句。雖筆之孔子。而非始於孔子。蓋孔子一生要仁
天下。仁萬世。既竭心思。於是必繼之以先王之道。
而仁始足以覆天下萬世矣。致遠而不作。信而好
古。六經皆是此意。而大學獨曰善之至。曰物之格
者。則尤是六經之精髓。而爲禮之大經。仁之全體
也。學者漫謂本心自足。而輒以意見彷彿爲之。國
家天下。得其平焉者寡矣。

一貫編大學尾

近溪先生二貫編

大學

三

長松館藏板

近溪羅先生一貫編

門人熊 儋孺夫編次

後學錢啓忠沃心重訂

中庸

天命默流布。生生性渾全。鳶魚顯飛躍。凡庸體自然。
日監茲不離。嚴畏相周旋。至敬純於穆。聖蹟象帝
先。

問中庸亦如古本可否。羅子曰。天命之謂性一語。孔
子得之五十以後。以自家立命微言。而肫肫仁惻。

近溪先生一貫編

中庸

長松館藏板

以復立生民之命於萬萬世者也。蓋人能默識得
此心此身。生生化化。皆是天機天理。發越克周。則
一顧諟之。而明命在我。上帝時時臨爾。無須更或
離。自然其嚴其慎。見於隱顯。顯於微率之於喜怒。則
其靜虛而其動直。道可四達而不悖。致之於天下。
則典要脩而化育彰。可永垂而無悖矣。故易曰。
君子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極說命之難知。而所
中庸其至之至字。正至命之至也。斷然說民鮮能
已久。正見其難也。豈惟民哉。斯道貴而隱。雖人至

於聖而至命之處。亦有所不知。有所不

讀得活。蓋聖人之於天道。有脗合與否。不知不

能。卽指夷惠伊尹等聖人。徒窮得一端之理。有方

有體。而吾員融生化之性。尚未可率達。而况於穆

不已之命之至耶。此後節舉聖賢道德之盛。而至

字。竟未直指。至哀公問政。纔說誠者天之道。而始

繼之曰。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此下却多是發

揮盡性至命之道。而統總歸之仲尼一人。其言堯

舜是他祖述。則知他不止是堯舜。文武是他憲章。

近溪先生一貫編

中庸

長松館藏板

則知他不止是文武。天地是他上律下繫。則知他
不止是天地。蓋羣聖天地。皆有民所憾處。皆有
害相悖處。若仲尼之敦化川流。此其天地。則絕形
象而尤爲大也。是以其道。爲至聖之道。其德。則
爲至誠之德。而統括之曰。此其仁之肫肫。蓋孔
平生心法也。其深則淵淵。其遠則浩浩。夫豈一
羣聖之所能知也哉。所以不能知者。以其聰明
造聖智。而其聖智未達乎天德故也。下則復
智君子必如何。而天德乃可入而達之也耶。

道維玄維默維於穆則的然文著者斯與天不相似矣故闇然之闇字從門從暗乃室中之一無所見者復狀之以淡淡則白水未和而了無滋味者也狀之以簡簡則竹簡方素而瑩無點畫者也狀之以溫溫則絲璽方燦而渾無端緒者也君子於此而獨不厭文且理焉則知遠本諸近風出諸自微秘乎顯而於穆玄默之天不潛入而靡間也哉何謂微之顯潛伏而人所不見者是也何謂風之自敬信不待言動者是也何謂遠之近民勸民威而不事實且怒者是也如此而後其德始闇然不顯天下自日章而平矣遂形容之極以及於天載之無聲無臭乃確然嘆曰此卽所以爲聖之至爲誠之至矣夫豈尋常羣聖之可得而與可得而知也哉究竟中庸一篇是孔子以生平自仁其身者以仁天下萬世字字句句皆從五十知天命中發出奈何聖遠言湮學者往往滯於事理之末而鮮達乎性命之源以想度爲探求而欲至乎不思而得之微以方所爲操持而欲造乎不勉而中之妙

是皆擬聖太高覓道太遠而謂必如何而清如何而任如何而和如何而多學而識如何而克伐怨欲不行如何而博施於民而能濟衆而後聖可學也顧不知仁不遠人道不下帶至聖優域不出跬步間也故是書極言至命之難而首發以中庸其至一句蓋曰聖人盡性以至天命乃中庸以至之中庸者民生日用而良知良能者也故不慮而知卽所以爲不思而得也不學而能卽所以爲不勉而中也不慮不學不思不勉則卽無聲臭而闇然以淡簡溫矣大哉中庸斯其至矣夫問天命之謂性是說道之本源率性之謂道是聖人分上事脩道之謂教是賢人分上事是否羅子曰古人著書都是直述目前實事只論吾輩相聚在此爲着甚的豈非講究身心靈明原日天地爲何均賦人物如何同體今日身心靈明如何方與天地相通如何方與人物爲一精光透露神氣照臨使身心之靈者不失其爲靈明者不失其爲明所以說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而不見不聞之地無非

戒謹恐懼之功。此無他。蓋天地之靈明洞徹。則身心之敬畏自嚴。賢人固以是而入。聖人亦以是而純。分位稍有不同。工夫實無二致。雖中庸言意。不可妄爲分析。要之天命率性一句。似啓乎脩道之端。而脩道一句。似卒乎天命而性之蘊。不分聖賢以至吾人。均以知性爲先。所謂智之事。均以盡性爲後。所謂聖之事。先後二字。亦只強言其實。初先知時。自然已不住脩。末後盡時。自然更妙於知。試觀中庸一書。前頭條分縷悉。何等精詳。後面窮神知化。何等融液。分明天命三句。只是一直說下。而不至盡性。不足以成教也耶。

近溪先生二貫編

中庸

五

長松館藏板

問天命之謂性何如。羅子曰。諸君於性命。姑置勿談。試舉目前。天果安在。論語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則四時百物。夫孰而非天也。詩曰。昊天曰明。及爾出往。昊天曰旦。及爾游衍。則出往游衍。夫孰而非天也。夫四時百物。皆天矣。奚復於吾人而外之。出往游衍。皆天矣。又奚復於此心而遺之。故中庸天命謂性。分明是以天之命。而爲人之性。

謂人之性。卽天之命。而合一莫測者也。論觀今人意態。天將風霆。則悞惱悶甚。天將開霽。則快爽殊常。至形氣亦然。遇曉則天下之耳目與目而俱張。際曉則天下之耳目與目而俱閉。雖欲二之。孰得而二之也哉。夫天道幽眇。其不已不離。原不假言說。乃茲首先發明。以作中庸張本者。蓋欲吾儕識知天不離人。則一切謀慮。一切云爲。儼然上帝臨之。卽隱而見。微而顯。恐愚驚相。而莫敢邪妄。庶感人心而和平。風世俗以淳厚。而王道湯湯。平平之化。可以歸其有極。而會其極也已。意聖賢之慈憫吾人也。意亦至矣。學者其可忽諸。

近溪先生二貫編

中庸

六

長松館藏板

羅子曰。天命之謂性。此是聖賢無化人處。吾人終日視聽言動。起居食息。總是此性。而不知此性。總是天之命也。若知性是天命。則天本莫之爲。而爲命本莫之致。而致我。終日視聽言動。起居食息。更無可方所。無能窮盡。而渾然怡然。靜與天俱動。與天游矣。率之身而爲道。同諸人而爲教也。自不期然而然矣。故天命之性。便直貫天載之神。真平地而

與天爲徒也。

或問曰：天命之性，原吾本有，夫子何須纓纓講說？羅子曰：正謂是我本有，故須大家講求，恐其遺失也。譬之貧人，原有祖爵，乃不自知，一旦因人指示，則頃刻便可公侯，不然將貧窶終身矣。天性在我，明則聖，昧則凡，其貴賤視祖爵之得失，又不啻萬萬，可不講求而必得之耶？

羅子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人於是處，徹却則此身在天地間，從作孩提直至皓首，與造化消息，渾近溪先生贊編《中庸》

七 長松館藏板

成大片，道家者流，所謂呼接天根，吸通月窟，更無可着揀擇，可容迴避之地之時也。故詩云：昊天曰明，及爾出往，吳天曰旦，及爾游衍，所以君子必戒慎，必恐懼，毋敢或貳其心焉耳。不知乎此，而悞於事爲應迹，比擬思量，縱有合處，亦謂遠人爲道，難語絕天之造也已。

問戒謹恐懼，說是敬慎工夫，但恐懼二字，似太着重也。羅子曰：汝不聞論語所謂畏天命乎？凡人奉君父之命，猶然悚息不寧，況吾人此性，卽是天命，則

帝天之威，莫之能測，明命昭察，誰可隱藏，故雖不覩不聞，而實莫見莫顯，其几愈幽獨，則其昭愈精明，其照愈精明，則其畏愈兢惕，又安敢頃刻放逸也耶？蓋由所見既已親切，則爲愈自不可已，固非作而致其情也。

問平日在慎獨上用工，頗爲專篤，然雜念紛擾，終難止息，如何乃可？羅子曰：學問之功，先須辨別源頭分曉，方有次第，且言如何爲獨，曰：獨者，吾心獨知之地也。又如何爲慎獨？曰：吾心中念慮紛雜，或有

近溪先生贊編《中庸》

八

長松館藏板

時而明，或有時而昏，或有時而定，或有時而亂，須詳察而嚴治之，則慎也。曰：卽予之言，則慎雜非慎獨也。蓋獨以自知者，心之體也，一而弗二者也，雜其所知者，心之照也，二而弗一者也。君子於此，因其悟得心體在我，至隱至微，莫見莫顯，精神歸一，無須臾之散離，故謂之慎獨也。曰：所謂慎者，蓋如治其昏，而後獨可得而明也；治其亂，而後獨可得而定也；若非慎其雜，又安能慎其獨也耶？曰：明之可昏，定之可亂，皆二而非一也；二而非一，則皆

念而非所謂獨知也。獨知也者，吾心之良知，天之明命而於穆不已者也。明固知明，昏亦知昏，昏明二而其知則一也。定固知定，而亂亦知亂，定亂二而其知則一也。古今聖賢，惓惓切切，只爲這些子費却其精神，珍之重之，存之養之，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總在此一處致慎也。曰然則雜念俱置之而不問耶？曰：隸胥之在於官府，兵卒之在於營伍，雜念之類也。憲使升堂，而隸胥自肅，大將登壇，而兵卒自嚴，則慎獨之與雜念之類也。今不思自作，憲使主將而惟隸胥兵卒之求焉，不亦悖且難也哉。

近溪先生二貫編

中庸

九

長松館藏板

問喜怒哀樂之謂中，陽明謂從涵養後始然，而先儒又謂須善觀未發氣象，其意何如？羅子曰：二說俱有大益於學人，但本旨却尚有說。蓋中庸名篇，原是平常而可通達者也。今論人情性之平常應用者，是喜怒哀樂，而其最平且常者，則又是喜怒哀樂之未發也。曰先儒謂心惟寂靜之時，方是未發，難說平常卽是也。曰中庸原先說定喜怒哀樂，

近溪先生二貫編

中庸

十

長松館藏板

後分未發與發，豈不明白？有兩段時候也。耶？況細觀終日喜怒哀樂，必待物感乃發，而其不發時則更多也。感物則欲動情勝，將或不免而未發時則任天之便更多也。中庸欲學者得見天命性真，以爲中正平常的極則，而恐其不知喫緊，帖體也。乃指着喜怒哀樂未發處，使其反觀而自得之，則此段性情便可中正平常，便可平常中正，亦便可立大本，而其出無窮，達大道，而其應無方矣。曰：人之情欲多端，雖喜怒哀樂未發，而憧憧往來亦多，安能卽許以反觀自得耶？曰：爾於上下文意欠理會，蓋其初道不可離，是見道已徹，其次戒謹恐懼，是衛道已嚴，再加喜怒哀樂一無所感，此時天性渾然大，可想見不於此覓中，更從何處覓中耶？予每嘗於此重嘆聖人苦心，亦嘗於此而深感聖人厚恩也。

問喜怒哀樂未發，是何等時候，亦何等氣象？羅子曰：此是先儒看道太深，把聖言憶想，便說有何氣象可觀也。蓋此書原叫做中庸，平常

解釋便自妥帖。且更明。蓋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命不已。則性不已。性不已。則率之爲道亦不已。而無須更之或離也。此個性道體段。原長是渾渾淪淪。而中亦長是順順暢暢。而我今與尔終日。語默動靜。出入起居。雖是人意周旋。却自自然然。莫非天機活潑也。卽於今日。直到老死。更無二樣。所謂人性皆善。而愚婦愚夫。可與知與能者也。中間只恐怕喜怒哀樂。或至拂性違和。若時時畏天。奉命。不過其節。卽喜怒哀樂。總是一團和氣。天地無不感通。民物無不歸順。相安相養。而太和在我。

通溪先生一貫編 中庸

士 長松館藏板

大明宇宙間矣。此只是人情。纔到極平易處。而不覺功化。却到極神聖處也。噫。人亦何苦而不把中庸解釋中庸。亦又何苦而不把中庸服行中庸也哉。問以喜怒爲言。何如。羅子曰。吾人日用。總是好惡。而喜怒。則好惡之成者也。好惡之端。極微而喜怒之用。甚大。聖人誠意正心。只從此處用力。便推之家國天下。裕如。故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而僻則爲天下僂焉。以是知此學之講。

直闢世道。欲一體平。萬物者。主張之功。誠不可不汲汲也。

問中以立本和以達道矣。如何却又要致。羅子曰。致字。是致物與人之致。推開一步說。雖義兼極致。而實在天地萬物上着力也。蓋聖人作中庸。是五十學易之後。直見乾坤之體。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有親可久。有功可大。認定個天命流行。人性皆善。無反無側。蕩蕩平平也。故從喜怒哀樂未發處。指出爲天下之大本。從喜怒哀樂中節處。指出爲天下

通溪先生一貫編 中庸

士 長松館藏板

之達道。夫中和既大同乎天下。則聖人必天地萬物皆中。其中方是爲其大中。必天地萬物皆和。其和方是達其大和。故德曰達德。道曰達道。統之以三重。率之以九經。品節斯。斯謂之禮。鼓舞斯。斯之謂樂。相安相忘斯。斯之大順大化。而至誠至聖之。所以盡己之性。以盡人之性。以盡物之性。以贊天地造化育而興。參也。

問致中和。其義何如。子曰。聖賢學術。須先見得大處。故大學中庸。開以說。說個天下。正欲恢擴吾

器局聯屬天下以成其身。中則大中。和則爲大和。非是尋常小小家數。蓋其根原乃自慎獨中來。所謂慎獨者。正是出類拔萃。頂天立地。卓然一身於天地間也。如此志願以爲工夫。如此工夫以畢志願。則天地萬物。渾爲一已。當其喜怒哀樂未施設作用時。其體段精神。已包涵無外。天下事凡皆從其中妙應。而爲天下大本也。當發用施設時。則一怒。或可以安天下之民。一喜。或可以造天下之福。中間節目。皆足以和平天下。而爲天下之達道也。

近溪先生一貫編

中庸

三

長松館藏板

故以天下大本。形容慎獨聖人。其中藏原。非小可。以天下達道。形容慎獨聖人。其發用。無不貫通。處也。中和致極如此。果是包含遍覆。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於天矣。

羅子曰。致中和之意。雖云喜怒哀皆中其節。然大旨則於怒居多。蓋喜與和同流。則致之也易。怒與和相反。則致之甚難也。故定性亦曰七情之發。惟怒爲難制。意與中庸之旨。共一諄切。學者遽忘。吾怒以觀是非。其功最難。但天地萬物之位育於此關係。

苟怒不中節。則天翻地覆。而物我失所。其究有不可言者。故君子戒謹恐懼。非爲天地萬物。只怕此生得罪天地。作孽萬物。不能一日自安耳。

問近聞先生所論。頗有所得。羅子曰。其見維何。曰。聞論天命之性。見得我此身隨時隨處。皆是天矣。豈不快暢。又何所不順適也哉。羅子曰。子若如此理。會天命之性。是之謂失。而非所謂得也。曰。如何。却是失。羅子曰。爾既曉得無時無處。不是天命。則天命之所在。卽死生禍福之所在也。不知悚然生些懼怕。更侈然謂可順適。則天命一言。反作教之狂藥矣。曰。弟子聞言。不覺渾身促局。不能自安。曰。卽此便是戒謹恐懼。而上君子之路矣。所以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曰。小人而無忌憚。如何。又說小人之中庸耶。曰。此正見天命無所不在。故本惟中庸。無分君子小人。但君子知畏天命之嚴。而小人則器量褊淺。便欲任天之便。而適於自恣。不覺流於忌憚。曰。君子小人。俱一樣中庸。如何。又曰。君子

近溪先生一貫編

中庸

四

長松館藏板

而時中、則中庸與時中、豈亦有分別也耶、曰、觀聖賢之言、極是縝密、如曰率性謂道、道無須更可離、便是人人公共、曰喜怒哀樂未發爲中、發而中節爲和、便自有個分別、中庸二字、可以繫言、亦可分言、繫言則皆天命之性也、分言則必喜怒哀樂、更無妄發、或感而發、又無踰節、方始是中、四者或過、雖亦平常之人、而中體未免傷而不和矣、細細看來、吾人情性、俱是天命、庸則言其平平偏滿、常常具在也、中則言其徹底皆天、入微皆命也、故其外之日用、渾渾平平、而其中之天體、時時敬順、乃爲慎獨、乃成君子、是中者庸之精髓、庸者中之膚皮、而戒謹恐懼者、則君子之事天養性、以完固精華、而充潤膚體也、故前此諸大儒先其論主敬工夫、極其嚴密、而性體平常處、未先提掇、似中而欠庸、故學之往往至於拘迫、近時同志先達、其論良知學脉、果爲的確、而敬畏天命處、未加緊切、似庸而未中、故學之往往無所持循、某至不肖、幸父師教詔、每責令理會經書、一字一句、不輕放過、故尊長

久久不覺於孔聖心源、稍有契悟、

問君子之道費而隱、舊說另作中庸一大枝看、是否願聞、羅子曰、試看六經中語道之文、會有如此費字之奇特者乎、蓋是吾夫子學易到廣大生去處、滿眼乾坤、如百萬富翁、日用者費、浩蕩無涯、乃說出這個字面、善體聖心者、便從費字以求隱字、則富翁之百萬寶藏、一時具見矣、故費用是說乾、坤生化之廣大、而隱藏是說生不徒生、而存諸中者、生生而莫量、化不徒化、而蘊諸內者、化化而無方、若孟夫子所謂源泉混混、不舍晝夜、老子所謂虛而不屈、動而愈出、蘇子所謂取之無窮、用之不竭、而爲造物者之無盡藏也、故費字之奇、不如隱字之尤奇、費字之重、又不如隱字之尤重、費則只見其生化之無疆去處、而隱則方表其不止無疆、而且無盡去處、要之總是顯仁藏用、而極力形容天命之不已也、下面一篇、其論說雖多、總是詳言此道神化、無疆而無盡也、如云我君子這個妙道、極其浩費、而又極其藏蓄、四海九州、萬萬生靈、

說他是夫婦之愚不肖。而其實個個可以與知能。愚不肖的夫婦。可與知能。而聖人却又不可與知能。莫說聖人只是個人。卽如天地一團神氣。要載也。載他不得。要破也。破他不得。而災祥順逆。且往往有不當恰好處。到是鳶魚微物。有又能顯見造化處。君子之妙道。如此其浩費無邊。如此其隱藏無盡。故其用功。須是造端乎夫婦。以愚不肖之知能。來作日用。又當昭察乎天地。盡知聖人之所不知。盡能聖人之所不能。位天地。育萬物。而盡釋天地之憾。而後已也。上一段是易經所謂天行健。後一段便是君子以自強不息處也。上一段是詩經所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後一段便是聖人純於天道亦不已也。大約中庸只天命之謂性一句。把天地人的精髓。一口道盡。繼之曰率性之謂道。則見得萬民萬物。各循其性之自然。無處不是道。而此體遂克塞乎兩間矣。又繼之曰道不須臾離。則見得萬民萬物。各安其性之本然。無時不是道。而此體不止克塞兩間。而且貫徹千古矣。想像吾

近溪先生一貫編 中庸

七

長松館藏板

夫子當時便說。這取近來到得生生謂易去處。其靈矣。嗚呼。心三。雖然。這思作此中庸。布王道之蕩蕩平平。完全。這於民生日用之。形骸雖殊。而此子。了無隔。氣雖別。而毫髮。可融通。君子只知得這個天命。便嚴恭寅畏。時中以成。君子。小人只不知得這個天命。便無所忌憚。反中。庸以成小人。君子。小人。兩種學術。其根源。皆分自此。但今人說君子時中。說得淺陋。說小人無忌憚也。說得淺陋。無怪乎中庸一篇大旨。埋沒千載。而近溪先生一貫編 中庸 大 長松館藏板

又是中庸此書君子之所以尊德性者是尊此個德性。敬畏天命者是敬畏此個天命。樂天日用之樂者是樂此個日用之常。大人之所以不失赤子之心者是不失此個赤子良心。後世道行無傳於天命之性。漫然無知。不知人之有生。原是稟受天命而生。便把吾儕日用之性。全不放在心上。眼界全不着在心。胃疑其爲惡。或傳其爲混。或妄第其爲性有三。至肆無忌憚。而不加尊奉畏敬。敬則卒至於流。行怪而反中庸矣。蓋由其不見大用。顯行徧濫。冥冥便思於靜僻幽隱。謂就中須養出有個端倪。又謂看喜怒哀樂以前作何氣象。不見孩提愛敬。與夫婦知能。渾是天然大道。便思生今反古。刻意尚行。而做出一翻奇崛險怪。驚今以駭俗焉。此豈不是不知天命而不畏。遂至反中庸而逆真常也哉。不肖每談中於費隱。真覺痛心切慮。感激不能自己。竊思一綫道脉。最是多。而其關係天地造化。人爲三靈呼吸盛衰大捷於呼吸而影響也。卽此費隱而費若合符。

其妙趣神機以來彰顯天命點撥人心。則頃刻間宇宙之內。生生化化。皞皞熙熙。寸土盡是黃纖塵皆成法界。而吾儕出世一場。也不負爲聖世之遭逢矣。若不務明張道目。朗擲胸襟。以領納天錫元和。而只拘泥舊聞人私其身已私。其學熱一念以爲天真。任徧求以還性。地豈惟端倪。不可圖。聖脩竟不可得。而眼前錦繡乾坤徧界。總成凄楚苦趣矣。語傷大激。寔切田衷。惟至仁長者其共憐之憐之。

昨聞論費隱。謂盡知聖人之所不知。盡能聖人之所不能。盡釋人民之所憾於天地。乃爲察乎天地之功夫。不知從何處下手。羅子曰。此去處也有些難言。且爲諸生說一笑話。俗諺云。早知燈是火。飯熟幾多時。不意諸生今下此問。却是手執燈光。以徧求火種也。蓋愚不肖夫婦之知能。便是聖神之所以察天地。而聖神之所以察天地。却不外造端於愚不肖夫婦之知能也。此乃中庸之所以爲至處。又是從古及今之民。所以鮮能處。今日說民之所

以鮮能中庸而中庸爲德之至自見矣大要自古以來人皆曉得去做聖人而不曉得聖人卽是自已故凡說着聖人便去尋作聖一個門路殊不知門路一尋卽去聖萬里吾夫子竭盡平生精神倒翻宇宙乾坤看見古今有無限聖賢聖賢有無限等級道理既有千百般多門路亦有千百般樣然竟未有如此中庸之至者故從天命之性發揮直到上天之載以成此中庸一書然只此造端三句足以該之故鄙見常謂中庸是大本中庸此三句

近溪先生二貫編

中庸

王長松館藏板

是本小中庸非三句無以見中庸所蘊之精非中庸無以見三句所該之廣且泛觀天地之間其地有百千萬方每方有百千萬人然耳目之聰明知能之活潑孩提則均一愛敬爹娘則均一撫抱穿衣吃飯日用往來直至老死則均一更無少欠真是王道平平而不費些子尋思王道蕩蕩而不費些子氣力若要通天只此天便可通若要徹地只此便地可做若要統人統物只此便人物統一所以夷惠伊尹只管努力而只管偏有不能孔子

管隨時不費些力而只管能不可及所以天地之道再並行不得並行便要悖惟孔子則並行而不悖天地之物再並育不得並育便要相害惟孔子則並育而不相害故敢妄說從違不肖夫婦知能以察天地乃可盡知聖人所不知盡能聖人所不能而盡釋天地之有憾於人處也又方見中庸之自率性以致中和從育萬物以位天地皆是的确實事而非虛談也此個中庸道理夫子全在易經中來但想古今聖人豈止夫子讀之蓋未有聖人

近溪先生二貫編

中庸

王長松館藏板

而不讀易者却未能如夫子之肯小心焉耳卽如中庸其至矣的至字原是從易經上來蓋乾坤原是一氣磅礴然乾則只可言他大言他始此則便是大家門路所共的去處不想好看好聽而却少受用入去便皆茫蕩無歸着結果惟是此氣一到坤處便自平順安安生息冲和方是羣品受用一片田地孔子到此嘆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初則取之以爲自己時中後則編來以爲此本中庸而作于聖萬賢求道之極則也當時及門諸弟子惟

是顏淵一個曉得去擇中庸又曉得易經復見天地之心所以許其一日克己復禮而天下歸仁其次則如曾點之春風童冠浴沂詠歸看見眼前一片錦繡乾坤行來作個家儒而未能成章所以孔子思之不輟此是吾夫子仁者人也道不遠人中庸真正一脉後世擬顏子爲深潛純粹曾點爲脫略世故摠是見夫子中庸不真便與諸賢亦妄肆猜度也今中庸具在請諸友詳之

問先生以費隱指點中庸聽者皆喜然則從前謂道

中庸

長松館藏板

有體有用兩端不容偏廢非與羅子曰分體用析顯微以求道語道此是孔孟過後宇宙中二千年來一個大夢酣睡至今而呼喚未醒者也蓋統天徹地盡人盡物摠是一個大道此個大道就叫做中庸中庸者平平常常徧滿平寰穹接連乎今古良知以爲知而不假思慮良能以爲能而絕無勉強無畫無夜其靈妙從虛空湧將出來乃爲天命之性無畫無夜其條理就事務鋪張出去乃爲率性之道此則三才萬物實實地有這箇道體安得

謂無乃間亦言無者是嘆美其有不徒有而有得貫融了無滯着焉耳非謂可以有無而分割之也兩間萬世昭昭地見這個顯布安得謂微乃間亦言微者則亦表著世顯不徒顯而顯得精妙了不容窺測焉耳非謂有顯微而各主之也所以曰君子之道費而隱大明以費爲大設施而隱則其費之所出中藏無盡而數演不竭也故首章率性謂道而卽說道無須臾或離便是定下道之體段而下文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不過極言天命之

道遠先生二編

中庸

言

長松館藏板

刺是則目擊而道存。言出而蘊盡。人之極而天之
徒也。今若欲計重輕較長短。一段以言用。又一段
以言體。一段以言顯。又一段以言微。此則摠是荷
藤不。予亦不敢以願於諸生矣。而況於其他乎。
問此理在天地間。原自活潑。原自恒久。無欠缺。無間
歇。何如羅子曰。予覺理在天地之間。則然矣。不識
反之於身。則又何如。曰。某觀天地之間。這等反諸
身心。便自茫然。曰。予見天地間道理如是。豈獨予
之身心。却在天地外耶。曰。吾身固不在天地外。但
近溪先生貫編。中庸。五。長松館藏板。
覺得天地自天地。吾身自吾身。未渾成一個也。曰。
予身與天地。固非一個。但鳶魚與天地。亦非一個。
也。何中庸却說鳶魚與天地相昭察也耶。曰。鳶魚
是物類。於天地之性。不會斷喪。若吾人。不免氣質
染壞。似難並論也。曰。氣質染壞。雖則難免。但請問
予當應答之時。手便盪然端拱。足便竦然起立。可
曾染壞否。曰。此正由平日習得好。曰。予於拱立
之時。目便炯然相視。耳便卓然相聽。可曾由得習
否。曰。此却非由習而後能。曰。既予之手也是道。是

也是道。耳目也是道。如何却謂身不及乎鳶魚。
而難以同乎天地也哉。豈惟爾身。即今一堂上下。
貴賤老幼。奚止千人。看其手足拱立。耳目視聽。伶
仃難說。不活潑於鳶魚。不昭察於天地也。一生詰
孟子云。物之不齊。物之情也。若曰渾然俱是個
道。則中庸謂栽培者培之。傾者覆之。皆非耶。曰。讀書
須將上下文氣理會。此條有言。人之生物。必因其
材而篤。註謂篤爲加厚。若如。則培是加厚。栽
他。覆是加厚。傾他。夫豈天地生物之本心哉。當照
近溪先生貫編。中庸。五。長松館藏板。
中庸他章說天地無不覆。見其生生不已之
心。蓋天地之視物。猶父母之視子。物之或栽或傾。
在人能分別之。而父母則難分也。故曰人莫知其
子之惡。父母莫能知其子之惡。而天地顧肯覆物
之傾也耶。此段精神。古今獨我夫子一人得之。故
其學只是求仁。其術只是行個恕。其志只是要個
老便安。少便懷。朋友便信。其行藏。南子也。去見佛
胎也。應召。公山弗擾也。欲往。楚狂雖離之也。去尋
他。荷蕢雖避之也。去追他。真是要個個入於善而

後已。更不知二毫吝惜於人。亦更不知一毫分別。故其自言曰。有教無類。而後世形容之者。亦曰天地無弃物。聖人無弃人。推其在在精神。將我天下萬物之人。盡欲納之懷抱之中。所以至今天下萬世之人。個個親之如父。愛之如母。尊敬之如天地。如磁之叶鐵。如漆之投膠。析之不離。遠之不去。非夫子有求於吾人。亦非吾人有求於夫子。皆莫知其然。却真是渾成一團太和。一片天機也。諸生謝曰。仁哉夫子之教乎。幸哉吾儕之遇乎。願共生生。

近溪先生二貫編

中庸

至

長松館藏板

無負持載覆幬之恩也已。

羅子曰。孔子憲章文武。宗旨在於求仁。仁者人也。天地萬物爲一體者也。其中親親爲大人。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則人而大矣。孔子志學。聯屬家國天下。以成其身。所以學其大者也。亦欲行其大也。仁者孩提之不學不慮。良知良能也。聖人之不勉不思。卽不失其赤子之心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長吾長以及人之長。而家國天下。運之掌矣。故其告君只是此語。以敏文武之政。

人資稟有生而知之。有學而知之。又有困而知之。今說不待培養而自生。此恐生知乃能。若吾人則雖困學猶未得也。敢謂不待培養自生發耶。羅子曰。知有兩樣。有本諸德性者。有出諸覺悟者。此三個知字。當屬覺悟上看。至於三個知之的之字。却當屬之德性也。蓋論德性之良知良能。原是通古今。一聖愚人人具足。而個個圓成者也。然雖聖人亦必待感觸覺悟。方纔受用得。卽如帝舜。亦謂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沛然若決江河。而不能禦。可見也是從感觸而後覺悟。但以其覺悟之速。便象生成使然。其次則稍遲緩。故有三等不同。至謂及其知之一也。則所知的德性。皆是不待學而能。不待慮而後知。卽困知之所知者。亦與生知之所知者。更無毫髮不同。後世因此知字。看不明白。遂於德性也。疑說有氣質之雜。而孟氏性善之言。更無一人信得。過是以縱云學問。亦如源泉。而無其源。種樹而無其根。徒勞心力。而終難望其流通克長也。

近溪先生二貫編

中庸

天

長松館藏板

有友見先生終日終夜勤懇問曰先生何以能是羅子曰天下之事只在於習習慣自然雖欲倦寂不能也曰某等如何用功學習曰人心知體原無界限廣大是其本然也故一見人善即能知好好處即是學處學處即是真知處故曰好學近乎知也學而習習而時時懇切便知體生生覺得好處益不容已方是力行近仁非曰其初知之而今始行之也然行雖懇切而於所好之善未能一般則其知體豈甘自安即是其羞惡處也順此知體益加羞耻則奮迅激昂其行益力學習純熟自覺與聖賢一般便悅懌和樂而良知廣大之體快然而自足矣非是知耻近乎勇耶身以熟仁仁以致知以言乎身則謂之脩以言乎天下國家則謂之齊治平矣更無兩段工夫亦無兩般時候中庸大學合而一之者也

問誠與明如何分別羅子曰近來用工却全不在此等去處曰不在此處却在何處時方食點心乃指而言曰只在此處蓋此食點心時叫做明也得叫

做誠也得然只是吃點心也叫做明也叫做不得做誠但點心已是食了亦不消再叫明叫誠也以此推之則四書五經百樣萬樣諸般道理諸般名色都可以從吃點心一處起亦都可以從吃點心一處空也

問誠者自成一章可能訓解直截不至如今時講說纏繞願聞羅子曰此章所重在一成字蓋天下之所最貴者惟成全之難能爾若誠之爲誠克實完美則隨時隨處無所不有無所不通而道則自爲道達道也已又復申言之曰誠果何如其自成也夫物皆有終始所由以成始所由以成終誠則爲之非誠則物何以能始且終也哉此誠之所以可貴而君子必貴之正以反身而誠樂莫大焉然不惟己之完美有成已也且克實光輝明者動變民物之感化而成者亦皆自然矣然誠卽道也道亦誠也誠既能以自成則道豈不能以自道也哉蓋道體莫大仁智而其用莫妙于時措也茲成已則純然而可言仁成物則顯然而可言智仁且智

則德率諸性矣。德率諸性而適合乎內外矣。性機生活。道妙圖通。則舉而措之。與時宜之。推之四海而皆準。垂之萬世而無弊矣。然則君子所貴乎誠者。豈徒以其能自成也哉。亦以其能自道也。學者勗諸。

尊德性而道問學。議論不一。何如。羅子曰。前在京中。會說此條全章。諸老皆以爲然。請爲子誦之。大哉聖人之道。不作空說。卽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也。發育峻極。是說聖人位育的功化。禮儀威

近溪先生一貫編

中庸

三

長松館藏板

儀。卽致中和的實事。而功化之所由成者也。優優充足。蓋經禮曲禮。周詳備密。更無欠缺。使萬物各得其所。所以能發育如是也。卽此便是聖人至道。然聖人却從何處得來。蓋盛德之至。自然動容周旋中禮也。人若苟無聖人至德。而徒慕聖人至道。則人而不仁如禮何。不能以禮讓爲國。如禮何。至道終不爲我凝矣。夫至道以至德而凝。此德性之所以當尊也。尊之之功。則必學于古訓。問于師友。如德性本自廣大。則用學問以致之。而不失其廣。

大也。德性本自精微。則用學問以盡之。而不失其精微也。德性本自高明中庸。則用學問以致之道之。而不失其高明中庸也。以上皆謂之溫故。故溫則德性之知日新。而於三千三百體察無所不明。且德性之厚。日敦。而於禮儀威儀忠信無所不貫。禮豈有不崇。而道豈有不凝哉。上面都用而字。至此却下一以字。可見許多工夫。皆爲崇禮而言也。禮既能崇。則居上時。禮以居上。安得而驕。爲下時。禮以爲下。安得而倍。語以禮語。默以禮默。又安得不與而不容耶。致明吾保身之詩。其斯溫故知新之明。保吾動容周旋中禮之身也。而天地萬物皆吾度內矣。聖人之道之大也。固如是哉。

近溪先生一貫編

中庸

三

長松館藏板

羅子謂諸生曰。近日得力何如。曰。某於此學。發志願。發志先達見教。務在操持。更須覺察。用功苦難。無多歇手。今聞性善求仁之宗。體驗身心日用之際。始識天機活潑。受不不勝廣大於順應一步。儘在信從。但活潑時。須少作主持。於廣大中。更略加防簡。合前工夫兼用之。乃善也。因此語於性學。雖非

甚遠却未甚透。試觀中庸之道問學必先之尊德性。尊之爲言。卽尊信也。故德性不尊。則所學將徒學矣。然尊而非信。則其尊又豈實尊也哉。繼之曰致廣大而盡精微。便是第一道問學處。卽是第一尊德性處也。蓋廣大精微俱性體妙用。非精微安能主持廣大。非廣大何以呈顯精微。二妙圓融。方成日用。且看一切人家。遇有非常喜慶。意外急迫。其男婦主僕。無論老幼賢愚。倉卒介突。各逞其能。果是活潑廣大。畢竟步趨不至顛蹶。視聽不至錯亂。可謂全無主持防簡於其間哉。此等廣大精微。推而至於處處人家皆然。則德性便通了。四海推而至於時時人家皆然。則德性便通了。萬世奈緣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蓋由之是化育流布。其機順而屬之天。知之是反觀內照。其機逆而本之學。此個學脉。自孔子仁者人也。孟子形色天性也。二聖賢以後。埋沒直至于今。中間有志豪傑。多不務根本。只貪圖枝葉。甚者謂德性蔽于氣質。全藉人力主張。稍求質任自然。詎爲猖狂失據。如于

於性善遂肯信從。已最難得。然於專爲順應處。信却廣大一邊。於主持茫昧處。尚疑精微一段。此則病在心。龐不克入細。見淺不識研幾。故廣大則見得。而信之也易。精微則見不得。而信之也難。殊不知德性雖賦諸天。擴充全資乎己。今于信從廣大。則便活潑受用。苟因此而窺測。則精微於底裏自明。受用視廣大何異。乃若不善探討。只把往日工夫。參和湊泊。則方寸虛明之中。靈妙翻增梗塞。非徒無益而又害之矣。故程伯子云。學者先須識仁。迎溪先生二貫編。中庸。三。長松館藏板。

仁能先識。則廣大精微一齊悟透。其體段人而實天。以言乎至變而莫可拘矣。其應感物而惟我。以言乎至順而不容紊矣。觸目皆帝則森嚴。舉念悉神明對越。境界新美。趣味悠長。熟習萬千。總無足道。所以孔子極其形容。旣曰從義崇德。又曰遷善改過。孟子極其形容。旣曰天下廣居。又曰人之安宅。夫居遷而不廣。更說甚活潑宏舒。宅徙而不安。又說甚主持穩妥。此今請子只擇吉移新。更莫廢情戀舊。卽謂之白日昇天。人寰洞府。又何不可。

哉。

羅子曰：士人有志向往者，將欲從事於問學之道，宜先歸宗於德性之尊，未有德性之不尊，而問學之能道者也。如致廣大而盡精微，則須理會自己當下視聽云爲，起居食息之德性，果是廣大否也？果是精微否也？若果真見廣大之無不該，精微之無不妙，吾知其致之盡之工夫自有莫可已焉者矣。如極高明而道中庸，則其理會亦然，其真見亦然。吾知其極之道之工夫亦自有莫可已焉者矣。故近溪先生一貫編 中庸 圭 長松館藏板

四書五經，非不專攻，然不外吾當下之顯露者，以專而攻之也。諸子百家，非不博習，然不外吾當下之現在者，以博而習之也。其致力固勞，而力有其端，則勞未幾而逸倍之。役志亦苦，而志得其功，則苦不甚而甘隨之。譬諸善於農者，須覓腴田，善於圃者，必求熟地，則以培嘉植，而枝葉易於暢茂，以祛惡草，而根株易於拔除。予習慨夫，近世爲學者，矣。惟欲習善，而善乃未之先明，每思成道，而道顧無可從入。又奚怪乎所學之愈陋，而去性之益去。

也哉。

問廣大精微，信如所言矣。但性體原不相離，今日時廣大，則以廣大應事，時精微，則以精微應事，某所未解也。羅子曰：人性不能不現乎情，人情不能不成乎境，情以境圖，性以情遷，卽如喜怒哀樂，各各情狀不同，然却總是此心，故曰一致而百慮，殊途而同歸也。事之接於已者，時時不斷，而情之在於已者，時時不同。事有當喜時來者，有當怒時來者，亦只得隨彼時之心而應之也。故曰時廣大，則以廣大應事，時精微，則以精微應事，正與喜怒之應事相類，皆以其時言之也。曰喜怒與廣大精微，亦不同，曰細論果有不同，然皆屬乎情境，情境之現有自外之物感而生者，有自內之思想而生者，思想在心，有時清清明朗，而無遠弗屆，無物不備，此則其廣大時也。思想在心，亦有時渾渾噩噩，而內外俱忘，物我無跡，此則其精微時也。雖其情境相殊，而心體則一。若工夫熟時，遇着事來，便隨答應，有何不可？若再回頭轉念，或去疑貳昏明，或去

比量濶隘則中藏水炭先自不寧安能外得和平而事順無情也哉

問中庸論時出而曰溥博淵泉今先生欲人探索底裏中夜覃思見聖人易經之造化必曰神曰精曰氣卽此三言於造化之蘊似過半矣羅子曰易經指示造化實常用此三言然在人善自理會何如爾若理會不善少落方所則世之俗學異教多有指思慮以爲神執靈明以爲精運動作以爲氣體既妄與支分用亦誤相錯雜言愈多而道愈遠矣

近溪先生一貫編

中庸

卷

長松館藏板

殊不知古先聖人之言造化皆是強名原無實物言下似若有三就裏了難取一神可以該精氣而精氣實可化神氣亦可以該神而精神亦原附氣渾淪圓妙一粒而九有盡含推移迅疾一息而萬年莫竟惟是邃古至聖特立宇宙之中超拔乾坤之表洞徹空澄卽海岳之弘鉅而迥無隔礙靈明朗曜卽本石之頑朴而畢露新奇故能會古今民物之英華而宣昭以張隻眼鏡古今民物之窳妙而顯發以宰一心是以目惟不觀觀則無所不透

心惟不運運則靡所不通固不俟令知能以一之而實難岐天人而二之也已

問仲尼祖述堯舜一章羅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則祖述者卽祖述其孝弟之道也汝諦觀本章前面說舜只說舜其大孝也歟說孝而弟在其中說舜而堯在其中矣就是說文王處也只說父作之子述之說武王處也只說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可見不惟祖述是祖述孝弟而憲章亦是憲章孝弟也至於四時之行水土之化無一物不有所

近溪先生一貫編

中庸

卷

長松館藏板

自生則無一物而不好生便謂之曰天命之謂性也夫惟好生爲天命之性故太和絪縕凝結此身其始之生也以孝弟慈而生是以其終之成也必以孝弟慈而成也人徒見聖人之成處其知則不思而得其行則不勉而中而不知皆從孝弟慈之不慮而知不學而能中來也此個道理果是愚夫愚婦鳶飛魚躍皆可與知與能而聖人天地有所不能盡也惟孔子天縱聰明其見獨超拔一世故將自己身心總放入此個天命性中保合初生一

點太和更不喪失。憑其自然之知以爲知。憑其自
然之能以爲能。油於父子兄弟之間。渾淪於日
用常行之內。凡所思惟。凡所作用。凡所視聽言動。
無晝無夜。無少無老。看着雖是個人。身其實都是
天體。看着雖是個尋常。其實都是神化。所以下面
極形容其物並育道並行。敦化川流。而曰此個天
地比之有形天地尤爲大也。不然此書說聖神功
化已是極其玄妙。若干變萬化而不可方物。何爲
却總名之曰中庸也。耶學者但將其名書之意。細
近溪先生二貫編

中庸

長松館藏板

去玩味。便知孔子之學。原有根源。而今日之論。或
亦愚者千慮之一得也已。
或問淡而不厭。是下學立心始事否。羅子曰。論下學
立心。固當淡。孔明所謂非此無以明志是也。但此
章宗旨。却是接上文固聰明達天德說來。若曰必
耳目不用。然後天德可達。天德能達。方是至道可
知。蓋道之至處。是聲臭俱無。聲臭俱無。須淡簡溫
以入之也。淡者。水之清白而無味者也。簡者。竹之
潔淨而無痕者也。溫者。燐爾未抽而融液無緒者。

也。此等境界。耳目聰明何所用之。耳目不用。精凝
於神。神知自明。則無遠近風自微顯。而一以貫之
矣。天之至德。人之至道。不相入而靡間也。耶下文
人所不見。以至篤恭天下平。皆是極其形容。以歸
于無聲無臭之至。非果許多層工夫也。

一貫編中庸尾

近溪先生二貫編

中庸

早

長松館藏板

門人熊 賓孺夫編次

後學錢啓忠沃心重訂

孟子上

判氏願學孔性善其所宗，知能出孩提仁義從孺克，經德息邪遯，浩氣藐王公，進退裕綽綽，仕止歸時中。

問孟子謂告子先已而不動心，如何他却更比孟子得之蚤也。羅子曰：不動心是個效驗，而爲之必有

近溪先生一貫編

上孟

長松館藏板

其道。此個道字，包含最廣，今人只曉得告子不動之道，出諸強制，與孟子不同。不知告子之所謂心，與孟子之所謂心，渾是兩樣。如黑白米炭之異，相去遠甚也。曰：若論工夫，則告子孟子謂之不同，則可。至於心之在人，從來只是一個。如何却有兩樣。曰：吾儕讀書，多是潦草，更不肯把聖賢言語細細滋味。丑問孟子所長，他說出兩句話頭，因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吾儕若肯就在此二句中，討他一個消息，便見不動心的工夫，非告子可同而

心不動之根源，尤非告子所可彷彿矣。予於孟子

此章，脫去言詮，探他底蘊，所謂知言者，不是知其

他的言，只是在孔子一人身上，知其言極精極純，

而爲至善也，只是將孔子之言，去盡知天下古今

羣聖羣賢之言，皆不如孔子一人之言，之爲至善

也。孔子至善，只是個時，孔子時中，只是個易，孔子

之易，只是個乾坤，孟子翻出，便叫做浩然之氣，夫

浩然其至大，浩然其至剛，浩然其配道義，而塞乎

天地，正是畫出此個心的氣象，以顯出古今不動

的根源，所以只言氣而不更言心也。又翻出不動

的工夫，叫做以直養而無害，夫人生而直，乾動而

直，人生而直，則生生不已，便無害其爲直矣。乾動

而直，則乾乾不息，亦無害其爲直矣。豈又不從心

體不動，描出一個分毫不動的工夫，增也增不得，

減也減不得，不增便不助，不減便不忘，渾是一團

妙理。又渾是一團生機，而叫做集義所生，孟子之

所以爲心，孟子心之所以爲不動，是如此入頭，是

如此着落，是如此以願學孔子，則將說是不動，而

近溪先生一貫編

上孟

長松館藏板

未嘗不動。將說是動而未嘗或動。如泛巨海之汪洋。而莫究津涯。如遊大荒之沙漠。而無從底止。此只可以自知。那肯把向人說。矧對公孫之徒。則只勉強名狀以相應酬。竝其三復自得。而云告子之不動心。比我更易易也。

問告子之心。其不同處。可得聞與。羅子曰。告子自己的話頭現在。有甚麼難見。夫孟子之不動心。以知言得之。是言與心無二體也。而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把心在言外。另作一件物事也。孟子之

近溪先生貫編

上孟

三

長松館藏板

不動心。以養氣得之。是心與氣無二體也。而告子曰。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便又把心在氣外。而另覓一個去處也。夫有個去處。便好尋覓。有件事物。便好把握。去處以安頓之。視諸浩然茫蕩者。孰為難易。把握以持守之。視諸卒然剛直者。孰為安危。加以好逸惡勞。人之故態。見小欲速。世有常情。安得不舍彼而取此也哉。況此心真體。原本乎天。天心何有。原宰于神。其布護雖顯諸仁。而幾微則藏諸用。莫說耳目見聞。到此俱廢。即思慮之精巧。自是

難容。真個千層鐵壁。莫喻其堅。萬里霄雲。易盡其遠。必遇至人。方纔有個入路。故戰國如告子。也是人豪。然終是輸與孟子。何者。告子此後直至秦漢。晉唐數百千載。尋個可與孟子照面的。杳然絕無。却是總請大儒。先初起志。愛好便宜。於日用尋常中。妄作情識。既作情識。強生見解。視燈影而忽多紅黃。聽鐘日而過增尤癡。遂指浮游之念。謂是心源。且執計較之端。名為靈竅。視諸塵累。遂欲之徒仕路希龍之輩。便為學好。無奈竟真不着。乃就假而不疑。入室無從。乃傍門而遽止。去聖愈遠。離道愈深。間一二明眼者。痛心相呼。期圖共濟。反誤為狂妄而疾之。茲奈斯世。忽踏大明。吾道已達昌運。有志孔孟之學者。惟及時勉之。

近溪先生貫編

上孟

四

長松館藏板

問孟子知言養氣。並舉為言。乃於養氣處。說出許多工夫。至知言。只畧說數驗。更不及工夫。豈知言便是簡易。與養氣全不類耶。一友曰。知言養氣。原是一理。亦俱簡易。即如象山指教。仲剖扁訟。愚是非之端。教仲即一時悟徹本心。便渾然與天地同

體知言養氣何嘗有二理哉。一友云不必別求但細看孟子論養氣於孔子則欲願學於夷惠伊尹則云不同道於告子勿求諸心之論則斥爲義外是氣無不養者卽是言無不知也。一友又云以某觀之却似微有先後或曰孰先孰後曰知得方能養氣是工夫入手處養成方能知言是工夫得手處羅子曰必如是乃完全也。

羅子曰大丈夫之生其力足以勝天下之重寄而不見其爲勤其思足以審天下之微幾而不覺其爲慮悠然於萬有之中而超於何有之外此其積之也誠預而其蘊之也亦誠宏且遠矣。孟子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夫氣吾氣也而其氣之所自出與所攸同則非所私焉者也。人顧其所自知者何如耳誠使虛中洞啓靈竅膈通若久藏郁屋忽馭崇臺天何蒼蒼地何茫茫則吾氣之所自出與氣之所自出固將一眸而可以盡收一念而可以全攝冥契融了無隔礙矣夫融了無隔礙之知廓了無隔礙之才涵了無隔礙之衷應了無隔礙

近溪先生貫編

上五

五

長松館藏板

之感則太阿出匣毫忽奚容寶鑒懸空幽微畢燭此孔孟經綸之術所以獨異于義襲之小道而久假之伯功也。

羅子曰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孟軻氏得之曰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夫天地是乾坤之德久且大而所由以著見者也吾夫子贊易曰乾知太始坤作成物夫易廣矣大矣資始萬物而靡一之或遺焉博矣厚矣資生萬物而靡一之弗成焉要之實一元之氣渾淪磅礴浩渺無垠焉爾是氣也名之爲太則天矣天固乾之所以始乎坤者也名之爲地則地矣地固坤之所以成乎乾者也名之爲我則我矣我固天地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夫合天地萬物而知其爲一氣也又合天地萬物之氣而知其爲一我也如是而謂浩然充塞乎其間也固宜如是而謂大之至而弘足以任重剛之至而毅足以道遠也亦宜是故君子由一氣以生天生地生入生物直達順施而莫或益之也本諸其自然而

近溪先生貫編

上五

六

長松館藏板

已也。乘天地人物以敷宣一氣也。克長成金而莫或損之也。亦本諸其自然而已也。

問學者將天地萬物一體處。理會得明盡。則仁便可識。其功是否。羅子曰。程子欲人先識者。識此仁也。仁者天之生德。活潑潑地。昭著心目。有一加察。卽真機見前。仁識而天地萬物自在其中矣。如入井一段。既是怵惕惻隱。則我與孺子原如手之握足唇之護舌。又焉有二體。我若先行理會。方可言仁。則孺子之救途人同之。非惟不必理會。而亦不暇近溪先生二貫編 上五 長松館藏板

理會矣。

羅子曰。乍見孺子入井。而發怵惕惻隱之心。是無所爲而爲也。若生於惡聲。納交要譽。則是有所爲而爲矣。有所爲而爲。卽人欲。非天理也。

問仲由大禹好善之誠。與人之益。似與大舜無異。乃謂舜有大焉。何也。羅子曰。盡子所謂大小。蓋自聖賢氣象言之。如或告已過。或聞人善。明明有個端倪。有個方所。若舜只以此善同乎天下。盡通天下而歸於此善。更無端倪。亦無方所。觀其所居一年。

成聚三年成邑。二年成都。何待有過可告。又何必聞善再拜也哉。因言舜事。羅子顧在會諸友。嘆曰。聖人所以異於吾人者。蓋以所開眼目不同。故隨寓隨處。皆是此體流動充塞。一切百姓。則曰莫不日用。鳶飛魚躍。則曰察于上下。庭前草色。則曰生意一般。更不見有一毫分別。所以謂人皆可以爲堯舜。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也。前輩與同類之人。親疎美惡。已自不勝隔越。又安望其察道妙於鳶飛。通意思于庭草哉。且出門卽有碍。胞欠多水。近溪先生二貫編 上五 長松館藏板

炭徒亦自苦平生焉耳。豈若聖賢坦坦蕩蕩。何等受用。何等快活也。

問天命之性與氣質之性。原自宋儒盡說是亦性有三品。善惡混之類也。今吾儕只宜以孟子性善爲宗。一切氣質屏而去之。作聖工夫。乃始純一也。羅子曰。性命在人。原是神理。看于於言下。執滯不通。一至於此。豈亦氣質之爲病。而子未之覺也乎。請爲子詳之。夫性善之宗。道之孟子。兩非始于孟子也。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孔子固先言之也。氣

質之說主於諸儒而非始於諸儒也。形色天性也。孟子固亦先言之也。且氣質之在人身呼吸往來而周流活潑者氣則爲之。子今欲屏而去之。非惟不可屏而實不能屏也。况天命之性固專謂仁義禮智也。已然非氣質生化呈露發揮則五性何從而感通。四端何自而出見也。耶。故維天之命克塞流行妙凝氣質誠不可掩斯之謂天命之性合虛與氣而言之者也。是則無善而無不善。無不善而實無善。所謂亦子之心渾乎其天者也。孟子之道

近溪先生遺編

上孟

九

長松館藏板

性善則自其性無不善者言之。故知能愛敬。謁然四端而曰乃若其情則可爲善。蓋謂性雖無善而實無不善也。告子則自性之無善者言之。故杞柳湍水柔順活潑而曰生之謂性。了無分別。若謂性雖無不善而實無善也。要之聖賢垂世立教貴在平等中庸。使上智者可以悟而入。中才者可以率而由。若如告子云性則太落虛玄。何以率物。故孔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天下惟中人若多。告子獨不思覺人耶。何乃使一

世人多不可語也。此孟子所以深辨而力挽之。夫固未盡非之也。曰然則諸儒之說皆是矣。論者又謂其非性善之宗。何耶。曰儒先立說原有深意。而近世諸家講套漸漸失真。既將天性氣質兩平分。開又將善惡二對各自分屬。殊不知理至性命極是精微。聖賢猶且難言。而集說諸家妄生分解。其粗浮淺陋亦甚矣。又安望其妙契儒先之旨。而直泝孔孟之宗也哉。曰然則世之人敢謂其無善惡耶。善惡之分敢謂其無所自生耶。曰善惡之分亦

近溪先生遺編

上孟

十

長松館藏板

有所自而不可專執其爲性也。又請爲吾子詳之。今堂中聚講人不下百十。堂外往來人亦不下百十。余今分作兩截。我輩在堂中者皆天命之性。而諸人在堂外則皆氣質之性也。何則。人無貴賤賢愚皆以形色天性而爲日用。但百姓則不知而吾輩則能知之也。今執途人詢之。汝何以能視耶。必應以目矣。而吾輩則必謂非目也。心也。執途人詢之。汝何以能聽耶。必應以耳矣。而吾輩則必謂非耳也。心也。執途人而詢之。汝何以能食。何以能動

耶必應以口與身矣。而吾輩則必謂非口與身也。心也。識其心以宰身。則氣質不皆化而爲天命。耶味其心以從身。則天命不皆化而爲氣質。耶心以宰身。則萬善皆從心生。雖謂天命皆善無不可也。心以從身。則衆惡皆從身造。雖謂氣質乃有不皆善亦無不可也。故天地能生人以氣質而不能使氣質之必歸天命。然同界人以天命而不能保天命之純全萬善。若夫化氣質以爲天命。率天性以爲萬善。其惟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也。夫

近溪先生二貫編

上孟

士

長松館藏板

故天地設位。聖人成能。

問人性之善是其本然。而聖人立教。又必要許多工夫。以盡其性。何也。羅子曰。盡性工夫。予且勿論。但云人性之善是其本然。此語果從心而發乎。抑聽得他人之言。而謾爾云云也。曰。此豈從人言。實是自已見得。羅子曰。孟子當時一說性善。其在門高弟。如公都萬章。俱紛紛諍辨。雖樂正子名爲好善。而信有諸已。在疑悟之間。至於宋時諸儒先。則直謂孟子只說得一邊。須補以氣質方備。然則吾子

聰明豈能獨超乎古今也。耶曰。性字原從心從生。則性本是心中生出來的。安得不善。但人自家不能保守。便惡了。曰。如子所言。分明在字義上看。此性當作善。至在人身上看。此性却不免是惡了。子何曾見得性果善。要之性善一着。是聖凡之關。只一見性善。便凡夫立地成聖。孔子以後。惟是孟子一人。直截透露。其他混帳。則十人而九矣。此不是他肯自放過。蓋此處千重鐵壁。若非真正舍死拼生一段精神。決未許草率透過也。

近溪先生二貫編

上孟

士

長松館藏板

有問居天下之廣居一條。羅子曰。大丈夫亦人而已矣。丈夫之所以爲大者。亦自識其人而已矣。孔子曰。仁者人也。程子曰。學者先須識仁。仁者天地萬物渾然同體。非天下之廣居如何。又曰。義禮皆仁也。則卽人之欲廣其居者。其門路自然開闢。聽事自然嚴整。機之不可已焉者也。所居既廣。則可以容賓旅。庇寒士。而與民由之。其餘事矣。否則居第亦足以傳子孫。如所謂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安往而不自得耶。何富貴之能加。而貧賤戚武

之能以損滅也哉。作人至此，果是出類拔萃，軒輊昂昂，所謂中心安仁，天下一人者也。

或問好辨大意何如。羅子曰：孟子之辨，只是辨個天下之生，而生尤莫重生於其心也。故洪水溺人，未便溺心；夷狄猛獸害人，未便害心。一至春秋，弑逆漸起，人心大壞。孔子繼禹周而作春秋，全是救天下之生，然猶是顯惡，可得誅討。及至楊墨之言，一生於心，則其生生之心，已被遮掩，安得而不閉之。某嘗謂

近溪先生二貫編

上孟

長松館藏板

高皇六諭，真是直接孔子春秋之旨。聳動忠孝之心，不必言距楊墨，人人知君父之恩之罔極也。豈非世道一大治，而天下後世獲甦生也哉。

貫編上孟尾

近溪羅先生一貫編

門人熊 侗孺夫編次

後學錢啓忠沃心重訂

孟子下

問仁之實一章。羅子曰：此章書與論語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一般。是孟子自述其平生始初着力處，與末後得力處，所以願學孔子的實事也。蓋天下最大的道理，只是仁義，殊不知仁義是個虛名，而孝弟乃是其名之實也。今看人從母胎中來，百無一

近溪先生二貫編

下孟

長松館藏板

有止曉得愛個母親，過幾時止曉得愛個哥哥，聖賢卽此個事親的心，叫他做仁。卽此個名而已。三代以後，名盛實衰，學者往往知慕仁義之美，而忘其根源所在。孟子生來得賢母養之學宮之儀，而本心不失，又遇子思之徒從之，而正學奮聞，故其見超出一世，獨知得此是生人的性命，自幼而少，自少而壯，一刻也離不得，又自身而家，自家而國，自國而天下，一人也離不得，故知而弗去，不是要他不去，只知得真時便原自不會去也。久久

弗去則細細密密自然有許多節次從從容容又自然有許多文彩其事親從兄之間可度可觀亦非是有意要節文之也節文由熟則子愛其親而親亦慈其子弟敬其兄而兄亦友其弟父母昆弟和美一團而宗族家邦也感通翕順雖欲不樂不容於不樂雖欲不生長暢茂不容於不生長暢茂以至手舞足蹈而不自知焉則事親從兄之間無非聲容之盛而樂樂之極也已要之此雖是說樂之極其實是形容聖之至也故從心所欲不踰矩

近溪先生一貫編 下孟 長松館藏板

是潔矩孝弟而不踰也聖不可知之神是孝弟之手舞足蹈而不可自知也然此皆其末後得方處功夫只是知得透徹而久久弗去耳今卽孟子七篇看來那一句話離了孝弟那一場事會離了孝弟陳王道則以孝弟而爲王道明聖學則以孝弟而爲聖學管晏事功則以孝弟而鄙之楊墨仁義則以孝弟而闢之王公氣勢則以孝弟而勝之只弗去二字所以能純全孝弟之妙只孝弟二字所以能成就亞聖之名而生平願學孔子果不爲其

言也已

羅子曰世俗恒言天下太平似是異事故或曰有象或曰無象若孔孟言之則只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便天下平也今若以麒麟生鳳凰至作太平便是難事如親親長長則誰家無父母誰家無兄長亦誰不能孝誰不能弟也可見太平之福只在目前但人家子弟却多不能受用往往不愛其親而愛他人不敬其兄而敬他人愛他人又不曾愛得好的敬他人又不曾敬得好的所以更相染習

近溪先生一貫編 下孟 長松館藏板

驕傲成風爭鬭所由起而訟獄所由生也要之亦自其爲祖父兄長者與有責焉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今之縉紳遠來相聚須責備爲父兄者以積善爲事爲子孫者以孝弟爲心則便保合大和乃利貞也夫大和者非保則不能久然非合亦未能久保者也故祖宗積善數十百輩而敗在一子孫風俗孝弟亦壞在一個皆非所謂合也今要保合却在利貞貞者正而固也今爲父兄者果能以正自持而不

偏其心則財產物業視人猶已待疎若親必不肯
侵損鄉族以獨肥已身為子孫者亦能以正自持
而不邪其思則必以父母之心為心以兄長之心
為心又肯反道悖德以薄其所厚而厚其所薄耶
況此段意思不止於家道有益如孟子所謂守先
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何等大事亦不過曰入則
孝出則弟孔子七十從心所欲不踰矩亦何等大
事然亦不過曰老者安之少者懷之則為聖為賢
亦在日前人亦苦自不能受用耳

近溪先生一貫編

下孟

四

長松館藏板

問大人不失赤子之心其說維何羅子曰凡看經書
須先得聖賢口氣如此條口氣則孟子夫子非是稱
述大人之能乃是贊嘆人性之善也蓋今世學者
往往信不過孟子性善之說皆由識見之不精其
識見之不精又皆由推致之不妙觀孟子他章論
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夫根本者枝葉之所
由生者也不究其所由生之根本又安能透得夫
枝葉之所以為善也哉曰解者謂大人無所不知
無所不能而赤子則一無所知一無所能果得根

本乎亦還在枝葉而已也曰心性是一個神理雖
不可打混然實不容分開如曰知得某事善能得
某事善此即落在知能上說善所謂善之枝葉也
如曰雖未見其知得某事善却生而即善知雖未
見其能得某事善却生而即善能此則不落知能
說善而亦不離知能說善實所謂善之根本也人
之心性但愁其不善知不愁其不知某善某善也
但愁其不善能不愁其不能某事某事也類觀夫
赤子之目止是明而能視然未必其視之能辨也
赤子之耳止是聰而能聽然未必其聽之能別也
今解者只落在能辨能別處說耳目而不從聰明
上說起所以赤子大人不惟說將兩開而且將兩
無歸着也嗚呼人之學問止能到得心上方纔有
個入頭據我看孟子此條不是說大人方能不失
赤子之心却是說赤子之心自能做得天人若赤
子之心止大人不失則全不識心者也且問天下
之人誰人無心誰人之心不是赤子原日的心子
如不信則請徧觀天下之耳天下之目誰人會

近溪先生一貫編

下孟

五

長松館藏板

過赤子之耳以爲耳。後過赤子之目爲目也。哉。今人言心不曉從頭說心。却說後來心之所知所能。是不認得原日之耳目。而徒指後來耳之所聽目之所視者也。此豈善說耳目者。噫。耳目且然。心無異矣。

問由良知而克之以至無所不知。由良能而克之以至無所不能。方是大人不失赤子之心。此意何如。羅子曰。若不知豈得謂之良知。若有不能豈得謂之良能。故自赤子。卽無所不知。無所不能也。

近溪先生二貫編

下五

六

長松館藏板

時坐中競求所謂赤子無所不知。無所不能也。竟莫得其實。乃命靜坐歌詩。偶及於萬紫千紅。總是春之句。羅子因憮然嘆曰。諸君知紅紫之皆春。則知赤子之皆知能矣。蓋天之春。見於花草之間。而人之性。見於視聽之際。今試抱赤子而弄之。人從左呼。則目卽盼左。人從右呼。則目卽盼右。其耳蓋無時無處而不聽。其目蓋無時無處而不盼。其聽其盼。蓋無時無處而不轉展。則豈非無時無處而無所不知能也。哉。衆皆躍然曰。先生其識得東風。

面者矣。何俄頃之際而使萬紫千紅之皆春也。耶。問君子深造以道。其道卽率性之道否。羅子曰。近世諸儒亦有如此作解者。但未的確。須要從頭說起。蓋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則人之所性。皆可率而爲道。然而非其至者。必脩道成全。而爲大聖人。然後性命之學。可以立教。而曰大人之學之道也。蓋隆古神聖。自克明峻德。以親睦九族。平章百姓。協和萬邦。而爲人倫之至。故大學之道。在明德親民止至善也。今時爲學者。皆以意爲學。而說學者。亦皆以意爲說。故雖有可觀。而道實小道。達之天下。通之萬世。而致遠則泥也。是以孔夫子之志學。孟夫子之願學。所學則皆大學之道。以此深造。則雖忘食忘憂。却信古好古。以直探性命之微。而悉憑至善之矩。着力固極其奮銳。辨擇尤極其精詳。久之渙然水釋。怡然理順。則我卽聖心。聖卽我體。豈不渾渾融融。聯屬中國爲一身。統會萬古爲一息哉。如是而自得之妙。居安資深之益。以至左右逢源之歸。固不待辨說。而其理自見矣。

近溪先生二貫編

下五

七

長松館藏板

問人之所以異於禽獸也者幾希今註疏皆主偏全分別不識此外更有他說而可相發明否也羅子曰孟子此個幾希二字類之他章舜之異於深山野人夜氣之好惡與人相近皆是指率性體而所指性體亦且最是微妙况存之則入聖賢去之則同禽獸其關係亮非小可安得遽以眼前形氣籠迹而輕易言之也哉竊謂此章歷論羣聖其意在憂勤惕勵然憂勤惕勵生於覺悟警醒今承下問敢以此覺字爲人之異於禽獸處也蓋天命流行物與無妄萬民萬物並育於霄壤之中其靈性生生渾然一體而無二樣然其性雖同一生生其生雖出一靈妙皆知不待慮能不待學總自造化窟中順便布護從早至曉從古至今流行而了無停機直達而了無轉識也惟是人在萬物之中其靈明稟得猶多而聖生吾人之內其神明尤爲獨至故其知能雖普地而同然而其覺悟則超羣而先得百姓雖日用而不知較之物類頑冥猶堪呼喚而提命之也此則天地間人物一個大限而君

近溪先生貫編

下孟

八

長松館藏板

子小人或存或去猶似便有憑據也孟子云堯舜性之湯武反之皆從覺處形容其大小難易之不同焉爾至其根源則又皆從易經透將出來其曰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然則聖人性反之覺又不總是大易之逆知也耶曰憂勤惕勵生於覺悟此人物之爲大異君子庶民之所爲不同果是一言而極其分曉矣但謂聖賢逆之知覺又有大小難易之分否也曰觀之其論大舜禹湯亦自可見蓋聖賢存此憂勤惕勵原是以完全已性而性則惟是生化之仁合宜之義其所統宗也大舜之庶物彰明人倫昭察而性無不盡者原不着些子意思亦不費些子工夫止係其覺處精通故其生處順適因性之仁而由之爲仁初不知其爲仁而乃行乎仁因性之義而由之爲義初不知其爲義而乃行乎義也以後去全體仁義豈不大小難易畧有差殊憂勤惕勵固是一般而覺之初起恐未可同日語也已

近溪先生貫編

下孟

九

長松館藏板

悟大畧已詳而易之逆數今則敢請爲諸人一盡言之羅子曰夫道一而已矣道一則學亦一而已矣豈有聖人盡性只是一覺而聖人通易又不止是一覺也哉蓋語道而至大易則天地民物五倫萬善極其具備純全了無纖毫欠缺惟是聰明神聖方能與之脗合符同則大易可語道之全而聖心可語易之全矣然究竟其所以脗合所以符同則惟此覺字稍足以擬諸形容而學者亦可由圖入頭處也請爲諸君詳之蓋易之爲易其充塞寰

近溪先生二貫編

下五

十

長松館藏板

故自天行之健象而卽象之以不息之自強自乾龍之初爻而卽效之以潛藏而勿用推而至於六十四象推而至於三百八十四爻又不總是贊聖神妙覺以開其先而啓吾人純心以慎其動也哉然其中每以卜筮而爲言者蓋聖人欲示人幾先之爲靈而以龜著之出於無心者証之而其靈乃益顯矣欲示人以聖覺之爲妙而以玩占之周於萬變者証之而其妙乃益神矣要之言在卜筮而意主於知幾似未可以拘方而執泥之也問曰聖人之神幾善易幸已聞其梗槩至吾儕欲從覺而希聖者則當何如而用力也曰此則如前大小難易之說似又不可不預講已蓋之卦雖六十有四而統之則獨在乾坤乾坤雖云並列而先之則又在於乾故學者之於大易欲以了達全經則須是開通覺性欲以開通覺性則乾之一卦最初宜先講者也夫天也者乾之形體而乾也者天之性情故乾卽是天而純粹以精無時而不運也天卽是乾而廣生並生無處而不包也無處不包則天體無

近溪先生二貫編

下五

十

長松館藏板

外矣。天不外乎我而我獨能外乎天哉。無時不運則乾行不已矣。乾不能已乎我而我獨能已乎乾哉。是則大明乎乾之始而全經之始實無所不明。大明乎乾之終而全經之終實無所不明。蓋陰陽之內外遠近大小高下不過六位時成而天之體一盡乎此矣。陰陽之消長進退順逆吉凶不過六虛周流而乾之健一盡乎此矣。譬則規一設而天下更無餘圓。矩一立而天下更無餘方。然則乾卦之位定行周而六十四之外復有餘卦三百八十五。

近溪先生二貫編 下孟

主 長松館藏板

四之外復有餘爻也。與哉其視大舜之由行仁義以明乎庶物而察乎人倫。沛然決江河而之四海。其於羣聖之大小難易不昭昭乎。而指諸吾掌也哉。敢因幾希之論而併及焉。幸不罪狂瞽而終教之問由仁義行非行仁義是贊大舜能事若吾學者必須從行仁義處起手乃可。語由仁義行何如。羅子曰。此是兩種學問。如商旅路途一往南行一往北走難說出門時且先向南然後又回轉向北也。曰吾人爲學須是由勉而安今舍却行仁義即要由

仁義行是不勞勉強而安然自得也。恐人非生知難遽語此矣。曰後世學術不明只是此處混帳。蓋行仁義與由仁義行是南北分岐處。由勉而安是程途遠近處。行仁義有行仁義的安勉由仁義行亦有由仁義行的安勉也。曰行仁義而習熟久久以至於安即所謂習慣成自然也。吾人皆能曉得若說由仁義行又從強勉處起手此段意思却是難解也。曰此個宗旨語孟篇篇皆然。吾輩只是不察今舉其最明白的一章來看如孟子謂仁義之

近溪先生二貫編 下孟

主 長松館藏板

實只是愛親從兄夫愛親從兄吾人不慮而知之良知不學而能之良能也。今人識得此體者甚少若知得透徹而又久久弗去六經尤少矣。故知而弗去已是十分難事况又能盡其節文詳細精密一無滲漏得多少工夫方能至此。然又非惟智禮之實有許多龜勉着力即樂斯二者亦須一切世情嗜欲休歇解脫方能打併精神優游涵泳以圓活長養乃得生惡可已而至於手舞足蹈不自知之境界也。故今日出門一步即從不慮不學處著

脚趨向尚且頭頭都是難事節節都要精竭盡
生平方得渾化若更從外面比倣修爲爲象執跡
出門一步已與不慮不學之體不啻米之與炭做
得閑熟一分則去真心日遠一分做得成了家儻
則去真心卽如天淵之不相及矣將以學聖而反
至背聖將以盡心而反至違心孤負一生志願虛
費終身氣力總只爲出門一步差却豈不大可慟
恨也哉又豈可不警省而早辨之也哉

問夷惠望望而去由由不舍不免有失已失人處何
近溪先生貫編下孟

五 長松館藏板

孔子卽人已俱得羅子曰二聖人與孔子俱是成
已成物之心但二聖人覺得費力孔子則分外輕
省乃是不專求形迹而惟在我知體上圓徹自然
可以仕止久速而非仕止久速所能滯限也故智
之事也

問孔子聖之時似多得之學易而然羅子曰易象之
贊必曰時義大矣哉又曰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
御天所以君子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而隨時
變易以從道也吾夫子平生得力全在於此惟孟

氏獨能知之乃特稱之曰孔子聖之時者也是以
其立教乎人也則曰當其可之謂時其悅諸乎心
也則曰學而時習之惟其教之當可也故自不覺
其倦惟其習之以時也故自不覺其厭論語開卷
便將一生精神全付打出可見渾然一團仁體頃
刻便克塞天地而貫徹古今是何等家風何等滋
味也吾人可漫漫輕看哉

問孔子之時與顏子之復同異何如羅子曰顏子之
一日復禮六復自一日始也自一日而二日三日
近溪先生貫編下孟

五 長松館藏板

以至十百千日渾然太和元氣之流行而融液周
遍焉卽時而聖矣故復而引之純也則爲時時而
動之天也則爲復時其復之所由成而復其時之
所自來也歟

問告子謂生之謂性與食色性也何爲孟子不取且
極辨其非耶羅子曰學者讀書多心粗氣浮未會
詳細理會往往於聖賢語意不覺錯過卽如告子
此人孟子極爲愛敬謂能先我不動心夫不動心
是何等難事况又先於孟子也耶想其見性之學

與孟子未達一間。止語意上少圓融而非公都諸子之可繫論也。今且道生爲之言。在古先謂太上其德好生。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謂易。而乾則大生。坤則廣生。人之生也直。生則何嫌於言哉。至孟子自道。則曰日夜所息。雨露之養。豈無萌芽之生。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是皆以生言性也。嗜則期易牙。美則期子都。爲人心之所同然。目之於色。口之於味。性也有命焉。是亦以食色言性也。豈生之爲言。在古則可道。在今則不可道耶。生與食色在已。則可以語性在人。則不可以語性耶。要之食色一句不差。而差在仁義分內外。故辨亦止辨其義外。而未辨其謂食色也。若夫生之一言。則又告子最爲透悟處。孟子心亦喜之。而猶恐其未徹也。故以白喻之。而以人物相混探之。告子至此不免自疑。而不敢曰然矣。於此之際。若能響應承當。則性幾神理。頓爾圓通。天地萬物。渾然同體。善信兩關。不超樂正而上之也耶。惜其不然而孟子遂終泯一默也已。

近溪先生二貫編

下孟

六

長松館藏板

夜坐誦牛山一章。衆覺肅然。羅子乃爲浩嘆曰。聖賢警人。每切而未思耳。卽桎梏二字。今看只作尋常。某提獄刑曹。親見桎梏之苦。上至於頂。下至於足。更無寸膚可動。活輒爲涕下。中有悟者。曰然則從軀殼上起念。皆桎梏之類也夫。曰得之矣。蓋良心寓形體。形體既私。良心安得動活。直至中夜。非惟手足休歇。耳目廢置。雖心思亦皆斂藏。然後身中神氣。乃稍稍得以出寧。逮及天曉。端倪自然萌動。而良心乃復見矣。因思日間形役之苦。又何異以良心爲罪人。而桎梏無所從告也哉。有友人復問曰。夜氣如何可存。羅子曰。言夜氣存。良心則可。言心存。夜氣則不可。蓋有氣可存。則晝而非夜矣。問仁人心也。一章。羅子曰。此是孟子極言心字。在人最爲要緊處。如曰天下恒言仁義之大。殊不知仁只是吾人身心。有此主宰虛明之心。而其視聽言動。應酬萬變。事事皆天則處。卽所由之路。而爲義也。故下文繼嘆曰。人之所以終身履錯。陷於幽谷。而不由乎正路者。正因放其心而不求焉耳。此其

近溪先生二貫編

下孟

七

長松館藏板

所以陷溺而可哀也。然良知在人，明白不昧，雖窮大至輕，皆知求之。豈有人心至重如此，反不知求耶？弗學弗問焉耳矣。故曰：學問之道無他，只爲求其放心。蓋心以不知而放，則可以學問而求。如曰：博學而篤志，是能學矣。切問而近思，是能問矣。則自然仁在其中，仁在其中，則心便不放矣。問曰：如何仁在其中，便是其心不放？曰：人心放時，非是無有此心，只因逐物有方着在一處，如放於有聲之族，便聽不見；聽不聞，食不知味，而心不在矣。若能

近溪先生遺稿

下五

六

長松館藏板

得其真體，使良知活潑，便是仁。仁即是心，內則爲主宰，而發則爲正路矣。人心在人，果所係不爲輕也。慎之慎之。

問：仁人心也。一章以後，何爲只說放心而不說入路？學問必如何而後可求放心？羅子曰：孔子云：仁者人也。孟子則直指以示曰：仁何以是？人。蓋人身耳目口鼻皆以此心在其中，乃生活妙處。生活妙應，非仁如何？其生活應妙，必有節次分辨，即是心之義而所由以爲用之路也。惟人心在人身，如此要

緊，則心失而身即死人矣。此所以爲可哀也。人身與仁心，原不相離，則人能從事於學問，而心即不違仁矣。此求放心所以無他道也。

問：求放心，卽是致良知否？羅子曰：雖是一個工夫，然用處稍有不同。如求放心，是未嘗知學之人，須要發憤操持，以立其志，相似。故曰：將已放之心，使反復入身來，則知體精明，方可下手致去。卽所謂氣質清明，義理昭著也。太約求放心，是外以約之於中，致良知，是中以出之於外也。其中愈精明，則其發愈詳密。其發愈詳密，則其中益精明矣。曰：如此用功，與博約不亦相類耶？曰：博約亦離不得。故曰：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今於天地萬物，而責備在我，使此志卓然精明者，卽約以守其身也。由吾身以統率天地萬物，而立必俱立，成不獨成。發用克周者，卽守其身而天下平也。此個工夫，從古至今，原無兩用。惟孔孟乃集其大成也。

問：或爲大人，或爲小人，章何如？羅子曰：天地間人是一團生理，故其機不容自己。上至公卿大夫，下及

近溪先生遺稿

下五

九

長松館藏板

農工商賈誰不求做個好人又誰不有做人的路徑但發足處却要詳審發足處只爭毫末而在我成就將天淵也奚啻千里而已哉如何是人正經的道路蓋人之爲人其體實有兩件一件是吾人此個身子有耳有目有鼻有口有手有足此都從父精母血凝聚而成自內及外只是一具骨肉而已殊不知其中原有一件靈物圓融活潑變化妙用。在耳知聽在目知視在鼻知臭在口知味在手足知持行而統會於方寸空空洞洞明明曉曉名

近溪先生一貫編

下五

子

長松館藏板

之爲心也。心則孟子謂之曰大體蓋體中之大者也耳。目口鼻四肢孟子謂之曰小體蓋體中之小者也。顧人從之何如耳。從其小則爲小人從其大則爲大人。心止方寸如何却爲大身長七尺如何却爲小。蓋目只管看色耳只管聽聲鼻只管臭味四肢只管安逸所欲所嗜所求不過而前受用不能相通更不知有其他其體段原已纖細做人者若在此等處去尋路行走行得最好便是今之鄉人出色者田地足以充腹廬舍足以安居世業足

近溪先生一貫編

下五

主

長松館藏板

以貽傳子孫其一身口耳四肢也安頓停當不論出仕在家却都成得個人但規模小小此雖是一徑路然聖人說道從欲惟危蓋其發端既從口耳四肢之欲着了脚此欲原是無厭足的東西若稍放一步便貪求所當得外面雖圖掩覆而其中未必光明其做人卽落邪徑而成個小人之儉邪者再若行險機熟門面不顧耳濡於聲目亂於色口體饕食四肢狠縱便墮坑塹墜荆棘反自戕其身而爲克己惡人以致於禽獸異類而莫可紀極者矣。究其根源也皆是各要出做人但起初由身家一念嗜欲中來未流遂遂不可救藥此可見小體之必不可從而小人一路決不可不審擇防閑也若吾心體段則藏之方寸之間而通之六合之外其虛本自無疆界其靈本自無障礙能主耳目而不爲所昏能運四肢而不爲所局故聖人於其脫胎初生之際人教不得物強不得時節渾然冥然之中却指示一條平平正正足以自予此生的大路說道大人者要不失這一點赤子時曉知愛爺曉

知愛娘伶伶惻惻，不消慮，不消學的天地生成真心也。此個真心，若父母能胎教，姆教常示母誼，如古之三遷善養，又遇着地方風俗淳美，又再有明師爲之開發，良友爲之夾持，稍長便導以遜讓，食息便引以禮節，良知良能生生不已，知好色而不奪於少艾，有妻子而不移於恩私，則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將爲善，思胎父母令名，必果，將爲不善，思胎父母羞辱，必不果，一生爲人，若果千緣萬幸，上得這條程途，方可做人。

近溪先生二貫編 下孟

長松館藏板

的大路，禮謂置之塞乎天地，通乎民物，推之東海而準，推之南海而準，推之西北海而準，推之前千古，後百世而準，是聯天下國家爲一身，聯千年萬載爲一息，視彼七尺之軀，而旦夕延命者何如耶？故只不失赤子之心，便可以名大人，而大人者，便可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合序，而鬼神合吉凶也。孟氏從其大體爲大人，真是格言至訓，簡易直截，惟在乎審所從而已矣。

問：今若全放下，則與常人何異？羅子曰：無以異也。曰：

既無異，何以謂之聖學？曰：聖人者，常人而肯安心者也。常人者，聖人而不肯安心者也。故聖人卽是常人，以其自明，故卽常人而名爲聖人矣。常人本是聖人，因其自昧，故本聖人而卒爲常人矣。

諸生請訓，迪羅子曰：聖賢惓惓垂教天下後世，有許多經傳，不爲其他，只爲吾儕此身。故曰：道不遠人，且不在其他，而在於此一時。故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夫此身此時，立談相對，既渾然皆道，則聖賢許多經傳，亦皆可以會而通之。如論語所謂時習

近溪先生二貫編 下孟

長松館藏板

而悅，朋來而樂，中庸所謂率性爲道，脩道爲教，大學所謂在明明德，在親民，孟子所謂人性皆善，而浩然塞乎天地之間，字字句句，無一不於此身此時相對立談，而明白顯現，兼總條貫矣。由此觀之，天下之人，只爲無聖賢經傳喚醒，便各各昏睡，雖在大道之中，而忘其爲道，所以謂百姓日用而不知，及至知之，則許多道妙，許大快樂，却卽是相對立談之身，卽在相對立談之頃，現成完備，而無欠無餘，如昏睡得喚之人，雖耳目醒然爽快，然其身

亦只是前時昏睡之身而非有他也。故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諸生能趁此一刻之覺。而延之刻刻。積刻成時。又延一時。以至時時。積時成日。又延一日。以至日日。久之。以至終身歲月。皆如此會相對立談而不異焉。則原泉涓滴到海有期。核種纖芽結果。可待。生意既真。便自久久不息。而至誠純一之境。只在此時一覺之功。以得之。而無事旁求已也。

羅子曰：孟子謂瞽瞍殺人，舜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近溪先生一貫編下孟

長松館藏板

此言舜之心則可。若謂真如此處。殆未盡也。舜受堯之天下。必有可以受者。而後可以棄。遽從而赦徒之乎。吾意聖人所過者化。是無不可化之父也。書曰：瞽瞍亦允若。則必無殺人事矣。不幸而有之。如周世宗可也。柴守禮世宗父也。殺人于市。有司以聞。世宗不問也。古有之。議公法。首曰議親。况父乎。或謂不問。必不悛。又殺人也。則如之何。無已。則制之而已。文姜之淫。制其從者。夫人徒往乎。守禮之暴。制其從者。司空徒搏乎。此莊公世宗責也。嗚呼。子之處此亦難矣。

問盡心一章。羅子曰：此章書是。孟夫子自述其生平之所得。且以警悟及門諸賢也。蓋孟子學問受之于思。天命之性。故於天也。命也。性也。皆究極根源了無疑貳。良由他既竭心思。而天聰明之盡。所以翻成性善一段話頭。來立個宗旨。開示後學。不想春秋戰國異言喧阗。人性雜擾。習染已久。此言一出。不徒世情拂逆。即在門之士。亦皆紛爭強辨。更不服從。雖以樂正之質美好善。亦在疑信之間。孟子

近溪先生一貫編下孟

長松館藏板

于憶想諸人。皆以性在前。而前漫多自許。能知而本心聰明殊未竭。盡所以浮浪言辭。先入作主。真正道脉。反作尋常。故昌言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意以人情好逸而惡勞。此心易私而難公。誰人肯於自性盡力。去心上求之。心上既未盡力。而自性底蘊。又何怪其不能精透。而漫隨世俗。以為惡為混。為三品。而善則反疑貳不信也。夫心性固是相因。而天人原無二致。自性若能真知。則天便即無間隔。夫孔子用功五十。方知天命。

今知性遂已知天。則知性果然非易事矣。人其可不盡心耶。至於存心一條。亦未必別有一段工夫。蓋心到盡處。已是極至之辭。今但常時盡而不間。卽謂之存。性者心之生理。心存則性自條暢明朗。而謂之養。存而且養。便於天體顧諟。周旋順事。而無所拂矣。然事天而周旋不舍。雖比之知天。更爲純密。但我去事天。終是兩個而非一也。兩而未一。則壽夭終屬於天。而我猶不免聽命。卽是以語聖神之理。恐亦難矣。惟天壽不貳。至迹化而齊。終身以俟命。至情忘而一。則我命在我。而我卽天矣。譬之舜之與堯。始而受其明。揚側陋。卽知之真處。繼而蒙其館甥貳室。卽事之密處。若論歷數在躬。而萬幾統一。則須是禪位稱帝。乃其極至處也。但此章旨趣。歸宿雖在性命。而從人則屬心。知蓋心者身之神明。則主宰於一身之中。而貫徹於八荒之外。自其流通不已者。則爲命。自其生化無遺者。則爲性。自其統攝無端者。則爲天。人惟心知不妙。則神明不顯。於是形與天隔。性與命離。而聖不可希。

矣。故善觀此章者。只專在盡心字。便頭頭盡理。善體此章者。只專在盡心二字。便時時得力。信哉學問之當講。而機杼之當求也已。問盡心存心。知天事天。孟子原並舉以言。而先生却謂存心不必別用工夫。何也。羅子曰。天下道理。自具本源。而聖賢工夫。亦自有頭腦。全言心也。性也。天也。命也。一理也。雖意思渾融得好。然沒個頭腦。却教學者如何用工。今精神最吃緊者。又是盡其心者一句。只一句認得真的。則一章首尾貫徹。迎刃更無難事。如中庸論惟天下至誠能盡其性。則直至參天贊化。總是盡此性。而直窮到底也。蓋吾心分量。卽天地之廣遠。皆其併包。民物之衆盛。亦相融液。其併包融液之體。又皆玲瓏剔透。潔淨微妙。總是一團神明也。所以盡之功。最是爲先。亦最是爲大。然却最是爲難也。所喜人有恒言。隨事觀人。皆爲盡心。盡心而況此學。獨不當先盡其心乎。故古之善言聖人者。惟曰天聰明之盡者也。心之聰明。果能不憚劬勞。不計歲月。到得心思既竭。

明自來。那時許大乾坤俱作水晶宮。闕即是說性。說天已是強爲區別。如何存之與養。知之與事。又豈不一齊俱到也哉。奚止曰知曰事。就是最後立命一着。雖云神聖之所極難。只是他年深歲久。歡欣浹洽。我即是天。天即是我。而天人之間。別覓之了不可得。天人已是兩忘。壽夭又更何有。故初則必言盡心。而終則果然心盡而已。

或又問盡心一章。說有不同。何如。羅子曰。此章之說。如陽明先生極於初學。助長精神。然孟子口氣。

近溪先生貫編

下孟

天

長松館藏板

似覺未安。如晦菴先生雖得孟子口氣。然分析又覺稍多層節。某竊敢作一譬喻。謂其初二條。似一泓春水。其終條則似一片寒水也。蓋心性密藏微妙深遠。其研窮精微而知之真者。則是水影天光。空澄浩渺。而了無底止也。至於心性涵育。生化圓通。其因依順適而養之完者。則又是波流畔岸。宛曲縈迴。而了無窒滯也。如此以知。如此以養。則心之與性。人之與天。極是活潑潑。渾渾融融。矣。然知徹於天。則愈深而愈微。養徹於天。則益純而

益明。是則性之浮游渺漠。不至寒冰。何從堅定。故吾此身。即心性之堅水也。若善知善養。以顯著脩爲。使心運乎身。身體乎性。亦即返寒其水。而凝成乎水也。蓋知以通天。而養以奉天。久之而身斯可以同天。同天則無始無終。我命在我。而壽夭更何足言也哉。一友從旁贊曰。孟子于他章言萬物皆備。豈非專指心性。及樂莫大焉。則必反求諸身。信是亦同此義。曰。即此章書旨。今特諸友理會。亦未透妙義。蓋反求諸已。即謂之恕。恕得快便。即謂之仁。所謂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者也。學者其心未公。則於恕必須強耳。故強之與安。少有差別。而恕則原非有二也。諸君喜曰。問盡心而知行。恕豈非因此而識彼也耶。

羅子在會。講盡心章畢。因詰諸友曰。孟子說心說性說天。何等精微。未復言身。不其淺乎。爲言也。衆皆默然。羅子曰。人作學問。發於四支。方爲真學。問動容中禮。舞蹈不知。四體不言而喻。纔叫做貫中通理。美之至也。衆皆有醒。

近溪先生貫編

下孟

天

長松館藏板

問萬物皆備其說何如。羅子曰：有宋大儒莫過明道而明道先生入手則全在學者先須識仁而識仁之說則全是萬物皆備於我一章。令學者於孔門求仁宗旨明了則看孟氏此章之說其意便活潑難窮矣。蓋天本無心以生物而爲心。心本不生以靈妙而自生。故天地之間萬萬其物也而萬萬之物莫非天地生物之心之所由生也。天地間之物萬萬其生也而萬萬之生亦莫非天地之心之靈妙所由顯也。謂之曰萬物皆備於我則我之爲我。也。固盡品彙之生以爲生亦盡造化之靈以爲靈。此無他蓋其生其靈渾涵一心則我之與天原無二體而物之與我又奚有殊致也哉。是爲天地之大德而實物我之同仁也。反而求之則我身之目誠善萬物之色我身之耳誠善萬物之音我身之口誠善萬物之味至於我身之心不誠善萬物之情也哉。故我身以萬物而爲體萬物以我身而爲用其初也身不自身而備物乃所以身其身其既也物不徒物而反身所以物其物是惟不立而身

近溪先生一貫編

下孟

手

長松館藏板

立則物無不立是惟不達而身達則物無不達蓋其爲體也誠一則其爲用也自周此之謂君子體仁足以長人亦所謂仁人順事而恕施也豈不易簡豈非大樂也哉其有未誠者事在強勉而已勉強云者強求諸其身也反求諸身強識乎萬物之所以皆備焉爾也果能此道則雖愚必明雖柔必強物我相通之幾既體之信而無疑則生化圓融之妙自達之順而無滯者尚何恕之不可行又奚仁之不可近也哉故欲思近仁者在強恕將圖行恕必務反身然反身莫要於體物而體物尤貴于達天非達天則求仁之至蘊而軻氏願學之的矩也與哉

問反身而誠卽是識得仁否。羅子曰：仁者人也。天地之心也。故學者既識萬物我同體便反之於身以體乎萬物天則首之足之我則心其間而清且寧之以致中和之極以臻位育之化其序不可亂而其功不可已者歟。

問陽明先生莫謂天機非嗜慾須知萬物是吾身其

近溪先生一貫編

下孟

手

長松館藏板

旨何如。羅子曰：萬物皆是吾身，則嗜慾豈出天機外耶？曰：如此作解，恐非所以立教。曰：形色天性，孟子已先言之。今日學者，直須源頭清，若其初志氣在心性上透徹安頓，則天機以發，嗜慾莫非天機也。若志氣少差，未免軀殼着脚，雖強從嗜慾以認天機，而天機莫非嗜慾矣。

問：孟子說不慮而知，不學而能，知能並言，後却只言知，何也？羅子曰：知者吾心之體，屬之乾，故乾以易知；能者心知之用，屬之坤，故坤以簡能。乾足統坤。

近溪先生一貫編

下孟

三

長松館藏板

言乾而坤自在其中，知足該能，言知則能自在其中。如下文孩提知愛其親，知敬其兄，既說知愛親，知敬兄，則能愛親，能敬兄，不待言矣。問：心體之妙如此，乃今於陽明良知之宗，紛紛起議，何也？曰：陽明先生乘宋儒窮致事物之後，直指心體，說個良知，極是有功不小，但其時止解釋大學，而於孟子所言良知，却未暇照管，故只單說個良知，而此說良知，則即人之愛親敬長處言之，其理便有實落，而其工夫便好下手，且於孔子仁者人也，親親爲

大的宗旨，毫髮不差，始是傳心真脉也。曰：陽明說要致良知，則其意專重致字，原亦不止單說良知已也。曰：即良知本章，孟子亦自有說。致的工夫，處原非格其不正以歸於正也。曰：如何見得致的工夫？曰：致也者，直而養之，順而推之，所謂致其愛而愛焉，而事親極其孝，致其敬而敬焉，而事長極其弟，則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人自法之，是親親以達孝，一家仁而一國皆興仁也。敬長以達弟，一家

近溪先生一貫編

下孟

三

長松館藏板

而天下平耶？或曰：註謂達之天下，是証人所同有。曰：上言無不知愛敬矣，此又何必再証也哉？問：良知是不慮而知，此只可在孩提時說，若年紀長成，自有許多事物，如何容得不慮？即孔子亦問禮問官，而後能得無不通也。羅子曰：不慮而知，是學問宗旨，此個宗旨，要看得活，若不活時，便說是人全不思慮也，豈是道理？蓋人生一世，徹首徹尾，只是此個知，則其擬議思量，何啻有千萬種也。但此個知，原屬天命之性，天則莫之爲而爲，命則莫之

致而至。所以謂之不學不慮而良也。聖人立教。蓋見得世上人。知處太散漫。而慮處太紛擾。故其知愈不精通。而其慮愈不停當。所以指示以知的源頭。說知本是天生之良。而不必雜以人爲。知本不慮而明。而不必起以思索。如此則不惟從前散漫紛擾之病。可以盡消。而天聰天明之用。亦將旁燭而無疆矣。細推其立教之意。不是禁人之慮。却正是發人之慮也已。

問孩提良知原是不學不慮。而大學致知格物。却又

近溪先生一貫編 下孟

長松館藏板

不免於慮且學也。羅子曰。學亦只是學。其不學慮亦只是慮。其不慮以不學爲學。乃是大學以不慮爲慮。乃是慮而能得也。今觀天下是個大物。了結天下大事。却有個發端。有個完成。自其發端處。叫做天下之本。自其完成處。叫做天下之末。天下國家。從我身發端。我身却以家國天下爲完成。其實這場物事。究竟言之。只是個父子兄弟足法。其爲父子兄弟足法。便是發端之本。而人之父子兄弟自然法之。便是末無不完成矣。故物有本末。是物

之格也。先本後末。是格物以致其知也。雖似有個工夫。然必是孩提不慮而愛。方爲父子足法。不慮而敬。方爲兄弟足法。則其格致工夫。却又須從不學不慮上用也。然則謂不學爲學。不慮爲慮。何不可也。

問會語中有謂不慮不學。可同於聖。今我輩此體已失。須學且慮。不然聖不可望矣。羅子曰。子只學且慮。則聖終不可望矣。曰某輩溺於時說。入於其心。不能不疑。何以解之。羅子良久曰。子聞予言。乃遽

近溪先生一貫編 下孟

長松館藏板

生疑耶。曰然。羅子曰。此果吾子欲使之疑耶。曰非欲之。但不能不疑也。羅子嘆曰。是卽爲不學而能矣。其友亦欣然曰。誠然誠然。羅子復呼之曰。吾子心中此時覺惘惘否。曰甚是惘惘。曰卽欲不惘惘得乎。曰不能也。曰是非不慮而知也。耶子何謂赤子之心不在。而與聖人不同體乎。其友再拜以謝。羅子曰。今日爲學第一要得種子。禮云。人情者聖王之田也。必本仁以種之。孔門教人求仁。正謂此真種子也。然其正經註脚。則却曰仁者人也。人卽

赤子而其心之最先初生者。即是愛親。故曰親親爲大。至義禮智信。總是培養種子。使其成熱耳。其友復曰。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孟氏果已說定。但今日却如何下手。曰。知而弗去是也。曰。知之似亦不難。羅子曰。知固不難。然人因其不難。故多忽之。便去多。其聞見務爲執守久之。只覺外求者得力。而自然良知。愈不顯露。卽于貢原憲輩。且信不及。况其他耶。所以賢知者。俱各過求。惟百姓則在日用。却又不能知。所以君子之道鮮耳。學者果有作用。

近溪先生貫編下孟

三

長松館藏板

聖真志切。須回頭在目前。言動舉止之間。覺得渾然與萬物同一天機。鼓動克塞兩間。活潑潑地。真是不待慮而自知。不必學而自能。真是可以完養而直至於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境界。如人舊有至實。一向忘記。忽然認得。取出受用。是何等快活。何等便宜。縱是平常名利貨色昏迷到此。自然不肯換去。所以曰好仁者無以尚之。又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真是簡易明快。所以曰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

也。其友復曰。居今之世。如何都得他人人親親長長也耶。羅子曰。此却不要苛責於人。今天下家家戶戶。誰無親長之道。但上之人不曉諭他。說卽此便是大道。而下之人。亦不曉得安心在此處了。結一生。故每每多事。正謂行矣不著。習矣不察。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惟我

太祖卽真是見得透徹。故教諭數言。卽唐虞三代之治道盡矣。惜當時無孔孟其人佐之。亦是吾人無緣。卽見隆古太平也。其友感悟。

近溪先生貫編下孟

三

長松館藏板

問心性分別何如。羅子曰。孟子云。仁義禮智根於心。則心之爲心。視仁義禮智而深且宏也。具見矣。學之求心。視仁義禮智而尤先且急也。亦具見矣。是故超然而神於萬感之先。湛然而靈於百慮之表。淵淵乎其淵。浩浩乎其天。蓋言心之深且宏者。從古則爲然矣。世之學者。以其體之至隱。機之至微。遂謂冥昧而莫可端倪。渺茫而無從實際。非覩其難而阻。則詆其幻而棄焉者。十夫而九矣。殊不知既名爲隱。則必有所藏。既稱爲微。則必有所具。端

倪固庸可相通。實際亦誠所由契也。茲不咎其庸與誠之未至，而徒歸於隱微之難入焉。于是窮理事物將散殊以遡本原，克私意念，欲其矯強以還純一。意見亦左矣。不觀老圃之種樹乎？枝柯則顯而見於外，根本則微而隱於內也。乃擁培灌溉，獨於根本先之。誠知外焉者之暢茂實其內焉者所由來也。學者於此心之體之幾，果能默會潛求，研精入妙，天人合而造化爲徒，物我通而形神互用，則淵泉溥博，時出無窮，不惟仁昭義立之可期，禮陳智燭之獨至，大用顯行，生惡可已，卽其深究事理之功，操存意念之力，從前窒塞於見解者，自將觸類而融通，万物於矜持者，亦必順時而調達，豈非聖學之要圖，而志學之首務也哉！惟吾儕共勗之。

近溪先生一貫編 下孟

長松館藏板

問形色何以謂之天性。羅子曰：目視耳聽，口言身動，此形色也。其孰使之然哉？天命流行，而生生不息焉耳。坐中偶有歌人心，若道無通塞，明暗如何有去來之句，因詰之曰：予謂明暗果有去來否也？於

是諸友，或謂本無去來，而今則不免，或謂終暫去來，而本體終會自復，各各不同，久之乃進一新生。問曰：目視耳聽，果卽汝天性耶？曰：卽天性也。曰：爾目果常明耶？抑有時而不明耶？曰：無時而不明。曰：汝之目常無不明，而汝心之明，却有去來，是天性離形色，而形色非天性矣。衆皆恍然有省，已乃復告之曰：目之明，亦有去來時也。今世俗至晚，則呼曰：眼盡黑矣。其實則眼前日光之黑，與眼無與，而見日之黑，正眼之不黑處也。故孔子曰：知之爲知之，卽光而見其光也。不知爲不知，卽日黑而見其黑也。光與黑，任其去來，而心目之明，何常增減分毫也耶？

近溪先生一貫編 下孟

長松館藏板

問先生論形色天性一章，聞與衆不同，何如？羅子曰：其說也無甚異，但此語要得孟子口氣。若論口氣，則似於形色稍重，而今說者多詳性而略形，更覺無意味也。大要亦自世俗同情，皆云此身是血肉之軀，不以爲重，及譚性命，便更索之玄虛，以爲奇崛。軻氏惜之，故曰：吾此形色，豈容輕視也哉？卽所

以爲天性也。惟是生知安行，造位天德，如聖人者，於此形色，方能實踐。實踐云者，謂行到底裏，畢其能事，如天聽天明之盡耳。目方纔到家，動容周旋中禮，四體方纔到家，只完全一個形軀，便渾然是個聖人。心渾然是個聖人，始可全體此個形色。若稍稍勉而未能安，守而未能化，則耳必未盡天聰，目必未盡天明，四體動容，未必盡能任天之便，不惟有愧於天實，是有忝於人也。故邵子天根月窟之誄，始之以耳目男子之身，而終之曰三十六宮。

近溪先生二貫編

下孟

單

長松館藏板

都是春，蓋形軀本是屬陰，若天根月窟既相往來，則乾爻十八總爲乾爻之所統，一似悉該四季，以作長春，所以脩心練性者，亦必名之曰純陽也。問良知宗旨，固重在覺悟，但不識如何起手，後却如何結果。羅子曰：孟子云：可欲之謂善，只此一語，起手也在是，結果也在是。曰：此語謂之起手，則可如何，却便謂之結果也。曰：人若不認得結果，東西明白分曉了，則起手亦必潦草混帳，所用工夫亦必不能精承奮勵，而勇往無疑也。卽如說一個善可

欲，便須審實如何爲可欲也。其可欲之實，審見一分，則其欲之之念，自切一分。其可欲之實，審見十分，則其欲之之念，又自切十分也。故聖神之學，於起手處，便卽可結果。若不可結果的東西，必不與他起手也。蓋此善字，卽是性善善字，性爲固有，便是信有諸已。性本具足，便是美可克實。性自生惡，可已，便是大有光輝。性原不慮不學，而應用無方，便是化不可爲，神不可測也。只些些子善中，包含無限造化，所以雖求不欲，自不能不欲也。故隨有

近溪先生二貫編

下孟

單

長松館藏板

所欲之淺深，而名其善之大小。信是以吾欲之而成其信，美是以吾欲之而成其美，大是以吾欲之而成其大，神化是吾欲之之極，而成其神化也。到底只是這性善，以爲種子而生成之，別無一毫道理增益，亦到底只是這可欲，以向往而培植之，別無一毫心力助長也。譬則今人初產一個赤子，視諸成人，固固有大小強弱之異，然耳目口鼻四肢百骸，渾身全備，比成人不減分毫，順而養之，則日異一日，歲長一歲，及其成人，亦卽原先赤子成之。

但人父母見得分明信得透徹便肯歡喜撫抱而
奈煩等待也

問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一章前兼仁義後
只說義何如羅子曰達字卽泉之始達之達其克
字方達到盡處然仁自體言義主用言亦有漸達
而克之之意卽如無欲害人是心之仁處而穿窬
卽害人之事之一也既無欲害人之心已達之穿
窬之事又豈其所忍爲也哉是亦其勢之所必克
者也克之無受爾汝是不忍薄待乎已不以言虧
近溪先生一貫編下孟 長松館藏板

是不忍欺陷乎人可見必心不忍而後事可不爲
也故仁者統兼萬善而義禮智信皆仁也

羅子曰今天下之言道者亦衆矣道而不知所以學
與學而不知所以用其學者皆非言之善者也孟
軻氏嘗述夫善言矣曰言近而指遠又嘗述夫善
道矣曰守約而施博然究其所以近而可遠約而
能博則惟在君子守其身而天下平焉夫今君子
以道爲學學而思善其用於不窮也非齊家治國
以及於平天下焉則奚貴哉然國家天下也信廣

遠而博大矣其實則人焉盡之家國天下之人亦
信衆多而莫之紀極矣其實則身焉盡之是身之
爲身也近而卽之則爲一推而遠之則爲萬一之
而可萬焉則爲博萬之而可一焉則爲約蓋人之
身莫不猶吾之身而吾之守未有不可以爲人之
守也故君子之於天下也不求平於天下而求平
於吾之一身則學不徒學而有以爲用用不徒用
而且足以達之於不窮矣譬則大匠以爲方而執
之矩焉雖不求物之方而其方不可勝用也爲圓
而執之規焉雖不求物之圓而其圓不可勝用也
夫言學而至於平天下言學之所以平天下而至
於其身之守是固執矩以爲方而執規以爲圓也
故曰雖小道亦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夫道則奚
有大小哉操之約而及之廣與近則觀而遠則泥
之閒焉而已矣

問孟子要開楊墨其法度不遠君子反經而已矣
今請示其反經之旨何如羅子曰經是何物卽今
織機絲線周迴百十千遭却只一條引去卽世界

有個唐虞三代有個秦漢唐宋有個元朝方至今日亦數十遭周迴世界所以爲世界者不過君臣父子長幼朋友夫婦而成之者則吾仁義禮智信之性主之者則吾神明不測之心也世界雖有周迴此道則恒久不變故謂之曰經也曰經是如此反之則又何如曰反之者反而求之汝輩之身也汝輩與我對坐舉動過目其目自見聲音到耳其耳自聞坐間數十百人耳目聰明却只一般是則虛靈不測之心也此個虛靈遇父母便生孝順遇兄長便生愛敬遇現在師友便生恭遜是則所謂性也認得是心便當存之而不至昏昧放逸認得是性便當養之而不至拂逆傷殘如此用功久久不變以至入微通妙便是聖人人倫之至雖諸童子亦皆可學便是經綸天下之大經也能經綸大經則爾等一身便是天下國家極則所謂父子兄弟足法而人自法之非天下之大本如何經綸立本則中和我致位育我成雖天地之化亦可默契而無疑到此地位楊墨之不經者自化而歸于經

近溪先生一貫編

下孟

圖

長松館藏板

綸中矣又何足辨也耶

一貫編下孟尾

近溪先生一貫編

下孟

圖

長松館藏板

近溪羅先生一貫編

門人熊 儋孺夫編次

後學錢啓忠沃心重

心性上

問先生於心性如何用工。羅子曰：予初年也將自己本心，勉力探討於生來氣性，亦強力調攝及弱冠，乃覺心地頗得光明，性質漸次和順，日用欣欣也。想聖賢或可有分久之，乃遇高人相見，痛加呵斥，謂賢輩爲學，儘在辛勤，但此所認者，不是心體，所用者，不是真功，乃妄意欲希聖賢，此何異吹噓螢火，以燃燈燭，滿蓄汞銀，以供灌溉，徒竭心神而後悔，莫免也。予時聞言，亦爲稱謝，然以其來自外道，甚不甘心，因思聖賢去我雖遠，而所作經書，則於今見在，於是搜索簡編，繼日以夜，見我孔子之言，心則曰：心之精神之謂聖，孟子之言性，則曰：知其性，則知天。夫吾人尋常說聖，是何等神妙，說天是甚麼高遠，乃茲謂心則卽便是聖，謂性則卽便是天，其神妙高遠，原是何物，而輒敢以粗浮之氣，淺

近溪先生一貫編

心性上

長松館藏板

露之衷，妄自比擬，其痴愚罪譴，永世何從消滅。驚惕慙惶，汗流浹背，從是迷悶，鬼神瞋漠，若無可出，活然者，專切久久，始幸天不我棄，忽爾一時透脫，遂覺六合之中，上也不見有天下，也不見有地，中也不見有人有物，而蕩然成一大海，其海亦不見有滴水纖波，而茫然只是一團大氣，其氣雖廣濶無涯，而活潑洋溢，覺未嘗一處或纖毫而不生化，其生化雖混湧無停，而幾微精密，又未嘗一處或有纖毫而不靈妙，然此生化靈妙，然而會之，似若影響可言，乃卽而求之，實是端倪莫得，則此一團神氣，克運海中，且尤未嘗一處或有纖毫而不玄洞虛通也。其時身家境界，果然換過一番，稍稍輕安自在，不負平生此心，旣而憬然，又覺聖人立教，原有自來，乃是卽此一個神化實體諸心，而名做一個學術，如至靈至虛，天地原有此心，則心其心，以爲吾心，又使人人物物皆心，吾心以同全天地之心也，如生生造化，天地原有此性，則性其性，以爲吾性，又使人人物物皆性，吾性以同全天地之

近溪先生一貫編

心性上

長松館藏板

性也。如剛大克塞天地。原有此氣。則氣其氣。以爲吾氣。又使人人物。皆氣吾氣。以同全天地之氣也。則是合天地人物。而完成一體。通始終本末。而貫徹一機。憑諸君。看作致知。而力行。未嘗不在其中。看作涵養。而發用。未嘗不在其內。說是心知。而心知該意氣。說是意氣。而意氣兼統性情。惟在諸君。堅立個作聖之志。則天地神明。終不汝負矣。

羅子曰。吾人心神。取象於離。其體原生發虛明。大類於火也。世人於名利酒色。觸處動搖。及至學問。不近溪先生二貫編 心性上 三 長松館藏板
善用工者。或着見着力。動搖又加甚焉。是皆火而益之薪也。其喜怒哀樂。躁妄失常。夫何足怪耶。今卽有志之士。外離塵欲。內息意見。亦須二三十年。而後神明之體。方得圓通。若復悠悠。則百千萬載。終無見得本心之日矣。

羅子曰。學者斯須不莊不敬。便慢易之。私人之斯須不和不樂。便鄙詐之心入之。此方是時習的實功。興於詩而歌咏。立於禮而周旋。成於樂而歡欣。鼓舞。方是以文會友的實功。此所以能說能輔仁也。

問聖人情順萬事而無情。萬事衆矣。何以能一一順之。而無情耶。羅子曰。聖人之常。真是如此。不如此。不足謂之聖。但其初。亦由於渾然同體。處識得親切。則情之外。無事事之外。無情。或心思默會。卽可了事。或事爲操履。亦足了心。孔子耳順從欲。亦只仁體熟到極處。便是過化存神。後世學術支離於下手處。已先受病。愈久愈覺費力。如入聖何。

一友閉目默神。以求寂體。羅子曰。此非聖功也。蓋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天命不已。則寂體帝則亦當不已。既寂體不已。又何間乎應感。既帝則不已。又何分於知識。若必待瞑目沉思。方爲歸寂。則不惟於聖訓不能融通。亦且於天命全來未透徹。要之聖人工夫。至微至妙。雖遍考格言。廣詢達士。猶恐下手有差。入門或錯。若只用一己力量。一時見解。遂去輕易下功。其不枉費時光。虛度此生者。無幾矣。問定性識仁二書宗旨同否。羅子曰。孔門之教。主於求仁。程伯子以識仁爲學者所先。最爲的確。然須大公順應。方是克己全功。則二書亦互相發也。綱

看二書工夫何如。廓然大公。物來順應。以至內外相忘。多就成功。處說誠敬存之。與存久自明。心苟不懈。多就用功。處說有問忘怒。觀理亦着力之意。曰怒而能忘。忘而曰遽。初學之士。恐難語此。

問誠敬存之。如何用功。羅子曰。主一之謂敬。純一之謂誠。心誠於敬。卽無有懈而不存者矣。若就事而言。則如日用紛紛。推而至於子臣弟友。敬以相接。誠以相與。斯爲一體之仁。周流不息。

問性何以不定。羅子曰。人已相形。利害相攻。而好惡生焉。自非聖人。鮮有不私其身者。甚至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於性且拂而反常。豈止於動而已哉。孔門家法。以恕求仁。正不自私其身。而以萬物爲體。以身之疾痛。而譬諸人。以人之疾痛。而反諸己。真是惻然關切。心安能而不公。應安得而不順耶。

羅子曰。仁體不易識。識之有要。惟在直信良知。原自明白。雖欲動情勝。亦有枉其是非。以作好作惡者。然其知毫髮不能自講。可見性之發用。雖爲物遷。

近溪先生一貫編

心性上

五

長松館藏板

而明覺真體。畢竟廓然無累。徹天徹地。貫古貫今。形氣雖分。虛靈何隔。人卽是我。我卽是人。動固如靜。靜亦如動。真是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或曰。如此卽是何必誠敬存之。曰。如此方是何可無誠敬存之。耶。蓋知最顯。而體用最神。故曰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又曰。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學者氣浮。或言下有識。原本粗淺。宿習深重。旋復奪之。其有存焉者寡矣。往往褻天喪志。百無一成。非誠敬不存。而誰咎耶。

問先儒有謂忘怒觀理爲定性工夫。然否。羅子曰。定性一書。原是破張子惡外之意。欲其見大忘私。故備性體合內外貫動靜。而聖之所以爲聖。能體其真體。便內外動靜渾淪無跡。學者善觀。則工夫自在其中。而未嘗顯言之也。其忘怒一節。亦是形容怒而當理。外物不足爲惡之意。與前段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同。非以此爲用功也。蓋伯子立論。主於默識。性體性體默識而定。自隨之。橫渠外物云云。正是此處欠透也。

近溪先生一貫編

心性上

六

長松館藏板

問不須窮索、不須防簡、說得大易、初學工夫似難着、力羅子曰、程子此語、其用功全在識仁、仁既能識、則其體可備萬物、其德可統萬善、故曰義禮智信皆仁也、禮則齊莊中正而可守、智則文理密察而有別、暢於四肢、發於事業、而安有不明不存者哉、彼不務識仁、而防簡以爲存、窮索以爲明者、亦可以深長思矣、

問反身未誠、猶是有二、何如、羅子曰、誠者天之道也、天無二、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孔子曰、吾道一

近溪先生二貫編

心性上

七

長松館藏板

以貫之、直是此體、渾融無外、徹天徹地、貫古貫今、今我不能外乎萬物、萬物不能外乎我、如一水以兼衆泡、衆泡不離一水、故曰此道無對、大不足以名之、是爲孔子出類拔萃家法、而非羣聖可同日語者耶、

有友怪自心反覆、問曰、心一而已矣、何先後不同、羅子曰、豈止先後、卽今亦自作商量、或依或違、曰如此、又是兩心矣、羅子嘆曰、豈止於兩、自作商量時、良知天則、耿耿在中、還是有三也、曰此果心之本

然耶、曰習使之然也、用心剛果、脫去習染、直心直養、一以貫之、乃是聖人、乃是純亦不已、

因歌東風面句、或問良知之知與知識之知、同否、羅子曰、此等去處、亦須識得東風面也、夫良知與知識、猶水之與冰也、良知妙應不慮、卽水之沃潤無滯、一有所着、物而不化、則天氣沍寒、而冰凝莫釋也、故曰溫故而知新、又曰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一暴十寒、未有能生、良知安得而不爲情識、和樂溫養、知雖故而新矣、情識安得而不爲良知耶、

近溪先生二貫編

心性上

八

長松館藏板

問孩提良知、良能、愛親敬長、觀孟子口氣、似說愛敬處、便覺渾然、是否、羅子曰、是也、孟子此段主意、亦自形色天性中來、如云、吾人年長習壞、則形色雖然一般、却有天性不存的、說個形色天性、或未肯盡信也、若孩提初生、思慮未起、人也教不得他、他也學不得人、却渾然只靠他耳目知能、便自愛念父母、頃刻難離、何等的善良、又何等的脗合、聖人只從此識破、此個形體、卽原日形體也、知孩提時

尚如此。今時又何難之。有愛親敬長。既不學自良。則推之百行。又豈有異於孝弟耶。故吾輩此時。不如聖人。不是形性。不如聖人。只是聖人知形性之妙。肯安心定志。以反求吾身。吾人却信不過自己。更馳逐見聞。拘沉成迹。將欲模彷彿聖人好處。以爲依歸。忘却自家的根本。原與聖人一般。只肯歸心根本。則花藥不愁不如聖人也。故聖人教顏子克己復禮。象山先生解作能身復禮。而復卽一陽初復之復。謂用全力之能於自己身中。便天機生發。而禮自中復也。曰如何是天下歸仁。曰一陽之氣。雖微。而天地萬物生機。皆從是發。此禮之復。雖在一己。而陽和發育。天下萬世。又豈有一人不生化者哉。觀之古今人人皆學顏子之學。則古今人人皆歸顏子一復禮中矣。古今人人皆歸於一復禮之中。則吾輩願作聖人。又何必求於一己之形性外耶。

問動靜原是一體。某日中體認。覺得應事愜意處。常多。及至靜坐。則妄念擾擾。如何求靜。以應動。

近溪先生一貫編

心性上

九

長松館藏板

曰天地生機原自流通。原自停當處多。吾人用工不善。却反有礙着。孟子論宋人處苗在田中。縱不耘灌。亦有些收成。若堰而助之。則生意茂如矣。然則吾子動時愜意。或是相忘之益。而靜中擾擾。寧非助長之害耶。

或曰。今時用工最難。非失之忘。則失之助。縱欲不忘。便覺是助。纔欲勿助。便卽入忘。奈何。羅子曰。此古人所以必曰勿忘勿助之間也。曰忘的景象。我也理會得。助的景象。我也理會得。至於勿忘勿助之間。又不知如何。笑曰。這個却替你形容不出也。一友從旁贊曰。必以形容不得形容之。卽真形容也已。

問吾儕欲身遊羲皇。何術。羅子曰。只內不見已。外不見人。合志同方。互相切磋琢磨。研精入微。鼓舞奮迅。猶如羣兒嬉嬉。百戲競歡。夜不知曉。而晝且忘。不知老之將至。雖孔子從心所欲之聖神境界。在茲也。或又不啻羲皇之遊之慕矣。

子在會。進少長曰。汝輩各各自加珍重。自知保守。

近溪先生一貫編

心性上

十

長松館藏板

將平素心上垢穢痛自洗濯。將平素身上好事盡力發揮。乾淨者愈益乾淨。又不止自家。且勸勉大家乾淨。敦厚者愈益敦厚。又不止自家。且勸勉大家敦厚。則人之過我告之。我之過人亦樂告之。人之美我成之。我之美人亦成之矣。則是合一會數百人之心而爲一心。亦將合一會數百人之善而爲一善矣。如此方不負今日之盛。否則不惟人事難保其終。將天地鬼神譴責不免也。

羅子曰。時俗每外事爲以求心。體至求心。體則又不近溪先生賈編。心性上。長松館藏板。

一悟真幾而落景象。更不思天體物而不違仁。體事而無不存。故流俗外事觀心。則所觀皆成見。所見皆着迹。如云事去事來。又云無疑無滯。理雖似妙說。雖可聽。然畢竟生於想望一段意思。原於吾心神明變化。當下已自錯過。而起初亦未透亮也。噫。孟子言大人不失赤子之心。今只將不慮不學。認爲真心。又將自己日用飲食。認爲學。慮從是引伸觸類。不拘巨細公私。無非是事。則無非是心。無非是心。則無非是慮。則亦無非不慮。以爲慮無非是。

學。則亦無非不學。以爲學。久久則景象自將超脫。而真幾自將契會。又何難於大人之神化。而又何異於赤子之心體也哉。問嘗靜思古聖不云心體事。乃曰仁體事。蓋心者天地之生理。卽心卽事。生生不息。其幾旣生。則其體自仁。故渾厚每從生出。而劣薄多由念起。此皆涵養之妙諦也。

問此心曰覺善念多爲雜念勝。且長生忿嫉。從容尚可調停。若倉卒必暴發。及事又悔。何以對治。羅子曰。心是活物。應感無定。而出入無常。卽聖賢未至純一處。其念頭亦不免動。定性書中所云。惟怒最爲難制。則人情大抵然也。譬之天下路徑。不免石塊高低。天下河道。不免灘瀨縱橫。惟善推車者。其輪轆迅發。則塊磊不能爲碍。善操舟者。其槳篙方便。則灘瀨不能爲阻。念頭之雜。忿嫉之形。亦皆是說前。孔子謂不追既往。不逆將來。工夫緊要。只論目前。今且說此時相對。中心念頭。果是何如。曰。若論此時。則心已恭敬安和。專志聽教。一毫雜念也。自不生。曰。吾子旣已見得。

此時心體有如此好處。却果信得透徹否。大衆忻然起曰。據此時心體的確。可以爲聖爲賢。甚無難事。曰。諸君目前各各奮躍。此正是車輪轉處。亦是槳弩快處。更愁有甚麼崎嶇。可以阻得你有甚麼灘瀨。可以滯得你。況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則此個輪極。是易轉。此個槳極。是易抬。而王道蕩蕩。王道平平。終身由之。而絕無崎嶇灘瀨也。故易經自黃中通理。便到暢四股。發事業。孟子自可欲之善。便到大而化聖而神。古今一路學脉。真是易簡直截。

真是快活方便。奈何天下推車者。日數千百人。未聞以崎嶇而回轍。行舟者。日數千百人。未聞以灘瀨而停棹。而吾學聖賢者。則車未曾推。而預愁崎嶇之阻。舟未曾發。而先懼灘瀨之橫。此豈途路之扼於吾哉。亦果吾人之自扼也哉。誠不可不自省也。

問古今言心。未有如先生親切者。羅子詰曰。子何以知其言之爲親切耶。曰。每嘗言心。多只從己身。分上說起。不見萬物一體之妙。今聽教覺。無天無地。

無人無物。渾然共便。虛靈至各人身中。所謂心者。不過是此虛靈發竅而已。惡得以物我異之。羅子默然良久。曰。如此言心。恐猶然未見親切也。蓋心之精神。是謂聖。聖者。神明而不測者也。故善觀天地之所以生化人物。人物之所以通徹天地。總然是此神靈。以克周妙用。毫髮也無間。瞬息也不遺。強名之曰心。而人物天地。渾淪一體者也。子果於此體。見得親切。則言下便自潔淨精微。若要語意精潔。須如精神謂聖。又須如神明不測。方是專主靈知。而直達心體也。至若靈而謂之虛者。不過是形容其體之浩渺無垠。又靈而謂之竅者。不過是形容其用之感通不窒。實在心之爲心也。原天壤克塞。似虛而實。則非虛。神明有密。似竅而實。則無竅。今合虛靈與竅而並言之。則語非潔淨。理欠精微。所以知子之所見。猶未爲親切也。

問靜工固在。心中體認。亦有要否。羅子曰。周子謂無欲而靜。則無欲爲要。但所謂欲者。只動念在軀殼上。取足求全者。皆是。雖不尤爲俗情。然視之。

冲淡自得坦坦平平相去天淵也曰孔子疏水顏子簞瓢皆自有其樂者恐正是此處得力否曰豈惟孔顏哉從古聖賢未有不在此中安身立命者問教言在心終不能了得何如羅子曰吾心良知妙應圓通其體極是潔淨如空谷聲響一呼即應一應即止前無自來後無從去徹古徹今無晝無夜更無一毫不了處但因汝我不識本真自生疑畏却去見解以釋其疑而其疑愈不可釋支持以消其畏而其畏愈覺難消故工夫用得日勤知體去得日遠今日須是回轉貪痴牙跟咬定斬釘截鐵更不容情汝我言下一句即是一句一條條朗朗直是空谷應聲更無沾滯豈非人生一大快事耶問學問難說不要着力羅子曰着力自當着力然却不是要得曰我今儘力去要尚多不得若不去要如何可得曰若不去要便可得止因子去要所以多不得也曰孟子謂強恕強比要不益甚耶曰子未會全文蓋孟子之所強者恕也如心為恕心體渾然無思無為如之最難况吾人平素千百般去

思千百般去為已是習慣成性矣非用強力不能以如之也耶

問意思與心不同何如羅子曰意思要心不動只此要不動的意思已是事未來而自已先動矣安有事來而又不動耶曰心之不動其景象却又如何曰無動而無所不動無所不動而實無所動也太約此處是用意思不得只能常不用意思便不動之本心自然可見亦自然得力也已

問臨事倉皇心中不得靜定此是養之未至否羅子曰此固養之未至然或是養之未得法使然也曰如何未得法曰是因你先時預有個要靜定的主意後面事來多合他不着以致相違相戾故臨時亦覺衝動不寧也曰靜定之意如何不要孟子當齊亦云不動心也曰心便動則其意若只意思作主如何能得不動故孟子是以心當事今却是以主意去當事以主意為心則雖養之百千萬年却終是變動也已

思了得心地快樂羅子曰心地原只平等故

亦須輕省。蓋此理在人。雖是本自具足。然非形象可拘。所謂樂者。只無愁是也。若以所喜爲樂。則必不可久而不樂隨之矣。所謂得者。只無失是也。若以景界爲得。則必不可久而不得隨之矣。故中庸曰。君子之道。淡而不厭。則今人每每學而至於厭者。豈非不淡使然哉。

問某問道從悟入常觀前輩談良知本體玄微超脫及觀作用殊不得力。何也。羅子曰。孔孟經書具在。原未嘗專以玄微超脫爲訓。然其謹言慎行。明物

近溪先生二貫編

心性上

七

長松館藏板

察倫。自能不滯形迹。妙入聖神者。原自大學之格致。中庸之性道中來也。蓋格物以致其知。知方實落。達道以顯其性。性乃平常。故某嘗觀聖賢其道。雖從悟入。其悟却有不同。有從有而入於無者。則漸向虛玄。其妙味愈深。則其去人事日遠。甚至終身不肯回頭。自謂受用無窮也。有從無而入於有者。則漸次入於渾融。其操持愈久。則其天機愈顯。所以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也。此個關頭。最是聖狂要緊。學者早鑒而敬

擇之。

問爲子莫先立身行道。吾儕求道雖切。無奈長時間斷。羅子曰。試說是如何間斷。曰。某志願常欲照管學問。忽然忘記。此便是間斷處。曰。此汝學問頭腦欠真。莫怪工夫不純也。蓋學是學聖。聖則其理必妙。子今只去照管持守。却把做件物事相看。既是物事。便有方所。而不圓妙。縱時時照見。時時守住。亦有何用。今勸汝且把此等物事放下。待夜半五更。自在醒覺時節。必然思想要去如何學問。又必

近溪先生二貫編

心性上

八

長松館藏板

思想。更去如何照管持守。我的學問。當此之際。輕輕快快。轉個念頭。以自審問。說道學問此時雖不現前。而要求學問的心腸。則即現前也。照管持守工夫。雖不得力。而要去照管持守一段精神。却甚得力也。當此之際。又輕輕快快。轉個念頭。以自慶喜。說道我何不把現前思想心腸。來做個學問。把此段緊切的精神。來當個工夫。則但要時便無不得。隨處去更無不有。所謂身是在是而學。卽在是天不變而道亦不變。安心樂意。豈止免得間斷。且綿

綿密密直至聖神地位而亦無難也已故必如此方是仁人亦必如此方是孝子也

問中人所同有今日之論與古聖之言無異至反而求之不惟衆人不得即聰明才辨者亦難之何哉羅子曰學至心性已是精微而況中之爲理又其至者乎故雖聰明而不能爲思雖才辨而莫可爲言以其神妙而無方爾但自某看來到喜得他神妙無方乃更有端倪可求也蓋謂曰無方則精不住於精而粗亦無不有也微不專於微而顯亦無

近溪先生貫編

心性上

九

長松館藏板

不在也善於思且求者能因其理而說心其心亦廣大周遍而不滯於一隅隨其機而致力其力亦活潑流動而不拘於一切可微也而未嘗不可以顯可精也而未嘗不可以粗則人力天機和平順適不求中而自無不中矣譬則北人言其人之可用者曰中用言其物之可喫者曰中喫亦以其人與事其物與口恰好相當而遂以中形容之也大衆曰先生論中之言亦甚中聽也哉

問天地之性人爲貴夫天地萬物性原一體如何只

說人爲貴耶羅子曰譬如爲然同是進士選來却有不同外補見在內者貴內補又見翰林中書者貴此則因所居衙門而分難道進士有殊也知此則知天性矣曰如此恐人物太無分別曰也有分別處但分別則不在性而在性之能覺與否蓋人則氣清能覺者多物則氣濁而能覺者少也譬則進士選官以作縣爲最末然作縣行取多入吏部科道是又反超越一切衙門矣此無他其地步本高而科第無殊也世言物類莫賤於蛇然蛇爲潛脩多成蛟龍其變化飛騰又萬夫莫及矣此無他其性天本靈而與人同貴也故知悟覺在人極爲至要能覺則蛇而可龍不覺則人將化物其甚哉其可懼也已

近溪先生貫編

心性上

十

長松館藏板

羅子曰道心惟微必睿乃足以通之故思曰睿睿作聖也吾人輒以浮氣強探膚詞謾道往往自謂其能致力於學誠俗所謂粗麻線透針關也噫見之左也亦甚矣

羅子謂諸生曰近來意思何如曰先已見得知體不

慮不學而自能應用。今我只隨着他便是也。曰：此個意思，自汝看來已覺得力，但細味汝語，尚微有病。然其病雖微，却是學問一大關鍵也。中庸曰：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今云我只隨着他，分明以良知爲他隨着的，爲我其爲貳也亦甚矣。如是而求以生物且難焉，況能生物而不測也哉？曰：然則當何如用工？羅子嘆曰：天下之道安有其用不測，而其體可以言說得之哉？其生耿然有省。

問吾儕請教，或言觀心，或言行已，或言博學，或言守近溪先生一貫編 心性上 主 長松館藏板

靜皆未許，然則誰人方可言道耶？羅子曰：此捧茶童子却是道也。一友率爾曰：此小僕也能戒慎恐懼耶？羅子不暇答，但徐徐云：茶房到此有幾層廳？事衆曰：有三層。羅子嘆曰：這許多門限階級，幸未打破一個鍾子。其友畧悟曰：小僕於此果也似解戒懼，但奈何他却日用不知。羅子又難之曰：他若不是知如何會捧茶？又會戒懼？其友語塞。徐爲之解曰：汝輩只曉得說知而不曉得知有兩樣。故童子日用捧茶是一個知，此則不慮而知；其

知屬之天也，覺得是知能捧茶，又是一個知。此則以慮而知，其知屬之人也。天之知只是順而出之，所謂順則成人成物也。人之知却是反而求之，所謂逆則成聖成神也。故曰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也。人能以覺悟之竅而妙合不慮之良，使渾然爲一，而純然無間，方是睿以通微，又曰神明不測也。噫，亦難矣哉，亦罕矣哉。

問良知卽是本來面目，今說良知足矣，何復名以本來面目耶？羅子曰：良知固是良知，然良知却實有

近溪先生一貫編 心性上 主 長松館藏板

個面目，非杜撰而強名之也。曰：何以見之？曰：吾子將問何以見之，此時此語亦先胸中擬議否？曰：亦先擬議。曰：擬議則良知未嘗無口矣。擬議則自見擬議，則良知未嘗無目矣。口目宛然，則良知未嘗無頭面四肢矣。豈惟擬議然哉？予試問子以家相去蓋千里也，此時身卽在家而庭院堂室無不朗朗目中，也。又試問子以國相去蓋萬里也，此時身卽在國而朝市班行無不朗朗目中，也。故只說良知不說面目，則便不見其體如此實落，其用如此。

神妙亦不見得其本來原有所自。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而現前相對面目止其發竅之所而滯隔近小。原非可與吾良知面目相並相等也。

羅子曰。世人要榮顯誇好的念頭。俱不可留在心中。問弟子用工何先。羅子曰。汝輩昨來夜坐。縱談直更更深。某曰。此皆是學。爾若當其時。卽慨然直任。則工夫便爲得力矣。但此非大度量。大氣魄。又更大

大聰明。莫能也。若我看汝輩時。則不免精神少少。歛索。此便不是善用工夫者也。曰。弟子已覺有些

近溪先生一貫編

心性上 三 長松館藏板

歛索。但皆倏然而來。何暇用工。曰。此處安能着功。蓋推求歛索。皆從前時。疑根未斷。故到此不免倏而來也。曰。鄙非不欲直任。但每每言動多過。以故疑卒不免。疑不免。反觀歛索。亦卒不免也。曰。顏子之過。却也不免。而顏子則能於學而好。惟好學。則過不貳也。蓋貳不解作先後相重。正解疑貳。卽是汝輩歛索處也。曰。弟子輩言動現在多過。若再不歛索。過不益多耶。曰。人之過有所從。生心不知。則過生也。心之知有所由昧。疑不化。則知斯昧也。今

一神思信心作主。而只從過處。歛索是卽千金之子。不威坐中堂。而竟日躬追狂僕。則所追者一而堂中狂肆者不將千百耶。汝輩只細心講求。顏子所好之學。果是何學。到工力精專。然後必有個悟處。悟則疑消。消則信透。透則心神定。而光明顯。卽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其於過也。信哉。紅爐之點雪矣。而又何貳之有也哉。

羅子曰。吾人居常日用間。此心本無他故。乃忽爾躁動。覺百事俱無當意。又忽爾悽愴。覺一身俱無聊

近溪先生一貫編

心性上

三

長松館藏板

賴古語所謂不火而自熱。不水而自寒也。究其根源。蓋心之精神本來虛澄靜潔。今塵欲紛擾於外。思慮經營於內。自早至晚。不能頃刻歸復常體。如亡子之在迷途。其惶惶戚戚。理自宜然。愚者不知。却去苦求。世上名利嗜慾。謂可以解其煩躁。而慰其淒涼。及至各項俱到。而此心之煩躁淒涼。依然如舊。不惟不減。而且更加甚。若病渴而縱飲鹽漿。其飲益多。而其渴益熾。卒至顛迷輾轉於苦海之中。而莫悟焉。噫。惑也久矣。

學爲聖賢極是好事。然極是難事。况一切身家之累。又其所不能免者。如何直遂得耶。羅子曰。人居世界。名爲苦海。豈止秀才們事多爲累。若至做官。其累又爲甚焉。故明眼的人。先須分曉。從學問要緊處着力。爲之。則受累勞苦。雖與世界相同。而到頭收拾算帳。則迥出世界。而與一切混累過日者。萬萬不侔矣。

羅子曰。此心之體。極是微細。纖塵也容不得。世人苦不曉事。却便着許多。枉重手脚。要去把捉。摸索。譬如一泓定水。本可鑒天徹地。纔一動手。便波起明昏。世人惟怪水體難澄。而不知原是自家亂去動手也。

問白沙云。靜中養出端倪。此心虛明。炯然在中。炯然可知。是端倪否。是也。曰。某用工已久。炯然端倪。尚。僮工夫亦是現在。且從粗淺處。指與汝。汝在坐曰。汝等此時去家已遠。試反觀其門戶。堂室。人物。器用。各炯然在心。否。衆曰。炯然在心。良久。忽報貴客至。復徧呼在座。

曰。汝等此時。皆覺得貴客來否。衆曰。皆覺得曰。亦待反觀否。衆曰。未嘗反觀。却自覺得。羅子曰。又回顧問者曰。此兩個炯然。各有不同。其不待反觀者。乃本體自生。所謂知也。其待反觀者。乃工夫所生。所謂覺也。今須以兩個炯然。合成一個。便是以先知覺後知。而知乃常知矣。是以先覺覺後覺。而覺乃常覺矣。常知常覺。是爲聖人。而天下萬世。皆在其炯然中矣。

問吾儕深夜。冀聞教。羅子曰。亦願請益。試述平時所蘊爲何。曰。鄙性過方。一切是非。必欲分別。不混。曰。君果以此存心制行。亦自成家數。未爲不好也。曰。近覺人情落落難合。心頗不安。曰。此所謂行有不得。反求諸己也。隨處落落。人情盡皆非哉。或亦已欠和平。兩曰。今亦。和平。却又不能奈何。曰。但將往日。喜好翻。則和平日進。心志日安矣。曰。某聞禪家有遠離顛想。某以心志不安。此病殊多。不識離遠。亦有法耶。曰。古人云。處世若大。恐此一夢。尤離遠之所最急。而亦離遠之所。

者。君不此之圖。而夜夢之惡。豈非所謂夢中說夢耶。况夜之所夢。不待君遠離乎。夢而夢。自遠離乎。君也。世之人。固有夢中被鬼傷。而遭寇劫掠者矣。縱是知見。亦何嘗被。歐而訟諸官。遭掠而索諸途。耶。此則自解遠離之徵也。曰某自切思。將世界整頓一番。今覺心中空自錯亂。果大夢也。然卒難擺脫爾。曰此豈是夢。象山所謂宇宙事。皆吾職內事也。但整頓有大有小。恐君所思。只圖其小而未及其大。爾曰匹夫之力。莫制三人。某今困頓。備冠

近溪先生遺稿

心性上

毛

長松館藏板

即些小整頓分也。况望圖其大耶。曰大小不在於事。而在於機。其機在我。則小而可大。其機在人。則雖大亦小也。若試思世間功德。有大於學術者乎。機括方便。有捷於己之務學者乎。君肯日夜務學。其孰得而禦之。學既足。法今傳後。天下後世其孰能以外之。即如我。

太祖人徒知其掃蕩驅除。爲整頓一世乾坤。而不知孝順父母。尊敬長上。數言直接堯舜之統。發揚孔孟之蘊。却是整頓萬世乾坤也。大學謂自天子至

近溪先生遺稿

心性上

天

長松館藏板

於庶人。而壹是無別。豈非專以學術言耶。况余接人亦多。求如公之氣力剛銳。心志弘遠者。實不易得。但困而莫振。雜而無序。我願于欲整頓世界。請自今之學術始。欲整頓學術。請自己身之精神始。問此學之妙。可以點石爲金。羅子曰。此喻尚與聖學不切。蓋石與金。原不相同。若謂人之學聖。似石化金。則視聖太高。而視吾人過卑矣。不如譬之煉鑛。則渾然更無分別。但鑛則體質硬脆。色不明潤。不能成用。金則體質柔滑。精彩光瑩。隨人日用可使此其間。只爭鍛煉之功而已。若論吾人天命之性。其不慮而知。不學而能。渾然與聖人。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之體。如金在鑛。何嘗少他分毫。蓋自爲孩提時。直至今日。親長之愛敬。耳目之聰明。饑寒之衣食。隨感而應。良知良能。明白圓妙。真是人人具足。各各完全。但天生聖神。則能就中先覺。先悟於天命。此個聖體。直下承當受用。正如鑛之過火。便自融化透徹。更無毫髮窒礙間隔。却卽叫做聖人。然究其所覺悟東西。則只是吾人現在不慮不學。

之良知良能而已。吾人只少了。聖人此一覺悟。則便如一片精金。空只藏在鑛中。而不成受用。雖是時時習之。而却不著。雖是日日行之。而却不察。卽終身去愛親敬長。食飯穿衣。與聖賢原無兩樣。而甘心做個凡夫。而不得名爲知道也。故聖人之教天下。不是能令吾人於良知良能之外。別有增益。只是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如用火煮鑛。則鑛一過火。便卽是金。吾人亦覺。則卽我本性。便卽是聖。故曰。豈不易簡。豈難知。又曰。我欲仁。斯仁至矣。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孔孟口口聲聲。只好如此懇切。其教其學。只好如此方便。故嘗謂吾輩若要作脩爲。則此學可以不講。又要費力。研窮思索。亦可以不講。今受用的。卽是現在良知。而聖體具足。其覺悟工夫。又只頃刻立談。便能明白洞達。却乃何苦而不向前。況此個體段。但能一覺。則日用間。可以轉凡夫而爲聖人。若不能一覺。則終此身。棄聖體而甘爲凡夫矣。况吾輩一生辛苦。何處不求向前。如讀書中舉。做官立業。亦非易事。

今能轉凡爲聖。則讀書便是聖賢讀書。用世便是聖賢用世。到老也有個歸着。不虛費了精神。今若當下甘心棄聖爲凡。則雖讀書萬卷。功名極品。也只與浮雲飄泊。草木朽腐而已。勿以予言過甚。但考之古今人品。自然明白。誠不可不發奮向前。以不入聖途路也。

人靜坐有欲問難者。羅子乃止。令復坐。徐徐語曰。諸君當此靜默之境。能澄慮反求。如平時躁動。今覺凝定。平時昏昧。今覺虛明。平時怠散。今覺整肅。使此心良知炯炯光徹。人人坐間。各各抱一明鏡。在於懷中。却請諸君將自己頭面。對鏡觀照。若心事端莊。則則如冠裳濟楚。意態自然。精神若念頭不免塵俗。則蓬頭垢面。不特旁觀者耻笑。而自心惶恐。又何能頃刻安耶。或問孟子三自反。可是照鏡否。曰。此個鏡子。原得於造化爐中。與生俱生。不待人照。而常自照。豈非他不過。故不仁不忠。亦是當初自己放過。故自反者。反其不應放過。而然。非曰其始不知。後因反已乃知也。曰。吾儕安能。

不放過羅子嘆曰：羞惡之心，人皆有之，誰肯蓬頭垢面以度朝夕也耶？

問：體雖是明白，然學者常苦隨知隨蔽。羅子曰：試說汝心如何？却謂隨知如何？却謂隨蔽耶？有應者曰：如于路強不知以爲知，卽是蔽處。又有應者曰：此亦是知得不真，便會蔽。曰：諸友若要做孔孟門中人品，先要曉得孔孟之書之言。與今時講套不同。如時說，說到志氣的確要去爲善，而一切私欲不能蔽之，其善是何等的好？汝獨不思汝心之知

近溪先生一貫編

心性上

主

長松館藏板

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其光明本體，豈是待汝的確？志氣去爲出來耶？又豈容汝的確？志氣去爲得來耶？其友良久曰：誠然。此知非從爲中出來，亦非可容人爲得來也。曰：此心之知，既果不容人去爲得，則類而推之，亦恐不容人去蔽得。既果不容人去蔽得，則于路雖強所不知以爲知，其本心之知，亦恐不能便蔽也。其友又良久曰：誠然。此知非一切所得而蔽之也。於是滿座皆慨嘆曰：吾儕原有至寶，爲又爲不得，蔽又蔽不得，神妙圓明，極其受

用乃自孔孟去後，埋沒千百餘年，隨着諸家，以迷導迷，於不容爲處，妄肆其爲，於不容蔽處，妄疑其蔽，顛倒夢幻之中，終生卒歲，顧於孔孟真實境界，純粹底衷，却將求乎善，而日遠乎善；將去乎蔽，而日增其蔽，徒受苦楚，不能脫離，豈知只在一言而頓皆超拔也耶？

問：陽明學問，似微與諸儒不同。羅子曰：豈惟陽明爲然？卽宋時諸儒學問，亦難盡同。周子則學在主靜，程子則學在主敬，朱子則學在窮致事物之理，至我

近溪先生一貫編

心性上

主

長松館藏板

朝陽明先生，則又獨謂學在致其良知。此雖各有所見，然究其宗旨，則皆志於學聖，故少有不同，而不失其爲同也。蓋聖之爲聖，釋作通明，如周子說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顯，是主於通明也。程子說主敬則聰明，睿知皆由此出，是亦主於通明也。朱子說窮致，則全體大用無不明，是亦主於通明也。是三先生之學，皆主於通明，但其理必得之功效，而其時必俟諸持久。若陽明先生之致其良知，雖是亦主於通明，然良知却卽是明，不屬

效驗良知却原自通又不必等待況從良知之不慮而知而通之聖人不思而得從良知之不學而能而通之聖人不勉而中渾然天成更無斧鑿恐三先生如在亦必當爲此公首肯而心契也已

問知得良知却是誰今欲知良知從何下手羅子曰朱子云明德者虛靈不昧虛靈雖是一言却有二義今若說良知是個靈的便苦苦地去求他精明殊不知要他精則愈不精要他明則愈不明豈惟不得精明且反致坐下昏睡沉沉更支持不過了

近溪先生二貫編 心性上

三 長松館藏板

若肯反轉頭來將一切都放下到得坦然蕩蕩更無戚戚之懷也無憧憧之擾此却是能從虛上用工了世豈有其體既虛而其用不靈者哉但此段道妙最要力量大亦要識見高稍稍不如難以聚語

坐中歌坐起咏歌皆實學毫釐須遣認教真衆皆爭相詰難羅子曰工夫在日用最要善用卽如昨日諸友欲畫出勿忘勿助之間景象此時便是真面目也以此作爲日用則坐起實學不認而自認非

真而無不真矣若如諸君通來互相詰辨則一團虛氣相乘雖終日終年萬無可認之理也衆大有悟

問會忻忻可愛何以能使常如今日羅子曰人心惟危毫釐差謬千里故此會以百人成之而不足以一人壞之而有餘故此一念義所兢兢而舞所業業者也譬如行路千里萬里只是出門一步趨去千年萬年亦只是當下一念積成其義其機之可

近溪先生二貫編 心性上

三 長松館藏板

畏而莫發之當慎也故聖賢不放逸而必敬不率易而必慎是以愈久而愈盛矣

羅子曰初學道時家事雖貧困難然堅持所志卽死亡饑寒殊不動心也

問靜而存養本心動而體察成法如此用工可不偏廢否羅子曰不可如此分別蓋隨靜隨動皆是本心皆當完養但完養之法可不只任己意須時時刻刻警醒必求無愧古之至聖如孟子姑舍羣賢三聖以願學孔夫子豈能親見孔子面耶只是時

時刻刻將自己肝腸與經書遺言精詳查對用功堅久。則或見自己本心。偶合古聖賢同然處。往往常多。然細微曲折。必須印証過後。乃更無蔽。若初學下手。則必須一一遵守。就是覺得古聖經書於自己未穩。且常謙虛質正先覺。決不可率意斷判。以流猖狂自恣之歸也。

或問窮理。羅子曰。窮理不是向書冊上。盜得些兒話頭。便是。必要反身究竟。直窮自己。生身立命之原。如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方是。

近溪先生貫編

心性上
長松館藏板

羅子曰。醒眠人。決不做夢。夢中人。安能語醒眠事。

羅子曰。人之一生。切勿於富貴中立脚。蓋富貴原起於想念。而想念原屬於懸浮。卽今之年少。想欲登科。而科第者。想欲臺省。臺省者。想欲卿相。望望然逐日追風。更無底止。反問自己。心將欲何爲。亦竟莫知其故。况禍福相倚。往往以忻入者。以悲出焉。皆初之一念。不自心性上求明白。而然也。

問人心本與天地通。只隔于有我之私。便不合德。羅子曰。此警戒夫人則可。若論天地之德。則雖有我。

亦隔他不得。曰。如何隔不得。曰。卽有我之中。亦莫非天地生機之所貫徹。但謂其自家愚蠢而不知之。則可。若謂他會隔斷。得天地之生機。則不可也。曰。今有惡人。雷奮擊之。難說與天不隔。曰。雷擊之時。其人驚否。曰。安得不驚。被擊之時。其人痛否。曰。安得不痛。曰。驚是孰爲之。驚痛是孰爲之。痛然則雷能擊死其人。而不能擊死其人之驚與痛。之天也。

問工夫常苦間斷。奈何。羅子曰。工夫得不間斷。方是聖體。若稍覺有間。縱是平日說有工夫。亦還在几

境展轉算帳。不得故學者。欲知聖凡之分。只在自己工夫間斷不間斷耳。曰。工夫不能超凡入聖。恐是不熟。曰。几境與聖體。相去如天淵之隔。相異猶水火之反。几境工夫縱熟。亦終是几。卽水縱熟。亦只是水。不可謂水熱極便成火也。

問几境工夫縱熟無用。不知聖體工夫亦有生熟否。羅子曰。有生熟。而體段不同耳。此處極微。須譬喻方得。今人家種果木者。其核生土中。卽根株枝葉。

一時具足難說其非樹也。及至成熟却得多少歲月滋培。又難說其即成樹也。但雖至成樹而根株枝葉與始初不爭一些。言下有悟者曰。果核致成大樹。只爲他生意津津。聖體工夫誠然在不間斷處見真消息也。曰工夫間斷與不間斷。果是聖凡分處。然聖凡相去不遠。亦惟在其見之善自方便焉耳。彼今人懇切用工者。往往只要心地明白。與意氣快活。及至纔得明白快活時。俄頃之間。又倏爾變幻。極其苦惱。不能自勝。若人于其變幻之際。

近溪先生一貫編

心性上

三

長松館藏板

急急回頭細看。前時明白者。今固恍惚矣。前時快活者。今固冷落矣。然其能俄頃變明白而爲恍惚。變快活而爲冷落。至神至速。此却是個甚麼東西。此個東西。既時時在我。又何愁其不能變恍惚而爲明白。變冷落而爲快活也耶。故凡夫每以變幻而爲此心憂。聖人每以變幻而爲此心喜。

一友告別求囑付。羅子曰。學問與做人一般。須要平易。近情。不可着手太重。如粗茶淡飯。隨時遣日。心旣不勞。事亦了當。久久成熟。不覺自然有個悟處。

蓋此理在日用間。原非深遠。而工夫次第亦難以急迫而成。學能如是。雖無速化之妙。却有雋永之味也。

問尋常如何用工。羅子曰。工夫豈有定法。芳昨夜靜思。此身百年。今已過多半。中間履歷。或憂戚苦惱。或順適忻喜。今皆宵如一大夢。當時通身汗出。覺得苦者不必去苦。忻者不必去忻。終是同歸于夢。盡翻然再思過去多半。只是如此。則將來一半亦只如此。通總百年。都只如此。却成一片好寬平。世。

近溪先生一貫編

心性上

三

長松館藏板

界也。或曰。聖人常言。君子坦蕩蕩。恐亦於此處見得。而然曰。果然果然。問者詰曰。然則喜怒哀樂皆可無耶。曰。喜怒哀樂。原因感觸而形。心如空谷。呼之則響。原非其所本有也。今只慮了心。未必能坦蕩耳。若果坦蕩。到得極處。方可言未發之中。既全未發之中。又何患無中節之和耶。君子戒謹恐懼。正怕失了此個受用。無以爲天地位。萬物育本源也。

問某用工。儘去致知力行。如何不見長進。羅子曰。子。

致知是知個甚的力行是行個甚的曰是要此理親切曰既主意如是便當先求此理矣豈有此理不求而能得親切理不親切而能致知力行又能學問長進也哉曰某平日說理只事物之當然便是曰汝初要求此理親切今却舍了此時而言平日便不親切舍了此時問答而言事物當然又不親切曰此時問答如何是理親切處曰汝把問答與理看作兩件却求理於問答之外故不親切不曉我在言說之時汝耳雖然聽着汝心惘然想着則汝之耳汝之心何等條理明白也言未透徹則默然不答言後透徹便隨眾欣然如是則汝之心汝之口又何等條理明白也曰果是親切曰豈止道理爲親切哉如此明辨到底如此請教不息又是致知力行而親切處矣眾皆醒然

問師道立善人多則天下治師嚴則道尊而民知敬學人不可無師却曰歸求有餘師心爲嚴師然則師豈在人哉羅子曰道固當反求諸心非人指示安知所謂心又安知所以反而求之也耶故曰以

近溪先生一貫編

心性上

三

長松館藏板

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合人與已而師始得之矣但觀聖賢之言則有不容合者如曰人之患在好爲人師又曰當仁不讓於師是已與人不覺互相抵牾也耶曰童蒙求我非我求童蒙故三人必有我師知新可以爲師皆自師之者言蓋謂樂師諸人則可好師夫人則不可曰好師夫人固皆知不可矣然記又謂學也者所以學爲師也是則方事於學卽志於師亦似好爲人師焉者殊不知人之爲學雖同求諸心而此心之體有見其全者有見其偏者若舉其全則家國天下渾然無外不能爲法天下可傳後世而足以言學哉以是爲學固卽所以學爲師矣彼能反諸心而實識其全亦自許以心學者是雖小道可謂足善乎一身一物然舉而通之天下後世豈遠惡泥矣故曰曷爲天下善曰師夫能善天下萬世始可以言師能師天下萬世始可以言學師也者固學之實則而不容外焉者也夫豈作而致其好哉昔朱子註十五志學曰其所謂學卽大學也大學也者乃合家

近溪先生一貫編

心性上

早

長松館藏板

國天下而兼善之者也。其嘗謂此一言我晦翁洞徹聖人心髓。攝回叔世精靈。而天下萬古始有賴藉以準的。依歸。彼昏而不知。漫漫以爲學。草草以圖功者。庶乎有省。而發乎深長之思也已。其時惟象山一人比之晦翁。則尤爲難事。蓋年未數歲。卽竭力覃思。曰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宇宙中理皆吾性分中理。宇宙內事皆吾職分內事。東海有聖人出。而此理同。此心同。西海有聖人出。而此理同。此心同。南海北海有聖人出。而此理同。此心同。千古以上千古以下。有聖人出。而此理此心亦無不同也。噫。以是言心。始爲心之全。以是言道。始爲道之大。以是言學。始足以爲天下後世之師也已矣。

問人靜養久之。遂前知。吾輩不及羅子曰。若不及他到。不妨到。妨着要及他。也。曰。他能前知。亦是其心明了。曰。正爲他有個明了。所以有妨。蓋有明之明出於人力。而其明小。無明之明出於天體。而其明大。譬之暗室。張燈自耀其光。而日麗山河。反未獲。

一觀也已

友譚有素共講學。而耻擔當者。羅子曰。何耻也。民之秉彝。好是懿德。細細究之。此乃何等心腸。却是陷在鄉原窠臼中。孔孟防之。所以曰閹然媚于世者。德之賊也。蓋吾心之德。原與天地同量。與萬物一體。故欲明明德於天下。而一是皆以脩身爲本者。正恐自賊云耳。故曰。謂其身不能者。賊其身者也。夫父母全而生子。全而歸。孔子東西南北於封墓之後。孟子反齊止。贏于敦匠之餘。固爲天下生民。

問陽明所指良知在人心。從何所發。羅子曰。良知無從而發。有所發。則非良知也。然則良知果何所歸。曰。在天爲天。在地爲地。在人爲人。無歸無所不歸也。曰。然則亦有動靜之時否。曰。無動靜。曰。若無動。

詩則起居食息都無分別乎曰起居食息不過是人之事。既曰在人爲人。則人已渾然是個良知。其事之應用。又可得而分別也耶。曰良知完具於人。又有見與昧。何也。曰見是覺處。知常而覺。暫覺之現於知。猶泡之現於水也。泡莫非水。而現則有時。中庸見乎隱。是言覺顯乎微。是言知。孟子亦云先覺後覺。先知後知也。

問爲學如何乃能上進。羅子曰。白沙先生云。大道本無階級。以疑爲階級。故大疑則大進。小疑則小進。

近溪先生貫編

心性上

聖

長松館藏板

子能善於作疑。則工夫不患其無進矣。曰某日中亦嘗作疑。曰吾子如何作疑。曰某日中承教多能妥帖。然就中有一不慊意處。故嘗不免作疑。曰是與明對。如謂意有不慊而思加工。則正是明處。安得謂疑。若常慊意處。能求進步方。始是疑。此則無中生有。唯志之廣大。而見之深遠者爲然。否則小疑且莫能作。况大疑乎。

歌詩少間。衆覺溫和。曰此興學者涵養之大助也。羅子曰。涵養和氣。在士人固不可緩。而作官輩尤時。

刻不可已也。蓋居官之事。近俗而冗冗生厭。厭生躁。厭躁相乘。則刑罰不中。而民將無所措手足矣。故君子無故琴瑟不離於側。正所以預致中和。而爲位育之本也。羅子因而嘆曰。吾夫子未訣前賢。猶覺杖道遙。則平時無不歌也。可知矣。然則吾儕庶早知涵養。庶爲他日逍遙地耶。

問夫子逍遙氣象。不惟先能知得。而其歸止去向。似極安樂。可聞其槩否。羅子曰。諸君遽忘所謂本來面目也耶。夫形骸雖顯。而其體滯礙。本心雖隱。而其用圓通。故小人長戚戚者。務活其形者也。君子坦蕩蕩者。務活其心者也。形當活時。尚苦滯礙。况其疆仆而死耶。心在軀殼。尚能圓通。况離形超脫。則乘化御天。周流六虛。無礙推測。卽諸君此時對面。而其理固明白現前也。又何疑哉。又何疑哉。

近溪先生貫編

心性上

聖

長松館藏板

問長生之事。孔孟似未嘗言。羅子曰。孔孟未嘗言。而實未嘗不言也。觀其謂朝聞道。夕死可矣。謂天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夫曰夕死。曰天壽。則死固死矣。曰聞道而可。曰脩身以立命。則死固。

不死矣。未嘗不死而實未嘗死。未嘗不生而亦未嘗生。孔孟之言。所以爲平易中之神奇。深遠中之淺近。非若後人之拘方執見。物而莫化也。

今聞本來面目。卽是長生。未知如何脩煉。羅子曰。本來神妙。不以脩煉而增。亦不以不脩煉而減。其最先只在自已能悟。悟後又在自已能好。能樂。至於天下更無以尚。則打成一片。而形神俱妙。與道合真矣。若悟處不透。與好處不真。則面目雖露。而隨物有遷。驗之心。思。夢。寐之間。倏然而水。倏然而火。倏然而妖。倏然而狗。馬。人。化物。而天真之本來者。將變滅無幾矣。噫。可畏也。

問。早久遇雨。未苗勃興。與吾人意思一般否。羅子曰。雖似一般。其實不一般也。蓋禾必待養而生。吾心則無時而不生。禾以遇旱而枯。吾心則無時而可枯也。故窮天極地。萬萬其物。而畢竟無一物可以象吾此心。亘古亘今。萬萬其事。而畢竟無一事可以象吾此學。此心此學。真是只可默識。而不可言。衆只可意會。而不可形索。至簡而至妙。至易而至

近溪先生二貫編

心性上

聖

長松館藏板

神者也。吾儕與茲勝會。而聞茲神理。寧非百千萬載一大快也耶。

一友別羅子澗甚。共楊寤言。曰。某昔年相待。從事良知之教。及歷任中外。以此應用。似無可疑。但終屬照用。未透心體。願先生盡心教之。羅子時爲把臂示之。曰。君能信此渾身。自頭至足。卽一毫一髮。無不是此靈體貫徹否。友曰。佛家固有芥子納須彌之說。我輩質魯未透。先生旣云一毫一髮。渾是靈體。便教使我當下卽透。羅子時於友背力抽一髮。

近溪先生二貫編

心性上

聖

長松館藏板

此友連聲呼痛。手足戰動。羅子曰。心果覺痛否。曰。既痛。爲何不覺。曰。君之心神微妙。如何毫髮便能通得手足疎散。如何毫髮便能收得聲音寂靜。如何毫髮便能發得細細看來。不止一身。卽床榻。亦因震撼。蒼頭俱爲驚。推之風雲。互入霄壤。相聞卽外。窺中可見。頭入心。足心不間身。我不間物。天不間人。滿腔一片精靈。精靈百般神妙。從前在心而爲君之知。在身而爲君之事。在生而爲君之少。而壯壯而老。莫非此個靈物。乃一面閃爍。莫測底。

裏層則寄。親生父母偶遇人言說破則識認歡欣。想耶此友躍然。

羅子語諸孫曰。子。壯年來。此道自關心。夜分方合眠。旋惺惺耳。雞聲未。知何日得安枕席。

羅子曰。予初學道時。每清晝長夜。只揮淚自苦。此等景界。予固難與人言。人亦莫之能知也。

羅子曰。人性善。這性。各天地人物而一之者也。所以孔子。德於天下。方能盡人之性。盡物之性。

盡天地之性了。得性善也。若有所憾。不得其平。近溪先生一貫編。心性上。長松館藏板。

便非繼之者善。而有諸已也。吾儕須以大人自期。日用平常。俾其爲父子兄弟足法。止於至善。

羅子見講堂童子歌詩。雍肅可愛。顧謂仕途諸君曰。天下之善。貴在擴克。吾人能因一念忻喜諸生之

心。推之必欲其由壯而老。以無異今日。又推之必欲四海九州。以無異一堂。則教化興。風俗美。其容

頃刻怠緩耶。既而嘆曰。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沛然若決江河。大舜好善之速。亦只是不昧其眼下。本

心焉耳。吾人不失之昧。便失之遲也。如希聖何。

會中誦漸哉勺水積累成川洋洋一堂曰先生何術令人若此。羅子嘆曰。昔顏子喟嘆。謂夫子善誘人。

甚至欲罷不能。諸君亦慎自防。毋爲人所誘去也。有悟者曰。魚遊於水。鳶翔於空。豈水之有期於魚。

空之有期於鳶哉。人之於道也。機固一而已矣。羅子復歌曰。便將天作一張紙。難盡慈湖三月春。大

衆忻然。坐中歌斷除嗜慾想。永徹天機障。或曰。若將嗜慾之想斷除。則天機之障永徹矣。羅子曰。二句自是兩

項。似不當一直讀。或曰。果然。天機豈遂無障哉。如天機原自流通自在。或工夫過苦。卽天機被障矣。

曰。如此。則合云。障天機。非天機障也。衆起問曰。不滅天機。亦會作障耶。曰。天機本自流通自在。工夫

却有過苦。是過苦果作障矣。獨不曰。流通自在。亦有時作障乎。故孟子於夷惠俱爲君子。不由然則

夷之隘。是過苦之障。而惠之不恭。豈非流通自在作障而何。

問識仁必資講習。陽明乃有聞見遞迷之味。何哉。羅

子曰聖人憲天聰明良知與聞見原無二體學者於此體未透却逐事逐物以求古今成法殊不知揖讓征誅堯舜湯武之前誰曾幹過數聖人不過精明此心之體如鏡在懸中無纖毫樣子物象隨時各各呈露若執成法以爲知則中藏不虛所應却與天則違悖謂之違迷亦宜曰然則孔子多聞而擇多見而識可廢矣曰能擇能識良知也若良知作主則古今事變裁制自由轉信將兵多多益善也

近來先生一貫編

心性上

聖元

長松館藏板

羅子曰汝等若肯着實用功則處處受益雖人之毀謗欺慢皆是進德之資若不著實用功只是口耳之學終不長進

因歌等閑識得東風面之句復廣以人心莫道無通塞明暗如何有去來羅子隨申之曰通之時義大矣哉即天地變化草木蕃機括亦只在是故吾人應事之際若心志坦夷人已不隔即上可以代天下亦可以代上左右前後相資相應而百務井井宇宙廓如否則一夫向隅雖滿堂燕笑與東風

象何啻千里一體君子其善通而運也哉

問東風面如何識得羅子顧會衆嘆曰東風之面今日畢露於此矣夫東風者天地之和氣也萬物以和而生以肅而斂人情亦以和而通以不和而隔機發隱微效分天壤故識得而曰等閑者極言其力之不勞紅紫而曰千萬者極言其應之甚速而至大也

童子秩敘歌詩長者請曰先生其教之羅子曰是皆所以教我者也諸英俊其知之乎夫教且學以明

近來先生一貫編

心性上

聖元

長松館藏板

人倫而已明有二義如講求以致其精則明白之明也秩敘以盡其分則明顯之明也今一堂之中或坐而聽或立而誦坐者又辨上下前後誦者又互相唱和疾徐中節則父子叔姪兄弟賓朋昭然若發蒙矣其爲明白顯設不亦多乎其爲敦睦恭敬不亦至乎長者謝曰某等今日益信致良知之學乃知行合一之功

羅子曰爲山掘井者至九仞雖勞且難而往往能之至於一簣及泉甚是易成乃多虧廢故古人云百

里程途九十方半蓋前時是全付精神雖勞而功時久力疲故雖少而難矣吾人須是努力以收全功

問均一言教何看書與面命所得不同羅子曰當其可之謂時吾儕相對論心則彼此機宜自然適中如渴與之飲饑與之食滋味何等甘美若持書漫讀是原未饑渴與以飲食雖津液珍羞將蔡霍等矣

羅子曰人之爲惡二有形無形而已有形者殺人者

近溪先生一貫編

心性上

卷

長松館藏板

也無形者害人者也殺人之惡小害人之惡大

羅子曰舜之兢兢業業禹之祇台德先湯之慄慄危懼文之小心翼翼皆畏天命也畏天命則自無不敬矣

問士子狗習見聞讀書無根何道可反羅子曰杖葉與根本豈是兩段觀之草木徹首徹尾原一氣貫通若首尾分斷則便是死的雖云根本堪作何用要之還看吾輩用功志意何如若是一切要求根本則凡所見所聞皆歸之根本雖解牛斲輪之賤

後爲魚庭草之微物古人俱得以明心見道而況五經四書尤聖賢精蘊所寄者乎若是尋枝覓葉的肚腸則今日儘有玄談至論亦將作舉業套子矣

友執持過苦求一脫解工夫羅子止之曰汝且莫求工夫某亦無暇與汝說但隨衆講會隨時臥食待數日有暇再共商量旬日友遂然曰近覺中心生意勃勃雖未嘗用工而明白達自可愛樂曰汝信得當下卽是功夫否曰承教亦能信不知如

近溪先生一貫編

心性上

卷

長松館藏板

何方弗失曰忘原與助對爾欲不忘卽必有助所謂引寇入屋者也故孔孟設科不追其既往不逆其將來豈止以此時人亦常以此自待看他寬洪活潑涵蓄薰陶真是水流物生任天機之自然而克之以至於烜久不息而無難矣

羅子因子姓聽講有問輒應語之曰此處有段學問吃緊工夫道德經云谷神不死何謂谷神不死卽汝輩應聲處也夫有聲則應途人不殊於聖賢此時無異於太古故曉得谷神不死便曉得虛靈不

聆亦便曉得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也推之四書五經只是此個道理推之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亦只是不失此個體段故聖賢之道原非高遠不能反求便覺得高遠耳學問之事亦無重難但離却當下便覺重難耳

或曰學貴靜乎羅子曰不宜離動在動處着力乎曰宜不失靜體功竟何着乎曰心今本虛致虛要矣何着或以寂爲疑曰性中萬象森然何寂之憂然則何如而爲得力處曰知得得力處便是不得力

近溪先生遺編

心性上

垂

長松館藏板

不知得力處便是得力大都道具吾心而吾身卽道真機隨處洋溢工夫原無窮際一念不通之人者非道也一息有間於道者非功也

羅子曰炯然而精光旁燭軒然而氣宇高翔心游象數之先目絕剛風之上

羅子曰枝葉芟除則碩果乃熟行潦既涸則寒潭自澄勿忘勿助與禽飛鳥躍同一活潑此意却須互見今時學人任情執是已大非集義家法乃遽以活潑自處豈于茲訓未加理會也耶

近溪先生遺編

心性上

五

長松館藏板

羅子適聞或問曰此土鄭文公故鄉但儒先舊學志氣已多須先生講究乃可望心知開明也羅子曰據所云儒先舊學與諸士心知言下不無兩端而兩端各有着落故儒先之學可以舊言舊則未必其長新也諸士心知則可以新言新則時時具在難將以舊目之也今且試看我與公互相駁論其駁論皆莫非心知也諸士環坐而應聽聽而且思思聽皆莫非心知也自茲時而反求之天早又自天早而推之昨日其言論思聽亦皆莫非此心知而未嘗異也自茲時而順求之下午又自下午而推之明日後日其言論思聽亦皆莫非此心知而未嘗或變也中有悟者曰道果在邇非遠事果在易非難曰豈惟道與事之爲然哉卽茲對答聽思莫非親親長而亦莫非天下太平也中又有悟者曰吾儕果是行不著習不察也曰卽此著察叫做是學吾儕豈獨終身由道而不知其爲道亦終身由學而不知其爲學也今諸君果能學術心知合而一之庶於儒先不相負矣或乃歌個個

人心有仲尼一絕諸士踴躍

因歌心齋入室須先升此堂詩句。羅子曰：心齋先生詩，提醒學人甚切。所言工夫極明，但論爲學，則有從覺悟者，有從實踐者。陽明心齋二先生的親師徒，然陽明多得之覺悟，心齋多得之實踐。要之覺悟透，則所行自純；踐履熟，則所知自妙。故二先生俱稱聖賢，但以孔子之言仁，必先以智；孟子之言力，必先以巧，則覺悟實踐，功固不缺，而序實不容紊。如此詩念頭動當謹，然動念處從何來，則未謹。

近溪先生貫編

心性上

五

長松館藏板

之先，不可不探求也。舉足之間必慎，然舉足時何之，則未慎之先，不可不商訂也。若能依得孔孟之仁，而先智力，而先巧，則源頭既濬，流出自清，而念之謹也，何等順快。指南定向，適國坦途，而足之舉也，何等安穩。故某謂我

明幸生陽明，真是電掣雷轟，星輝日耀，不惟及門高弟，藉以超凡入聖，而聞風興起者，亦自可以化頑鉄而作精金也已。

癸丑，羅子過臨清，適重疾，恍若一翁，曰：君身病稍康

矣。心病則復何如？羅子不應。翁曰：君自有生以來

遇觸而氣每不動，當勸而目輒不冥，擾攘而意自不分，夢寐而境悉不忘，此皆君心錮疾，可不函圖瘳耶？羅子愕然曰：是予心得，曷言病？翁曰：人之身心，體出天常，隨物感通，原無定執。君以宿生操持強力太甚，一念耿光，遂成結習，日中固無紛擾，夢裏亦自昭然。君今謾喜無病，不悟天體漸失，豈惟心病，而身亦不能久延矣。蓋人之志意，長在目前，蕩蕩平平，與天日相契，此則陽光宣朗，是爲神境。令人血氣精爽，內外調暢，或如志意沉滯，胃隱隱隱約約，如水鑑相涵，此則陰靈存想，是爲鬼界。令人脉絡糾纏，內外膠泥，君今陰陽莫辨，境界妄塵，是尚得爲善學者乎？羅子驚謝，汗下如雨，從是執念潛消，血脉循軌。

近溪先生貫編

心性上

五

長松館藏板

有言講學起謗，如宋事紛紛可悲。羅子曰：此開係世道，非小小也。吾儕幸甚。

聖明敬一之訓，化日照揭中天。孔子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今日涵泳治道，雖童稚小子，皆能言學，况

大人君子孰不知從事於此哉但須更以所學者衆共商討棄短取長歸於大中至正方爲超絕古今以解孔子之憂一大快事也其視前代教化未行道德未一而徒以言說求同異意氣相排擠者不同矣然則前代之憂在講而不學今日之憂在學而不講

向朱陸論學不合何也羅子曰二先生氣稟不同以已律人各有持也如晦翁原是渾厚之質便要天下人皆從聞見鑽研而入象山原是英敏之資便

近溪先生二貫編

心性上

卷

長松館藏板

要天下人皆從德性超悟而入豈知人各所稟不一有不可盡以已律之者曰然則何如合一也曰學于古訓晦菴所以開萬世羣蒙先立乎大象山所以善讀孟子也且與孔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相合

一友嘆曰先生學在孝弟某有繼母事之稍得歡心至有一弟屢教終不化何如羅子曰君曾擇好友與處否曰未也曰卽此便見汝愛弟未至處夫兄弟手足也若汝手傷血流則呻吟號呼求人問藥

肯少停時刻哉此友感泣深悔羅子因徧呼仕途諸君曰手足且然至君父則吾元首心腹也吾輩有志明時顧乃優游卒歲護持少呻吟之痛而調理無號呼之切徒悼嘆於堯舜君民之難而治平之不可親見也罪將何所逃哉衆共誓之曰如復不切于心者鬼神將陰擊之

向父子天性如子尚廉潔父忿戾之違則傷恩順則損名柰何羅子曰須要假貸曲處不拂親意而亦不失所守也則善矣曰父有餘蓄子必取之以爲

近溪先生二貫編

心性上

卷

長松館藏板

不肖亦可從否曰是須教之以正必不可從也曰子之不肖出於天性又止生一子過責恐天沒付之於命可否曰父子主恩決無可忍之心亦無可棄之理大凡天下鳥獸虫魚皆可以感而後况於人乎但教亦多術須悉心盡力乃得奇中而妙運也曰畢竟不能感非命而何曰此命字不當就已說若說我命該當爲子孫苦則生意已自本身斬了是自已先不肖矣又安能貫通於不肖子孫也耶故人生不幸遭此必須與之同生死患難感通

化導力有時而盡心無時而解乃是慈道之極也
嗚呼已慈既極則子孫又安有不可移之理哉大
慈世人論理皆是責人厚而責己薄處失之故程
子云細思吾身在天地間有多少不盡分處正此
謂也

羅子以太夫人目病禱於華蓋山縉紳率子弟誦詩
立迎于道羅子進曰汝知孔子之所以訓其子者
乎亦不過學詩學禮而已矣但孔鯉既退即能不
忘諸子姓亦能相見之後常時如此由詩歌便可
近溪先生二貫編 心性上 五九 長松館藏板

以和平心氣由禮立便可以堅定德性在父母前
不改便成孝在兄長前不改便成弟能孝能弟終
身不改便叫聖人矣
羅子曰母之育子也以慈子之事母也以孝常分也
分而曰常言天彝民秉根乎心見乎情而必不可
已者也本必不可已之心之情而慈以啓孝孝以
答慈已爲常分况慈不徒慈而時之所遭且節以
慈焉是則慈之常而變者也古今天下凡爲人母
焉者孰不期子之育也然時其常則爲慈也易時

其變則爲慈也難夫慈以啓孝孝者既極其至矣
則孝以答慈者又奚容以易易爲之哉

羅子曰仁天地之生德也天地之德也生爲大天地
之生也人爲大是人之有生於天地也必合天地
之生以爲生其生乃仁也亦必合天地之仁以爲
仁其仁乃壽也必曰無期必曰無疆夫無期云者
所引之恒久則爾也是仁之生生而不息焉者也
無疆云者所被之廣博則爾也是仁之生生而無
外焉者也是以夫君子之生也生吾之身以及吾
家以及吾國以及吾天下而其生無外焉而吾此
身之生始仁也生茲一日以至於百年以至於千
年以至於萬年而其生不息焉而吾此日之生始
仁也如是而仁焉而謂仁之不足以爲壽也吾弗
之然也如是而壽焉而謂壽之不本於仁也吾弗
之然也

近溪羅先生一貫編

門人能 脩猶夫編次

後學錢啓忠沃心重訂

心性下

近時用工覺心思起滅不寧奈何羅子曰天下事理當先本根本根既正則末節無難矣今度所用工夫原非思慮之不寧是由心體之未透也蓋吾人日用思慮雖有萬端而心神止是一個遇萬念以滯思慮則滿腔渾是起滅其功似屬煩苦就一

近溪先生一貫編

心性下

一

長松館藏板

心以宰運化則衆動更無分別又何起滅之可云也與哉譬之庭樹如許紛亂然生意則皆根幹之所敷榮世固未有外根幹而爲枝葉者譬之長江波浪亦如許紛亂然洋溢則皆水性之所流動世亦未有外水性而爲波浪者易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殊途而同歸一致而百慮夫慮以百言此心非果無思慮也惟一致而統之則還殊而爲同化感而爲寂渾是妙體更無他物欲求纖毫之思慮亦了不可得也已衆共快然以爲疑念頓釋同者

又曰此時此心果是起滅無從渾然妙體但不肖邪思安保終無竊發曰君子兢業以過一生此意豈容暫忘但太陽出而魍魎消聖人作而萬物覩乾剛獨善操持八荒孰非統內不思務此而角力爭雄以希掃蕩則戰國春秋更無寧日矣

問昨來論心雖極懇切退思聖學廣大精微如何養出端倪羅子曰吾人爲學本以學聖而聖神學脉非易也故百工居肆成其事君子學教其道即孟子離母從師顏氏依依陳蔡孔子天縱亦常編三

近溪先生一貫編

心性下

二

長松館藏板

絕今欲學聖人而非特立堅志親就良朋且却脫塵煩專居靜地以博學審問慎思明辨其能有成者蓋百無一二矣曰請教公之靜養欲求端倪意向又是何如羅子慨然改容起曰明公志氣誠是天然何帝明公即漢儒以來千有餘年未有不是如此會心以悞却生平者殊不知天地生人原是一團靈物萬感萬應而莫究根源渾渾淪淪而初無名色只一心字亦是強立后人不省緣此起個念

頭就會生個識見。因識露個光景。便謂吾心實有如是自在寬舒。不知此段光景。原從妄起。必隨妄滅。及來應事接物。還是用着天生靈妙渾淪的心。儘在爲他作主幹事。他只嫌其不見光景。形色。回頭只去想念前段心體。甚至欲把促終身。以爲純亦不已。望顯發靈通。泰宇天光。用力愈勞。違心愈遠。與言及此。情甚爲之哀惻。奚忍明公而復蹈此弊也哉。曰某亦惕然。不作前想。但要如何用工。曰孔門學習。只一時字。天之心以時而顯。人之心

近溪先生二貫編

心性下

三

長松館藏板

一友外至。素共仰慕者。大衆欣然。羅子嘆曰。今日此坐。信良會哉。友曰。某平生坐講會。而稱良。往往虛過。願詳示。不更至虛此會之良也。曰人之恒言。且事務遇有善處。便多稱良。則良亦似只是善。而

亦似只是良。無大分別。然經傳中。又多以二字並言之。則又似不能無分別於其間者。卽今想像而言。善則傳大於良。良則眞實於善。要之善是成熟。得自人爲處多。而良是根源出自天然處多。故凡事務以善稱者。皆形迹顯著。而可指數。凡事務以良稱者。皆端倪渺漠。而費形容。卽如此會。長幼秩序。坐立而少動作。師友從容。問辨而多簡默。旁人觀之。未見有甚好處。然情思欣浹。淡冷氣味藹藹。和平。又難說有甚不好處。所謂無善而無不善者

近溪先生二貫編

心性下

四

長松館藏板

也。良知面目。大都若此。而茲會之爲良會也。亦可以類推矣。坐間各各快意。羅子復更囑曰。諸君母將此良字。只當解說。昔子貢贊孔子盛德。而曰溫良恭儉。孟子指孩提知能。而曰不慮不學。卽是而觀。則吾人學問。始固由良以出。終亦由良以盛。此良此身。渾然一體者也。故今更以人良乎會。慎勿以會良乎人。把柄一差。則功效迥別矣。外至之友。平素脩行持心。而學問根源未悟。聞前善良言。方切擬議。時聽廣人衆。不便聽聞。多就羅子

主席前後友遽然曰學務時習今坐立維香恐非
善良羅子曰此等去處語之以善果是動容草率
然語之以良則實爲意念真純故雖未足以語其
善而亦可以言其良也蓋良訓作易直易也者其
感而遂通之輕妙處也原不出於思量直也者其
發而卽至之迅速處也原難與以人力所以良知
謂之不慮良能謂之不學却是慮與學到不得的
去處也如今一時間辨親切况復新美殊常後進
聞所未聞卽踴躍而前急圖聽受坐立少有參差
近溪先生二貫編 心性下 五 長松館藏板

先等其質則教而求良之類也今執硃而漫琢
之範銅錫而漫追之惟曰吾取其文章器用而已
矣是尚得爲良工也哉試觀今時章縫之游庠序
胥徒之侍臺司儼恪端莊非不禮文閑熟然窺其
底裏可以語良者則千百而鮮一也故忠信之
人始可學禮粉地之弊始可繪畫學者不思希聖
希賢則已若萌此個真志便須把孔子之仁者人
也孟子之形色天性細細體認我此個人如何却
是個仁我此形色如何却是個天性次則將孔子
率性之謂道道不可須臾離孟子之良知不慮而
自知良能不學而自能又細細體認道原不會離
我我今何會離道良知原不待思慮良能原不待
學習我今縱不會思慮而知便豈卽非良知縱不
會學習而能便豈卽非良能哉久久反躬尋討事
事隨處觀察冷灰星爆火現光晶赤子天性恍然
具在于時覺悟別開途徑而意味另顯家風孔子
所謂道不遠人孟子所謂形色天性了然親見面
目而非意想遙度由是凡從前聞夫古聖之言論

見夫古聖之行履備載於四書五經之中者或相
爲感通而其幾愈顯或互爲對証而其益無方如
覺已所知能輕忽而失之大過則以聖賢之成法
而裁抑之如覺已所知能卑弱而失之不及則以
聖賢之成法而引伸之務使五倫之綱常百行之
酬應皆歸純粹之中而無偏駁之累則良不徒良
而可以言善且善不徒善而可以言至善矣竊謂
中庸之庸德庸言多就知能之本良處說大學之
至善物格多就聖賢之成法處說論語之知及仁

近溪先生二貫編

心性下

七

長松館藏板

守莊以蒞之而動禮爲善則多就聖賢之學必求
其至極處說良是以爲善之張本善實以爲良之
歸宿若知能本良格則尤善而學又必求造其至
極則是崑山粹玉而加以追琢之功麗水精金而
貴以文章之妙其薦於明廷升諸清廟不八人共
羨奇珍世世永爲大寶也哉

前論已畢此友復曰某平生點簡心性自謂有知羅
子卽請曰君於此時可云與聖人一般否曰不敢
曰既是知性豈又與聖人一般也曰吾性與聖

人一般此從孟子時說也孟子曰吾只合時時照管
本心事事歸依本性也時方遜讓恭敬羅子執茶
既問曰君言照管歸依俱是恭敬持既之事今且
未見既五安得遽論持既恭敬也曰我於既子也
曾見來來來來來來但有時見有時不見有時持
有時不持持也不能如聖人恒久勿失耳曰此個只
冷把既子不覺原去不覺是既也故既子有見有
不見而性則無不見也既子則有持有不持而性
則原無不持也不觀中庸說率性之謂道道不可
須臾離君今既云見持不得恒常則是可以須臾
離矣可離則所見所持原非是性而君只認假爲
真不自覺耳曰此性各在當人稍有識者知之况
某卿意於此者乎曰君言知性如是而容易此性
之所以難知也大約吾人用功須以格言爲主不
見孟子之論知性必先之以盡其心者知其性也
苟心不能盡則性不可知也又謂知其性則知天
矣故天未深知則性亦不可爲知也君反思果會
知古聖賢既竭心思而天之聰明之盡矣乎今時

近溪先生二貫編

心性下

八

長松館藏板

夢見異語待如中庸天下至誠爲能知天地之化育矣乎。卽不論心思聰明之難盡。天地化育之難知。且如陸象山接見傳生。瞞其面目。殊常神采煥發。問之。果夜來於仁體有悟。故此性惟不能知。若果知時。便骨肉皮毛。渾身透亮。山河草木大地。四春。如人驟入寶所。則色色奇珍。隨取隨足。或爲夜光而無所不照。或爲如意而無所不生。安有見不能常持。不能久之弊。苟仍前只是舊日境界。我知其必然。未嘗有知也已。今我替君想像。果然平日有個知處。那是從赤子胞胎方離知識未顯那時渾全一個天命的確決。謂其爲善。若少長以至今日。則滿眼無非紛華滿腔多是情欲。一任防閑掃除。方纔少得光明安帖。以見真體。若意思怠忽。則機括便似仍前矣。曰。如此工夫。某亦未能。但堯舜親舜云。業業恐未有不如此者。曰。予未詳堯舜聖賢。但據君於己所性。真決其爲善。則是初生之時。君已受用不着。真決其要用力方善。則自孩提至今。皆是君於性正。疑信未定之時。周子

云。謂能疑爲明。何啻千里。此友未應旁一友曰。連日承教。覺身心果無大失錯。卽童僕輩相聚言動。亦時時自在。夜想甚快。覺從前差迷也。時二三童子捧茶方至。羅子指而嘆之曰。君視家中盛僕與視捧茶童子何如。曰。更無兩樣。頃之。羅子復問曰。不知君此時何用工。曰。此時覺心中光光精精。更無滯滯。曰。君前云與捧茶童子一般。說得儘是。至曰。心中覺光光精精。無有滯滯。說得又自翻帳也。友曰。我看並未翻帳。曰。童子現在請君問他心中。有此光景否。若無此光景。則分明與君兩樣矣。曰。此吾果差。不識先生心中工夫何如。曰。我的心也無個中也。無個外。所用工夫也不在心中。也不在意外。只說童子獻茶來時。隨衆起而受之。已而從容啜畢。童子來接時。又隨衆付而與之。君必以心相求。則此無非是心。以工夫相求。則此無非是工夫。若以聖賢相求。則此亦可說動靜不失其時。而其道光明也。友謝曰。吾輩平日用工。全未的確。今不敢不勉矣。

朋友再赴旬日復訪向羅子欣然謂近復得個悟頭甚是徹透羅子請其詳友曰向時見有未真每云自己心性有時而得有時而失顛倒錯亂中無定主工夫安能純一殊不知耳目口鼻心思天生五官可一樣試說吾此耳目終日應接事物誰管一時無耳目哉耳目既然則終日應接事物又誰會一時無心思哉耳目心思既常在則內外主宰已定而自己工夫豈不漸漸純熟而安全也哉羅子嘆曰君此悟雖妙然終久還會自生疑障

近溪先生一貫編 心性下 十一 長松館藏板

也其友甚不服從曰孔孟性宗同歸於善今子悟性固常在矣獨不思善則性在時爲之而不善則亦性在時爲之也吾子以常在而王性宗是又安得爲全善也耶其友恍然自失曰將奈何曰是不難蓋常在性之真爲善爲不善者性之浮用體則足以運用爲善爲不善者性之浮用聲目之於色其千變萬化於前者能保其美惡哉是則心思之善不善也然均聽之均視之一一更均明曉而辨別之是則心思之能事性天之至善也

終日終身更非物感之可變遷者也此友快然別去數月重來大衆具在向羅子謝曰人言得悟如醉夢復醒若先生之悟小子也則是死而生之矣友每坐閉目觀心羅子恐其門路或差乃問之曰君今相對見得心中何如曰炯炯然也但常恐不能保守奈何曰且莫說保守只恐或未是爾曰此處更無虛假安得不是且大衆俱在此坐而心中炯炯至此未改曰可知炯炯有個落處其友頗不豫羅子乃遍詢又舉心性之說申之若謂天性之知原不容昧但能盡心求之明覺通透其機自顯而無蔽矣大衆聞之欣喜其友又詳道先生父母之孝友樂善羅子泣下其友又復解以他事隨歌詩一首羅子感痛乃徐徐曰君纔叙美先人安慰小子自我觀之儘是明覺不爽何必以炯炯在心爲也况聖賢之學本之赤子之心以爲根源又徵諸庶人之心以爲日用君纔言當時是合得若坐下心中炯炯却亦原未帶來而與大衆亦不一般也其友顏色少解曰但由工夫得力已久至此難

近溪先生一貫編 心性下 十二 長松館藏板

教棄去曰感君垂念先人欲直言相報若果直言君恨棄去不早矣蓋吾人有生有死與老夫俱存日無多適纔炯炯渾非天性而出自人爲今日天人之分便是將來神鬼之關也今在生前能以天明爲明則言動條暢意氣舒展比後至沒身不爲神者無幾若今不以天明爲明只沉滯襟膈留戀光景幽陰既久歿則不爲鬼者亦無幾矣老夫方謂得力豈知此一念頭翻爲鬼種其中乃鬼窟也微其友遽起曰怪得近來用工若日中放過處多近溪先生二貫編 心性下 三 長松館藏板

則夜卧夢魂自在若其日中光顯大盛則夢魂紛亂顛倒令人至不堪也非遇先生幾在此生矣大衆惕然而此友向羅子謝且懸曰學人茲病殆遍寰宇安能明公手挽天河爲舉世爭滌塵垢也問連日領教亦多不識更有可加益否羅子曰諸君各陳坐間所用工夫果與昨日所論天人之關對證何如或曰質魯難進曰吾儒之學本之心性人性皆善難說一無所知如汝念我通家遠來相看及至坐下恭敬溫和藹然可掬此非道如何非學

如何顧在爾自擔當若能擔當莫說是爾卽途人皆可以爲聖賢若不擔當莫說是汝卽是聖賢亦不知所終矣曰不知作聖何先曰以信爲先蓋聖賢垂世決非相誕若人性與聖賢有二孟氏肯自昧本體而斷然謂其皆善也哉今世間事多少未見影響只憑人傳言便也往往向前去做及去做時亦往往得個成就何乃生來本性原日稟自天衷孩提知能善良又皆可指反只遲疑不決以致虛過終身不大可嘆惜也哉今惟出門一步斷然謂吾性爲皆善又斷然謂聖賢爲可學便精神意氣忻喜奮揚所性善端如奇花瑞草閭逢甘露芬芳一時競發雖欲罷而不能矣於聖賢也其何有哉或曰人性固善然必戒慎恐懼方有存主執持纔是曰如兄之言果爲有見若末後二語學問兩路彼以用功爲先者意念有個存主言動有所執持不惟已可自考亦且衆共見聞若性地爲先則言動卽是現在且須更加平淡意念亦尚安閑猶忌有所做作豈獨人難測其淺深卽已亦無從

長縱是有志之士亦不免舍此而之彼矣然明眼見之則真假易辨而有進無進非所論矣就如兄所舉戒慎恐懼豈是憑此四字便即可去戰慄而漫爲之耶也須小心查考立言根脚蓋其言原自道不可離來今舉業講實也曉得非我不離道乃是道不離我所以然者又是道非自道只是率性性非自性只是天命故道之所在性之所在也性之所在天命之所在也既天命常在則一有意念一有言動皆天則之畢察上帝之監臨又豈敢不兢兢捧持而肆無忌憚也哉如此則戒慎恐懼原畏天命天命之體極是玄微然則所畏工夫又豈容草率今只管去用工夫而不思究其端緒卽如勤力園丁以各色膏腴堆積之蘭自詫壅培之厚而秀茁纖芽且將消沮無餘矣要而論之務求速效者必功不細認理無根者必事易弛噫愛惜身命珍重機緣千生萬生總在今日

羅子曰孔子大聖人也萬世無及焉然其實非孔子之異於萬世乃萬世之人自忘其所同於孔子焉

耳孟子云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夫赤子之不學不慮與孔子之不勉不思渾是一個吾人由赤子而生長則其時已久在孔子地位過來今日偶自忘之豈惟赤子然哉孔子曰仁者人也彼自異於孔子者或亦自忘其爲人也耶省之省之

羅子曰此學玄妙入微不是說了便能須要發個不惜身命心無一毫爲世塵念時刻不放後方有成問談學皆有宗旨而先生獨無自我細看則似無而有似有而無也羅子曰孔孟門庭風光果別吾子

以似在有無之間言之却亦善於形容矣其實不然我今問子原日初生亦是赤子否曰是曰初生既爲赤子難說今日此身不是赤子長成曰今我此身果是赤子長成曰此時我問子答是知能之良否曰是知能之良也曰此個問答要學慮否曰不要學不要慮也曰如此以爲宗旨儘是的確爲有矣安得猶言似有而無也曰學貴宗旨今有憑準好去執持用工若只如我問你答隨聲應口人皆然時時如是雖至皓首終同凡夫又安望有

道可得有聖可成也。耶曰：吾于此疑果是千古不決之公案，然却是千聖同歸之要轍也。其端只在能自信從，而其機則始於善自覺悟。如其覺悟不妙，難望信從而同歸矣。蓋虞廷言道，原說其心惟微，而所云工夫却要惟精。惟一有精妙的工夫，方入得微妙的心體。孔子統括，却言不止精微而言絜淨精微，則是精微而更精微，即所謂玄之又玄也。若如書舍所刊講說，膚淺甚矣。世人無識，翻喜他有個宗旨，依循好去研窮踐履，謂能到純熟，即便是聖賢。此正俗語粗大，麻線而求透針，關墜灌粉，裨而望食佳餐也。惡可得哉！曰：請教赤子如何用工。曰：心爲身主，身爲神舍，身心二端，原樂於會合。苦於支離，故赤子提孩欣欣，長是歡笑。蓋其時身心尤相凝聚，而少少長成，心思離亂，便愁苦難當了。世人於此，隨俗習非，往往馳求外物，以圖得遂安樂，不想外求愈多，中懷愈苦，甚至老死不克回頭，惟是善根宿植，慧目素清，人他却自然會尋轉路頭。曉夜皇皇，如饑思食，凍露索衣，悲悲切切。

切於欲轉難轉之間，或聽好人半句言說，或見古先一段訓詞，時則憬然有個悟處，所謂皇天不負苦心人。到此方信大道只在此身，此身渾是赤子。又信赤子原解知能，知能本非學處，至是精神自來，帖體方寸，頓覺虛明，如男女媾精以爲胎，果仁沾土而成種，生意津津，靈機隱隱，云是造化，而造化不以爲功，認爲人力，而人力殆難至是。此則天心道脉，信爲絜淨精微也已。曰：此後却又如何用工。曰：吾子只慮不到此處，莫患此後用工，于若不信，請看慈母之字，嬰兒場師之培，寶樹其愛養，滋扶意思何等切至，而調停斟酌，機括何等神妙。子固莫能爲問，我亦莫能爲答也已。羅子曰：懋哉！子朱子之有功聖門也，學固得其大方矣。孟子曰：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又曰：大匠不能使人巧，夫匠立成器，士志聖神，其精至於無跡，妙入於難窮，取諸智巧焉，則均也。然器非規矩，巧將安施，遂非六經智將奚措。朱子之於學，余固未能悉其善巧何如，至所爲言，必先之讀書，讀書必先之

六經則真吾聖門之大匠也。其功虧不宏且遠耶。故規矩誠立而巧之不精。學之咎也。胥求以巧而規矩弗先教之訛也。

羅子曰。醫仁術也。仁莫切於愛親。由親之愛而通於醫焉。則其術之仁也。自將根乎中而達乎其外。推愛親之心以愛乎人人。疲癯者起之。痿痺者作之。則生意充盎。莫可禦也已矣。

太守請觀鄉約。老幼羣聽。羅子進而謂曰。汝等聽此聖諭也。覺得心動否。咸曰。豈止心動。均欲泣下。蓋

近溪先生二貫編

心性下

十九

長松館藏板

此土原是夷地。而其守又是女官。以殺戮戰鬪爲事。吾民無老無幼。若蹈水火。乃今變夷爲華。已聖矣。危而卽安矣。况復得沾

聖明之化而共享大平之福耶。羅子因顧太守曰。此方人民。其胥而爲夷者。不知其幾千年矣。今觀老幼之忻忻向善。其良心感發。比之他郡。更爲加切。雖是饑渴之人。易爲飲食。而良心同然。則固不容以地之中外。而有毫髮之間也。然則鼓舞振作。以全其興起之美者。固汝郡之責。而善推所爲。使全

滇之華夷而共歸於大同之化者。尤吾臺司之功。而不容自諉也已。

夏子遷蒞州守。請視學。舉行鄉約于海春書院。院乃署州事。卽舊學基而爲之者。羅子以治海經是。咸苦水勢橫溢。民居民田。溺爲巨浸。今下流旣導。田苗青綠。髦倪頌樂。羅子謝職事勸績。客有指庭樹告曰。前遷學。議伐宮牆多樹。以充梓材。樹柄羣鳥徙巢他林。及議勿伐。歸巢如故。言訖。翎羽翩跹。音聲鼓噪。與老幼樂意。若相關然。羅子因憶夏子向

近溪先生二貫編

心性下

二十

長松館藏板

以事至省。相延談性。夏子堅以性命非下學可與。羅子詳爲辨析。別後數月。來遊泮林。聽鳥觀魚。夷猶靜止。似與嚙昔之時。詎語迥異。乃訝詢所得。夏子忻然對之曰。往以俗習。皓我天良。恒謂聖賢非人可及。故究情考索。去道益遠。豈知性命諸天。本吾固有。其於日用言動。事爲停當。雖古聖哲難以殊論。近來覺不爲拘迫矣。意將進謝。羅子止而謂曰。子近得此。前果大徑庭。但停當二字。尚恐或未盡停當也。夏子瞿然曰。言動事爲。可不要停當耶。

「可」知言動事爲方纔可說停當則予之停當有
時而要有時而不要矣獨不觀茲栢林之禽鳥乎
其飛鳴之相關何如也又不觀海嘯之青苗乎其
生機之萌茁何如也予若拘拘以停當求之則此
鳥此苗何時而爲停當何時而爲不停當耶故曰
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造化之妙原是貫徹渾
融吾子蚤作而夜寐笑嬉而偃息無往莫非此體
豈待言動事爲方思量得個停當又豈直待言動
事爲停當方始說道與聖哲不殊若如是用功如
是作見則未臨言動事爲固是錯過而既臨言動
事爲亦總是錯過矣夏子憬然興曰予在川上謂
不舍晝夜吾人心體決不可一息有間況今當下
生意津津真不殊於禽鳥新苗往時萬物一體之
仁果覺渾淪成片矣翻思前此欲求停當豈不是
個善念但善則便落一邊既有一邊善便有一邊
不善如何得晝夜相通萬物一體故知顏子不改
其樂孔子賢之亦因得此不息之體非在安貧上
也曰予之所見果於所執而將渾化但願自今以

後日同諸士將此生生之機暢達數方得
邑父老子弟俱忻忻以與老與弟相養相安共茲
林禽鳥而和鳴並茲嘉禾而秀穎則萬物並育之
風六合同春之象行自昆陽而肇端莫可涯量矣
楚雄分巡邀會龍泉書院老幼羣集聲歌鼓鍾上下
雍如羅子共感頌我
祖宗德化勸士人奮興一生請問天命之性章旨羅
子詰以時講已悉子果何問生曰因戒慎恐懼不
免爲吾心寧靜之累曰戒慎恐懼姑置之且言予
心之寧靜何狀耶其生漫應以天命本然原是大
虛無物又歷引夜氣清明及觀未發以前氣象羅
子謂此皆說汝原來抄書常套與今時心體不切
生默然適執事饒茶循序無差羅子目以告生曰
諦觀羣胥此際供事心則寧靜否此生意未解傍
諸士忻然起曰羣胥進退恭肅內固不出而外亦
不入雖欲不謂其寧靜不可得也曰如是寧靜正
與戒懼相合而又何相妨耶今業畢者多安意於
讀書作文居則理家出則應務自以爲日用常行

三論講學做聖賢却當別項道路且須異樣工夫故每每以閉戶靜坐爲寧靜以矜持把作爲戒懼欲得乎此恐失乎彼者殆將十人而九矣曾不思天命率性道本是個中庸中庸解作平常固平常之人所共由也且須更不可離須更不離因尋常時刻所常在也諸生試聽適纔童子擊鼓敲鐘一音一響鏗鏗朗朗諸鄉老拱立而聽亦一趨一趨一趨一趨以至諸吏胥執事供茶亦一步一趨一趨一趨明白白一堂何外却一人一人何外却一刻而不

近溪先生二貫編

心性下

五

長松館藏板

是此心之運用此道之現前也耶生曰戒懼似用工之意不應如是現成曰諸生可言適纔童冠歌詩之時與吏胥進茶之時全不戒懼耶其戒懼又全不用工耶蓋說做工夫是指道體之精詳處說做工夫是工夫之貫徹處道體既人人具足則豈有全無工夫之人道體既時時不離則豈有全無工夫之時故孟子云行矣不著習矣不察所以終身在於道體工夫之中儘是寧靜而不自知其爲寧靜儘是戒懼而不自知其爲戒懼天乎古今蓋

莫不皆然也伊尹謂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吾輩安敢謂有所知覺但汝公祖郡師聯此嘉會非是講說章句期望利達止因爲汝諸子身心具有此個光明至寶通晝徹夜照地燭天隨以諸士居家出外而不舍替汝諸士穿衣喫飯而不差相似寧靜而又戒懼似戒懼而又寧靜常常在於道學門中亦久久在於聖賢路上却個個不肯體認承當以混混沌沌枉過一生從今只好堅起脊梁肩起擔承將聖賢學問只當家常茶飯實實受

近溪先生二貫編

心性下

五

長松館藏板

用以無負

朝廷作養之功不忝父母生育之德不必別立門戶不必更做工夫惟卽汝諸士之今日讀書他日之中舉登仕管保可以上同孔孟伊周結果也勉之勉之

丁祭畢永昌兩庠生儒請書院會講羅子嘆曰人生世間惟有此一件事最爲緊要然人於百年之中未嘗時刻休歇看他何等勤惕何等周詳獨於此處却寬懷放意不來說着理着要之總是不肯

量若思量時則孔孟去後至於今日其間功名富貴豪傑英雄皆是如我等之勤惕而周詳者也畢竟友飛烟散香無歸着使當時若移其勤惕之心以求勤惕志氣移其周詳之心以求周詳問學豈不得入于聖人宮牆而萬年一日也耶况每年設立春秋二祭每月設立朔望兩拜俱是爲吾輩樹立表儀使人人有所觀感此而不興則非夫矣諸生曰聖賢好作雖愚夫當知往往求而弗得請示以方曰聖賢去我已遠其方從何而覓所立五經四書卽其方也但今看經書者多只草率將一切舊說信是聖賢宗旨所以終身老於佔僻而食己性命了無相干與草木朽腐又何足怪曰不知性命要如何理會曰若依舊說理會莫說老成卽喚百十童生命以天命謂性一題各各成章其於性命亦似了了但就聖人分上自言五十方知天命則聖人理會性命如是之難吾人理會性命如是之易此豈聖人之質鈍于吾輩哉要之吾輩之理會非聖人之理會也曰吾輩固差不知聖人如何

理會曰若危病之家之求醫乎倉皇急遽西走東奔旁詢其故則曰爲救性命也夫性命二字生死係焉孔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孟子曰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哀哉爲言蓋弔其雖生而已死也今須持畏死求生之心以去理會性命便自精神百倍而聖人地位方有可望矣故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又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看他此段精神方是與危病求醫者同其汲汲所以能起死回生而續延性命亘萬古而長存也不是如此懇切而漫欲理會吾知其決不可得也已至騰越鄉縉紳邀會來鳳山房方坐捷音疊至乃賡歌相慶諸縉紳因顧州守曰吾騰文事武備一時濟美則萬世無疆之休誠于茲會卜之矣今茲會堂以默識名扁而羅公祖五華會語謂孔子默識之識卽明道學者先須識仁之識果然仁字識得則痛癢乃身暨文事之修武事之備俱是不厭不倦實地工夫處矣客有問曰此章謂學不厭教不

倦何有於我。公祖會語謂爲不難，不知他章入事父兄，出事公卿，何有於我，亦可作不難看否？曰：此亦從默識中來也。蓋既認得父兄是我之親，公卿是我之尊，則自然推不關脫不去，其敬事勉力，亦已不待如無所解于其心，無所迷于天地之間，莊子道能言之，而孔子却肯說此事何有於我身也。魯哀公曰：子貢說夫子不言何述，却是推開自身而置之於外，天何言哉？夫子正爲方便指以默的，而今若曉得四時之行，不得不行，便見夫子不近，與先生一貫編心性下。王長松館藏板。

厭處百物之生，不得不生，便是夫子不倦處。州守喜曰：此豈惟可以知夫子之默識，且可以知程子之識仁。蓋我真人，原是一個四時百物，本原是一體，豈有學不厭而敬乃倦，亦豈有四時常行而百物不生者哉？看來昌黎博愛謂仁亦是，曰：昌黎之學，甚不易及，如原人篇，學草木鳥獸，而總名之曰：山，學蛟龍魚鱉，而總名之曰：海，舉家國天下，而總名之曰：人，此與孔子大學之旨，一毫不差。州守曰：看來孔子仁字，只是個一字，所以先正有欲把易

有太極的易字作一字讀，然則所謂識乎仁者，總只是見乎一也。諸生復質問曰：曾子謂一貫即忠恕，却不知一貫與忠恕，又何分別？曰：分別即不是。纔汝父母云，人與已是一個，四時與百物是一個，知得此個一處，便知得孔子仁與恕矣。諸君浩然嘆曰：今天下國家，若都曉得此個意思透徹，則諸宣撫雖遠，亦可聯之几席，莽噍喇雖夷，亦可服之華教，而況目前生民，有不如保子，如切體膚也哉？曰：此個責任，原人人本有的，亦人人本該的。孔子近溪先生一貫編心性下。王長松館藏板。

說仁者人也，今出世既爲人，便出世來當盡仁也。盡這個仁以爲這個人，則其仁又何所不該括耶？卽如今時鄉村俚語，說某人是個人，又曰某人不是個人，其曰是人也者，豈獨謂其能梳頭洗面而穿衣吃飯耶？其曰不是人也者，亦豈獨謂其頭面不整而巾履不備也耶？要必舉其所以處事所以處人，所以處家處國而言之也已。故此意只患不能默識，若默識得時，自便不容辭，亦不容已。如我今識得是屯道，則屯政敢自諉耶？我今識得是州

馬州事敢諉耶故也曰事州中事諸公大衆即問之亦多不應若我與君則身雖在是而心則往來四境凡幾番矣諸君嘆曰身在此而心每往來四境則可以言默而識公祖與父母同此心則是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矣

前講畢客有曰公祖父母則可謂純乎天理矣但不知人欲雜時又作何方也羅子曰凡言善惡者皆先善而後惡言吉凶者皆先吉而後凶今盈宇宙中只是個天只是個天便只是個理惟不知是天

近溪先生一貫編 心性下

三九 長松館藏板

是理者方始化作欲去如今天日之下原只個光亮惟瞽了目者方始化作暗去了也客憬然悟曰幸矣幸矣我公祖未說破時只覺人欲紛擾今一提醒則我自晨起梳頭冠束清茶淡飯繼而踴躍赴會迎我公祖聽講耳目聰明心志輕快即頃刻間俱化作一團天理果然天日常明而人自雙惜也學之有頭腦也如是哉有復問曰學以默識爲頭腦請試言之曰孔子云默識是着不得句處或復目堂中柱有靜定之聯句曰學之有取於默也

如是所以君子用功不可不靜且定也曰默識是定靜的頭定靜是默識的尾不觀大學之定靜必先之以知止也耶或再拜曰學難乎有得某今近千慮而得矣先生之賜教大焉

翼日復會鳳山書屋一時老幼駢集客曰俗云人各有心竊謂不然蓋秉彝好德原有本心如今日堂上堂下人雖千百心心相通渾然一個也羅子嘆曰豈惟茲堂之人哉即昨隴川頭目辭去因今通士引之以觀城中元夕燈火諸頭目有感于士民

近溪先生一貫編 心性下

三十 長松館藏板

惟慶上下安和平生所未及見今早復于門官求進見甚切予今譯所欲言譯者曰渠見州衛軍民心竊不分說金騰與三宣譬則均是

天朝一段土田中間只隔着一條埂塍今埂塍內都是茂盛禾苗埂塍外都變做稗子蒿草願上司也發大慈悲着眼一同看看言訖涕淚交下予時亦大爲所動大衆曰公祖之感夷人真以萬物爲一體矣一生問曰萬物一體誠仁者之心矣然孟子却云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不知仁與道不衡

分別耶曰孟子此言即中庸率性之謂道一句也。蓋原仁之一言乃其生生之德。普天普地無日無時不是這個生機。山得之而為山水得之而為水禽獸得之而為禽獸草木得之而為草木天命流行物與無妄。總曰天命之謂性也。然禮經云天命之性人為貴。人之所以獨貴者則以其能率此天命之性而成道也。如山水雖得天性生機然只成得個山水禽獸雖得天性生機然只成得個禽獸草木雖得天性生機然只成得個草木。惟幸天命。近溪先生一貫編 心性下 三 長松館藏板

流行之中忽然生出汝我這個人來。却便心虛意妙頭圓足方耳聰目明手恭口止。生性雖亦同乎山水禽獸草木而能鋪張顯設平成乎山川調用乎禽獸為利乎草木。繇是限分尊卑以為君臣之道。聯合恩愛以為父子之道。差等次序以為長幼之道。辨別嫌疑以為夫婦之道。篤投信義以為朋友之道。此則是因天命之生性而率以最貴之人身以有覺之人心而弘夫無為之道體使普天普地俾變做條條理理之世界而不成異。

乾坤矣。眾贊曰公祖之言正所謂人者天地之心。天地設位而聖人成能也。曰此個心字與尋常心字不同。須用一個譬喻纔明。蓋人叫做天地心則天地當叫做人的身。如天地沒人為主就像人睡着了身子完全現在。却一些無用。天地間一得個堯舜孔孟主張便像個人睡醒了一般。耳目却何等伶俐身體却何等快活。而家庭內外却何等齊整也。耶東嘆曰聖人不生萬古如長夜。今我此身本可為堯舜本可為孔孟而自甘于禽獸草木也。近溪先生一貫編 心性下 三 長松館藏板

顧其機誠在醒與不醒。願今我公祖以先知覺後知使騰衝內外常惺惺也。一生曰睡貴能醒但孟子鷄鳴而起。莘莘為善莘莘為利雖均一醒而所為不同。奈何曰醒與睡是將他來作個譬喻。睡醒之醒止從眼開處說醒覺醒之醒則從心開明處說醒。若以眼開之醒而即當心開之醒則自堯舜孔孟之外而比比自甘同禽獸草木者豈盡閉眉合眼之人邪。惟須得如今日一堂上下人人出見本心則人與仁合即上司便成上司僚屬便成僚

屬鄉士夫便成鄉士夫。郡子弟便成郡子弟。豈不人道。昭布於一堂也耶。生又曰。合而言之道。與本立道生之道。同否。曰。論語首言學而時習。卽繼以其爲人也。孝弟。蓋孔子之學。只是教人爲人。孔子教人爲人。只要人孝弟。所以又說仁者人也。親親爲大。親親卽仁。以孝弟之仁。而令于爲人之人。則孝可以事君。弟可以事長。近可以仁民。遠可以愛物。齊治均平之道。沛然四達於天下國家。而無疆無盡矣。合而言之。則道豈有不生也哉。大眾賀曰。

今日滿堂。真是個個心目醒然。固未有一家之人皆醒。而盜賊敢窺竊者。莽酋不自此而遠避萬里也耶。

州衛及諸士夫。復請大舉鄉約。講畢。父老各率子弟以萬計。咸依依戀戀。不能舍去。羅子因進講生而問曰。適纔汝爲諸人講演鄉約。則善矣。不知汝所自受用者。復是何如。生曰。自領教來。常持此心。不敢放。羅子目諸士夫嘆曰。只恐此生持者未。必是心也。生悚然曰。不是心。是何物。羅子因乃遍指面

前所有而示曰。汝看此時。環侍老少。林林總總。個個反着足而立。傾着耳而聽。睜着目而視。一段精神。果待汝去持否。豈惟人哉。兩邊車馬之旁。列上下禽鳥之交。飛遠近園花之芬馥。亦共此段精神。果待他去持否。豈惟物哉。方今高如天日之明照。和如風氣之暄烈。藹如雲烟之霏密。亦共此段精神。果待他去持否。生未及對。諸老幼咸躍然前曰。我百姓們。此時懼忻的意思。真覺得同鳥兒一般活動。花兒一般開發。風兒日兒一般和暢。也不曉得要怎麼去持。也不曉得怎麼去放。但只恨不曾早來聽得。又只怕上司去後。無繇再來聽得也。曰。汝諸人所言者。就是汝諸人的本心。果是就同着萬物的心。諸人與萬物的心。亦果是就同着天地的心。蓋天地以生物爲心。今日風暄氣煖。鳥鳴花發。宇宙之間。渾然是一團和氣。今日

太祖教汝等孝順和睦。安生守分。閭閻之間。亦渾然是一團和氣。和則自然致祥。如春天一和。則禽畜自然生育。樹木自然滋榮。禾稼自然秀穎。而萬寶

美利無一不生生矣。况人家一和而其興旺繁昌。所有利益。又何可盡言耶。故適來童子歌詩。謂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樂只二字。亦正是一團和氣之意。汝輩惑者。已不必言。若許多後生小子。肯時時忍下。方便性氣于親長之前。不好爭鬪于隣里之間。不多殺害于六畜之類。以去斷喪這一團和樂之意。則千年萬載。長時我在汝騰越地方矣。又何恨其來之遲。而怕其去之速耶。言訖。皆淫淫涕下。羅子因強止散去。生復再四

近溪先生一貫編 心性下 三十五 長松館藏板

進曰。公祖謂老幼所言。既皆渾是本心。則某所言者。又何獨不是心耶。羅子嘆曰。謂之是心。亦可。謂之不是心。亦可。蓋天下無心外之事。何處所持。而不是心。但既有所持。則必有一物矣。試看許多老幼。在此講談。一段精神。千千萬萬。變變化化。倏然而聚。倏然而散。倏然而喜。倏然而悲。彼既不可得而知。我亦不可得而測。非惟無待于持。而亦無所容其持也。子于此心渾淪圓活處。曾未見得。而遽云持守而不放下。則其所執者。或是意念之端倪。

或只見聞之想像。持守益堅。而去心益遠矣。故謂之不是心。亦可也。生日。生平日謂心與意若不相遠。今公祖謂所持。只可是意念。而不可曰心。心與意如何相爭如是之遠。羅子浩然嘆曰。以意念爲心。自孔孟以後。大抵皆然矣。又何怪諸君之錯認也耶。但此個却是學問大關。此處不清。而漫謂有志學問。是猶煮沙而求作粥。縱水乾柴盡。而粥終不可入口也。諸縉紳曰。意念與心既不同。須爲諸生指破。曰。若使某可得用言指破。則生亦可得以

近溪先生一貫編 心性下 三十六 長松館藏板

用力執持也。諸生聞而嘆曰。然則不可着力指破處。便是心。而稍可着力執持處。便是意念矣。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欲得天地之心。而持循之。其當復以自知。始於是復連會數日。有因羅子論書不費力。嘆曰。程子見張子正蒙。云。一片赤心流出。朱子見周子太極。云。分更分漏。先生苦心。今諸生止覺公祖之流出者。赤心片片。而未知公祖之分更分漏。曾經無限苦心來也。羅子感其言。將備述先大夫先夫人教育之勞。與從前愚

頑之狀真是萬苦盡嘗而猶未免于不肖之歸者情亦悽切。諸公曰：古今人品，獲有成立，未有不本諸學習。古今學習，未有不經乎苦楚，固不止我公祖一人已也。曰：學必以習，習必以苦，果如諸公所云，但世間百樣難事，皆有人百般苦習，某索纓極險之地，如過海通番，極危之技，如走索飛鈴，極微之術，如占角識驗，最艱最妙，而世上諸人處處時時未免乏絕，此何故哉？亦只緣其初一念精專，便自然各各會到家矣。奈何眼前有兩場事，較之以

中之爲理，卽此時一堂上下人將百計，其耳目心志亦豈不有百樣？却于二子所言一字一句，無有一人不入于耳，亦無有一人不入于心者，何哉？蓋因各人于此坐立之時，一切市喧俱不聞，凡百世事俱已忘記，個個傾着耳孔而耳孔已虛，個個開着心竅而心竅亦虛，其虛既百人如一，故其視聽心思，百人亦如一也。然則人生均受天中而天中必以虛爲主，豈不各有攸當哉？曰：如何允執？曰：諸君將謂有個一定而可用力執持爲允執耶？是則子莫之所謂執，而豈虞廷之所謂中也哉？適纔所論中卽人，人卽中，人與中固無二體。又曰：中必虛，虛必中，虛與中亦無二用也。故易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夫既寂然，將何所執？夫既遂通，又何所執？若吾儕有志而善用功者，亦在慎所感通而已。欲慎感通，則在不離師友而已。使一生長在會中，每會長若此際，是卽可云時習而悅，亦卽可云朋來而樂。孔子所以學不厭，教不倦，直賢堯舜而付之吾儕，幸共勗諸。

羅子曰：吾與雲南夷人論學，皆欣欣相向，更無扞格。及與同志縉紳言，反多紛紛同異。蓋學問最怕有意見的人，彼只患聞見不多，然聞見益多，覆蔽益重，反不如不曾讀書人天性自然。

羅子曰：龍神物也，飛于天，見于田，而其初則潛養淵泉，不輕試用。士之有大才于天下者，似之。

羅子曰：天人之際，難乎其言哉！故以言其分，分則遠矣；以言其自，自則微矣。以言其幾，幾則神矣。神以妙應，夫孰不欲微以通幽，夫孰不昧遠以泥見？夫孰不惑惑者，其論支昧者，其詞僻，歌者，其說長，甚哉！天人之際也，夫豈不人人之所欲言，豈不人人之所共難言也，與哉！

羅子曰：元德溥施，含生無擇，非不物物具足也。然雷厲弗振，風力弗揚，則萌焉而不暢，茁焉而不充者，亦多矣。况夫習染之移人，形氣之汨性，如淨几浮塵，力拂而猶增，寶鑑輕氛，盡滌而特翳，故孩提之愛，真伴大舜，而少艾之慕，不免于屢遷，蹴食之却，清類伯夷，而萬鍾之受，難辭於非義，此豈所性之

固然耶？氣養之弗充，而鼓舞之無術，則人鮮不以善初而惡終矣。

羅子曰：學覺也，覺靈知也。人心之靈，動於感應，其是非得失，微妙纖悉，罔不自知，循其知而致焉，是聖賢之闢鑰也。迨夫世念萌生，周徧計度，始失其所以靈者，而任其智識以爲才，是故因名以立業，勦經以自文，於是乎道非其道，德非其德，冠冕將墜，無異其然也。夫學莫如孔子，其翼易曰：君子進德修業，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夫一道德統參贊，乾其至矣，而其要乃在於知至知終焉。斯于古人從學之方，不可燭炤矣乎？夫航者之于海，必先指南，虞者之張射，必繇省括，言貴幾也，學亦然。

羅子曰：譜之爲義，其旨有二。崇先德而表章之，斯則重所尊焉；循水而濬其源也，合羣夫而聯屬之，斯則建所親焉。循水而衍其流也，源之深，流之長，水則皆一脈也；固生生以爲機，而莫之或息焉者也。尊之敬，親之愛，心則皆一仁也，亦生生以爲機，而

莫之或息焉者也是以歷數千百載族則惟此人亦令數千百衆人亦惟此心孔子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孟子曰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夫以達之天下者而惇睦其族則其族之惇睦也有不引之而無替也乎其引之無替也又不裕如而無難也乎是誠神禹之因地以置流順流以適性而三江九河翕然朝宗于海也夫孰得而間且禦之也哉

羅子曰三代之教尊祖敬宗而人道明無不協于義

近溪先生一貫編一心性下

學一長松館藏板

者以宗法立也其法見于戴禮自禮教衰而宗法廢卽編氓賈豎無論而雍睦之化或不行于縉紳故義門之稱非古也然而大家世族往往明其世系別其倫次而譜牒之使論世者披策而時動其本原之思以興夫尊祖敬宗之念是固宗法之遺而先王之教未泯也江州之義非天下之共宗乎其處家也聯食至萬指而不異是孰維之以宗法立而禮以維之也

羅子曰庶職之在天下也亦多矣其去民獨近而政

之易爲也莫如今其去上獨遠而政之難爲也亦莫如今夫其機果近且易也吾乘其機汲汲以圖之則易者益易久之將并其難而舉之矣夫其勢誠遠且難也吾拂其勢汲汲以求之則難者愈難久之將并其易而失之矣是故善爲今者揆之本末之間慎之人已之際而精別乎名實之分其本則端其已則盡繇是而之焉以及乎末而通之人也名實之制顧不爲易乎哉反是而撥其本以異末之從病其已以強人之合也其如此名實何

近溪先生一貫編一心性下

學一長松館藏板

羅子曰守令職列實是親民循良古稱原非他技夫謂之循者率其所固然而謂之良者本其所自出循則泯作爲于外而良則息意見于中大都與民相安于物靡競用以保釐休養不覲近效惟懷永固若剗疴必先乎元氣蕃國祗篤乎根株者也

羅子曰考課之興自虞周迄今雖代有汚隆而治亂嘗改繁簡治不相及者則文與實之辨也往積氏嘗言之矣蓋古者上虛已以委誠下引分以明義及其職職明試之而已乃後淳樸漸散其賢者

名不越功而獨彰。心不違迹而獨匿。人猶得而稽詢之。綜覈之。其不然者。使上之人疑心而信耳。疑耳目而信簿書。久之簿書不足信。而法窮矣。

羅子曰。天下之大。譬諸人之一身。朝寧則其腹心。涵注精華。以幹樞平內。海宇則其肌膚。充周氣液。以布濩乎外。至合內外以一其機。徹表裏以聯其間。惟脈絡實所攸司。臺諫是也。故世稱臺諫者曰言路。蓋以決安危于俄頃。定理亂于呼吸。蹊介經絡之間。秘通關田之下。其效用固甚速而且神。其取

近溪先生一貫編

心性下

四

長松館藏板

用亦甚重而且大也。此善養身者。其道雖以是爲之大致。而節次之先後。攻補之緩急。則必詳審嚴慎。否則以養而傷者。十且八九矣。竊視近世之職言路者。多盛其意氣。而感人不克和平。務爲操切。而視事莫思究竟。是豈識完養之功。非一蹴所能而練達之熟。必持久乃至也。

羅子謂友曰。子之學久矣。而不見有進。何也。友驚問其故。曰。吾不見子家座上。有二三十友也。以此知學之不進。

羅子曰。一人能孚十友。十友各孚十友。百人矣。百人各孚十友。千人矣。千人各孚十友。而萬而億。達之四海。運掌也。只孝弟便是堯舜。便是以明明德于天下。譬之溪澗。此爲一竇。彼爲一涑。殊覺小小羣山合流。衆壑聚派。卽爲江河。一人孝弟。一家孝弟。人人親長。卽唐虞熙皞之世不難也。

羅子見人有片善寸能。不難以身下之。常曰。聖人無常師。况吾輩耶。

以曰。先生勉人。每日堯舜君民事業。世道茫然。如何下手。羅子曰。只在此時一念。曰。一念。足乎。嘆曰。且問世間何事不成。于一念。但世人極艱極險。踏海履崖。百死一生。各有其心。者。只堯舜君民一着。皆畏難苟安。更無一人切心。又安能至治之不退。見於天下也。

近溪先生一貫編

心性下

四

長松館藏板

羅子問友人曰。日來講說。覺教手乎。友曰。有教手。有不教手。羅子愀然曰。何爲其然也。如飲此茶。君送我。我酬君。已而各飲。何等不思不勉。何等從容中道。如何便不教手。

曰兄何以教弟羅子曰但肯盡心教弟即所以教兄也曰某望兄示弟以切要之學耳曰但肯盡心教弟即學之要切處也其友大省

有歌陽明欲識渾淪無斧鑿須從規矩出方圓問曰此與孔子從心不踰矩意何如羅子曰一也蓋孝弟即日用內事不慮而知即先天未畫也生惡可已而不知手舞足蹈即無斧鑿而從心所欲不踰矩矣

時禱雨有應或曰是禱之應否羅子曰丘之禱久夫

近溪先生一貫編

心性下

聖

長松館藏板

禱一也有禱而禱者有不禱而禱者禱而云久是不禱之禱以善乎其禱者也久以成禱則積之于時而非取必于旦暮本之淵衷而非執滯于形軀夫是以知通晝夜而恒暫不足以爲間精微霄壤而卑崇不足以爲限體融中外而事理不足以爲殊慎斯術以往是爲先天而天弗違矣天且弗違而況于雨之時乎而況于山川靈應乎

羅子敘偶然記曰金華胡公生平活蟻萬萬莫可勝紀及公入試方構思困鬱乃羣蟻競緣毫端點畫

不能着紙公末如之何輒置之假寐良久俄至日

瞑起視倉皇漫昌終卷以完故事曾未移時遽終篇章尋復哦誦覺氣勢昌大殊勝平昔矣閱者及是批數謂出神助樂取第之魁等公紀其事以傳而題之曰偶然云余曩辱公教見而歛衽與敬曰嘻嘻哉哉純乎公之爲心也入之微而無內溥之大而無外矣夫天之大德曰生而太上之至德曰好生故洋洋浩浩泛溢寰宇無尺寸而不相怜愛亦無尺寸而不相護持天之與人也物之與我也

近溪先生一貫編

心性下

聖

長松館藏板

戚戚皇皇若手足之于耳目肺腑之于軀殼然者其生生也夫孰得而異諸其好生生也又孰得而足諸故人謂公之于蟻也其愛且護也而情可想矣顧不謂蟻之于公也其愛且護也而情尤可想也乎是以緣公之爲愛而想其情也猶淺而易窮蟻之爲愛而想其情也蓋深而難夫不能華諸其文而獨醒其思惟不能啓諸其思惟而獨廢閱乎筆端此其機藏之圖妙鼓舞之神奇謂之曰偶然也可乎哉然不謂之曰偶然也又可乎哉公

固自命之曰偶然余亦敬序之曰偶然

或問舉業工夫如何得令一羅子曰涵養本原斯令一矣夫涵者所以蘊蓄靈根使覺性澄徹於無隔也養者所以潤長生意使天機活潑於無滯也久之萬象森羅充若有得又須如陽明先生入試之說忍弗輕發俟浸灌融液時復觸目奇文雅歌逸調而吟吟消燥妄優悠于佳水勝水之間或半年其久而不迺出等夷者吾不信也

羅子曰易詩書禮樂春秋修之業也孝友睦姻任恤

修之行也良知修之本也朋友修之羣也故本立則羣附羣附則業廣業廣則行成而異端百家之流不得以雜乎其間其所以摩揉者漸而浸被者深如是而去帝王之世又豈多讓乎

羅子序寶懺曰博且淵哉是典之爲義乎夫人有生寰宇則形氣以爲之質也形質既廢嗜慾斯熾自非生知鮮能不以私而勝公以人而化物者况師友之緣提撕罕遇于焉愛肆貪溺離憎熾熾類越終身錮沈焉覺形體縱已去離情識卒難消化則

所作冤尤惡業一切宛然俱在心目歷年深久了

無釋脫之期固非帝王后土必欲設置種種以茲羣生也夫羣生種種之苦始既滔于自恣終復蔽于自迷故是典開導首以最上佛心勸其省覺次以酸辛地獄警其惶懼大意若謂羣生佛乘能悟則本性自明性蘊能明則業緣自寂即墮無限犁泥亦可頃刻精通無礙也此其悲憫惓惓真慈親之求亡子聲鳴切切誠雷鼓之振聾頑凡得見聞未有不惕然動翻然改者以是測度幽陰類推禁閉其想仰之殷皈依之速又何啻千百千萬于此也耶

羅子曰汝等于人物切不可起揀擇心須要賢愚善惡一切包容直到物我兩忘方是汝成就處方是天地合德處

弟子曰斯學也可推之政乎羅子曰老老而興孝長長而興弟曰爲政以德又曰道之以德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古聖論政而惟德是先觀夫孔孟嘗謂百姓日用而不知是以君子

之道鮮行矣而不著習矣而不察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彼觀夫生民之林林總總於天地之間卽魚之於物活潑于江湖河海也江河河海莫非此水流貫而天地之間又何往而非此道以生活也哉夫薄海內外萬萬生靈咸謂其性道之同矣然其性之所以善善之所以同惟是孝弟慈之不慮而自知不學而自能已爾子叨仕進自極北邊陲率海而南歷涉吳越閩廣直踰夜郎金齒其深山窮谷歲時伏臘之所繇爲未有一方一人而

耶若我

高皇聖化則不論其左衽之何如而惟文物衣冠以統之不論其駮舌之何如而惟正誼官話以齊之是非獨信其性善之近而渾其習俗之遠而然耶故每惜儒生常談謂不觀三代隆盛不思今日

馭之徧紀綱之同又古昔聖賢徒勞想望而莫獲身親見者也若仰體

高皇木鐸溥天率土之心而益彰以孔孟習善成性之妙則王道蕩平萬年無斁非天下古今一大快事耶

羅子謂一生曰人之所以爲大者非大以身也大以道大以學也學大則道大道大則身大身大則通天下萬世之命脈以爲肝膈天下萬世之休戚以爲爪髮疾痛癢癢而渾然爲一斯之謂大人而已矣豈惟孔子伊尹身任先覺亦曰視民之溺由已溺之今世道之根本在此學此學根本在交朋友朋不能相信不免誹議豈盡其本心哉亦以得失之故聞見之偏蔽陷其心之良所謂斯民之溺大人視之正思被髮纓冠奔走救援方是不怨不尤之恕而欲立欲達之仁也不此之爲而惟適已之便焉此沮溺之徒則可擬之夫子聲我之心我與汝自待之志其可與否恐不待辨而自明也

朱生大實以孝死或過之羅子聞而嘆曰噫死生難
大哉孰不於朱生難之是故莫難于死又莫難于
孝而死而尤莫難于從容冠裳而了無顧惜以死
也則又惡論其過與弗過也且過弗過亦難以跡
論也古謂臣死忠子死孝女死貞士死知己何茲
四者皆足當一死哉蓋其根諸中者深至感諸外
者迫切忽忽不自有其躬者時也亦勢也發諸性
天而莫可自己者也此惟身當其際者知之而能
以論之左右前後之人也哉今執左右前後之見
近溪先生一貫編 心性下 五 長松館藏板

以律身當其際者之心則過弗過也信乎其難言
矣況古今急于親而死者亦非一人然聖賢往往
表著經傳而未之或過者誠見夫其勢迫其情切
其迹雖過而有不能自己者也故如朱生者即無
他行而其篤孝若是亦蓋棺事定矣

羅子曰孟子之言壽也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
者也夫赤子之真德不學是心則質之至者也大人
與天地合德而貞觀與日月合明而久照是人則
壽之至者也

羅子雲南致書曰汝等在家將此學問着力不要在
富貴上動念富貴時分多造業時分多汝等清茶
淡飲平平過日便見福緣

羅子語友曰某幼時與族兄訪一親長此親長頗饒
富凡事如意時疾已亟數向某兄弟嘆氣歸途謂
族兄此翁無不如意者而數嘆氣何也兄試謂我
兄弟讀書而及第仕宦而作相終時有氣嘆否族
兄曰誠恐不免某曰如此我等須尋不歎氣事爲
之某于時便已定志吾子勉之一日徵友新功友
近溪先生一貫編 心性下 五 長松館藏板

對以理會無思無爲之本使此未發時澄澄湛湛
則隨時隨手順達將去曰此一幾于并歸一路甚
好然有所見真不是不無思無爲莫不是着想成
一光景不亦果能時時澄澄否隨時隨手果能動
中否友無對曰如吾子所見則百歲後易簀時欣
欣瞑矣吾則以爲真正仲尼臨終不免嘆口氣也
次早羅子顧友大聲曰大丈夫須放大些志氣莫
向鬼窟裡作活計

羅子出守寧國或謂曰兄見存翁否羅子曰頃見一

近溪先生一貫編

心性下

五三 長松館藏板

近溪先生一貫編

心性下

五四 長松館藏板

溪意氣視舊無異。羅子曰：不免傷感太多耳。江陵曰：何故？曰：閭閻疾苦，不能一一上達。江陵曰：卽韓范富歐，亦不能一一俱達也。羅子笑謂大夫曰：某輩連宵懽呼慶幸，皆以老先生受知。

主上大用明時，卽皋夔稷契，將不多讓矣。江陵曰：然則堯舜獨不病博濟耶？曰：此自人言堯舜者耳。自鄙見論之，則唐虞君臣，刻刻時時求博濟也。江陵默然。

羅子入覲時，張江陵方爲裕邸講官。羅子謂曰：公今

近溪先生一貫編

心性下

卷五

長松館藏板

責任，吾有一語問公，須隨脚卽答，勿容擬議。張曰：何語？曰：公每對講時，果有必欲堯舜其君否？張沈吟久之，曰：亦此甚難。羅子嘆曰：公所居何等責任？乃無一段真精神，以感格君上，而第爲上負天子下負所學哉？時有吏部從旁解曰：此亦無可奈何。羅子切責之曰：吾與張君言至此，意爲滴淚，而君猶爲諛言以相寬，是無人心者也。且君之子病篤，萬無生理，猶延三四醫人，日夕營救，此時肯曰：無可奈何，否？聞者懷然，然江陵之心，竟不可轉移，久

之柄國，且怒羅子，罷其官歸矣。

羅子以講學去官，或請少輟以從時好。羅子曰：先人所付家當，而我平生所事也。若之何舍之？況今去官于講學也，益宜。或曰：不爲黨禍懼乎？曰：人患無實心講學耳。實心講學，必無禍也。黨人者，好名之士也，非實心講學者也。

梁兩川公遇難，羅子鬻田得百金，贈之。且致書解于當道，或問其故。羅子曰：彼爲學得罪子爲學而救，何必論其學之是不是哉？

近溪先生一貫編

心性下

卷五

長松館藏板

羅子適聞有嘔之者，曰：今時講多本儒先，我師若任意排斥，恐致紛爭。羅子感而泣曰：某恩生平雖不肯然于人，無一敢慢于德，無一敢忘。况諸儒先恩同大造，乃敢無所忌憚，而妄肆異同也哉？但謂世家子姓，若善繼述，則先業不妨整補，苟坐視傾頽，束手待斃，是尚得爲善克家者哉？今時紛紛講說，多以淺劣妄談經旨，誠爲拙匠之斲棟材，庸工之磨剋器，非徒無益，實反害之，故不惜盡言，將使學人知此等俗說，非先儒至意，舍而他求，求而深造。

則微言妙義之精，自有左右逢原之日。此其真望
惓惓之忱，乃語病多端，失不自知，承教警醒，當加
簡點。

羅子會講，適有僧在座，羅子問曰：「儒者家言心言性，
言念言意，言慮言才，紛若繭絲，諸微細試一一爲
我審除，僧默然久之，謂羅子曰：「我今見近溪稱作
近溪矣，不知尊夫人作何稱謂？」曰：「謂我相公曰尊
公如何？」曰：「行六時喚吾行六，然則爲諸生時，廣文
先生又如何道？」曰：「道子字，僧向羅子曰：「汝有許多
名色也。」羅子欣然遂下拜。

近溪先生一貫編 心性下

五老 長松館藏板

或問養生家守中之訣，何如？羅子曰：「否，否，內典謂吾
人自咽喉以下，是謂鬼窟，天與吾人心神如此廣
大，如此昏明，益塞兩間，弥六合矣，奈何作此業障，
拘囚于鬼窟中乎？」曰：「然則調氣之術何如？」曰：「否，否，
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安用調？」曰：「吾人寓形宇
內，萬感紛交，何修而得心和？」曰：「和妻子，宜兄弟，順
父母，斯和矣。」天臺耿氏聞而嘆賞曰：「此玄宗正訣
也，不獨伯陽飯心，釋迦合掌，卽尼父復生，當肯肯

矣

諸孫侍坐，羅子曰：「先大夫有個比方，汝等知之記之。
嘗曰：人之住世，卽樹在于地也，欲樹枝幹茂盛者，
須先壅培根。本人之家業，卽其枝幹，不惟樹之枝
幹有根，而人亦有三條大根也。蓋我此身，父母分
胎，父母其一也；此身兄弟同胞，兄弟其一也；此身
妻子傳後，妻子又其一也。若能孝父母，和兄弟，善
妻子，三根得培，而身家產業有不發越者哉？但斬
傷此根，却有斧子兩把，把急急先要慎防，其一則是
近溪先生一貫編 心性下

五老 長松館藏板

逐虛名，其一則是積厚利。若人犯此二病，則父母
兄弟妻子，總付度外，而不相顧惜，細看世人同受
兩斧日夜戕伐，却日夜只思量家業茂盛，縱一時
苟得，而不久凋殘者，紛如矣。

或曰：公之學大而無統，博而未純，久後難以結果。羅
子改容進曰：「承教謂大而無統，博而未純，竊意太
出于天幾原自統，博本乎地，命亦自純，故三才合
德，乃成聖果。今若舍大以求統，舍博以求純，則聖
儒之把捉意念，而務

結果而言統且純哉

羅子與人書曰某今七十有二改歲則孔子逍遙曳杖之日矣回頭四顧滿眼一空雖甚癡呆亦何短長之較而勝負之爭耶第不肖之爲人也嗜好不他着精神不他費惟是此學以係本根大幸苦心不負蚤遇至人將語孟學庸以易經悉滌塵埃晶光天日三十年來穿衣喫飯離經入彀注意安樂頃刻不離聖域是以披瀝矢心號呼世夢中或觸怒生憎萬死將不悔避

近溪先生一貫編

心林下

卷

長松館藏板

羅子疾訓諸孫旬日皆非昔聞諸孫請曰大人疇昔何不少露一機乃待今日也羅子笑曰天地大道本之化生出之自然若言說可以指陳意見可以方度俱爲滯泥堪作何用故未至今日汝我不得而連之既至今日汝我不得而連之

羅子別同志書曰不肖謝世萬罪萬罪會語幸毋忘平生也性命一理更無疑矣臨期奉報心幾欲語行辭歉然珍重珍重

或問疾羅子曰我于塵事不着一毫此心廓然矣

或曰老師疾宜用玄門工夫羅子曰玄門養生壽僅百餘若此學得力則自是而千年而萬年猶一息耳諸孫復懇如或人曰汝輩與諸友着緊此學便是延我命于無窮不爾縱年歷數百奚益

羅子冠服禮天地祖考畢端坐中堂弟子請教言羅子曰徒言不是道滿前洋溢俱是發育萬物峻極于天

羅子曰人生天地間須要有頂天立地志氣不可一毫落實

近溪先生一貫編

心性下

本

長松館藏板

羅子曰仁者人也人渾然只是一個仁便是修身爲本

諸孫問終有何語羅子曰諸事俱宜就實孟圖則水圓玉方則水方

羅子曰我歸後遊方僧道一切謝却我本不此立脚但因其貧濟之耳力量有大小汝曹自斟酌之

孫問羅子去後更有何神通羅子曰神通變化此異端也我只平平

萬左史問疾羅子命具紙筆手書曰此道炳然宇宙

原不隔乎分塵故人已相通形神相入不待言說
古今自直達也後來見之不到往往執諸言詮善
求者一切放下放下胸中更有何物可有耶願
同志共無惑焉肝七十四翁羅汝芳頓首書自茲絕筆
萬子告退羅子猶正立拱手而送復端坐目諸生曰
夜還來坐

九月初一日羅子自梳洗端坐堂中命諸孫次第進
酒各各微飲仍稱謝隨拱手別諸生曰我行矣珍
重珍重諸生懇留羅子愉色許曰我再盤桓一日
近溪先生一貫編 心性下 左 長松館藏板

乃復入室

初二日午時羅子命諸孫曰扶我出堂整冠更衣坐
而逝萬曆戊子年

心性下終



一貫編四卷 江西巡撫
採進本

明羅汝芳撰汝芳有孝經宗旨已著錄王守仁之
學一傳而為王艮再傳而為徐樾三傳而為顏鈞
鈞即所謂顏山農凡弟子投謁必先獻三拳以為
贅禮者也汝芳習其師說故持論洗洋恣肆純涉
禪宗併失守仁之本旨是編為其門人熊儋所輯
冠以一貫說次為講論五經四書之說次為心性
之說前有僉序又有楊起元序起元亦汝芳之門
人也案明史楊時喬傳曰時喬受業永豐呂懷最
不喜王守仁之學闢之甚力尤惡羅汝芳官通政
時具疏斥之曰佛氏之學初不濶於儒乃汝芳假
聖賢仁義心性之言倡為見性成佛之教謂吾學
直捷不假修為於是以傳註為支離以經書為糟
粕以躬行實踐為迂腐以綱紀法度為桎梏踰閑
蕩檢反道亂德莫此為甚請勅所司明禁彫彫風
教詔從其言云云是當時持正之士已糾其謬明
廷且懸為禁令然運當末造風氣澆漓好異者終
不絕也所以世道人心日加佻薄相率而趨於亂
亡歟

近溪子明道錄八卷

〔明〕羅汝芳撰

私藏明萬曆十三年曆事講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近溪子明

道錄八卷》提要

題近溪子明道錄

余曩為近溪子題踈山會語其詞甚俚且
艱近溪子不以余為迂若謂有契于心者
梓而傳之矣頃杜生來自滇將公衆胡大
夫命復以其集問序于余嗟余于近溪子
竊附忘言之交矣又何言與又何言與顧
余茲有積疑於衷非近溪子末余釋也藉
手以就質正可乎惟近代二三野儒歸然
負山斗望者其譚說名理若蒙霧觀花隔
韡搔癢不獨無當諸慧目即庸虛如余讀
其書亦不欲竟卷已夷考其生平而仰溯
其心神則固矚然粹然大足媲美前脩而
楷程後進也藉令其人而在雖負牆執鞭
所欣慕焉至若輓近一二譚學者高極于

大言小言微言淺言正言反言即其詆言
 綺言無不沃於吾衷已視其本諸身而超
 然麗然徵諸家庭而雍然翕然推之於交
 於民物而盎然藹然油油然熙熙然日見
 之優者即其所語語者也蓋實有諸已矣
 故又冲然歆然未嘗施施然自是而自矜
 也亡論初機淺學即披瀝操觚者流苟一
 言有幾于道未嘗不讚嘆而謹識之如獲
 拱璧然所謂若無若虛者殆庶幾耶吁世
 學道者胥如近溪子余又何疑顧余前所
 疑者非徒求諸人實求自得于心也近溪
 子何以解之雖然需精于身心性命之微
 耻矜妍于文字之末實踐于親親長長之
 際不馳騁于高遠之歸是近溪子之學亦

近溪子之教也承其學者弗思歸求之此
 而於彼是亦余所疑矣不知近溪子又何
 以裁之也
 萬曆癸未孟夏之吉友弟天臺山人耿定
 尚言



叙近溪羅先生明道錄



往歲以督楚漕艘赴淮徐解后近溪羅先生于
真州時舟次語間見先生之襟次灑落心體平
易而舉中和之說為余告尚在耳也別後參商
無從緝晤萬曆己卯予叨役滇之金滄則先生
已還盱江然先生之去滇才二季其官績昭昭
人耳目矧予攝金騰兵務日尤稔聞先生政事
之大蓋實能行其所學而非徒騰口說爾也當
其時緬勢猖獗諸土司為騰藩蔽者被其迫脅
兼翼以木邦之鴛黠焰逼金齒先生以總屯握
該道符節駐騰衝策應其急議主出兵為角莽
者聲援以遙制之事雖中阻迄今士大夫杜其
氣其勇於有為如此則豈徒空譚者哉今先生
還盱江矣迤西及東公署多先生手澤而一字
句皆喫緊為人盛心予於先生投分雖淺神交
則深即所發義理之勇認真持定不奪於利害
不怵於毀譽不挫於榮辱固予與氏所謂浩然
氣也使得竟其施為於邊方裨益豈淺鮮哉頃

予從金滄遷洱海甫及期而先生之門下士杜
君應奎者以先生平日存藁若干篇來乞予言
重以滇中長者麓池郭方伯公命方伯公子公
祖杜君又不遠萬里而至則焉能辭予惟言者
心之聲也行者言之實也學者心有所見則宣
諸言而成章為文措諸行而成章為業予與氏
曰誦其詩讀其書論其世是尚友也則學者固
有行不逮言味空虛而鮮實用者矣要之不盡
然也論先生之世之弊可印證矣空譚云乎哉
予於文未能學間學弗工奚足聞先生所得之
蘊第於先生之躬行其言者偶聞一二於滇雲
故撫以塞杜君之請而復郭方伯公之命若夫
品藻斯文自有知言者為之秉筆非予事也於
是乎叙耑
萬曆壬午歲仲槐之吉
賜進士第朝列大夫雲南布政使司右參議前
禮部儀制司郎中奉
敕督理湖廣糧儲蘭谿公泉胡僖撰

刻近溪羅先生明道錄

余與近溪羅公同舉癸丑進士為相國存齋

先生門人先生嘗講道京師公獨篤志先生與同年十數輩曰侍先生側余亦叨與得聞所未聞後授官各各散去之四方不得會者數年矣乃後有事京師復得會於靈濟宮中各質所得殊多裨益別來又數年矣萬曆甲戌冬公始以副憲來滇再得會公於滇中公學益精力益勤而從游者日益衆欲倡道西南會同野李公繼至與公同志又合併賜谷方公西巖顧公禹江張公漸江張公一水陳公諸君子講學五華書院日孜孜不倦諸生不惟得領諸君子文學之教其所薰陶培養者多矣幸不大哉公一旦出家居富美堂及令五華書院所集公與諸公講義與二卷視諸生諸君子見而喜之恐其久而或逸也屬同年賜谷公叙之賜谷公謂其言有裨風教當梓傳焉舍而刻之一題以五華會語一題以雙玉會語既叙其端而近溪公之門人

柱生應奎又欲歸之書坊以廣其傳附公近目
巡歷六詔與余鄉中谿李公實所嚴公革論學
之辭數章入梓焉類而編之分爲三卷題曰近
溪先生會語徵叙於余以識歲月余喜得附名
諸君子後故樂爲之書

萬曆丙子孟夏月朔日

賜進士第通奉大夫浙江布政使司左布政使
前兵科左給事中昆明麓池郭斗書

此後所定之策乃奉命而行之物也

2

一、入心之理

聖天子以天下之樂與天下之人共之

編析五八卷據五軍馬大町順也青日就候於斯原也七五十年回籍

客居祥心知神住不亡
一九九零年八月晴窗夜書
周慶元

近溪子明道錄卷之一

門人樂安詹事講明甫校梓

會語

問古本大學其義何如曰大人者以天下為一人者也以天下為一人者古之明明德於天下者也古之明明德於天下者由本以及末而善斯至焉者也故學大人以明明德以親民者其道必在止於至善焉若為圓必以規為方必以矩規矩者方圓之至者也學者於明親之至而能知所止焉則有定向而意誠不妄動而心正所處安而身修由是而齊家治國平天下自可慮之明而得其當矣一知止而大學之道得焉是以明德親民者必貴知止於至善然至善之所當知者謂何物有本末是意心身為天下國家之本也事有終始是齊治平之始於誠正修也是有物必有則有事必有式一定之格而為明德親民之善之至者也故知所先後即知止矣道其不庶幾乎觀夫古人之欲平天下治國齊家以明明德於民者固必先修身正心誠意以明明德於己焉欲火色之間悉得其當者又貴先明諸心知所性焉致所性之知果何在在

近溪子明道錄卷之一

近溪子明道錄卷之一

於誠意正心修身之如何而為本之始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如何而為末之終若下文所言毋自欺以至於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物皆當其則事皆合其式而格之必止于至善之極焉耳誠格之而知至善之所止焉則意可誠心可正身可修家可齊國可治而天下可平矣故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天下國家之本本亂則末不能治何也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所厚既薄無所不薄矣夫知亂本末者之非善則知格本末者之為至善故申之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自大學之道至此凡言知者八初言知止次言知所先後可見知先後即知所止也次言致知在格物又次言物格而后知至末則復言知本則知至然則至善之為本末而本末之為格物也又不彰彰著明也哉所謂誠其意者以後則皆格物以致其知者也蓋所謂誠其意者即大學之本之始事也毋自欺以至歷引淇澳諸詩康誥諸書而及夫無訟之說者皆求知夫誠意之所以為物之本所以為事之始而一一須合未至善之格者也或曰人能誠意則善矣何必復求合格也哉曰程子不云乎用

天其明德親民之必得所止如文王之仁敬孝慈信之浹洽於父子君臣朋友間也然總是從知止至善中來知止至善從知所先後來知所先後又是從知立本以及其末來故於意之能誠者而曰大畏民志此謂知本也此段於明明德親民止至善詳說備舉然却都是形容學大人者知本以後一段精神如易謂擬而後言議而後動擬議以將成乎身家國天下之變化者也正心即接着定而後能靜說蓋其見已明透其志已堅定自然外誘不動內念不生又安有所忿懣恐懼憂患好樂而為中心之累也哉意誠心正則安其身而動自足以端本善則與不知立本而徇好惡於倫物之間者萬萬不同故其孝則足以事君其弟則足以事長其慈則足以使衆是又將仁敬孝慈信而約言之且引康誥以推極於不學而能見孝弟慈悉出於良心自然君子立本之功至是愈精而愈微矣則國之興仁興讓天下之興孝興弟應之甚速而至大者又豈不愈神而愈妙也耶故繫矩以下即是老者思所以安朋友思所以信少者思所以懷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入而凡用人者用夫

意惓切固是意誠然着力把持反成私意是則誠意而出格者也例之脩齊治平節節為格物致知也明矣但誠意緊接着知本知至說來即所謂知止而後有定也蓋學大人者只患不曉得通天下為一身而其本之重大如此若曉得如此重大之本在我則國家天下攢湊將來雖候小者志意也看私大雖浮泛者志意也看篤實怠緩者志意也着緊切自然欺不過自欺不過使自然已不住如好色惡臭又自然滿假不得而謙虛受益其疑聚一段精神於幽獨之中者又非其勢之所必至也哉幽獨者是未接國家之先慎則是知得本立於此而敬謹嚴切即前定其志意之謂也此言君子之孳孳於至善者惟日不足下言小人之孳孳於不善者亦惟日不足但其中既誠則其外必形如財富者必潤其屋涵養者必潤其身君子明德之意既已誠切則自然明明德於天下矣故引淇澳引烈文二詩以見有切磋琢磨之盛德至善則民自不忘而民不能忘者正以其盛德之有可賢河親可樂可利也是非誠中形外之徵也耶所以康誥太甲帝典皆自明其德不已而及諸民又不已而通諸

安養之人行政者行乎安養之政孔子七十從心而不踰者不踰此絜矩而十五所志於學者志此大學而已矣是道也惟堯舜實始之故曰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光于四表格于上下是非明則德於天下也耶惟孟子實繼之故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又曰七十衣帛食肉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黎民不饑不寒又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諸掌是非用入行政以盡

近漢子明道錄卷十一
五

高皇帝聖諭衍為鄉約以作會規而士民見聞處處興起者輒覺響應乃知大學之道在我朝果當大明而高皇帝真是挺生聖神承堯舜之統契孔孟之傳而開太平於茲天下萬萬世無疆者也輒述鄙見以便請正於諸先覺云

問中庸亦如古本可否曰天命之謂性一語孔子得之五十以後以自家立命微言而肫肫仁惻以復立生民之命於萬萬世者也蓋人能默識得此心此身生生造化皆是天機天理發越充周則一顧

近漢子明道錄卷十一
五

謁之而明命在我上帝時時臨爾無須更或離自然其嚴其慎見於隱顯於微率之於喜怒則其靜虛而其動直道可四達而不悖致之於天下則典要修而化育彰教可永垂而無敵矣故易曰君子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極說命之難知而所謂中庸其至之至字正至命之至也斷然說民鮮能已矣正見其難也豈惟民哉斯道費而隱雖人至於聖而至命之處亦有所不知有所不能亦字須讀得活蓋聖人之於天道有脗合與否此不知不能即指夷惠伊尹等聖人徒窮得一端之理有方有體

而吾圓融生化之性尚未可率達而究於穆不已之命之至耶此後節舉聖賢道德之盛而至字竟未直指至哀公問政纔說誠者天之道而始繼之曰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此下却多是發揮盡性至命之道而統總歸之仲尼一人其言堯舜是他祖述則知他不止是堯舜文武是他憲章則知他不止是文武天地是他上律下襲則知他不止是天地蓋群聖天地皆有不能盡有所憾皆有相害相悖處若仲尼之教化川流此其天地則超絕形象而尤為大也是以其道則為至聖之道其德則為至誠之德而統括之曰此其仁之肫肫蓋孔氏平生心蘊也其深則淵淵其遠則浩浩夫豈一切群聖之所能知也哉所以不能知者以其聰明雖造聖智而其聖智未達乎天德故也下則復言聖智君子必如何而天德乃可入而達之也耶蓋天道維玄維默維於穆則的然文著者斯與天不相似矣故闡然之闡字從門從暗乃室中之一無所見者復狀之以淡淡則白水未和而了無滋味者也狀之以簡簡則竹簡方素而瑩無點畫者也狀之以溫溫則綵畫方煇而渾無端緒者也君子

於此而獨不厭文且理焉則知遠本諸近風出諸自微秘乎顯而於穆玄默之天不潛入而靡間也哉何謂微之顯潛伏而人所不見者是也何謂風威而不事賞且怒者是也何謂遠之近民勸民不顯天下自日章而平矣遂形容之極以及於天載之無聲無臭乃確然嘆曰此即所以為聖之至為誠之至矣夫豈尋常群聖之可得而與可得而知也哉究竟中庸一篇是孔子以生平自仁其身者以仁天下萬世字字句句皆從五十知天命中發出奈何聖遠言湮學者往往滯於事理之末而鮮達乎性命之源以想度為探求而欲至乎不思而得之微以方所為操持而欲造乎不勉而中之妙是皆擬聖太高覓道太遠而謂必如何而清如何而任如何而和如何而多學而識如何而克伐怨欲不行如何而博施於民而能濟衆而後聖可學也顧不知仁不遠人道不下帶至聖優域不出跬步間也故是書極言至命之難而首發以中庸其至一句蓋曰聖人盡性以至天命乃中庸以至之也中庸者民生日用而良知良能者也故不慮

而知即所以為不思而得也不學而能即所以為不勉而中也不慮不學不思不勉則即無聲臭而闇然以淡簡溫矣大哉中庸斯其至矣夫

問大學一書吾人入道之功最當急於講求者也其宗旨何如曰孔門之學在於求仁而大學便是孔門求仁全書也蓋仁者渾然與物同體故大人聯屬家國天下以成其身今看明明德而必曰於天下則通天下皆在吾明德中也其精神血脉何等相親說欲明明德於天下而必曰古之人則我之明德親民考之帝王而不繆也其本末先後尚何

近溪明道錄

卷之一

九

患其不至善也哉細玩首尾只此一意故此書一明不惟學者可身遊聖神堂與而天下萬世真可使之物物各得其所也大哉仁乎斯其至矣

問大學明德親民還易訓解惟至善之止則解者紛紛竟未能愜人意何也曰規矩者方圓之至也聖人者人倫之至也只識得古聖為明親之善之至而明德親民者所必法焉則大學一書徒首貫尾自然簡易條直而不費言說也已

問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可即是至善否曰此古者的有所指即堯舜是也故曰克明峻德以親睦

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此即是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物之本末事之終始知所先後而不亂者也是為明明德親民之至善足為萬世之格則而萬世誠正修齊治平者之所必法之者也

問格致之傳不必再補果然否曰大學原只是一章書無所謂經無所謂傳也亦無所從缺無所從補也蓋其書從頭至尾只是反覆詳明以顯大人之學其初說明明德親民當止諸至善如一破題相似却即接連說但能知至善所當止則其意自定

近溪明道錄

卷之一

十

其心自靜其身自安以慮家國天下而自得其平矣此即一個承題相似却亦只是反說以見明親當止至善也於是又申明如何是當止之至善蓋明親這個物事其末終貫徹天下而其本初却根諸身心此是一定格則先知得停當然後做得停當惟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能如是焉所以身心家國無不停當而為明親之善之至也又次言自上至下既皆以身為本而後停當若本亂且薄則決無停當之理所以必知本乃謂知至善也此却如小講相似亦不過將明親止至善行說一遍

至所謂誠其意者以下則如一大講遂件物事詳
細條陳一段格則而格則最停當處則俱指示以
淇澳等詩帝典等書又即是以古之明明德於天
下者為至善也推之如所謂正心修身所謂齊家
治國平天下直至此謂國不以利為利而以義為
利也總是每件物事與他一個至善格子而為學
者所當知者也則一章書首尾原自相應亦自完
全何容補湊

問大學篇名現存禮記不知此篇與禮何關曰禮有
經有曲世人輒指一事一時言禮者皆曲而非經

通學明道錄卷之一

十一

也若論經禮則真是天之經地之義綱紀乎人物
彌綸乎造化必如大學規模廣大矩度森列而血
脉精神周流貫徹乃始足以當之其間字字句句
雖筆之孔子而非始於孔子蓋孔子一生要仁天
下仁萬世既竭心思於是必繼之以先王之道而
仁始足以履天下萬世矣故述而不作信而好古
六經皆是此意而大學獨曰善之至曰物之格者
則尤是六經之精髓而為禮之大經仁之全體也
學者漫謂本心自足而輒以意見彷彿為之家國
天下得其平焉者寡矣

問古聖至善亦只是父子兄弟足法則不提愛親敬
長恐人人原自具足何必切切謂當求諸古聖也
哉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夫至本中庸即
愚夫愚婦可以與知與能者也至又鮮能却是聖
人亦有所不知不能而必俟聰明聖智達天德者
也故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夫此中庸之至
能於下愚而又神於天載神於天載而亦能於下
愚則此時心體果是四端現在然非聖修作則使
終擴充不去守規矩而為方圓夫豈不易簡也哉
若只徒求書中陳跡而不以知能之良培植根苗

通學明道錄卷之一

十二

則支離無成與徑信本心者其弊固無殊也已
問中庸比之大學似更深奧曰先賢亦云大學為入
道之門但以鄙見臆度則義理勿論而其次序則
當先中庸而後大學時坐中有一習禮記者愕然
曰先生豈嘗細觀禮經篇目耶蓋二書雖宋時選
出而現存篇次則果中庸先而大學後也問者曰
大學係曾子所作中庸係子思所作何得世次亦
無序耶曰二書所作果相傳如是但竊意孟子每
謂願學孔子而七篇之言多宗學庸則此書信非
孔聖親作不能而孔聖若非五十以後或亦難着

筆也蓋他分明自說五十而知天命今觀中庸首尾渾全是盡性至命而大學則鋪張命世規模以畢大聖人能事也故中庸以至誠至聖結尾而大學以至善起頭其脉絡似彰彰明甚自揣鄙見或亦千慮一得而非敢鑿空杜撰也試共思之

問大學自有先後之序如何必先中庸曰吾人此身與天下萬世原是一個其料理自身處便是料理天下萬世處故聖賢最初用功便湏在日用常行日用常行只是性情喜怒哀樂可以通於人人可以通於物一家可通於天下天下可通於萬世故曰

近漢子明道錄卷之一

十一

人情者聖王之田也此平正田地百千萬人所資生活却被孟子一口道破說人性皆善若不先認得日用皆是性人性皆是善蕩蕩平平了無差別則自己工夫已先無着落處又如何去通得人通得物通得家國而成大學於天下萬世也哉

問中庸雖說性然亦未嘗明言性善曰只天命一句便徹底道破蓋吾人終日視聽言動食息起居總是此性而不知此性總是天之命也若知性是天命則天本莫之為而為命本莫之致而至天命本體物而不遺本於穆而不已則吾人終日視聽言

動起居食息更無可方所無能窮盡而渾然怡然靜與天俱動與天游矣率之身而為道同諸人而為教也又豈非不期然而然也耶故天命之性便直貫天載之神真乎地而登天也已

問戒謹恐懼說是敬慎工夫但恐懼二字似太着重也曰汝不聞論語所謂畏天命乎九人奉君父之命猶然悚息不寧况吾人此性即是天命則帝天之威莫之能測明命昭察誰可隱藏故雖不覩不聞而實莫見莫顯其幾愈幽獨則其照愈精明其照愈精明則其畏愈兢惕又安敢頃刻放逸也耶

近漢子明道錄卷之一

十二

蓋由所見既已親切則為念自不可已固非作而致其情也

問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陽明謂從涵養後始然而先儒又謂須善觀未發以前氣象其意何如曰二說俱大有益於學人但本旨却尚有說蓋中庸名篇原是平常而可通達者也今論人情性之平常應用者是喜怒哀樂而其最平且常者則又是喜怒哀樂之未發也曰先儒謂心雖寂靜之時方是未發難說平常即是也曰中庸原先說定喜怒哀樂而後分未發與發豈不明白有兩段時候也耶

况細觀吾人終日喜怒哀樂必恃物感乃發而其
不發時則更多也感物則欲動情勝將或不免而
未發時則任天之便更多也中庸欲學者得見天
命性真以為中正平常的極則而恐其不知喫緊
帖體也乃指著喜怒哀樂未發處使其反觀而自
得之則此段性情便可中正平常便可平常中正
亦便可立大本而其出無窮達大道而其應無方
矣曰人之情欲多端雖喜怒哀樂未發而憧憧性
未亦多安能即許以反觀自得耶曰汝於上下文
意欠理會蓋其初道不可離是見道已徹其次戒

近溪學明道錄卷之一

五

謹恐懼是衛道已嚴再加喜怒哀樂一無所感此
時天性渾然大可想見不於此處覓中更從何處
覓中耶予每嘗於此重嘆聖人苦心亦嘗於此而
深感聖人厚恩也

問中以立本和以達道矣如何却又致致字是
致物與人之致推開一步說雖義兼極致而實在
天地萬物上着力也蓋聖人作中庸是五十學易
之後直見乾坤之體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有親可
久有功可大認定個天命流行人性皆善無反無
側蕩蕩平平也故從喜怒哀樂未發處指出為天

下之大本從喜怒哀樂中節處指出為天下之達
道夫中和既大同乎天下則聖人必天地萬物皆
中其中方是立其大中必天地萬物皆和其和方
是達其太和故德曰達德道曰達道統之以三重
率之以九經品節斯斯之謂禮鼓舞斯斯之謂樂
相安相忘斯斯之大順大化而至誠至聖之所以
盡己之性以盡人之性以盡物之性以贊天地之
化育而與天地參也

近溪學明道錄卷之一

六

問尊德性而道問學議論不一何如曰前在京中會
說此條全章諸老皆以為然請為諸君誦之大哉
聖人之道不作空說即指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
道也發育峻極是說聖人位育的功化禮儀威儀
即致中和的實事而功化之所由成者也優優克
足蓋經禮曲禮周詳備密更無欠缺使萬物各得
其所所以能發育如是也即此便是聖人至道然
聖人却從何處得來蓋盛德之至自然動容周旋
中禮也人若苟無聖人至德而徒慕聖人至道則
人而不仁如禮何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至道
終不為我疑矣夫至道以至德而疑此德性之所
以當尊也尊之之功則必學於古訓問於師友如

德性本自廣大則用學問以致之而不失其廣也德性本自精微則用學問以盡之而不失其精微也德性本自高明中庸則用學問以極之道之而不失其高明中庸也以上皆謂之溫故故溫則德性之知日新而於三千三百體察無所不明且德性之厚日敦而於禮儀威儀忠信無所不貫禮豈有不崇而道豈有不凝哉上面都用而字至此却下一以字可見許多工夫皆為崇禮而言也禮既能崇則居上時禮以居上安得而驕焉下時禮以為下安得而倍語以禮語默以禮默又安得不

近溪子明道錄

卷之一

十七

興而不容耶故明哲保身之詩其斯溫故知新之明保吾動容周旋中禮之身也而天地萬物皆吾度內矣聖人之道之大也固如是哉

近溪子明道錄卷之二

門人樂安詹事講明甫校梓

會語

問顏子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不知夫子省見他甚麼來曰此段去處到須吾人用心體會不容淺淺看過若淺淺看過則今註云夫子見其日用動靜汝且試思夫子所見止是顏子日用動靜則何必省於其私即相對領教之時莫非日用動靜也以予度之則發字是發明之發正與無問辯對看即如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夫子出後便是曾子之私處夫子之道云云便是曾子之足發處也豈不更明顯直截也耶况此段精神原關繫學問不是小可蓋吾夫子學主求仁而其工夫只是學不厭而教不倦當時門人止顏氏之子便合下心事相孚將夫子不厭不倦處竭才贊襄故曰自得顏子而門人日親其所以能使衆人去親夫子之教者正以其善發明而鼓舞之也至於顏子不厭不倦精神又只曾子知之故形容嘆息說他不能的人也去問他一問少能的人也去問他一問莫說少能與不

能的即人有不知而將言語顏色去干犯了他也。此一此不較而還要與他問辯而接引之也。即曾子與夫子許顏子處便見他兩個人是合成一個人。後來短命則這個人有一截沒一截了。所以夫子說天喪予天喪予皆實事且苦情也。全是他造化好却得曾子這人來再傳又得子思又得孟子便把此老身命接長直至我們今日一堂人集聚講明道學則身便皆是替他坐口便皆是替他說眼便皆是替他看而耳便皆是替他聽顏子之命始不短而夫子之予終亦可免乎喪嘆也已。聖

問知之為知之一章曰吾輩為學蓋學聖也。聖者明之通而知者明之實也。夫子告子路以知是即告之以通明之聖也。乃特呼其名以致其珍重亦以當時在門高弟自顏子以下聰明只有子貢子貢以下勇往只有子路皆是。的確要做聖人。漢子柰緣兩個途徑都差。惟曉得要做聖人而不曉得先

去理會聖人之所以為聖。雖曉得從知處入聖而不曉得理會知之所以為知是本然之知而非聞見之知也。故夫子直指以示之曰由汝欲從知以入聖乎。吾將誨汝以知之所以為知也。蓋天下古今事理有耳目心思到而知之者矣。有耳目心思未到而不知者矣。今汝之意必曰盡知其所不知方謂汝心有知。方謂汝心通明而後為聖耶。如此為知則知從外得而非本心之靈。况事理無窮。雖聖人亦難盡必其皆知也。要之有不必然者。惜汝不善自理會耳。今只問汝此理此事能知之否耶。曰吾能知之是汝心之明於所知者即能知之也。又問汝此事此理能知之否耶。曰吾不能知之是汝心之明於所不知者又即能知之也。知者知之不知者亦知之。則汝心之知何等光顯何等透徹何等簡易直截。又何必盡知其所不知者而後為知也哉。况如此求知則其知方可通乎晝夜而無不知之時。方可等乎賢愚而無不知之人。真是橫四海貫古今而合天人物我於一點虛靈不昧中矣。聖人可學而且易學也。固如是我曰如是學聖果然簡易奈何。聖門諸賢如子路則門人記之曰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子貢則夫子問之曰爾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歟想其勤力學問何等專苦顧於簡易處乃竟錯過何也曰夫子當時亦甚以二賢不相知為憾觀其語子路則曰由知德者鮮矣語子貢則曰莫我知也夫知我者其天乎及至二賢於夫子亦未相知觀子路當葉公之問夫子則不能對觀子貢答公孫朝之問夫子則曰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仲尼焉不學可見子路之心只是要求多聞以從乎善而子貢之心只是要多見以識其理且疑夫子之聖無不通亦

是多聞而多識也故夫子他日又自形容以示之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夫無不知而作則所作者皆是知矣所作皆是知則此知果通晝夜而無間隨酬應而無遺方纔是不慮而知之真體也若彼務求多聞而從多見而識縱是從得如何勇往識得如何穎敏終是人而非天外而非內而次於良知數等矣此二句分分明明是為二賢而發而二賢竟未見他悔悟今欲將此兩輩作個對偶一則曰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一則曰多聞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令人朝夕

諷誦則此學不患不歸一矣

歌詩因論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此反字不專謂使之復歌諦觀傳記古之士大夫相與議論因某事則歌某詩反之云者欲反求而身有之云也即如吾儕適歌萬紫千紅總是春便嘆曰果然滿座皆春也適又歌男兒到此是英雄亦復嘆曰果然是英雄也即此嘆處便可見當時反之之氣象而感發善心懲創逸志固有勃然以興而莫可自己者矣

問季路問鬼神與死而夫子未荅何也曰聖人詞婉而盡皆深荅之而子不察耳其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欲其以事人者事乎鬼蓋以鬼即人也所謂祭如在祭神如神在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者也其曰未知生焉知死欲其以知生者知乎死蓋以死猶生也所謂發揚昭明焉蒿悽愴百物之精而神之著者也當時子路亦已了了故不復問問浸潤不行可謂明遠不知從前如何用功乃能致之曰周子云明不至則疑生明無疑也無疑則不行而明矣久久不行即明而遠矣然周子論明必先以公曰公於己者公於人未有不公於己而能

獄刑曹親見桎梏之苦上至於頂下至於足更無寸膚可以動活輒為涕下中有悟者曰然則從軀殼上起念皆枯亡之類也夫曰得之矣蓋良心寓形體既私良心安得動活直至中夜非惟手足休歇耳目廢置雖心思亦皆斂藏然後身中神氣乃稍稍得以出寧遠及天曉端倪自然萌動而良心乃復見矣回思日間形役之苦又何異以良心為罪人而桎梏無所從告也哉有友人復問曰夜氣如何可存曰言夜氣存良心則可言心存夜氣則不可蓋有氣可存則晝而非夜矣

近溪明道錄卷之三

本

問仁人心也一章曰此是孟子極言心字在人最為要緊處如曰天下恒言仁義之大殊不知仁只是吾人身中有此主宰虛明之心而其視聽言動應酬萬變事事皆天則處即所由之路而為義也故下文繼而曰人之所以終身履錯陷於凶咎而不由于乎正路者正因放其心而不求焉耳此其所以陷溺而可哀也然良知在人明白不昧雖雞犬至輕皆知求之豈有人心至重如此而反不知求耶弗學弗問焉耳矣故曰學問之道無他只為求其放心蓋心以不知而放則可以學問而求如曰博

學而篤志是能學矣切問而近思是能問矣則自然仁在其中仁在其中則心便不放矣問曰如何仁在其中便是其心不放曰人心放時非是無有此心只因逐物有方着在一處如放於有庫之放便視不見聽不聞食不知味而心不在矣若能得其真體使良知活潑便心即是仁仁即是心內則為主宰發則為正路矣人心在人果所係不為輕也慎之慎之

近溪明道錄卷之三

七

問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一章前兼仁義後只說義何如曰達字即泉之始達之達其充字方達到處盡然仁自體言義主用言亦有漸達而充之之意即如無欲害人是心之仁處而穿窬即害人事之一也既無欲害人之心已達之穿窬之事又豈其所忍為也哉是亦其勢之所必充者也充之無受爾汝是不忍薄待乎已不以言詰是不忍欺陷乎人可見必心不忍而後事可不為也故仁者統兼萬善而在義禮智信皆仁也

問大學首重格物如中庸論孟各章皆自殊難說皆格物也曰豈止四書雖盡括五經同是格物一義蓋學人工夫不過是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

乎天下而四書五經是誠正修齊治平之善之至者聖人刪述以爲萬世之格大學則撮其尤簡要者而約言之所以謂之曰在格物也今觀其書通貫只是孝弟慈使人親親長長而天下平孟子謂其道至邇其事至易子亦敢謂其格至善也曰今世學人誰不在身心家國上用功其用功亦誰不將聖人方法講求則人現成盡是格物矣又何必特地拈出以起一番爭論曰此是古今一大關鍵細觀古人惟是孟子一人識得其他賢大儒總皆忽畧過了蓋字面乾坤聚精會神纔生得一個孔子孔子自十五志學二十辛萬苦好古敏求纔成得大學一書其書乃仁天下萬世之極則現其化及論之言不同孟子有見所以把別聖群賢一齊推

近漢子明道錄卷之二

又七

問西顧學孔子也故吾人不期學聖則已學聖則必宗孔子而宗孔子則舍大學矣以哉此格物所以爲古人一大關鍵不辭罪我而妄肆言說也觀者亮之

問易有大極是生兩儀今乾坤之兩儀以見大意猶大極猶未言及恐終是無頭學問也亦請略言大意何如曰易理難言不止今日然妄意亦嘗窮索又不敢以難言而遂已也蓋易有大極是夫子贊易之辭非易之外又有個大極懸在事也即如周子五極而大極又以贊大極之辭亦非大極之外又有個無極懸在空中也曰易之外固非別有大極矣然易何以便謂之大極也耶曰竊意此是吾夫子極深之見極妙之語也蓋自伏羲周文三聖子畫顯象之後世之學者觀者便謂太虛中

實實有乾坤並陳又實實有八卦分列其支離瑣碎寧不重焉斯道病耶故夫子慨然指曰此易之卦象完全只太極之所生化蓋謂卦象雖多均成個混沌東西也若人於此參透則六十四卦原無卦三百八十四爻原無爻而當初伏羲仰觀俯察近取遠求只是一點落紙而已此落紙的一點却真是黑董董而實明亮亮真是圓陀陀而實光燦燦也要之伏羲自無畫而化有畫自一畫而化千畫夫子則將千畫而化一畫又將有畫而化無畫也已

近漢子明道錄卷之三

八

問日月即是陰陽陰陽即是日月然聖人畫卦不曰日月不曰陰陽而乃名之曰乾坤何也曰此只看一易字則即得乾坤二字之意矣蓋易是日月相函而成且日居上而月居下函月而居上則尊而善於統矣尊統乎陰則陽非專陽而陽不足以名之也函陽而居下則卑而善於從矣卑從乎陽則陰非獨陰而陰亦不足以名之也故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所以聖人仰觀俯察之餘著他一個乾字則陽德便頃刻極其尊貴而其於陰也更何有不統耶著他一個坤字則陰

德便頃刻極其卑賤而其於陽也更何有不從耶
統而從從而統則日月雖兩體而合一體陰陽雖
二用而成一用造化自此而可成鬼神自此而可
行矣譬如女在母家便只叫做女兒男在父家只
叫做男兒兩下如何成得若男既婚則當叫男作
夫但一叫夫而男即可以兼女矣女既嫁則當叫
女作婦但一叫婦而女即可以兼男矣聖人彌綸
天地出入造化惟在一命字之間豈非至神至妙
之道也哉

問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其意何如

近漢子明道錄卷之二

九

曰此聖人學問喫緊第一義也切不可淺近而窺
輕易而說常見學者每謂陽初生而微豈全未聞
虞廷所謂道心惟微矣乎蓋心不微則不得謂之
道而幾不微亦不得謂之陽也故曰純粹以精又
曰潔淨精微又曰誠神幾曰聖人也故商旅之行
欲有所得者也后之省方欲有所見者也今果會
得此心渾然是一太極充天塞地更無一毫聲臭
微表微裏亦無一毫景象則欲得之心泯而外無
所入欲見之心息而內無所出如此則其體自然
純粹以精其功自然潔淨而微其人亦自然誠神

而幾以優入聖域莫可測識也已

問孔子聖之時似多得之學易而然曰易象之贊必
曰時義大矣哉又曰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
所以君子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而隨時變易
以從道也吾夫子平生得力全在於此惟孟氏獨
能知之乃特稱之曰孔子聖之時者也是以其立
教乎人也則曰當其可之謂時其悅諸心也則曰
學而時習之惟其教之當可也故自不覺其倦惟
其習之以時也故自不覺其厭論語開卷便將一
生精神全副打出可見渾然一團仁體頃刻便充
塞天地而貫徹古今是何等家風何等滋味也看
人可漫漫輕看也哉

近漢子明道錄卷之二

十

問孔子之時與顏子之復同異何如曰顏子之一日
復禮是復自一日始也自一日而二日三日以至
十百千日渾然太和元氣之流行而融液周遍焉
即時而聖矣故復而引之絕也則為時時而動之
天也則為復時其復之所由成而復其時之所自
來也歟

問顏子復禮之復固易經復卦之復矣但本文復不
徒復而必曰復禮不徒曰復禮而必曰克己者何

也曰復本諸易則訓釋亦必取諸易也易曰中行獨復又曰復以自知獨與自即已也中行而知即禮也惟獨而自則聚天地民物之精神而歸之一身矣已安得而不復耶惟中而知則散一己之精神而通之天地民物矣復安得而不禮耶故觀一日天下歸仁則可見禮自復而充周也觀為仁由己而不由人則可見復必自己而健行也是即孟子所謂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者也宋時儒者如明道說認得為已何所不至又說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智信皆仁也似得顏子此

近漢子明道錄卷之二

十一

段精神象山解克已復禮作能以身復乎禮似得孔子當時口氣曰克去已私漢儒皆作此訓今遽不從何也曰亦知其訓有自但本文由已之已亦克已已字也如何作得做由已私大學克明德克明峻德亦克已克字也如何作得做去明德去峻德耶况克字正解只是作勝作能未嘗作去今細玩易謂中行獨復復以自知渾然是已之能與勝處難說論語所言不與易經相通也曰顏子請問其目而孔子歷指四個非禮非禮不是私如何曰此條却是象山所謂能以身復乎禮者也蓋視聽

言動皆身也視孰為視聽孰為聽言動孰為言動皆禮也視以禮視聽以禮聽非禮則勿視聽言以禮言動以禮動非禮則勿言動是則渾身而復乎禮矣此即非禮以見復禮即如恕之以不欲勿施而見所欲與施也皆反言以見正意大約孔門宗旨專在求仁而直指體仁學脉只說仁者人也此人字不透決難語仁故為仁由已即人而仁矣此意惟孟子得之最真故曰口聲聲只說個性善今以已私來對性善可能合否此處是孔顏孟三夫子生死關頭亦是百千萬世人的生死關頭故不得不冒昧陳說若謂衆皆莫肯信從而且遷就則當時子貢諸人已嘗疑孔子是求之於外樂正子已不信孟子為實有諸已况七十之與三千又况漢唐宋而失傳以至今日矣乎幸大家蚤共反求以仁其身而仁天下仁萬世於無疆也已問復何以能自知也哉曰是有生而知之者矣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沛然若決江河莫之能禦者也

近漢子明道錄卷之二

十一

有學而知之者矣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有困而知之者矣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而雖愚必明者也曰孔子

何以學而知之也曰孔子志於學學乎大學者也
學大學者必先於格物格物者物有本末於本末
而先後之是所以格乎物者也曰格物之本末何
以遂能獨復而自知也哉曰古之平天下者必先
治國治國必先齊家齊家必先修身是天下本在
國國本在家家本在身於是能信之真好之篤而
家之極其敏焉則此身之中生生化化一段精神
必有倏然以自動奮然以自興而廓然渾然以與
天地萬物為一體而莫知誰之所為者是則神明
之自來天機之自應若銃砲之藥偶觸星火而轟
然雷震乎乾坤矣至此則七尺之軀頃刻而同乎
天地一息之氣倏忽而塞乎古今其餘形骸之念
物欲之私寧不猶太陽一出而魍魎潛消也哉故
大學一書是孔子平生竭力六經而得的受用如
病人飲藥已獲奇効却抄方遍施以起死回生乎
百千萬眾也後世切不可只同其他經書看過當
另作一般理會久以有個獨復自知之時方信予
言為不謬也已

問孔子以復禮答顏氏問仁則所謂學易者即所以
求仁矣乎曰易所以求仁也蓋非易無以見天地

之仁故曰生生之謂易而非復無以見天地之易
故又曰復其見天地之心夫大哉乾元生天生地
生人生物渾融透徹只是一團生理吾人此身自
幼至老涵育其中知見絪為莫停一息本與乾元
合體眾却日用不著不察是之謂道不能弘人也
必待先覺聖賢的明訓格言呼而覺之則耳目聰
明頓增顯亮心思智慧豁然開發真是黃中通理
而寒谷春回此個機括即時塞滿世界了結萬世
所謂天下歸仁而為仁由己也其根器深厚志力
堅苦的漢子際此景界便心寒膽落恭敬捧持如
執玉如捧盈毫忽不能昧叫做研幾斯須不敢瞞
叫做慎獨不落聲臭不涉視聞淵淵浩浩叫做極
深坦坦平平好惡不作叫做君子依乎庸也蓋此
個天心元賴耳目四肢顯露雖其機不會滅息而
血肉都是重滯若根器淺薄志力怠緩背則呼慶
或亦有覺而受用却是天淵反致輕視此理而無
所忌憚不免游氣褻擾而成小人之中庸矣孔問
自顏子而下鮮有不在此處作疑故仁者人也縱
口說不倦而未有入聽從心所欲躬身體不厭而
無有人喜走東走西只是要依各人亂做况無聖

人親自呼覺又可奈何其後却虧了孟子是個豪傑他只見着孔子幾句話頭便耳目爽朗親見如聖人在前心思豁順生就與聖人脗合一氣呵出說出人性皆善至點撥善處惟是孩提之愛敬達之天下則曰道在邇事在易親親長長而天下平也憑他在門高弟如何諍論也不改一字憑他列國君臣如何忿惡也不動一毫只是入則孝出則弟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着他直養無害即浩然塞乎天地萬物皆備而反身樂莫大焉其氣象較之顏子又不知何如子嘗竊謂孔子渾然是

易顏氏庶幾乎復而孟氏庶幾乎乾若求仁而不于易學易而不于乾且復焉乃欲妄意以同歸于孔顏孟也亦悞矣哉亦難矣哉

問君子自強不息乃是乾乾此乾乾可是常知覺否曰不止常知覺曰可是常力行否曰不止常力行曰可是知覺力行常並進否曰不止常並進曰何如乃可曰是要乾乾曰知行常進非乾乾如何曰未有乾乾而不知行那有知行而非乾乾者曰此處如何分別曰子之用工能終日知覺而不忘記終日力行而不歇手乎曰何待終日即一時已難

保矣曰如此又可謂乾乾已乎曰此是工夫不熟熟則恐無此病矣曰非也中庸教人原先擇善擇得精然後執得固子之病原在擇處欠精今乃賴他執處不固察脉不真藥更作疾恐庸醫不免殺人曰吾聞此言亦甚恐恐願施一方相救何如曰此個學問固是千古聖藥起死回生却是千聖秘方微言久絕也蓋子之心中元有兩個知有兩個行曰如何見得有兩個曰子纔說發狠去覺照發狠去探求此個知行却屬人纔說有時忘記却忽然想起有時歇手却惕然警醒此個知行却是

屬天曰如此指破果然以前知行是落人力一邊但除此却難用工了曰聖學原是難事若汝用不去便須回頭共人商量可貪其容易便任你蠻做也耶然此弊却通天下貫古今亦不止汝一人也今當為細說一番只是天機太漏泄爾夫聖學肇自虞廷其初便說道心惟微微則難見所以精精始不雜方纔能一一則無所不統亦又何所不知何所不行耶其知其行亦何所不又且常耶但萬善中涵泯然若寂中庸形容之以視之不見其之不聞孟子形容之以不慮而知不學而能蓋

孩提以至老死生生化化渾全是個乾體只因此體原極微渺非如耳目聞見的有跡有形思慮懸像的可持可據所以今古學人不吝不舍此而移彼也曰今承指示亦頗明白但欲承當又覺其難曰若是不難他便不說道心惟微矣如汝實實果入此門則先須辦個必為聖人之志志意堅定方好去尋真師友遇着真師友方纔有真口訣真師口訣却與如今書本講說的半句不容妄說塞住路徑半步不得前移困心衡慮忘日忘年自然有憬然悟然惺惺雖是得得艱苦却是住得安樂也

此後固說知及仁守雖得必失但程子更說既得而樂不患不能守予今也信得只要得處真的其後次第果儘在由得自家也願共勉之

問夫子贊易曰生生之謂易夫謂之曰生則知與能俱備矣何以於乾則多說知而坤則否耶曰乾坤原是合體知能亦是互用但乾則專是陽明而坤則不免陰晦乾知便清妙而足以始乎坤坤雖厚實而止是終乎乾所以曰百姓日用而不知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百姓豈全無知識奈行不著習不察能勝而掩其知爾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

者我無是也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則貫總日用皆屬於知是以知勝而掩其能故乾坤皆易也知與能皆天所以與我也先事乎知則日入清妙而聖神可幾反是則百姓日用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矣有志於學聖者其尚慎所先哉

問虞廷人心道心可與乾坤亦相類乎曰此言雖屬比擬然亦有可類推者即如乾初說個潛龍龍則何等微妙而難見也坤初則說個履霜堅冰冰霜則何等重滯而易危也曰乾坤渾是合體若人心道心則分明是二之矣曰人字道字雖少分別而心則止是一個心字也曰既是一個如何却分作人與道耶曰此個界限一言可判日用不知則道心而人矣日用而知則人心而道矣蓋人受天地之衷以生其生也知覺云為夫孰非心亦孰非道但寓於耳目形骸之中動以人勝而從欲時多故心以人名而不免於危也心雖在人中而道實在心中但人自不覺知耳若天牖其衷而一旦覺悟則耳目之視聽形骸之運用皆渾然見得是心心皆渾然見得是道愈覺悟則愈渾化愈渾化則愈

惟妙故心以道名而復贊嘆其微也曰如此分判
果是明白但恐非虞廷口氣曰當時口氣果然是
兩下開說如曰此心而人則欲動而多危險此心
而道則幾神而最微妙吾人於此不可不研精而
致一也其着力工夫全在精處但要精切明透舍
前數語亦難得便了也況所以精之者正所以一
之也今其始初分說處不犯斧鑿則精後歸一處
亦自渾融而妙合矣

問仁者人也又曰仁人心也此語與人心惟危不大
相矛盾也耶曰此便見學問當惟精處蓋虞廷是

近漢子明道錄

卷之三

十九

先言人心則人而未道也所以危孔孟先言仁則
是精研到極處乃說出個人也人心也此人心却
是與道為一者所以不妨說人心也况此正是虞
廷傳心的要正脉請為吾子詳之今人只知虞舜
論心重在於道却不知重在於人今人只知虞舜
論工夫重在於精却不知重在於一何也天地之
性人為貴人者天地之心也故非人何處安此心
字非心何處安此道字故道虛而心實心虛而人
實也道心惟微即如金寶人心惟危即如礦石未
經煅煉則粗劣其所不免惟精以煅之則其心初

止是人漸次人而化作道矣其入初雖是危漸次
危而化入微矣精之為功始於志氣持志不易乃
見精專入手則在覺悟妙悟能徹乃見精通志精
悟精則如善射之久視雖懸風可大若車輪破驚
之守卵即隔江氣貫乎彼岸微渺道心將充塞乾
坤也况我此人有不通身浹洽而此身危動有不
帖體安靜也哉從是毫無欺昧謂曰精嚴私不妄
染謂曰精潔晝夜常知謂曰精純嚴潔且純則靈
明透露人非是人而道矣生化活潑道不自道而
人矣人即道道即人則最初所謂人受天地之中

近漢子明道錄

卷之三

二十

以生到此全盤捧出信目以為明任耳以為聰從
心所欲以為矩無為以守至正是即所謂允執厥
中也究竟所允執者只是此個心心又只是此個
人也豈不與仁者人也仁人心也同條而共貫也
哉故中庸謂舜好問好察而用中於民知吾民之
中為舜所用則舜所允執獨非人心之中如何所
以道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中庸又謂思脩身不
可不知人百世俟聖不惑亦只知人知人也者知
其性之皆善也知性皆善方思己身是道是中自
不容不反而求之矣孔孟聲聲口口只喚人反己

既曰古之學者為己又曰君子求諸己如指示貧人以一窖金寶在此相似無柰學者氣浮心粗遂外成性不肯向裏掘求非惟不肯去求抑且有言不信就是高等如樂正子且疑善非實有諸己其他則都與孟子喧嚷一生散場却不意真廷傳心要妙吾輩復覩今日則我大明信大明也可喜可樂且可慶賀

近溪子明道錄卷之三

會語

門人樂安詹事講明甫校梓

問今時談學皆說有個宗旨而先生獨無自我細細看來則似無而有似有而無也曰如何是似無而有曰先生雖隨言對答然多歸之赤子之心便是似無而有也曰如何是似有而無曰纔說赤子之心便說不慮不學却不是似有而無茫然莫可措手也耶曰孔孟門庭果然風光別樣吾子以似在有無之間言之却亦善於形容矣其實不然我今問子原曰初生亦是赤子否曰是曰初生既為赤子難說今日此身不是赤子長成曰今我此身果是赤子養成而非他也曰此時我問子答是知能之良否曰是知能之良也曰此個問答要慮學否曰不要慮不要學也曰如此以為宗旨儘是的確為有矣安得猶言似有而無耶曰今言學貴宗旨者是欲使吾儕有所憑據好去執持用工也若只如前說我問你答隨聲應口則個個皆然時時如是雖至白首終同凡夫又安望其有道可得有聖可成也耶曰吾子此疑果是千古不決之公案然

却是千聖同歸之要轍也其端只在能自信從而其機則始於善自覺悟如其覺悟不妙難望信從而同歸矣蓋虞廷言道原說其心惟微而所示工夫却要惟精惟一有精妙的工夫方入得微妙的心體孔子統括却言不止精微而曰絮淨精微則是精微而更精微即所謂玄之又玄也若如書坊所刊集說講說則膚淺粗浮甚矣世人無識翻喜他有个宗旨依循好去研窮踐履謂能到純熟即便便是聖賢此正俗語粗大麻線而求透針關壅滯穢穢而望食佳餐也惡可得哉曰今時勿論世俗

近漢學明道錄卷之三

三

是非且請教赤子之心如何用功曰心為身主身為神舍身心二端原樂於會合苦於支離故赤子提孩欣欣常是歡笑蓋其時身心猶相凝聚而少少長成心思雜亂便愁苦難當了世人於此隨俗習非往往往馳求外物以圖得遂安樂不想外求愈多中懷愈苦甚至老死不克回頭惟是善根宿值慧目素清的人他却自然會尋轉路曉夜皇皇如饑等想食凍露索衣悲悲切切於欲轉難轉之間或聽好人半句言語或見古先一段訓詞時則憬然有个悟處所謂皇天不負苦心人到此方信大

道只在此身此身渾是赤子又信赤子原解知能知能本非慮學至是精神自來帖體方寸頓覺虛明如男女媾精以為胎果仁沾土而成種生氣津津靈機隱隱云是造化而造化不以為功認為人而人力殆難至是此則天心道脉信為絮淨精微也已曰此後却又如何用工曰吾子只患不到此處莫患此後工夫子若不信請看慈母之字嬰兒場師之培實樹其愛養滋扶意思何等切至而調停斟酌機括何等神妙子固莫能為問我亦莫可為答也已

近漢學明道錄卷之三

三

問舟中清夜何以見示曰吾人須是得個頭腦其學方有着落但頭腦極是難得今只曉得用心去向父則自然有此入處且如孔子贊易說伏羲仰以觀天俯以察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此雖是說伏羲却即說他自己你想聖賢用心是何等周悉則學問頭腦安得而的不確曰道體本自充塞必如孔子言說方見其用昭著言者心之聲也未有不得其言而能得其心者今既聽汝之言不止自欠真切即孔子當日一既精亦覺冷淡無味了豈知聖人老實專至其心

終日終夜只爲此一事也耶曰只爲何事曰其神觀俯察近取遠取只爲要通神明之德要類萬物之情即如伏羲平生盡嘗百草氣味將來碾磨熬煎求出一顆靈丹接續本身慧命點化一世凡胎而共躋壽域永享天福也要之靈丹之料散在百草學問頭腦含藏造化妙在善用心者便畢竟得之既能統萬爲一復能貫一於萬豈似吾儕悠悠度日而漫漫爲心也哉曰我今聞師之言心却覺得明了也曰明之一言更是難說蓋有意見曉了以爲明者亦有心神字契而爲明者若果神相

字契則言入汝心即同金投大冶火力猛熾金質頓融雖千片百星頃成一團液汁而光彩洞然燁奕也若炭火與金塊頭尚相抵牾則其照耀雖明而其光精則猶未澈也汝輩聞道能常常如是反觀又何患頭腦之不爲吾有也耶

問今早復如何見示曰今在天目之下正好仰觀天文曰果然都在吾目中矣曰如此便叫做觀耶曰既說着觀便是觀了又更有何言說曰如何若是快當曰弟子心目原也明見天目今過師提撕便自覺是仰觀也已曰吾子此語似知當下理趣

但於聖訓却全欠順妥蓋他文句原說仰觀天文據汝初說都在吾目中是精光之照察廣處次說觀即觀了是心目之感應神處次又說得我師提撕而然是人已之相通無間然處其發揮底蘊總是觀目之文而非觀天之文也此無他蓋由平時習氣已熟開口多作渾話却不知聖賢精神不離當下其稱物如衡星分釐不至差爽應響如空谷洪纖互共低昂問天便答以天問人便答以人念念點水滴凍而言言擲地金聲也故易論君子自強不息只在忠信以進德脩辭立誠以居業二句

然則學者之於言語而可容一毫苟且乎哉

問夫子謂善人不踐迹亦不入於室謂子路升堂而未入室其所謂室固皆聖人之室矣乃今子路之未入室同乎善人則善人之既升堂亦必同乎子路但善人質美未學子路學於聖門豈室則必學方可入而堂則未學亦可升耶曰論語之於善人再三稱許總是夫子愛他資質之美故惓惓致意然憐才之惜每寓於中至答子張則明白說出其曰不踐迹正是見他善處其曰亦不入室却又只是惜他徒有善處觀孟子之評樂正子一段便可見

矣若以他因不踐迹故不入室則聖門學者無限皆是踐迹豈便皆可入室耶要之夫子之取善人真為其可以入聖而然觀其嘆聖不可見而及於善人則善人原非不可以入室者乃卒善而不聖則夫子安得不以亦不入室惜之也哉細味亦之一言則致警子張諸人之意具見詞外蓋子張原因夫子再三致意善人故特來質問是有欣仰善人之意夫子却揚而抑之曰豈惟現前諸人不入室即善人雖能不迹而善然亦不入室也今竊共諸君商之吾夫子所居之室原是甚麼去處果是

近溪子明道錄卷之三

六

甚等風光如何及門之徒與一時賢士竟無一個可以入選其最當意只是顏子然以不見其止焉惜則他又更何說哉某每誦德行分科謂為英才之盛殊覺其為人品之衰復參對軻氏願學去處把來一齊推倒乃知所見不甚差且知夷惠冉閔諸公總未跳出善人窠臼中也今想要求跳出只須是先過信人一關蓋善則即為聖堂廣大無邊貫通不隔萬物皆備千載同然中間却有一個門限所謂善有諸已也夫善而固有諸已即孟子所言性善只到此關則人生疑信者萬無一二既

信關難過則美大聖神其深宮密室又安望能窺其遠奧而享其榮華也哉敢因論善人而為吾儕共致勗云

問君子有三畏曰此三事只孟子一言談之蓋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則赤子之心即天命而訓人以此即聖言也若謂福善禍淫脩吉悖凶於天命豈有不知德位隆重威望冤冤人何敢狎登山觀海彌高彌遠又何嘗敢侮惟是孩提愛敬其知能之良雖渾全天畀而不慮不學則體極希微莫說常人難知即豪傑才智之士亦無從理會知之不

近溪子明道錄卷之三

七

能况望其恭敬捧持而就業承順之不違耶惟如是則大人必在所狎而聖言必在所侮矣蓋其人是失赤子之心之人而其言是不失赤子之心之言也觀之孔門勇於從善莫如子路然破口道夫子有是之迂敏於吾道莫如子貢然順口道夫子亦是多學而然故夫子當面發嘆於由則曰知德者鮮矣於賜則曰莫我知也夫此豈不知天命之驗耶至孟子則一言性善門下諸人紛紜辨駁就如樂正子雖稱好善至性有諸已亦在疑信相半之間况於其他耶如是而不謂之狎且侮也吾

安能為諸賢諱耶

問某今日用工儘去致知力行如何學問不見長進
曰子之致知是知個甚的力行是行個甚的曰是
要此理親切爾曰既主意如是便當先求此理矣
豈有此理不求而能得親切理不親切而能致知
力行又能學問長進也哉曰某輩平日說理只事
物之所當然便是曰汝初要求此理親切今却舍
了此時而言平日便不親切舍了此時問答而言
事物當然又不親切曰此時問答如何是理之親
切處曰汝把問答與理看作兩件却求理於問答

近溪子明道錄卷之三

之外故不親切不曉我在言說之時汝耳凝然聽
着汝心炯然想着則汝之耳汝之心何等條理明
白也言未透徹則默然不答言纔透徹便隨眾欣
然而是則汝之心汝之口又何等條理明白也曰
果是親切曰豈止道理為親切哉如此明辨到底
如此請教不怠又是致知力行而親切處矣眾皆
躍然有醒

問吾儕日昨請教或言觀心或言行已或言博學或
言守靜先生皆未見許然則誰人方可以言道耶
曰此捧茶童子却是道也眾皆默然有頃一友率

爾言曰終不然此小僕也能戒慎恐懼耶余不暇
答但徐徐云茶房到此有幾層廳事眾曰有三層
余嘆曰好造化過許多門限階級幸未打破一個
鍾子其友方略省悟曰小僕於此果也似解戒懼
但奈何他却日用不知余又難之曰他若不是知
如何會捧茶捧茶又會戒懼其友語塞徐為之解
曰汝輩只曉得說知而不曉得知有兩樣故童子
日用捧茶是一個知此則不慮而知其知屬之天
也覺得是知能捧茶又是一個知此則以慮而知
而其知屬之人也天之知只是順而出之所謂順

近溪子明道錄卷之三

則成人成物也人之知却是返而求之所謂逆則
成聖成神也故曰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
人能以覺悟之竅而妙合不慮之良使渾然為一
而純然無間方是睿以通微又曰神明不測也噫
亦難矣哉亦罕矣哉

問今日為子盡孝莫大揚名顯親欲遂顯揚莫先立
身行道吾儕求道非不切切無崇常時間斷處多
曰試說是如何問斷曰某之志願常欲照管持守
此個學問有時不知不覺忽然忘記此便是間斷
處也曰此則汝之學問原係頭腦欠真莫恠工夫

不純也蓋學是學聖聖則其理必妙子今只去照
管持守却把學問做一件物事相看既是物事便
方所而不員妙縱時時照見時時守住亦有何用
我今勸汝且把此等物事放下一邊待到半夜五
更自在醒覺時節必然思想要去如何學問又必
思想要去如何照管持守我的學問當此之際輕
輕快快轉個念頭以自審問說道學問此時雖不
現前而要求學問的心腸則即現前也照管持守
工夫雖未得力而要去照管持守一段精神却甚
得力也當此之際又輕輕快快轉個念頭以自慶

近溪李明道錄卷之三

十一

喜說道我何不把現前思想的心腸來做個學問
把此段緊切的精神來當個工夫則但要時便無
不得隨處去更無不有所謂身在是而學即在是
天不變而道亦不變安心樂意豈止免得間斷且
綿綿密密直至聖神地位而亦無難也已故必如
此方是仁人亦必如此方是孝子也

坐集寺堂因見佛像儼然共嘆其祖相傳確守衣
鉢真不易及一友奮然前曰堯舜周孔以中傳心
即儒門衣鉢也不中之求而衣鉢是美何其明於
慕人而昧於反已也耶余謂禪門衣鉢與吾儒之

中誠類也衣鉢已是難傳况中又豈易語耶一友
又向余詰曰先生之學將以稱宗作祖者也欲的
確此中以傳衣鉢非先生而誰求哉余曰子且姑
置乃再前其初語者而問曰汝之志似銳且端矣
試言汝平日以何為中而所用工夫又如何求中
耶其友作而對曰中之為理果是難言茲欲言中
請以鐘喻經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是人之未生
中在天地渾然寂然即鐘之初融大冶豈嘗有鐘
之跡哉及甄而鑄之舉而懸之是則天地之既生
乎人人之各有其身而人果類乎鐘矣然天地果

近溪李明道錄卷之三

十一

孰生乎人哉一中以生之也人亦何以為身哉一
中以為身也是故有耳以聽聽則能聰有目以視
視則能明有口以言言則響應有四肢以動動則
快當有心意以思思則分曉伶俐是中即此身身
即此中自赤子以至老死自吾輩以至途人又何
中而非身何身而非中也耶其次詰余者復從而
相詰曰子之以鐘喻身以身體中言則似矣獨不
思儒先謂人有氣質之性故中雖同而氣質不同
氣質清美者常少而薄劣者常多且薄劣者即鐘
之土泥以窒其空木石以礙其旁雖盡方叩之亦

俗謂撞木鐘敲土磬也學者須是克去己私變化氣質然後心無物欲而自虛虛以應感而自中矣以鐘喻人須當似此果只如君所言不亦太混沌也耶余覺其詰論稍失和平徐為解曰二子之言各有攸當其初所論於本體固不雜而工夫未備其次所詰辨於源頭雖少清瑩而當下却見受用即此時一堂上下人將百計其耳目心志亦豈不有百樣却於二子所言一句一句無有一人不入於耳亦無有一人不想於心者何哉蓋因各人於此坐立之時一切市喧俱不亂聞凡百世事俱已忘記個個傾着耳孔而耳孔已虛個個開着心竅而心竅亦虛其虛既百人如一故其視聽心思即百樣人亦如一也然則人生均受天中而天中必以虛顯豈非各有攸當也哉聖人謂仁者人也為道不可遠人其初論者近之又謂溥博淵泉而時出之君子而時中其次論者近之大衆乃共請曰虞廷相傳原要允執厥中不識此中如何允執曰諸君將謂此理有個一定而可用力持守為允執耶是則子莫之所謂執而豈虞廷之所謂中也哉適纔所論曰中即人人即中人與中固無二體又

曰中必虛虛必中虛與中亦果無二用也故易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夫既寂然將何所執夫既遂通又何暇執若吾儕有志而善用功者亦在慎所感通而已欲慎感通則在不離師友而已使一生常在會中每會常若此際是即可云時習而悅亦即可云朋來而樂孔子所以學則不厭教則不倦直賢堯舜而取衣鉢以付之吾儕但看吾儕接受福分何如耳幸共勗諸幸共勗諸問中為人所同有今日之論與古聖之言原自無異至反而求之不惟衆人不得即聰明才辯者亦往往難之何哉曰學至心性已是精微而況中之為理又其至者乎故雖聰明而不能為思雖才辯而莫可為言以其神妙而無方爾但自某者來到喜得他神妙無方乃更有端倪可求也蓋謂曰無方則精不住於精而粗亦無不有也微不專於微而顯亦無不在也善於思且求者能因其理而設心其心亦廣大周徧而不滯於一隅隨其機而致力其力亦活潑流動而不拘於一切可微也而未嘗不可以顯可精也而未嘗不可以粗則人力天機和平順適不求中而自無不中矣譬則土人言其

人之可用者曰中用言其物之可與者曰中與亦以其人與事其物與口恰好相當而遂以中形容之也大眾同聲和曰先生論中之論亦甚中聽也哉

問坤之文言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此意似是用工乃曰直方大不習無不利謂之不習又似全無工夫今說者以前為初用工夫後則熟極自然不知是否曰易之詞原明白順暢而說者反牽強晦之今觀直方大為六二爻詞且與六五相應豈皆只從既熟之後說耶大抵學者說經不免心粗氣浮

近漢明道錄卷之三

卷之三

十四

故每在言句執着而未向根源理會故其見弗徹而其旨弗融也某竊謂易首乾坤而乾則又統乎坤也若味坤之詞而不本之乾則其德非順而事亦不謂之代終矣故他爻或少參差若二五中位正全坤體而默應乎乾比於磁之吸鐵硝之爆銃潛通迅速大有甚焉此今諸君要識直方而大之意只把蔑灰候氣來看其時至天飛便是乾出乎坤所謂生而直也即此微竅而約同率土更無分寸不生亦無纖毫直便是方而大也其機不疾自速不行自至勢且莫之能禦夫豈待習而始利

耶此與六五黃中通理暢達四肢渾然一樣是雖天地造化之妙而吾人學問亦即此而在夫子恐人未悟故舉爻詞而符以學問工夫若曰敬非他也即坤之直也生生自內而中正無邪者也亦即所謂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也義非他也即坤之方也生生直達由中及外而方整齊一者也亦即所謂根心生色四體不言而喻也故此二句文意不宜並看而總作一串始可以言敬義立而德不孤德不孤則直方而大矣故復舉爻詞其意又多在不習無不利止是贊嘆而非曰敬義至此始純熟

近漢明道錄卷之三

卷之三

十五

自然也要之世間有志學問者說着敬義便去講求道理着力持守指之曰是為用工說着不習而利便要等待時候不即承當指之曰是為習熟自然却不知自然之妙豈是習熟之所能到而工夫不識性體性體若昧自然總是無頭學問細細推來則自然却是工夫之最先處而工夫却是自然之已後處次第既已顛倒道蘊何能完全故某嘗云為學必須通易通易必在乾坤若乾坤不知合

一而能學問有成者萬萬無是理矣
問先生說形色天性一章聞與眾不同何如曰其說

也無甚異但此語要得孟子曰氣若論口氣則似於形色稍重而今說者多詳性而略形更覺無意味也大要亦是世俗同情皆云此身是血肉之軀不以爲重及談性命便更索之玄虛以爲奇崛軀氏惜之故曰吾此形色豈容輕視也哉即所以爲天性也惟是生知安行造位天德如聖人者於此形色方能實踐實踐云者謂行到底裏畢其能事如天聰天明之盡耳目方纔到家動容周旋中禮四體方纔到家只完全一個形軀便渾然是個聖人必渾然是個聖人始可全體此個形色若稍稍勉而未能安守而未能化則耳必未盡天聰目必未盡天明四體動容必未盡能任天之便不惟有愧於天實是有忝於人也故邵子天根月窟之詠始之以耳目男子之身而終之曰三十六宮都是春蓋形軀本是屬陰若天根月窟既相往來則坤又十八總爲乾文之所統一似悉該四季以作長春所以脩心煉性者亦必名之曰純陽也

問數時日夕侍先生聽教覺得學要專宗孔子又覺得孔子之學以求仁爲主不厭不倦則所以求仁而好古敏求又所以不厭不倦也不知是否曰所

問是則是矣但某原日亦未便曉得去宗那個聖人亦未便曉得去理會聖人身上宗旨工夫其初只是日夜想做個好人而科名官業皆不足了平生想得無柰却把近思錄性理大全所說工夫信受奉行也到忘食寢忘死地位又病得無柰却看見傳習錄說諸儒工夫未是始去尋求象山慈湖等書然於三先生所爲工夫每有窒碍病雖小愈終沉滯不安時年已弱冠先君極爲憂苦幸自幼蒙父母憐愛過甚而自心於父母及弟妹亦互相憐愛真比世人十分切至因此每讀論孟孝弟之言則必感動或常要涕淚以先只把當做尋常人情不爲緊要不想後來諸家之書做得着緊喫苦又在省中逢着大會與聞同志師友發揮却翻然悟得只此就是做好人的路徑柰何不把當數却去東奔西走而幾至亡身也哉從此回頭將論語再來細讀真覺字字句句重於至寶又看孟子又看大學又看中庸更無一字一句不相照映由是却想孔孟極口稱頌堯舜而說其道孝弟而已矣豈非也是學得淺柰何然後遇此機發故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又曰規矩方

員之至聖人人倫之至也其時孔孟一段精神似覺渾融在中一切宗旨一切工夫橫穿直貫處處自相湊合但有易經一書却貫串不來時又天幸楚中一友來從某改舉業他談易經與諸家甚是不同後因科舉辭別及在京得第殊悔當面錯過皇皇無策乃告病歸侍老親因遣人請至山中細細叩問始言渠得異傳不敢輕授某復以師事之閑戶三月亦幾亡生方蒙見許反而求之又不外前時孝弟之良究極本源而已從此一切經書皆必會歸孔孟孔孟之言皆必會歸孝弟以之而學

進學明道錄卷之三

六

學果不厭以之而教教果不倦以之而仁仁果萬物一體而萬世一心也已竊觀今時同志極是衆多但每談心性者便不肯小心看書間一二肯讀者又泛觀博覽於子史諸家便着精神於論語孟子反枯淡冷落叩之則曰此個章句我幾久曉了何待今日贅贅耶噫五穀之味固難比海錯珍羞而要延軀命則舍此不能偶因吾子之問而敬陳之亦思軀命是人之所同愛則此味穀食亦未必不是人之所共食也至若可作宗旨與否則非某之所敢知也已

問告子謂生之謂性與食色性也何為孟子不取且極辯其非耶曰學者讀書多心粗氣浮未曾詳細理會性往於聖賢語意不覺錯過即如告子此人孟子極為敬愛謂能先我不動心夫不動心是何等難事况又先於孟子也耶想其見性之學與孟子未達一間止語意尚少圓融而非公都諸子之可槩論也今且道生之為言在古先謂太上其德好生天地之大德曰生生之謂易而乾則大生坤則廣生人之生也直生則何嫌於言哉至孟子自道則曰日夜所息雨露之養豈無萌孽之生樂

進學明道錄卷之三

七

則生矣生則惡可已是皆以生言性也嗜則期易牙美則期子都為人心之所同然目之於色口之於味性也有命焉是亦以食色言性也豈生之為言在古則可道在今則不可道耶生與食色在已則可以語性在人則不可以語性耶要之食色一句不差而差在仁義分內外故辯亦止辯其義外而未辯其謂食色也若夫生之一言則又告子最為透悟處孟子心亦喜之而猶恐其未徹也故以白喻之而以人物相混探之告子至此不免自疑而不敢曰然矣於此之際若能響應承當則性機

神理頓爾圓通天地萬物渾然同體善信兩關不
超樂正而上之也耶惜其不然而孟子遂終付一
默也已

問誠者自成一章可能割解直截不至如今時講說
纏擾已乎有則願樂聞之曰此章所重在一處字
蓋天下之所最貴者惟成全之難能爾若誠之為
誠充實完美自然而成者也惟成出自然而充實
完美則隨時隨處無所不有無所不通而道則自
為達道也已又復申言之曰誠果何如其自成也
夫物皆有終始所由以成始所由以成終誠則為

近漢子明道錄

卷之三

三

之非誠則物何以能始且終也哉此誠之所以可
貴而君子必貴之正以及身而誠樂莫大焉然不
惟已之完美有成已也且充實光輝明著動變民
物之感化而成者亦皆自然而成矣然誠即道也
道亦誠也誠既能以自成則道豈不能以自道也
哉蓋道體莫大於仁智而其用莫妙於時措也茲
已成則純然而可言仁物成則顯然而可言智仁
且智則德率諸性矣德率諸性而道合乎內外矣
性機生活道妙圓通則舉而措之與時宜之推之
四海而皆準垂之萬世而無弊矣然則君子所貴

乎誠者豈徒以其能自成哉亦以其能自道也學
者其共勗諸

問喜怒哀樂未發是何等時候亦何等氣象耶曰此
是先儒看道太深把聖言憶想過奇便說有何氣
象可觀也蓋此書原叫做中庸只平平常常解釋
便自妥帖且更明快蓋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命不
已則性不已性不已則率之為道亦不已而無須
史之或離也此個性道體段原常是渾渾淪淪而
中亦常是順順暢暢而和我今與汝終日語默動
靜出入起居雖是人意周旋却是自然莫非天機

近漢子明道錄

卷之三

三

活潑也即於今日直至老死更無二樣所謂人性
皆善而愚夫愚婦可與知與能者也中間只恐怕
喜怒哀樂或至拂性違和若時時畏天奉命不過
其節即喜怒哀樂總是一團和氣天地無不感通
民物無不歸順相安相養而太和在宇宙間矣此
只是人情纔到極平易處而不覺功化却到極神
聖處也噫人亦何苦而不把中庸解釋中庸亦又
何苦而不把中庸服行中庸也哉

問吾儕往時只說道中庸是本書今日方曉得中庸
是個人也吾人天地生成是個中庸又終日講解

說本中庸却無一個曉得我自己即是中庸此真天下古今一大件事願先生為我更詳言之我將為先生即偏告之庶使一世之人人盡自知也曰天下古今事之恆人之昏豈止一中庸哉豈止自是中庸而不肯自認做中庸一端而已哉即如仁者人也分明自己是仁却不肯自認做仁又知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分明自己是知却不肯自認做知靜思之我此半世孤負天地造化付與虛靈之至寶而甘心輕棄於塵泥孤負父母劬勞養成軒昂之丈夫而甘心同朽於草木孤負千聖

近溪子明道錄卷之三

主

萬賢作經作傳掀開天賜之寶藏打醒降生之元神而採取不肯伸手觀玩不肯舉目甘心囂頑頽惰將以下愚終此一生其罪愆積久真已追悔無及但願我有學諸大長者有志諸大英傑大家同加警覺大家爭自濯磨戰兢以奉君明命懇切以期報親恩潛思以睿通聖蘊則仁知中和昔在書冊者今皆渾全在我此身則光岳元神浩然還復充塞至寶輝煌赫爾朗照乾坤不惟鄙人之罪過蠲消而且諸公之功德無量矣

問天命之謂性何如曰諸君於性命姑置勿談試舉

目前天果安在論語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則四時百物夫孰而非天也詩曰昊天曰明及爾出往昊天曰旦及爾游衍則出往游衍夫孰而非天也夫四時百物皆天矣奚復於吾人而外之出往游衍皆天矣又奚復於此心而遺之故中庸天命謂性分明是以天之命為人之性謂人之性即天之命而合一莫測者也諦觀今人意態天將風靈則懊惱悶甚天將開霽則快爽殊常至形氣亦然遇曉則天下之耳目與日而俱張際暝則天下之耳目與日而俱閉雖欲二之孰得而二之

近溪子明道錄卷之三

主

也哉夫天道幽渺其不已不離原不假言說乃茲首先發明以作中庸張本者蓋欲吾儕識知天不離人則一切謀慮一切云為儼然上帝臨之即隱而見即微而顯恐懼驚懾而莫敢邪妄庶感人心而和平風世俗以淳厚而王道蕩蕩平平之化可以歸其有極而會其極也已噫聖賢之慈憫吾人也意亦至矣學者其可忽諸

問弟子用工何先曰汝輩昨來夜坐縱談直至更深某問曰此皆是學否若當其時即慨然直任則工夫便為得力矣但此非大度量大氣魄又更大大

聰明莫能也。若我看汝輩時，則不免精神少。少歛索，此便不是善用工夫者矣。曰：弟子也覺有此歛索，但皆倏然而來，何暇去用工夫？曰：此處安能著功？蓋推求歛索，皆從前時疑根未斷故。到此不免倏然而來也。曰：鄙心非不欲直信而任之，但每每言動則多過失，以故疑卒不免。疑不免，以故反觀歛索亦卒不免也。曰：顏子之過却也不免，而顏子則能於學而好，惟好學則過不貳也。蓋貳不解作先後相重正解作疑貳，即是汝輩歛索處也。曰：弟子輩現已言動多過，若再不歛索，過將不益多耶？

曰：人之過有所從生，心不知則過生也。心之知有所由昧，疑不化則知斯昧也。今不思信心作主，而只從過處歛索，是即千金之子不威坐中堂而竟日躬追狂僕則所追者一，而堂室狂肆者不將千百也。耶汝輩只細心講求顏子所好之學果是何學？到工力專精然後，必有個悟處。悟則疑消消則信透，透則心神定而光明顯。即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其於過也信哉！紅鑪之點雪矣，而又何貳之有也哉！

座中因歌天根月窟閑來往三十六宮都是春。問曰：此詩意思何如？曰：堯夫先生一生學問得之易經，而其學問根源則見之復姤。故曰：一動一靜之間，天地人之至妙至妙者也。此是老者微言隱語，將一生所自得者而方便設辭與人作個悟頭。後人粗心浮氣，把動便看做復，把靜便看做姤，把動靜之間便看做復姤之際，有個地方時候相似却不思乾遇巽時地逢雷處乾為巽所自出，坤為震所由生，所謂陰陽互為其根而兩不相離者也。大抵學易先須乾坤二卦識得明盡，蓋乾以始，坤坤以終。乾乾之始處未嘗無坤，坤之終時未必非乾。二者原合體而成者也。堯夫因諸卦爻象太似分析，故為此詩打合吟咏，欲令學者亦自得之。此則其本旨也。問曰：詩意固然，反之於身則又何如也？曰：吾身只是個神氣，氣則有呼有吸，呼則溫即復也，吸則冷即姤也。其實呼即吸，以為呼即呼，以為吸原只是一氣而往來有差殊，爾至於心之動靜。

則原說合一不測之謂神又說動而無動靜而無靜尤彰彰明甚者也但此體在人極是精妙故動靜之間有幾存焉易曰極深而研幾又曰幾者動之微知幾其神乎未有不知其微妙之幾而能得夫始復互根之體亦未有不得其至根之體而能通乎陰陽不測之神者也古之善易者真是自朝至暮由昏達旦渾然一致而體用如如隱然寸幾而靈明炯炯似有而實無似無而實有莫可方物探討莫可言句形容者也問曰如此地位可是閑往閑來也耶荅曰正是正是蓋來往不閑則有滯碍一有滯碍則成陰濁又安能周三十六宮都是春統六十四卦而純為陽也哉

問聖賢學問須要有個宗旨方好用工請指示何如曰愚質蠢朴原不曉得去覓宗旨但據書而論中庸專談性道而性道首之天命故曰道之大全出於天又曰聖希天夫天則莫之為而為莫之致而致者也聖則不思而自得不自中者也今日吾人之學則希聖而希天者也既欲求以希聖而直至希天乃不尋思自己其甚東西可與他打得對同不差毫髮却如何去希得他而與之同歸一

致也耶反思原曰天初生我只是個赤子而赤子之心却說渾然天理細看其知不必慮能不必學果然與莫之為而為莫之致而至的體段渾然打得對同過也然則聖人之為聖人只是把自己不慮不學的現在對同莫為莫致的源頭我常敬順乎天天常生化乎我久久便自然成個不思不勉而從容中道的聖人也聖如孔子又對同得更加親切看見赤子出胎最初啼叫一聲想其叫時只是愛戀母親懷抱却指着這個愛根而名為仁推克這個愛根以來做人合而言之曰仁者人也親親為大若做人的常是親親則愛深而其氣自和氣和而其容自婉一些不忍惡人一些不敢慢人所以時時中庸而位天育物其氣象出之自然其功化成之渾然也曰赤子之心渾然天理果已明白矣但謂羣聖之打對同與孔子之尤加親切却認只是個覺悟所以說復其見天地之心便其覺悟處也曰謂之復者正是原日已是如此而今始見得如此便天地不在天地而在吾心所以又說復以自知自知云者知得自家原日的心也曰自家原有同天同地同聖人的心每每迷而不悟想

只被世界一切紛華物欲蔽了而然耶曰嘗觀吾人却有一種生來便世味淡薄物欲輕少者然於此一看亦往往不悟縱說亦往往不信此却果如陽明先生所謂個個人心有仲尼自將聞見苦遮迷也蓋人自幼年讀書便用集說講解其支離甚可鄙笑何止集說即漢儒去聖人未遠之日註疏汗牛充棟而孝弟之道却看得偏輕不以為意蔓延以至後世又何足怪故某嘗謂人之不悟蔽於物欲者固多而迷於聞見者實不少也曰世上紛華滿眼又加羣言滿耳此個宗旨將望其從天懸下來耶曰孟子謂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天下廣闊其間自有先知先覺的人若不遇此等人說破縱教聰慧過顏閔果然莫可強猜也已問古來言人品有曰大人聖人賢人哲人者矣子路則獨問一個成人似覺十分緊切蓋成對不成而言也夫子見瞽者謂矜不成人然則不是成人則有目即如無目有耳即如無耳有四肢即如無四肢矣真是要緊要緊然夫子雖告以兩段不識此外更有可以着力之處否曰今世有相惡者曰某則不成個人又曰某則全不是人汝能終身免此

二句便也做得個人成矣曰今思學問其做人路頭也極是多端而慎獨二字則學庸皆加意焉蓋人到獨知再躲閃些兒不過縱是外邊遮飾彌縫或也好看然中心不安難免慚惶局促也曰獨固當慎然而大端則只二道仁與不仁而已矣仁之現於獨者謂何念頭之恩愛慈祥者是也不仁之現於獨者謂何念頭之嚴刻峻厲者是也曰獨者無過是知既知則是非善惡自然分別明白念頭又豈容混曰此亦不是混蓋天地以生為德吾人以生為心其善善明白該長惡惡明白該短其培養元和以完化育明白該恩愛過於嚴刻而慈祥過於峻厲也况嫌隙之易開即骨肉所不免萋菲之易張雖明哲所莫料故記憶睡皆較量毫髮每往來曾襟遣之莫去而釋之不能慎獨者不先此防閑是則不喪三年而總且小功也况望其能成人而入聖耶古人以好字去聲呼作好惡字去聲呼作惡今汝欲獨處思慎則請先自查考從朝至暮從昏達旦曾次念頭果是好善之意多果是惡惡之意多亦果是好善惡惡之意般多若般多只扯得平過謂之常人萬一惡多於好則惱怒填

曾將近於惡人若果能好多於惡則生意滿腔方
叫得做好人矣獨能如此而知自此而慎則人將
不自此而成也耶

問父子之道天性也然父之處子與子之處父亦自
有別即如子尚廉潔而父忿戾之違則傷恩而順
則損名也奈何曰須要假貸曲處不拂親意而亦
不失所守也則善矣曰父有餘蓄而子必欲取之
以為不肖亦可從否曰是則必須教之以正而決
不可從也曰其子有不肖出於性生雖教之必不
能從又所生一人縱欲夭沒終於無後或者謂此

近學子明道錄卷之四

十一

無奈只當付之於命可否曰父子主恩決無可忍
之心亦無可棄之理大凡天下鳥獸虫魚皆可以
感而移況於人乎但教亦多術須悉心盡力乃得
奇中而妙運也曰若畢竟終不能感格非命而何
曰此命字亦當就已說我命該當為子孫辛苦則
可若說我命該當有不肖子孫則生意已自本身
斬了是自己先不肖矣又安能貫通於不肖子孫
也耶故人生萬一不幸遭際有此必須與之同生
死患難感通化導力有時而盡心無時而解乃是
慈道之極也嗚呼已慈既極則子孫又安有不可

移之理哉大抵世人論理皆是責人厚而責己薄
處失之故程子云細思吾身在天地間有多少不
盡分處正謂此也學者不可不加猛省

問天之與人均可言命言性言心故脩誦經書中有
曰天命有曰天性又曰天心而於人也亦然至聖
人之言學也則只曰傳心而未聞傳性傳命者何
哉曰子為此問意最深切豈學亦有所悟而然耶
曰悟則未也而學之深究於其中也則固切切爾
已第觀經書如論語之言心多於命命多於性然
皆各言之而未見其合併也若孟子則或并心與

近學子明道錄卷之四

十二

性而言所謂動心忍性豈無仁義之心哉此豈人
之性也哉者是也或并性與命而言所謂性也有
命焉命也有性焉者是也至盡心一章則次第而
相貫分別而相推心性與命若不可混而同亦不
容以離而異者此實悉心覃思而未之能得也先
生則謂之何曰子誠幾於悟矣然微而未之顯復
而未之泰也盡微諸易乎夫易者聖聖傳心之典
而天人性命之宗也是故塞乎兩間徹乎萬世夫
孰非一氣之妙運乎則乾始之而坤成之形象之
森殊是天地人之所以為命而流行不易者也兩

問之塞萬世之微夫孰非妙運以一氣乎則乾實統乎坤坤總歸乎乾變見之渾融是天地人之所以為性而發育無疆者也然命以流行於兩間萬世也生生而自不容於或已焉孰不已之也性以發育乎兩間萬世也化化而自不容於或遺焉孰不遺之也是則乾之太始剛健中正純粹至精不遺於兩間而超乎兩間之外不已於萬世而出乎萬古之先浩浩其天了無聲臭伏羲畫之一以專其統文王象之元以大其生然皆不若夫子之名之以乾知太始而獨得乎天地人之所以為心者也夫始曰太始是至虛而未見乎氣至神而獨妙其靈徹天徹地貫古貫今要皆一知以顯發而明通之者也夫惟其顯發也而心之外無性矣夫惟其明通也而心之外無命矣故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又曰復以自知也夫天地之心也非復固莫之可見然天地之心之見也非復亦奚能以自知也耶蓋純坤之下初動微陽是正乾之太始而天地之真心也亦太始之知而天心之神發也惟聖人迎其幾而默識之是能以虛靈之獨覺妙契太始之精微純亦不已而命天命也生化無方而性

天性也終焉神明不測而心固天心人亦天人矣

問論語時習之時字舊作時時而先生必曰因時者何也曰聖人之學工夫與本體原合一而相成也時時習之於工夫似覺緊切而輕重疾徐終不若因時之為恰好蓋因時則是工夫合本體而本體故工夫當下即可言悅更不必再俟習熟而後悅況朋來而樂亦只是同此工夫當心愜意所以不徒已悅之而人亦悅之亦不必俟道得其傳而後樂也夫子嘗謂默而識之正是識得這個時的妙處故愈學而愈悅如何有厭愈教而愈樂如何有倦故不愠人之不已知者正其不厭而不倦處蓋緣他識得時的根源真執得時的機括定雖間有一人不知而未必人人之不知也雖人有一時不知而未必久久之不知也想像其云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其當時聲音口氣真如貧子之遇金窖自慶終身之受用饑荒之遇豐年自幸舉家之救活鼓舞踴躍安頓百歲之精神於頃刻而懽呼告報吸定八荒之命脉於毫毛也當時只有一個顏子氣候與他相似其告之一

日而復天下歸仁已是全副家當交與他故語之不情已有不厭之意門人日親已有不倦之意不幸短命而傷心喪予者正謂時之一脉之弗延也豈想後來却得吾孟子將他家當盡數搬出直至今日真是徹天徹地亘古亘今茫茫宇宙而蕩蕩乾坤試問諸人果是悅不悅樂不樂也

問看來學者要本體工夫合一須是識得時字而要得時字明顯則又須從天命之性說來也曰天命之謂性正孔子所謂默而識之所謂知天地之化育又所謂五十而學易知乎天命者也蓋伏羲當

近漢子明道錄

卷之四

十

年亦儘將造化着力窺覷所謂仰以觀天俯以察地遠求諸物近取諸身其初也同吾儕之見謂天自為天地自為地人自為人物自為物爭奈他志力精專以致天不愛道忽然靈光爆破粉碎虛空天也無天地也無地人也無人物也無物渾作個圓團團光燦燦的東西描不成寫不就不得信手禿點一點元也無名也無字後來却只得叫他做乾畫叫他做太極也此便是性命的根源三代聖人如文王周公俱盡心去推衍擬議及到孔子又加倍辛勤編之堅三度斷絕自少而壯自壯而

老直至五十歲來依然乾坤混沌貫通一團而曰天命之謂性也居常想像吾夫子此言出口之時真傾瀉銀漢盡吸蒼溟以將潤其津唾扶搖剛風迴旋灝氣以將舒其喘息而又安知天不為我而我之不為天命不為性而性之不為命也耶自此以後口則悉代天言而其言自時身則悉代天工而其動自時天視自我之視天聽自我之聽而其視其聽亦自然而無不時也已所以率此性而為道道則四達不悖其學也又安得而或厭脩之而為教其教則並育而有成又安得而或倦也耶

近漢子明道錄

卷之四

十一

問易為聖之時也果為有據矣不知如何將此時習將此立教也曰乾行之健即時也自強不息即習諸已而訓諸人也初九以至上九即時也潛而勿用以至亢而有悔即習諸已而訓諸人也推之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時也皆所謂天之則也亦皆是習諸已而訓諸人奉天則以周旋而時止時行時動時靜也推之即中庸所謂喜怒哀樂中節之節亦即大學致知格物之格也又推之禮樂之損益春秋之褒貶詩書之性情政事更無出於時字之外者矣先儒曰易其五經之原乎不明

易而能通五經者難且甚矣

問羣龍无首乃見天則敢問天則必如何乃可得見也曰據汝之問果欲見天則耶曰然曰若天則可以見而求可以問而得則言語耳目各各用事羣龍皆有首矣寧不愈求而愈不可得也耶蓋易之象原出自文王詩之頌文王者必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又曰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於岸其所謂畔援歆羨者豈皆如世之富貴外物哉即汝今日欲求見天則之心是也故道岸之登不難而歆畔之忘實難帝則之順不難而知識之底實難

近漢學明道錄卷之四

十二

曰若然則吾將言語知識俱不用之可乎曰即此不用之心與求見之心又何所分別也耶

問乾以易知坤以簡能何分別如是曰乾坤之德只是知能兩字其實又只是知之一字蓋生天生地生人生物透體是此神靈為之變化以其純陽而明故也然陽之所成處即謂之陰而陰陽皆明以通之所以並舉而言則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又曰乾知太始坤作成物及蕪統而言於乾則曰德行恒易以知險於坤則曰德行恒簡以知阻究竟陽之初動為復而曰復見天地之心是天之復則

明統乎地之姤曰復以自知是坤之能則又果屬乎乾之知也已

問孔子於易言復而未嘗言禮乃告顏子而必曰復禮者何也曰復者陽而明者也黃中通理正位居體是身之陽所自明也暢於四肢發於事業是陽之明所必至也故禮曰天理之文而又曰禮時為大順次之夫復則天天則時時則順而理順而理則動容周旋四體不言而默中帝則節而自成乎文矣復在乎已也夫安得不動之而為禮也耶是以孔孟立教每以仁禮並言蓋仁以根禮禮以

近漢學明道錄卷之四

十三

顯仁則自視聰言動之間而克之止止又速之際自將無可不可而為聖之時也已

問吾儕為學此心常有茫蕩之時須是有個工夫作得主張方好曰據汝所云是要心中常常用一工夫自早至晚更不忘記也耶曰正是如此蓋因忘記故心茫蕩若工夫常在則茫蕩自無矣曰聖賢言學必有個頭腦頭腦者乃吾心性命而得之天者也若初先不明頭腦而只任汝我潦草之見或書本膚淺之言胡亂便去做工夫此亦儘為有志但頭腦未明則所謂工夫只是汝我一念意思爾

既為妄念則有時而起便有時而滅有時而聚便有時而散有時而明便有時而昏縱使專心記想着力守住畢竟難以長久況汝心原是活物且神物也持之愈急則失之愈速矣曰弟子所用工夫也是要如大學中庸所謂慎獨難說慎獨不是學問一大頭腦也曰聖人原日教人慎獨本自有頭腦而汝輩實未見得蓋獨是靈明之知而此心本體也此心徹首徹尾徹內徹外更無他有只一靈知故謂之獨也中庸形容謂其至隱而至見至微而至顯即天之明命而日監在茲者也慎則敬畏

近溪李明道錄

卷之四

十四

關子說不慮而知不學而能原良知良能既並言後却只言知也曰知者吾心之體屬之乾故乾以易知能者心知之用屬之坤故坤以簡能乾足統坤言乾而坤自在其中知足該能言知則能自在其中如下文孩提知愛其親知敬其兄既說知愛親知敬兄則能愛親能敬兄不待言矣曰心體之妙如此乃今時學者於陽明良知之宗猶紛紜其論何哉曰陽明先生乘宋儒窮致事於後直指心體說個良知極是有功不小但其時止要解釋大學而於孟子所言良知却未暇照管故只單說個良知而此說良知則即人之愛親敬長處言之其理便自實落而其工夫便好下手且與孔子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的宗旨毫髮不差始是傳心真脉也曰陽明說要致良知則其意專重致字原亦不止單說良知已也曰即良知本章孟子亦自有說致的工夫處原非格其不正以歸於正也曰如何見得是致的工夫曰致也者直而養之順而推之所謂致其愛而愛焉而事親極其孝致其敬而敬焉而事長極其弟則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人自法之是親親以達孝一家仁而一國皆興

近溪李明道錄

卷之四

十五

仁也教長以達第一家義而一國興義也非所謂
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耶曰註謂達之天
下是証見人所同有曰上言無不知愛敬矣此又
何必再証也哉

問天命之性與氣質之性原自宋儒立說是亦性有
三品善惡混之類也今吾儕只宜以孟子性善為
宗一切氣質屏而去之作聖工夫乃始純一也曰
性命在人原是神理看子於言下執滯不通一至
於是豈亦氣質之為病而子未之覺也乎請為子
詳之夫性善之宗道之孟子而非始於孟子也繼

近漢學明道錄

卷之四

朱

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孔子固先言之也氣質之
說主於諸儒而非始於諸儒也形色天性也孟子
固亦先言之也且氣質之在人身呼吸往來而周
流活潑者氣則為之耳目肢體而視聽起居者質
則為之子今欲屏而去之非惟不可屏而實不能
屏也况天命之性固專謂仁義禮智也已然非氣
質生化呈露發揮則五性何從而感通四端何自
而出見也耶故維天之命充塞流行妙凝氣質誠
不可掩斯之謂天命之性合虛與氣而言之者也
是則無善而無不善無不善而實無善所謂亦子

近漢學明道錄

卷之四

朱

之心渾乎其天者也孟子之道性善則自其性無
不善者言之故知能愛敬藹然四端而曰乃若其
情則可為善蓋謂性雖無善而實無不善也告子
則自性之無善者言之故杞柳湍水柔順活潑而
曰生之謂性了無分別若謂性雖無不善而實無
善也要之聖賢垂世立教貴在平等中庸使上智
者可以悟而入中才者可以率而由若如告子云
性則太落虛玄何以率物故孔子曰中人以上可
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語上天下惟中人居多告
子獨不思覺人耶何乃使一世人多不可語也此
孟子所以深辯而力挽之夫固未盡非之也曰然
則諸儒之說皆是矣論者又謂其非性善之宗何
耶曰儒先立說原有深意而近世諸家講奮漸漸
失真既將天性氣質兩平分開又將善惡二端各
自分屬殊不知理至性命極是精微聖賢猶且難
言而集說諸家妄生分解其粗浮淺陋亦甚矣又
安望其妙契儒先之旨而上泝孔子孟之宗也哉曰
然則世之人敢謂其無善惡耶善惡之分敢謂其
無所自生耶曰善惡之分亦有所自而不可專執
其為性也又請為吾子詳之今堂中聚講人不下

百十堂外佳來人亦不下百十餘今分作兩截我輩在堂中者皆天命之性而諸人在堂外則皆氣質之性也何則人無貴賤賢愚皆以形色天性而為日用但百姓則不知而吾輩則能知之也今執途人詢之汝何以能視耶必應以目矣而吾輩則必謂非目也心也執途人詢之汝何以能聽耶必應以耳矣而吾輩則必謂非耳也心也執途人而詢之汝何以能食何以能動耶必應以口與身矣而吾輩則必謂非口與身也心也識其心以宰身則氣質不皆化而為天命耶昧其心以從身則天命不皆化而為氣質耶心以宰身則萬善皆從心生雖謂天命皆善無不可也心以從身則衆惡皆從身造雖謂氣質乃有不善亦無不可也故天地能生人以氣質而不能使氣質之必歸天命能同人以天命而不能保天命之純全萬善若夫化氣質以為天性率天性以為萬善其惟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也夫故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問其聞天下之道皆從悟入常觀同志前輩談論良知本體玄微超脫或聽其言或觀其書皆令人忻然勇躍及觀其作用殊不得力其故何也曰吾儒

之學原宗孔孟今論語孟子其書具在原本未嘗專以玄微超脫為訓然其謹言慎行明物察倫自能不滯形迹妙入聖神者原自大學之格致中庸之性道中來也蓋格物以致其知知方實落達道以顯其性性乃平常故某常沉觀古今聖賢其道雖從悟入其悟却有不同有從有而入於無者則漸向虛玄其妙味愈深則其去人事日遠甚至終身不肯回頭自謂受用無窮也有從無而入於有者則漸次入於渾融其操持愈久則其天機愈顯所以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也此箇關頭最是聖狂要緊學者不可不早鑒而敬擇也問如何用力方能得心地快樂曰心地原只平等故用力亦須輕省蓋此理在人雖是本自具足然非形象可拘所謂樂者只無愁是也若以忻喜為樂則必不可久而不樂隨之矣所謂得者只無失是也若以景界為得則必不可久而不得隨之矣故中庸曰君子之道淡而不厭則今人每每學而至於厭者豈非不淡使然哉問臨事報至倉皇心中更不得妥帖靜定此多養之

未至故如是耶曰此固養之未至然或是養之未得法使然也曰如何是未得其法曰是因他先時預有個要靜定之主意後面事來多合他不著以致相違相競故臨時亦覺衝動不寧也曰靜定之意如何可不要孟子當齊亦云能不動心也曰心便則可不動若只意思作主如何能得不動故孟子是以心當事今却是以主意去當事以主意為心則雖養之百千萬年却終是要動也已

問意思與心不同還覺未能解曰意是要心不動只此要不動的意思已是事未來而自已已先動矣

近溪明道錄

卷之四

二十

安有事來而又不動耶曰心之不動其景象却又如何曰無動而無所不動無所不動而實無所動也大約此處是用意思不得只能常不用意思便不動之本心自然可見亦自然得力也已

問良知說是不慮而知此只可在孩提赤子時說若是年既長成則自有許多事物如何容得不慮即孔子亦問禮問官費多少心思而後能得無所不通也曰不慮而知是學問宗旨此個宗旨要看得活若不活時便說是人全不思慮也豈是道理蓋人生一世徹首徹尾只是此個知則其擬議思量

何嘗百千萬種也但此個知原是天命之性天則莫之為而為命則莫之致而至所以謂之不學不慮而良也聖人立教蓋見得世上人知處太散漫而慮處太紛擾故其知愈不精通而其慮愈不停當所以指示以知的源頭說知本是天生之良而不必雜以人為知本不慮而明而不必起以思索如此則不惟從前散漫紛擾之病可以盡消而天聰天明之用亦將旁燭而無疆矣細推其立教之意不是禁人之慮却正是發人之慮也已

近溪明道錄

卷之四

二十一

不是要得曰我今儘力去要尚多不得若不去要如何可得也曰若不去要便可得止因子去要所以多不得也曰孟子謂強恕而行強比要益甚耶曰子未理會全文蓋孟子之所強者恕也如心為恕心體渾然無思無為如之最難况吾人平素千百般去思千百般去為已是習慣成性矣非用強力又安能以如之也耶

問仕優則學學優則仕其義何如曰仕學原是一事但自成己處言則謂之學自成物處言則謂之仕故人之仕學患不優耳優字即優而游之之優乃

善致其知而復於自然之良處也故仕而不善致其知則格於事勢以滯其機乖於毀譽以戚其意便是仕不能優矣學而不善致其知則拘成迹而不足以達天下之變局形骸而不足以通天下之志便是學不能優矣故學者須是識認知體透徹使圓融活潑之機不離吾身心應用之處則一段意思長是優游克裕見大心泰無所不足雖在蒞官臨民而自己受用不失平生無意於學而自有其學也雖在窮居陋巷而感通乎化孝友家邦無意於仕而自有其仕也非謂仕必優然後去學學必優然後去仕分作兩段工夫也

近溪子明道錄

卷之四

三

近溪子明道錄卷之五

門人樂安詹事講明甫校梓

會語

問孟子要闡楊墨其法度不過曰君子反經而已矣今請示其反經之旨何如曰經是何物即今織機絲線周迴十百千遭却只一條引去即如世界有個唐虞三代有個秦漢唐宋有個元朝方至今日亦數十遭周迴然世界所以為世界者不過君臣父子長幼朋友夫婦而成之者則吾仁義禮智信之性主之者則吾神明不測之心也世界雖有周迴此道則恒久不變故謂之曰經也曰經是如此反之則又何如曰反之者反而求之汝輩之身也汝輩與我對坐舉動過目其目自見聲音到耳其耳自聞坐間數十百人耳目聰明却只一般是則虛靈不測之心也此個虛靈遇父母便生孝順遇兄長便生愛敬遇現在師友便生恭遜是則所謂性也認得是心便當存之而不至昏昧放逸認得是性便當養之而不至拂逆傷殘如此用功久久不變以至入微通妙便是聖人人倫之至雖諸童子亦皆可學便是經綸天下之大經也能經綸大

近溪子明道錄

卷之五

二

經則汝等一身便是天下國家極則所謂父子兄弟足法而人自法之非天下之大本如何經綸立本則中和我致位育我成雖天地之化亦可默契而無疑到此地位楊墨之不經者自化而歸於經綸中矣又何足辯也耶

門相侍日久雖教言在心然終不能了得何如曰吾心良知妙應圓通其體極是潔淨如空谷聲響一呼即應一應即止前無自來後無從去徹古徹今無晝無夜更無一毫不了處但因汝我不識本真自生疑畏却去見解以釋其疑而其疑愈不可釋

近溪子明道錄卷之五

二

支持以消其畏而其畏愈覺難消故工夫用得日勤知體去得日遠今日須是回轉貪痴牙根咬定斬釘截鉄更不容情汝我言下一句即是一句赤條條光裸裸直是空谷應聲更無沾滯豈非人生一大快事耶

問心性分別何如曰孟子云仁義禮智根於心則心之為心視仁義禮智而深且宏也具見矣學之求心視仁義禮智而猶先且急也亦具見矣是故超然而神於萬感之先湛然而靈於百慮之表淵淵乎其淵浩浩乎其天蓋言心之深且宏者從古則

為然矣世之學者以其體之至隱機之至微遂謂冥昧而莫可端倪渺茫而無從實際非觀其難而阻則詆其幻而棄焉者十夫而九矣殊不知既名為隱則必有所藏既稱為微則必有所具端倪固審可相通實際亦誠所由契也茲不咎其庸與誠之未至而徒歸於隱微之難入焉于是窮理事物將散殊以邇本原克私意念欲矯強以還純一噫見亦左矣不觀老圃之種樹乎枝柯則顯而見於外根本則微而隱於內也乃壅培灌溉獨於根本先之誠知外焉者之暢茂實其內焉者所由來也

近溪子明道錄卷之五

三

學者於此心之體之幾果能默會潛求研精入妙天人合而造化為徒物我通而形神互用則淵泉溥博時出無窮不惟仁昭義立之可期禮陳智燭之獨至大用顯行生惡可已即其探究事理之功操存意念之力從前窒塞於見解者自將觸類而融通方物於矜持者亦必順時而調達豈非聖學之要圖而志學之首務也哉惟吾儕共勗之問此心每日覺有二念而善念多為雜念所勝又見人不如意長生忿嫉從容時尚可調停若倉卒必暴發不平及事已又生悔恨不知何以對治方好

也曰心是活物應感無定而出入無常即聖賢未至純一處其念頭亦不免互動定性書中所云惟怒最為難制則人情大抵然也譬之天下路徑不免石塊高低天下河道不免灘瀨縱橫惟善推車者其輪轅迅發則塊磊不能為碍善操舟者篙槳方便則灘瀨不能為阻也況所云念頭之雜忿怒之形亦皆是說前日後日事也孔子謂不追既往不逆將來工夫緊要只論目前今且說此時相對中心念頭果是何如曰若論此一時期此已恭敬安和只在專志聽教一毫雜念也自不生曰吾子

近溪子明道錄

卷之五

四

既已見得此時心體有如此好處却果信得透徹否大衆忻然起曰據此時心體的確可以為聖為賢而甚無難事也曰諸君目前各各奮躍此正是羣輪轉處亦是槳勢快處更愁有甚麼崎嶇可以阻得有甚灘瀨可以滯得況民之秉彜好是懿德則此個輪極是易轉此個槳極為易搖而王道蕩蕩王道平平終身由之而絕無崎嶇灘瀨也故易經自黃中通理便到暢四肢發事業孟子自可欲之善便到大而化聖而神古今一路學脉真是簡易直截真是快活方便奈何天下推車者日數千

百人未聞以崎嶇而迴轍行舟者日數千百人未聞以灘瀨而停棹而吾學聖賢者則車未曾推而預愁崎嶇之阻舟未曾發而先懼灘瀨之橫此豈途路之扼於吾人哉亦果吾人之自扼也哉誠不可不自省也

問遇事之變必須善權然程子謂漢儒以反經合道為權為不識權字是否曰非是漢儒不識權字乃不識經字也蓋經即道也統天徹地貫古貫今不可須臾離不可毫髮爽萬物萬事無一可出其外豈有行權乃獨與之相反也耶但權非聖人不能

近溪子明道錄

卷之五

五

用蓋聖人天聰明之盡者經常之道纖微透露妙應不拘所謂精義入神以致用也雖是人所同得却獨能先得以其得之獨先而過疑其非經常之見遂謂反經合道正不識經字之誤也然此須是善用功者默而識之而難以口說盡者

問學而不厭誨人不倦吾夫子何故屢屢自任又何故屢屢對舉必有深意存乎其中也曰聖人一生自道工課只此二句其答子路以忘食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亦止形容不厭不倦之景象而已蓋由其默識此心真是合萬物為一體則自己學處即

是誨人學處誨人學處即是自己學處蓋物我原是一體則學誨原是一事只如世人好博者必求角敵若己之技捷則敵人之技必捷人之技捷則己之技益捷矣好奕者必求對局若己之著高則對之者必高對之者高則己之著亦高矣此其機括相緣固無獨成之理而精神克長自有日益之勢所以學不厭者必誨不倦而不倦者必不厭也顏子多問寡能問不能雖犯不校何等慊切欲罷不能亦何等得力夫子所以獨許其好學而曰自得回令諸友日親也

近溪子明道錄卷之五

六

問平日在慎獨上用工夫頗為專篤然雜念紛擾終難止息如何乃可曰學問之功先須辨別源頭分曉方有次第且言如何為獨曰獨者吾心獨知之地也又如何為慎獨曰吾心中念慮紛雜或有時而明或有時而昏或有時而定或有時而亂須詳察而嚴治之則慎也曰即子之言則慎雜非慎獨也蓋獨以自知者心之體也一而弗二者也雜其所知者心之照也二而弗一者也君子於此因其悟得心體在我至隱至微莫見莫顯精神歸一無須更之散離故謂之慎獨也曰所謂慎者蓋如治其

昏而後獨可得而明也治其亂而後獨可得而定也若非慎其雜又安能慎其獨也耶曰明之可昏定之可亂皆二而非一也二而非一則皆雜念而非所謂獨知也獨知也者吾心之良知天之明命而於穆不已者也明固知明昏亦知昏昏明二而其知則一也定固知定而亂亦知亂定亂二而其知則一也古今聖賢惺惺切切只為這些子費却其精神珍之重之存之養之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總在此一處致慎也曰然則雜念俱置之而不問耶曰隸胥之在於官府兵卒之在於營伍雜

近溪子明道錄卷之五

七

念之類也憲使升堂而隸胥自肅大將登壇而兵卒自嚴則慎獨之與雜念之類也今不思自作憲使主將而惟隸胥兵卒之求焉不亦悖且難也哉問由仁義行非行仁義是贊大舜能事若吾人學者必須從行仁義處起手乃可語由仁義行何如曰此是兩種學問如商旅路途一往南行一往北走難說出門時且先向南然後又回轉向北也曰吾人為學須是回勉而安方無躐等徑造之病今云行仁義分明是勉然之功云由仁義行分明是安然之功若舍却行仁義即要由仁義行是不勞勉

強而安然自得也恐人非生知難遽語此矣曰後世學術不明只是此處混帳蓋行仁義與由仁義行是南北分岐處由勉而安是程途遠近處行仁義有行仁義的安勉由仁義行亦有由仁義行的安勉也曰行仁義而習熟又久以至於安即所謂習慣成自然也吾人皆能曉得若說由仁義行又從勉強處起手此段意思却是難解也曰此個宗旨語孟篇篇皆然吾輩只是不察今舉其最明白的一章來看如孟子謂仁義之實只是愛親從兄夫愛親從兄吾人不慮而知之良知不學而能之

近漢李明道錄卷之五

九

良能也今人識得此體者甚少若知得透徹而又久久弗去者為尤少矣故知而弗去已是十分難事况又能盡其節文詳細精密一無滲漏得多少工夫方能至此然又非惟智禮之實有許多勉着力即樂斯二者亦須一切世情嗜欲休歇解脫方能打併精神優游涵咏以圓活長養乃得生惡可已而至於手舞足蹈不自知之境界也故今日出門一步即從不慮不學處着脚趨向尚且頭頭都是難事節節都要精專竭盡生平方得渾化若由此做脩為狗象執跡出門一步已與不

慮不學之體不啻冰之與炭做得開熱一分則去真心日遠一分做得成了家當則去真心即如天淵之不相及矣將以學聖而友至背聖將以盡心而反至違心孤負一生志願虛費終身氣力總只為出門一步差却豈不大可慟恨也哉又豈可不警省而早辨之也哉

問人不知而不愠是君子於此漠然無所動於其中否曰如此則孔子之教亦有倦時矣蓋此當與不患人之不已知求為可知也同看君子之心直是要天下萬世相通人有未知必反已以求為可知

近漢李明道錄卷之五

九

而已於人何敢愠耶前輩有善說孟子仁禮存心一章將於禽獸何難難字不讀去聲直接下如舜而已云鳳凰來儀百獸率舞於禽獸且無難也而况於人乎如此看來方見學問無歇手處

問仲由大禹好善之誠與人之益似與大舜無異乃謂舜有大焉何也曰孟子所謂大小蓋自聖賢氣象言之如或告已過或聞人善分明有個端倪有個方所若舜只以此善同乎天下盡通天下而歸於此善更無端倪亦無方所觀其所居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國都何待有過可告又何必聞善

再拜也哉因言舜事顧在會諸友嘆曰聖人所以異於吾人者蓋以所開眼目不同故隨寓隨處皆是此體流動充塞一切百姓則曰莫不日用鸞飛魚躍則曰察于上下庭前草色則曰生意一般更不見有一毫分別所以謂人皆可以為堯舜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也我輩與同類之人親踈美惡已自不勝隔越又安望其察道妙于鸞魚通意思于庭草哉且出門即有碍胸次多冰炭徒亦自苦平生焉耳豈若聖賢坦坦蕩蕩何等受用何等快活也

近漢子明道錄

卷之五

十

問顏子克己復禮今解作復卦之復則禮從中出其節文皆天機妙用所謂神無方而易無體者也乃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聖人定以禮經傳之今古又若一成而不易者何也曰子不觀之制曆者乎夫語神妙無方至天道極矣然其寒暑之往來朔望之盈虛晝夜之長短聖人一切可以曆數紀之至期脗合而無差焉初不謂天道之神化而節序即不可以預期也此無他蓋聖人於上古曆元鉤深致遠有以洞見其根柢而悉達其幾微故於其運行躔度可以千載而必之今日亦可以此時而踈

之百世此其盡性至命之妙而實修道立教之準也我夫子成身造士一以求仁為宗正千歲日至其所洞見而悉達者也故復以自知而天之根即禮之源也所謂乾知太始統天時出者乎黃中通理暢達四肢而禮之出即天之運也所謂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者乎顏氏博文約禮感夫子之循循善誘是則三百三千而著之經曲之常者也如有立卓嘆夫子之瞻忽末由是則天根自復而化不可為者也夫子之為教與顏子之為學要皆不出仁禮兩端而仁禮兩端要皆本諸天心一脉吾人

近漢子明道錄

卷之五

十一

用志浮淺便安習氣其則古稱先者稍知崇尚聖經然於根源所自茫昧弗辨不知人而不仁其如禮何是拙匠之徒執規矩而不思心巧者也其直信良心者稍知道本自然於聖賢成法忽畧弗講不知人不學禮其何以立是巧匠之徒竭目力而不以規矩者也善學孔顏以求仁者務須執禮以律躬而充純心以敦復敦復崇禮又能考究百王會通典禮直至脗合聖神歸于至善而後已焉是大匠之為方員也巧不徒巧而規矩以則之規矩不徒規矩而巧以精之則其棟明堂而覆廣厦

不將柱立乾坤而永奠邦家於萬世無疆也哉
問約一言教如何看書冊與面命之間所得迥然不
同曰當其可之謂時吾儕相對論心則彼此機宜
自然適中如渴與之飲饑與之食滋味何等甘美
若持書冊謾謾讀過是原未饑渴與以飲食雖瓊
液珍羞將葵藿等矣

問坐間有云此學之妙可以點石為金曰如此譬喻
與聖人之學尚覺不切蓋石與金原不相同若謂
人之學聖似石化金則視聖學太高而視吾人過
卑矣不如譬之鍊礦則渾然更無分別但礦則體

近漢子明道錄

卷之五

十三

質硬脆色不明潤不能成用金則體質柔滑精采
光瑩隨人用之皆可行使此其間只爭鍛鍊之功
而已若論吾人天命之性其不慮而知不學而能
渾然與聖人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之體如金在礦
何嘗少他分毫蓋自為孩提時直至今日親長之
愛敬耳目之聰明饑寒之衣食隨感而應良知良
能明白圓妙真是人人具足個個完全但天生聖
神則能就中先覺先悟於天命此個聖體直下承
當受用正如礦石過火便自融化透徹更無毫髮
窒礙間隔却即叫做聖人然究其所覺悟的東西

則只是吾人現在不慮不學之良知良能而已吾
人只少了聖人此一覺悟則便如一片精金空只
藏在礦中而不成受用雖是時時習之而却不著
雖是日日行之而却不察即終身去愛親敬長食
飯穿衣與聖賢原無兩樣而甘心做個凡夫而不
得名為知道也故聖人之教天下不是能令吾人
於良知良能之外別有增益只是以先知覺後知
以先覺覺後覺如用火鍛礦則礦一過火便即是
金吾人既覺則即我本性便即是聖故曰豈不易
簡豈為難知又曰我欲仁斯仁至矣未之思也夫

近漢子明道錄

卷之五

十三

何遠之有孔孟口口聲聲只好如此懇切其教其
學只好如此方便故嘗謂吾輩若要作修為則
此學可以不講又要費力研窮思索亦可以不講
今受用的即是現在良知而聖體具足其覺悟工
夫又只頃刻立談便能明白洞達却乃何苦而不
近前況此個體段但能一覺則日用間可以轉凡
夫而為聖人若不能一覺則終此身棄聖體而甘
為凡夫又况吾輩一生辛苦何處不求向前如讀
書應舉做官立業亦非易事今能轉凡為聖則讀
書便是聖賢讀書至於用世便是聖賢用世到老

也有個歸着不虛費了精神今若當下甘心棄聖為凡則雖讀盡萬卷功名極品也只與浮雲飄泊草木朽腐而已勿以予言過甚但考之古今人品自然明白誠不可不發憤向前以求入聖途路也勉之勉之

問昨因舉業至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題意頗難理會余時隱几而坐因指而詢之此桌子方整可觀使精巧工匠竭目力即能成乎亦必用角尺格之而後能也曰若非格以角尺縱精目巧匠此桌決難得如是方整曰聖賢出天縱

近溪子明道錄

卷之五

十四

夫子之精巧更何加焉但規矩為方圓之至聖人為人倫之至非考古博文契悟法則縱心思力竭而終非其至故曰我非生而知之好古敏以求之其所謂求即學夫古也其所以學即求其至也曰然則思果可廢耶彼謂心之官則思思曰睿睿作聖者皆非耶曰他明說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故思學俱工夫要緊而學則又所以善其思者也今規矩一也用之制器亦一也然以拙匠所為較之於巧則精粗何啻霄壤是學之巧而入微者即所謂思思之精而不易者即所謂學故非思

則學無以成始而非學則思無以成終也

問近間先生所論頗有所得曰其見維何曰聞論天命之性見得我此身隨時隨處皆是天矣豈不快暢又何所不順適也哉曰子若如此理會天命之性是之謂失而非所謂得也曰如何却反是失曰汝既曉得無時無處不是天命則天命之所在即生死禍福之所在也不知悚然生此懼怕却更侈然謂可順適則天命一言反作汝之狂藥矣曰弟子聞言不覺渾身局促不能自安曰即此便是戒慎恐懼而上君子之路矣所以曰君子之中庸也

近溪子明道錄

卷之五

十五

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曰即此二言弟子亦難理會蓋小人而無忌憚如何又說小人中庸耶曰此正見天命無所不在故本性中庸無分君子小人但君子知畏天命之嚴而小人則器量褊淺便欲任天之便而過於自恣不覺流於無忌憚爾曰君子小人俱一樣中庸而何又曰君子而時中則中庸與時中豈亦有分別也耶曰觀聖賢之言極是縝密如曰率性謂道道無須更可離便是人人公共曰喜怒哀樂未發為中發而中節為和便自有個分別中庸二字可以槩

言亦可分言。然言則皆天命之性也。分言則必喜
怒哀樂更無妄發或感而發又無踰節方始是中
四者或過雖亦平常之人而中體未免傷而不和
矣。細細看來吾人情性俱是天命。庸則言其平平
徧滿。常常具在也。中則言其徹底。皆天入微皆命
也。故其外之日用渾渾。渾渾平常而其中之大體時時
敬順。乃為慎獨。乃成君子。是中者庸之精髓。庸者
中之膚皮。而戒謹恐懼者則君子之事。天養性以
完固精華。而克潤膚體也。故前此諸大儒先其論
主敬工夫。極其嚴密。而性體平常處未先提撥。似

近漢李明道錄

卷之五

六

中而欠庸。故學之往往至於拘迫。近時同志先達
其論良知學脉。果為的確。而敬畏天命處未加緊
切。似庸而未中。故學之往往無所持循。甚至不肖
幸父師教詔。每責令理會經書一字一句。不輕放
過。故遵奉久久不覺於孔聖心源稍有契悟。惟願
諸君勿謂老耄不相切磋。而救正之也。何如何如。
問學而時習為論語開卷第一義也。今以聖時之時
為釋。真得夫子達已達人之心。且明彰其仁道生
生之妙矣。但不知學者用功即隨現在之動靜語
默為吾心感通時出者而習之乎。亦必如孟子所

謂乃所願。則學孔子以聖賢經書所載時中之矩
則成法而習之已乎。曰天之生人。蓋無有一理而
不渾涵于其心。吾心之理亦無有一時而不順通
於所感。蓋自孩提之愛敬而已。然矣。但行矣。不著
習矣。不察天生斯民。必先知以覺。後知先覺以覺
後覺。今學者為學其道術亦多端。使非藉先覺經
書啓迪而醒悟之。安能的知聖時之時而習之也。
哉。然所覺習之時又何嘗外吾本心之自然順應
者。而他有所事也哉。即吾夫子以時而聖。雖自孟
子而始表揚。然究言其所由來亦自三絕。常編於

近漢李明道錄

卷之五

七

伏羲文王周公之易苦心悉力而後得之。想像當
日祖述憲章上律下襲。即其已然之迹而反求於
自然之心。復以所深造而自得者於古人先得我
心之同然。而印證之。故能通古今達變化而成時
中之大聖也。故曰我非生而知之好古。敏以求之
者也。今吾人欲學時習則亦求之易而已矣。蓋天
道人心總原是一個生理。天以生生而成時。心以
生生而習乎其時。故生生之謂易。易也者變通以
趨時者也。六十四卦聖人示人習時之大綱。三百
八十四爻則其節次也。以大象推之。如曰天行健

則統論其時君子以自強不息則統論習乎其時也。以爻象推之如曰乾之初九則詳言其時潛龍勿用則又詳言習乎其時也。其初則觀天之時以通吾心之時其既則以吾心之時而希天之時及其終而純且熟也則天之時即吾之時吾之時即天之時聖同天不其深乎是之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說天之時者莫辨乎此矣。聖人純於天道亦不已說時習者莫辨乎此矣。愚嘗謂善學易經者先明乾之一卦善學論語者先明時習一章蓋一明則皆明一誤則皆誤凡此皆吾夫子平生精神

共深省

座中因論孔子答仲弓問仁與答顏淵問仁今說者似謂其相去遠甚某看其所謂勿視聽言動與勿施於人其勉強着力處亦大相類也已而大衆互相詰難至不可解予曰孔門以仁為宗諸君且說如何方始是仁辯者曰心之德愛之理此是近日講義所云某看却又不如心公理得然又不如全體不息也有應之者曰此皆費力總不如聖人自

解曰仁者人也何等簡便何等明快予曰子謂仁者人也果如俗語是個人即是個仁耶此却枯淡無味。猶禪家所謂自了漢也。試觀聖人口氣說克己復禮只已字未了便云天下歸仁說已所不欲亦已字未了便云勿施於人真是溥天溥地渾是一個仁理生生便渾天渾地合成一個大的人而更無彼此也。且如目前在會亦數十輩人人人共聽辯論却是數十輩而共一耳也。人人共看辯論却是數十輩而共一目也。又人人心中記憶吟哦許多辯論却是數十輩而共一心共一口也。天體貫徹而不容二天機踴躍而惡可已仁者人也豈不真名言也哉。問曰此等論仁道理果然明通但不知學者却如何下手予曰仁既是人便從人去求仁矣。故夫子說仁者人也下即繼以親親為大謂之曰為大蓋云親其親不獨親其親直至天下國家親親長長幼幼而齊治均平也。此則所謂人上求仁又所謂中心安仁盡天下而為一人者也。於是諸君同聲約曰茲會也其容一人而或外也哉。又其容一時而或離也哉。問吾人在世不免身家為累所以難於為學曰此言

却倒說了不知吾人在世只因以學為難所以累於身家爾即如座間纔歌邵子詩云三十六宮都是春夫天道必有陰陽人世必有順逆今日三十六宮都是春則天道可化陰而為純陽矣夫天道可化陰而為陽人世獨不可化逆而為順耶然此非君子不近人情有所勉強於其間也蓋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君子之學通於天道亦不已也天命不已是曰生生生則變化不測即陰而陽固未嘗不在也純亦不已是曰仁心仁則體物不遺即逆而順未嘗不在也故能以仁存心則是與生為徒與生為徒則是以天自處夫是之謂學也吾人只能專力於學則精神自然出拔物累自然輕渺莫說此小得失憂喜毀譽枯榮即生死臨前而且結纓易箠曳杖逍遙孔曾師徒豈皆作而致其情也耶要之仁理生生原無死地人若其中透過真是時時赤子而步步天堂也雖千年萬載何異瞬息間哉大衆合共勗諸

問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今欲知此日用却不也與仁智之見相似耶座中有應之者曰見之與知自是兩樣見原敵知

不過故善學者須要不落見聞又有辯之者曰聖賢道統亦說見而知之聞而知之易經亦云乃見天則復見天心故道理只在活者若云不落見聞此語則某所不解也予曰二君之論意本相通而語自矛盾爾蓋不落之云即所以為活而所云活者亦即不落之別名也若理看得活則見亦是聞聞亦是知何有兩樣何得復為相敵若不活而落於一偏則豈惟見聞有妨於知即知亦未嘗不自病自窒也又豈待見聞而始相妨也耶辯者又曰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某意謂聖人其初也要知識久則知識忘而不用也曰此理也須活者所云不知識而順天則者非全不用知識正是不著人力而任天之便以知之識之云爾蓋心之應感若非知識則天則無從而顯且現也辯者復曰某想天則之知正不慮而知之知此只本體之知也若非用思慮工夫則本體之知亦安能以擴而克之耶予曰心體固須擴克但本體之知原出不慮則擴克之工又豈容閑思而雜慮焉哉大學謂慮而后得而必先之曰安而后能慮噫非致定之慮而求天體之得也難矣哉

近漢子明道錄卷之六

門人樂安詹事講明府校梓

會語

問夫子語子貢自謂非多學而一貫豈一貫則學且識俱可廢耶曰吾子平日訓學之言為何曰學也者所以學為聖人也曰聖人則如何以學也曰不從聞見而以身體之譬則作字然注硯敷楮運毫洒墨乃言學字也曰茲謂作字則可謂學字則不可蓋必具法帖而或搨或臨字始可言學也又或衆論筆法而因自試之則亦可言學也夫論筆法

近漢子明道錄卷之六

一

則聞也具法帖則見也非事聞見而徒手之為以言乎書之藝拂且悖也況聖人耶夫言聖莫盛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矣然孟子云見而知聞而知以聖學聖亦必聞且見也則聞見疇能廢也哉曰學固在聞見矣而子貢聞見每務於多然則孔子之病之也亦或以其多之故耶曰學以聚之博學而審問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是皆孔子之言也亦何嘗以多學多識為病耶曰然則夫子之於子貢又奚病也曰病其徒事多學而不能一貫以多學焉耳曰博學詳說始能反約而歸諸一也若

近漢子明道錄卷之六

十一

曰以一貫而多學弟子則未之前聞矣曰多學乃始能一則孔子不應盡非之矣其非之者正以徒知多學以學而不知一貫以學也故謂之曰非也予一以貫之曰然則一貫多學果二事耶曰亦非二事也蓋學之為學聖學也聖之為理神理也善會之則二而為一不善會之則一而為二矣夫自伏羲畫乾而一之體立繼自堯舜傳心而一之義彰遐想孔子十五學聖則必先學一矣然近而禹臯伯益稷夔龍遠而商湯文武伊傳周召無非所以學堯舜之學則亦莫非所以一堯舜之一也故孔子平生自堯舜以及列聖凡所以誠意正心修身所以齊家治國平天下所以經綸大經參贊大化而文獻足徵者信之極其篤好之極其深而求之極其敏無非求夫此一之精微透徹而無內渾淪統會而無外功之專切時之積久不知到了何年月日天曠神通忽然開口叫個仁字出來便把身心家國天下萬世一以貫之無欠無餘而成個大人之學曰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考之千古帝堯而不謬矣之萬世聖人而不惑此其學也豈不多學此

其識也豈不多識此其多學多識也豈不皆是聞見但非一以貫之則漫然大舟之無舵泛泛滄溟又何彼岸之登耶在門之徒惟曾子子貢僅可語此後至軻氏始盡掀翻而獨尊孔子以願學也曰若天地間無個孔子則聖人卒不可學耶曰先岳疑結既久則孔子必不容以不生孔子既生則吾人必不容以不學真所謂先天而無始後天地而無終人謂孔子者聖之一貫者也予則曰非也其聖於多學而識之者乎其聖於多學而識之者乎

近漢子明道錄卷之六

三

問向蒙指示謂不必汲汲便做聖人且要詳審去向的確地位方得聖不徒聖做成個大聖人也承教之後日復一日翻覺工夫再難湊泊而心胃茫無畔岸也苦將奈何曰此中有個機括只怕汝或不能身自承當爾曰教我如何承當曰汝若果然有大襟期有大氣力又有大大識見就此安心樂意而居天下之廣居明目張膽而行天下之達道工夫難得湊泊即不屑湊泊為工夫胃次茫無畔岸便以不依畔岸為胃次解纜放船順風張棹則巨浸汪洋縱橫任我豈不一大快事也耶大眾譁

近漢子明道錄卷之六

四

然曰如此果是快活余徧呼語曰此時諸君汝我雖十數人而心心相照只蕩然一片了無遮隔也衆又譁然曰果是渾忘各人形體矣一友起問此可言致廣大否曰致廣大而未盡精微也其友又起問如何方盡精微曰精與粗對微與顯對今諸君胃中着得個廣大即粗而不精矣目中見有個廣大便顯而不微矣若到性命透徹之地工夫純熟之時則終日終年常是簡簡淡淡溫溫醇醇未嘗不廣大而未嘗廣大未嘗廣大而實未嘗不廣大也是則無窮無盡而極其廣大亦無方無體而極其精微也已曰不知此體如何應事曰廣大時以廣大應精微時以精微應廣大精微合時便合廣大精微而應之也曰不知其中又如何用工也曰廣大則用廣大工夫精微則用精微工夫合廣大精微則用合廣大精微工夫蓋汝若不是志氣堅銳道理深遠而精神凝聚則何能如此廣大如此精微又如此廣大精微妙合而不測也哉故即是可以應事而即是可名工夫亦即是而可漸學大聖人也已

問廣大精微信如所言矣但性體原不相離今日時

廣大則以廣大應事時精微則以精微應事其所
未解也曰人性不能不現乎情人情不能不成乎
境情以境固性以情遷即如喜怒哀樂各各情狀
不同然却總是此心故曰一致而百慮殊途而同
歸也事之接於己者時時不斷而情之在於己者
時時不同事有當喜時來者有當怒時來者亦只
得隨彼時之心而應之也故曰時廣大則以廣大
應事時精微則以精微應事正與喜怒之應事相
類皆以其時言之也曰喜怒哀樂廣大精微似亦不
同曰細論果有不同然皆屬乎情境情境之現有
自外之物感而生者有自內之思想而生者思想
在心有時清朗朗而無遠弗屆無物不備此則
其廣大時也思想在心亦有時渾渾噩噩而內外
俱忘物我無跡此則其精微時也雖是情境相殊
而心體則一若工夫熟時遇着事來便隨時答應
有何不可若再回頭轉念或去疑貳昏明或去比
量闊隘則中藏冰炭先自不寧安能外得和平而
事順無情也哉

問君子三戒有言其色不專是女色凡世間一切綺
麗可悅之事皆色也如所謂目遇成色者是也闕

不專是饕餮凡一切務欲上人不肯慮下皆闕也
如所謂其爭也君子者是也得亦不專是貨利凡
一切汲汲欲完事業欲張名譽皆得也如所謂年
來了無寸得者是也曰君子生平心心在道但有
損於道即心必思以絕去一切豈不專在所戒但
驗以身所經歷則某幼年多病常去獨宿男女之
欲夢寐多迷中年講學幾棄舉業而考校落等則
終夕廢寢平素最甘淡泊樂施予財利惟去已之
快及今年衰產費稱貸日艱悅色好勝果全消歇
而此則獨為所苦以是言之一切固所當戒而舊
說三事果尤為重且專也有志學道信不可不知
矣且戒之為言最為入道之首而進德之先其所
持守雖至道明德立亦不可緩如曰惡人齋戒可
祀上帝是則學之始必戒也如曰齋戒以神明其
德則學之終亦必戒也况其功效捷於影響如中
庸論君子戒慎恐懼皆功也而戒則先言之論君
子中和位育皆效也而節則先言之未有其初不
戒而發時能節亦未有戒之既慎而節之不中者
也堯之兢兢舜之業業文之翼翼無非此戒而欽
明允塞純亦不已則即戒之到極處也嗚呼暗室

屋漏上帝照臨不自戒嚴神且陰殛縱不為善謀將不為禍恐耶一息尚存戒之哉戒之哉其毋忽也已

問孟子以集大成推尊孔子而有取於射曰夷惠伊尹之聖則譬之力而孔子之聖則譬之巧今想群聖得到不思不勉之處晚學已覺萬分難及而智巧講求在近世皆知為作聖先事可謂竭盡精神以相面謀矣今晚學茫然拙射未曉鵠設何處况望其能發彼有的舍矢如破也耶曰汝果欲智巧以面入聖耶巧是孟子言之則當於孟子之身求

近漢子明道錄

卷六

七

之矣夫孟子願學孔子今二夫子之書具在但詳看論孟語言彼此對同不差處便是其始條理亦即其所謂智巧也曰今觀論語孟子言之最先津津有味而無或異者不過仁義孝弟而已是則世俗之常談愚蒙所共曉可謂即孟子之巧於學孔而孔子之巧自聖也耶余時欲與解說而恐費口煩乃起立衆中而呼之曰諸人試看某今在此講學携有何物止此一個人身而已諸人又試想我此人身從何所出豈不根着父母連着兄弟而帶着妻子也耶二夫子乃指此個人身為仁又指此

個人身所根所連所帶以盡仁而曰仁者人也親親長長幼幼而天下可運之掌也是此身纔立而天下之道即現此身纔動而天下之道即運豈不易簡豈為難知人之所以能聖聖之所以能時在一舉足之間一啓口之頃也豈非天下之至巧至巧者耶彼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辛苦平生竟成話柄又豈非天下之至拙至拙者耶時在人宗祠開講四旁老幼不下百輩咸躍然興曰如此談道吾儕誰不曉得如此學聖吾儕誰不做得聽來果是痛快余復率衆舉手加額曰我

近漢子明道錄

卷六

八

太祖皇帝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六言真渾然堯舜之心而今日把來合之論語孟子以昌大於時時處處又真是熙然同遊乎堯舜之世矣大眾可不共惜此時光而充共愛此人身也哉問知之本體雖是明白然學者之病常苦於隨知隨蔽又將奈何曰諸友試說汝心如何謂隨知如何却謂隨蔽耶有應者曰如子路強其所不知以為知即是蔽處又有應者曰此亦只是知得不真使會蔽若志氣的確要去為善之時則外物私欲即自然蔽他不得了曰諸友若要理會孔孟經書做

孔孟門中人品先要曉得孔孟之書之言與今時諸家講套集說不同諸說所論的道理另是一樣道理諸說所論的工夫却另是一樣工夫與孔子孟子所論的道理所用的工夫真如天淵之相遠又如水火之相反決不可以今時諸家集說去解論語孟子亦不當謂論語孟子即是今時諸家集說之所云云也何則如今時諸說說到志氣的確要去為善而一切私欲不能蔽之其善是何等的好汝獨不思汝心之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其光明本體豈是待汝的確志氣去為出來耶又豈容汝的確志氣去為得來耶其友默然良久曰誠然此知非從為中出來亦誠然非可容人為得來也曰此心之知既果不容人去為得則類而推之亦恐不容人去蔽得既果不容人去蔽得則子路雖強所不知以為知其本心之知亦恐不能便蔽之也已其友亦默然良久曰誠然此知非一切所得而蔽之也於是滿座皆浩然發諸慨嘆曰吾儕原有此個至寶為又為不得蔽又蔽不得神妙圓明極其受用乃自孔孟去後埋沒千有餘年不得見面隨着諸家之說以迷導迷於不容為處妄肆

其為於不容蔽處妄疑其蔽真倒於夢幻之中以終生卒歲顧於孔孟真實境界純粹底裏却將求乎善而日遠乎善將去乎蔽而日增其蔽徒受許多苦楚而不能脫離豈知只在一言而頓皆超拔也耶願悉書之以告所未聞者問中庸天命之謂性是說道之本源率性之謂道是聖人分上事修道之謂教是賢人分上事此論是否余曰陽明先生修道說云率性一言是誠者也修道一言是誠之者也一友復曰豈惟陽明中庸固自分之矣不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乎大衆論遂紛紛問者難曰然則戒懼慎獨俱只賢人分上事所謂堯之兢兢舜之業業者彼皆非耶余徐為解曰古人著書都是直述目前實事今且將書本姑置只論吾輩相聚在此為着甚的來豈非講究身心靈明原日天地為何均賦人物如何同體今日身心靈明如何方與天地相通如何方與人物為一精光透露神氣昭臨使身心之靈者不失其為靈明者不失其為明所以說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而不見不聞之地無非戒謹恐懼之功此無他蓋天地之靈明洞徹則身心之敬畏自

嚴賢人固以是而入聖人亦以是而純分位稍有不同工夫實無二致雖中庸言意不可妄為分析要之天命率性二句似啓乎修道之端而修道一句似卒乎天命率性之蘊不分聖賢以至吾人均以知性為先所謂智之事均以盡性為後所謂聖之事先後二字亦只強言其實初先知時自然已不住修末後盡時自然更妙於知試觀中庸一書前頭條分縷悉何等精詳後面窮神知化何等融液分明天命三句只是一直說下而不至盡性不足以及成教也聊述愚忱以俟裁正

述學明道錄

卷之六

十一

問大人不失赤子之心其說維何曰凡看經書須先得聖賢口氣如此條言氣則孟子夫子非是稱述大人之能乃是贊嘆人性之善也蓋今世學者性往信不過孟子性善之說皆由識見之不精其識見之不精又皆由思致之不妙觀孟子他章論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夫根本者枝葉之所由生者也不究其所由生之根本又安能透得夫枝葉之所以為善也哉曰今世解者謂大人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而赤子則一無所知一無所能此解果得根本乎亦還只在枝葉而已也曰心性是一個

神理雖不可打混然實不容分開如曰知得某事善能得某事善此即落在知能上說善所謂善之枝葉也如曰雖未見其知得某事善却生而即善知雖未見其能得某事善却生而即善能此則不落知能說善而亦不離知能說善實所謂善之根本也人之心性但愁其不善知不愁其不知某善某善也但愁其不善能不愁其不能某事某事也類觀夫赤子之目止是明而能看然未必其看之能辨也赤子之耳止是聰而能聽然未必其聽之能別也今解者只落在能辨能別處說耳目而不

述學明道錄

卷之六

十一

一從聰明上說起所以赤子大人不惟說將兩開而且將兩無歸着也嗚呼人之學問止能到得上方纔有個入頭據我看孟子此條不是說大人方能不失赤子之心却是說赤子之心自能做得大人若說赤子之心止大人不失則全不識心者也且問天下之人誰人無心誰入之心不是赤子原日的心君如不信則請徧觀天下之耳目天下之目誰人曾換過赤子之耳以為耳換過赤子之目以為目也哉今人言心不曉從頭說心却說後來心之所知所能是不認得原日之耳目而徒指後來

耳之所聽目之所視者也此豈善說耳目者哉噫耳目且然心無異矣

問某觀今古儒先之言心者衆矣然未有親切如先生者余詰曰子何以知其言之為親切耶曰每嘗言心多只從己身分上說起使體段狹隘不見萬物一體之妙此今聽教則覺無天無地無人無物渾然共個虛靈至其各人身中所謂心者不過是此虛靈發竅而已惡得以物我而異之也哉余默然良久曰如此言心恐猶然未見親切也已蓋心之精神是謂聖聖者神明而不測者也故善觀天

近學明道錄

卷之六

十一

地之所以生化人物人物之所以徹通天地總然是此神靈以充周妙用毫髮也無間瞬息也不遺強名之曰心而人物天地渾淪一體者也子果於此體見得親切則言下便自潔淨精微若要語意精潔須如精神謂聖又須如神明不測方是專主靈知而直達心體也至若靈而謂之虛者不過是形容其體之浩渺無垠又靈而謂之竅者不過是形容其用之感通不窒實在心之為心也原天壤充塞似虛而實則非虛神明有密似竅而實則無竅今合虛靈與竅而並言之則語非潔淨理欠精

微所以知子之所見猶未為親切也已幸再思之幸共勉之

問心體寂然不動感而遂通雖似有個體用但恐終是分析不得曰此心在人原是天地神理寂之與感渾涵具在言且難以看句況能指陳而分析之也耶但其妙用則每因人互異故即心而言其初只是一樣若即人而論則世固有知為學與不知為學之分人之為學又有善用功與不善用功之別其不知為學者姑置勿論矣即雖知為學者而工夫草次則亦往往不向本源求個清瑩輒於末

近學明道錄

卷之六

十二

流圖之或當無事之時而着意張主或於有感之際而盡力祛除然見未透徹把捉愈難不惟寂體肯馳即應感亦未能順妥也已惟夫明睿過人資近上智者則工夫不肯妄用而汲汲以知性為先究悉名言詢求哲士體察沉潜而性命之蘊能默識心通便自朝至暮縱應感紛紜却直養無害之功如如自在靜定不遷之妙寂照圓通世人則終身滯泥於應感之偏而至人則無日無時而不從容於不動之中矣曰今世有堅忍強學者雖心體未透然工夫深久亦能於事變不動難說其終不

能寂也曰此心至靈何所不有若果強而求之豈
惟事變不動禪家二乘者流其坐入靜定固千百
餘歲而一念不起然自明眼觀之終是凡夫而此
心真體則毫無相干也可不慎歟

問君子深造以道其道即率性之道否曰近世諸儒
亦有如此作解者但熟讀孟子語意則甚未妥帖
曰然則果如集註舊說乎曰雖近似而亦未得的
確若果的確則須從頭說將起來蓋維天之命於
穆不已則人之所性皆可率而為道然而非其至
者必修道成全而為大聖人然後性命之學可以

近溪明道錄卷之六

十五

立教而曰大人之學之道也蓋隆古聖神自克明
峻德以親睦九族平章百姓協和萬邦而為人倫
之至故大學之道在明德親民止至善也今時為
學者皆以意為學而說學者亦皆以意為說故雖
有可觀而道實小道達之天下通之萬世而致遠
則泥也是以孔夫子之志學孟夫子之願學所學
則皆大學之道以此深造則雖忘食忘憂却信古
好古以直探性命之微而悉憑至善之矩着力固
極其奮銳辨擇允極其精詳久之渙然水釋怡然
理順則我即聖心聖即我體豈不渾渾融融聯屬

中國為一身統會萬古為一息哉如是而自得之
妙居安資深之益以至左右逢原之歸固不待辯
說而其理自見矣

問萬物皆備一章其說何如曰有宋大儒莫過明道
而明道先生入手則全在學者先須識仁而識仁
之說則全是體帖萬物皆備於我一章今學者能
於孔門求仁宗旨明了則看孟氏此章之說其意
便活發難窮矣蓋天地無心以生物而為心心本
不生以靈妙而自生故天地之間萬萬其物也而
萬萬之物莫非天地生物之心之所由生也天地

近溪明道錄卷之六

十五

間之物萬萬其生也而萬萬之生亦莫非天地之
心之靈妙所由顯也謂之曰萬物皆備於我則我
之為我也固盡品彙之生以為生亦盡造化之靈
以為靈此無他蓋其生其靈渾涵一心則我之與
天原無二體而物之與我又奚有殊致也哉是為
天地之大德而實物我之同仁也反而求之則我
身之目誠善萬物之色我身之耳誠善萬物之音
我身之口誠善萬物之味至於我身之心不誠善
萬物之情也哉故我身以萬物而為體萬物以我
身而為用其初也身不自身而備物乃所以身其

身其既也物不徒物而反身乃所以物其物是惟不立而身立則物無不立是惟不達而身達則物無不達蓋其為體也誠一則其為用也自周此之謂君子體仁以長人亦所謂仁人順事而恕施也豈不易簡豈非大樂也哉其有未誠者事在勉強而已勉強云者強求諸其身也反求諸身者強識乎萬物之所以皆備焉爾也果能此道則雖愚必明雖柔必強物我相通之機既體之信而無疑則生化圓融之妙自達之順而靡滯矣尚何恕之不可行又奚仁之不可近也哉故欲思近仁惟在強恕將畱行恕必務反身然反身莫要於體物而體物尤貴於達天非孔門求仁之至蘊而軻氏願學之的矩也歟哉

通學明道錄 卷之六

十一

一友自述其平日用工只在念頭上纏擾好靜惡動貪明懼昏種種追求便覺時得時失時出時入間斷處常多純一處常少苦不能禁方悟心中靜之與動明之與暗皆是想度意見而成感遇或殊則光景自謂既失乃或倏然形見自謂已得乃又忽然民滅總無憑準於是一切醒轉更不去此等去處計較尋覓却得本心渾淪只不行分別便

通學明道錄 卷之六

十二

自無間斷譬如坐在此大廳中則凡門戶磚瓦皆是此廳即行動轉旋莫非我廳矣真是坦然蕩蕩悠然順適也或詰之曰汝謂此心渾淪常時無間其於本體誠然但不知學問工夫却在邪處旁一友從而質曰兄試說他此心渾淪常無間斷果是果不是曰如此渾淪豈有不不是之理如此渾淪是了又豈有不美學問之理詰者曰然則善都不消為而惡亦不必去耶旁友不能答先生乃代之言曰亦只患他的渾淪不到底爾蓋渾淪順適處即名為善而違礙處便名不善也故只渾淪到底即便不善化而為善也非為善去惡之學如何衆皆有省

問晚來先生答友人工夫切實之間却云今時為學只從意念上知覺此似切實而非切實蓋存想意念原非本心而住守覺照亦異真知也一友辨云意念上存想果然未徹本心至於舍却覺照則吾人工夫漫然無可致力處矣余曰心之與知原自相因固未有其知不真而能得本心者今且姑置此心勿論吾儕今日却好趣着大衆住會放懷盡興將知體磨礱一番到得知真時則其心方真心

知渾融而大人能事乃可畢也問曰此心知體不過只是虛靈豈復更有別物余曰虛靈固無別物而人見則有淺深若淺泛而觀則具衆理而應萬事即童蒙誦習已於此心虛靈似無不解却原來只是個影響之見去真知之體何啻天淵蓋吾人為學云是學聖聖者通明者也通明者神明而不測者也故明可測則不神明不神則難通謂之通者天地人物原是一個即如乾知太始坤作成物雖乾坤亦是此個知字今問諸公乾之為知果是如何一友答曰知即主也易之卦爻俱是以乾作主如吾此心亦是以知作主也余曰人心既是以知作主而天心却不是以知作主耶止因今世認知不真便只得把主字來替知字不想天若無知也做主不成也易謂極深研幾又謂窮神知化俱是因此知體難到圓通故不得不加許多氣力不得不不用許大精神今學者纔畧理會不通便容易把個字眼來替只圖將就作解豈料錯過到底也要之欲明此心須先見易欲求見易必在遇人某至真碩於世情一無所了但心性話頭却是四五十 years 分毫不改蓋緣起初參得人真遇得又早故

於天地人物其神理根源截不留疑惑所以擡頭舉目渾全只是知體著見啓口容聲纖悉盡是知體發揮更無幫湊更無假借雖聰者未必允從而吾言實相通貫也惟願吾儕大衆共堅一心共竭一力心堅力竭則不患不通一個真知不患不成一個大聖也已

問良知宗旨固重在覺悟但不識如何起手後却如何結果曰孟子云可欲之謂善只此一語起手也在是結果也在是曰此語謂之起手則可如何却便謂之結果也曰人若不認得結果東西明白分曉了則其起手亦必潦草混帳所用工夫亦必不能精采奮厲而勇往無疑也即如說一個善為可欲便須審實如何為可欲也其可欲之實審見一分則其欲之之念自切一分其可欲之實審見十分則其欲之之念又自切十分也故聖賢之學於起手處便即可結采若不可結果的東西必不與他起手也蓋此善字即是性善善字性為固有便是信有諸己性本具足便是美可充實性自生惡可已便是大有光輝性原不慮不學而應用無方便是化不可為神不可測也只此些子善中包含

無限造化所以雖求不欲自不能不欲也故隨其所欲之淺深而名其善之大小信是以吾欲之而成其信美是以吾欲之而成其美大是以吾欲之而成其大神化是吾欲之之極而成其神化也到底只是這性善以為種子而生成之別無一毫道理增益亦到底只是這可欲以向往而培植之別無一毫心力助長也譬則今人初產一個赤子視諸成人的固有大小強弱之異然耳目口鼻四肢百骸渾身全備比成人不減分毫順而養之則日異一日歲長一歲及其成人亦即原先赤子成之

但人父母見得分明信得透徹便肯歡喜撫抱而奈煩等待也或嘆曰然則孩提之童不止可以明吾良知宗旨而亦可以作吾用工樣子也奇哉孟子真教萬世無窮也哉

會中有問及人家宗法者先生為嘆曰豈惟此身然哉人心亦有之或問曰吾心之宗何如曰宗也者所以合族人之渙而統之同者也吾人之生只是一身及分之而為子姓又分之而為曾玄又分而益衆焉則為九族至是各父其父各子其子更不知其初為一人之身也已故聖人立為宗法則統

而合之由根以達枝由源以及委雖多至千萬其形又至千萬其年而觸目感衷與原日初生一人一身之時光景固無殊也董子曰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則道亦不變夫天之為命本只一理今生為人為物其分其衆比之一族又萬萬不同矣於萬萬不同之人之物之中而直告之曰大家只共一個天命之性嗚呼其欲信曉而合同也勢亦甚難也苟非聖賢有個宗旨以聯屬而統率之寧不愈遠而愈迷亂也哉於是苦心極力說出一個良知又苦心極力指在赤子孩提處見之夫赤子孩提其真體去天不遠世上一切智巧心力都來看不得分毫然其愛親敬長之意自然而生自然而切濃濃藹藹子母渾是一個其四海九州誰無子女誰無父母四海九州之子母誰不濃濃藹藹渾是一個也哉夫盡四海九州之千人萬人而其心性渾然只是一個天命雖欲離之而不可離雖欲分之而不能分如水之許多枝葉而貫以一本如水之許多派派而出自一源其與人家宗法正是一樣規矩亦是一樣意思人家立宗法意思是欲知得千身萬身只是一身聖賢明宗旨意思是

欲後世學者知得千心萬心只是一心既是一心則說天即是人可也說人即是天亦可也說聖即是凡可也說凡即是聖亦可也說天下即一宗可也說一宗即天下亦可也說萬古即一息可也說一息即萬古亦可也四書五經中無限說中說和說精說明說仁說義千萬個道理也只是表出這一個體段前聖後聖無限立極立誠主敬主靜致虛致一十萬個工夫也只是涵養這一個本來往古來今無限經綸宰制輔相裁成底績運化千萬個作用功業也只是了結這一個志願若人於這

近溪子明道錄

卷之六

三

近溪子明道錄卷之七

門人樂安詹事講明甫校梓

會語

問大學宗旨曰孔子此書却被孟子一句道盡所云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夫孩提之愛親是孝孩提之敬兄是弟未有學養子而嫁是慈保赤子又孩提愛敬之所自生者也此個孝弟慈原人不慮而自知人人不學而自能亦天下萬世人人不約而自同者也今只以所自知者而為知以所自能者而為能則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人自法之便叫做明明德於天下又叫做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也此三件事從造化中流出從母胎中帶來遍天遍地亘古亘今試看此時薄海內外風俗氣候萬萬不齊而家家戶戶誰不是以此三件事過日子也只堯舜禹湯文武便皆曉得以此三件事脩諸己而率乎人以後却盡亂做不曉得以此脩己率人故縱有作為亦是小道縱有治平亦是小康却不知天下原有此三件大道理而古先帝王原有此三件大學術也故孔子將帝王脩己率人的道理學術既定為六經又將六經

近溪子明道錄

卷之七

二

中至善的格言定為脩己率人規矩而使後世之學者格着物之本末始終知皆擴而克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長吾長以及人之長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使家家戶戶共相愛敬共相慈和而共相安樂雖百歲老翁皆嬉嬉都如赤子一般便叫做雍熙太和而為大順大化總而名之曰大學也已

問讀論語何如曰論語一書直是難讀某初讀時苦

其淡然無味殊覺厭人稍長從事孝弟乃喜其一

二條契合本心然往往以近易目之後養病家居

因究心書易至堯舜二典乾坤二卦間有悟處乃

近學明道錄卷七

三

通身汗浹始知天生孔孟為萬世人定魂魄立性

命從之則生違之則死也自此以後非語孟二書

輒厭入目以至蒞官中外隨所施措自然翕順愈

久而愈益簡要愈益精純也若戰國而下諸公真

是用心徒勞而去道彌遠其敝至於今日可勝嘆

哉

問陽明學問似微與諸儒不同何如曰豈惟陽明為

然即宋時諸儒學問亦難盡同如周子則學在主

靜程子則學在主敬朱子則學在窮致事物之理

至我朝陽明先生則又獨謂學在致其良知此

雖各有所見然究其宗旨則皆志於學聖故少有

不同而不失其為同也蓋聖之為聖釋作通明如

周子說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顯是

主於通明也程子說主敬則聰明睿智皆由此出

亦是主於通明也朱子說在物之表裏精粗無不

到而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亦是主於通明

也是三先生之學皆主於通明但其理必得之功

效而其時必俟諸持父若陽明先生之致其良知

雖是亦主於通明然良知却即是明不屬效驗良

知却原自通又不必等待况從良知之不慮而知

近學明道錄卷七

三

而通之聖人之不思而得從良知之不學而能而

通之聖人之不勉而中渾然天成更無斧鑿恐三

先生如在亦必當為此公首肯而心契也已

問孔門恕以求仁先生何如致力曰某自知學即泛

觀虫魚愛其群隊戀如以及禽鳥之上下牛羊之

出入形影相依悲鳴相應渾融無少間隔輒惻然

思曰何獨於人而異之後偶因遠行路逢客伴相

見即忻忻談笑終日疲倦俱忘竟亦不知其姓名

別去又輒惻然思曰何獨於親戚骨肉而異之意

是動於利害私於有我焉耳從此痛自刻責善則

歸入過則歸已益則歸入損則歸已久漸純熟不
惟有我之私不作間隔而眾國天下翕然乎通甚
至髮膚不欲自愛而念念以利濟為急焉三十年
未覺恕之一字得力獨多也

問陽明先生所指良知在人心從何所發曰良知無
從而發有所發則非良知也然則良知實在果何
所歸曰在天為天在地為地在人為人無歸無所
不歸也然則亦有動靜之時否曰亦無動靜曰若
無動靜則起居食息都無分別矣乎曰起居食息
不過是人之事既曰在人為人則人已渾然是個
良知其事之應用又可得而分別也耶曰良知完
具于人又有見與昧何也曰見是覺處知常而覺
暫覺之現於知猶泡之現於水也泡莫非水而現
則有時中庸見乎隱是言覺顯乎微是言知孟子
亦云先覺後覺先知後知也

問知得良知却是誰今欲知良知從何下手曰朱子
云明德者虛靈不昧虛靈雖是一言却有二義今
若說良知是個靈的便苦苦地去求他精明殊不
知要他精則愈不精要他明則愈不明豈惟不得
精明且反致坐下昏睡沉沉更支持不過了若肯

近溪李明道錄卷之七

四

反轉頭來將一切都且放下到得坦然蕩蕩更無
戚戚之懷也無懂懂之擾此却是能從虛上用工
了世豈有其體既虛而其用不靈者哉但此段道
理最要力量大亦要見識高稍稍不如難以驟語
問晦庵先生謂由良知而克之以至無所不知由良
能而克之以至無所不能方是大人不失赤子之
心此意何如曰若有不知豈得謂之良知若有不
能豈得謂之良能故自赤子即已無所不知無所
不能也於是坐中諸友競求所謂赤子無所不知
無所不能而竟莫得其實乃命靜坐歌詩偶及於
萬紫千紅總是春之句因憮然嘆曰諸君知紅紫
之皆春則知赤子之皆知能矣蓋天之春見於花
草之間而人之性見於視聽之際今試抱赤子而
弄之人從左呼則目即盼左人從右呼則目即盼
右其耳蓋無時無處而不聽其目蓋無時無處而
不盼其聽其盼蓋無時無處而不展轉則豈非無
時無處而無所不知能也哉諸友咸躍然起曰先
生其識得東風面者矣何俄頃之際而使萬紫千
紅之皆春也耶

問孩提良知原是不學不慮而大學致知格物却又

近溪李明道錄卷之七

五

不免於慮且學也曰學亦只是學其不學慮亦只是慮其不慮以不學為學乃是大學以不慮為慮乃是慮而能得也今觀天下是個大物了結天下大事却有個發端有個完成自其發端處叫做天下之本自其完成處叫做天下之末天下國家從我身發端我身却以家國天下為完成其實這場物事究竟言之只是個父子兄弟其為父子兄弟足法便是發端之本而人之父子兄弟自然法之便是末無不完成矣故物有本末是物之格也先本後末是格物以致其知也雖似有個工夫然必

近溪明道錄卷之七

六

是孩提不慮而愛方為父子足法不慮而敬方為兄弟足法則其格致工夫却又須從不學不慮上用也然則謂不學為學不慮為慮何不可也問良知即是本來面目今說良知足矣何必復名以本來面目也耶曰良知固是良知然良知却實有個面目非杜撰而強名之也曰何以見之曰吾子將問何以見之此時此語亦先胸中擬議否曰亦先擬議曰擬議則良知未嘗無口矣擬議而自見擬議則良知未嘗無目矣口目宛然則良知未嘗無頭面四肢矣豈惟擬議然哉予試問子以家相

去蓋千里也此時身即在家而庭院堂室無不朗朗目中也又試問子以國相去蓋萬里也此時身即在國而朝宇班行無不朗朗目中也故只說良知不說面目則便不見其體如此實落其用如此神妙亦不見得其本來原有所自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而現在相對面目止其發竅之所而滯隔近小原非可與吾良知面目相並相等也

近溪明道錄卷之七

三

既而改容悼嘆曰此宇宙間學問一大宗旨也且說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誰不作酒誰不招客又誰不云我只沽酒與人何以招牌為哉細細究之此乃何等心腸却是陷在鄉愿窠臼中孔孟防之所以曰閤然媚於世者德之賊也蓋吾心之德原與天地同量與萬物一體故欲明明德於天下而壹是皆以脩身為本者正恐自賊云耳故曰謂其身不能者賊其身者也夫父母全而生子全而歸孔子東西南北於封墓之後孟子子反齊止贏於敦匠之餘固為天下生民亦為父母此身蓋此身與天

下原是一物物之大本只在一箇講學招牌此等去處須是全副精神透徹理會直下承當方知孔孟學術如寒之衣如饑之食性命所關不容自己否則將以自愛適以自賊故太學之道必先致知致知在格物也

問百姓日用而不知是如何曰不著不察耳譬諸礦石與銀無別所爭者火力光彩耳此友良久曰某知之矣曰不知時是百姓知後復是知何曰能知即聖人也曰知後乃方可入聖焉耳非即聖人也蓋良知心體神明莫測原與天通非思慮所能及

近溪明道錄卷之七

八

道理所能到者也吾人一時覺悟非不恍然有見然知之所及猶自膚淺此後須是周旋師友優游歲月收斂精神以凝結心思思者聖功之本也故思曰睿睿者通微之謂也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方可言通動而未形有無之間方可言微至此則首尾貫徹意象渾融覺悟之功與良知之體如金光大色煅煉一團異而非異同而非同但功夫雖妙去聖則尤遠也會衆愕然曰如何猶不足以語聖曰觀於孟子所謂太而能化神不可知則聖人自可以意會也

問別後工夫常苦間斷奈何曰工夫得不間斷方是聖體若稍覺有間縱是平日說有工夫亦還在凡夫境界上展轉都算帳不得故學者欲知聖凡之分只在自考工夫間斷不間斷耳曰工夫不能超凡入聖恐多是不熟所致曰凡境與聖體相去如天淵之隔相異猶水火之反凡境工夫縱熟亦終是凡即水縱熟亦只是水不可謂水熱極便成火也

問凡境工夫縱熟無用不知聖體工夫亦有生熟否曰有生熟而體段不同耳此處極微須譬喻方得

近溪明道錄卷之七

九

今人家種果木者其核生土中即根株枝葉一時具足難說其非樹也及至成熟却得多少歲月滋培又難說其即成樹也但雖至成樹而根株枝葉與始初不爭一毫言下乃憬然悟曰果核致成大樹只為他生氣津津聖體工夫誠然在不間斷處見真消息也曰功夫間斷與不間斷果是聖凡分處然聖凡相去不遠亦惟在其見之善自方便焉耳彼今人懇切用工者往往只要心地明白與意思快活及至纔得明白快活時俄頃之間又倏爾變幻極其苦惱不能自勝若人於其變幻之際急

急回頭細看前時明白者今固恍惚矣前時快活者今固冷落矣然其能俄頃變明白而為恍惚變快活而為冷落至神至速此却是個甚麼東西此個東西既時時在我又何愁其不能變恍惚而為明白變冷落而為快活也耶故凡夫每以變幻而為此心憂聖人每以變幻而為此心喜

問孔門問答恒以學不厭誨不倦為言何也曰孔門宗旨只在求仁求仁工夫只是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夫欲立欲達便學不厭立人達人便誨不倦不厭不倦如輓着兩輪以載一車要載此

近溪子明道錄卷之七

個仁車亦不容不輓着兩輪也曰論語不厭不倦之言凡再出然對公西華却曰可謂云爾已矣若自任甚易及默而識之却曰何有於我哉又若自量甚難敢請其故曰同是孔子一人之言又同載在論語一篇之中豈有一處說得如是之易一處又說得如是之難之理往年極力思量孔門宗旨因見吾夫子平生喫緊得力處只求仁一脈而喫緊着力處亦只不厭不倦一路此其安身立命根基豈肯雜間說何有於我也耶竊意此二條當作一套說去其初云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為之不

厭誨人不倦云爾及公西華嘆謂非弟子所能則

又指示一個入頭說吾人厭學倦教只是未見意趣若果默識得其中妙趣則如知酒味之美者自然喜人共飲知棋着之高者自然好人同下雖欲罷而不能矣其於不厭不倦又何有哉何有解作不難正與可謂云爾相合而不相背也况仁為天地之性其理本生化而難已人為天地之心其機尤感觸而易親故曰仁者人也此個仁德與此個人身原渾融膠固打成一片結作一團但一粘動不惟我喜親人而人亦喜親我立必俱立成不獨

近溪子明道錄卷之七

上

成真是自然之妙而非有所強也且吾夫子只一念在於吾儕而吾儕遂為世歸依夫子心心相照終古如生視彼二千年來一切富貴繁華泯滅夢幻更誰可及他毫髮愈味而愈妙也雖欲厭何能厭不能厭而又何可倦也耶

問先儒謂子貢晚年進德今觀日月暗天之喻真是尊信孔子之至處曰此是子貢到老不信夫子處如何却說他進德蓋孔子一生學只求仁一貫貫通只是行恕吾夫子此個仁恕即一時把天機後世俱貫徹了盡子貢不知只管在望夫子得臻家

放過他皆無足論矣大衆皆為悵悵悵

問形色何以謂之天性曰目視耳聽口言身動此形色也其孰使之然哉天命流行而生生不息焉耳坐中偶有歌人心若道無通塞明暗如何有去來之句因詰之曰子謂明暗果有去來否也於是諸友論議或謂本無去來而今則不免或謂雖暫去來而本體終會自復如是之說各各不同久之乃進一新生問曰目視耳聽果即汝天性耶曰即天性也曰汝目果常明耶抑有時而不明耶曰無時而不明曰汝之目常無不明而汝心之明却有去

來是天性離形色而形色非天性矣衆皆恍然有省已乃復告之曰目之明亦有去來時也今世俗至晚則呼曰眼盡黑矣其實則眼前日光之黑與眼無與而見日之黑正眼之不黑處也故孔子曰知之為知之即日光而見其光也不知為不知即日黑而見其黑也光與黑任其去來而心目之明何常增減分毫也耶

問仲尼祖述堯舜一章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則祖述者即祖述其孝弟之道也汝諦觀本章前面說舜只說舜其大孝也歟說堯而弟在其中說舜而堯在其中矣就是說文王處也只說父作之子述之說武王處也只說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可見不惟祖述是祖述孝弟而憲章亦是憲章孝弟也至於四時之行水土之化無一物不有所自生則無一物而不好生便謂之曰天命之性也夫惟好生為天命之性故太和絪縕凝結此身其始之生也以孝弟慈而生是以其終之成也必以孝弟慈而成也人徒見聖人之成處其知則不思而得其行則不勉而中而不知皆從孝弟慈之不慮而知不學而能中來也此個道理果是愚夫愚婦為

飛魚躍皆可與知與能而聖人天地有所不能盡也惟孔子天縱聰明其見獨超拔一世故將自己身心總放入此個天命性中保合初生一點太和更不喪失憑其自然之知以為知憑其自然之能以為能怡猶於父子兄弟之間渾淪於日用常行之內凡所思惟凡所作用凡所視聽言動無晝無夜無少無老看着雖是個人身其實都是天體看着雖是個尋常其實都是神化所以下面極形容其物並育道並行敦化川流而曰此個天地比之有形天地尤為大也不然此書說聖神功化已是極其玄妙若千變萬化而不可方物何為却總名之曰中庸也耶學者但將其名書之意細去玩味便知孔子之學原有根源而今日之論或亦愚者千慮之一得也已

問仁之實一章曰此章書與論語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一般是孟子自述其平生始初着力處與末後得力處所以顯學孔子的實事也蓋天下最大的道理只是仁義殊不知仁義是個虛名而孝弟乃是其名之實也今猶人從母胎中來百無一有止曉得愛個母親過幾時止曉得愛個哥哥子聖賢即

此個事親的心叫他做仁即此個從兄的心叫他做義仁義是替孝弟安個名而已三代以後名盛實衰學者往往知慕仁義之美而忘其根源所在孟子生來得賢母養之學宮之傍而本心不失又遇子思之徒從之而正學蚤聞故其見超出一世獨知得此是生人的性命自幼而少自少而壯自壯而老一刻也離不得又自身而家自家而國自國而天下一人也離不得故知而弗去不是要他不去只知得真時便原自不會去也久久弗去則細細密密自然有許多節次從從容容又自然有許多文彩其事親從兄之間可度可觀亦非是有意要節文之也節文日熟則子愛其親而親亦慈其子弟敬其兄而兄亦友其弟父母昆弟固和美一團而宗族家邦也感通翕順雖欲不樂不容於不樂雖欲不生長暢茂不容於不生長暢茂以至手舞足蹈而不自知焉則事親從兄之間無非聲容之盛而樂樂之極也已要之此雖是說樂之極其實是形容聖之至也故從心所欲不踰矩是絮矩孝弟而不踰也聖不可知之神是孝弟之手舞足蹈而不可自知也然此皆其末後得力處功幾

之妙所到如是若論其始初着力處則只是知得透徹而又弗去耳今即孟子七篇看來那一句話曾離了孝弟那一場事曾離了孝弟陳王道則以孝弟而為王道明聖學則以孝弟而為聖學管晏事功則以孝弟而鄙之楊墨仁義以孝弟而關之王公氣勢以孝弟而勝之只弗去二字所以能純全孝弟之妙只孝弟二字所以能成就亞聖之名而生平願學孔子果不為虛言也已

一友告別再求囑付因謂曰學問與做人一般須要平易近情不可着手太重如粗茶淡飯隨時遣日

龍溪學問錄卷之七

六

心既不勞事亦了當久久成熟不覺自然有個悟處蓋此理在日用間原非深遠而工夫次第亦難以急迫而成學能如是雖無速化之妙却有雋永之味也

問尋常如何用工曰工夫豈有定法某昨夜靜思此身百年今已過多半中間履歷或憂戚苦惱或順適忻喜今皆甯然如一大夢當時通身汗出覺得苦者不必去苦忻者不必去忻終是同歸於盡翻然再思過去多半只是如此則將來一半亦只如此通總百年都只如此如此却成一片好寬平世

界也或曰聖人常言君子坦蕩蕩恐亦於此處見得而然曰果然果然問者詰曰然則喜怒哀樂皆可無耶曰喜怒哀樂原因感觸而形故心如空谷呼之則響原非其本有也今只慮子心未必能坦蕩耳若果坦蕩到得極處方可言未發之中既全未發之中又何患無中節之和耶君子戒謹恐懼正怕失了此個受用無以為位天地育萬物本源也

問掃盡浮雲而見青天白日與吾儒宗旨同否曰後

世諸儒亦有錯認以此為治心工夫者然與孔孟

龍溪學問錄卷之七

七

宗旨則迥然冰炭也曰孔孟之言何如曰語孟具在如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又曰我欲仁斯仁至矣又曰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克之足以保四海看他受用渾是白日青天何等簡易又何等方便也曰既是如此何故世人却皆不能盡如孔孟者耶曰此則由於習染太深聞見混雜縱有志向學者亦莫可下手也曰此等習染見聞難說不是天日的浮雲也故今日學者工夫須要如磨鏡的人將塵垢決去方得光明顯現也曰觀之孟子謂知皆擴充即

一知字果是要光明顯現但吾心覺悟的光明與鏡面光明却不同何則鏡面光明與塵垢原是兩個吾心先迷後覺却是一個當其覺時即迷心為覺則當其迷時亦即覺心為迷也夫除覺之外更無所謂迷而除迷之外亦更無所謂覺也故浮雲天日塵埃鏡光俱不足為喻若必欲尋個譬喻莫如即個水之與水猶為相近也若吾人閒居放肆一切利欲愁苦即是心迷譬則水之遇寒凍而凝結成冰固滯蒙昧勢所必至有時共師友講論習次瀟灑即是心開朗譬則冰之遇暖氣消融而解釋成水清瑩活動亦勢所必至也况冰雖凝而水體無殊覺雖迷而心體具在方見良知宗旨真是貫古今徹聖愚通天地萬物而無二無息孔孟之功真是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而開太平於萬萬世也

問今若全放下則與常人何異曰無以異也曰既無以異則何以謂之聖學也哉曰聖人者常人而肯安心者也常人者聖人而不肯安心者也故聖人即是常人以其自明故即常人而名為聖人矣常人本是聖人因其自昧故本聖人而卒為常人矣

諸生請訓迪曰聖賢惻惻垂教天下後世有許多經傳不為其他只為吾儕此身故曰道不遠人且不在其他而在於此一時故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夫此身此時立談相對既渾然皆道則聖賢許多經傳亦皆可以會而通之如論語所謂時習而悅朋來而樂中庸所謂率性為道脩道為教大學所謂在明明德在親民孟子所謂人性皆善而浩然塞乎天地之間字字句句無一不於此身此時相對立談而明白顯現無總條貫矣由此觀之天下之人只為無聖賢經傳喚醒便各各昏睡雖在大道之中而忘其為道所以謂百姓日用而不知及至知之則許多道妙許大快樂却是相對立談之身即在相對立談之頃現成完備而無欠無餘如昏睡得喚之人雖耳目醒然爽快然其身亦只是前時昏睡之身而非有他也故曰天之生斯民也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諸生能趁此一刻之覺而延之刻刻積刻成時又延一時以至時時積時成日又延一日以至日久之以至終身歲月皆如此今相對立談而不異焉則原泉涓滴到海有期絳種纖芽結果可待生意既真便自久

久不息而至誠純一之境只在此時一覺之功以得之而無事旁求也已諸生勉之予日望之

問晚來所教尚求而未得曰子於所求未得而心即知之未嘗或昧是汝心之本然明否曰是心之本明也心知未得而口即言之未嘗或差是汝口之本然能否曰是口之本能也曰心本明而知未嘗或昧口本能而言未嘗或差則此身此道果不離於須臾也曰今蒙所教果然如睡既喚而醒然有所得矣曰子之心不特昨日之未得知之而今日之既得亦復知之子之口不特昨日之未得言之

近溪子明道錄卷之七

五

而今日之既得亦復能言之則此身此道又果不止不離於須臾而可引之終身也況以聖賢經傳而會通之則心之未得已得而一一知之不昧即所謂明明德也口之未得已得而一一言之不差即所謂率性之謂道也以心之所明者以性之所率者彼此相與切磋講究即所謂在親民而脩道之謂教也學者如是學即所謂為之不厭而時習而悅也教者如是教即所謂誨人不倦而朋來而樂也然則孟子所謂人性皆善者固於是盡信其不誣而所謂浩然以塞乎天地之間者亦可立待

以觀乎至誠無息之妙矣到海之水寧不出諸涓滴之泉顧果之結寧不本諸纖芽之種也耶諸生其益勉之予日益望之

問諸生此時聞教不止昏睡獲醒且覺恁意勃興動而不能自己矣曰此道生機在於吾身原是至真無妄至一無二故雖不及近世訓詁之學有幾許義理可以尋思亦不及近世把捉之學有幾許工夫可以操執然而此子良知之知此子良能之能却如有源之泉涓涓而不斷有種之芽滋滋而不息可以自須臾而引之終身從今日而通之萬

近溪子明道錄卷之七

五

世設足受用固無甚剩餘亦無甚缺欠也曰先儒謂隨時體認天理恐亦是此意否曰天理二字是某自家體貼出來此明道先生語也蓋明道之學先於識仁其謂不須窮索不須防檢直是見得此理與天同體冲漠而無朕如何索得運行而無跡如何執得然孩提不慮而知是與知孩提不學而能是與能則又天之明命在人自爾虛靈天之真機在人自爾妙應故只從此須臾之頃悟得透信得及則良知以為知若無知而自無所不知良能以為能若無能而自無所不能所謂明德也者應

如是而明所謂率性也者應如是而率赤子之心不失而大人入聖之事備矣不然從思索以探道理泥景象以成操執彼方自謂用力於學而不知物焉而不神迹焉而弗化於天然自有之知能日遠日背反不若常人雖云不識向學而其赤子之體固渾淪於日用之間若泉源雖不導而自流果種雖不培而自活也諸生咸踴躍再拜曰吾儕自昨晚以逮今日反求諸心果然未嘗頃刻而不明白亦未嘗頃刻而不活潑也雖居人世實與天游矣夫子之造化吾儕也何其大且遠也耶

近溪子明道錄

卷之七

五

問諸生領教於天機之妙固已躍然但不徵以人事又恐或涉於虛玄也何如曰天機人事原不可一固未有天機而無人事亦未有人事而非天機只緣世之用智者外天機以為人事自私者又外人事以求天機而道術於是或幾乎裂矣此孔孟之立教所以為天下後世定下一個極則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孝也者孩提無不知愛其親者也弟也者少長無不知敬其兄者也故以言其身之必具則曰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焉以言其時之不離則曰一舉足而不敢忘一出言而不敢忘焉適

可遠在茲也則廓之而橫乎四海暫爾久在茲也則垂之萬世而無朝夕此便是大人不徒赤子之心之實理實事也後世不察乃謂孝之與弟止舉聖道中之淺近為言噫天下之理豈有妙於不思而得者乎孝弟之不慮而知即所謂不思而得也天下之行豈有神於不勉而中者乎孝弟之不學而能即所謂不勉而中也故舍却孝弟之不慮而知則堯舜之不思而得必不可至舍却孝弟之不學而能則堯舜之不勉而中必不可及即如赴海者流須發於源泉而枯槁沼瀦縱多而無用也結

近溪子明道錄

卷之七

五

果者芽須萌於真種而染彩鏤劃徒勞而鮮功也其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豈是有意將淺近之事以見堯舜可為乃是直指入道之途徑明揭造聖之指南為天下後世一切有志之士而安魂定魄一切拂經之人而起死回生也諸生能日周旋於事親從兄之間以涵咏乎良知良能之妙俾此身此道不離於須臾之頃焉則人皆堯舜之歸而世皆雍熙之化矣時方久旱而沛然下雨諸生咸舉手加額曰天之降茲時雨也其為茲會之發榮茂滿而顯諸象也歟吾見淵泉之出於是益資其

深聖果之圖於是益速其成矣請以第其說以傳
客有因予論書稍不費力徐為嘆曰程子見張子正
蒙云片片赤心流出朱子見周子太極圖云分更
分漏先生苦心今時在堂諸生止覺公祖之派出
者赤心片片而未知公祖之分更分漏原曾經無
限苦心來也予感君之言將備述先君先堂教育
之勞與從前愚頑之狀真是萬苦盡嘗而猶未免
於不肖之歸者情亦悽切諸公皆同聲和曰古今
人品但獲有所成立者未有不本諸學習古今之
求學習者未有不經法浩楚夫固不止我公祖一

明道錄

卷之七

三

人已也予曰學必以習習必以苦果真如諸公所
云矣但世間百樣難事皆有人百般苦習某嘗在
靜地旁觀極險之地如過海通番極危之技如走
索飛鎗極微之術如占角識驗最艱最妙而世上
諸人處處時時未嘗乏絕此何故哉亦只緣其初
一念精專便自然各各會到家矣奈何眼前有兩
場事較之以上諸般更是平順簡易却乃未見一
人肯上心者眾皆愕然問曰是那兩場事予曰為
學而做聖人為治而開太平也夫以上諸般艱難
只因人有個念頭要做便就諸般皆會此兩場簡

易直截比之諸般尤為百倍若人
則豈有帝王以後更無善治而孔孟以後更無真
儒也哉此决知非聖人之難做太平之難開但只
緣吾人一念之未切耳於是諸君咸慨然動色惻
然興懷而慨然命予書之以為立志之盟約云

明道錄

卷之七

三

近溪子明道錄卷之八

門人樂安詹事講明甫校梓

會語

萬曆甲戌季冬方伯賜谷公憲長西巖顧公大然同野李公禹江張公憲副漸江張公偕予集會五華書院進三生講書初仕而優則學次顏淵季路侍又次富與貴是人之所欲畢眾求賜谷公為之啓迪公作而嘆曰仕之與學分作兩事此在後世則然若聖門立教則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無須臾不是道則無須臾不是學無須臾不是學則

近溪子明道錄卷之八

又何分仕與不仕耶况子夏他日又曰事君能致其身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事君能致其身者即是仕之優處吾必謂之學者即是仕而能優處則其能學處也朱子因前章先儒謂推子夏之言其流將至於廢學故此章遂主張分看却不知合而言之其流弊也小分而言之其流弊也太予意公之意因進諸生而前曰汝曹今日且須究竟聖賢平生所學者為學個甚麼所仕者為仕個甚麼如大學誠意正心脩身是所謂學而齊家治國平天下是所謂仕中間貫串一句只說明明德於天

近溪子明道錄卷之八

下至其實實作用則只是個孝者所以事君弟者所以事長慈者所以使眾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悖細細說似有兩件貫通實為一事故孔子言志獨以老安少懷朋友信為個話頭看他所志如此則學便是學這個仕便是仕這個此外更無所學更無所仕亦更無所謂志也夫子此志從十五歲便曉得要繫此孝弟慈的矩至六七十歲與顏淵季路言志之時便自許得隨心隨意隨處隨人皆隨所願而不踰此矩也此矩隨心而繫則上便上得其所下便下得其所左右便左右得其所上下左右皆得其所乃謂之仁聖人之志常常不違此仁蓋自終食之間起以至終日終年而直至於七十終身其心心念念以天下為一家而不計自己之家以中國為一身而不顧自己之身如此而貧亦如此而富而無心於去貧處富也如此而賤亦如此而貴而無心於去賤處貴也漢高祖只是一代英主且云為天下者不顧家况聖人仁天下之志思欲老老以及人之老長長以及人之長幼幼以及人之幼其決烈勇猛如火之必熱如水之必寒如江河之必於沛

然赴海則其一身之貧賤富貴又安足繫累焉
也哉故時常自道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
亦在其中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焉天下之
志直是如此其切為身家之意直是如彼其輕所
以可仕則仕而可止則止可久則久而可速則速
彼少有繫累又安能超絕千古獨異羣聖而昭顯
時中之心矩於萬世無疆也哉西巖諸公咸相與
稱善命諸生歌南山五章以頌祝太平云

武定諸生講天命之謂性一章舜其大知也與一章
天下國家可均也一章既畢乃進而謂之曰聖賢

漢學明道錄卷之五

五

置此經書不是徒資吾輩詞章而國家立學養士
亦非徒以詞章望於吾輩渾是悉心體認俾窮則
足善其身達則可善天下也有問如何體認曰此
書須要先認中庸二字蓋中庸二字即是平常二
字也故其首章語道即曰率性率性者自然而然
不別加意思是也又曰不可須臾離不離須臾者
自朝至暮無時而非率此性也又曰喜怒哀樂喜
怒哀樂者隨感而見無事而非率此性也故此個
道理充滿於日用發舒於情性聖人與愚人一般
今人與古人一般故善求道者不求諸古只求諸

今不求諸聖只求諸愚蓋識得今時愚人所知能
的便通得古時聖人所知能的了夫子以世之學
者不曉得如此求道往往慕於高遠而失之故將
大舜來做個則樣說道天下皆稱贊舜帝是大知
而不知舜之所好問而察者每在淺近之言而其
所循執而用者又只是下民之中蓋言有淺近而
理無淺近淺近之言即理也民有卑下而中無卑
下卑下之民亦中也試看今時閭閻之間愚蠢之
婦無時不抱着孩子嬉笑夫嬉笑之語言最是淺
近閭閻之村婦最為卑下殊不知赤子之保孩提
之愛到反是仁義之實而脩齊治平之本也且細
細論之則不惟舜之用中於民而己為魚飛躍而
上下察焉又用中於為魚也庭草意惠自家一般
又用中於草木也吾輩有志在家要做好人只是
循着良知良能以孝親敬長而須臾不離便做得
好人在外要做好官只是循着良知良能以率民
孝親敬長而須臾不離便做得好官着人如此
便中庸可能矣奈何管商之徒惟以法制把持天
下且個個爭效法之是做好官的不以中庸做好
官矣長沮桀溺以高潔而辭爵祿荆軻聶政以意

漢學明道錄卷之五

五

氣而蹈白刃且個個爭效法之是做好人的不以中庸做好人矣此夫子所以重嘆中庸之不可能乃是就以前數等之人說他不能非謂中庸之果難能也夫以前數等之人原生學問不明之時委無足怪若今我明聖諭首先以孝弟慈和為治而先儒陽明諸老又惻惻以良知良能為教則諸生視前人已是萬幸正好趁此發憤做個真正好人做個真正好官以光顯此地新闢之學宮而仰副君長師友作興之美意也豈非一大快事耶勉之勉之

新學明道錄卷之六

五

次日太守請觀鄉約父老子弟群聚聽講乃進而謂之曰汝等聽此聖諭也覺動心否咸同聲應曰豈惟心動且均欲涕下也蓋此土原是夷地而其守又是女官以殺戮為家常以戰鬪為美事吾民無老無少若蹈水火欲需旦夕之命而不可得乃今變夷為華已去危而即安矣况又復得與沾聖明之化而共享太平之福也即因顧太守而嘆曰此方人民其胥而為夷者不知其幾千年矣今觀老幼之忻忻向善其良心感發比之他郡更為加切是雖饑渴之人易為飲食而良心同然則固不

容以地之中外而有毫髮之間也然則鼓舞振作以全其興起之美者固汝郡守之責而善推所為使合滇省之華夷而共歸於大同之化者尤吾臺司之功而不容自諉也

彌勒諸生講為政以德一章道之以政一章既畢進講者問之曰汝講為政以德的德字道之以德的德字說許多以內聖為外王以精神心術為倡率化導已是詳備可聽但不曉得個着落則理會處便不切實既欠切實則講貫處便不精神我且問你為政以德的政字可就是道之以政的政字否

新學明道錄卷之六

六

曰即是此個政了曰無為而民自歸的民字可就是民免而無耻的民字否曰即是此個民了曰政為民而立則政之所云必民間之事政既是民間之事則為政以德之德道之以德之德便須曉得聖人說的亦就是民間日用常行之德也民間一家只有三樣人父母兄弟妻子民間一日只有三場事奉父母處兄弟養妻子家家日日能盡力幹此三場事以去安頓此三樣人得個停當如做子的便與父母一般的心做弟的便與哥哥一般的心的做妻的便與丈夫一般的心恭敬和善此便是

民三件好德行然此三件德行却是民生出世帶
來的孟子謂孩提便曉得愛親稍長便曉得敬兄
未學養子而嫁便曉得心誠求中真是良知良能
而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也但這民衆無上人與他
說明此是人家第一好事大家該做即說與他聽
叫他去做又無人做樣子與他看便說也不信所
以人家父子兄弟夫妻之間不免相忤相爭本來
美德却反成惡俗矣故聖賢為政不徒只開設條
款嚴立法令叫他孝弟慈而自己去孝弟慈
如所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長吾長以及人之長

近漢子明道錄卷之八

七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父之則其為父子兄弟足法
而人自法之便是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
興弟上恤孤而民不悖果然有耻且格若此極一
旋而衆星自環拱之更不待上之人去刑罰他追
究他自然大順而大化也若泛然只講個德字而
不本之孝弟慈則恐於民身不切而所以感之所
以從之亦皆漫言而無當矣若論以德為政却又
有個機括俗語云物常聚於所好又曰民心至神
而不可欺今只為民上者實見得此孝弟慈三事
是古今第一件大道第一件善緣第一件大功德

在吾身可以報答天地父母生育之恩在天下可
以救活萬物萬民萬世之命現現成成而不勞分
毫做作順順快快而不費些子勉強心心念念言
着也只是這個行着也只是這個久久守住也只
是這個則上之所好下必有甚焉者矣今日閭閻
豈不可並於唐虞三代而無難也哉大衆其共圖
之

近漢子明道錄卷之八

八

臨安諸生講顏淵問仁一章子路問政一章仲弓問
仁一章子適衛一章子賈人告之以有過則喜一
章君子有三樂一章時兵憲定齋許公同在因語
予曰年丈平日最善理會經書請發揮所講為訓
何如予為作而嘆曰適聽諸生講說六章似章各
一義予即聖賢先後語言對滿堂上下意象則若
合群流而為巨浸汪洋活潑於吾目中欲少分異
而不能然者許公暨諸生咸樂有所聞予因進講
者問曰子初開講謂孟軻氏見得天下只有一個
善聖學只是一個為善此個善歛之一心而不見
有餘放之六合而不見不足極是說得好聽但不
知也曾理會此個善是甚麼善生無以對予曰此
個善是個性善孟子言善只道性善其言為善只

稱堯舜故曰大道一而已矣又曰堯舜與人同耳且觀此時堂上堂下人數將近千百誰不曾做過孩提赤子來誰人出世之時不會戀着母親吃乳爭着父親懷抱又誰的父親母親不喜歡抱養孩兒誰的哥哥姐姐不喜歡着護小弟小妹人這個生性性這樣良善官人與與人一般漢人與夷人一般雲南人與天下人一般 大明朝人與唐虞朝人也是一般但堯舜生來見得這個是我的天性亦是人的同性既以之自盡亦以之盡人但人有一句善言入耳便惺然覺如己的善事人有一件善行入目便惺然覺如己的善行不用去取而無善不取不用去樂而無取不樂所以能底豫克諧而致天下之善士皆歸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無人無我而渾然天下皆定皆化會歸于大同也仲尼祖述堯舜却指出個仁來立教其自註解曰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當時弟子除顏魯外更無一個肯信後來却得一個孟子走將出來便一口道盡說仁之實事親是也故今細看兩人精神但有問答言詞每每貼在各人身上纔說各人自己便關連着天下人身上總是他見透了那堯

舜善與人同的根源下落所以纔教顏子克己復禮便曰一日而天下歸仁纔教仲子齊便曰在邦在家無怨教子路以為政者即是躬行孝弟於上教冉有以富而教之者即是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義也即如君子三樂一章亦是要以首章為主蓋父母俱存是樂於盡孝兄弟無故是樂於盡弟能以孝弟為樂方仰無愧於好生之德所謂在家邦為孝子在天地為仁人也方俯不忤於人而孩提無不愛親無不敬長不失赤子之心而名為大人也方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長吾長以及人之長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家邦自此而無怨天下自此而歸仁家邦天下咸歸乎仁則可盡得一世明睿之賢才觀德觀風踴躍興起以與人為善而歸於大同也不曰人人皆可以為堯舜而何哉於是合堂貴賤凡千百之眾皆同聲感嘆謂果然我等人人皆可做得子復申而告曰此時諸人各各信得極是古今希有之事當時孟子一生之言未曾得一個相信有個樂正子雖是見得此個東西可欲可愛然問他是自己性生的便不免有疑夫有諸已

之謂信蓋能信得有諸已也此信字對疑字看是說樂正子半疑半信所以說他只存善信之間此處既信不透則其氣滯決不能得黃中通理黃中所通者即一陽真氣從地中復所謂克己而復者也中通而理明即陽光而明所謂復以自知而文理密察以視聽言動而有禮者也故從此而美在其中從此而暢于四肢發于事業便是以所以欲而先諸已施諸人通諸天下及諸後世方可以望乎大而化化而神也樂正子以後則孔孟此路真脉斷絕不談及宋時乃得諸儒興起中間也不免疑信相半至有以氣質來補德性說是有功於孟子看來還於性善處有未聯合至我

太祖高皇帝挺生聖神始把孝順父母六言以木鐸一世聾瞶遂致真儒輩出如白沙陽明諸公奮然乃敢直指人心固有良知以為作聖規矩英雄豪傑海內一時興振者不啻千百千萬誠為曠古盛事今日諸君欲見如何為顏冉家邦天下之人只此堂便是如何為魯衛先勞教養之政只此堂便是如何為君子三樂只此堂便是如何為唐堯虞舜與人為善翕然大同亦只此堂便是蓋此一

性善平平地舖在滿堂高也高不得低也低不得也不許你有餘也不使你不足也更不要說先時也更不要說後日只各各在於當人人在於當處所以謂之曰平常又謂之曰中庸以此中平之理常在於身便曰平心易氣以此中平之理施之於人便曰平易近民以此平政率民而民從之便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太平也許公乃偏呼堂中諸人而警之曰汝等各各須懽天喜地以共享我

太祖高皇帝與

今皇上太平之福於無疆無盡也已永昌長至謁廟諸生講天命之性一章舜其大知一章知之者不如好之者一章太守陳君進諸生求教予謂講者曰汝曹若謂知之與好好之與樂由許多積累工夫乃能然歟殊不知適所講三章書內知與好與樂都藏其中而汝曹未知覺耳故依着汝曹今日講套則若知先於好好先於樂依着孔門三章書看來則是樂先於好而好先於知也夫世之所謂樂者不過是自然而然後從容快活便叫做樂也今細看天命之性即是天生自然率

性而行即是從容快活也大學謂不待學養子而後嫁孟子謂孩提無不能愛其親汝試想像人家母親抱着孩兒孩兒靠着母親一段嬉嬉融融的意見天下古今更有何樂可以加此也哉此便叫做民之秉彝孔子說詩謂民有秉彝故好是懿德則好實由樂而有也又曰百姓日用而不知則知又由好樂而有也故舜稽大知便是能知而其知原於好問好察然所好者却是適言所用者却是庶民之中淺近庶民却正是率性自然而不慮不學者也又看中庸他章論聖人却有不知不能愚夫婦到可與知可與能分明說聖賢有不如愚夫婦處其次又嘆為飛魚躍為上下昭察分明又說人不如為魚處蓋人到愚夫婦之居室物到為魚之飛躍果然渾是一團樂體渾是一味天機一切知識也來不着一切作為也用不去至於汝曹通曉許多講套說話雖似曉得一般然究竟率性中和則實相去天淵之不如矣故古人善形容樂體者若陶淵明却云木忻忻以向榮周元公却云庭草一般生意夫草木無知豈果能意思忻忻也哉惟是二公會得此個樂機則便觸處自然相通汝

曹在此若肯徹底融會草木無知且自忻忻而我獨可悶悶耶魚鳥至微且自昭察而我獨可昧塞耶夫婦之愚且可與知與能況衣冠堂堂萬萬非衆人比耶孩提之時且已良知良能既壯且老萬萬非幼稚比耶於此頓覺心胸開豁耳目靈通四肢百骸俱輕快爽朗此便是一陽之氣和暢光明若從平地裏湧出一般豈不與今日冬至同其亨泰也哉況以此意而觀之一堂則一堂上下無賢愚老少皆覺自率其性而自樂其常一堂渾是春也以此意而觀之一家則一家內外無老幼親疎皆覺自率其性而自樂其常一家渾是春也又遠而觀之一郡觀之一省又遠而觀之天下萬世無不渾然同樂同春於無盡焉却即是為天下造太平為萬世開太平而無負父母生育一番朝廷作養一場道其在邇而非遠事其在易而非難昔人謂太平無象却不想人人親其親長其長便是天下太平萬世太平也陳君同諸僚友共舉手加額曰今日為聖天子稱賀太平自此其益萬世無疆也夫

江海諸生講王者之民一章人之所不慮而知者一

章君子有三樂一章既畢進講者而問之曰適講王伯伯不必言矣且汝以何為王通耶對曰殺之不怨三句便是曰此是說王者氣象如面前日之光而非日之體樹之影而非樹之形也又對曰所過者化亦是曰此是贊王者道大如說日光這等明樹影這等長去日體樹形更愈遠矣一生箭曰孟子曾說以德行仁者王此却是直說王道矣予曰是則是矣然又不知汝却以何為德以何為仁也對曰若要直指可只是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已乎予曰汝既知此則何必遠取耶次講

天下之至妙至巧者莫過於聖人之不思不勉而至妙至巧者亦莫過於孩提之不慮不學二者大小雖殊其神化則不差毫末也况王者所過所存直與上下同流而孩提之所知所能亦云達之天下固未有不達之天下而可謂與上下同流亦未有既達之天下而不是與上下同流者也以此二章合看恰好渾是一章但過化存神是樹木末稍的果子良知良能是樹木根底的果子根稍分得兩頭果子通貫一脈汝輩于今却須猛省思量人人皆做過孩提赤子來人人皆知得愛親敬長來何故堯舜孔孟却能以這果子花實溥海宇而同流合化至後世諸人却把這個果子枯芽敗種而生意斬然此中間却自有個緣故蓋由古先聖賢生來便會識得輕重孔子吾十有五而志于學其時志學便即知歸重孝弟意也志重於孝弟意則便一切外物皆不能與他作對生機貫徹勃然充盛絜矩從心更不由他得矣孟子窺見這個意思又重重為他發嘆說君子有三樂雖王天下不與存也夫一切外物之高美至於王天下處便盡了此王天下不與則其他更何可言是孟子極贊夫

子志學之誠之極處其實三樂最先一着只是樂
孝樂弟樂孝樂弟到渾化時便天壤之間更無可
代以此反之於身便自然無愧無作而為學不厭
矣以此通之於人便自然盡得英才而為教不倦
矣到得不厭不倦去處則前日良知良能渾然成
個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一段滋味其過不容以不
化其存不容以不神其天地不容以不合德矣故
今日吾輩既生 聖明之時又幸得聞聖學之要
只在能辨別得個輕重能決定得個趨向果然如
吾夫子當時志學一副肝腸則樹根之着地者愈
近

近學明道錄

卷六

七

養而愈深枝幹之參天者將無疆而無盡知能神
化之果不惟際上下而同圓且將極古今而共久
矣願諸君其勉之勉之

昆陽州守夏子通從歸化尹遷蒞州治因請視學及
舉行鄉約于海春書院乃署州事麗江二守潘
子即學舊基而為之者其前面滇海予昨以治海
經是咸苦水勢橫溢民居民田溺為巨浸今下派
既導田間惟溪水一泓餘則悉已種苗青綠盈疇
民之髦倪頌樂者洋洋矣予謝諸職事動績已隨
惜坐少休客有指堦除栢林告曰前年有司遷學

議伐官牆多樹以充梓材樹棲群鳥俱徙巢他林
宵無影跡昨分守同野李公命二守君止勿伐群
鳥一夕歸巢如故言訖翎羽翩跹紛音聲鼓噪與諸
父老子弟樂意若相關然予因憶向夏子尹歸化
時以事至省予及分守李公延相談性學夏子堅
以所見自執謂性命非下學可與予為辨析直繼
日以夜後別且數月茲來同遊於泮林海岸聽鳥
觀魚夷猶靜止似與疇昔之夜執語迥異乃訝而
詢以所得夏子忻然對曰漁以俗習替我天良恒
謂聖賢非人可及故究情考索併力支吾求之愈
勞而去之益遠豈知性命諸天本吾固有嘗於日
用之間自視言動事為其停當處雖古之儒先賢
哲恐亦難以殊論是以近來考索支吾雖不敢廢
然甚不為拘迫而喫力矣其意將進而相謝予止
而謂曰子之近得比之前時果大徑庭但停當二
字尚恐或未盡停當也潘子亦從旁笑曰世之人
欲求停當二字為甚難夏兄則去停當二字亦又
甚難也夏子瞿然曰言動事為可不要停當耶予
曰可知言動事為方纔可說停當則子之停當有
時而要有時而不要矣獨不觀茲栢林之禽鳥乎

近學明道錄

卷六

七

其飛鳴之相關何如也又不觀海濤之青苗乎其生機之萌茁何如也子若拘拘以停當求之則此鳥此苗何時而為停當何時而為不停當耶易曰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造化之妙原是貫徹渾融吾子蚤作而夜寐笑嬉而偃息無往莫非此體豈待言動事為方思量得個停當又豈直待言動事為停當方始說道與古先賢哲不殊若如是用功如是作見則未臨言動事為固是錯過而既臨言動事為亦總是錯過矣夏子憬然自省作而應曰子在川上謂不舍晝夜吾人心體決不可一息

生生之機暢達敷布俾一州二邑父老子弟俱忻忻以興孝與弟相養相安共茲林之禽鳥而和鳴並茲疇之嘉禾而秀穎則萬物並育之風六合同春之象行自昆陽而肇端以莫可涯量矣潘子復從旁贊曰夏子初任而過承公最詩曰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公之好而示之夏子也亦至矣敬共為夏子拜嘉云

二月初六日丁祭方畢永昌兩庠生儒具在郡邑諸君率之于書院會講予感而嘆曰人生世間惟有此一件事最為緊要然人於百年之中未嘗時刻休歇看他何等動惕何等周詳獨於此處却寬懷放意不來說着理着要之總是不肯思量若思量時則孔孟去後至於今日其間功名富貴豪傑英雄皆是我等之動惕而周詳者也畢竟灰飛烟散杳無歸着使當時若移其動惕之心以來動惕志氣移其周詳之見以來周詳問學豈不亦得入于聖入宮牆而萬年一日也耶况每年設立春秋二祭每月設立朔望兩拜俱是為吾輩樹立表儀使人人有所觀感此而不興則非夫矣於是諸生起曰聖賢好做雖市井愚夫亦當知之但性

往求而弗得敢請示以其方予曰聖人去我已遠其方從何而覓所立五經四書即其方也但今看經書者多只草草率易將一切舊套理說便輕信謂是聖賢宗旨所以終身老於佔俾而自己性命了無相干與草木朽腐又何足怪一生問曰不知性命要如何理會予曰若依舊套理會莫說汝革老成即喚百十童生命以天命之謂性一題便個個可作成文章其於性命之理亦似了了但就聖人分上自言五十方知天命則聖人理會性命如是之難吾輩理會性命如是之易此豈聖人之質

進學解

卷之八

純於吾輩哉要之吾輩之理會非聖人之理會也曰吾輩固差矣不知聖人當時却是如何理會曰若知危病之家之求醫乎倉皇急遽西走東奔旁詢其故則曰為救性命也夫性命二字生死繫焉孔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孟子曰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哀哉為言蓋吊其雖生而已死也今須持畏死求生之心以去理會性命便自精神百倍而聖人地位方有可望矣故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又曰其為人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看他此段精神方是與危病

求醫者同其汲汲所以能起死回生而續延壽命亘萬古而長存也不是如此懇切而漫欲理會性命吾知其決不可得也已

初至騰越警報方急中外戒嚴雖諸士人心亦皇皇故謁廟升堂未及詳講繼鄉紳邀會於來鳳山房乃陽明先生手筆也眾坐方定忽報首賊前鋒失利而黨眾猶尚負固遂勿忙遣師仍未終會越數日諸鄉連復脩會如初亦坐方定而捷音疊至矣乃共賡歌相慶頌我大中丞王公運籌決勝之遠而不肖某會逢其適之奇也諸縉紳因顧州

進學解

卷之八

守張君曰吾騰文事武備一時濟美則萬世無疆之休誠于茲會卜之矣今此會堂以默識名扁而羅公祖五華會語謂孔子默而識之之識即明道學者先須識仁之識果然仁字識得則疾痛痼癢恫瘝乃身即文事之脩武備之飭俱是不厭不倦實地工夫處矣客有問曰公祖會語謂學不厭教不倦何有於我為不難不知他章入則事父兄出則事公卿亦云何有於我則亦可作不難否曰此亦從默識中來也蓋既認得父兄是我之親公卿是我之尊則自然推不開脫不去其故事勉力亦

已不得如無所解於其心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莊
子且能言之而孔子却肯說此事何有於我身也
我客良久嘆曰子貢當時說夫子不言小子何述
却是推開了自身而欲覓之於外天何言哉夫子
正為方便指以默的頭面與他今若曉得四時之
行不得不行便見夫子不厭處百物之生不得不
生便見夫子不倦處州守張君噓然喜曰此豈惟
可以知夫子之默識且可以知程子之識仁蓋我
與人原是一個四時百物亦原是一個豈有學不
厭而教乃倦亦豈有四時常行而百物不生者哉

物是一個知得此個一處便知得孔子仁與恕處
矣諸君因共浩嘆曰此今天下國家若都曉得此
個意思透徹則諸宣撫雖遠亦可聯之几席莽達
喇雖夷亦可服之華教而況目前生民有不如保
赤子如切體膚也哉子曰此個責任原人人本固
有的亦人人本該得的孔子說仁者人也今出世
既為人便出世來當盡仁也盡這個仁以為這個
人則其人又何所不該括耶即如今時鄉村俚語
說某人是個人又曰某人不是人其曰是人也者
豈謂其能梳頭洗面而穿衣吃飯耶其曰不是人
也者亦豈獨謂其頭面不整而巾履不備也耶要
必舉其所以處事所以處人所以處家處國而言
之也已故此意只患不識不知若知識得時自便
不容辭亦不容已如我今知得是屯道則屯政敢
自諉耶張君今知得是州守則州事敢自諉耶故
屯田事州中事諸公一衆即問之亦多不應若我
與張君則身雖在此而心則往來四境兀幾番矣
諸君嘆曰身在此而心每往來則可以言默而識
矣屯是州之屯州是屯之州張父母之心便同公
祖公祖之心便同張父母則是默而成之不言而

信存乎德行矣客有年大者進曰如公祖與父母則可謂純是天理矣但不知人欲雜時又作何用藥也予相顧囑曰君老矣不應復有此大受用若說破此等受用則豈止從今至百二十歲即從此至千萬億載而無疆無盡也已蓋凡言善惡者皆先善而後惡言吉凶者皆先吉而後凶今盈宇宙中只是個天只是個天便是個理惟不知是只是理者方始化作欲去如今天日之下原只是個光亮惟瞽了目者方始化作暗去了也衆曰凡物有個頭腦此默識而知是學問的頭腦二位公祖父母是一堂人的頭腦學問無默識便邪便亂百姓無官長便邪便亂不知在主宰上先立其大而惟末流治之則雖盡戮莽人而邊鄙終不得寧謐也已客憬然悟曰幸矣幸矣我公祖未說破時老懷慌慌亂亂只覺得入欲紛擾一般今一叫醒則反而求之我自侵早起來梳頭洗面頂冠束帶清茶淡飯繼而踴躍赴會扶筇登山迎公祖而坐聽諸君而講耳聰目明身輕志快即頃刻之間而寸寸步步俱化作一團天理果然天日常明而人自變情也學之有頭腦也如是哉有復詰予曰學問

以默識為頭腦公祖請為諸生言個默識頭腦手予亦詰曰須先酌公巨觥乃與公說此大頭腦也張君曰何如予解之曰孔子云默識是着不得句處諺不云乎酒中不語真君子相發一笑張君復目堂中柱聯有靜定之句曰學之有取於默也如是所以君子之用功不可不靜且定也予曰默識是定靜的頭定靜是默識的尾不觀大學之定靜必先首之以知止也耶張君再拜謝曰學難乎有得某于今日若近於慮而得矣先生之賜執大馬客從而讚曰知止而得是明明德於天下也明明德於天下則以已昭昭使人昭昭生民耳目俱舉親天光而我朝以大明建號不有徵於今日乎翌日復會鳳山書屋舉城父老子弟俱一時駢集客因起而謂曰俗語云人各有心以予觀之是大不然蓋人生世間其秉彝好德原有本心若感觸之下本心出見則我即是人人即是我如今日堂上堂下入雖千百而相向相通心却渾然合成一個也予亦從而嘆曰豈惟茲堂之人哉即昨隴川頭目辭去因今通士引之以觀城中元夕燈火諸頭目有感於士民懽慶上下安和平生所未及見今

早復於門官求進見甚切予令譯所欲言譯者曰
渠見州衛軍民心竊不分說金騰與三宣譬則均
是天朝一段土田中間只隔着一條埂壞今埂
壞內都是茂盛禾苗埂壞外便都做稗子蒿草
願上司也發大慈悲着服一同看着言訖涕淚交
下予時亦大為所動大衆從旁讚曰公祖之感夷
人若此真以萬物為一體矣有一生進而問曰萬
物一體誠仁者之心矣然孟子却云仁者人也合
而言之道也不知仁與道又何所分別也耶予曰
孟子此言即中庸率性之謂道一句也蓋仁之一

遊漢子明道錄卷之六

五

言乃其生生之德普天普地無處無時不是這個
生機山得之而為山水得之而為水禽獸得之而
為禽獸草木得之而為草木天命流行物與无妄
總曰天命之謂性也然禮經云天地之性人為貴
人之所以獨貴者以其能率此天命之性而成
道也如山水雖得性生機然只成得個山水禽
獸雖得天性生只成得個禽獸草木雖得天
性生機然只成得個草木惟幸天命流行之中忽
然生出汝我人來却便心虛意妙頭圓足方
耳聰目明手止生性雖亦同乎山水禽獸草木

木而能鋪張顯設平成乎山川調用手禽獸裁制
乎草木由是限分尊卑以為君臣之道聯合恩愛
以為父子之道差等次序以為長幼之道辨別嫌
疑以為夫婦之道篤投信義以為朋友之道此則
是因天命之生性而率以最貴之人身以有覺之
人心而弘夫無為之道體使普天普地俱變做條
條理理之世界而不成混沌沌之乾坤矣衆復
讚曰公祖之言正所謂人者天地之心天地設位
而聖人成能也予曰此心字與尋常心字不同大
衆在此須用個譬喻他纔明白蓋人叫做天地的

遊漢子明道錄卷之六

五

心則天地當叫做人的身如天地沒人為主就像
人睡着了時身子完全現在却一息無用天地間
一得個堯舜孔孟主張便像個人睡醒了一般耳
目却何等伶俐身體却何等快活而家庭內外却
何等齊整也耶衆嘆曰聖人不生萬古長夜此語
誠為至言今我此身本可以為堯舜為孔孟而顧
自甘於禽獸以同污賤自淪於草木以同朽腐其
機誠繁於醒與不醒之間今日責任又在於我公
祖必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而使騰衝內外
同一常惺惺焉乃妙也一生復進而問曰人之睡

貴於能醒果然矣但孟子鷄鳴而起尊尊為善尊尊為利雖均一醒而所為又有不同則將柰何予曰醒與睡是將他來作個譬喻睡醒之醒止從眼開處說醒覺醒之醒則從心開處說醒若以眼開之醒而即當心開之醒則自堯舜孔孟之外而比比以甘同禽獸草木者豈盡閉眉合眼之人耶惟須得如今日一堂上下人人出見本心則人與仁合即上司便成上司僚屬便成僚屬鄉士夫便成鄉士夫郡子弟便成郡子弟豈不人道昭布於此一堂也耶曰合而言之之道與本立道生之道可相同否予曰論語首言學而時習即繼以其為人也孝弟蓋孔子之學只是教人為孔子教人為只要人孝弟所以又說仁者人也親親為大親親即仁以孝弟之仁而合於為人之仁則孝可以事君弟可以事長近可以仁民遠可以愛物齊治均平之道沛然四達於天下國家而無疆無盡矣合而言之則道豈有不生也哉於是眾共舉手賀曰今日滿堂真是個個心目醒然固未有一家之人皆醒而盜賊敢窺竊者莽酋不自此而遠避萬里也耶

州衛及諸鄉士夫復請大舉鄉約於演武場講聖諭畢父老各率子弟以萬計咸依戀環聽不能舍去予呼進講林生而問曰適纔汝為諸人講演鄉約則善矣不知汝所自受用者復是何如林生曰自領教來常持此心不敢放下予顧諸士夫嘆曰只恐林生所持者未必是心也林生竦然曰不是心是何物耶予乃徧指面前所有而示曰汝看此時環侍老少林林總總個個不着足而立傾着耳而聽睜着目而視一段精神果待汝去持否豈惟人哉兩邊車馬之旁列上下禽鳥之交飛遠近園花之芬馥亦共此段精神果待他去持否豈惟物哉方今高如天日之明熙和如風氣之煦煦鵲如雲烟之霏密亦共此段精神果待他去持否林生未及對而諸老幼咸躍然前曰我百姓們此時懽忻的意思真覺得同鳥兒一般活動花兒一般開發風兒日兒一般和暢也不曉得要怎麼去持也不曉得怎麼去放但只恨不曾早來聽得又只怕上司去後無由再來聽得也曰汝諸人所言者就是汝諸人的本心汝諸人的心果是就同着萬物的心諸人與萬物的心亦果是就同着天地的心

蓋天地以生物為心今日風暄氣暖鳥鳴花發宇宙之間渾然是一團和樂今日

太祖高皇帝教汝等孝順和睦安生守分間閭之間亦渾然是一團和樂和則自能致祥如春天一和則禽畜自然生育樹木自然滋榮苗稼自然秀穎而萬寶美利無一不生矣况人家一和而其興旺繁昌所有利益又何可盡言耶故適來童子歌詩謂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樂只二字亦正是一團和氣之意也汝輩老者已不必言若許多後生小子肯時時忍耐不使性氣於

近溪子明道錄卷之八

親長之前不好爭鬭於隣里之間不多殺害於六畜之類去斷喪這一團和樂則千年萬載長時我在汝騰越地方矣又何恨其來之遲而怕其去之速耶言訖皆淫淫涕下予極止散去林生復同諸士夫請予開示再四進曰公祖謂諸老幼所言既皆渾是本心則林生所言者又何獨不是心耶予後嘆曰謂之是心亦可謂之不是心亦可蓋天下無心外之事何獨所持而不是心但既有所持則必有一物矣諸君試看許多老幼在此講談一段精神千千萬萬變變化化倏然而聚倏然而散倏

然而喜倏然而悲彼既不可得而知我亦不可得

而測非惟無待於持而亦無所容其持也林子於此心渾淪圓活處曾未見得而遽云持守而遂放下則其所執者或只意念之端倪或只見聞之想像持守益堅而去心益遠矣故謂之不是心亦可也林生復進而質曰諸生平日讀書把心與意看得原不相遠今公祖斷然以所持只可是意念而不可是心不知心與意念如何相爭如此之遠也予浩然發嘆曰以意念為心自孔孟以後大抵皆然矣又何怪夫諸君之錯認也耶但此個却是學

近溪子明道錄卷之八

問一大頭腦此處不清而謾謂有志學聖是猶煮沙而求作粥縱教水乾氣盡而粥終不可入口也諸縉紳請曰意念與心既不同也須為諸生指破渠方不至錯用也予嘆曰若使某可得用言指破則林生亦可得以用力執持矣諸君聞而嘆曰然則不可着句指破處便即是心而稍可着力執持處便總是意念矣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林兄欲得天地之心而持循之其尚自復以自見始於是林生及諸師友讀於明倫堂聯四日之會而後別

近溪羅先生明道錄跋

先生自弱冠時聞道即以興起斯文為己任厥後服官中外迄于還山日夜孜孜以此自勵以此誨人以故會中多問答語而應酬詩文亦時時走筆為之顧藁多散軼海內來學者願刻以傳而卒不可得奎自丙寅獲侍以來十九季所矣凡會中肯綮語皆謹錄之曩與先生之伯子軒仲子輅彙緝成卷無何復軼去今即錄中之一二藏於家者固請於先生刻之以惠同志刻

近溪羅先生明道錄跋

後跋

成奎得綴數語卷末至其學術接孔門正脈則覽者當自得之所謂因文可以見道也非奎之愚所能贊也子輅曰臣譽仲尼猶兩手捧土置之泰山之顛其無益於泰山之高明矣奎於先生亦云岿

萬曆甲申夏五月門人臨川杜應奎百拜跋

敘羅近師明道錄後

今之譚學者皆曰道不易言夫道曷難言哉難於聞之而悟悟之而皆道耳夫孺子歌滄人恒言天下國家有耳者所共聞惟宣尼子與知其為至理所寓而明之以迪人彼固有所以合之而一理渾融充塞無間要亦見之真而感通為甚遠也謹勿後

近溪羅先生明道錄跋

後跋

十

外傳則為言中庸之誠天則實理人則實心矣稍長侍先君訥齋游安城諸先達則又為言實理之在天者即吾心實心之在我者即天理矣然形體心知天人迥隔敏蚤從事泮渙猶初比丙寅歲近溪羅先生會講踈山錄達道達德三重九經要皆行之以一而所發一之義甚明且切時則心

若有契乃修贄及先生之門往還將十餘載未之敢怠惟繹一之一言亦未敢忘也至丁丑成進士去知宣城章先生以貴捧出都門相與並舟而南于時寢興食息形跡渾忘俯察仰觀喫緊活潑偶爾若有所悟不覺大呼起曰塞乎天地之間非所謂實邪斯之實也非所謂一邪心理神靈虛

近漢子明道錄後跋

三

疑由於天人之一而不二後儒以氣質譚性則天且疑之矣况於人邪疑則性根且斬矣又安能以無害而養之以直邪我明章生陽明先師其見之以悟其氣是以充孔孟性命之脉誠自一綫而引之普天無復支離間隔之病其有功吾道真可稱罔極者昨備負言責於從祀之議輒不自量首陳之已得議允而此學益以大明碩陽明之後誰與其宗者茲讀先生會語宛然姚江宗派也是足以明道故名為明道錄因敬述夙所承教者以附末簡如是云者

近漢子明道錄後跋

四

萬曆乙酉歲仲冬之吉

賜進士第河南道監察御史奉

勅巡按浙江等處督理鹽課撫樂安門人
詹事講垣首誤



近溪子明道錄八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明羅汝芳撰前有昆明郭斗序稱汝芳以家居富
美堂及雲南五華書院所集講義二卷合而刻之
一題曰五華會語一題曰雙玉會語其門人杜應
奎又附以所記汝芳論學編爲三卷題曰近溪先
生會語此本題曰明道錄作八卷又每卷但題會
語不標其地卷端題門人樂安詹事講校梓蓋應
奎編於前事講又編於後故書名卷帙各不同也

古言二卷

〔明〕鄭曉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明嘉靖四十四年項篤

壽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古言二卷》
提要

古言序

正德丁卯曉年九歲先公携至百可園教
識字逾三月四書成誦先公喜曰可教也
時時取經史解說大意後三十餘年詮錄
授兒曹十不存一矣項甥子長進士見而
說之遂付諸梓嗚呼音容如在忍失此身
哉

嘉靖乙丑十月既望曉識

古言序

二

古言卷上

海鹽鄭曉



八卦伏羲所作重之者文王也易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義畫也因而重之爻在其中文畫也連山首艮歸藏首坤皆止八卦至周首乾乃有六十四卦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言義易也作易者其有憂患乎言文易也

本古書卷上

成周時六卿遷轉三公不然初太公爲太師卒周公代之周公卒畢公代爲太師召公仍爲太保周公爲冢宰卒召公以司空代之代冢宰而不代太師也召公歷三朝皆太保畢公代太公爲司馬而不代太師毛公代召公司空而不代太保蓋毛公代榮公爲太傅康叔代太史蘇公爲司寇而不代其太史代太史者

逸也

商伐夏秋收時周伐商春耕時

散宜生南宮适閔天太顛皆學於太公疏附先後奔奏禦侮總言文王之臣宣力任事如此非專指四臣四行

孔子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又曰當文王事紂之時乎是故其辭危讀易而後知聖人憂勤惕厲之心也文王美里時年

本古書卷上

八十八其所演易彖詞是也讀其詞而見其心矣德愈盛則身愈下名愈彰則迹愈危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以服事殷之心也危必平易必傾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也危而平矣平易至於傾也易而傾矣傾可反而平也危易之心毫釐傾平之迹天壤

宋儒有功於吾道甚多但開口便說漢儒

駁雜又譏其訓詁恐未足以服漢儒之心宋儒所資於漢儒者十七八只今諸經書傳註儘有不及漢儒者宋儒議漢儒太過近世又信宋儒太過今之講學者又譏宋儒太過

聖學相傳至孔孟論者皆云直至宋儒周程始為得孔孟之傳論孔庭從祀者益多其說孟子之後惟文中子周茂叔程

本書卷上

三

明道朱晦庵之學為正若荀况楊雄董仲舒皆大儒知學追之末叔以文章言道術又次之漢諸經師人品雖不能盡善然實有功於聖教

聖人將修春秋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又與左丘明乘如周觀於周史乃作春秋既成以授游夏令參正之對曰不能贊一詞已乃稽之

卜得陽豫之卦此漢儒之言其去聖人未遠宜信

陰厭陽厭求神無定在也不知其神在此乎在彼乎故有正祭必先之以陰厭終之以陽厭孝之至也孝之至也愛之至敬之至也何言乎陰厭陽厭也陰厭於奧也陽厭於屋漏也奧室西南隅不得戶明故曰陰厭屋漏室西北隅當屋之

本書卷上

四

白故曰陽厭此疏說也抑亦陰謂神之歆祀而始來陽謂神之就享而將去其來來自陰也其去去自陽也詩正義云大夫無陽厭非也夫特牲饋食士禮也陰厭陽厭不殺於士而況大夫少牢饋食不有陰厭乎有司徹不有陽厭乎少牢饋食有司徹皆大夫祭禮也一事也有司徹者少牢饋食之終也大夫之祭

始償尸於堂卒禮尸於室一日之事也
非若天子諸侯之祭明日而繹故少牢
饋食無陽厭有司徹有之有司徹無陰
厭少牢饋食有之大夫之祭其先也隆
於士而殺於諸侯也非大夫無陽厭也
惟夫宗子殤者陰厭耳矣庶子殤與無
後者陽厭耳矣是謂殤不備祭由是觀
之陰厭之禮隆於陽厭備於陽厭徐於
陽厭陽厭者徹俎而改饌也又曰二厭
無尸陰厭而後迎尸尸出而後陽厭也
程子傳易據王弼本弼出費直朱子易本
義據呂伯恭古易則本之田何費易長
於卦筮無章句以爻彖文言等參入諸
卦以解經田易傳自孔子經分上下以
孔子所作爲十傳皆有章句蓋程朱傳
義異本今乃並行乃以朱義從程傳學

者不復知有古易矣

記曰雩宗祭水旱也宗讀爲榮讀如字者
誤矣夫雩請雨故魯旱則雩榮請霽故
鄭水則榮古之人雩祭以牲雲漢詩曰
靡愛斯牲是也榮祭以牲春秋大水鼓
用牲於社於門是也左氏凡天灾有幣
無牲之說豈別有據乎周禮雩祭司巫
榮祭鬯人各專其事漢禮雩衣皂榮衣
朱各異其物蓋雩從雨榮從火故雩以
女榮以男雩於北榮於南陰陽之義也
舞皇用瓢古法也或謂雩以男僣榮以
管城更詳之
雙生子質家先生文家先後生其義未
詳
用人理財平天下大急務用人是教理財
是養古之教人所教在是則所用在是

所用在是則不教而人自從之後世所
教非所用所用非所教萬語千言人誰
信之古者養民何嘗有所施於民只是
不妄取之而已後世竭民財力不得養
其父母妻子而以區區帛肉與民曰我
養老又輒云免租幾分而寔他端取之
以盈其數皆由生者寡而食者衆爲者
舒而用者疾一有軍旅水旱窘迫無策
又加賦於民所謂恒足正謂平日生財
卒有兵荒自能贍給非謂一歲之入僅
供一歲之出而已苟歲入不足支歲出
國之喪亂無日矣

石經大學次序亦自可玩味首大學之道
四句次古之欲明德一節又次物有本
末四句又次綿蠻詩又次知止節又次
邦畿節又次聽訟節又次自天子二節

又次物格而后知至節又次所謂誠其
意章又次所謂修身章食而不知其味
下有顏淵問仁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
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二十二字次所
謂齊其家章次所謂治國章首節次一
家仁節次如保赤子節次故治國五節
次所謂平天下首三章次秦誓四節次
節彼南山節次是故君子先慎乎德四
節次殷之未喪師節次楚書節次是故
言悖節次康誥惟命節次舅犯節次仁
者以財二節次生財節次孟獻子二節
次是故君子有大道節次堯舜帥天下
節次明德親民二章次穆穆文王三節
終焉

大學一篇初在戴記中程子始表章因而
更定之朱子爲之章句今傳習者是也

漢大司農鄭玄所註唐國子祭酒孔穎達所疏皆古本也元金華王氏栢四明黃氏震草廬吳氏澄國朝正學方氏孝孺山陰景氏溫陵蔡氏清莆田鄭氏瑗新安潘氏潢各有說惟餘姚王氏守仁尊信古本余固不敢謂古本有錯簡也又有石經大學與古本大學不同魏政和中詔諸儒虞松等考正五經衛觀

書

卷一

邯鄲淳鍾會等以古文小篆八分刻之於石始行禮記而大學中庸傳焉松表述賈逵之言曰孔伋窮居於宋懼先聖之學不明而帝王之道墜故作大學以經之中庸以緯之則學庸皆子思所作經緯之說亦不爲無見蓋必有所受矣戴鄭賈三家皆不分經傳經傳分於宋儒

近世言鬼神事即謂此禪說不知四十二

章經未至洛陽達磨未入建康時聖賢亦多言之語曰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又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使天下之人齋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此何物也易曰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記曰骨肉變於下陰爲野土其

書

卷一

氣發揚於上爲昭明薰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吳季札莖子羸博之間而曰骨肉復歸於土命也魂氣則無不之也此後屈原賈誼知此意天地間萬物聚散皆鬼神也

胡康侯曰聲罪致討曰伐潛師掠境曰侵穀梁氏曰苞人民毆牛馬曰侵斬樹木壞宮室曰伐胡說爲優

人生七年曰悼十年曰幼二十曰弱而冠然少昊十二而冠魯襄公亦然三十曰壯乃有室文王年十四而生伯邑考四十曰強乃仕禹益治水皆年未二十五十曰艾言髮蒼白如艾也然又曰少艾六十曰耆男子耆而閉房無世子則命貴公子將薨亦如之蓋未六十無立庶子爲世子之法恐立而復黜乃亂道也

古書卷上

十一

七十曰老家事傳矣况王事乎故曰大夫七十而致仕八十九十曰耄百年曰期

衡統紘經四者皆冠之飾衡維持冠者筭是也統縣瑱之繩即克耳也紘繫冠於首冠冕有筭用紘用一組縹布冠無筭用纓纓用二組纓自上而結下紘從下而屬上皆垂其餘也經冠上覆者冕

以木爲幹衣其上謂之經藻率以韋爲之以籍王也鞞鞞佩刀削飾上曰鞞下曰鞞鞞紳帶即大帶厲帶垂貌游旌旗之游纓馬膺前飾錫在馬額鸞在鑣和在衡鈴在旂

聖人以春秋屬子夏孝經屬曾子春秋二尺四寸書孝經一尺二寸書詩亦屬子夏

古書卷上

十三

杜氏謂獲麟而作春秋范氏言作春秋而麟至杜說是司馬公言春秋文成數萬張晏數之纔得萬八千字李氏數之更闕一千四百二十八字公穀書孔子生左書仲尼卒皆非春秋本文

庾成六藝論曰左氏善於禮公羊善於識穀梁善於經庾成箴左氏膏肓發公羊墨守起穀梁廢疾自後二傳微而左氏

顯

古者釋經不敢自信故其傳不與經相參
雖孔子傳易亦然春秋三傳亦不聯經
石經書公羊傳有傳無經漢諸大儒爲
傳訓者往往與經別行至季長註周禮
謂如此則學兩讀遂以傳入經後漢以
來就經爲傳者自季長始也元凱解左
傳亦合而爲一

疑傳疑信傳信

仲子也

左公羊以爲惠
公之妾桓公之母穀梁以爲孝公之妾
惠公之母觀春秋書惠公仲子恐左公
羊說爲是公羊以子氏爲隱公母穀梁
以爲隱公妻妻是也

左傳魯定公八年侵齊門於陽州士皆坐
列曰顏高之弓六鈞皆取而傳觀之陽
州人出顏高奪人弱弓籍丘子鉏擊之

與一人俱斃

既斃

與一人俱斃偃且射子鉏中頰殪既斃
矣焉能射人殪曰仆也要離謂夫差云
臣迎風則偃背風則仆仆前覆偃却倒
春秋魯史本名聖人未修時名春秋修後
亦名春秋詩亡然後春秋作此已修之
春秋下文魯之春秋是未修之春秋其
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此春秋之未
修者其義則其竊取之此春秋之已修
者未修時事與文猶乘櫓柁既修後則
事有褒貶文有筆削矣

乾之彖

見文王

乾之彖見文王造周之德坤之彖見文王
事殷之心

乾九五革九五皆聖人在天子之位也龍
飛堯舜也虎變湯武也坤九五周公以
之泰九二房玄齡韓稚圭以之蹇六二
諸葛孔明以之遯上九錢淡成有焉

易若無序卦後儒又將以六十四卦爲錯簡而別爲叙次矣

伏羲作八卦非取於河圖也孔子傳易曰古者庖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又曰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

古書上

王

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不此之信而信漢儒之說可乎書曰天乃錫禹洪範九疇亦不言洛龜事

後世言伏羲止八卦文王重之爲六十四卦者非也若無六十四卦何以能筮筮必六十四卦乃有三百八十爻不然筮必一爻動而後可占二爻動則無卦可

占矣若謂至文王方有六十四卦何以唐虞時即有龜筮協從之說三皇堯舜何以取象於渙於噬嗑等卦乎

文言元者善之長四句說者謂先師引穆姜之言恐非穆姜所能言蓋穆姜能記述先聖賢之言也

外夷爲中國患者北胡爲最西羌次之南蠻又次之東夷在海中者未嘗有出入

古書上

王

中國殘毀省府經行深入千里者航海登岸遠不過百里

周時六卿以天地春夏秋冬爲序不以所領公孤爲先後如顧命召六卿召公太保以冢宰第一次司徒芮伯宗伯彤伯司馬太師畢公司寇衛侯司空毛公太傅不以侯伯封爵論

唐律文章甚佳疏義亦詳博長孫趙公等

所撰但目類殊不分明曰名例曰禁衛
曰職制曰戶婚曰廩庫曰擅興曰賊盜
曰鬪訟曰詐僞曰雜律曰捕亡曰斷獄
高宗永徽四年十一月十九日上魏李
悝法經六篇一盜法二賊法三囚法四
捕法五雜法六具法唐名例律如具法
商鞅改法爲律漢律九章又終爲戶興
廩三篇并法經百九章曹魏曰漢律爲

十八篇晉增爲二十篇

凡笞杖徒各五流三死二絞斬俱贖銅
一百二十斤

姓一字而名三字令尹子文姓三字而名
一字侯莫陳悅

柴字子羔施字期滅明字子羽不知何義
漢唐不可無朔方猶都燕不可無大寧上
谷雲中大寧今與朶顏夷矣

三代後守成令主漢文帝第一宋仁宗次
之仁宗特人才迭進迭退政事乍行乍
止又有郭后事所以不及文帝文帝近
王道矣唐玄宗才高無行晚年竟致亂
自古女禍最烈况楊氏又非妹姐比乎
月令孟冬臘先祖五祀聚祭之周之七祀
雖四時祭於臘亦聚祭也八蜡諸神共
立尸而伊耆氏配之伊耆始爲蜡

平勃之留少帝以俟代王也辟弑君之名
也少帝真惠帝子也夏侯嬰之清官也
衛士呵曰天子在内惠帝紀言少帝後
宮美人子張后傳亦言後宮人子殺其
母而取之帝之幼也嘗言后殺我母我
長必爲亂此皆子長之言至孟堅史乃
云少帝呂氏子平勃不立少帝而迎代
王恐有唐五王之禍也少帝不得其終

是以有齊趙楚七國之難

士冠禮天子諸侯大夫同天下無生而貴者冠而受命於君始貴也若天子諸侯踐祚而後冠者又有公冠禮其實以大

夫之賢者

冠者取脯適東壁北面見母母拜受子拜送母又拜蓋冠時母在闈門外闈門在東婦人入廟所由之門故適東壁北面

古事考上

九

見之母拜者拜受脯也非拜子也脯祖宗所賜也其曰母拜之成人而與爲禮也非是

公孫丞相布被非僞也公孫節儉惡衣食宰相封侯而子孫貧不能存漢每下詔存卹其後司馬園館不知公孫有否

王荆公修身潔行過於韓范富歐其志在天下後世必欲一身一時任其事但不

得人人似荆公耳乃不諒其心萬口交訕豈不冤哉荆公自信無愧不以人言爲意誤天下矣

三王之後人君有大功於天下後世者莫如漢武帝帝表章六經於秦火之後罷斥申韓蘇張之術又開拓華夏今遼東寧夏甘肅四川雲南貴州兩廣福建并浙東數郡皆武帝所取變夷爲華交州

古事考上

千一

今爲安南竊據朔方今爲胡虜巢穴右北平之大寧今界朶顏諸戎玄菟樂浪又爲朝鮮所有此皆武帝所取故我朝輿地廣於唐宋不及於漢

策莫盛於漢漢策莫過於晁大夫晁策就事爲文文簡徑明暢事皆鑿鑿可行賈太傅不及也文中子曰洋洋乎晁董公孫之對有以哉

宋仁宗以王韶取河岷宕洮疊五州受賀於紫宸殿賜王介甫王帶初韶既復河州會降羌叛韶回軍擊之木征乘間復據河州韶冒險兼程入洮州木征留其黨守河州自率衆尾韶韶力戰破走之河州復平岷宕洮疊羌酋皆以城附韶軍行五十四日涉千八百里得州五斬首數千級獲牛羊馬萬計蓋宋偏安境

古書卷上

五十一

土日蹙屢困於夷狄如洮岷河不守隴右必危而關中不可守介甫主議遣韶破西羌以安隴右不爲開邊生事

朱子言文中子論治體高似仲舒而本領不及爽似仲舒而純不及子謂文中子本領純粹得聖學正傳過仲舒遠甚朱子又言退之原道諸篇非通所及亦恐未然退之文人何敢望文中子文中子

前有孟子後有周子餘皆不及也

勿爲才所使必欲用世荀文若身名俱喪爲何只爲忍不住這一段才或與徐庶皆事操庶不露其才得脫去或才露欲去不得三國人才孔明之下即文若文若優於公瑾孔明高於文若處只在躬耕南陽不遇玄德不相從耳玄德本漢宗人獻帝衣帶中密詔禪位玄德稱

古書卷上

五十二

爲帝室之胃文若亦知之而不能舍操歸劉可恨也齊丘穆之豈能伯仲文若守成之主在位逾三十年者亦不多得夏不降六十年孔甲三十二年商太甲三十四年沃丁三十年太戊七十六年祖丁三十二年高宗六十年祖甲三十四年帝乙三十八年周成王三十八年昭王四十二年穆王五十六年宣王四十

七年平王五十二年襄王三十四年敬
王四十五年顯王四十九年漢武帝五
十五年唐高宗三十五年玄宗四十五
年宋仁宗四十二年高宗三十六年

姓與氏異姓其本也氏其支也故曰言姓
必在上言氏必在下如稱周王則曰姓
姬不得曰姬氏稱四岳則曰許氏不得
曰姓許今人嘗書姓某氏相襲誤耳余

金史卷上

五

姓姬鄭出自周周宣王母弟友封於鄭
國在華陰後遷溱洧之間爲新鄭久之
子孫有以國爲氏者友即桓公然以國
爲氏亦非禮禮以王父字爲氏祝融之
後封於檜國於外方之北滎波之南溱
洧之間後爲鄭桓公所滅而徙居焉檜
之後亦有以鄭爲氏者故姬姓之鄭黃
帝出姓姁之鄭高辛出檜一作鄭故又

稱邳郇人

鷺色本白楚威王時有朱鷺合沓飛翔而
來舞鼓吹舊有朱鷺曲是也

姓字從女生故上古八大姓皆從女曰姜

曰姬曰嬀曰姁曰嬴曰姁曰姚曰姁

朱陸之學本不同余不知學亦未知孰是

禮哭師哭友哭所之各有其處朱子帥

門人詣佛寺爲位哭子靜蓋斥爲禪學

金史卷上

五

也趙東山贊子靜云儒者曰汝學似禪

佛者曰我法無是超然獨契本心以俟

聖人百世

橫渠學術純於伊川子厚文章優於退之

平津清約嚴於君實鄴侯忠諫深於宣

公

兩漢宰相絕無如李林甫秦檜盧杞蔡京

者然檜尤甚於林甫京尤甚於杞

舜攝政徧於羣神周作洛咸秩無文鬼神
之當敬如此子曰敬鬼神而遠之遠之
乃所以敬之也傳說曰黷於祭祀時謂
弗欽不遠之也

材之用世者日卑一日世之忌材者日狠
一日人之生財者日懶一日財之糜費
者日甚一日

孟子至矣漢後始盛傳於世註有趙岐陸

孟子卷一

孟子

善經音釋有張鑑丁公著自善經已降
訓說雖小有異同而共宗趙氏音釋二
家張氏徒分章句漏落頗多丁氏稍識
指歸偽謄時有王承孫奭等作音義二
卷以糾正二氏之說又因趙氏說爲正
義於是孟子有趙註孫疏行於世七篇
各有上下趙所分也

章者文之成句者辭之絕章者明也總義

也包體以明情也句者局也聯字分疆
以局言也

齊王悅南郭先生吹竽廩食以數百人喜
鄒忌鼓琴卒授之國政此豈知與民同
樂之意乎

夏諺漢註云夏禹之世民諺語宋疏統言
遊豫皆巡行別言遊者有所縱而至於
適豫者有所適而至於樂故遊則未至

孟子卷一

孟子

於豫豫則不止於遊也春秋傳曰魯季
氏有嘉樹晉范宣子豫焉

徵招角招爲事爲民皆以招名者孫氏云
舜作歌以庠庶事鼓琴歌南風以阜民
財之意恐未必然是時韶樂尚傳於齊
又世皆重韶樂角木音三分羽益一以
生其數八八六十四民之象也角亂則
憂其民怨徵火音三分宮損一以生其

數六九五十四事之象也徵亂則衰其事墮宮九九八十一商八九七十二羽五八四十八商三分徵益一以徵五十四而三分之每分十八於五十四而加一十八則得七十二矣羽三分商損一以商七十二而三分之每分二十四於七十二而損二十四則得四十八徵角放此

古事卷上

五

齊桓在位四十二年景五十八年二君能久任管晏管晏不能爲國遠慮區區圖伯一時不知正心正家正朝廷之道仲卒而豎刁易牙開方用事竟致五公子之亂嬰對叔向憂陳氏不聞匡救之術景老屬子荼於國高二大夫景卒五公子出奔陳乞聞諸大夫國夏高張晏圉奔魯乞遂弑荼立陽生蓋景卒纔十年

而田常又弑簡公姜竟爲田所滅

易牛章見聖賢遇巷納牖之意先發難令其良心不覺萌動再發難令其良心勃然興起有力行之勢又發難令其以是良心而行善政蔽錮漸開而本心自見非平日自己察識天理真機圓熟不能隨緣解縛如此

古事卷上

五

民事不可緩即兼富與教蓋安民生興民行皆以力田重農爲本務下文遂詳言之非言匹夫事也

聖人無行不與即是教不必就事就問始爲教故曰予欲無言孟子反齊滕之路不與子敖言使事吊公行氏亦不與子敖言樂正子乃從之自魯之齊烏在其師孟子乎是時孟子在齊子敖使魯故樂正子自魯從之至齊孟子稱樂正子

好善未聞不能惡惡而能好善者蓋孟子切責之後改悟而進德也

司城宋卿貞子姓名不可考陳侯名周陳懷公之子湣公後爲楚所滅夫子主於司城而臣於陳侯也司城謚貞必正直而非邪佞者宋六卿司城在司寇之上右師左師司馬司徒之下古有司空無司城惟宋以武公名司空改司城

古書卷上

三十一

滑釐卽慎到墨子弟子善用兵嘗與同門三百人持魯器守宋城禦楚寇著慎子四十六篇與宋鉏同時孟子獨舉齊魯初封言者以魯伐齊而取南陽齊益不足魯益有餘非復太公周公之舊疆山南曰陽岱山之南曰南陽在齊之南魯之北

性無善無不善性相近也性可以爲善可

以爲不善習相遠也有性善有性不善上智下愚不移也此三說皆不可無故孟子亦不斥其非直云乃若其情云云但說到情便與性異

民社雖非卽以爲學亦不可謂學也

漢初論語三家魯人所傳曰魯論語卽今所行篇次也常山都尉龔奮長信少府夏侯勝丞相韋賢及玄成魯扶卿太子

古書卷上

三十一

太傅夏侯建前將軍蕭望之並傳之名家齊人所傳曰齊論語視魯多問王知道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昌邑中尉王吉少府朱畸琅邪王卿御史大夫貢禹尚書令五鹿充宗膠東庸生並傳之惟古名家古論語者魯共王壞孔宅得古文論語於壁中凡二十一篇有兩子張如淳曰分堯曰篇後子張問

爲從政篇篇次不與齊魯同博士孔安國爲傳後漢南郡太守馬融注之安昌侯張禹受魯論於夏侯建又從庸生王吉受齊論擇善而從號曰張侯論最後行爲世所貴禹以授成帝後漢包咸周氏並爲章句列於學官漢末大司農康成就魯論張包周篇章參考齊古爲注魏司空陳群太常王肅博士周生烈皆

古書卷五

五

爲義說吏部尚書何晏集孔包咸周馬鄭陳王周生說并已意爲集解宋侍講學士邢昺爲之疏古文者科斗書也所謂倉頡本體周所用今人不識也形多頭麤尾細狀復團圓似水蟲之科斗聯字成句聯句成章積章成篇積篇成帙孔門諸弟所問皆性命道德之旨孟子弟子所問不過古今聞見人情世變而已

惟公孫丑問不動心最精切

思無邪疏曰詩之爲體論功頌德止僻防邪大抵皆歸於正故此一句可以當之定公繼兄昭公而立受制意如意如逐昭公旅死於乾侯王法所必誅又廢世子衍及務人定公不能討賊孔子修春秋於其元年不書正月亦不肯仕魯其答或人之問獨舉友于兄弟爲言蓋貪位

古書卷五

五

保奸而忘君父兄弟之讐孝友安在佞舞之數服虔說每佞八人蓋減行數不減人數隱五年左傳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公問羽數於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杜預云惟天子得盡物數故以八爲列諸侯則不敢用八預及何休說行減人亦減正義以舞勢

宜方行列既減卽人數亦宜減從何杜說諸侯則六六三十六人也

疏說夷狄雖有君長而無禮義中國雖偶無君若周召共和之年而禮義不廢故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揖讓而升者出次揖及階又揖升堂又揖下而飲者射既畢揖而下衆偶畢又揖而上勝者先升負者繼進坐取觶豐上

金鐸上

圭

立飲卒坐奠觶豐下季長曰多筭飲少筭禮又曰勝者袒袂執張弓不勝者脫矢持施弓

諸侯五廟惟魯六廟文十三年公羊傳曰周公稱太廟魯公稱世室薛公稱宮穀梁曰太室卽世室

禮有金鐸木鐸鐸鈴也皆以金爲之舌金曰金鐸木曰木鐸周禮教鼓人以金鐸

通鼓大司馬教振旅兩司馬執鐸明堂位云振木鐸於朝疏云武事振金鐸文事木鐸

仲尼雖有天子薦之亦必不有天下當是時世衰俗薄非唐虞時比若非順天應人爲革命之事安得寧帖武王革命後禍亂不已已不及商時仲尼不欲爲革命事觀其稱太伯文王爲至德謂武未

金鐸上

圭

盡善可見

世本意是中古時書今世本載仲孫閱生南宮縉又云臧孫辰爲公子彊曾孫乃春秋後人所纂

微生畝高一人畝名高字也名呼聖人而謂其佞直也乞醯與鄰非直也必欲周人之急亦非固矣故聖人敬遜而稱許之

子桑伯子王肅何晏皆云書傳無見康成以爲秦大夫公孫枝字子桑也邢昺以爲非是衛大夫亦有公孫枝

費壯邑也僖元年公子反敗莒于鄆公賜之汶陽之田及費魯之有季氏自此始季世卿執政不臣費邑宰效尤數畔昭十三年南蒯以費畔定八年公山弗擾以費畔故欲得閔子宰費

聖言卷五

五

老彭正義云卽莊子所謂彭祖王弼以老爲老子彭爲彭祖世本云老彭姓錢名鏗在商爲守藏史在周爲柱下史年八百歲錢音翦一云卽老子

聖人歌唐虞之世麟鳳遊今非其時來何求麟兮麟兮我心憂此蓋不夢周公而修魯史時也鳳兮鳳兮何德衰豈哉

國朝

太伯伯夷季札皆讓國季札固不及

然取其節惟顧天倫而輕人爵何等潔若以宗社論札雖不讓可也若太伯又非伯夷所能及伯夷直欲伸已志前後事都不粘帶季札尚顧其國季札守節之讓伯伯夷求仁之讓太伯達權之讓也觀札之觀周樂年九十餘尚將兵於陳其學識才略亦豈易及哉春秋書具

聖言卷五

五

子使札來聘本是褒詞稱吳子稱使孫來聘語意可見其稱名者禮使大國以卿大夫無職而使曰攝札非有職者以賢故攝凡使於上國者卿大夫則書公子公孫否書名蓋非世官不得稱公子公孫稱公子公孫卽官矣札本吳太伯仲雍後吳以讓建邦亦以讓喪邦聖人皆名呼弟子惟閔子騫字之不知何

意

季氏富於周公今說周公財貨之富非是
周公豈富於財貨者夫子不肯正言季
氏富於魯侯故言富於周公魯周公之
國封地方百里公車千乘此周公之富
也且周公懿親冢宰太師元侯上公東
伯尊官又輔兩朝年久如此封國之富
止於千乘今季氏分而有之者不止千
乘觀孟子時魯衰已甚尤云方百里者
五夫子時魯更大

何平叔註屢空朱註用之平叔又云一說
屢猶每也空猶虛中也顏子懷道深遠
不虛中不能知道此說得之

凡服必中外之色相稱羔裘用緇衣以裼
之麕裘素衣狐裘黃衣蓋先明衣次中
衣次表裘上加裼衣裼衣上加正服夏

不用裘用葛緇衣羔裘視朝之服黑色
素衣麕裘視朔之服白色黃衣狐裘大
蜡息民之祭服也大蜡之祭與息民異
蓋大蜡後始作息民之祭息民大蜡同
月行事郊特牲蜡祭黃衣黃冠而祭息
田夫也註祭謂既蜡臘先祖五祀也於
是勞農以休息之

車中不內顧包氏曰前視不過衡軛傍視
不過轡轂予謂視不下帶顧不過轂匪
惟存心亦以養目

近世多議從祀諸儒而不及十哲十哲直
取陳蔡一時與難之賢非孔門定論自
開元迄今無敢議者夫有若之言四見
於論語大類聖人公西赤志於禮樂有
爲邦之才其爲言語政事不優於宰冉
乎我求言行不必徵諸史傳論語中多

有之視二子優劣何如宜進祀二子於殿上改求我廡中

曾皙言志非有待於春及童冠也就是眼前一時事當承問時正是季春穿夾衣坐中又有童冠在側地又正在沂水旁舞雩左右故云然乃其所遇在此即所樂在此所志在此故也若使皙是時有國有邑其志又必欲一國一邑之人各得其所矣夫子所以與之者只因三子是妄想皙是眼前事耳若必等待此時此景與妄想何異

論語中聖人答爲仁之問惟克已復禮章是求仁直截工夫其告仲弓子貢樊遲諸子皆隨機應答援引語所謂因材施教篤也克已復禮無他只非禮勿視聽言動是已此工夫最易最難非是去了非

禮別有一禮已禮一也禮在已中已在禮中已去則禮完矣視聽言動無非禮即喜怒哀樂之節中即所謂動容周旋中禮約禮即復禮諸家註約禮處更詳之

儒言無極之真佛言真如道言全真皆是言體言空道言虛儒言太極只一箇空圈中間再無些子爲學只要還此本體不須添出萬千種私智去得一分私智本體乾淨一分克已復禮非二事外家言但盡凡心即爲聖解近之

馬季長曰在邦家必聞佞人黨多疏曰妄相稱譽也

衛靈公無道以有人竟免於喪然仲叔圉祝鮀王孫賈皆未足爲賢魯襄公十九年衛獻公之二十三年也季札至衛說

蘧瑗史狗史鮪公子荆公叔發公子朝
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自後蓋二十年
而靈公立伯王輩多尚在而靈公不能
用也

桓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疏曰衣裳之會也
穀梁傳曰衣裳之會十有一范甯曰始
於北杏終於葵丘爲十一會或曰不取
北杏陽穀始於兩鄆終於葵丘爲九會

史記卷上

聖一

史記又云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

管仲召忽於公子糾君臣之義未定也故
死之未足深嘉不死未足多誚死事甚
難立功亦不易故仲尼但美仲之功不
嫌忽之死自經溝瀆非指忽也

魚伯王同時仕衛稱賢大夫聖人至衛嘗
與之交故論二人言魚之直邦有道如
矢直矣無道亦如矢不亦直哉有道而

直可能也無道而直不可能也若伯王
則君子哉蓋得隨時順應之宜有道則
仕行其志不負其官無道則可卷而懷
之此不但不屑苟祿不肯失身可卷而
懷庶幾潛龍之德我不以不仕矯人人
不以不仕嫌我不以仕強我我不以
仕狗人多少有才有行的人到無道時
不可卷懷以及於難此伯王優於魚也

史記卷上

聖一

有道而仕可能也無道可卷懷不可能
也可字有意味若云邦無道則卷而懷
之則易矣

路訓大故君所在以大爲號門曰路門寢
曰路寢車曰路車

季文子初得政歷武子悼子平子桓子五
世定五年陽虎囚桓子及公父文伯九
年魯伐陽虎虎出奔齊季長註陽氏爲

季氏家臣至虎三世

戒色不必至淫污苟合雖夫妻稠第間不能以禮亦當戒戒闢不必至爭強尚力只父九妻子友朋童奚間一言不合忿怒相加凡一切禮貌言動稍有拂意即寵心浮氣厲色嚴聲亦是或設計中傷陰謀巧詆闢知報復亦謂之闢戒得不必至損人利己忍辱冒利恃勢取盈非其義也一介不取諸人乃是戒得三戒分少壯老各於其甚處言之要之三戒貫老壯少

子欲赴公山弗擾佛肸之召即浮海居夷之意

性言相近即見天命之性其初不能同習言相遠即見氣質之性其初不甚異

論六逸而不及朱張不知何意王弼言朱

張字子弓荀况以比孔子言其行與孔子同故不論恐未必然

魯樂官八人去國適者去此復仕之謂入者去此不復仕也

包氏四乳八子之說不知出何書康成以爲成王時人劉向馬融皆曰宣王時人嗟乎姓名之難傳於後世豈獨四八目所載耶孔門三千之徒速肖者且七十今

見語纔二十七人耳

伯益絲聲於語鳥介盧辨音於鳴牛漢儒言公冶長亦知鳥言被縲紲之辱又言伯益臯陶之子生五歲而佐禹治水論功錫土封伯賜嬴姓秦其後也又曰益若鳥獸其裔孫非子善養馬

夏小正正月雉震响驚蟄而响也謂震爲晨未然文中子司馬公方氏皆曰晨响

朝响亦未爲非但雉寔遇雷鳴而始响
响多在朝不在夜耳

堯舜亦非生知安行惟太昊炎帝黃帝可
以當之但聖人日知日行日明日熟凡
人日昏日倦日退耳

虞書一典二謨曰堯典曰大禹謨曰臯陶
謨乃士本也五篇非古本矣

人不堪其憂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古言卷上

聖

此三句似非聖人之言試除去讀之意

尤渾然

子產在鄭孔明在蜀收拾人才足勾三四
十年之用此豈門牆桃李哉庶幾棧樸
矣

形神相守則生相反則病相離則死

大學漢儒所註本是恐不可更爲詮次親
民二字陽明先生說爲是

壹是皆以修身爲本非謂齊治平以修身
爲本是格致誠正與齊治平通以修身
爲本吾儒格致誠正工夫與佛老無甚
異但二家不歸於修身遂涉虛無寂滅
吾儒却說修身須於視聽言動綱常倫
理實踐故曰格致誠正要在修身爲本
權謀術數一切功名之術豈不知治人
但知治人而不知治己故曰齊治平要
在修身爲本

古言卷上

聖

唐虞及夏周盛時皆以用人致治然商尤
重不說用人只說求人曰聿求元聖曰
敷求哲人旁求俊乂人惟求舊後世求
賢之名寔自此始商賢聖之君六七作
至於紂亡時尺地一民不失舊物所謂
九有之師肇域四海者蓋六百年夏周
不及遠其豈無自哉後世用人取之甚

狹待之甚輕犬馬草芥異於商矣

齊家治國平天下所以親民也養之教之
所以齊治平也故曰樂利曰散財聚民
曰不畜聚斂之臣皆所以養民也教不
言庠序學校而惟以好善惡者舉直
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也庠序學校之教
亦興賢而糾不肖耳况好惡之正又身
教之則也舉錯在此則民之趨避在此

古言卷上

四十七

老佛虛無寂滅是去人欲不為一毫勢利
情愛所染以故莫可絆繫天理完固真
如玄如不增不除無欠無餘強而名曰
太極太虛惟虛惟極抑又何居體認到
此天地錙銖今之講聖學者專徇人欲
汨於勢利情愛而可非罵老佛乎

楚書舅犯二條更說用人事善仁親固所
當用必得賢大臣方能用之若大臣小

人反加排擠矣故又引秦誓一大臣好
賢者即南山有臺之君子也一大臣妬
賢者即節南山之赫赫師尹也此二大
臣又必得仁人在君位方能退妬賢之
大臣而用好賢之大臣好賢大臣周公
後惟房玄齡一人可以當之妬賢大臣
自李林甫後不止一盧杞也天下治日
常少而亂日常多

古言卷上

四十八

康成曰子思作中庸以昭明聖祖之德不
言大學是曾子作疏以十目所視節為
記作之人引曾子之言以證之

天命之謂性命即詩維天之命易窮理盡
性之命孟子立命之命

教即學也教人之教乃學中之一事耳修
道之謂教自明誠謂之教皆自學也佛
家亦云頓教漸教頓自誠明漸明誠俗

云儒釋道三教教之爲言學也

喜怒哀樂一節不是原起說乃是說戒懼不覩不聞慎獨後復本體也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不是又進一層工夫俱在戒懼慎獨中位育似不可分屬中和亦不可言以此位天地育萬物只是聖人在天子之位天地萬物各得其常爾不俟分外禎祥之類也書曰夏后方懋厥

中庸

卷上

德山川鬼神亦莫不寧譬鳥獸魚鱉咸若是也即無位者能如此修道一家之中父母親族童奚相安耕漁蠶織雞豚狗彘竹樹果蓏各遂其生亦是位育發而中節怒而刑殺人也是和衷而慟也是和如不中節喜樂亦是乖戾於此體察便見吾儒之學與佛氏不同

開闢至今惟天不增不減土有增有減山

有減無增水有增無減土山水皆地也

統言之地亦不增不減然其形體亦改變矣其於人也形體有減無增嗜慾有增無減惟天命之性不增不減

大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正是發慎獨戒懼工夫無時無處而可忽微顯非鬼神微顯即所謂莫顯乎微也

中庸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易曰文王作

中庸

卷上

易其有憂患乎皆孔子之言也何以既曰有憂又曰無憂或曰有憂者國事也無憂者家事也恐未然惟其有憂所以無憂惟其無憂所以有憂

宗廟序昭穆堂上叙祖宗之昭穆堂下叙子孫之昭穆但此句所以叙昭穆却是言子孫也昭穆廟中叙次非漢儒言之後人何由知之

至誠前知專據人事禎祥妖孽卜筮吉凶
四體得失皆無定興亡亦然惟善不善
却有定理如禎祥本是興之兆前知者
但知善者必能當此禎祥而興不善者
必不能當此禎祥而亡餘放此故亂世
之禎祥豪傑所喜治世之妖孽賢聖所
憂至誠如神惟誠故明無意於孰興孰
亡惟知孰善孰不善耳動乎四體一端

古書卷上

事

尤難解註中執玉高卑其容俯仰尚易
見更有難知者如夏臺囚而商熾姜里
繫而周昌勾吳以文身開國朝鮮以被
髮建邦魯莊以趨蹌蒙羞漢成以容儀
促祚丹朱以啓明殄世商紂以慧辯殞
身非聰明睿智者其孰能察於斯

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與無極而太極
同意一起一結也無極而太極從頭推

到後原始反終從後遡到前

至誠至聖聖言外德之至誠言內道之至
惟有爲己之實心工夫一節密一節自
造其地道體本無聲無臭故求道亦必
自不覩不聞時著力戒懼乎其所不覩
不聞非是著相亦非是著空喜怒哀樂
未發之謂中此有物乎無物乎

古書卷上

事

小德大德非分體用即欲細分小德大德
是體不害悖並育行是用川流敦化一
字一意脉絡分明是川而往不息是流
根本盛大是敦其出無窮是化

先師王祀萬世其功德所由來遠矣唐虞
之際七聖一堂惟契爲司徒掌教人之
事典謨中絕無契語言惟舜命契敬敷
五教在寬孟子曰舜使契教民以人倫
人倫五教之名始見於此契蓋道德純

粹惇叙五典性行和平足爲世師者故
其後世子孫千餘年間聖賢八九作成
湯始言性字高宗始言學字曰誠曰仁
曰義曰禮曰智曰信曰鬼神曰知曰行
曰愛親敬長曰作善作惡曰好問曰改
過皆商君臣始發之及其亡也箕子又
以洪範授武王蓋自契至先師千五百
年凡先師所以教人爲學者皆商先世
相傳之旨也契以是教人開基受姓先
師亦以是教人垂世作則萬世無窮王
祀夫子其所由來遠矣

玄王湯也朱傳以爲契以下文有武王又
有至於湯字也但追王始於周亦止追
王三世太王王季文王后稷始祖以下
皆稱先公若商則未有追崇三世禮况
始祖乎若商已追崇契周必追崇稷矣

桓撥二字本湯功烈桓者武也撥者撥
亂反正也受小國大國亦湯事契何有
焉

今文尚書二十九篇出秦博士伏生所謂
虞夏商周四代之書也尚書本不止此
遭秦焚坑之禍藏於壁中多遺失耳伏
生以此教於齊魯間爲大傳三篇漢文
時求治尚書者無過伏生使太常掌故

晁錯往受之至武帝時孔安國等專治
古文尚書於是古文尚書反多於今文
孔臧與安國書曰尚書二十八篇儒者
以爲上應二十八宿不知又有古文尚
書是武帝前本無所謂古文尚書故孟
子引放勳乃殂落云堯典安國古文分
堯典慎徽以下爲舜典又分臯陶謨帝
曰來禹以下爲棄稷分盤庚爲三篇分

顧命王若曰以下爲康王之誥凡五篇
中間多有改竄而尚書遂非故經劉歆
云古文一十六篇者類多恠異之說凡
經書所引率所不載當時老儒尊經不
肯置對不肯奏立學官歆移書甚勤竟
亦不聽安國古文相傳至東晉時又有
二十五篇之書乃改棄稷爲益稷齊蕭
鸞四年姚方興以慎徽五典不可徑分

古文書上

五典

爲舜典又增曰若以下二十八字甚至
改易刪落益無忌憚此又東晉假安國
之書而爲之也蔡氏集註並存今文古
文吳氏纂言獨釋今文不可謂無見先
儒嘗疑古文易讀今文固難讀亦欲有
所釐正然古文中論學論政精密廣大
之處甚多要非聖賢不能作故寧存而
不廢伏生書先出名今文安國書後出

名古文者以古文科斗書今文隸書故
也

舜初爲司徒再爲百揆三爲四岳四岳位
在百揆上周官云百揆四岳四岳又在
百揆下觀堯咨四岳不必百揆舜詢四
岳後咨百揆百揆在四岳下也

帝堯求人至公無私其臣放齊首舉丹朱
曰尚親也帝不然又問舉工共尚功也

古文書上

五典

帝不然又問衆舉繇以尚才也帝又不
然必至舉舜孝友孚人尚德也故云禪
舜張本

平章百姓百姓不親百姓如喪考妣罔違
道于百姓皆指民言圻內天下隨文立
義爲是漢儒以爲百官非也

五典五品五教若非孟子說明教以人倫
後世何由知之漢儒已見孟子乃據左

傳以父母兄弟子爲五品父義母慈兄
友弟恭子孝爲五教五典非是太誓五
常洪範彝倫卽五典也

咨汝二十有二人蔡註是漢孔氏以四岳
爲四人不數稷契皋陶仍舊職者而并
禹益垂伯夷夔龍十二牧爲二十二人
鄭康成又不數四岳及稷契皋陶而以
爰斯伯與朱虎熊羆爲四人并禹益垂

五帝本紀

卷五

伯夷夔龍十二牧當之皆非觀堯典兩
書岳曰是岳爲一人舜賓于四門是四
岳之職爰斯伯與朱虎熊羆是七人并
九官乃十六人所謂八元八凱也左傳
元愷中有伯虎伯熊又有庭堅卽皋陶
字

寅賓出日春分之早言一日也平秩東作
言一時也日中星鳥言仲春一月也

穀梁傳曰誥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
交質不及二伯然虞征苗禹誓師五帝
已有誓周禮司盟之官三王亦有盟左
傳云平王與鄭交質是桓文前亦有質
穀梁傳出漢初未見諸經耳

孔馬鄭王與皇甫謐皆據世本言有扈與
夏同姓楚語云昭王使觀射父傳太子
射父辭之曰堯有丹朱舜亦有商均夏

五帝本紀

卷五

有觀扈周有管蔡是皆同姓觀不可考
蔡註言孔氏以舜喪畢之明年卽位改元
不知何所據此蓋據孟子堯崩三年之
喪畢舜避堯之子南河之南云

帝嚳居亳十四世至湯八遷復居亳湯後
四遷至盤庚又居亳湯之前世本言昭
明居砥石左氏言相土居商丘餘未詳
桀都安邑在湯都亳西商伐夏當從東而

往書序升陟升者下向上陟是山阜之地漢儒以為歷險迂路出其不意陟在河曲之南蓋潼關左右從陟向北渡河乃東向安邑鳴條在安邑西桀西出拒湯故戰於鳴條之野余謂是時夏都河山之會商正路從東而西桀或西走北保太原西保秦雍山河險固卒難成功乃從間道從西逼之敗必東走東方平曠無險可走逐故也桀後果東入山出太行東南涉河至三臄奔南巢湯就放之於此

康成曰帝王易代莫不改正堯建丑舜建子舜攝位未改堯正故云正月上日即位改正故云月正元日非也猶云令月吉日辰良耳王肅輩皆言惟殷周改正易民視聽夏已上皆建寅是也

金作贖刑漢孔氏註為黃金唐孔氏呂刑罰鍰傳為黃鐵與此不同蓋古金銀銅鐵皆號為金釋器黃金曰盭其美者曰鏐曰金曰銀其美者曰鏐是金銀皆名金也考工記攻金之工築氏為削治氏為殺矢鳧為鍾臬氏為重段氏為鐻桃氏為劍有銅有鐵皆名為金鐵亦包銅矣此傳黃金呂刑黃鐵皆銅也古之贖罪者皆用銅漢始改用黃金但少其斤兩今與銅相敵後魏以金難得合金一兩收絹十疋

虞書五刑註墨劓剕宮大辟據呂刑也魯語大刑用甲兵次刑斧鉞中刑刀鋸其次鑽笮薄刑鞭朴禮有收日之法於時瞽人樂官進鼓而擊之嗇夫馳騁而取幣以禮天神庶人奔

走供救日食之百役周禮庭氏云救日之弓矢役庶人供之鄭註庭氏云以救日爲太陽之弓救月爲太陰之弓救日以枉矢救月以恒矢其鼓蓋用祭天之雷鼓也左傳有日食伐鼓用幣之禮車馬曰馳步趨曰走

政典七政之典籍也故言先時後時與周禮政典不同

修五禮據周禮吉凶軍賓嘉五禮有庸不

宜獨異孔以爲公侯伯子男之禮王肅以爲王公卿大夫士鄭以爲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民此無文可據各以意說耳

漢儒言搏拊形如鼓以韋爲之實之以糠擊之以節樂漢初相傳爲然余見今郊廟樂器亦有搏拊狀狀如漢儒所云

文王罪人不孥甘誓湯誓有孥戮之文蓋軍法也康成曰大罪不止其身又孥戮其子孫周禮云其奴男子入於罪隸女子入於春槩謂從坐而沒入縣官也孔以孥戮爲權脅之辭

湯有天下聿求元聖伊尹也其次虺即萊朱又或是疑臣扈汝鳩汝方誼伯仲伯咎單湯元年至太戊立時一百三十年

矣事太戊者即此臣扈耶

漢儒說九族有二禮戴及尚書緯歐陽說九族乃異姓有屬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古尚書說九族從高祖至玄孫凡九族皆同姓

惟元祀十有二月伊尹祠於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於亳此建丑月也可見

商改正朔不改月數漢註以前爲不踰
年改元後爲服闋非也

晉語云趙文子冠見韓獻子曰戒之此謂
成人在始始與善善進不善蔑由至矣
始與不善不善進善亦蔑由至矣

伊尹事當以商書及君奭孟子左傳之言
爲信汲冢周書妄也

太甲子沃丁立八年而伊尹卒大霧三日

古文書上

奎

沃丁以天子禮葬于亳祭以太牢親臨
其喪尹時年百有餘歲咎單遂訓伊尹
事作沃丁今亡

殷商並稱北朝代魏亦然商頌云商邑翼
翼捷彼殷武單稱也大雅云殷商之旅
咨汝殷商兼稱也毫是殷地故殷社謂
之亳社

太誓十有三年蔡註以爲武王即位之十

三年漢儒以爲通言文王九年大統未
集并居喪之年中間武王即位不改元
故云十三年皆非是今太誓與偽太誓
皆可疑詳玩今太誓亦不似武王太公
周公召公文法詞意比之牧誓相去遠
甚豈可即擬以爲當時信書大戴禮云
文王十五而生武王武王少文王十四
歲文王世子云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
九十三而終文王崩時武王已八十三
矣至九十三而崩適滿十年與太誓不
合今考武王乙巳踐位已郊伐商乙酉
崩蓋十有一年而東征或傳寫誤爲十
有三年據此文王崩時武王年已七十
七武王少文王十九歲

古文書上

李四

古言卷上終



古言卷下

海鹽鄭曉

國公既
季本義

先儒皆信今太誓非偽書以爲孟子引太誓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等語春秋傳引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國語引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孫卿引獨夫受禮記引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子

古言卷下

工

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此皆僞太誓所無遂信以爲此真太誓焉知好事者不以僞太誓無此文人不之信故用孟子諸書所引太誓文竄入所造太誓中以圖取信於人乎

周禮太卜小事筮大事卜應筮而又用卜應卜而又用筮及國之大事先筮後卜僖公二十五年晉侯卜納王得版泉之

兆曰吾不堪也公曰筮之遇大有之睽哀公九年晉趙鞅卜收鄭遇水適火又筮之遇泰之需皆先卜後筮

剕截鼻五刑之一則截耳五刑所無呂刑以剕則爲三苗五虐之刑易噬嗑上九何校滅耳康成以爲臣從君坐之刑未審是剕否

古言卷下

二

呂氏春秋引仲虺言刑三百罪莫重於不孝孝經曰五刑之屬三千其罪莫大於不孝殷周之刑豈煩簡相縣至此召誥二月既望漢傳以爲周公攝政七年之二月唐正義遂以洛誥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爲據非是洛誥七年乃洛邑既成成王留周公治洛七年而卒也作不知是何年皇極經世以爲在成王即位之六年年庚寅

丁巳用牲于郊牛二可見同日祭天地此
非常祭初立郊故祭漢說牛二天一后
稷一非是豈作洛大事止祭天而遺地
乎下社是社稷之社非地也漢說社稷
共太牢郊特牲曰社稷太牢今社稷異
牢

武成告於皇天后土孔氏以后土爲地泰
誓類於上帝宜於冢土又以后土爲社

古書卷下

三

小劉云后土與皇天相對以后土爲地
然左傳又云勾龍爲后土豈勾龍爲地
乎地名后土社名后土名同而義異洪
武中合祀天地地神位書后土皇地祇
嘉靖中分祀北郊改書皇地祇大劉焯
小劉炫也

武王定鼎郊鄩欲遷而未遑召公先卜黎
水上以夏殷皆在河北故也卜而不吉

乃卜河南澗瀍之間爲王城吉又卜瀍
水東爲下都以遷殷民亦吉二地皆在
河之南洛之北今河南府是也厥後平
王遷是王城敬王遷是下都春秋昭公
三十二年城成周乃下都也顧氏云先
卜河北黎水者以近紂都爲其民懷土
重遷故先卜近以悅民

古書卷下

四

伏生書傳曰禮致仕之臣教於州里大夫
爲父師士爲少師朝夕坐於門塾而教
出入之子弟
成王乙酉即位時年十三周公攝政明年
三叔祿父淮夷奄人叛戊子始平之庚
寅營洛周公反政於成王而留治洛邑
丙申周公卒蓋攝政者六年留洛者七
年

漢儒以命公後惟告周公其後王命周公

後爲封禽父於魯爲周公後非是詳玩經文君臣之詞是周公留後於洛成王即辟於鎬漢儒又以王在新邑爲成王居洛亦非王在猶行在蓋是年周公繼召公至洛必以王命祭告郊社如今遣官攝祭之禮惟宗廟未祭待成王躬親之亦以留公告不可遣公祭也故於篇終又叙戊辰烝祭祭雖冬禮之常告文

百官卷下

五

專爲留公治洛逸祝冊是祭廟祝文作冊逸誥是命公留洛誥命皆史逸作周公叙商六臣言高宗時有甘盤而不言說何言正義云高宗未立之前已有甘盤免喪不言乃求傳說漢儒以爲即位初有甘盤佐之甘盤卒後有傳說說有大功周公數六臣不言說未知其故蓋此六臣皆商前王舊臣輔後王者說乃

高宗所求非其父小乙所遺之臣也周公留召公專述舊臣故數盤而不及說康成以三亳阪尹共爲一事云湯舊都之民服文王者分爲三邑其長居險故言阪尹蓋東成皐南鞶韞西降谷也皇甫士安以蒙爲北亳穀熟爲南亳偃師爲西亳蔡註立政用士安說註盤庚又用康成說二書亳同康成說是

百官卷下

六

殷三仁皆紂同姓又大臣恩義與國存亡微子是帝乙元子故三仁自靖自獻之時箕子欲微子去殷勿死以存宗祀箕子比干自分必死微子當問時箕子答言我不顧行遯比干無一言相答已而比干諫死箕子諫值紂不甚怒囚之未死其迹不同其心一也帝乙三子微子啓微仲衍紂本同母兄弟但其母生二

微時尚爲妾進位正后乃生紂故謂二微爲紂同母庶兄箕子勸帝乙立元子將從之太史據法以爭曰有妻之子妾之子不得立故立紂箕子比干皆紂諸父比干封爵不可考司馬彪註莊子云箕子名胥餘不知出何書紂既爲君箕子爲太師比干爲少師微子亦爲執政之卿又有商容膠鬲仲衍祖伊非無親

賢其如不用何

異姓之邦庶姓亦在其中凡伯叔之國曰同姓甥舅之國曰異姓於王室無親曰庶姓

自奄至於宗周歸於宗周以在周工往新邑卽辟於周皆是鎬京成周是洛邑東郊是下都下都亦云洛邑紂殷頑民遷於洛邑是也周官正義以豐鎬洛皆爲

宗周非是觀召誥王朝步自周至於豐畢命步自宗周至於豐可見專稱鎬京爲宗周

十一人執七種兵立七處畢門之內夾兩階凡六人立堂下以去殯遠故皆士五人立堂垂側階去殯近故皆大夫先門次階次堂從外向內也次東西垂次側階從近向遠也在門者守門兩廂各

一人故二人在階者兩廂各二人故四人畢門卽路寢門兩階者路寢三階中階無人升降故不設兵衛天子五門臯庫雉應路王出在應門之內乃畢門之外也

周禮職金 受士之金罰貨罰入於司兵是周之贖亦止用之官府學校鞭朴之刑五刑有流而無贖言士則民亦無贖

穆王時五刑皆贖又不分士民

漢孔氏註九黎之君號蚩尤史記蚩尤在炎帝之末楚語九黎在少昊之末孔註又言蚩尤爲黃帝所滅與史記同孔見楚語而爲此說蓋以蚩尤是九黎之君黃帝雖滅之種類尚在故至少昊末復作亂康成曰九黎學蚩尤蚩尤霸天下者孔氏三朝記曰蚩尤廢人之貪者應

古言卷下

九

劭云蚩尤古天子諸說不同今考黃帝滅蚩尤於涿鹿之野在北鄙南蠻多黎種九黎三苗皆南蠻蚩尤九黎非一種也楚語云三苗復九黎之惡苗與黎同種庠成亦云三苗即九黎之後顓頊誅九黎其子孫爲三國高辛衰復爲亂堯又誅之舜攝位又竄之禹攝位又征之孔註言淮浦之夷徐州之戎帝王所羈縻

故錯居九州之內秦始皇逐出之始皇崩至孔可數十年古老及見其事故孔云考之漢世內地無戎夷

秦誓之終周書也聖人有意焉非直與穆公之寡過也秦伯益之後世本諸書甚明益與舜禹稷契臯陶事堯皆有大功德故禹薦益於天執大圭而命之曰爾後人其昌舜禹身有天下稷契子孫有

古言卷下

十

天下後乎周而有天下者非益之後其誰故曰繼周者百世可知也秦有國久而有天下若是促者非益之劣於稷契也始皇之暴忍悍毒促之也或曰臯陶之後何以不有天下史不言益臯陶子乎唐三百年臯陶之後也

五瑞引三圭二璧爲註是周禮不知唐虞時如此否桓圭雙植謂之桓桓宮室之

象所以安其上也長九寸信圭躬圭蓋
皆所以形爲琢飾文有龕縹欲其慎行
以保身皆長七寸或曰直者爲信其文
縹細曲者爲躬其文龕略穀璧蒲璧穀
所以養人蒲爲席所以安人蓋琢爲穀
稼蒲葦之文經五寸凡圭廣二寸厚半
寸璧則內有孔外有玉其孔謂之好肉
倍好謂之璧好倍肉謂之瑗肉好若一

謂之環

古書卷下

十一

商聖賢之君在有天下後周在有天下前
故商治道盛而國祚減於周周國祚永
而治道劣於商夏禹功德兼隆而前無
太王王季文王後無太戊武丁祖甲故
其國祚治道皆不及商周漢唐宋歷年
亦永幸矣

書古文蒼頡舊體書有六體指事象形諧

聲會意轉注假借此造字之本蒼頡以
後字文雖變字體皆同周宣王以前皆
蒼頡體宣王時史籀始有大篆十五篇
號曰篆籀惟篆與蒼頡二體而已衛恒
曰蒼頡造書觀於鳥跡因而遂滋故謂
之字字有六義至於三代不改及秦周
篆書焚典籍而古文絕許慎說文言秦
有八體一大篆二小篆三刻符四蟲書

古書卷下

十二

五摹印六署書七殳書八隸書新莽改
定古文使甄豐校定六書一古文孔子
壁內書也二奇字即古字有異者三篆
書即小篆下杜人程邈所作也四佐書
秦隸書也五繆篆所以摹印也六鳥蟲
書所以書幡信也蓋秦罷古文而八體
非古文矣

世本云蒼頡作書司馬遷班固韋誕宋忠

傳玄皆言蒼頡黃帝史官崔瑗曹植蔡邕索靖言古之王也徐整言在神農黃帝間譙周言在炎帝時衛氏言當在庖犧蒼帝之世慎到言在庖犧前張揖言其爲帝王生於禪通之紀

四岳卽許由故曰許太岳之後唐虞之際四岳之功最大堯在位旣久其工驩兜伯鯀朋黨蒙蔽洪水大害堯寔憂切故

古言卷下

十三

遜位四岳岳不受與廷臣同辭薦受舜旣爲百揆領衆職孜孜求才得群聖賢若非四岳薦舜禍亂未可知也

上古教人之法不可考五倫之教自唐虞始舜命契以五品不遜孟子所謂使契教以人倫三代因之國學鄉學皆所以明人倫也教之在寬勞來匡直輔翼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是也夔教胥子

以詩歌聲律禹欲教頑讒以侯明捷記書識颺其納言皆從容漸漬之道

有虞取人以九德夏因之周以六德六行六藝惟商取人之途最廣孟子獨稱湯立賢無方然尤重世臣舊族之選以故商之君德最盛治道最隆

孝友德行第一事故曰行仁之本孝友全而百行備矣張仲以孝友入佐天子君

古言卷下

十四

陳以孝友出尹東都大舜以孝友爲天子

古先聖人稱神者三神農神堯神禹或曰神堯非堯號唐人以是尊高祖耳書不云乎受命於神宗

平王去豐都成周卽今河南府周公所營王城豐爲西周敬王又去王城而遷成周此乃下都卽所謂瀍水東也王城卽

東都澗水東瀍水西也故自敬王之後
又謂王城爲西周下都爲東周

古史官見於經者書有史逸及太史司寇
蘇公蘇公即太史故稱公非呼太史而
使書蘇公之事蓋是時蘇公以太史領
司寇其他史見者史過史墨史克之類
亦多漢儒言容成造曆大撓作甲子皆
黃帝史官

古史卷下

七

謚法言起於周公恐前此已有之但至周
公叙謚法增廣之耳堯曰神宗堯之先
又有文祖藝祖湯曰成湯又曰武湯曰
烈祖曰高后曰高祖曰神后曰武王守
成之主大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由是
觀之謚與廟號周公前固有之

唐堯甲辰年即位凡一百三年帝舜丙戌
年即位凡四十八年大禹十年成湯十

三年武王七年

外家書言羚羊無一此氣味虎豹再尋他
不着九淵潛龍千仞翔鳳乎

天地華夷之界真有意大漠限北狄流沙
限西戎滄海限東夷谿嶺限南蠻然中
國自漢武以末南境漸闢西北境漸蹙
東如故

唐一行言山河兩戒北戒自三危積石負

古史卷下

七

終南地絡之陰東及太華逾河並雷首
底柱王屋太行北底常山之右乃東循
塞垣至穢貊朝鮮是謂北紀以限戎狄
南戒自岷山嶓冢負北絡之陽東及太
華連商山熊耳外方桐栢自上洛南逾
江漢攜武當荆山至於衡陽乃東循嶺
徼達東甌閩中是謂南紀以限蠻夷故
星傳謂北戒爲胡門南戒爲越門河源

自北紀之首循雍州北徼達華陰而與地絡會並行而東至太行之曲分而東流與涇渭濟瀆相爲表裏謂之北河江源自南紀之首循梁州南徼達華陽而與地絡相會並行而東及荆山之陽分而東流與漢水淮瀆相爲表裏謂之南河

導岍及岐一條從河西北迤邐而東南西

古書卷下

七

傾一條從河西南迤邐而東北此雍梁冀豫交徐六州表裏之山導嶓冢一條從漢西北迤邐而東南岷山一條從江西南迤邐而東北此梁荆揚三州表裏之山

韓苑洛先生言雍梁二州黑水是兩黑水不相通魏莊渠先生言本一黑水爲雍梁二州之界觀導黑水至於三危入於

南海一黑水爲是

江源發梁州高峻處出峽稍平禹疏其上源爲三十六江所謂東別爲沱也河流注交州卑處入海甚湧禹疏其下流爲九河所謂播爲九河也九江非禹所分原有九水注於洞庭今九江府非禹貢九江

漢史言匈奴漠南無王庭謂陰山之南黃

古書卷下

八

河之北也陰山在山西陝西之北河流南折橫亘千里西出賀蘭東踰燕薊而抵醫無閭重山連阜峻嶺懸崖隔閼北狄過此山後南北數千里東西數千里皆是砂磧無水草名爲大磧虜駐此人畜皆乏食若不得據陰山之南必須踰此石磧而居其北北即漠北也漠南無王庭者石磧之南陰山前後也武帝

遣衛青取朔方奪陰山險要皆爲我有
虜欲渡磧而南無駐牧之地故語及陰
山必哭虜騎馳突嘗在太磧之外三受
降城正在陰山山上瞭虜虜出沒踪跡
皆見我易防禦後世棄而不守虜得陰
山又入河套於是虜日強而中國困矣
中國之水南江爲大北河爲大四夷之水
北混同江南富良江東鴨綠江西流沙

河爲大

卷下

九

河不能決於底柱之上者河由兩山中行
也出底柱則平原廣野又并受關東諸
山之水水流益多水勢益大地形益卑
水勢益急虞夏以前皆都在底柱之上
商初都亳亦在諸山中書所謂適於山
降凶德是也以後就水利反受其害以
故殷數遷都至周之衰井田漸廢侯國

爭水利者築隄以包沃饒之利避水患
者亦築隄以隣國爲壑隄日多水日束
日失其性而致怒決溢之害不小然決
而南奪淮而行害郡邑爲少決而北則
無復九河故道原野被害遠矣

北河何狹南江何廣河源遠而流曲江源
近而流徑也郭璞黃河賦云踰淮減江
言河大於淮小於江然郭時河非禹時

河今時河又非郭時河矣河流入海處

淪海者五百里九河所占不知幾百里
今河決徙不常山東河南淮北徧地皆
河往時河不過充豫今至徐揚江不
改於禹時也河亦何減於江哉魏莊渠
先生曰水氣旺則水形涸水氣涸則水
形旺北方水位也水氣旺於北土尅水
而水少南方火位也火氣旺於南水尅

火而水旺此天地自然相制之妙河在北其形狹江在南其形濶亦是此理不但南方爲然以四時言水氣旺於冬涸於夏故夏間水漲冬間水消五行皆然火旺於夏其燄不揚火囚於冬其燄反烈洞燭此陰陽消息之理則五行之政無難修矣此亦一說也

雅州貢織皮之崑崙非河源也河源崑崙

古書卷下

三十一

去中國不知幾萬里佛經謂之胥靡山四瀆以其獨入於海故名瀆漢水以入江而入海不得名瀆故海受百川在中國只四水爲大河入海在兗州淮在徐州江在揚州濟在青州今惟江淮入海之處與禹貢同河南徙而奪淮入海濟因會通河借水通漕而其流竟莫可考傳三江者以婁松東江當之恐非夫謂之

江必源泉所注積爲巨川衍爲長流者今吳地三江直賦渚之大者豈足爲江三江與九江九河音同蘇說謂岷山之江爲中江嶓冢之江爲北江豫章之江爲南江即導水所謂東爲北江東爲中江者既有中北二江則豫章之江爲南江矣蔡氏力辨其非豈知江流變遷安得據今之江流而古書也況江漢合

古書卷下

三十一

流同滙於彭蠡既而東合而復分至海口而復合入海同爲逆河入海也若以蘇說爲非今之江流則今之江流亦非書之北江中矣安得遽以書之中江北江爲誤而以今之江流爲足據耶舊志西楚霸王廟在和州江中夫岸五里今廟在陸地去江五里註疏言三江入震澤又引韋昭說錢塘江亦在三

江中謬甚

碣石有二一在廣東南海口二在冀州北海口北碣石在海中如河中砥柱當河入海之衝鎖中國水口真天造也河旁地淪於海碣石遂去岸五百里其地今爲遼東西南小海其西即冀河入海故道山海關至薊州豐潤一帶是也未有小海時遼東亦不屬兖者蓋須入山海

言卷下

十三

關從永平薊州方至交遠矣若屬青州片帆可達故唐虞時遼東今遼陽屬青遼西今廣寧屬冀自九河淪海而死地其狹

沱潛灘沮乃江漢河濟支流交多灘豫多沮梁多沱荆多潛

舉舜敷治禹敷土敷於四海禹敷下土方四數字同是治意亦有分遣其治意解

爲分別九州未安商頌亦註敷爲治禹敷土三句非三事首句總言禹之平治水土隨山刊木是治水之節目所謂益烈山澤而焚之奠高山大川是治水之綱領即下文導山導水此二者乃治水之要

禹貢貢道皆曰浮于惟冀州無貢道止書島夷皮服夾右碣石入于河蓋島與碣

言卷下

十三

石字相聯書知爲海夷貢道若梁州厥貢惟璆鐵銀鏤斄磬熊羆狐狸織皮西傾因桓是來當作一節浮于潛四句是一節梁州是今四川兼有陝西漢中金沔鞏昌西和成縣秦州湖廣施州等地若貢物俱從西傾而來是東南至西北登舟矣西傾因桓是來止言織皮出處與所由來也潛亦非一梁州三十六江

皆是隨處登舟都到沔車行入渭又舟行也雍州厥貢惟球琳琅玕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卽叙當爲一條浮于積石四句爲一條西傾在今臨洮府一云洮卽桓西戎卽叙猶青州厥貢條中有萊夷作牧也

壺口雷首至於太岳冀西河上山底柱析城至於王屋冀南河上山太行恒山至

古言卷下

五

於碣山冀東河上山壺口雷首底柱析城太行恒山千里而近其至於大岳王屋碣石千里而遙又東河之山長於南河南河之山長於西河

江漢朝宗於海書於荊州者二水發源於梁而荆當其下流之衝入海於揚而荆據其上游之會故於此言朝宗見無所壅下有所洩

國朝

東漸於海西被於流沙朔南暨句斷於被被遠於暨當時輿圖廣袤之也讀朔南暨聲教者非是朔卽朔方南止於荆揚彭蠡震澤之間當時江浙湖南廣東雲貴未入版圖

古史官文法非後世所能及導山四節用二導字北條南條相對猶虞書四官春秋分命夏冬申命南陸北陸相對舉業

古言卷下

五

文字率以導岍對西傾導嶧對岷義仲對義叔和仲對和叔不成條理四官中殷言二分卯酉陰陽之中正言二至于午陰陽正位

敷淺原在德安者甚卑小且於江流無甚關繫法不得書地志所載在豫章者爲是

交廬阜山是也此山最高大又當南江

卽今長江鄱陽之

北滙水口猶導嶧於漢入江據書至於大別也漢註亦言在豫章

江初受漢滙於洞庭此南受沅湘諸水過此而東滙於鄱陽此南受嶺北豫章諸水疑彭蠡爲巢湖者絕無謂洞庭鄱陽二湖俱當南水北入江處猶今猷澮凡兩巷相交處即成一大漾

弱黑河沈淮渭洛皆先言導後言水江漢

先言山後言導恐江漢二條當在導洛

之下亦自西北而東南

州境蔡註曰據曰距曰至皆用漢註正義

曰據謂跨之距至也今按海不可跨青

言據海蓋越海而有遼東也

介甫非春秋末叔毀繫辭傳君實詆孟子

兩程子改古大學晦翁不用子夏詩序

何也

老子周子之太極圖說通書文中子此三書宜別稱三子不當比於莊列荀楊四子

前劫後劫無不毀之天地豈有不亡之國不敗之家不死之身乎

人皆知日必有夜夜必有日而不知利必有害禍未必非福易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知非難不失

其正爲難

詩無燕風有召南無宋風有商頌魯亦然周南周未有天下時詩也故不曰雅而

曰南

擊鼓閔衛亂也內有土木之役外有版築之役南有戰陣之役國小役煩民不堪

命

木瓜詩序美齊桓公也衛有狄難出處於

漕桓叔而封之遺之車馬器服衛人思
欲厚報之而作是詩朱傳疑以爲相贈
答之詞又漢儒相傳以木瓜爲楸木食
如小瓜可食恐未然木瓜李桃一也今
人有以木爲果者酒榼中嘗用之蓋無
用之物此詩言人以無用之物問我尚
思厚報之况齊有大造於我乎木瓜猶
言土飯也

卷下

五

姬黃帝姓姜炎帝姓族大多賢貴盛故云
雖有姜姬無棄憔悴

詩揚之水戍申也申平王母家周語曰申
呂雖衰徐許猶在此四國皆姜姓四岳
後也言甫許者以其同姓重章變文因
借甫許以言申其實不戍甫許也申被
楚害故戍之朱傳曰并戍甫許

邶風栢舟詩序言仁而不遇衛頃公時仁

人不遇小人在側故云夫子曰於栢舟
見匹夫執志之不易是也釋詩者以爲
婦人不得於夫之詞至以群小爲衆妾
恐未然蓋此詩語意似婦言亦猶後世
忠臣端士不得於君而爲去婦嘆出婦
詞妾薄命耳

韓申毛韓四家言詩爲漢儒宗今韓詩外
傳大抵斷章取義語涉恢諧豈足名家

卷下

五

必更有詩傳此特其外傳韓申說無傳
式微中露泥中注疏以爲衛二邑恐上言
中露下言泥中猶云側身天地耳

伶氏世掌樂官而善於其職故後世多號
樂官爲伶官黃帝時伶倫吹律景王時
伶州鳩論鍾簡兮賢人不得志仕於伶
官萬舞能武舞也籥翟能文舞也如虎
可以禦亂如組可以師衆錫爵者燕飲

獻工之禮惠散者祭末而賜樂吏也所謂見惠不過一散散五升爵也

魯頌多僖公時詩雖能振復先緒然立三桓致專魯政一傳而有子赤之禍祿去公室矣

春秋外傳曰金秦肆夏樊遏渠天子以賞元侯呂叔王乃以周頌時邁執競思文當之非也頌以歌於宗廟豈可用之饗

卷下

三

元侯朱子以執競爲王後詩又曰此即周公制禮九夏之一二說相舛必記者之誤樊遏渠蓋逸詩也韋昭以肆夏即樊韶夏即遏納夏即渠叔王又以樊遏爲一詩未知孰是

王風丘中有麻序曰思賢也莊王不明賢人放逐國人思之作是詩留大夫氏子嗟字也由子嗟教民農業故去而人思

之施施難進而易退子嗟在朝則能助教行政隱遁則能使撓墉生物公羊傳有祭仲往省於留之文毛云子國子嗟之父箋云言子國著其世賢也疏云毛時書籍猶多或有所據未詳毛氏何以知之朱傳直以爲婦人淫思之詩更詳之或曰思賢何以曰彼不曰彼美人兮乎

卷下

三

魏莊渠先生言魯始封乃伯禽非周公也不知此何所據蓋據魯頌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於魯故云此直述魯之有侯自伯禽始耳周公以親以功封魯侯留王朝不曾至魯故禽父嗣侯於魯豈有武王大封功臣兄弟之國十四人康侯少弟尚已封衛周公四弟又開國元勲乃不封直至成王乃封乎王曰叔父

是成王稱周公也必武王時伯禽尚少
留待世子至世子即位後而遣之之國
伯禽決非始封之君魯得用天子禮樂
亦不經見不足信趙伯循說亦不知何
所據魯頌四篇皆史克所作駟序曰頌
僖公也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儉以足用
寬以愛民務農重穀牧於垆野魯人遵
之於是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史克作
是頌魯之僭天子禮樂大抵自此時始
也

詩傳曰古者田獵獲禽面傷不獻踐毛不
獻不成禽不獻擇取三等自左膘而射
之達爲右膊爲上殺以爲乾豆奉宗廟
達右耳本者次之以供賓客射左髀達
於右髀爲下殺以充君庖貫心疾死肉
最潔美爲上遠心死稍遲次之中脇死

最遲又火之三不獻面傷踐毛皆逆射
嫌於殺降不成禽惡害幼少也小豕易
死而難中故曰發大兕易中而難死故
曰殪

一丈爲板言其長五板爲堵言其高五堵
爲雉雉長二丈

周宣王時多賢尹吉甫最優文武全材也
觀伐獫狁及崧高烝民韓奕江漢四詩

吉甫詩意可見

吉甫

可見崧高送申伯曰吉甫作誦其詩孔
碩其風肆好烝民送樊侯仲山甫又曰
吉甫作誦穆如清風若自稱者何也當
時召伯不宜出營謝樊侯不宜出城齊
吉甫詩意可見

潘奔之什多男女泛然相值相戲之詞惟
衛風外內亂禽獸行宣公上蒸夷姜下
通宣姜如雄雉苦匏所刺公子頑又蒸

君母宣姜鵲不如矣所以竟滅於狄
觀此則知關雎爲王化之基不誣綢第
之間隱微之際世之治亂國之興亡家
之昌替身之壽夭存焉慎哉慎哉

猗嗟齊人傷魯莊公有威儀技藝然不能
以禮防閑其母失子道致人以爲齊侯
之子左氏亦云桓公曰同非我子齊侯
之子然文姜桓公三年歸魯至六年九

古言卷

三

月生子同中間未嘗會襄公故春秋書
子同生詩亦言展我甥

史記曲沃桓叔之孫武公滅晉盡以其寶
器賂周釐王王以武公爲晉君列於諸
侯無衣之詩蓋述其請命之意左傳魯
莊公十六年僖王使虢公命曲沃伯爲
晉侯此大事春秋不書不赴告也僖即
釐

昆夷一日三至周之東門文王閉門修德
不與戰久之畏服奔竄維其喙息而已
公羊傳云天子庶人皆親逆左傳謂王尊
不逆后魯哀公曰冕而親逆不已重
乎子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
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
此天子親逆之說也

古言卷

三

士入朝見妬妬賢嫉能者寔子孫黎民之
禍故嘉魚美太平之君子樂與賢者共
之朝臣願多賢實爲美事詩曰濟濟多
士文王以寧

茹蘆茅蒐茜地血蓐一也可染絳藐苳草
苳葵一也可染紫苳紫葳凌霄一也可
染皂勤又名鼠尾亦可染皂

瓠葉序言大夫刺幽王也上棄禮而不能
行雖有牲牢饗餼不肯用也故思古之

人不以微薄而廢禮焉牛羊豕爲牲繫
養者曰牢羹曰饔腥曰餼生曰牽

副車朝祭者曰貳車兵戎者曰倅車田狩
者曰佐車皆謂之後車

賓之初筵言非射非祭不飲也射飲先飲
祭飲後飲將祭擇士先射於澤宮後射
於射宮大射射於射宮將祭擇士之射
也賓射射於朝諸侯來朝之射也燕射

古文書卷下

三十五

射於寢賓客相飲之射也大社皮侯賓
社五采之侯燕射獸侯又有鄉射州長
與民射於州序也并主皮之射爲五射
祭奏樂聞之魂也而求其降求諸陽也
灌地聞之魄也而求其出求諸陰也商
人尚聲先樂周人尚臭先灌又曰廟祭
取蕭合腍膋蕤之使臭達墻屋亦以求
神於陽也

王有族會族燕之禮會禮無飲燕禮無會
大事有饗禮兼飲食

惠于宗公神罔時怨恫註言先公宗廟先
公也箋云宗公大臣也晉語云文王詢
八虞度閔天謀南宮諏蔡原訪辛尹重
之以周召畢榮以寧百神而和萬民故
詩云惠于宗公神罔時恫神者聰明正
直依人而行人能行善則神明欣悅

古文書卷下

三十六

皇矣序美周也天監代殷莫若周周世世
修德莫若文王湯以孤聖獨興禹則父
無令問故詩中歷言太王太伯季歷以
及文王云

天子三臺靈臺觀天文時臺觀四時施化
囿臺觀鳥魚諸侯無靈臺秦伯舍晉侯
於靈臺周故宅也衛侯爲靈臺僭矣又
云天子靈臺諸侯觀臺

帝嚳元妃姜嫄生子遜三妃常儀慶都簡狄皆先有子帝卜四妃之子摯堯契稷皆有天下摯堯身有天下故不傳契稷久之子孫有天下故歷世永

公劉自邠遷邠諸侯從者十有八國公劉未至之前邠爲戎太王既去之後邠爲狄

稷至文王十五世歷虞及夏商千餘歲計

古書卷十

三九

每世在位皆六十餘年乃可當其數后稷至太王惟四人稱公公劉公非公叔祖類及古公也

自古致亂皆由貪人讒人濟惡共事蔑不敗亡蕩曰疾威上帝其命多辟釋之者曰疾人重賦斂也威人峻刑法也強禦陪克曾是在位釋之者曰暴虐聚斂之臣也何人斯曰爲鬼爲蜮巷伯曰緝緝

翩翩捷捷幡幡巧言曰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又曰君子信盜亂是用暴皆惡讒人亂國是也

周之衰也用事大臣皇父榮夷公嗜利尹氏私其親黨干撓朝政暴公好讒又有婦人寺人褒惑於內國安得不亂戎狄安得不交侵乎

高棣卽先媒亦曰郊棣又曰人先

古書卷十

四十

尸取同姓同姓之中用其適男周公祭天太公爲尸祭岱召公爲尸

恒豆朝事也水產其醢陸產加豆饋食也陸產其醢水產

索祭群神報之曰大蜡臘祭先祖五祀令民得大飲曰息民息民大蜡二祭同月大蜡之祭素服息民之祭黃衣古者祭服尊於朝服

行也祖也釋輶也一祭而三名也祖而舍輶飲酒於其側曰餞

天子至大夫婚皆有留車反馬之禮婿車在百兩迎之中婦車在百兩將之中女用昕婚用昏請期用昕親逆用昏日入三商爲昏霜降婦功成嫁娶行冰泮農業起昏禮已季秋至孟春皆可昏

皇甫士安曰召康公文王之少子是於周

金華集

四

公爲兄弟何君奭中無一言及之武王命康侯稱弟

詩註疏云王室之衰始于懿王非也周家積德耕稼養人千年至武王爲天子年老未幾崩成王立時內則管蔡外則奄商淮徐相繼叛雖以周公討之尚有破斧缺斨之憂兵戢之後汲汲興修禮樂一傳至康王尚有召公畢公毛公康叔

禽父丁公燮父數親賢大臣相與內外佐佑康王崩而昭王立遂南征不復竟亦未聞有討罪之師昭王崩穆王立海內益多事徐子稱王乃在中原豈特荒服不至而已君子惟強於爲善使子孫可繼耳興衰豈能預料然周室雖衰爲天王者八百年自經史以來未有歷年如此其遠者天道固不誣也

金華集

四

周太王王季文王武王有太姜太任太姒邑姜爲之配自古未有四世二百年相繼皆得聖賢爲后妃者周之子孫獨盛於夏商世祚亦最永有由然矣

出此三物以詛爾斯三物君以豕臣以犬民以雞臨時假用亦有不必修者孟任割臂盟莊公華元登床盟子反又曰盟皆用牛

楚茨信南山甫田三詩皆言公卿力田修

祀然祀禮儀節因之有可考者直祭祀

於主索祭祝於祊正祭於堂繹祭於祊

繹祭之祊在廟門外正祭之祊在廟門

內饗饔飩肉廩饔炊米廩饔又名饔饔

東西爲交邪行爲錯內羞房中之羞作

肉羞者非是宰夫內羞司士庶羞內羞

米在右陰也庶羞肉在左陽也諸宰徹

諸饌君婦徹籩豆燕於寢祭於廟燕祭

不同樂而云皆入者歌詠雖異樂

器則同

六十四井爲甸甸方八里四邑十六井爲

兵戎馬二牛三四丘爲甸長轂一乘四

馬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

戈輶具備丘馬謂之匹馬甸馬謂之乘

馬

自孫之子而下事先祖皆稱曾孫曾者重也

易以文王爲中古禮以神農爲中古

古之學者且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用力

少而蓄德多三十而立

左傳絜粢豐盛言爲谷則絜清在器則豐

滿

捷爲文學曰螟螣蟲賊四種蟲皆蝗也陽

祀駢牲陰祀黜牲此皆漢儒說

笙詩有辭有聲如其有聲無辭宜曰笙調

不曰笙詩燕禮升歌鹿鳴下管新宮新

宮今亡宋公享公孫昭子賦新宮將謂

管亦有聲無詞耶其謂斯于爲新宮者

非也笙詩之亡猶管詩之亡也書曰琴

瑟以詠笙鏞以間詩曰我有嘉賓鼓瑟

吹笙皆有詩也歌詠之聲依之律和之

自后夔以來未之有改也是故升歌二終鹿鳴三詩也笙入三終南陔三詩也間歌三終魚麗由庚六詩也合樂終則三南六詩衆聲偕作矣於是工告樂正曰正歌備皆謂之歌而可謂之有聲無詞耶凡樂四節首節歌也比歌以瑟也二節笙也輔笙以磬也三節歌笙相禪也四節鄉樂也凡樂四節爲詩十八篇

古書卷下

聖王

皆有聲有詞鼓琴瑟笙磬同音以雅以南此之謂也

爾雅詩訓詁也子夏傳詩者也子夏輩六十人纂先師微言爲論語論語中言詩者多矣子夏獨能問逸詩晦庵讀詩綱領述論語十條而終之子夏得無意乎傳記中言子夏嘗傳詩今所存者詩大小序小序又非盡出子夏故曰爾雅即

子夏之詩傳也疏言釋詁周公所作今其中一字二字者姑弗論謹浪笑傲變風詩焉得周公釋乎支干九州五方四極徬徬徨徨之類詩無其文者或叔孫通所益梁文所補要之傳詩者十九且爾雅有釋詁釋訓毛公亦以其傳詩也故其解詩錯取爾雅之名題曰詁訓傳則爾雅之傳詩毛公固謂其然矣詩有

古書卷下

聖王

風雅頌而獨云爾雅者雅有小雅無乎風大雅無乎頌何以故詩之辭有體比之樂有音大雅之體與音頌類也小雅之體與音風類也故曰爾雅無風頌矣爾之言近也易也言其近且易可以明雅也古之解經者訓其字不解其意使人深思而自得之漢儒尚然至於後世解者益明讀者益略矧心浮氣不務沉

思譬之遇人於途見其肥瘠短長而不知其心術行業也陸農師以說詩有名多識鳥獸草木蟲魚注爾雅又著埤雅魯頌僖公之盛然魯衰亦自僖始三桓專兵執政皆在僖時元年公子友敗莒爲季孫氏四年公孫茲侵陳爲叔孫氏十五年公孫敖救徐爲孟孫氏

宋理宗庚申景定元年元世祖即位中統

古言卷下

四十一

元年也是年賈似道稱臣割地納幣乞和以捷聞還朝又庚申四月妥歡帖睦爾生是爲元順帝癸酉六月即位洪武元年八月元亡三年庚戌殂於應昌諸書稱順帝爲庚申君者以庚申生也自生民以來困苦時多安樂時少堯舜禹三聖相承豈非極盛時然洪水之害歷鯀九年禹八年卽十七年困苦中間又

有三苗之亂人生八九十歲不見困苦事豈易得哉

心無動靜動靜非心也性無善惡善惡非性也動靜者意也善惡者情也有知覺者意也情也無知覺者心也性也故曰無聲無臭至矣

古言卷下

四十二



古言二卷

浙江范懋杜家
天一閣藏本

明鄭曉撰曉有禹貢圖說已著錄曉清直端諒號
爲名臣其人足以自傳此編則隨筆成文議論時
有偏僻引據亦不免疎舛如謂公孫宏勝司馬光
謂王安石遠過韓范富歐謂王通勝董仲舒謂柳
宗元勝韓愈謂張子勝程子甚至謂堯舜非生知
安行皆務爲高論而不近理又謂佛言空道家言
虛儒言太極只一個空圈爲學只要還此本體謂
吾儒格致誠正工夫與佛老無甚異但二家不歸
於修身謂佛老莫可繫絆天理完固又欲以老子
周子文中子別爲三子其他如前劫後劫無不毀
之天地豈有不亡之國不敗之家不死之身云云
提唱二氏之說不一而足尤不可爲訓至於以竹
書紀伊尹事誤爲逸周書以大禹謨爲今文尚書
之類小小筆誤又不足言矣

渾然子一卷

〔明〕張翀撰

山西省祁縣圖書館藏明萬曆繡水沈氏刻

寶顏堂秘笈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渾然子一

卷》提要

陳眉公訂正渾然子

馬平鶴樓張翀著

衡李于發沈道明校

沈璜若水

神遊論

渾然子獨坐于龍山之石室七日不言不動不視不聽兀然槁人焉黃生不知而請叩之不見其荅呼之不見其應黃生懼退而守於門之外渾然子

七日渾然子始調息而引足其氣勃勃然其聲盎盎然黃生進曰先生七日不言不動不視不聽兀然槁人焉奚所從渾然子曰余將遊於天之外地之外極言極動極視極聽黃生曰先生足不出席而謂遊於天之外地之外兀然槁人而謂極言極動極視極聽先生妄哉渾然子曰若亦知所謂天地乎哉今夫輕清上浮穹窿而蒼蒼者非天也重濁下凝塊然而無際者非地

也高而未始高明而未始明厚而未始厚博而未始博是天地也是天地也者吾衷也是故光照不必乎日月潤澤不必乎雨露變化不必乎風雲流峙不必乎河嶽積注不必乎河海代謝不必乎四時飛動生殺不必乎鳥獸草木吾惟不動是以極天下之動吾惟不言是以極天下之言吾惟不視是以極天下之視吾惟不聽是以極天下之聽黃生逡巡未達退而問於渾然子渾然子

子玄通子曰惡若安足以解此哉夫泰山高矣而丘垤非卑也鯢鵬巨矣而焦螟非細也唐虞盛矣而五霸非衰也伊周達矣而孔子孟軻非窮也錢彭壽矣而顏回非夭也黃生以玄通子之言告渾然子渾然子曰嘻若玄通子者庶幾可從吾遊者哉

田說

道傍有甫田農夫耕之數息而後一鋤行者見

而曰甚矣農之情也田且甫矣數息而後一鋤將終歲無能爲乎農夫聞之招行者謂曰余將老於農矣而莫知所以耕子盡示我以耕之道行者于是解衣下田忙忙然一息而數鋤一鋤盡一身之力未及移時而氣竭汗雨喘喘焉不能作聲且什于田徐謂農曰今而後知耕之難也農夫曰耕曷難乎子之速耕者殆難也夫子一息而數鋤則作者常少而輟者常多余效之渾然子

而一鋤則作者常多而輟者常少以其所常多者較其所常少者以其所常少者較其所常多者孰爲速而孰爲遲乎孰爲逸而孰爲勞乎行者服而退着衣就道下黃坂過於水之濱渾然子方垂釣於溪問焉行者告以故渾然子曰嗟乎豈獨爲農然哉夫馬急則蹄車急則覆絃急則絕水急則敗防鳥獸急則搏人是故三代聖人之治民也紆而不迫爲而不強漸磨以仁義

而不責之旦夕維持以刑罰而不督之苛刻天下不自知其入於治矣後世秦孝公用商鞅之術雖足以霸秦而民有所不堪然後陳涉昨隸之徒揭竿而起焉當是時豈非氣竭汗雨喘喘焉不能作聲也哉

樵問

渾然子居於潞箐之山潞箐之山多虎豹渾然子出入往來恒與虎爲伍不能害也樵者歟

問

以問於玄通子玄通子曰渾然子未嘗知有虎也是以不能害也樵者曰渾然子未嘗知有虎安知虎不知有渾然子乎曰唯渾然子不知有虎則虎亦不知有渾然子矣夫物不相忘而後相懼相懼後相害理也夫物相忘而後不相懼不相懼則不相害理也

將

兵有正戰有奇戰有攻戰有守戰有衆戰有寡

戰有強戰有弱戰有馬戰有步戰有分戰有合戰有生戰有死戰有疑戰有信戰奇正審乎虛實攻守辨乎主客衆寡察乎離合強弱觀乎嚴怠馬步相乎險夷分合候乎起伏死生度乎緩急疑信決乎遠近如是則可以知戰之道知戰之道可以爲將乎曰未也將在民民在德德者得也得民之心也是故同甘苦以結之明賞罰以一之壯威武以作之嚴紀律以齊之用才智以服之如是則可以驅民入水火而使之戰驅民入水火而使之戰可以爲將乎曰猶未也將

五

在專專在信信者信也將以信於天下也是故忠可以貫乎金石而後王不疑誠可以動乎鬼神而後相不忌德可以服乎群議而後衆不撓望可以著乎中外而後權不分如是則可以戡亂而成功夫由知戰之道至于戡亂而成功則能將矣嗟乎將可以易言乎哉

明心

有志於天下國家者必先明諸心能明諸心天下國家可從而理也不明諸心而欲有爲於天下譬諸操不舵之舟以之航海鮮不覆矣然則明心有要乎曰有靜以觀之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士貴

渾然子曰知者不以其所甚貴而投之於其所渾然子

六

甚賤昔者趙王製于闐之玉以爲爵曰以飲有功者邯鄲之圍解王以爵爲魏公子壽公子拜嘉焉故當時將士皆欲得爵飲甚於得十乘之祿後嬖人舐癰者有寵于王王以其爵爵之秦伐趙李牧西卻秦王復取以飲將士將士皆怒而不飲何者人皆以舐癰者賤之矣漢之楊雄苟或唐之柳宗元皆一時之士也而托於玉葬曹操伍文之間豈非以其爵爵嬖人者乎是以

君子貴知所重也

體用論

渾然子曰無動無靜者心之體也有動有靜者心之用也或曰嘗聞之心以靜爲體以動爲用渾然子曰獨不觀之天地乎春夏以發散之秋冬以翕聚之安知翕聚爲發散之本耶亦安知發散爲翕聚之本耶不翕聚則不能發散不發散則不能翕聚是二者交相爲用焉者也非體渾然子

七

也今夫車輪動而輻靜其體存乎轂今夫磨茲動而盤靜其體存乎樞今夫水流動而止靜其體存乎源舟楫以利涉也濟則動不濟則靜舵非其體乎樞量以度物也用則動不用則靜星非其體乎是數者皆未聞以靜爲體而動爲用也曰然則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之說非乎曰仁義者翕聚發散謂之中正者貫乎仁義者也主靜者凝乎中正者也靜非一動一靜

之靜乃無動無靜者之靜也

興廢

客有龍門子者曰天之所興人不能廢之天之所廢人不能興之昔者秦穆公病七日而寤告公孫支與子輿曰我之帝所帝告我晉國且大亂五世不安其後將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令國男女無別公孫支書而藏之厥後獻公之亂文公之霸而襄公之敗秦師於滑而歸縱淫渾然子

八

悉符其言趙簡子亦病七日而寤以告諸大夫曰我之帝所命射熊羆皆中而死賜之二笥屬吾兒以翟犬曰及其壯也與之告晉國十世當亡董安子受而藏之厥後滅范中行氏滅智伯氏是爲熊羆傳至襄子而北有代地是爲翟犬翟犬者代之先也晉之亡果十世焉由是觀之興廢不自天乎惟其天之所興而人不能廢也是故以管仲射鉤而不能斃小白以項羽鴻門

而不能殺沛公以王莽昆陽而不能敵劉秀况謀不如仲勇不如羽智不如莽者乎惟其天之所廢而人不能興也是故以召忽之死戰而不能入子糾以孔明之出師而不能恢漢室以岳飛之北伐而不能復宋雖况仁不如忽傑不如孔明忠武不如飛者乎渾然子曰不然天之所興者天不能興也自興之也自興之則天且不能廢而况人乎天之所廢者天不能廢也自廢渾然子

九

之也自廢之則人且不能興而况天乎

禍福

齊甌有生理鞠窮者無以自活與其妻謀曰吾聞泰山之神且靈盍往禱諸可以獲福乃鬻裘得羊豕焉禱而歸至臨淄之野揮鋤而得金卒致富東郭氏之子知其禱而得金也亦市裘得羊豕焉禱而歸至于臨淄之野遇虎豹戕其身或以問於渾然子渾然子曰不聞古之大儒有

牛缺者乎牛缺之邯鄲遇盜於糶沙之田盡取其衣裝車牛步而去視之歎然無憂吝之色盜追而問其故曰君子不以其所養害其所養盜曰噫賢矣夫既而相謂曰以彼之賢往見趙王必不利于我不如殺之燕人聞之相戒曰遇盜莫如牛缺也俄而缺之弟適秦至關下果遇盜憶其兄之戒因與盜力爭爭而不勝復追而以卑辭請物盜怒曰吾活汝弘矣而必吾追迹將

渾然子

十

著焉蓋殺之夫知其禱而得金也抑孰知其禱而亡命乎知其不爭而見殺也抑孰知其爭而亦見害乎然則孰爲福耶孰爲非福耶孰爲禍耶孰爲非禍耶是故君子不徼幸于天不取必于人

小序

貴陽生問于楚丘先生曰昔者申鳴爲將于蔡白公爲亂申鳴以兵之衛白公劫其父使人謂

申鳴曰子與我則與子楚國不與我則殺而父當是時必殺其父以存楚乎楚丘先生曰可於君不可於父孝子不爲也申鳴以兵之衛當併其父而去之不去其父而爲其所劫義不能全矣是則申鳴之罪也貴陽生曰卞莊子好勇毋無恙時三戰而三北交游非之國君辱之當是時必戰北以養母乎楚丘先生曰可於父不可於君君子不爲也母在則不當戰矣既戰則

渾然子

十一

不當北矣卞莊子之罪也或以質於渾然子渾然子曰不然夫忠孝一道也權其輕重而已矣輕重緩急也在君重則親爲輕矣在親重則君爲輕矣國之存亡係焉者君重也國之存亡不甚係焉者親重也

變化

渾然子曰蠅化爲鶉鷹化爲鳩田鼠化爲鴛鴦足化爲蟾蜍駒掇化爲乾餘骨乾餘骨化爲斯

弱斯彌化爲食醢願輅者生氣也漢黃氏之母浴而化爲鼃魏宋世宗之母浴而化爲鼃范文明之奴死數百歲掘其墓而更生者游魂也生氣者變之常者也游魂者變之變者也變之常者可得而知也變之變者不可得而知也昔者春秋牛哀病七日化爲虎以噬其兄門人以問於孔子孔子曰物老則變故曰知變化之道者聖人也

渾然子

主

窮理

南中之夷多蓄蠱蠱有三曰蛇曰鼠曰鳩鳩似鷄日圓而腹大夷人恒蓄於梁之上昔有中土七人旅於南中道遇雨路傍有茅屋數椽趨往避之適夷人俱出田七人者入其門見梁之上有野鳥不知其爲鳩也遂射殺而食之俱立斃於庭楊生曰不格物而害其生天下寧有如七人者乎渾然子曰嘻殆有甚焉者是故鳩亦多

矣有學術之鳩有功利之鳩有權謀之鳩有刑名之鳩有兵法之鳩不格乎學術之鳩而殺其身者非李斯乎不格乎功利之鳩而殺其身者非衛鞅乎不格乎權謀之鳩而殺其身者非蘇秦乎不格乎刑名之鳩而殺其身者非韓非乎不格乎兵法之鳩而殺其身者非孫臏龐涓乎之數子者豈其智有所不能而明有所不察哉蓋有見於術之可以興而未見其術之可以亡

渾然子

主

求知

渾然子曰聖人求知于天賢人求知于君子下士求知于庸人求知于天者藏其知于無所知萬世之知也求知于君子者用其知于有所知天下之知也求知于庸人者役其知于不必知

一人之知也是故樂則行之憂則違之善世而不伐德溥而化求知于天者也一家非之而不顧一國非之而不顧天下非之而不顧求知于君子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求知于庸人也

弭盜

楚丘先生之齊往見孟嘗君孟嘗君與之坐而論道賢之適齊境有盜起遂舉爲將往治盜楚丘先生環胃而出齊之門望見農夫問曰來牟

渾然子

古

有秋乎曰雨暘不調得者三失者三然則俯仰亦給乎曰三者猶不足以供上曷能給也楚丘先生遂反胃而入齊之門左右曰先生受命治盜不至其境而遂返焉何也曰殆非若所知也吾之治盜不治其盜之所可治而治其盜之所不可治所可治者盜之已形而所不可治者盜之未形者也未形者治而已形者自弭矣未形者弗輯而已形者日增矣今天子矢甲冑能屈

其力而不能屈其心號令誅伐能禁其暴而不能禁其欲譬之水焉潰汜四溢而不濬其上流則雖有堤防不能止矣不善治水者愈增其防水愈敗之不亦勞乎是故輕賦薄稅治亂之本也招徠輯亡弭盜之源也于是歸而言于齊王請蠲稅以治未形之盜齊王曰善遂下令蠲稅十之七不再旬而齊之流亡者復焉境內自是無復有盜起矣楚丘先生之力也

渾然子

古

用材

渾然子曰天下之材其猶舟車乎今夫車觀其輻蓬均其平沉以飭其輪轅又駕之以騏驎騶之以駉驪非不彭然美也而驅之濟河雖有王良造父不能救其溺矣今夫舟成以栢木假以檣楫助以帆檣如漢之樓船蜀之畫舸非不飭然堅也而使之行陸雖有責育任鄙不能操之往矣是故締綌以當暑則宜而以之禦風則悖

騏驎之足能致千里而責之捕鼠則不如狸物
固有然者矣况人材乎昔者田常欲伐魯魯之
危在旦夕孔子憂之曰吾父母之邦也二三子
奈何弗出當是時子路請行孔子弗許子張子
石請行孔子弗許子貢請行孔子許之蓋子貢
辯而智者也卒之一出而亂齊存魯破吳霸越
甚矣聖人之善於用材也是故有忠信而好義
者有仁惠而多慈者有言語而能辯者有文雅

渾然子

末

而成章者有敦龐而純篤者有見事而風生者
有慷慨而濶大者有智術而多謀者忠信而好
義者可以托重而不可以應變乎仁惠而多慈
者可以牧民而不可以斷國乎言語而能辯者
可以辭命而不可以節槩乎文雅而成章者可
以俎豆而不可以軍旅乎敦龐而純篤者可以
厚俗而不可以解紛乎見事而風生者可以議
始而不可以守終乎慷慨而濶大者可以大節

而不可以小知乎智術而多謀者可以運籌而
不可以恃力乎易臯陶之刑而使之種植我知
其不如稷也更后夔之樂而使之平水土我知
其不如禹也移契之五教而使之掌山澤我知
其不如益也古之聖賢且然而况一長之士乎
是故用其所長而棄其所短則天下皆材矣反
其所短而違其所長則天下皆無材矣夫使天
下而皆不見其材果天下之過耶抑亦用之者

渾然子

七

之過耶

強弱

雲有南旅生遊於通衢遇儒夫醉橫于道怒攔
而過之及經貴者之門望見豪勢聲折如焉弗
敢仰窺之矣渾然子曰子何若是之吐剛而茹
柔也禍將及乎御者曰何謂也渾然子曰天道
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
謙盈者處其強而謙者處其弱也是故抑強扶

弱是天道也畏強而凌弱逆天道也昔者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左把茅旌右執鸞刀以求平於莊王莊王憐之受節左右麾楚軍退舍七里將軍子重進諫曰夫南郢之與鄭相去數千里大夫處者數人廝役者數百人今克而弗有無乃失臣民之力與莊王曰不然人告以從而不舍不祥也吾以不祥立於天下災及吾身何取之有既晉之救鄭者至曰請戰莊王許之將軍渾然子

本

子重進諫曰晉強國也道近兵銳楚師奄罷君其勿許莊王曰不可強者我避之弱者我威之是寡人無以立於天下也遂還師以逆晉寇莊王援桴而鼓之晉師大敗士卒奔者爭舟而指可掬也夫鄭惟其弱也則雖以一國之利而不取况非國者乎晉惟其強也則雖以奄罷之卒而不避况非罷者乎是故討諸侯之僭以扶周室之衰桓文之所以霸也窺漢室之敝而欺孤

寡之爲新莽之所以亡也予其知之乎南旅生報而退行未及門而懦夫者告斃焉以南旅生拽之矣御者曰渾然子之言信其然哉

臣道

白圭周人也魏文時資富天下有用事僮僕二人焉一曰趨時專致四方之貨相其貴賤悉輸之圭一曰司會主出納蓄積凡四方之貨至圭必使售之白圭亡其子嗣其業趨時有疑於司渾然子

九

會因諱之於其子曰昔先主人之資殆將爲若所盜乎其子不之察遂加以夏楚責其償司會亦不爲辯也盡括所私以歸其子退無怨色治家產如故焉一日其子閱其簿籍知司會之移怒趨時趨時懼奔之齊司會請曰昔先主人之克有蓄也趨時與力焉今以小人故使之奔齊小人不安願召之歸以共營厥家于是趨時復歸益盡心力白氏之富中興焉渾然子曰

充司會之心不可以盡臣道與夫不辯其誣而
悉歸其主不挾其讐而共營其家可謂純誠而
公者矣昔者成王幼周公攝政召公疑之後營
蔡果流言周公居東三年感風雷之變成王悟
而迎公公歸亦無少尤於召公與之夾輔王室
益至焉夫使周公忠凌有所未至則流言之後
必不足以悟成王使有一毫私意於其間則東
歸之後必不協於召公西周其衰矣故能感於
渾然子

子

高潔

林先生居於陋巷之中結茅爲廬掛席爲戶四
壁蕭然陶陶如焉東里野人飲於社醉而走火
延其廬先生從容而出若未嘗知也里人憐之
復葺其廬相與出粟帛器物以餽先生先生愀

然不樂曰甚哉火之爲害將盡吾之本有者而
喪之乎里人詰之曰先生失財產乎曰未也失
衣物器用乎曰未也然則何爲而喪其有也曰
吾之所本有者以未嘗有一物也今以諸物至
是有物矣有一物是喪吾之本有也余安得而
不悲也于是徙於深山之中就巖石而棲種苴
茹而食終其身不求于世焉渾然子曰若林先
生者可謂處困而能不失其本有者乎

子

渾然子一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明張翀撰按明史有兩張翀一在列傳第八十者字習之潼川人正德辛未進士官戶科給事中以疏爭大禮謫戍此張翀在列傳九十八字子儀柳州衛籍馬平人嘉靖癸丑進士授刑部主事以疏劾嚴嵩下詔獄謫戍都勻隆慶初起爲吏部主事官至刑部右侍郎是書凡十八篇曰神遊論曰田說曰樵問曰將曰明心曰士貴曰體用論曰興廢曰禍福曰忠孝曰變化曰窮理曰求知曰弭盜曰用材曰強弱曰臣道曰高潔皆設爲主客問答旁引曲證以推明事物之理大抵規仿劉基郁離子也

文雅社約二卷

〔明〕沈鯉撰

浙江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文雅社約

一卷附錄一卷》提要

龍江沈先生家政序

三圖

余自束髮時即奉教於龍江

先生先生為人姿潔峭直力

行古道以故見重於時然亦

以此不偶戊子歲予告在里

余嘗省之里中家後四壁泊

沈公與政

前序

如也及余持節兩淮再候先

生先生因出其居家諸刺相

示皆所目檢束身心敦崇俗

尚蓋所謂古之道者屬余為

之梓時先生已拜

新命或者疑焉意以先生方且

握機衡佐密勿調稭陰陽福澤函宇而何猶區區於里閭瑣尾間庸心也嗟乎嗟乎害國有言近而旨遠道固有守約而施博况天下本於國國本於家家本於身豈細故也哉夫自身而家合家為國合國為天下此政行於一家一家善矣行於一國一國善矣行於天下天下善矣不越於飲食車服之間而實通於身心性命之微不離於閭閻

伍之際而實關於廟廊明良之會倘得六合黔黎同歸皇化九州風俗共覩太平雖詩書所稱伊周事業何以加焉先生拳拳是集有以也夫子是之疑固未識其遠大者乎且非援本之論矣余既以解或人曰序其端如此則是編也豈直為先生相業左券實幸斯世斯民行將有復古之機遐哉動三代想矣

萬曆壬寅春三月

關西李三才道甫頓首拜

書



沈公家政

前序

四

文雅社約總目

郡東南一里許有文雅臺焉

夫子習禮之處而記稱巽相之圃也歷數十載故址
宛然厥維勝域吾五人者適會林下結社于茲期
挽世風稍還古昔每及社飲具有約言既勒成編
嘉名聲錫因遂以文雅標社而具述所約之事臚
分如左總之十六類百六十三款云五人者揚君
允通尹君之才喬君吳甫洎不佞鯉家弟鱗仲潛
也

沈公家政

目錄

一

書劄一

宴會二

稱呼三

揖讓四

交際五

冠服六

閑家七

馭下八

田宅九

器用十

勸義十一

明微十二

冠婚十三

喪祭十四

身儉十五

心儉十六

勸施迂談十七

義學約十八

沈公家政

目錄

女訓約言十九

垂涕衷言二十

社倉議二十一

族田約二十二

鄉射約二十三

篤親會約二十四

墓享儀二十五

沈氏祠堂生忌單二十六

孝女傳二十七

二

文雅社約

書劄一

歸德龍江沈氏

古人以竹簡通名將命者出仍以還之蓋終身

所用惟此一簡不易爵里不削牘也今人每

次一帖已屬多事而又有折簡有全簡有紅

簡有封套施者過費受者無益豈不可省吾

鄉當嘉靖年間里中士大夫相拜者尚不過

口傳後雖有各紙亦主人不面始簡之面則

沈公家政

卷上

否乃其帖長不過五寸寬不及二寸中所書

止一名一拜字間有自書名于門者其質朴

如此乃今簡不數六幅紙不用秦本者遂以

爲簡何爲哉今擬拜客用表紙單帖單幼加

頓首二字餘省禮帖以全爲敬以紅爲吉出

於何典夫

君上至尊臣下表章未嘗用紅紙紅簽以爲敬乃鄉

俗往來率用全紅無乃侈乎今擬婚姻大禮

及慶賀高年者用尋常紅簡不用大紅毛邊

其餘請帖禮帖及通問書札止用兩幅白簡裏外俱不用紅煞如禮物件數開載不盡分上下二層敘事不盡則量加幅數適用而止謝禮仍用單帖不必求稱如連名送禮亦止回一帖傳覽有稱謂不同者另加一帖

鄉人有自外致書者既以書答謝又另有謝帖甚屬無謂曾記數年前寄書行禮者只書後帖紅紙一方開具禮物何其簡便宜以爲法書詞雖不費錢獨不費精力乎且文勝則真意

沈公家政 卷上

二

衰矣每見前輩請帖止云明日一茶真意自在今擬請帖寫某日請教或酬愛或敘澗並啓知六七字速帖用單只寫一速字俱不用文章語

護封起自公文原爲關防秘密隆慶初年縉紳通問用者猶少後始蔓延鄉俗一槩用之甚屬無謂今擬請拜等帖止用書夾投送封袋可省有啟事者用封袋不用護封

宴會二

設席過豐則多戕物命多損精力多費貲財多折福分或客當醉飽之後見主人舉筋不得不舉者蓋反爲多設所苦暴殄天物亦甚可惜吾鄉嘉靖年間具啟請客者每卓止設盤四大盤四人圍坐飯一餐酒不過數行辰刻至食畢卽散簡朴若此今俗乃治辦累日方敢發簡而客來赴席者亦常至日暮或徹夜乃散中豈無亂俎豆失歡好爲賓延羞者乎

沈公家政 卷上

三

又何言多費也

憲約燕賓四豆猶是古禮恐未易從今擬折簡請客者用果五標饌腥素十五標湯飯三道一卓兩坐若主人嫌於獨席則附坐客席之下惟官席遠客間設獨坐果般各加五標飯加二餐其看花大席餅餽五牲之類俱不用赴席除開訪留坐者自不拘時候早晚大席宜午後上坐薄暮而散邀帖後止速二次如遇該行酒之時客有未到者卽虛坐行酒不

必久候蓋早至早散不惟我無伐德抑亦體
悉下人

古人不常殺牲亦不皆食肉禮云諸侯無故不
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此
知其不常殺牲也左氏云肉食者謀之肉食
者無墨食肉之祿永皆與焉此知其不皆食
肉也今市肆魚肉品味甚多以充俎實儘自
足用又何必更宰雞鶩求備物哉昔人云食
者甚美於者甚苦矧未必食乎君子有敬客

之心不可無仁物之心也

主人安坐遇慶賀大禮則逐位行酒尋常宴會
客雖多但舉杯總揖乃遍歷客席各一安坐
至席前再總揖而已

合席請客主雖多其舉杯行酒只屬之長者一
人餘惟隨班行禮蓋長在則禮空然也若長
者既已安坐衆主又人安一週似屬煩瑣且
不見長長之義於禮宜省衆客酬主人亦然
舉酒有當行拜禮者則拜其跪禮於古無考宜

革

客有後到者衆賓叙長幼一揖相干者另一揖
不必讓轉告坐亦然

宴後不用謝帖相會時再揖而已

鼓吹絲竹慶筵可用餘席不用爲雅若娼優入
人宅舍可忌不止一端而小唱尤敗壞風俗
引誘子弟俱不宜用

宴取成禮酒以合歡主人款客只可相勸不可
相強沉湎淋漓至于生禍悔且無及何歡之

有賓之初進所宜三復

犒賞從人惟婚姻大事及自遠而至者宜特設
酒飯不必設殺

稱呼三

稱呼宜止用本色如市人上宰相書則止稱相公閣下上翰林書稱內翰執事蓋不欲媚其所無也然猶云異代事今吾鄉徐正人先生家尚存有天順年間翰林曾公榮贈言一軸其標題則直稱贈鴻臚卿徐君永達之任湖廣廉憲序其中云永達勉乎哉者復不一永達者徐公名也予考其時二公非有師弟子分特朴直若此而吾家亦存許都諫復禮與

沈公家政

卷上

六

先大父建寧公手書亦止稱舊德沈太守尊師執事蓋許公先大父受業門生也此正德末年事夫稱名雖未必合中道若今俗一槩稱台柱稱殿撰則媚人所無矣今擬有官者稱官如太守如相公內翰例其鄉俗往來止徑寫字號及某姓某親行幾伯叔兄弟或某老先生俱不過六七字俱不必有別稱

字以尊名故古惟稱字以致敬也子思孔子之孫也不常稱仲尼乎吾鄉當嘉靖年間尚止

稱字無稱別號者今僕隸下賤已莫不有號

矣士大夫不敢稱全號而加稱翁老或少年而輒已稱翁稱老者夫父母在恒言不稱老少者稱老老者何稱亦嫌于不祥矣今約除尊長親屬各自有應得稱呼外其平交止稱字稱號尊輩稱老先生長者稱某兄某丈世俗上稱下爲公爲先生今之爲師者亦稱其

弟子曰公曰先生夫公雖尊猶泛可以常稱先生則父兄稱矣學士長者稱某師以是稱

沈公家政

卷上

七

弟子弟子將何以稱其師甚有通名楮而自稱侍教生者相反益甚

揖讓四

主人迎賓三揖升堂此所謂揖不過舉手或身稍磬折而已今一見則俯身至地送客出門必遍臨車馬逐位與揖入門又望空一揖或賓主相讓良久不決俱屬非禮蓋讓不過三古之道也今約迎客者客至一躬及階及門舉手相讓送客至大門之外一揖客及車馬主人入門各一揖客乘車馬主人出門舉手相顧俱不必差人拜上蓋送客揖車馬於禮

沈公家政

卷上

八

所無而每客送及車馬尤爲瑣屑宜革

四拜所以尊父母師長拜而叩頭臣子見君上之禮也豈可以一槩加人今後相見行禮只兩拜有當稱謝者則起身再揖勿伏地連叩親朋偶遇止宜序長幼一揖當致辭稱謝者再揖不必讓轉蓋長幼有定賓主有禮而久讓不決似爲虛文宜省之客有先施而主人及門答拜者雖往來常禮若不係慶吊大事但尋常相訪者亦自可省

禮父黨無容鄉俗伯叔父待猶子兄待弟俱以

客禮似屬過侈今考

諸王朝見儀凡伯叔見

天子行君臣禮畢卽向

便殿行家人禮伯叔西向坐受

天子四拜

朝家且如此何士庶反不然今擬四拜之禮父母

坐受親伯叔父南面揖受族伯叔父親兄東

西向第姪再拜不答堂第再拜跪而扶之族

沈公家政

卷上

九

兄弟交拜不受不答親堂第坐不論賓主兄東第西族第來兄西第東凡兄適第皆上坐第前坐凡兄送第伯叔父送猶子俱不出大門不候騎乘親親之義也世俗伯叔父子兄弟揖讓迎送皆如賓客殊爲疎薄相外之風宜改之

古人於父執至嚴有坐受八拜者鄉俗當嘉靖年間新進朋友尚不敢與前輩齊肩相見則稱曰齋長或與服勞役之事不以爲耻此予

所親見者今俗其有是否耶顧此義在論語鄉黨篇惻惻如也似不能言者兩語內可佩之終身有餘矣今與諸公約凡在本族尊輩前雖仕宦不得據上坐遇父執及相知高年者必以容執綬必下其餘亦各以情義輕重自執恭謹禮云敬老爲其近于父也敬長爲其近于兄也吾敬吾父兄成吾孝第亦何誦之有

讓自美德忍微大受孟子三自反終以不校于

沈公家政

卷上

十

橫逆有何難處者乃世人以一不忍率致大事甚至有生平刎頸累世通家一忤睚眦卽成讎讐或瞋目攘臂或稱干比戈或挾發睨眦揭布通衢或鼓扇朋儔併力攻擊雖足逞雄心亦大虧雅道已吾鄉俗幸無是而前輩潘司空先生處盜一事尤爲可傳先生方致仕居田間夜忽有羣盜入室掠無所得皆羅伏階下叩頭請罪曰吾儕小人不知大君子若此而誤驚犯罪誠當以倘蒙恩寬散不

就縛乎先生曰不然卽不能有所贈何至使

公等枵腹乃呼其夫人出自床下督婢子治

酒飯使各霑醉飽叩頭而去遲明賊捕掾及

門請罪願刻期捕獲之先生曰無是也竟寂

無一言觀先生處暴客若此知橫逆之來能

笑而受之有餘矣吾願諸君子之爲潘先生

老氏云自勝者強考亭註強哉矯章句亦云自

勝其人欲之私夫人欲之私爭忿其一也人

若於此處能強制不動非有大涵養大力量

沈公家政

卷上

十一

者不能其出而任事必且能砥柱中流解紛

排難皆平時所翕聚然也彼按劍疾視者何

爲哉

爭忿最難忍若忍得過去却便有許多受用不

能忍而致禍患所謂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

也苟念及此忿心自息

世俗繁文日益真意日減損有餘補不足吾有

望於篤古君子矣

交際五

嘉靖年間親朋往來之禮銀尚不過三分五分以至二錢亦有携盒酒舉賀者有三五相約共一盒酒者然猶酒不過一壺盒中物不過小果小菜三五品吾猶及見之客入門與主人一揖卽舉觴行酒賓主酬酢俱不過三酬酢已畢賓主交拜自是賓不更修儀主不復請謝而情意亦自周洽何其古雅簡便也嗣後彌文日盛有因而廢家廢禮者有較量往

沈公家政

卷上

十三

來薄厚寔成讎怨者有公然爲假酒假段明示相欺者風俗薄惡如斯不返何所終極今擬婚姻及大禮從宜用幣其尋常賀奠自一錢以至五錢皆爲厚禮不可更加其一切假酒假段俱宜停止

婚姻莫隆於六禮世俗又有送鞋面一禮夫三月未廟見尚不可以縫裳在室而送鞋面及替厨而送滿家鞋皆非禮也又翁家節序送禮謂之追節女家必稱答之未聞女適人母

家送禮而翁婿答之者今擬追節之禮可省卽有之亦不必報蓋自有報時也禮貴平施似爲近道

古者以八十爲下壽近世常慶七十然十歲一舉猶不爲侈今人不拘老少每歲生日大張宴樂此無名之費也程子倍哭之說蓋深識之老年借此以聚樂小集可已

賀祭等軸所重在文用紙爲便錦軸金字濫費無益通屬可省

沈公家政

卷上

十三

鄉俗二十年前開具禮單者尚皆以謙爲主如酒云魯酒帕云紕帕是也今則不論美惡率皆飾以佳名故美者近夸惡者涉欺矣雖細事亦長僞之漸也宜返而之初

田野百姓稍能度日卽不務農事到處人賄三錢五錢時常湊辦其爲苦累十倍征徭得之艱難費之倏忽亦何愚也

親朋往來之禮只可視情義疎密以爲隆殺若乃計家道貧富作青白俗眼量子姓興衰爲

炎涼世態者則市井交易之道而風俗薄惡最明顯者也有道君子必不其然

禮尚往來雖本人情君子有施亦盡其在我者而已不必過責望于人近乃聞鄉俗小民有一桃一李必求相稱者或又有無可慶之事而責人賀禮者曰曾受吾賀無可吊之喪而責人奠禮者曰曾受吾奠又或有相訟取償者皆鄙也世豈有操券以行禮者乎惟受人之施力能爲報而自處鄙薄失禮者亦無怪

沈公家政

卷上

十

平人之責之也

冠服六

冠加於首最宜雅重衣以章身惟貴明潔吾鄉當嘉靖年間士大夫尚止戴圓帽無戴方巾者今俗有金線巾有唐晉等巾有珠玉飾巾前輩禮服止白布直身見有服羅段者則以爲刺眼今俗貴時興花樣日盛月新甚至以綾綺爲襖首帕爲裙與爲裏爲褰衣用者矣當年履絢無他飾後僅加一雲與雙雲以爲畫飾今俗則又有套雲有四鑲履有刻絲織錦爲繫襪帶可遂值一衣費者矣末俗之侈一至于此及今不返何所終極蓋服色貴雅素無貴淫靡制度取適中勿徇時樣則所謂服堯之服者其是耶慎無以儒者而受變于俗也

忠靖冠乃嘉靖年間

欽定制度文職自州縣正官以下惟教職得用武職惟都督得用其中金線三條以象三才並緣邊兩條數不過五今旣已槩用又隨意加多

沈公家政

卷上

五

違

制甚矣

煖耳當嘉靖年間尚惟許大臣得用蓋亦優高
年一義也隆慶間

穆宗傳百官戴煖耳乃

都下人士尚無敢僭用者其後始一槩皆用之顧
其製亦僅可覆耳而已猶未若今俗之侈也
吾鄉當嘉靖末年尚不知貂爲何物先是數
年曾見一貴家公子戴狐帽而行市中者則

沈公家政

卷上

七

人皆相聚駭觀以爲華侈今俗乃賤而不用
而必用貂且形製極高大極費夫北地隆寒
卽用煖耳無所不可又何必貂而後可哉

玄黃紫三色惟

君上得用今人有不知玄紫而誤用者乃黃亦敢僭
豈其不知宜以相戒

近年男女衣飾種種醜態已令人嘔噁乃更有
男拖女裙女戴男冠者陰陽反常不祥之甚
然而理論不能止法制不能禁其猶士大夫

之責與士大夫家一邑所望惟反其所好則

久當自止若轉爲鄉俗所化而又使工匠之
爲淫巧者與齊民併惑之其又何望矣

妹喜戴男子之冠以亾國何宴服女子之裙以
亾身所謂陰陽反常不祥之甚者此明證也
鄉俗獨奈何效之

國有國風家有風女飾妖異家風之陋也君
子必慎其微焉

未冠勿遽稱別號未娶勿遽衣文錦禮老少異

沈公家政

卷上

七

糧童子不衣裘帛夫不衣裘帛者非止謂年
幼不宐亦使知老少之分知惜福知養正于
蒙也

僕從衣履不可與主人相疑所以正名分而尊
其主也達禮者審之

閑家七

禮與敬有家之善物也人情每詳外而略內故根本之地已先不正豈能及遠自己一身且不足觀豈足爲子弟觀法所以士君子居家須莊敬日強禮儀卒度不可以狎近忽之也鄉俗有父子異居者或有不得已之情乃亦有同居異爨者獨不思吾之身吾父母之身也顧與分爾汝析匕箸各食其食各享其有如路人然可乎不可乎假當食時親猶未食吾

沈公家政

卷上

六

能下咽耶當親食時不知肯否於心安耶夫妻以秦晉而同牢父子屬毛裏而互異根本之間薄已如此更有何處可與人同此雖習俗相沿不可視爲細故也

禮父母在不有私財不以財與人律亦有卑幼私擅用財之禁蓋以明家無二上而預防子弟之淫奢其爲慮至深遠也今人有憐愛子孫者則恣其所用而子孫慳吝者至與其父母相貸取償區較計若路人然亦未聞禮

世之義矣所宜相戒

世俗有一事最難解凡異父同母之兄弟則相好而一父兩母之兄弟則相離亦何其相反也夫兄弟之所爲至親者爲同一氣也既同父則同氣矣既同氣則即吾至親矣顧徒以兩母故而各立門戶相視胡越乎是知母而不知父也是分左右手而有親疎也彼下堂傷足而有憂色者此何故豈異母兄弟反一足不如耶嗚呼大度者以四海爲兄弟小見

沈公家政

卷上

十九

者以一體爲參商愚知相越乃若是懸邈矣噫

鄉俗於禮文病繁惟夫婦最略或至有經年不相揖拜者狎故也豈知禮在狎處尤不可少只觀初親迎至合卺於諸禮何所不備乃日久而遂忘之耶

禮稱女子出擁蔽其面已嫁而反則兄弟弗與同席而坐同器而食而叔嫂不通問其嚴若此昔魯敬姜年老矣且上卿之家而季康子

其姪孫也相見與言皆不踰閭君子曰知禮
今田野人家婦女有相聚三二十人結社講
經不分曉夜者有跋涉數千里外望南海走
東岱祈福者有朔望入祠廟燒香者有春節
看春燈節看燈者有託在肺腑至親而男婦
同席笑語一堂者俱非美俗閑家者宜以是
爲第一義

禮男女遠別不止翁婦與夫兄弟妻爲然世俗
惟嚴此兩別其餘無別矣甚者叔嫂姊夫小

沈公家政

卷上

三

姨妻弟之妻互相謔罵不近於夷乎以後除
妻妾婢子外凡係男女一切遠別古之遠別
也止于授受不親今者趨而避之甚者婦行
不便令翁迴避亦屬非禮大都無可避者三
步之外止足背立可也

人家有關防內外者止計較外來男子而不知
外婦爲尤甚蓋此輩多窺探人意扮弄是非
其爲長舌銛于利刃却又無可防之形奈何
以不親不故之人而縱使出入無忌也安知

其非尸祝巫卜之類耶若論其至卽同宗至
親彼此家婢往來通問者亦宜貴簡矣
宦家子弟凡居食器用僕從輿馬之類所貴雅
淡不宜使俗氣撲人

沈公家政

卷上

三

馭下八

凡騶從不宜太多蓋不佞今昔居林下二十餘年竊自體驗凡吾輩鄉宦皆好省事而僕從則務喜多事惟多事故僕從亦一鄉宦也假令一鄉宦使十人十鄉宦使百人則一邑有百鄉宦矣嗚呼一邑中百鄉宦其氣餒豈不薰寒邑里無復有空閑處所耶矧復有兄弟子姪亦皆以鄉宦行事而僕從亦皆稱鄉宦僕從也於鄉宦堪矣夫一人之身而人之

沈公家政

卷上

三

藉我爲用者若此其衆吾兩手兩目既不能徧戢之乃猶復招延之未已豈不益自苦哉予旣已驗之久知之真何敢不盡言與諸公相告大凡僕從只將就足用不必太多太多則衣食于我者侈矣故曰官事不攝焉得儉言侈也夫公家不堪侈况養之私家乎若謂有不衣不食而爲我服役者則益不可何也彼不衣不食而爲我服役者非徒也必藉我以行其私也彼藉我以營私吾因彼以歛怨

則我之役彼者一時奔走之微勞而彼之役我者終身名節之大竅也此詎我役彼而實彼役我也奈何役人者而反爲人役哉縱不然而堂堦之上森然林立車馬之間簇如雲湧亦甚非有道者宜處矣

吾笞責僕婢則徃吾愛子女之心吾婚嫁子女則推彼爲父母之心不寧惟是卽寒暑饑飽疾病疴佚與其心曲中微隱有疑慮而不敢聲言者俱一一體息之而後得處下之道

沈公家政

卷上

三

凡僕從以膚受來想者直笑曰我不曾眼見有駕言毀罵主翁者直笑曰我不曾耳聞則下人無所售其欺而我亦不爲彼激怒以煬吾天和致有他事蓋一忍之爲效多矣

有爭一兩錢之利而與人日喧于市者吾輩手下人之買辦是也夫吾輩豈區區與人計較者惟下人不能體吾意而欲有所染指則不得不朘削于人夫豈知田野小民斗粟尺布入市營求鉞頭削鐵一家性命我却要在他

身上去討便益能有幾何縱使日日買辦常過其直一歲之中所費幾何顧令人當面恣嗟背後談議孰與多寡自今宜以飾下人入市買辦者務使人爭售之勿使人望而避匿也

每見宦家僕從遇其主翁親識屬在寒賤者卽與抗禮且屑越之其主翁亦恬然不以爲恠此詎非名分倒置風俗薄惡一事耶吾輩宜以相戒

田宅九

田野人家土木方便其起造房屋率多踰

制然不知室宇太廣則陰氣盛而人氣不能充故其勢不得堅久而居者且多不利此昔人所以有水妖之說而謂其不安人也

大明會典品式具在所宜查考

屋上承塵施以繪事名曰藻井雖公侯不得用

獸吻鐵釵名爲拒鵲雖

國朝居官者無禁似亦不妨惟鄉俗所用多有過侈

者宜少裁之若穿廊曲房圓亭甍瓦雕牆甬道朱紅牕牖之類俱有禁

田爲常產所不可無然惟貴約而易守實而得

用不必太侈太侈則不免多費資本多有荒

蕪多損精力多招詞訟多辦糧差而計其所

入亦卒與約者實者不相上下何以侈爲夫

境內田畝止有此數吾擅其無用者太多則

田價必踴田價踴則中人之家必不能皆有

田而吾田亦荒彼此俱困是我無專利之名

而陰實有碍于人也人但知衣服飲食之侈爲不可而豈知田宅之侈之尤不可乎觀往事可知已

凡置買田宅者有三不虧有七不買何謂三不虧寧虧富不虧貧寧虧明不虧暗寧虧人于無事之時不虧人于急難此所謂三不虧也虧貧如小戶人家無多田產而含悲出鬻以救目前者虧暗如錢債折準貨物權算之類虧急難謂人有急難而鬻產以自營救者何

謂七不買老年之父孀居之母有不才子不能管教或必孤子蠢愚子不識好歹而聽信奸人撥置所鬻之直十不償一者不買已絕之產未有着落相持之產未經倒斷者不買宦家子弟覆敗之業任他人買惟爲宦家者不買業師契友之遺產不買墳塋中房屋木石先賢祠廟不買與勢相爭自知不敵以來投獻者不買累世之隣非十分輸心欲賣萬不得已者不買此所謂七不買也而就中惟

欺人孤兒寡婦與侵及泉下者爲尤甚凡置產爲子孫長久之計者宜致審于斯焉

鄉俗有田與接壤被人買去者其勢必爭爭不已必至于訟訟自常情不謂無理惟吾輩林下老年若亦爲此舉動便覺不雅今後如遇此事除逼近墳塋坐牆屋者仍與從容理講其餘不必與較疆場之事一彼一此何常之有如曰與吾鄰也必我宜買漸買漸遠直至何處方始不鄰眼界濶氣度大看得此處自然

眇小

孝友先生朱仁軌云終身讓路不枉百步終身讓畔不失一段有區區爭牆根地界者宜以是說勸解之

治家者當先治守家之人不汲汲于此而孜孜于彼者非計也

宦家子弟以財產相爭訟者其侈言前人之賢常過其實蓋其意惟主求勝而不恤先人之面目可置何所真自可恨然而導之者其誰

乎前人遺子孫以危後人遺祖父以貪首尾
相貫勢所必然故創業貽謀者當慮其後慎
不可輕畱此尾也

兄弟以財產相訟者如兩人爭一玉卮各將其
半雖奪得在手無益于用徒自取戮辱而已

器用十

燕器除純金例不得用其諸凡銀器等物則亦
誨盜之資也當筵有失稍一根求賓客從人
必皆動色招尤起釁且自茲始反不若陶匏
瓦缶爲便也他如珍寶重玩是謂尤物人見
之無不垂涎而傳家至寶其與人必多吝惜
求而不與禍且立至何者凡有求此等物者
必皆有氣力能禍福人者也而蓄此物爲人
所求者必門祚已衰可中之以禍者也平泉
醒酒之石至不能保其佳子弟非所謂匹夫
無罪懷璧其罪哉亦可爲千古明鑒矣此外
如重錦綉褥五綵帷帳及諸凡炫觀駭目之
器雖自無妨頗亦不雅若軍中旗鼓車上垂
雲坐前華表及各色器皿刻飾日月山河帝
王聖賢故事者俗以爲常

律皆有禁

無職者止用油繖不得用涼繖見有題

准事例今俗用一簷布繖雖違

例猶未僭分也若兩簷絹繖則僭矣

里中富人艱難起家者其居家器用多不求備亦不求華美及後子孫萌心侈大則反笑前人爲吝爲野一服一玩無不盡飾甚至有一扇之資可飽百人者豈不可惜然亦不旋踵而遂索然矣

沈公家政

卷上

三

勸義十一

恭惟

聖訓六條曰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鄉里教訓子孫各安生理毋作非爲俱日用切要之言士庶宜終身佩服者也乃鄉俗多忽焉不講豈鄉士大夫猶未有倡之者耶今約同社諸公各書一牌尊奉于門屏冠冕處所使家衆子弟朝夕出入仰瞻

明命當有興起而鄉俗亦必有倣而行之者矣

沈公家政

卷上

三

人無不愛其子孫者獨有不孝順父母的此何故夫子孫我所生而父母生我者其天性至親豈異乎且除却罔極深恩不具論夫以罔極之深恩而不得與襁褓之嬰孩同一視亦真可痛哭流涕矣

人只一不孝便百行俱不必言人只一不孝便五刑無出其上夫豈得無悔乎亦豈得無懼乎

右恭解孝順父母

在家有家長出外有師長一城中有官長通天

下有君長此皆吾長上也人若能循理守法
便即是尊敬長上不專在儀文交際間假如
爲士而講求經濟化導鄉俗庶人而謹辦征
徭輸心捍衛便即是恪修職業盡忠

朝廷不必有官守而後爲効忠盡職也

右恭解尊

和睦鄉里的便即是春融景象人已物我均一

暢適烈日嚴霜淒風苦雨有望而畏之耳人
於斯二者何處焉今人只看得和睦鄉里不

沈公家政

卷上

三

甚緊要所以不消去和睦又看得和睦鄉里
的常要存幾分忠厚費了些財物却又不肯
去和睦所以鄉里間情誼乖離俗不長厚也
古昔盛時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
病相扶持是何等親密何等篤厚然謂之相
友相助相扶持則彼此緩急胥相倚賴何費
之與有假令人人如是處處皆然將太和景
象且在宇內何況一鄉哉而謂爲不緊要者
也

右恭解和睦鄉里

父母無不知教訓子孫者惟其所爲教與子孫

之所爲成立者常相反蓋子孫之成立以勤
而父母憐以惰子孫之成立以儉而父母導
以奢子孫之成立以安而父母遺以危子孫
之成立以約而父母任以放子孫之成立以
正而父母趨以邪是知教而不知所以爲教
之道也故

聖訓復諄諄焉若曰雖有教與不知教訓者等耳
教子孫無先于耕讀兩事今之教讀者則何如

沈公家政

卷上

三

且只以作文論亦大有可異者

國家於五經四書各取一師訖布之學宮蓋出自
諸儒會議

明聖折衷陳之藝極使天下學者知所趨向而不惑
於二三之議所以昭同文之治也今士子既
列在儒林親受

功令自宜恪守顧舍此而創爲新奇別立意見反
戈助攻無復有尊周之意以人心覘世道蓋
不勝隱憂矣凡我同志教家子弟者慎勿爲

此說遇哉

論教農則北方田地寬廣農事無法人有遺力
地有遺利矣吾今欲刻意講求如讀書說主
意選文字的一般但得一耕耘種植之法蚕
桑果蔬之事便一一籍記之久之而著以成
書傳之境內使人知農桑要務而又使拾糞
如拾金趨時如趨利鋤莠如鋤盜遯佃戶如
遯才亦教家急務也因次之讀書後 右恭解
教訓子孫

沈公家政

卷二

三

人各賴常業以生然不謂生業而謂生理者以
循理則生不循理則不能安其生也蓋本分
之外無所營求方始為循理者已 右恭解各
安生理

常人無非為則保其身家士大夫無非為則保
其身名蓋常人不可責以苛細士大夫一失
其身則舉其生平盡棄之故比于常人尤不
可不致謹也 右恭解毋作非為

田糧比限里胥人等多推諉宦家上納遲緩以

脫已罪今後遇徵比屆期空客及首限即行
辦納免其藉口

國家額賦俱倣古什一之制於小民非有所苦也
而猶有困苦者或出自門族難派不均或擾
于里胥催科為累故不免強凌弱眾暴寡而
不得安享其利若宦族則已無此累矣即不
獨而已受福矣乃猶欲一槩優免使一邑之
人皆代我役不已忍乎

范文正公贍族義田行之北方亦非難事惟職

沈公家政

卷上

五

掌難得其人恐日後不免中廢耳今約族眾
中有極貧不能舉火者各與置膏田數畝使
盡力耕作以資餬口亦士君子睦族一事也
荒政一議即鄉士大夫不可不講予居近西門
地方往曾約同巷數友結義倉積社穀以備
荒賑大約以年高有德者一人主其事而公
正能幹者一人掌其出納其輸穀以豐收之
年多寡隨意登記以官給印簿而不奉查盤
不催科其倉基以官地近人煙處所而其

制類鄉村園無磚瓦木石之費皆由結社者自行建造其荒賑止及本坊居民不及他方蓋本坊之人所居相近故所賑必皆貧難而事體不至壅闕則義倉積穀似亦可行者乃西門一帶居民尚不聞有他社而其他三門四關亦未有倡始者竊有望于同志君子矣

閭閻子弟有家貧不能向學者遂以中廢不無可傷今約同社五人爲公處束修之費於郡

沈公家政

卷上

三

城四門以裏各設置義學一所延蒙師一人以教訓貧家子弟卽不能人人而徧亦可爲好義者嚆矢矣

城隍四周趙頗之處塚壘纍然尤復有塚上壓塚者皆貧人無地以葬不得已而葬之此也此不但其情可惻卽萬一水薄隄下乘虛衝啗不無可虞如郡中多田之家有荒蕪畸零不在所算者各施數畝以爲義塚夫豈不澤及枯骨乎

人家新卜得葬地將安厝忽掘見棺木骨骸者宜卽與掩埋之而權奉新柩爲草舍或卽此稍遠處另卜穴或通去此處另卜地無不可蓋論已葬與未葬則我尚可圖論有主與無主則彼爲可憫故寧須我費事無遽攘泉下之人使一旦流離失所也安知不更得真穴不更有佳地襲穴以葬毋乃不吉乎若坐域左近原有墳塚者但不逼近亦自無妨蓋生有鄰人葬有鄰鬼其理一爾

沈公家政

卷上

三

春月遣耆頭數人各負畚畚分行原野掩骼埋骸亦一善事

不佞數年來每當嚴寒之候私料郡城中貧人裸體者大約不過二百人如同社五人協力周濟計每人止可費綿襖四十領每襖一領該銀三錢總費銀不過十二兩而國中無凍死者矣抑又有不費之惠秋七八月蒲葦方茂秫葉正青可及此時備簑衣百領藁薦百領或陸續收買毛淺甲百個施與貧人皆可

禦寒大約以上諸物每件止值銀二分每百件不過二兩如五人合治二百件則每人止費銀八錢此又爲不費之惠也仁人君子肯惜此小費而坐視此輩寒噤而死乎

新歲元旦草木羣生之物皆有以自樂而人家往來相拜亦各以椒柏勸飲獨忍見乞丐殘杯冷汁不能於此際得一飽乎數年中每觀郡中行乞者大約不過五百人計每人與肉饅頭十個總不過五千費麥麵不過五石肉

沈公家政

卷上

三

菜銀不過二兩如先期一日部分已定至元旦五更時候分遣所部各施一方四門四關一刻可遍惟不令及門不使知爲誰施捨者自無有相聚喧攘之弊

施藥不如施方俗有是言乃田野小民常苦于無錢取藥遂以至死者殊爲可傷予每聞人言海上單方有不費一錢可取奇効者予每嘗試之果驗如好義君子肯各出所聞遍貼于人烟湊集之處則濟人陰德比于施藥相

去霄壤矣

里中有節孝仁義出自委巷者不必論曾否相識有無往來俱動支社內分銀公同備禮以發潛德其孀居守志無所依倚而家貧不能自給者歲終亦助給粟帛以堅其志但同所親識與之

吾鄉前輩有一二大君子者九原可作所願執鞭矣乃後嗣率不揚天道固不可知也若其章顯今德使無過佚拂拭遺胤不至落莫則

沈公家政

卷上

三

後之君子與有責矣一以勸善一以厚俗其可忽諸

南方放債起利每歲止一分二分北方則常至八九分十分及到較量起來則一分二分的利輕易辦墮入隨出其利反多九分十分的利重難還歲月淹滯獲利反少此所謂貪賈三乏庸費五之也亦孰與多寡矣若止照

律三分起利夫豈不人已兩便乎雖然亦終有不便于人者吾夫子不云乎放於利而行多怨

謂有利于己者必有害于人也顧世有自然之利而又有不怨之利乃無有言及者何哉凡多積陰德諸福自至這一般利是取之于天盡力農事加倍收入這一般利是取之于地善教子孫後嗣昌盛這一般利是取之于人諸如此利俱不用文約不費貲本不定分數不用追討不傷和氣不取怨惡不招詞訟不致坑陷不怕花費却正大光明傳得久遠何以不爲此而爲彼也

沈公家政

卷上

聖

邇來邪教盛行雖小民錮蔽亦吾徒未嘗警曉之今計闔郡中士大夫豈下千人如使人人有所聞亦即人人而喻之夫豈皆不見信惟所謂喻之者不必與較論邪正只因其所惑者開導之蓋彼之所惑者非今世利達則來生富貴彼向來教師如謝漢曹倫輩豈曾有成事有不至戮而死者乎彼既知前車已若此則知其說之不足信而無所可慕招之不來苟爲不然雖復有孟子闢邪說歐陽公作

本論吾知其無濟于事也故惟在士大夫警曉之

古人重遺簪遺履不怠舊也今人但一登顯要則舊時親識屬在寒賤者遂皆削迹于門門前乃另有一番新客以間故舊此等世態最易得入人眼目虧損厚道而吾鄉不然蓋俗之笑者也幸相與固守之

負必友者之害義比負生友者爲尤甚凡交友者其戒之

沈公家政

卷上

聖

人情聞人善未必肯聽聞不善則樂意相傳世風薄惡莫此爲甚吾屬其相務反之士君子處心行事須要以利人爲主利人原不在大小但以吾力量所能稍與人行些方便即是有益于人人當渴時與一盃水即是恩惠顧惟在行之可久耳豈可謂小善不足爲夫死稱未亡人貞白自守從一而終此自常道而世俗所艷慕誦說者率常在慷慨殺身驚世駭俗之事此人情好奇之故中庸之道所

以不明于天下也夫一時激烈與終身茶苦
從容就義其難易不可同日而語矣士君子
居鄉善俗雖意主激勸而闡明世教亦自有
權衡焉未可隨時俗爲軒輊也

明微十二

士君子之所謂義利者與齊民異齊民雖服商
力賈孳孳爲利惟不虧公道合人心便卽是
義若士君子則有不察鷄豚不畜牛羊與拔
園葵斷織紵之說夫鷄豚牛羊園葵織紵豈
奪之民間者哉而以爲非義則士君子之所
爲義利者亦論其微矣

國朝於商賈無他禁獨仕宦之家則不許給引中鹽
開場營利亦此意夫士大夫居鄉於諸凡近

利之事須一一體認焉可也

人恒言不愧屋漏夫屋漏何能知何能言愧與
不愧亦何能辨之夫惟妻孥僕從者日侍吾
左右而見吾至隱是屋漏之能知能言者人
能不愧于妻孥僕從乎卽不愧屋漏

大凡人之志氣賴血氣鼓舞之故少年激發常
病太過老年消沮常苦不及蓋血氣旣衰因
累其志氣者有之矣吾同儕五人皆耗矣得
毋犯在得之戒而隱忍且受乎得毋工諧世

之術而阿邑取容乎夫少年客氣誠不可有
老年志氣何可遂衰抑傲賔進無怠工祝
宋真宗勸學文有富家不用買良田等篇王荆
公有讀書萬倍利之語是教天下之學者以
商賈販鬻也不可爲訓矣何不取青青園中
蔡月到天心處鋤禾日當午二月賣新絲等
篇極明白易曉者使之諷誦亦自足激發意
氣開牖性靈乎而徒以富貴利達使及早薰
心焉何也

沈公家政

卷上

聖

律例有極輕條款盡數摘出與家塾子弟閑中
講解則彼知世俗之所謂無傷者皆法之所
不得爲也而凜然不敢肆夫豈非精義一助
乎

兄爲宗子而無子而爲弟者止一子將以爲兄
後則弟可無子乎曰不然宗子所承者祖廟
之祀弟無嗣止其一身耳孰爲重以是而較
仍後兄爲急後兄所以後祖也盖主鬯不可
一日而無人弟猶可待其子之子立孫也

世俗每見人行事苛刻貽害于人者則指而疾
之曰汝天理至有毀人于言語文字之間者
殊略不介意夫空言在一時文詞傳後世其
久近固已不同矣若其人名愈重詞愈工文
致其事者愈奇則其虧損天理也爲愈甚
面諛之辭有識者未必知感背後之議衡之者
常至刻骨彼作奸作惡者徒自苦而已
凡兩怒則必有溢惡之言溢惡之言與之相傳
是挑釁也以忠厚存心者不如是

沈公家政

卷上

聖

士君子聚談間若只依傍道理而藉以和氣平
心自有深趣自爾淡洽戲謔諧語恐其始乎
陽卒乎陰矣酒中言語尤易支離所宜相戒
至愚之人必不肯詛毀其父母苟行事乖方錄
刻人意人有不毀及其父母者耶然則非自
毀之也一聞耳爲人子者宜兢兢在意焉
人情見殺牲則不忍乃獨于蚊蠅之類恒盡族
而殲之曾略不動意非以其微物耶夫物誠
有微巨乃好生惡死則一蚊一蠅卽一我也

士君子欲充其不忍之心者當先自微物始
非公事未嘗至于偃之室似亦常事乃當時遂
以爲得人其不然者當謂如何士大夫宜知
所自處矣

兩造之詞其理直何待人言其理曲安可與言
此君子所以貴慎言也

僕從不可隨主姓久之則彼迷其姓而我亦瀆
吾姓乃遂使彼忘其祖而我亦瀆吾祖也蓋
一舉兩失矣

沈公家政

卷上

四

娼優子女所爲何事苟遺孕育亦將如何此所
謂祖宗罪人何但云損身敗家而已

仕宦居鄉百凡炫耀所謂眾皆悅之其爲士者
笑之也

仕宦居家被人侵侮固亦常有是事然畢竟是
我好處若使人望影遠避無敢拾田中一穗
者雖足快意其爲人可知矣

荒歲餓殍載道而富貴之家歌舞歡呼似非所
宜

小民非能壞風俗以觀望所不在也其惟士大
夫之責與士大夫家百凡好尚不可不慎

沈公家政

卷上

四

冠婚十三

冠始成人人亦以成人之禮待之極爲重事故三加之禮槩假之有爵之服者重其事也人奈何反不知自重吾鄉當嘉靖年間庠友有冠者尚先期白掌教先生冠後復乘朔望日拜

廟拜堂旋即拜通學朋友通學朋友亦分班各拜未嘗有默然了事者後不知何年遂廢似爲闕典今擬三加除照常行禮外其私家拜祖

沈公家政

卷上

哭

先父母公堂拜師友俱宜以次舉行而朋輩有特相知厚者仍私拜冠者于家或稍致祝願規諷之語冠者亦及門答拜其未入鄉校者畧倣此行之

鄉俗之冠禮非古也何以故夫加冠之謂冠今童子則先已加冠矣及後行禮乃戴網爲冠是加網非加冠也是四加非三加也是冠而又冠也網起自

國朝如戴網而可以爲冠則前代無網時乃不行冠

禮乎故曰非古也今擬童子蓄髮者止以纓韜髮綰之以笄不戴帽有欲戴帽者可卽行冠禮迨後束網則不更三加斯庶幾近古矣吾鄉婚禮絕不論財自是美俗惟遣女資裝尚屬過厚故里俗轉相倣倣而中人之家有取息齋產以粧飾一時門面而其後遂以廢家者皆富人有以導之也夫荆釵裙布千載美談范文正公爲子娶婦則焚其羅幔于庭而曰吾清素家風不因此壞蓋古人之爲其子

沈公家政

卷上

哭

女如此今人雖不能如古獨不可稍存遺意乎記有之云酒醴之美而明水之尚文繡之美而疏布之尚重始也今欲倣此意以用之婚禮除送嫁粧奩各量方薄厚酌爲中制不得過奢其鋪設次第宜以荆釵布素陳之前列用比于明水疏布次乃陳織紡炊爨等器次抑搔盥巾等器次榛脯棗栗次女誠一本其諸几牀帳箱櫳之類俱各隨後是雅俗不相掩而情禮兩無所失也惟篤古者留意焉

女家論財固爲非禮然猶曰嫁女無資男家索

粧奩厚薄較供億多寡質人之女以苦其父母之心爲翁姑夫婿者何如人乎至使納幣古禮女家亦不敢受抑可憐矣丈夫寧餓死幸無以妻財潤身家可也

女子出門而父母訓誡之乃第一義今俗反畧焉不講獨孳孳于猥鄙瑣屑之事真不知務者于禮宜復

鄉俗有服內婚娶名曰借親爲權宜者然

沈公家政

卷上

辛

律有明禁彼不知也宜諭止之

田野細民有弟娶孀嫂兄娶弟妻者名曰就婚本出自胡元遺俗而相沿日久恬不爲怪士大夫家爲其主人及與相知者宜諭止之

鄉俗婚禮有撒帳騎鞍拜子孫等項極鄙俗事本出自陰陽厭勝之說與胡元鞍馬故習而所謂拜子孫者更益可鄙所宜痛革

指腹割形襟爲親者

律有明禁

喪祭十四

喪家第四日成服蓋前此三日猶以生者望死者於古禮未應吊而孝子此際哀痛昏迷勿治棺槨衣衾猶且不辦顧舍此而應酬吊客耶鄉俗一屬纊卽開吊使送終大事反致草草且非古禮矣宜以待成服之日

喪家未成服前三日孝子方披髮跣足爲招魂望復之事雖有朝夕獻猶生時上食耳非祭也鄉俗乃輒用牲牢陳鼓樂延賓贊行禮殊

沈公家政

卷上

壬

與其望復者相背謬夫未葬猶奠而不祭矧猶未成服乎安有祭禮而可以披跣行者也成服之日雖總麻亦有首絰腰絰與上裳下裳之制服制圖開載自明鄉俗則自暮以下不更製服只隨便用家常素衣與素冠素帶遂謂成服不知此特燕居之服也不可謂成服或更有服內止戴一素冠而衣履之類常參用有色者忘哀矣黃葛爲巾飾金線絨線爲梁者則在戚而有嘉容矣白紵白紗雖素也

亦錦之類矣

五服自小功以下俗多不行有行之者則必其門內之親也不然亦情所極暱如甥舅相爲服之類也外此而中表兄弟亡之矣三從之姊妹兄弟有不同居者亡之矣夫父黨之服由父而推母黨之服由母推也薄其黨非薄吾父母耶弗思耳

承重之服惟長門長子孫爲然假如祖父俱不在嫡孫當爲其曾祖承重曾祖祖父俱不在

沈公家政

卷上

五

嫡曾孫當爲其高祖承重長門無嫡孫則次孫承重長門無子孫則次門承重長門有人則別門子孫無與也而鄉俗未深考或有衆子之長子亦爲祖父母服三年而曰代吾父爲之者蓋傳誤久矣

喪具惟棺槨衣衾所宜詳慎其餘自各有品式載在

會典不可踰越近乃用綾錦燐幢及彩畫人物樓閣之類以炫里俗不但無益且易啓奸人窺伺

而妄意殉葬有物也豈不可慮

田野小民有盡孝者常過于禮其三年之喪必三十六個月其執祖父母喪不論承重與否必皆披跣其於伯叔父母類多斬衰總之過禮讀書者宜與譬曉之

人子執親喪哭不依禮無容今俗有爲吉拜者非禮居喪吊人以爲忘哀而衰絰預告事非禮入公門非禮

傳寫真容庶幾見之亦人子至情也卽一髮不

沈公家政

卷上

五

似何不可惟爲母則有所不宜蓋禮稱女子出門擁蔽其面吾母當生前若此奈何甫不知人事而輒令外人咫尺相對一眉一髮無不審視耶抑又有柩前懸影使吊者見發引懸影使國人見尤有不便者蓋影亭高大里門窄小行至此處傾仄搖撼方可出入人子于斯宜有不忍其併已乏

尊長臨卑幼之喪哭者情也拜則非禮

喪家宴賓委屬非禮惟相沿已久猝難遽革蓋

主人非此無以酬客也今擬遠客至須留一
飢其附近行禮者主雖留客宜固辭則賓主
兩盡久之可不禁而自止矣

里俗喪事多大設齋醮誦經懺悔甚屬無益古
人云晝地爲牢期不入孝子慈孫忍謂其父
母生前多過必且下冥司牢獄而爲此以求
倖免乎且神至無私安可賄免惟廣修善事
幹蠱蓋愆卽爲親祈禳矣

鄉俗以廬墓爲孝而不知大孝之本在不辱親

沈公家政

卷上

五

以割股爲孝而不知虧親之體反爲不孝

人子送終一生大事亦止此一事於此而心有
不盡則無復可盡之心矣奈何以兄弟衆多
彼此相靠使日久暴露或草草完事有日後
之悔者豈獨無蓼莪之痛乎予以爲爲長子
着力能獨辦便當以爲已任不必更求衆子
衆子之中力或可辦亦當以爲已任不必偏
累長子各人行孝各自盡心爭先致力纔是
人子若有心靠人一分便是自己心上有一

分不能盡處豈不聞古之孝子遇親之難爭
先赴死以求相代者乎彼其子生命可捨何
區區財貨之足云也

族葬可以序昭穆合族食厚風俗其法甚善而
近年乃多論風水規福利父子兄弟各自爲
兆骨肉冰釋矣夫此法行之于江南或有未
便北方獨奈何不行倘墜域有窮則五世一
遷如小宗可也

諸繼諸妾禮當附葬者自當以先後爲序今俗

沈公家政

卷上

五

有子者便欲躡前人亂次序意雖尊親禮實
未安至于諸繼諸妾亦有不當附葬者子孫
從遺命可也

鄉俗于乏嗣而葬者雖壽終不得入祖塋正穴
若以爲不吉可忌者此世俗謬傳於典記無
考也趙季明族塋圖說曰男子長殤及殤已
娶者皆塋成人之位以昭穆爲序則謂有成
人之道也蓋殤且如此而況以天年終者乎
如以無子爲可忌假如已葬者之子孫復有

後亡者而卒至乏嗣則亦可祧去乎夫族葬本以睦族也而示民厚也乃徒以茫昧無稽之說忍疎外骨肉至此又安取族葬哉

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若生誕則當年稱觴行慶之日矣感時悽愴情有固然處之喪禮不無太過

所知親厚之喪非七日外不可設宴有方宴聞喪者宜卽罷宴禮稱鄰有喪春不相里有殯不巷歌一何其藹然惻怛相睦若此也今俗

沈公家政

卷上

喪

富貴之家於鄰居小民有喪者則諉曰貴賤不等休戚無關故彼方哭踊我則鼓樂一歌一哭聲相應和隆古之俗似不如此

喪家扮戲以哀爲樂背禮傷教莫此爲甚所宜痛革

里俗行奠有盛舉者曰上祭祭義在品物豐潔達誠敬而已乃亦有多置紙器及綾錦幡幢人物樓閣像生飛走大盤樹花之類者俱屬無益宜去太甚

遺奠虞祭俱喪主之事而賓客爲路祭非禮也鄉俗尚此自後宜革

奠爲死非爲生也鄉俗行奠有計算孝子人數各具一禮者謂中有私親欲以加厚故爲是以分別之也乃孝子亦曰此實爲某來爲某加厚亦區區較量自分彼此不其鄙乎總之主喪者宜專任其事

灌獻自兩事今人乃混而爲一蓋灌者方祭之初鬱鬯灌地求神于陰如燔骨炳蕭達臭墻

沈公家政

卷上

主

屋求神于陽也逮三獻則神已來格嘉粟是薦已祈右享矣而亦以灌地不野于禮乎

祭旁親非禮何謂旁親凡高曾祖父統緒相承者正也而伯叔祖父及兄弟爲旁親旁親各自有後自各有主祭之人而我爲代祭非統也且情有所分于正蓋意雖近厚實爲非禮禮惟殤與無後者宜祭于宗子之家各從其祖祔

墳墓乃先人體魄所在孝子慈孫一臨此域情

自懷然乃鄉俗遇有吉慶追報祖先者則純用吉服盛張鼓樂反之情禮似猶未安若焚黃大典

君命爲重或可假借乎乃知禮君子猶以爲忌而家廟行之則庶乎兩無妨礙已

北方瑩域大都以昭穆序墓累世不遷其子孫歲時拜掃者勢不能遍及只得各奠其本生祖父其他雖一揖不及夫生共一室死同一兆理非有二也假令吾祖父而在吾爲之酒

沈公家政

卷上

孝

食譙樂之而旁親伯叔祖父默坐其旁不及一酌當筵者能下咽乎今擬族衆中不分彼此不論宗庶惟賢者貴者富有力者便卽宣身任其事輪辦祭品其不能者不以相扳祭品除始祖特設外餘各照昭穆次序一輩一設縱有十世特費牲十副而已寧簡毋缺寧質毋鄙寧合敬同愛而遠近一家毋較彼量此而秦越異視斯其於人情爲近大體無妨也惟達禮者率先焉

鄉俗不知有宗法故祖父母之主多無定在大率輩尊者恒奉之夫宗子貧至不能保守廟祏者固常有是事若歲時享薦非宗子主鬯於禮未安故須待宗子至而後支庶可隨以行禮不然則失禮之中又失禮矣

但有新味未薦祖先便不可輒自入口

鄉俗元旦家家以薄園一卓上覆以蓆而中設天地神牌祭以牲果祭畢始各祭祖先其意雖善却僭分且甚褻矣蓋天子祭天地士庶

沈公家政

卷上

孝

人何預焉古南郊掃地行事器用陶匏牲一犢謂無物可以酬德也烏可以常享薦若謂祭天地衆神如所稱萬靈真宰者則益泛而不切矣今擬是日五鼓止設香案於天井北向行四拜禮此外更不陳一物疑稍於人情爲近而禮亦無妨蓋人生兩間天覆地載亦吾父母當此新歲舉目而青天在上全不爲禮於心安乎庶人不可以有獻于君見君而不一叩頭非禮也邵康節云每日清晨一炷

香謝天謝地謝三光則叩天之禮邵子行之不以爲僭故予於鄉俗亦然

里社有春秋祈報自是古典惟多聚娼優扮演雜劇連日累夜甚非美俗且易啓事端多耗財貨所宜戒止

里俗多聚衆講經設壇修醮建祠塑像隨會進香者其所鋪張極爲奢侈然摠是一箇求福利心殊不知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天命無常惟善是佑豈以一誦經一塑像一修醮一進

沈公家政

卷上

李

香而遽可掩惡爲善轉禍爲福哉乃世人不知道理篤信邪說以幻術所見是我真身以來世轉生爲可深信乃卒至傾財破產亡身敗家猶不覺悟亦愚甚哉

身儉十五

夫日用事物之爲侈侈矣然必有由侈者身是也蓋身其本乎日用事物者其身之運乎孔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疏者曰不侈然以自放之謂約則身儉之說也而本其在茲矣意將以仁義道德物吾身以綱常禮樂範吾身以忠孝大節立吾身以謙和退讓保吾身以不殖貨利浴吾身以貞靜寧一定吾身而後爲身儉而後爲不侈乎身不侈而日用事物不必一一置檢柙隆俊約之爲尚而自可不至于侈也此提綱挈領之義也故余旣款述之如右復歸重于吾身爲本論若此

沈公家政

卷上

李

心儉十六

夫身儉本矣有本之本者心是也心在乎審所好尚心好靜則必不好動不好動何侈心好簡則必不好煩不好煩何侈心好雅則必不好俗不好俗何侈心好淡則必不好濃不好濃何侈故雅靜簡淡者皆以養吾心而正吾本之本者也其不然者雖稍能勉強于一時而見獵喜心忽不覺引我去蓋身爲侈數豈復能移風易俗哉故曰有本之本矣

沈公家政

卷上

奎

是約爲社飲設也而意主崇儉崇厚也故初簡所述僅及書劄等六事與鄉飲酒禮有關者不及他已諸公則云鄉俗之侈與薄者亦何止宴會而子居其端不竟其說乎余曰然乃稍爲浸尋及他事又漸及四禮而歸本身心則閑家以下者是也雖終不能盡亦大畧可睹已嗚呼尸盟者主辭尋盟者主守辭豈難盡守實易渝凡我同志有如不稅余言而愬寘于耳也則吾言

原缺

勸施迂談

余性有所偏每見人饑寒可隱者則不覺擾擾焉欲施施則悅故每爲煦煦小惠以自取適焉頃歲侵乃至竭盆盎所有與繼之稱貸者以應人之求亦自知過矣然不能裁節也抑所濟幾何語有云人之欲善誰不如我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余有味斯言也乃託爲富人憐貧人者語以勸夫世之好行其德者其語曰嗚呼世事一何其參差不齊哉然未可一二指數也

沈公家政

卷下

一

姑聊舉所見吾每當賓筵極醉飽主人方薦珍無已強之大嚼予蹙然舉箸不能下而貧人有終身不知肉味者有饑餓死者吾冬裘夏葛涼燠以時猶欲盛紈綺徇時尚冗陳奩積多不可遍及身而貧人有衣不蔽體傍簷露宿朔風刺骨寒顛齒擊者吾高簷大棟安居甚適猶復爲山池臺館魚鳥花竹聲容耳目之玩或有一奇異則不惜千金購求之而貧人緩急無賴至有捐性命割父子絕夫婦之歡者吾爲身家子孫計已寬然有餘猶務日辟疆展土多積厚蓄爲

千百年虞代置而貧人有室如縣啓朝不謀夕者吾財貨紛紜而耳目不及周精神不及運不免至狼彘縱橫陰以潤盜賊囊橐而貧人偶拾其一遺棄穉穉則忍不能予或負貸子錢通工易事則刀錐之末有盡爭之者吾盛陳筐篚攀援豪貴惟恐不納而貧人丐一錢之施延旦夕之命有艱然作色者有託在肺腑之親而不能以貧身歸者吾多財而招尤取忌宜侈導淫因之買禍而貧人有待吾鼠壤之餘以倖爲福利而不可得者何世事之參差不齊一至于此也

沈公家政

卷下

二

吾睹而悲焉乃欲爲貧人緩頰勸富人行其德非槩以古人高義如麥舟助喪傾貲賑饑之類強人所難推捐其所無用以化而爲有用則無不可爲者請卽以前事較度之貧筵苦醉飽不堪則何不搏盃盂一二以施之餓而欲死者使足于半菽可生也何不以殘盃冷汁施之于生平不知肉味者使其知人間之有此味也爲兩得其便乎然挹彼注此耳實非有他費也衣不可勝用而敝之篋笥與無衣同省一二爲裋褐以施于衣不蔽體者則人且挾纊吾文繡亦自

不乏也吾不爲一時耳目之玩卽可全人之性命與人之骨肉此高世義舉也以施于談議則可傳以省于深夜則自得吾以爲天下之可玩好者無佳于此矣夫豈必山池臺館魚鳥花竹之類而後爲快乎吾多積厚蓄貴朽粟陳終吾身不盡用以遺諸子孫則賢者不恃此足用愚者雖得此不爲用將遺之不知名何人乎亦卒歸無用何不及吾身而施之朝不謀夕者之猶爲有用也吾所委猥戾縱橫者業已真度外苟貧人得有之是拾遺于道也非損吾室中之有

沈公家政

卷下

三

也吾何惜吾盛陳筐篚攀援豪貴詎見德施升斗于澗輒卽欣欣起死回生也何以不爲此而爲彼吾多財而爲崇彼得少而爲福而吾損有餘補不足雖爲人詒福實爲我脫禍也此兩利之道也徒蓄膏自煎何吾故曰捐無用爲有用者蓋此也不啻睹天道人事乎夫盈虛消長之運天且弗違泉貨流行之物豈居一處吾不暇遠引爲喻卽吾井里中昔所稱富人之家何可勝數也今存者幾乎此疆彼界封域靡常王謝故宅迭更幾姓彼其子孫之不能終享也非

盡由前人之好施而不爲遠圖也盛衰倚伏勢不得不然也知其然而上以承天意下以順人情當積則積當散則散其來不圉其去不慳可爲已用亦可爲人用者達人也旣以籠天下之泉貨而聚之一室又設之隄防堙坎之以爲已千萬世不拔之業使不得他有灌輸者愚人也積陰德爲長久之計者知人也無所爲而爲者君子也

昔有得禁方于海上異人者以示人人自爲醫無不立効迺俞綏諸人親自操圭匕針砭起瘡

沈公家政

卷下

四

扶瘵者與之較活人多寡及居其殿則諺云施藥不如施方者信然哉彼濟人以財與勸人爲濟者大都若此矣顧余謫謫者豈能有所濟于世而嗶嗶以託諸口說亦藥窮施方之意也世不乏給孤獨長者倘相與傳試焉

萬曆甲午人日河濱迂叟述

義學約

蒙養極大事亦最難事蓋終身事業此爲根本而混沌初開非可以一夕取效者乃世俗不知反輕視之不但教學先生自處太輕卽主家禮儀亦甚疎簡謂不過訓蒙而已庸詎知所係之重而用功之難與講授大學者反倍蓰之哉今將小學儀節序列于後

一學生入學倣效古禮以鮮菜四色或果盒或酒肉爲贄見禮初進門一揖執贄畢再揖請拜先

沈公家政

卷下

五

生受兩拜答兩拜拜畢先生升座新舊學生分班對拜舊者居左新者居右總兩拜拜畢授書授書畢學生向上立先生訓之曰古人讀書不是要中舉中進士求富貴頂當門戶是要多讀書曉道理通達時務成就好人到他日做官時更要與

朝廷理政事安百姓建功立業所以初學時就教他走這條門路教以學詩書學禮樂射御書數這都是修身養性日用緊要的事件不似如今

但學作科舉文字而已。前代勸學文有說富家不用買良田等語。都是下等的俗話。切不可聽。爾從今便要知道這門路。立定志氣。如射箭的一般。發得正。射去的箭。自然不歪。自然中的。其年極幼。小未省人事者。姑不必與爲此言。

一諸生到齊。排班與先生作揖。仍分班對揖。其早晚放學亦然。散班照長幼次序。出門務行走端莊。遇親長。恭身使禮。到家與父母兄長作揖。

一授書畢。正字。正字畢。講小學一條。講畢。將所授

沈公家政

卷下

六

書分三節。須早間讀書一節。纔放早飯。

一寫倣。臨法帖千字文一幅。

一寫倣畢。調平仄對句。或破題破承。作文者。間一

日一篇。

一講書。先說大意。這一章書。是爲甚麼說。次訓字。

次逐句俗講。次收繳。次分截段落。中間有關係。

德行倫理者。便說與學生知道。你也要這等行。

纔是好。人有關係。修政理事。治民安邦。忠君愛

國者。便說道。你他日作官。亦要如此。

一將放晚學。須把當日所授書。俱草草背過。次日早。方可熟背。

一每日寫疑難字。或文藻字二箇。在水牌上懸之。壁間與諸生看。仍訓解大義。各令牢記。待次日背書。講小學後。一同背講。有不能應對者。責。

一放晚學。講賢孝勤學故事一條。吟詩一首。詩要。有關係的。如二月賣新絲。鋤禾日當午。青青園中葵。木之就規矩等篇。短者一首。長者四句。亦

豫寫牌上。令各生先自抄過。臨放學時。先生先

沈公家政

卷下

七

高聲唱云。二月賣新絲。諸生俱齊聲相和。如此

三遍。方纔放學。待次日。放晚學時。背講。

一古人故事。雖足爲後人法。然亦有不可爲訓者。

如蘇秦刺股。毀傷其父母遺體。何貴勤學。郭巨

埋兒。忍絕宗祀。以養親。一時之口體。何足言孝。

豫讓則已事二君矣。何又言忠。諸如此類。臨講

論時。亦須與分別。好友使知趨向。勿一槩以爲

美談也。

一每早輪一人掃地。自下而上。年長者免。

一筆硯書劄務安頓整齊。不許雜亂敲邪。

一朔望日考試。分等第行賞罰。

一學生勤學者。有進益者。守學規者。給免帖一紙。遇該責時。姑免一次。

一勤學守規矩。有進益者。紀錄在簿。爲功勞一分。積至十分。關白東家。給紙筆犒賞一次。

一先生生日。及冬至元旦拜節。如初上學之儀。但不執贄。有行節禮者。隨意。

一北方字音多訛。今校正四書集註一部。送各學

堂須先生看得分明。方可講授不差。

一義學束修。東道總備。分四次送。每季仲月十五日送一次。其諸學生家。不必又具私禮。若節間酒果之儀。或有或無。各從其便。

一每歲臘月望日。義學主人集四門義學諸生。考試一遍。分等第行賞罰。以示激勸。隨即具盒酒以勞先生。

一義學諸生。有進學克附者。學東脩禮奉謝。有改從他師。然後入學者。如在一年內。舊師之勞。亦

不可泯。義學主人。仍量舉謝禮。其本府考試取中者。亦具鷄酒禮致謝。

一子弟讀書。有成有廢。乃關係門戶盛衰。一家禍福。爲師者。成就得一箇好人。便卽是許大陰功。若耽誤人家子弟。亦大傷天理。與尋常虧欠者不同。惟幸加意。

以上所述。特其大畧。其餘在各學先生。隨宜裁定。茲不能盡。亦不敢僭也。

義學書目

四書正字一部三本

對聯一本

詩歌一部二本

朱文公小學一部二本

八行圖說一部二本

男訓女訓一部六本

精義錄一本內摘極輕律條人所易犯者

古帖做影一本

沈公家政

卷下

卷下

四書蒙引

四書存疑

四書日進直解

女訓約言引

余往同東海馮宗伯及今海虞徐比部相繼纂男訓二十一卷女訓二十卷以明章內外庶幾翔實矣顧猶念女子不識字即訓已詳乎其誰為人人講解者是終有男訓無女訓也余用是乃復采方言俗語可垂法戒者為女德二十四條女誠八十有四條總名曰女訓約言附列其後以翼訓焉蓋訓舉其約引其目每條一事事惟一語可不煩講解而喻也若男訓則無用為此舉

沈公家政

卷下

卷下

萬曆癸卯宋龍江主人仲化甫書

女訓約言

女德

孝敬和睦第一柔順端莊第二勤儉整潔第三

整潔祭祀

第一節

孝順公姑

敬事夫主

和睦妯娌

禮貌親戚

寬容婢妾

沈公家政

卷下

十

敬道子女

體悉下人

潔治賓筵

謹飭門戶

性格柔順

第二節

舉止安詳

持身端正

梳粧典雅

低聲下氣

謹言寡笑

早起晚眠

第三節

少使儉用

學製衣服

學做飲食

打掃宅舍

收拾家火

蠶桑紡織

孳生畜隄

沈公家政

卷下

十一

有此女德雖貧賤之家人看得自然貴重雖沒

好衣服首飾有好聲名自然華美又携待的本

家父母與閨族親眷都有光彩似這等也不枉

生女一場

女誠

女人若持身不正縱才能理家與各樣好處都

不足觀故今女誠必先把持身事說在前面而

正內諸事與持身有關者即緊接其下蓋身正

方可事公姑相夫主處家眾理家事故家人次

之家事又次之凡四段

每句上加一莫字者示禁止之意令人可惕然

警省也

以下皆持身之事

莫舉止輕狂

莫妖喬打扮

莫高聲大笑

莫耳軟舌長

莫搬弄是非

女人所患全在口舌故言之獨詳

莫離間骨肉

沈公叢珠

卷下

三

莫煩言絮聒

莫巧言狐媚

莫耳邊聾聒

莫背後唧噥

莫扯村說謊

俗謂說非禮之言為扯村

莫喜佞悅讒

莫逼牆竊聽

莫偷眼邪視

莫眼空意大

莫便性撒潑

莫口甜心苦

莫鋪謀定計

莫嫉人勝已

莫夸已笑人

莫倣效男粧

莫倣行男禮

莫賣美顏色

莫炫燿服飾

沈公叢珠

卷下

三

莫惡狠打人

莫惡口罵人

莫無病呻吟

有等女人本無病却常說有病終日不離床不理家事

莫無憂悽慘

有等小性人但嘲抹着一些便眼淚汪汪俗所稱驚公害母者是也

莫渾腰拉髒

莫蓬頭垢面

莫赤胸袒膊

莫拾裙衩褲

莫顯見褻服

近身底衣與貼身枕席不可數外人看見

莫露出桃蓆

莫男婦同席

以下皆正內之事

莫男女授受

莫買命筭卦

莫聽唱說書

莫隨會講經

莫齋僧飭道

莫修寺建塔

莫打醮挂旛

沈公家政

卷下

五

莫山頂進香

莫廟宇燒香

莫招神下鬼

莫魔鎮害人

莫看春看燈

莫學彈學唱

莫狎近尼姑

莫招延妓女

莫結拜義親

莫來往三婆

師婆媒婆賣藥

莫輕見外人

莫輕赴酒席

莫內言傳外

莫外言傳內

莫倚門看街

莫醉酒失儀

莫忤逆不孝

以下處家人

莫攪家不賢

沈公家政

卷下

五

莫唆挑夫主

莫欺瞞夫主

莫侮慢夫主

轉音壯

莫鈴束夫主

莫口談夫過

莫埋怨家貧

莫妯娌不和

莫伯叔爭勝

莫嫉妬婢妾

莫凌雲僕從

莫溺愛子女

莫偏向子女

莫怠慢窮親

莫結怨鄰家

莫貪心無厭

以下處家事

莫鄙吝太甚

莫潑手大掌

莫濫費折福

沈公家政

卷下

去

莫隨有隨盡

莫隨做隨毀

莫輕剪羅段

莫多宰鷄鶩

莫好饒貴買

莫懶惰遲遲

莫拋撒物件

莫日晏方起

莫晚飯抵夜

莫干預外事

莫打聽閑事

莫私放錢債

莫盜轉財物

莫陰厚母家

莫密寄心腹

莫外好裏差

莫翻精倒恠

以上皆虧損女德之事雖其中小小出入者皆世

沈公家政

卷下

七

俗常態亦自無妨然不可不謹也其餘則蕩禮踰
閑矣夫婦德而蕩禮踰閑縱生長富貴家衣服首
飾從頭到尾都是金珠都是綾錦也不免被人嗤
笑玷辱父母噫父母生養我一場我不能與他爭
些志氣增些光彩反因我玷辱被人嗤笑我心何
安仔細思想

垂涕哀言

示諸子姓防未然也

七十歲龍江老人書

吾家子弟二十年前尚不能皆有衣冠皆稱饒給而近年來乃人人有冠服榮身有良田美宅資財足用出門有車馬僕從從者至彼此不能相識可謂極盛雖諸子能自運用豈不亦

祖宗陰德

神明扶佑積仁累善餘慶所貽乎實不勝私喜私幸顧又惟極盛難繼持滿易傾天道乘除數有一定

沈公家政

卷下

六

而作善降祥作惡降殃人事感召理尤不誣故善享福者不必更得隴望蜀營營無厭只宜效履薄臨深兢兢自保其尚須以手捫心默自思念吾昔茅茨而今大厦吾昔僅一夫之田而今連數井之壤吾昔猶奔走衣食而今則安享富厚吾分已踰吾又何求吾自今惟知止知足守理守法以上培先德下启後人卽神祐可延家聲不墜斯以退爲進以少致多之妙術也若猶復貪得未已競進不休居已侈而猶恢田已多而務廣強之鬻不出其

本心與之直不合乎公道或逼債以傾人之產或

牽牛以蹊人之田或縱牙爪于通衢或逞報復于私忿諸如此類猶自多端總之我漁利下人亦乘機以規利我行惡下人皆借勢以助惡乃遂使孤獨鰥寡忍氣吞聲道路里鄰旁觀側目顧猶且揚揚得意見謂豪強兀兀勞心自矜謀畧夫豈知

神目如電法網不疎巷議在前吏議隨後惡名一清欲洗難除衆指交加不推自什當斯之際悖入者不免悖出多藏者亦復厚亡室雖廣而不得寧居

沈公家政

卷下

九

田雖多而不能安享身既窘迫尤累及妻孥名已僇辱復玷及祖父欲益反損欲進反却得乎失乎利乎害乎覆轍在途殷鑒不遠雖至愚人知爲左計矣獨奈何惡濕而居下安危而利災耶吾懷此數年久欲相告祇緣昔日猶忝仕途竊意諸兒姪相村度必謂吾愛護功名恐貽連累故爲此激切議論使自矜持且將不信不從徒以自嗟自嘆今年已七旬更有何意老來一得豈是空談惟骨肉關情宗祊繫念或誤及于陷穽因明示以周行而

苦口餐藥。逆耳進規。有如此者。夫杞人卽過計何妨。越人相坐視則忍矣。孟子曰。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豈謂予哉。知我者惟斯。過我者亦惟斯。

社倉議

議一

有司之積穀備賑也。自公廩外。則又有社倉一法。固均以爲民也。然就兩者較之。則社倉有實惠。而公廩顧反有不及者何也。蓋當其積貯之時而已。寓賑給之地也。請得究言之。公廩率不過一二所。社倉則四門四關各有建置。積之多。方備之無窮。而輪散不越境。其便一。公廩者官自爲之也。其勢獨社倉者。官與民合而爲之也。其勢分。分則共其力于衆。獨則總其勞于已。衆力易舉。獨任難周。則任獨不如任衆。其便二。公賑必須憑里排舉。報而里排諸人皆素以漁獵自資者也。報者未必貧。貧者未必賑。反使公家積貯徒以惠奸。則賑施文具耳。社倉有殷實公正衆所推服者爲有司。分理其事。而又有賢士大夫可備咨訪。故本社居民孰貧孰否。孰上孰次。一一皆有真見。粒粒皆有實惠也。其便三。公賑必須按里排次第。較凶歉甚否。逐一審問。有司或有他務。相妨則勢又不能速審。曠日

持久遂使枵腹垂斃之民日需次逆旅之舍而所得不足以更費至有垂橐以歸或不及一饜以死者可哀也社賑則各濟各方隨投隨給其周之若燭照而予之如取携其便四公賑不免有盤撥轉運之煩有需索使用之費有斗斛高下之分有推輓負戴之勞而社賑則悉無此累其便五公廩率不過一二所而境內饑民喁喁待賑者常千萬計駢肩累足沴氣薰蒸疫癘不免或更有他虞亦不可知社賑則四門四關分局各濟散而不聚自不

沈公家政

卷下

三

患此其便六公廩必上棟下宇有磚瓦木石之費有透風重簷之設而雨雪薄簷易於沾濡鳥雀緣空易于剝啄倉鼠穴墻易於圯壞則又必歲時修葺費且不貲况穀既入倉陳陳相因則紅腐而不可食出而晒晾之則通晒遞減且有因緣爲奸利者而社倉則狀若圓囷所需惟草木泥芭無磚瓦木石之費日色易透故不煩晒晾無重簷故鳥雀難入倉四周皆時有人跡故鼠不爲耗其便七民俗之日以澆漓也如逝波之東下而不可復反也

社倉既立則里閭共爲有無必藹然有同室之義一體之情焉蓋不但緩急相周卽百姓親睦民德歸厚亦且由此其便八人情不能無公私今令于國中曰吾勸輸備賑出爾私藏而公諸同邑不相識之人非甚僞儻誰肯應之哉惟各社有倉各勸其社之居民家道殷實者各自爲備出其餘以待昆弟親戚之急人必不能忽然于此而荒年賑濟亦惟在此方之人得用之而不以泛及其他且輸者有時而貧亦反自取給焉嚮其利爲有福此民

沈公家政

卷下

三

之情也因而導之當令下如流水其便九夫是尤者惟社賑有之而公賑殊不然吾固曰社倉有實惠公廩顧反不如者則謂當積貯之時而已實賑給之地也

議二

社倉之便有九余既備述之矣因而思之又得豫之道焉何也蓋賑貴分分則不壅今各社各賑力出衆家則豫分矣社貴核核則不欺今各賑自爲耳目則豫核矣賑貴速速則不滯今各社各賑一

時並舉則豫速矣賑貴乎委用得人今各社有賢士大夫可備咨訪又各有殷實公正之人可選充約正約副非如彼市井無賴高下其手者則豫有人矣惟豫則籌畫夙定不倉皇失措給散周徧不顧此失彼痛痒相關不隔越阻閱疏分基置不爭門措指故實惠常究於下而督責不煩於上也昔項梁居吳吳中子弟孰可用孰不可用蓋陰於主喪豫別之不待其渡江而西也此豫之道也夫梁亦有所受之也古人於蒐狩豫講武於井田豫譏

沈公家政

卷下

五

察於東南其畝而溝洫互分者豫禦暴於先公後私者豫作忠於相助相友者豫厚俗直農事已戡梁之見蓋得之此矣大抵古人制一事必默寓一意其制事之爲用在目前而寓意者之爲用在日後目前者可見日後者不可見夫其不可得而見者乃其所以爲豫者也吾貴豫於社倉謂此也

議三 勸輸

夫倉以社名則非獨有司之事也蓋所在居人均與有責焉傳曰未上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

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今吾邑侯爲吾邑荒賑計既肥胞若此矣豈鄉士大夫與居民有力者自爲其桑梓身家計乃不能好義以終其事與吾知其必不然蓋往見里中士大夫有富於財者未有不結社飲酒以一日之樂糜小民終歲之費也未有不窮奢治具集水陸之珍強客屬厭而客謝不能不止也未有不盛飾山池臺館魚鳥花竹聲容耳目之玩而費累千金不惜也未有不以其鼠壤棄餘委諸無用而明以資盜陰以損福也諸如此類

沈公家政

卷下

五

費何可勝計吾不敢謂諸君之盡然間亦有不免焉者倘稍裁百分一以輸之社廩備荒年賑濟而起人溝壑之中不過斗斛中一粒耳而遂能施仁義以行德化無用爲有用諸君亦何憚不爲此而忍負賢大夫此意也吾竊爲諸君大惑之夫既名爲士大夫讀書明道理當思天下飢由已飢顧乃於同室之困不少置恣凶年飢歲家有餘貲廩有餘糧僮僕溫飽而目覩鄉井飢夫枕藉溝壑者曾不少擲感其眉則亦與凡民何異於讀書明道理

謂何此無論陰陽暗虧缺望難釋第人皆有不忍
人之心豈以吾輩號士大夫反不能善推其心以
爲鄉閭倡耶且條陳民間疾苦以請命於邑大夫
亦吾輩責也今邇侯不待片言先自軫恤屢思善
後之策欲使吾父老子弟長無凍餒吾輩有不感
激踊躍相率首應者非夫也諸君必不爾也乃若
環邑居民雖稱不腆然其間有力者不啻有結社
攢錢隨會講經爲好人籠取乎不啻有修寺建塔
鑄佛塑神望南海走東岱跋涉道路足重爾不惜

沈公家政

卷下

五

乎不啻有齋僧飯道建醮設壇爲遊食供糗糒而
自謂修因果積福田乎夫此數者皆無益之事而
奸人誑惑之輒竭屢恐後積穀備賑本有益之事
而邑大夫倦倦焉乃趨趨不前此何以說也夫神
明正直非可私媚所福佑者必是好人既好人必
行好事行好事無大於濟人利物濟人利物無過
於凶年飢歲與人孟飯可當斗粟舉我一念可活
一人故欲積陰德行好事者惟此時最得力亦惟
此事最省事神明降鑒惟此時最分明亦惟此時

最錫福諸君如欲修今生與來世爲身家爲子孫
當無以逾此者何故不爲而乃營營焉役役焉求
之於茫昧窈冥之中不見有分毫報應之益也吾
又爲諸君大惑之夫公輸苦浩繁而社輸多寡隨
意公輸有程督有稽數有罪繫而社輸緩急自便
賠累無虞且自積自備雖爲人亦爲已也貧富何
常吾今以濟人安知他日不有人濟我也惟願士
大夫與居民有力者謹承邑大夫教令而道揚其
波澤以贊成盛舉無忽

沈公家政

卷下

五

議四 勸積

以蓋藏論一邑則邑人有富者有貧者有非貧非
富而衣食有餘者大約不出此三等矣貧者不能
積富者之輸穀備賑也則以爲貧人積其非貧非
富者安積乎積之家則不免侈于用而奪於姑可
已之費將如何而可蓋嘗見里中小民有結社積
錢者或三五十文或百文貯之一所及歲秒始出
而瓜分之亦各如所輸數夫其積而分分如其所
積非有加多也然不以存之家而爲是紛紛者誠

恐其侈于用而奪于姑可已之費也故爲是以自
制而不厭其煩此小民積錢之一策也予欲推此
意以積粟于社凡非貧非富而衣食有餘者月輸
粟一斗儲社庾計歲輸一石二斗時愈久積粟愈
富值荒歲亦各如所輸之數還歸之如今之歲分
錢者此亦小民積粟之一策也不睹夫撲滿乎撲
滿之爲器小器也狀渾淪惟一口口僅可容一錢
滿積之不能逾三百然可入不可出必撲而毀之
而後可得用吾今欲小民積粟于社者蓋亦以社

沈公家政

卷下

无

倉爲撲滿而取諸寄也

予始爲社倉議成復以其臆見列爲款目曰建置
曰積貯曰勸輸曰勸積曰典守曰約正約副曰約
會曰社神祈報曰賑濟曰平糶凡十餘條其說頗
具欲以備同志者采納已乃思人各有見予憮憮
者隨而預設局方待俞跗盧扁循以已病得無涉
美芹之議乎乃除去之第稍存梗槩引起其端以
待夫神聖工巧者之隨意製方也

萬曆庚子穀雨日宋龍江老人述

族田約有引

人之有族如木有枝其根本豐固而枝葉茂密者
惟一氣之無壅闕也吾族二百年來生聚頗蕃漸
分漸遠浸成疎異乃至有一塋之祀各親其親禮
數不必往來而貧難不必收卹者一何其蕩析至
此也聯而通之使無壅闕豈異人任蓋昔漢太傅
疏廣歸里之日賣金借具以娛族黨而曰此金者
聖主之所以惠養老臣也故嘉與共饗之噫何厚
哉予不肖竊祖宗緒蔭叨備丞弼不能如太傅榮

沈公家政

卷下

无

出東都門外亦何敢棄德自曠以愧前哲乃出祿
賜之積購常稔田六百餘畝于先壟接壤之處以備
蒸嘗而又推其餒以賑宗族落魄者蓋亦欲聯而
通之也惟蒸嘗之所需十二而賑給居十七八其
多寡則有殊矣故不曰祀田而曰族田云族田在
揆情而遷量入爲出敦睦之中式彰訓穀冀吾祖
泉室之靈來歆來格且因以篤祐子孫如所謂工
祝致告永錫爾極者或亦其感通常理也顧猶恐
行之易怠爰著爲約俾我同氣有所依循使四達

之枝同衛一本孔懷之義常榮不殊斯自祖相傳之田不置自今日者也而亦不越乎方寸何待于聯之通之焉夫聚而易玩遠而易踈者恒情大較也詩美壘荒醜角弓而曰以引以翼以介景福明睦族之誼在相與輔導于善而後福迺滋大也不亦嚴乎故能者輻輳不能者瓦解理有固然凡我諸族其務操輻輳之心消瓦解之憂慎守茲壤彌固彌昌庶所謂根本固而枝葉從之者尚慎之哉約疏爲十有一條序列如左

沈公家政

卷下

三

一田六百畝共三段俱與先塋接壤其買賣價值疆界四至差糧數目俱有文券與地圖可考茲不再書

一族田六頃頗稱膏腴歲可收雜糧三百石或不收本色而課租錢亦可得一百餘兩儻水旱不收臨期斟酌減免

一租銀百兩除辦納糧差夏秋二季可費十五金上下宜各如限早納以見急公之義且免追呼之擾

一合祭祖塋歲凡四舉每次支銀四兩登記簿籍以埃查核用不盡者收還付簿應行事件詳見墓享儀中

一賑荒與助婚助喪各分三等荒賑上貧者每人五十次貧三十又次者二十逐月頒給自荒甚以至成熟日爲止若以銀折穀則照時價助婚助葬上貧者三兩次貧者二兩又次者一兩

沈公家政

卷下

三

一族人有父每本身之喪與高年八十九十者孝行節義可勸風化者初入鄉校登科第及正途出身仕進者各動支租銀五錢以爲賀禮上書公儀二字下書某門宗子某等同拜不必逐一書名喪葬亦然賀則稱賀奠則稱奠俱不酬答其自公舉外或又有私舉者各隨其便

一荒賑中有年七十以上隻身無依五十以外孀居守志與甘貧力學取予不苟者各量加優厚所以敬老旌賢廣禮義之風也

一荒賑中有年二十以上五十以下頻年游惰
不務生業者卽極貧與次貧同其不孝不弟
無所不爲者本不當與顧恐致有別事反爲
不佳亦示之以意而已

一族田原出祿

賜之餘其得此賑給者皆

君上之惠也自後頒給之時先令望

闕叩頭以見惠所從出

一頒賑之時附給

沈公家政

卷下

三

聖諭一張上書孝順父母六句使之熟誦至如古人

故事如黔婁不食嗟來之食子路負米百里

之外與葬親而負土成墳嫁女而賣狗成禮

者亦各印給一張以堅其固窮之志使不以

饑渴之害爲心害雖未必能然亦不可不盡

其心也

一族田之入儻不足用其在五服之內或有家

道殷實隨意幫助者亦宜登記簿籍垂之久

遠以見義舉

跋

夫置田以周贍族人不爲難事惟得人而守之之
難也何也承祧主墜在乎宗子田中之事自宜主
之顧念一再傳後貧與富賢與愚皆不可知得無
有假之以自利而藉之以宣侈者乎卽不然而出
納紛如能任勞乎求者無厭難皆應也能任怨乎
此三難者皆足以侵軼吾事使不久也將奈之何
今擬宗子主事而又擇有職有行族衆推服者各
一人協理其事其庶幾乎然不敢必也昔范文正

沈公家政

卷下

三

公義田一記至今炳如也今其田猶在乎否乎士

君子遇義當爲不得不舉亦求盡此心而已如必

曰永言保之引之勿替則天數有在不盡由人力

也余茲爲族田約者敢遽云不拔之業哉亦求以

盡吾心耳

鄉射約

鄉射約引語

語云天下雖安忘戰必危非獨國也家亦有然蓋天有陰陽聖人則之爲文爲武其道不同必兩用之也豈人有家室設險自衛迨天未雨可獨闕焉不講哉昔周之末諸侯力政其下亦爭趨于力以釀爲春秋戰國夫子憂之而曰射不主皮爲力不同科古之道也蓋有爲乎言之也今海內承平日久學士大夫諱言兵革而或有倡言講武與聖訓反者夫豈亦有爲

沈公家政

卷下

三

言之乎世競力則矯之以文世崇嬉則振之以武各因其時焉而已予偶觸時事斟酌古今雜綴其儀爲射約十有六條思諸族黨相肄習之而予以年老不能任力姑與爲約督紀事具儀如左

一射禮之不行久矣矍相之圃餘風固在宜稍遵遺意爲演武射寓禮射焉考儀禮所載射儀諸篇今雖不易舉行然大約無懈無傲無背立無踰言者其的也惟諸子弟其相尚以齒相先以讓勝者不驕負者不沮雍雍有儀溫文無戾然

後君子

一行射以三六九爲期擇郊外閒曠人不行走之處設置射的以六十步爲準高廣與人身等一約內諸人除初見相揖外俟已到齊仍東西分班相向一揖揖畢序坐一茶茶畢稍歇卽出行射

沈公家政

卷下

三

一行射比耦以齒爲序臨發舉手相揖長者先發少者旁立以待先發者矢盡則舉手讓旁立者使居其所而已亦旁立候之兩射俱畢中多者酌酒飲中少者一矢一杯飲畢而勝者致詞曰屈飲相舉手一揖而退其次耦乃循序而上行射如前

一射須內志正外體直四平發矢不偏倚高下乃爲可貴

一行射用力須得兩飯約內諸人宜序齒輪流治辦大約散不過數豆酒不過數行四人一卓卽畢卽止蓋此舉爲習射非崇禮也

一射久體倦還歸庭中稍息片時酌酒數巡卽

道再出行射

一古昔名將兵法閒中各自講究待會射訖各出所疑與所得以相質正

一古人忠義故事各看一條講兵法時一齊講解一約內諸人行射已訖其諸從者亦各比耦行射射而勝者勞酒一盞輪該治具者司之

一弓矢除各自備用外仍每月輸矢十枝每歲終輸弓一張各加記號貯之公所待有用時各查照原記還歸之

沈公家政

卷下

三

一從人有因射賭勝者聽其射亦比耦而上各輸錢或三或五置之左右射勝者取之其錢主人自備

一約內諸人除習射外仍公請習熟武藝素稱教師者一人教演家丁凡鎗刀拳棒跳躍撲打及諸絕技出弓矢之外者俱傳習之其教師當日酒餼輪該治具者備辦其謝禮公同備辦

一從者飲酒各自取便其輪該治具者徹席間餽餘與之不更設酒餼以滋繁擾

一射的兩旁及發矢處俱禁人行走站立以防不虞

一習射以備不虞約內諸人與各家丁壯除當日肄習外勿得更與人談兵或過自張皇駭人瞻聽以致讎家或生異議

右射約有爲爲之也時當無事而爲此舉不免見謂迂闊儻適用武之時則凡有事于此者庶幾有備無患矣

沈公家政

卷二

三

鄉射約跋

予童子時見督學使者檄學宮博士弟子習古射儀不踰時而遂中輟乃至今六十餘年予已白首迄不見澤宮中復有設弧矢豐饌者亦何復古之難也古射儀繁既不易行而世俗耳食復不知射禮中醕藉以爲迂闊不適用乃遂令古道漸微可慨也已夫移風易俗因勢利導弗可強也俗尚簡則宜去其繁俗視爲迂闊不適用何不曰是舉也以備不虞以辨賢也人得無

沈公家政

卷下

美

欣然從之乎予用是雜采古儀緣飾武射使人
不苦難而樂趨事焉雖不能盡襲其文於所謂
直已陳德溫文退讓者亦庶乎得其大指矣苟
得其意何述之泥乎昔者魏文侯聞古樂惟恐
卧卽人云從政者必有所反之以取媚也由古
之道變今之俗不得不委曲若此予斯約也直
以備不虞云爾哉

篤親會約序

予每觀仕宦之家當其未遇所相與往來暱厚者必皆其至親者也非是雖相與不暱得無以至親也者情意特密切深重乎抑或曰此皆吾父母之族也而以其所愛愛之乎或卒有緩急可恃乎其衡量一何不爽也比一旦得志作貴人狀則向所暱厚漸以冰釋門前車馬盡爲新客不介紹而自投膠漆矣夫新客富厚足爲吾資藉其騶從足艷吾里閭歲時招邀有聲妓池館之奉足恣吾耳目玩好悅吾心志誰謂

沈公家政

卷下

三

不然顧以論情義孰客乎吾父母孰愛乎吾當年緩急孰恃乎勢利薰心眉目頓易此風人所爲有角弓之刺而行葦無空谷之音也悲夫夫世態悠悠自昔已然何足深異惟風移俗易轉相效尤厥所關係豈其淺小有道君子得無深念哉予竊祿有年今歸林下門常晝掩每軒從來辱則謝狗馬病弗克執掃獨時與姑舅姨母之黨宋馬二氏夙所稱中表兄弟者可數十人歲一譙集以樂餘日已復念數十兄弟皆老矣歲僅一遇爲日幾何則更與約言爲篤親會遂

月一舉不參他姓獨介吾西賓連汝登氏來蒞牛耳
以戒夫盟而寒之者蓋汝登亦兩姓諸君所嘗暱與
也其治具則一從簡質庶幾存古道餼羊順吾兩尊
人泉下之意乎非徒爲酒食宴樂云爾也約成爲列
款載書而余以其情述之弁簡
萬曆丙申二月三日仲化鯉書

沈公家政

卷下

單

一會友齒序

某 止稱字不稱號

某

某

一會期每月初三日一次

一每設三卓每卓用小菜四碟饌腥素各四碟不用
果晚飮每卓添醃醢四碟

一早飮用點心或麪餅每客一碟每碟五箇羹湯一
碗晚間用豆米水飮冬米粥

沈公家政

卷下

單

一酒不爲限足用而止

一跟從者不犒賞

一遇該重會者或有不得已之事則預告以次者代
之仍補會

一遇有陰雨隨便改期但口傳不用帖

一遇該會日不用請帖至日一不邀以已時爲期過

已不到卽行酒登坐

一坐惟序齒相會止順序一揖不再揖

一過設一櫟一飮者罰辦會席一次

一會以篤親亦以勸善約後有大過可規者遇該會
日言子會長異言相正不服則舉觴三酌之

墓享儀引語

吾沈氏先坐卜自吾始遷之祖迄今八世歷二百
餘年俱以次祔葬不別卜也諸子孫展墓者履其
域若睹吾累世祖父相共一堂無親疎遠近一也
惟歲時備物以薦則不免各祖其祖各父其父而
過其他壟有睨而去之者若謂其遠矣豈人情固
然與抑勢有所不能徧與然亦僅以一榼觴轉移
而祭亦不能有專具又何其簡也夫簡無惡於爲
禮也而貴不及陋親無諱於各親也而貴不忘遠

且如吾祖父而在吾治具以享而所與同坐而行
觴不及者吾親能下咽乎彼祭而各祖其祖各父
其父者吾知其不享也其以一榼觴轉移而祭者
則陋已余小子鯉誠用是懼乃聚族而語曰祭以
萃渙爲義禮宜統於所尊繼今後宜卽吾始祖墓
前設壇爲位萃八世之神靈合享之而以大宗之
子獻以行輩特尊者分獻獻畢而禮成而燎矣始
各爲私親一酌酒一稽首于墓斯疑於禮意冠冕
而勢不能格情有可通庶幾乎得萃之義與音往

侍親舍日承伺吾親之顏色惟骨肉相聚則歡然
醉飽今處泉室情豈異是卽諸祖諸父亦豈異是
故吾欲事亡如存也而因萃知豫矣抑又有可以
合族者吾族自八世以來散處四方厥指繁庶異
時惟各自行禮故或先或後率不相值久之有終
身不能識面者今較然齊一矣禮成而餞則各以
倫序讌語一堂秩如藹如歲族食四舉矣其他以
宦商出者貧不能備物者老者病者無後者亦各
得申其孝享無若教餒而之嘆蓋幽而事神明而
治人庶兩得之其孰與簡而陋遠而忘之者諸族
長驟然曰有是哉蓋著爲墓享儀以明諸子姓俾
相與共守之余乃演其儀爲二十五條臚列於左
而申著其意指若此
萬曆戊子冬十月朔不肖孫男鯉頓首謹書

墓享儀

一鄉俗祭墓春以清明秋以七月十五日冬十
月一日今俱從俗惟新春卜期
一北地立塋先立明堂外則與神路相直內則
居塋之正中此公共之處而始祖之宅兆所
在也今宜總在明堂前設壇行禮正中一壇
左右各一壇中一壇居中三席兩旁各一席
中三席列一世二世三世
祖考 祖妣神位兩旁左一席列四世
祖考神位西向右一席列四世 祖妣神位東
向若配享者蓋三世以上俱係單傳故
祖考 祖妣可以同席四世以下俱有兄弟須
男左女右方不混雜也左一壇共五席一席
二席列五世 祖考神位三席四席列六世
諸父神位五席列七世兄弟神位以次而南右
一壇亦五席一席二席列五世 祖妣神位
三席四席列六世 諸母神位五席兄嫂弟
妹神位亦以次而南如兩廡之制幼穉者總

設兩牌一書男殤神位一書女殤神位分別於東西兩壇盡頭處所

一每壇居中用香卓一張香爐一座燭臺一對爵三隻每一席連卓二張設時果五碟春盛二榻鹹食五碟饌腥素十碟饅頭二碟米糕三碟饌三碟羹湯三碗品味不多而貴豐潔其東西兩壇饅頭等項雖亦三盤而數比中壇加倍茶酒盃正壇中三席每席二副東西兩席每席一副東西壇每席三副箸各照酒

沈公家政

卷下

哭

盃之數東西殤位止設果五碟饅頭三碟不設饌

一每壇設行亭一所上一所三間東西各兩間頂上用箔箔上加席期可備雨行亭梁柱俱活法安置不許動土

一祭之前一日守筮者將行禮所在掃除潔淨設置壇所遇有風雨則分遣子弟請

神于享堂行禮

一祭品須于神厨內當日治辦方得鮮潔

一壇之東西隅設酒尊洗盆淨巾各一件

一羹熟遣子弟三人專管陳設主祭分獻者預

先演

一臨將行禮時凡與祭者分東西兩班序立尊者在前卑者在後每邊兩班務整齊嚴肅如見祖考臨之在上

一贊禮用本家年幼生員或童生二人

一主祭者獻正壇次二人分獻配壇

一禮云君子履霜露則有怵惕之心以故祭之

沈公家政

卷下

哭

日不設鼓樂不着錦繡有冠裳者不聽服雖布衣亦貴鮮潔惟貧寒者不論若遇焚黃大

典則以

君命爲重仍用吉服行禮

一行禮每一輩爲一班各設拜席不許攙越

一行禮畢各詣其祖父墓前酌酒一盃

一香紙除總辦外各派子孫仍爲私親墓前各

設一分用人看守待明堂焚燎畢焚之

一祭畢享酢務尊親敬長倫序秩然有疾病者

雖不與祭亦與享胙

一應用祭器陸續置辦付看坐者收之設立簿籍逐件登記

一本家子弟有贊禮者俟禮畢補行四拜禮其尊輩老病不能隨班行禮者先于站班時行叩頭禮年幼有疾者隨後如尊輩無老疾之人其年幼有疾者候禮畢叩頭

一祭畢享胙即古人族食之禮一年中止得四會其禮意不可不周也今擬春祭相見係屬

沈公家政

卷下

四

新年當有一拜其輩數極尊者先至堂中分東西兩班相對序立行兩拜禮禮畢站定為姪輩者魚貫而入向上四拜尊者答揖拜畢分東西兩班列尊輩稍後亦各對拜兩拜然後為孫輩者以次進入行禮如前禮畢又分列姪輩之後曾孫以下進而行禮亦各如之夏秋冬三季長揖不拜

一相見禮畢即于班內對作兩揖互相告坐其姪輩以下俱每輩為班向上一揖與尊輩告

坐孫輩以下另坐一室亦另行告坐之禮禮

畢序坐

一坐次尊輩居上姪輩旁列孫輩與曾孫輩另為一室玄孫以下亦各如之

一宴畢齊至筵中前後分班一揖告辭仍東西分班相向一揖以次而退

一事宜會簿以次輪轉辦畢即傳送下家如有失誤傳送及備辦不整者罰辦一次臨期失

誤者罰二次

沈公家政

卷下

四

儀注

迎神 鞠躬 拜興 拜興

拜興 拜興 平身 進饌

詣神位前 執事者一人以饌盤隨主祭者獻上 復位

行初獻禮 詣神位前

跪 執事者二人在右 獻爵 執事一人在左 以酒爵遞主祭者 獻爵 受爵安神位前

讀告文 俯伏 興 平身

復位 行亞獻禮 同初獻禮

行終獻禮 同亞獻禮 復位 徹饌

送神

鞠躬

拜興

拜興

拜興

拜興

平身

禮生捧祭文
詣焚燎所

詣焚燎所

焚告文
訖一揖

復位

禮畢

祭文

維

萬曆 年 月

日孝孫某等謹以

庶羞醴醕敢昭告于

歷代祖考 祖妣 諸父 諸母 諸兄嫂之

神曰氣序流易時維孟春追感歲時不勝永

沈公家政

卷下

辛

慕敬以粢盛庶品祗薦歲事尚

饗

沈氏祠堂生忌單

有引

記云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故忌日不

樂而鄉俗則更為酒食以伸其哀慕而薦諸丘

壟或即於廟祐此喪之道也今之人類有行

之者亦僅僅及考妣而已而自祖以上則畧之

嗟夫由祖父以逮吾高曾而至吾僅可知之祖

雖世代有疎密而一脉之相屬與罔極深恩無

二也柰何於父母則知忌而自祖以上頓不能

以一盃潤丘壤耶亦何忍疏別若是矣人情於

沈公家政

卷下

壬

其所親暱為酒食相徵逐歲不知凡幾其諂事

淫祠與非祭之鬼者又不知凡幾然不以憚煩

也忌之祭歲僅一舉顧在可已乎且其為酒食

相徵逐與非祭之鬼也常不免奔走之勞不可

窮之費忌之祭歲僅一舉豆觴魚菽耳孝子慈

孫寧靳此一享之費而使吾宗祊一氣有若敖

餒而之嘆乎吾知其必不然誠慮有遠而忘之

者忘生於不可知不可知則雖有其心而無可

自盡於是有飲食燕樂適值吾祖先之忌而為

吾上世先公所呼號擗踊之日者而其子若孫
反以行樂如路人然各悲各笑了無相關皆由
不可知之誤也非有意惜此一享也予先是宗
譜未修之不免於斯誤乃歷考先人忌日序刻
爲單附以生辰揭諸祠壁用揚示子姓勿忘而
申著其義若此其更有一二難考者吾今猶脉
脉繫念矣

孝女傳

孝女沈姓余之長女也母周氏以嘉靖丙寅六月
廿五日生京邸時余爲翰林庶吉士女生五六歲
卽好陳織紡烹飪之具爲兒戲衣獨喜故臬或與
之新麗則不啻芒刺加身必釋去乃已余撫而笑
曰本措大子女固終宜披蒿簪荆耳女自喜顧益
甚及笄許字張方伯之長子德新吾歸德所轄睢
州諸生也其時爲萬曆辛巳又明年癸未之臘月
德新來京邸委會于余余處之賓館女時方十八
歲卽克執婦道婉婉聽從德新雅好客與治具一
呼可辦其款客率嘗至丙夜非親視德新寢不先
寢理家政卽米鹽細碎罔不經心亦罔不井井德
新受成事而已然不知立業之艱難喜追隨里中
諸貴介公子以與馬僕從相雄長女曰非保家之
道也恒脫簪苦口鍼艾之德新寤始相與諸貴介
公子折節爲儉家以不頹顧猶多外嬖女尋又從
容與言曰君之齒漸長矣猶未有一胤吾侍婢若
而人惟君所擇如以君之靈有藐一孤可承階阼

吾與君實不朽乃虛費精神寔之無用終當謂何
德新謂女言良是方將與共圖之忽瘡毒發治之
太峻遂以捐館其時蓋辛丑七月十有三日也女
年甫逾三十既無嗣復無女可守則慨然欲以身
殉而人言姑垂白在堂父老無嗣雖死固不得其
所於心忍乎女無可奈何則仰天慟哭而誓所不
與同歸泉室者有如日誓已復伏地大哭哭且欲
絕者良久左右皆泣下不能仰視女素性本好靜
及稱未亡人益褻足一室即兩姓內親有治具招

沈公紀政

卷下

墓

邀者亦槩以疾辭人罕得親其面其歸寧往來百
二十里必擁蔽而後登車人無得聞其聲音者蓋
自稱未亡人以至屬續一處子之在深閨也先是
河以南婦女衣飾爭驚奇巧日新月盛其式不卒
歲而一更余女獨敦尚古朴終守一式曾不少隨
俗變化里人亦多有聞而效之者德新獨謂其太
鄙而以謾吾女曰吾鄉鬻粉黛爲業者皆笑而致
富子知其故乎女茫然無以應則曰爲子之貿易
頻而多得直也女笑曰非不好繁華誠爲家道薄

福量有限欲減祿延壽不得不爾意蓋有所諷也
德新口不以爲然而心實嚴重之蓋女方于歸時
余與治僮具頗豐女終身有不發篋者故亦終其
身不知有盛服盛飾也而孝友則篤至其奉事庭
闈與宗祊之薦必躬親慶事不假之人新味未廟
薦與先奉尊者不入口方伯公老無齒恒苦艱食
女多方滌滌務極柔脆方伯公每食既則手摩其
腹曰吾非此孝婦不飽且不能生恒對客稱讚不
容口方伯公既謝世余亦去揆地還里中年且八

沈公紀政

卷下

墓

十形影相吊張夫人憐之則召女與計曰吾自爾
以下尚有二子婦更侍菽水緊爾父獨一身爾盍
以歸寧之義往侍而父月餘一歸而省我兩不相
妨不亦可乎女承命侍余不減于事方伯公也將
卧則勸余寡思慮慮多不成寐而傷神將食則以
余鳩杖置前而引言食不語將行則扶掖有人當
筵而爲主爲客必丁寧左右防余沉湎皆以余所
嘗不足者而致其諄諄也余有時牕下伊吾與代
人筆札之役女聞之輒愀然不樂而謂老年人宜

歡笑取適何苦自兀兀若此豈猶欲爲博士弟子
乎其他如饑飽勞佚寒暄暑濕及喜怒哀樂之節
則亦無一事不關心無一刻不在念卽余有門外
酬酢非所能預亦必覘知吾意向而默爲儲峙之
故余雖老且憊不失禮於人雖無子而不知其苦
者咸吾女之以也鄉俗女已嫁而反者父母恒遇
以客禮余女獨逡巡不敢當而曰旣稱爲人子則
自有定分豈女獨非子耶其於吾晨起必肅拜朔
望與歲時家慶必稽首再拜逡巡循少儀而行之

沈公家政

卷下

五

不但于口體能養也亦不獨侍阿翁乃爾卽于其
諸父而坐亦不敢對行不敢肩隨見則起女弟適
同郡魯光祿伯玉者生素薄多病女顧復憐愛如
手足然亦體余憂卒女之心而善養志也鄉人稱
孝友屈指焉且其才與識亦多可術者余家自先
世相傳斤斤以分別內外爲第一義女俱能心識
之洎于歸則以贊夫子設爲家令一如余所以政
家者臧獲十二歲以上俱以門之中爲限外不得
闌入內不得闌出家僕之子雖僅五六歲亦不得

入內寢外來婦女非關親不與見其有來問饋者
必暫止中門外傳報將命入云則入無得擅入者
若其他師巫邪術媒氏女優之類俱踪跡不及門
門內外穆如肅如也雖好施獨不及僧道諸內屬
有治具招邀爲節令遊宴慶賞者俱謝辭不往以
爲此自男子事非婦人宜有也其歸寧吾家也諸
父來省問者延入其室與之款坐諸兄弟子姓來
輒趨出閫外爲禮而別不延之入也姑聞有鄰嫠
夜哭者聲達曙詰旦以追問吾女曰爾向失吾子

沈公家政

卷下

五

時曾不聞夜哭若此也豈痛夫不及此幾乎女跪
而請荆曰幼嘗聞家庭講授似不宜夜哭者因其
陳所以姑亦聞而首是之諸如此類似皆有一見
不獨其才能集事焉而已謂有關風化者非耶余
向典秩宗時曾著爲女訓若干卷以明章內教庶
幾翔實矣而私嘆女士難其人余女非敢曰能之
惟當此崇奢競靡之時誠得有質任自然不隨俗
雅化者以相與砥柱于中流而使人觀感興起未
必非移風易俗之一前茅也忽一旦奄然以逝勝

亡獨吾女已耶吾是以悲不自禁也女得疾以戊申三月十四日醫所稱血崩漏下者是也歷累月不愈及篤醫求一診視不可已又言病且薄膏肓不及今一切脉藥不對症益難奏功女終執一見不從醫言竟以不起此其意猶可深悲也卒之前一日則叩余榻上且泣且言曰本圖代半子侍父百年乃不幸及此貽憂吾父目且不瞑願言自愛無諱諄以兒爲念兒既爲張氏婦當及此一息尚存昇歸吾家與姑一見而後與夫子同窆以不寒

沈公家政

卷下

五

疇昔之盟死且不悔余如女之言亟以一笏與載歸甫入門叩姑榻上悉獻其生平所積佐匕箸費若以爲遺養云爾者而後息絕卽是年十一月十一日也明年已酉四月初十日德新諸弟啓其兄之兆而奉嫂與合以成其仰天而誓者於終事盡禮亦友于一事云兆在州西南五里許嗚乎人生無後天之戮民也余安之弗戚往數男俱相繼夭折雖未嘗不戚也亦不過三號而止乃以一寡女而不勝其痛豈獨與人情相反哉爲風化有關

耳抑更有不能爲情者則余蓋難言之何以故蓋女子生高明之家而自奮以柏舟之節者爲門閥惜也世自不乏人顧惟女子之爲性有靜也亦有躁有好質有好華善始易善終難也惟如是故爲其父母者每不能無他慮卽幸而不譁不華無一可慮矣而居恒戚戚焉以憂鬱鬱焉不樂彼爲之父母者將無亦戚戚鬱鬱也而不能爲情乎此何以能出諸口也故以爲難言焉余女之于其夫子雖每當春秋霜露追遠不忘而居恒義命自安絕不以類顧見眉春嗟出口其生性質朴沉靜又若此余親而且喜且悲以爲不幸中一幸也故與立此傳必求相肖不爲飾語庶幾一展卷而吾女在目前亦以告世之守節者當體其父母之心使無入而不自得也而後于風化有關矣

之藁竹軒

萬曆己酉春七十九歲老父龍江主人書于市隱園

沈公家政卷下終

沈公家政後敘

夫聖賢扶世立教總在脩道而紫陽
廼當之以紀綱法度蓋姑就其較著
者言之耳要以至人握道之樞則萬
化根柢而宇宙在其手如紀綱法
度為也幾無時矣故曰吾無行而不

沈公家政

後序

一

與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此其意可
覩也歸德沈公為當代鴻碩卓乎以
道自任曩者側足鉉耳中外拭目
鼎衡之業旦暮擬之矣既而歸卧田
間天下愈益想望半朵不佞即欲執
鞭無繇也適大中丞李公出公所著

述田間者數種不佞手讀之大都憫

俗流失欲有所拂拭整齊而與之更
始其藹厚之風溢於言表真率之意
欲還古初且又與俗容與上下不強
人以太難期令事事皆可持循真刑
家之懿範淵查之芳軌也公負海內

沈公家政

後序

二

巨望為

國柱石頃且大拜入參

密勿世望而震焉將謂雲蒸龍變莫
可測識而顧屑屑於家庭里閭間留
心於最簡易最庸常之事甚至燕媒
瑣細諄諄三致意焉何也蓋柱下有

云吾言甚易知易行而天下莫能知
莫能行此竄近道語也夫自所涉境
有異而性體則何所待而然几席食
飲無之而非是故世有真修則道化
自然及物譬則渠堰隳括之於邑人
所俛仰而非俛仰人者此有道者之

沈公案政

後序

三

真精神即所謂真經濟也然則扶世
立教豈必紀綱法度而後可耶時江
防李君方視府事請合梓文而中丞
公因命曰沈公家政蓋不出家而蕩
平可奏此固中丞公所已試者亦以
是卜公相業云

萬曆壬寅孟春之吉整飭揚州海防
兵備浙江按察司副使東魯楊洵書



沈公案政

後序

四

沈公家政後敘

夫聖賢扶立教總在脩道而解之者曰禮樂刑政蓋姑舉其較著者言之耳要以至人握道之樞則萬化根柢而宇宙在其手亦安往而非教也者故曰吾無行而不與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此其意可睹也龍江沈公為當代鴻碩卓乎以道自任曩者側足鉉耳中外拭目鼎衡之業旦暮掇之矣既而歸臥田間天

沈公家政

後序

下愈益想望丰采不佞洵即

欲執鞭無繇也適大中丞李公出公所著述田間者數種不佞手讀之大都憫俗流失欲有所拂拭整齊而與之更始其藹庠之風溢於言表真率之意悉還古初且又與俗容與上下不強人以太難期令事事皆可持循真刑家之懿範淵世之芳軌也公負海內巨望為國柱石頃且大拜入參

沈公家政

後序

密勿世望而震焉將謂雲烝龍
變莫可測識而顧屑屑於家
庭里閭間留心於家簡易最
庸常之事甚至燕媒瑣細諳
諄三致意焉何也蓋柱下有
云吾言甚易知易行而天下
莫能知莫能行此竄近道語
也夫身所涉境有異而性體
則何所待而然凡席食飲無
之而非是故世有真脩則道
化自然及物譬則渠堰槩枯
之於已人所俛仰而非俛仰

人者此有道者之真精神即
所謂真經濟也然則扶世立
教果且有待乎哉時江防李
君方視罷事中丞公廼舍合
梓之而題曰沈公家政蓋不
出家而蕩平可奏此固中丞
公所已試者亦以是卜公相
業足為左驗云
萬曆壬寅春三月整飭揚州
海防兵備道浙江按察司副
使東魯楊洵頓首書



文雅社約一卷附錄一卷

兩淮馬裕
家藏本

明沈鯉撰鯉字仲化歸德人嘉靖乙丑進士官至
文淵閣大學士諡文端事迹具明史本傳鯉里中
有文雅臺相傳卽嬰相之圃鯉與里人修舉社飲
之禮以禮法相約凡書劄宴會稱呼揖讓交際冠
服閑家御下田宅器用勸義明微冠婚喪祭身檢
心檢十六條附錄社倉約義學約族田約勸施迂
談垂涕衷言鄉射約篤親會墓享儀沈氏祠堂生
忌單女訓約言十篇刻本題爲社約下卷然沈氏
祠堂生忌之類非可約之一社者前有鯉自序稱
總十六類百六十三款則十篇顯爲附錄爲其後
人所誤合明矣明史稱鯉念時侈因稽典制自冠
婚喪祭以及酬酢往來率定爲中制頒示天下蓋
救奢崇朴鯉之本志此書猶是意也中多太畧太
儉不合古禮者蓋事取易行義主救弊不無矯枉
過直耳

脉望八卷

〔明〕趙台鼎撰

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繡水沈氏刻寶

顏堂祕笈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脉望八卷》
提要

脉望序

脉望乃趙文肅公家嗣長玄所著計部李伯東氏刻之北平分署余來守是郡學士大夫索之者衆板已爲伯東携去余仍付之剞劂氏更爲袖珍便于觀覽昔何諷書中得一髮捲規四寸許如環而無端用力絕之兩端滴水方士曰此名脉望蠹魚三食神仙字則化爲此夜持向天從規中望星星立降可求丹度世嗟夫此脉望脉望序

所從來長玄君著書大旨可窺已余讀脉望而知三教之趣合也佛教深而廣道教精而顯儒者以維世故作用稍近然百行能全一切無染卽儒教亦可登乘心性不明癡着用事雖二氏不免墮落是在學人生一悟境總之在養生者心息相依養生之妙義所謂依者非移心以就息亦非攝息以就心要在此心湛然晏靜自然無見呼吸之根從調至微不覺自相依附參同

吳云至人潛深淵浮游守規中有味乎其言之
也夫意在無人便成我相若謂無人我即是人
人不能無我不可有人我相忘乃真獨境此自
吾輩慧根即仙即佛即吾儒所從來遠矣因憶
橋李錢穀刑名甲天下往余守橋李躁而靜制
之煩而簡御之非棄刑名錢穀于無所事事也
隨緣應機都無染着縱心自在亦無束縛憂喜
不逐境生智慧每從內照似與脉望之旨若合
脉望序

符節夫因應者道之用也昔匠石因于郢人莊
周因于惠施慧能因于神秀故曰道有以因為
貴者余之袖珍是編也倘有因之者又奚啻三
食神仙乎已耶不然羽翼胸臆而騏驎鸞鶴者
世鮮不以爲迂惟是脉望也得無益其惟吾家
尼父所不語者乃曰天竺苦縣

賜同進士出身中憲大夫直隸永平府知府商

丘曹代蕭謹序

寶顏堂訂正脉望卷之一

丹華洞主西蜀趙台閣長安著

華亭陳繼儒仲醇

繡水沈德先天生

校

華函蓋笈幾於汗牛結果成胎見如角兔走
也窮蒐廣獵仰拾俯取積久盈笥食固無味
棄亦可惜姑存而置之識者若見寧免蠹魚
之誚耶雖然是蠹也其諸異乎蠹之爲蠹也

脉望卷一

一

與嘗聞蠹魚三食神僊字則化爲脉望遂以
脉望名之

規中圖訣云一陽潛動處萬物未生時踟躕大
坐凝神內照調息綿綿默而守之則一炁從虛
無中來杳杳冥冥無色無形埒於玄冥坤癸之
地生於腎中以育元精補續元氣續續不耗日
益月強始之去疴次以返嬰積爲內丹之基本
矣

腎間動氣金丹大藥也腎雖屬水然居于位一陽生於子即真火也至人超見於衆動升腎中動氣上蒸脾土脾土溫和中焦自治膈開能食食氣上升灌溉諸臟而生血氣榮衛一身人生根本實係於此或遇觸而動即當定心靜坐閉目存想此穴之氣上升庶不至下泄蓋精者人身之寶也命門即腰眼也脊骨自下而上第七節之中是也

一聖王訣謂世人不解死陰夫陽者生之本陰脉望卷一

者死陽之根但吸靈龜而死陰莖其神自生彼修者只知禁欲殊不知一念心動氣隨心散精逐氣亡長春云一念色心動百骸和氣傷惟得法者陰莖一死而如無六慾七情當體消滅故得正念實相對景無心或言陰不死而頻無慾者吾未之見也馬丹陽曰修行先要死陰莖陰莖不死萬緣侵箇中不識真消息牢捉牢擒走不禁楞嚴云必使姪機身心永斷斷性亦無於佛菩提方可冀及

天機者臍下一寸三分也聖人下手養胎僊之處難經註云臍下腎間動氣者丹田也人之性命也丹田性命之本道士思神比丘坐禪皆聚真炁於臍下良由此也丹田內有神龜呼吸真炁非口鼻之呼吸也口鼻止是呼吸之門戶丹田為炁之本原聖人下手之處收藏真一所居故曰胎息臍下一寸三分者謂仰臥而取之入裏又一寸三分者為是即腎間也

三元會議云子為六陽之首以應冬至故當靜脉望卷一

坐凝神祛除萬慮一念規中默調其息而符候之至亥末子初陰極陽生之時腎中一陽之炁忽爾發動即舉心念以應之使真水真火混而為一謂之水火既濟午為六陰之首以應夏至故午前靜坐凝神待陽極陰生之際心中自然一陰之炁下降即舉情以合之存於心田神腑勿令嚙下乃為坎離交垢之道也常人於此水火升降之時或行走笑談或酣睡以致水火不

能既濟至於卯酉二時乃為心腎二炁交分之際應春秋二分之候亦須澄心靜坐聽其自然綿綿若存此為沐浴之功也除此四時之外餘時不拘

靈寶畢法云采藥法含津握固以壓心之真炁使之不散又云一氣初回元運真陽欲到離宮捉取真龍真虎玉池春水溶溶謂離掛腎氣到心當神識內定少入遲出綿綿若存而津滿口脉望卷一

四

勿吐勿咽自然心腎相交故前文午時勿令咽下四字乃口訣也

我身未生無相有覺我身既生有相無形是名何物太乙含真

淨明錄云思惟一身之中有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實不離乎中黃丹局也

通真契玄篇云心為朱陵宮因交合之時感化真液下降因而流入元海號曰丹母故上田為

探藥之處江嶺三要序云兩腎中間乃元精穴非受生元氣之所觀祖師所謂兩腎中間一點明逆為丹母順成人逆之一字則元精化為元炁逆歸氣穴為丹母產玄珠而為僊為聖順則流元精於膀胱則淫而為子矣據二論可見上心下腎皆有生藥之機老子云我貴食母莊子云以氣氣母

丹陽云火裡青蓮滴珠露常在寶瓶為供具玉脉望卷一

五

溪子云露珠點綴蓮花下又隱奧云天上三十六地下三十六天地入寶瓶七十二候足佛偈一華開五葉結果自然成又云心地含諸種普雨悉皆萌合觀見妙

青華秘文云混沌神房乃精光目光之氣幻而為之圓驗符應云虛谷乃水火二氣交媾結成無形有象之名又曰二弦虛氣妙合為一即名玄關吁盡之矣可見中黃宮金窟穴玄關玄牝

皆不過藏竅之處所耳胡可着也

老子云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禮記云一動一靜者天地之間也二經所言若合符節是乃先聖之微言而記者錄之耳

楚詞云毋滑爾魂已也今彼體也將自然一氣

藥也元神今於中夜時存虛以待時至之今毋

爲之先二十七字括盡丹書可見前此莊子云

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

脉望卷一

木

又云善養生者若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夫不先不後乃勿助勿忘之謂也故沁園春云煉已待時青華秘文云守已待癸生時虛待二字之義淵矣哉

口訣云便就動處畧提起凝住一念助其騰騰上冲謂之采閉氣於下使心氣迎之與之交媾謂之合故草壺雲云彼土如何變動與此土如何對舉眞召之未生也有爲之媒眞召之既生

也有爲之機鉛汞之相見也有爲之防鉛汞之歸釜也有爲之胎以至沐浴抽添何莫非眞土之妙用也哉

寂然不動土之性也蓋根塵已絕萬慮俱泯一氣縱橫自然遁道上升降入丹田而成至寶陳虛白以身心不動爲採藥蓋此意也豈區區意迎日送運用之爲哉

火候全在念上着力虛白云念不可起意不可

脉望卷一

七

散起火時人力不可干預惟虛靜爲主不使雜念撓之聽其自然待其熏蒸一回自爾生陰化爲玉液下降灌溉五臟喉中覺有甘津乃其驗也到此時還守虛靜一毫不撓自會凝結久之寂定方可徐徐而起

眞詮謂性命只是一件人之所以死者形神離也既死則六根具而不能用者無神以宰之也是知神乃形之主神離則氣散命豈在外哉若

非兩件雙修而分先後殊未妥何也修性則命在其中所謂神返身中氣自回是也未有外虛靜而能交媾成丹者蓋先鍊精成氣後修定超脫返難究竟若能證得法身何患色身不妙蓋三關自有為入無為者漸法也修上一關兼下二關者頓法也今惟徑行鍊神還虛功夫直到虛極靜焉精自化炁炁自化神欄柄在手命由我立是一簇貫三關也豈不易簡而捷徑哉

脉望卷一

實相非比頑空

劉長真喻性為土喻命為水性命相見如水土和為泥造成器物若未經真火鍛鍊土再見水復化為泥也如磚瓦曾經火煉千季不壞何況性命煉成至寶

關尹子云萬物之來我皆對之以性而不對之以心性者心未萌也

玄牝以靜極而見也姤房以情溢而關也

神凝則精氣聚而百寶結者藥物也真息往來而未嘗少有間斷者火候也此語可謂簡而盡矣

日鑿一竅七日而混沌死故知識不用歸乎其天則混沌全矣胡混成曰保元和者莫先於去情識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此之謂與順率也

壇經云心念不起名為坐釋典有行禪之說又有臥禪之旨要之心念不起則行臥之間俱是

脉望卷一

坐也

釋氏面壁自有妙義蓋洗心退藏於密以養其神以復寂然之本體猶面壁然而物無見也故曰心如墻壁而可以入道

善修行者靜眼不見人

孟子曰湯武反之也道書曰逆則成丹故儒家能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便成堯舜道家能善逆之則天地之性存焉便成神僊復歸嬰兒與不失赤子之心其旨同焉

列子云與齋俱入與汨俱出者入水不濡也隨
烟燼上下徐行而出者入火不灼也皆指神而
言既謂之神則無形矣水安能濡火安能灼
莊云物之有知者恃息知是性息自命三教聖
賢十言萬論不過發揮知息二字此老提綱揭
領豁人心目於百世

眼觀心動耳聽神移口談氣散予自約日用有
四句云善惡事都莫思量出入息渾無拘縱常
脉望卷一

常傾耳凝空照默默垂簾仔細觀勤而行之不
知老之將至

靈樞經云天谷元神守之自真白玉蟾曰自形
中之神以入神中之性此之謂歸根復命

老子云能如嬰兒乎又云復歸於嬰兒兒者元
神也故曰嬰兒入聖機生神章云熙願養嬰兒
又云慶此嬰兒胎

綿綿若存老子之火候也孟子所謂勿忘勿助

是也養琢者龍抱卵者雌豈有言語轉相告教
哉天機妙用自然而然故曰真火木無候也
老子所謂先天地生者泯然無氣而生氣也氣
焉既生即名爲一惟一故二則兩儀分而天地
闢矣故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

見性頌云心清意靜氣和神定真息綿綿靈光
瑩瑩

道法心傳云耳目鼻口身精神魂魄意攢簇狂
脉望卷一

中宮化作先天氣○此竅實居中居中復一中
萬神從此出直上與天通

了明篇云一顆明珠纔運動光輝閃灼兩眉間
○氣入丹田火自生眉毛灼灼電光明○夜深

獨坐燒丹處萬顆明星帳頂頭

僊詩云眼前白雪亂紛紛滿目黃花變紫雲頂

上山泉時復響耳中僊樂日常聞

常人之息以喉者謂其出多入少膾中即回不

能至呼吸互換之根故也。真人之息以踵者謂其呼吸相稱水火兩弦均平上接天根下接地根與腎中祖炁混合故名真息。凡息切忌出多入少楚語震旦此言多思慮也。謂此國人思慮多故以名之。

圓覺經云一切衆生壽命皆爲浮想楞嚴經云提心中皆爲浮虛妄想凝結妄想之害矣。大

參同玉吾注云弦前弦後正當時謂吾身之巽脉。卷一

門也。嘗考巽門之說惟紫陽老僊云黃庭之下

有一丹室之門戶也。意生則上故陽升意止則

一故陽不可得而降矣。爐鼎在乎一之內正屬

土又云巽者鼎下之片縷耳。闔則爲乾闔則爲

巽闔則爲噓闔則爲吸何以能開闔亦無非一

意使之然又曰西方者巽之用也。中宮者巽之

體也。又云巽爲地戶見後

雙腎曰命門一身命脉之所關係人不能貴其

炁固其根貪愛姦慾搖動命門去死不遠矣。陰符經云火生於木禍發必克木中生火而反燎於薪於事則有反害之禍於丹道木三火二爲五有變化之機。

靈寶經云七日七夜諸天日月星宿一時停輪此皆以神氣凝集陰陽混合於空洞之中目不瞬心寂定爲是。

無際在大竹朱居士家住居士曰我見和尚坐

得好問云如何見得曰你素常坐禪眼不定故

今番坐禪眼似定耶。

詹子南述象山先生嘗舉釣是人也。一章云須

是使心官不曠其職子南因是便收拾此心用

力操持夜以繼日如此半月一日下樓忽覺此

心已復澄瑩中立遂見先生目逆而視曰此理

已顯也子南問何以知之曰占才眸子而已。以上

三教一理

元陽真炁自二十四節上升洞房宮明洞照
八室至此下視六極之境如在掌中所謂三境
非遼

願養和氣嬰兒自生臍腹之中如懷胎狀

諸天日月爲飛精諸洞日月爲伏根人間日月
爲明輪若吞明輪者爲僊蓋服日月光華各有
法能潤五臟澤顏容東方甲乙之地乃日月所
出之門戶地祇於此且望迎送鬱儀結璘之

脉望卷一

五

金爲神性居上丹田是謂頂門人呼爲性門性
靈故性門未合尚知前世事及其合則不知
矣寄體於肉團心以應萬事人能知性命可以
修太素妙行觀門栢爲金僊故栢真人記云鬼
風吹合崑崙神附心中晝煎且煮肝腎注精施
陽敗損金鼎神不能禁僊聖不居甘受死地今
常迴日月之華景照太極之崑崙歌曰金闕天
門開反童復嬰孩日月照崑崙真君自然來謂

之默朝上帝法

硬打塵勞勿令睡魔陰邪之所侵撓昏睡則精
神散失魔鬼侵凌故大洞經云太乙楊明威所
以鈴飭之也

一點靈光洞然無碍暉映八表丹經曰龍虎大
藥須以真鉛真汞和合而成方有光華煥燦
天河自尾箕寅位注於東井而循環於天地之
間古人云水出崑崙之下注出尾閭復上謂之

脉望卷一

五

天河此天地之河也人之河自尾閭尾閭係寅
位汭流而上崑崙與天地同焉呂僊云曲江上
月華瑩淨大洞經云一曲水天間可以互參
釋以七覺支則曰念覺擇法覺精進覺喜覺猗
覺定覺捨覺大抵只是先天先地靈明不昧之
精神是也虛靈知覺一而已矣荷澤云知之一
字衆妙之門圭峰裴相所說已詳又云天有七
星布炁於人
曰心神降于中曰神又云心有七竅又云心神
上通耳目鼻口七竅俱名七覺猶覺亦名輕安

大洞經十方暉紫烟黃庭經紫烟上下三素雲
蓋人之妙炁凝集而出於眼目即水火之正
桃君乃腎神蓋宜懲忿窒慾惜精愛炁爲一身
之主性命之根也色念動時當存思桃君在臍
內

神光寶光即靈光也蓋無形可捉發秀暉采於
長空青冥之表在人則精神光彩秀發於雙目
故大洞經云烟回太暉間神光秀空峰空峰頭
脉望卷一

面也

東海蓬萊山扶桑山方丈山滄浪山最高極天
下有三島十洲曰玄洲瀛洲祖洲聚窟洲炎洲
麟洲流洲長洲元洲生洲大洞經云玄洲絕三
津滄臺飛羽輪校僊登扶桑皆在東海上得道
者經由此處脫蛻換骨拜職受服然後上升天
境朝見三清至尊先賢有骨肉同升者此身皆蛻藏名山惟神可去
人有一百八十靈關三百六十骨節一千二百

形骸一萬二千精光三萬六千根源本始八萬
四千毛竅關鍵中咸生精液之潤人無津液則
枯槁云亡天地得水而覆載萬物得水而生成
其實一也

真僊朝帝但見金光勃勃不見睥容修真之人
見神見之惟見紅光

乾爲天門巽爲地戶地戶即下田是也故風曰
巽風以其起於下也起巽風運坤火俱在田

脉望卷一

七

眼之於色爲業甚大眼見心欲心動神疲是以
五臟之神皆從眼漏爲第一根眼通心心乃神
宅眼既見心必動也道之大而至高超出乎無
色之界眼之上爲無色界泥丸乃玉京山

人以雙目回光返照則真炁隨而聚於元宮謂
之迴風混合或指息言屏息迴風牛車大乘之道也

人以心爲天腎爲地心腎相去八寸四分天地
相去八萬四千里神風橐籥故天地相鎮人以

真炁運動故身體長寧三部八景自尾闕至百
會三節爲一關三八二十四節以應二十四炁
潭底日紅陰怪滅鉛爲陽炁山頭月白藥苗新
汞爲陽精以陽歸陽則雙目如金星能通乎晝
夜以代日月之明

虛其室白自生定其心道自生

日中真靈乃太陽之精在人則坎中之陽兩腎
間一點明瑩者名日中王以子時建生

脉望卷一

太

古詩云聖人奪得造化意手搏日月安爐裡微
微騰倒天地精攢簇陰陽走神鬼又曰若人問
我修行法遙指天邊日月輪又曰日月交合時
便是生身處本來面目真勸君勤照顧蓋日月
合璧乃月晦夜交合也內丹於此下手修合
丹料之異名曰福醴液丹房之器皿曰慶元
玉清上境乃人之泥丸宮衆妙門投胎奪舍皆
自此出入人之死亦由是出

八梵九天東方曰始青天太青天人之超度形
神使其超越始青之天方至欲界色界無色界
方至四梵種民天方至神霄九天無上三天各
天動計數萬里信知其不可階而升也然有道
之士通達明了不涉關津不勞登陟動一念頃
可直造圓頂之外矣

瑩蟾語錄云精關氣關與神關三關一湊天籟
地籟及人籟衆籟俱澄○以先覺而覺後覺反

脉望卷一

尤

外觀之觀內觀

中和集三關圖說

鍊精化氣 初關有爲 取坎填離 先要識

天癸生時急采之

鍊氣化神有無 乾坤闔闢調和真息周流六

虛自太玄關逆流至天谷交合然後一點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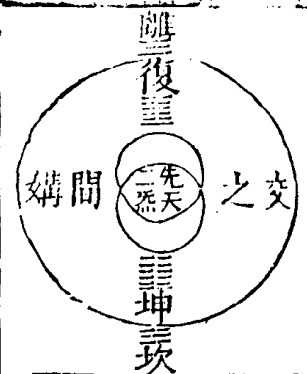
黃庭

鍊神還虛 上關無爲 工夫到此一字也用

不着

真中書三關圖說

初關



六陽既純靜之極也一陽復生靜極而動也靜已極陰陰陽動靜之間乃先天之氣也

脉望卷一

壬

精藏於腎腎居下故曰初關其功在於採取益腎間有動炁乃天一之數真陽所藏而火木金土之先也微妙無質上交於心一氣迎之兩氣細縕而交媾以結聖胎然所以交媾者意為之媒也下學之功有可言者人之脊骨二十一節從下第七節之傍兩腎居之男胎於母先生右腎為藏精之所腎屬水水生於天乙夜半子時六陰幾盡一陽將生腎中

功氣漸出於七節之中每夜必至當此未至之先垂目閉口調息微微使丹田之氣翕聚於上然後默加存想氣穴之下兩腎之間若有氣從此出久之屈身以心下垂微縱而起者四五次垂而復想想而復垂腎絡連心上動下應氣必至焉此氣上升稍加人力閉氣於下使心氣迎之與之交媾如此行工數日後微見氣動至月餘方見動而上升惟此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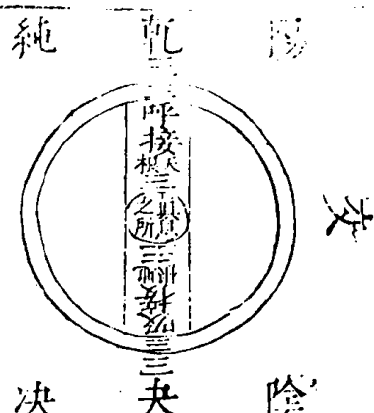
脉望卷一

壬

雖升既升之際此氣略閉則不勞而降矣若一學即求其効乃助長之害不忘不助乃其所以與行之久熟則靜極而陽氣自生不必如前之用力先天無為之境不俟言而得之所謂時者熟後亦不拘子時人身自有子時也金箭寶錄徐收而縱一段說之甚悉

中關

坎離交垢大藥生焉運



脈望卷一

巽

决

三

陰

火養之火乃陰陽之氣也三爲陽陽者呼氣而出也三爲陰陰者吸氣而入也呼吸互換之處乃真息之根也呼吸出入升降其氣薰蒸四達火之文者也藥結丹結又用武火下烹于爐

圭

氣原於心心居身中故曰中關其功在於呼吸升降心腎氣交結爲聖胎然所以交者意台之心存之神宰之也三者難持易失一有不謹則交者不能保其不散也故於是氣既

脈望卷一

圭

交武火升鍊之後當用文火以溫養之陰陽氣合爲火人身呼吸是也呼則氣出爲陽吸則氣入爲陰呼吸互換處即陰陽氣合也下學之功有可無者有真人之呼吸有口鼻之呼吸以真人之呼吸言之前對臍輪後對腎中間有箇真金鼎即呼吸之根闔闢互換之處也人之未生隨母呼吸所謂真人之呼吸既生之後真人呼吸未嘗亡但神出氣移不能再守胎中之一息修煉之法使人返本還源復其生身受氣之初耳以口鼻之呼吸言之咽喉者所由之關也其上有會掩焉厥則呼吸出心肺主之閉則吸氣入肝腎主之心肺相去會掩爲近肝稍遠腎最下爲尤遠呼吸則氣促其氣由之而日耗於外吸則氣少而短不能下至於腎遇肝而返此呼吸所以不固真人呼吸壽人元氣人人有之而不知口

鼻呼吸喪人元氣人人陷之而不覺人能回
光返照注意臍腎之間一呼方至以吸繼之
互換禪續如環斯循者真息也與嬰兒在母
腹無異是也

上關

乾



泥丸居頂上神所棲也故曰上關一
身之外皆太虛也太虛神之妙應者
也得之於我還之於彼何間然之有

脉望卷一

毒

煉精者身不動而已採取升降不得不運之
以心也煉氣者心不動而已闔關進退不得
不運之于意也至於神則妙應不測既無所
施三者混合為一復忘一併出與太虛同體
恍然如在夢中學者到此境界乃是泰定切
不可放倒當知昏久則明濁久則清脫胎元
神於此出矣

玄工盡此
段之中

腹中橐籥風入松頂上蕭韶泉漱石

心經無垢子註云六箇門頭一箇關五門不必
更遮欄從他世事紛紛亂堂上家尊鎮日安○
六根皆從一根上起但去一根上返照從何而
起心識起處起處是妄休教生苗

修行之法築基已就玄牝有相之後工夫大約

有四曰靜真息綿綿曰定純然一性曰慧定而昏定曰慧了了

曰通通六一步進一步一層深一層見境不着見

阻不退謹謹護持自然成就否則前功盡棄

脉望卷一

毒

靈寶畢法云陰中有陽陽中有陰本天地升降
之理氣中生水水中生氣乃心腎交合之機比
物取象道不遠人配合甲庚方驗金丹之有準
抽添卯酉自然火候之無差紅鉛黑鉛徹底乃
成大藥金液玉液到頭方是還丹從無入有常
懷征戰之心自下升高漸入希夷之域抽鉛添
汞致二八之陰消換骨鍊形使九三之陽長水
源清濁辨於既濟之時內景真虛識於坐忘之

曰玄機奧旨難以盡形工夫行持不外

管讀張三丰道法會同疏有云得腐朽再生之

家簡見劫初不殞之卷阿紅鉛黑鉛鍊鍛方成

影金液玉液坐臥畧致疏通云每疑劫初

卷阿之銘及閱大洞經有黃籙保劫初之句又

停玄三秀阿註云藏隱玄根於三秀之卷阿南

岳名太虛小有之天古詩小有洞中三秀艸即

靈芝是也山有五芝餌其上者得僊乃信僊詞

脉望卷一

咸有所據非杜撰也

華嚴經云彌大聖開樓閣門令我得入度人經

身度我界體入自然又云有過我界身入玉虛

圭堂註云先天之命源一也夫命如召命之命

此意玄妙入極又楞嚴經行陰盡中云深達十

二種類受命元由觀由執元諸類不召千十方

界已獲其同圭堂註云聞之曰命如召命之命

壇經吾若不知去處終不別汝圭堂註云聞之

曰六祖偈劫火燒海底風鼓山相擊真常寂滅

榮涅槃相如是夫四真二土之妙乃在是矣幻有

真四大

楞嚴經地性火性水性空性圭堂註云聞之真

實工真虛土皆土也合真水真火真風併謂之

四真楞嚴虛空藏菩薩手執四珠遍照空界與

金光明經四如來混合一室者正發明是義若

以後天四物與夫假合四大而會之者萬里矣

脉望卷一

世尊托後天四物以明不可言傳之妙而曰如

來四真清淨本然周徧法界徧滿世間寧有方

所豈細事哉此之謂造化一源先君妙道大佛

之秘藏生靈之太初自從水火相擊搏便有兩

土各戰爭故曰兩土成圭者此也風乃異風又

圭堂云乾坤函蓋御象交馳真火盤旋風雲攷

觀既而千光歷落津透簾帷醍醐抽機軸潛

發三思大事再嘆奇哉此景詳見修玄章第九及四百字序

元精者父母交垢之初陰陽偶合之始精血相
 合孕於坤宮生於坎戶徐徐凝結漸漸成胎十
 月周圓形體全備身中一物名曰命蒂乃召命
 之命爾自造化中來以其能召元神入身而為
 物者此即先天自然之祖氣也元神者虛中一
 靈湛湛寂寂無去無來不增不減乃混成之性
 爾偶因念動遂於造化未來之前天命既立之
 後一點靈光自虛無中來受命之命附體着形
 脉望卷一
 而為物者此即中天湛然之氣也謂之元炁者
 學自立命之初設性之後混合身形伏母臍下
 隨母呼吸十月滿足離母出胎大哭一聲徑受
 此炁自杳冥中來繫於命蒂自呼自吸此後一
 身精血氣液隨時滋長情見於外若知禁忌壽
 滿天年倘或恣情必遭夭折更能知時運用乃
 得長生此後天浩然之氣也謂之真炁
 人以父母初交元陽召空中魂爽而有此身有

之後元陽日耗魂爽漸離而身不能久修行
 之工不過使身中元陽與遊魂重來相見聚而
 不散以返未生之初耳故云金來歸性初

寶願堂訂正脉望卷之一終
 脉望卷一

无

寶顏堂訂正脉望卷之二

丹華洞主西蜀趙台鼎長玄著

華亭陳繼儒仲醇

繡水郁嘉慶伯承

楞嚴經云汝體先因父母想生汝心非想則不

能來想中傳命又云如中陰身自求父母陰信

冥通此卽召命受命之理蓋生人之大端若此

潘右云一性之動是爲太易言性移易而不
定也或爲人或爲異類在性之所好而已

脉望卷二

八識之中有法識神主人之意意行卽行意止

卽止名妙觀察智平等性智主傳送識大圓鏡

主含藏識皆聽意神以主之意去卽去意來卽

來下工之初全仗此神以鍊丹採取故又名
爲妙觀

意之所之氣爲之奔走非敢後也蓋志氣之帥

聽其役使一眞聚則衆眞皆聚

少林偈云吾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一華開五

葉結果自然成曹溪偈云心地含諸種普雨悉

皆明頓悟花情已菩提果自成竊云靈臺爲花

華蓋爲葉一旦撇開十方朗徹成果証眞悟因

是訣又云大悟若千遍小悟不知數劫外若見

家聖域乃優入

雲陽子云莫待季齡入八元精散盡難收黃石

公素書云悲莫悲於精散註云神之潛於無也

則無生無死無前無後無陽無陰無動無靜其

在於形也則爲名爲哲爲智爲識曰精誠曰精

脉望卷二

力曰精強曰精明曰精專曰精虔曰精光曰精

實血氣之品無不稟受正用之則聚而不散邪

用之則散而不聚散之不已豈能久乎故曰寡

欲爲要莊云衆人重利廉士重
名賢士尚志聖人貴精

于清風曰未至真空陽神難出丘長春曰未至

真空陰神也難出蓋古僊之脫胎神化由於虛

靜之極無我之至也今人夢中其神無所不至

若不格於形也醒則滯於此而不能遠去者形

也故惟真空無我然後能脫胎神化

請天師與司馬承禎窺見其額上有日如
六光耀人席逼而聽之腦中有小兒誦經音
如小錢許或青或黃或白二公之事相類一屬
心見俱任神氣融暢杳不可說目有一點圓光
它見一鴈自見其玄機則一也圓通大士贊有
側耳聳聲揚目見月屈膝又顧人空境絕之句
脉望卷二

皆可為修行師印

鬼神有性無命艸木有命無性禽獸性少命多
惟人能全之性者屬知覺命者屬形質

鶴知夜半燕知戊巳蛇於巳日不出道鶯於春
時自出谷最貴為人者何不順時養元陽而收
真炁即真炁大運隨天春在肝夏在心秋在肺
冬在腎元炁小運隨日子在腎卯在肝午在心
酉在肺修真之士不見功者以旺時不收損時

不補散時不聚合時不取不知交合之時又無
採取之法安得比天地長久日月堅固哉詳見
靈寶畢法西山會真記

龜能息氣鶴能養神鹿能固精三者世間之壽
物也人為最靈當兼而有之可以人而不如物
乎

北方正炁號河車車謂運載物於陸地往來無
窮而曰河車者取意於人身萬陰之中有一點
脉望卷二

四

元陽上升薰蒸胞絡自腎傳肝自肝傳心自心
傳肺自肺傳腎為小河車也肘後飛金晶自尾
間起下關至中關中關上關自上田至中田中
田至下田為大河車也純陰下降真水自來純
陽上升真火自起一升一沉相見於十二樓前
顛顛還丹而出金光萬道為紫河車也故車行
於河如氣在血絡之中炁中暗藏真水如車載
物所謂河車者詳矣

用本心之母腎之子傳道腎氣以至於心肺本
心之妻腎之母傳道心液以至於腎氣液升降
如天地之陰陽肝肺傳道若日月之往復故曰
氣傳子母液行夫婦

腎氣投心氣氣極生液液中有正陽之氣配合
真一之水名曰龍虎交媾日得黍米之大名曰
金丹大藥保送黃庭之中黃庭者脾胃之下膀
腕之上心之北腎之南肝之西肺之東上清下
脈望卷二

五

濁外應四色量容二升路通入水所得之藥晝
夜在其中若採藥而不進火藥必耗散而不能
住若進火而不行採藥陰中陽亦不能住止於
舉發腎氣壯煖下元而已若採藥有時進火有
數必先於鉛中作永借氣進火使大藥堅固永
鎮下田名曰採補之法

心之見於內爲脉見於外爲色以舌爲門戶受
腎之制伏而駢用於肺得肝則盛見脾則減腎

之見於內爲骨見於外爲髮以兩耳爲門戶受
脾之制伏而駢用於心得肺則盛見肝則減肝
之見於內爲筋見於外爲爪以眼目爲門戶受
肺之制伏而駢用於脾見腎則盛見心則減肺
之見於內爲膚見於外爲毛以鼻穴爲門戶受
心之制伏而駢用於肝見脾則盛見腎則減脾
之見於內爲藏均養心腎肝肺見於外爲肉以
唇口爲門戶呼吸定往來受肝之制伏而駢用

脉望卷二

六

於腎得心則盛見肺則減人之五行相生相尅
而爲夫婦子母傳氣衰旺見於此矣

人之初生腎爲始脾次之脾又生肝肝方生肺
肺肝爲傳導之門戶且腎爲水也水中有火升
之爲氣乘氣上升朝之於心心中生液負陰而
下以歸於腎蓋無肝肺爲之傳道安得交媾而
成龍虎耶古人鍊丹不成大患金木間隔今若
使肝能傳腎氣以朝於心肺能傳心液以至於

腎時候不差黃芽乃生故採藥須用甲庚沐浴必以卯酉也

肝主魂應於目神之存也肺主魄應於鼻氣之

調也

輔談云修養家存神於泥丸則丹田之氣上升

蓋神之所至氣隨之而往也旁門所謂手按尾

間吸氣咽津雖得其緒餘而亦不泄況於是耶

左傳云人受中以立命書云上帝降衷於下民

即道家黃庭也黃者土之色庭者四方之中天

脉望卷二

七

一生水在人爲精藏之於腎腎有左右中夾黃

庭經云左爲少陽右太陽後有密戶前生門腎

既爲生死門戶則涵養之功必自黃庭始腎中

藏精精中生氣交合於心心液相交鍊於黃庭

倘知交合不差則精合於氣氣合於神神合於

道生生之理不失天地之中

人之一體所以死壞者有三十九處以受鬼氣

形有間孔血有虧迭死氣日進邪氣引入精神

不通津液流滯故生神章大洞經有混合百神之道

人有八漏目之淚肝漏鼻之涕肺漏口之唾腎

漏外汗心漏夜盜汗小腸漏寢而涎腦漏夢與

鬼交神漏淫慾者身漏是皆五陰六入十二根

塵之所交接

嚴君平云虛心以原道惠靜意以期神明緣衆

生之心未合於道先授之以齋法使其因齋而

脉望卷二

八

息心息心而入道後世熾以人事涉以形器齋

法何其謬耶祭酒道士但成一尸祝矣

人未生時謂之不覩光明處冥冥之中無所作

用雖無煩惱怵繫經千百劫但成游魂苦爽何

益於事莊子悲在治之金蓋惜其爲人之後空

與草木同腐不若不生之爲安也有人於此不

貴其生認四大爲逆旅形骸枯悴只說苦空坐

待至死豈人之情也哉

修行之士必先拘魂而制魄乃永之屬魄乃
鉛之黨秉性易飛人纔死則魂先去度人經云
高上清靈爽悲歌朗太空蓋傷人之死也

人未受生芒易之間是爲太易變而有氣是爲
太初氣變而成形是爲太始陰上承陽氣隨胎
化是爲太素靈光入體與母分形十月完足是
爲太極

晨者鷄鳴之時也洞玄經云舉身登晨白日升

陳望卷二

九

天中爲白日鷄初鳴爲登晨是以存太一混合
多用此時乃生氣時也黃庭經云羽服一整八
風驅控駕三素乘晨霞

太虛聚而有炁炁聚則爲精炁聚精結包之於
上凡生之理啟矣經云男女構精包胎始榮乘
其宿命然後生人故曰包命當其元炁初包狀
如重囊附脾作種脾爲眞土物所憑生中黃太
一爲人已命其炁流演不窮故云元一黃演之

然上文曰靈光曰宿命曰靈
炁皆指受命之命而言

五臟六腑百關百脉金津玉液日月光華皆本
於腎故黃庭經云主諸六腑九液源是也莊子
云眞人之息以踵踵者命門也其氣息於命門
如子在胎不飲不食綿綿長存所謂胎息也氣
本生於腎若息於它處必無是理或云踵者相
繼之義是人之所以繼續不絕處故云生生之
謂易又云種民天種與踵之義同以繼續名之
脉望卷二

十

爲踵以根本名之爲種

金關玉鎖訣云白牛去時如何擒捉曰緊叩玄
關半鎮四門急用僊人釣魚之法又用三鳥手
印指黃河逆流掩上金關納合玉鎖白牛自然
不走一名金關玉鎖定二名三鳥廻生換死定
三名九曲黃河逆流定若定了質時休教滯了
腰脚昏了眼目此是定三寶法若收定三寶搬
運歸寄何處先用蘆芽穿膝法烹氣衝寶爐二

帶血至湧泉補于二足然後行七返還丹之法
若不用此功便行肘後飛金晶而望長生顧上
不顧下如小兒建塔下不堅牢也下和則足亦
是不行穿膝之喻又錮錄歌云上至頂門泥丸
宮下至脚板湧泉穴九竅八門都補合休教一
點有漏泄又青霞秘文云湧泉穴發水火二氣
入尾閭合兩腎一龜一蛇互相橐籥觀此二說
則虛芽穿膝之工誠不可缺也息踵之論可執
脉望卷二

一偏耶

土

雀巢灌頂如羣雀之噪也虛芽穿膝如根亥之

貫也

物外清音云偶然奇耳邊鍾聲唧唧泥丸
宮如鳥為棲百祥聲音亂噪不住啼猶如

足人陽右足太陰兩足底為湧泉穴發水火二
氣自雙足入尾閭上台兩腎左為腎室右為
腎府一龜一蛇互相橐籥非穿膝之說乎

上一赤子中一元皇下一元王此三一神也元

王卽命門神也

成於地乃陰也喜於死大洞之法有制魄之

方不使散亂人之夢中與人爭戰者乃尸鬼也
尸鬼卽魄也魄以肺為家而又主炁其色白遊
魄若返則必鍊其炁使生華也黃庭經云急存
白元初六炁神僊久視無災害

金木水火之炁非土不成心肝肺腎之元非脾
不養九天之炁初降為胞名元一黃演之炁是
中黃太一以爲已命也至於五月五臟乃分又
名中靈之炁是五炁居中以結命元也則知生
脉望卷二

土

人之成始成終者其惟土與丹法象之

道人要妙不過養炁夫人汨沒於名利往往消
耗其氣學道者別無它事惟至清至靜頤養神
氣而已心液下降腎氣上騰至於脾元氤氲則
丹自聚矣若肝與肺但往來之徑路習靜無念
絕想神自靈丹自結

叩齒之法左爲天鍾右爲天磬中爲天鼓若去
却不祥則鳴鍾伐鬼靈也制伏邪惡則鳴磬集

百神也。若其神氣至其則鳴鼓朝眞聖也。要閉口緩頰使聲虛而響應深也。

古之人以修誦而得僊如魏紫虛李順興司馬子微之類多矣。今學經之士縱未絕緣離世苟能金石其志背塵合眞至心受誦久久不已必階僊品無疑也。

蔡季通睡訣云睡側而屈覺正而伸早晚以時先睡心後睡眼晦菴以此爲古今未發之妙殊脉望卷二

不知本出於千金方云半醉酒獨自宿軟枕頭暖蓋足能息心自冥目此睡訣也。

三寶者天寶靈寶神寶分爲玄元始三氣降於人爲三田曰精曰炁曰神此內三寶也。教有道經師寶道寶太上三尊也。經寶三洞四輔眞經也。師寶十方得道衆聖又經籍度三師此外三寶也。內秘眞藏經云貪性寂滅塵累無染戒行不虧是爲法寶眞性不起不憤外塵定無生轉。

道寶此非內非外非聲非色一眞澄湛善莫大焉。

內觀經云一月爲胞精血凝也二月爲胎形兆胎也三月陽神爲三魂動以生也四月陰神爲七魄靜鎮形也五月五形分五臟以安神也六月六律定六府用滋靈也七月七星開七竅通光明也八月八景神具降眞靈也九月宮室羅脉望卷二

布以定精也。

天寶君玉清天尊也本玄一之氣凝結其色青靈寶君上清天尊也自一生二爲元一之氣其色白神寶君太清天尊也由二生三爲始一之氣其色黃

三炁既足而生九炁九炁散爲萬炁以植生物之根莊云知北遊于玄水之上及于白水之南反於帝宮見黃帝而問焉乃太易太初太始太素也

人有死生性無死生出死生之外者其惟見性

乎常人結習未除爲業所牽留滯幽陰或相報對業報既盡善性不滅還生人道者必當濯形太陽然後投胎蓋目之上館亦名洞陽宮流火之池中有黃華真水彼間真人以此水濯濯其身長生簡誥文云黃華蕩形此之謂與自得爲人經多少節次驚天駭地豈可自輕鍊養元神返本還淳與三炁九炁脗合有骨肉同飛上登三清之理而不自勉至於死壞悲哉造道之功

脉望卷二

五

至於悟性須當培養命基爲本若不能尊炁貴形保命愛神坐至衰老汞鉛耗命基既削眞性亦昏此時欲修所謂渴而鑿井不亦晚乎峨山一老僧云頭爲無影山目爲雙林樹鼻中動靜爲三昧火耳爲阿耨池乃觀音救苦處咽爲毗州狗子鼻又爲其命鳥爲眞土心爲優曇華舌爲紅蓮樹藥之未生三昧火守之藥之既生三昧火采之呼接天根吸接地根故爲三昧

寂而常照照而常寂寂惺惺惺寂寂本覺昭然精氣自固藥物自生生而采采而生日積月累腹中有寶則優曇自開白毫自見白毫優曇相爲表裡

禪定不動處混沌未鑿時

東坡曰徐徐而爲十年之後何事不立但患志之不堅行之不力耳其說在北山愚公之平山補陀大士之遇磨鉄人也大慧云念念不間斷莫管得不得

脉望卷二

六

嘗讀大洞眞經檀熾鈞音僊梵歷耳及生神章瓊房妙韻之語心竊異之及考古證今內微外訪無不符合聞熏聞修以入正定定久則心華自開十方圓明之境庶幾矣轉識爲智道固如是也孰謂教外無別傳也哉

楞嚴旨義與衍宏深大約謂人之覺體妄有四大本遂成六根六根之中各具四陰共成五蘊乃生滅根本若能選擇圓通一門深入以至六根

五用則五蘊盡而覺體復大解一亦亡矣故心經云照見五蘊空能度一切苦

契云舍元虛危

左腎屬危右腎屬虛問以穴言

播精於子以時言

註云虛危亥子之間陰極陽生之時子者一陽動處過此則子母分胎妙在尾箕斗牛女豈知虛危同是子位豈可分爲先後二時若亥末子初則當云危室非虛危也識者詳之

夫道之全體具於人之一心聖不加多愚不加

脉望卷二

七

少聖人以其心役眼耳鼻舌身意衆人以眼耳鼻舌身意役其心是以有聖愚之別耳學聖人者固宜從事於一心矣然六根者此心出入之門戶也心本無形因境而不苟不制六根欲安其心未可得也所謂繫心一緣面壁三月皆此法也且六根之爲患唯眼爲劇程子四箴致動於視曰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爲之則然則操存之法固以視爲極則矣嘗試思之

衆人之情開眼則從想合眼則從夢隨逐妄境

竟不知孰爲主人魂不附魄魄不附魂流浪生

死海中百劫千生無有出期此無它放心未收

故也孟子曰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放心而不

知求哀哉禪家建火場煉魔却睡其法專用力

於眼視或三日或七日不睡不坐暫立輒行夏

撻在御互相規察使眼視常平睜睛不瞢蓋存

乎人者莫良於眸子人之有心不昏昧則放肆

脉望卷二

六

曾無中立之時放肆則視流昏昧則視惛惟不

昏不散寂寂惺惺乃爲合道故必嚴峻規條雖

憊之流血不敢怨怒至於真積力久則昏散二

病湛然自除茲則了然頓悟豁然貫通之時矣

然此不可有正助期限蓋悟道有遲速係乎人

之宿根有一宿而覺者有三日者有七日者有

三月者三月不達則以期年期年不悟則以畢

命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此禪家建火場之

意收放心之要法也今吾輩豈能不睡日夜之間忘機寂照理自玄會張真人偈云心如朗月連天淨性似寒潭止水同十二時中常覺照休教昧了主人翁西嶽有一道人住山二十季夜夢神人告曰你差了今後你只想青天明鏡道人如其言三季冲舉觀此則知收放心之法矣煉魔法雖善然束心太急亦爲魔攝

脉望卷二

九

也卽道體也卽未發之中得一之一也及感物而動所謂本覺者不守自性從真起妄背覺合塵矣違真背覺然後有心意情識之名真則不惑違真則貳貳以二參以三同歸於妄而已不覺故也惟其不覺是以妄認軀殼爲我而不知本覺之爲真我妄認六塵爲心而不知本覺之爲真心世之講學者又皆以識神爲覺而實非本覺也以見解爲悟而實非真悟也此無它性

心意情識等義未及犁然是以覺路不開見惑爲病

寂然不動之中卽道之體也卽仁也所謂人生而靜天之性也虛靈不昧之本體也本然固有之知也無極之真也此聖凡賢不肖智愚之所同具者也惟聖人一向圓全安住未嘗少遷雖至動之時一向圓全安住曾不少遷所謂主靜也易曰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故知死生之說夫

脉望卷二

十

其所謂游魂乃其寂然不動之體物交物則引之內外皆喧失其固有矣賢者覺之則爲不遠復凡夫昧之遂爲游魂日遠一日月遠一月無復還原之期顛倒于夢想之間而游魂始爲變矣至此則愚益愚流蕩生死海中不能自有真命隨物遷化莫知底止故惟聖人能制命聖人能不死愚者反是

陶靖節歸去來辭有曰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

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其曰悟
曰識曰覺四字極爲分曉此淵明所以爲
達也後人不達乃改識爲實淵明之意荒矣
知止而後有定此知字卽是靈知卽是本覺卽
是悟卽是止至善既止至善則定性矣定性則
不遷矣不遷則靜而安如止水物來則現物去
無迹前乎千萬世之已往後乎千萬世之未來
皆視諸掌矣故曰能慮能慮則得道矣故曰能
脉望卷二

主

得知是至善初地得是至善極功首尾只是一
知字堯舜執中此知也孔門一貫此知也
夫人之所以欲壽其身者豈非以身爲我有乎
然以身爲我之所有則可謂身爲我則未也夫
耳目鼻口四肢百骸塊然器也而非性也視聽
言動雖出於性然亦非性之體也蓋交於物之
用也此皆與器同盡者也性也者靈明獨照與
天長存不以少而盛不以老而衰不以生而存

不以死而亡故曰天命也此則真我也而人多
執身爲我於是得失交乎前憂喜躁乎中汨於
其情至於其身而所謂真我者茫乎不知爲何
物豈不大可悲哉

二氏之學以養氣爲主誠能內視返聽此氣自
充精神自固僊丹在人腹中卽此氣是也故曰
氣不耗散再無別訣老子曰君子爲腹不爲目
丹書云黃帝內視三月而道成卽此法也

脉望卷二

主

經世書云天之神棲於日入之神發於目生身
處此物先天地生沒身處此物先天地沒水火
木金土之五行攢簇於此肝心脾肺腎之五者
鍾靈於此唾涕精津氣血液之七物結秀於此
內指通玄秘訣云含光便是長生藥變骨成金
上品僊又云撮聚雙精在眼前燒成便可點金
僊金華詩云雙童常守洞門立三島真人長還
還金笥寶籙云性之初見如星大圓佗佗光爍

煉修丹之士纔見此物分明便是元氣產矣故
滄海洞源之間或如一顆或如一鈎從下而上
漸升漸長此是先天真一凝而顯象非幻妄也
三日月出庚曲江上月華瑩靜有箇鳥飛皆此
旨耳涵陽子云是一土坯水火煅煉方能成磚
水火交似冷如水從泥丸而降丹田不出月餘
神水將畢霎時現出水中之金紫色光明大如
米粒結在明堂千變萬化開眼不見閉眼觀之
脉望卷二

圭

在泥丸或走或飛或上或下只在內而不在外
工夫到此不可言談亦不可昏睡堅心上下照
顧此第七轉工夫也

圓覺經晏坐靜室安處徒衆維摩經空其室內
除諸所有皆謂屏滌雜念虛其心也

性命宗旨譚者多未瑩盍觀六祖語可知崖略
其曰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此性宗事也又
曰吾若不知去處終不別汝此命宗事也

人之寐也魂自雷門出入爲夢雷門者耳也
或問觀世音何以示女相曰歸元法無二方便
有多門成佛証果依因悟入凡二十有五門六
根也六塵也六識也七大也諸門之中惟觀世
音依耳根而悟入黃庭經嬌女窈窕翳霄暉註
云嬌女耳神名故觀世音現美女之相六塵惟
聲度垣不能爲碍故觀世音之効力無利不到
也

脉望卷二

圭

楞嚴經以情爲外分想爲內分蓋心動于內曰
情人之陰氣有欲者也故爲內意緣於外曰想
人之陽氣有冀者也故爲外情積不休能生愛
水諸愛雖別流結實同潤濕不升自然從墜想
積不休能生勝氣諸想雖別輕舉實同飛動不
沉自然超越純想卽飛能生天上情少想多輕
舉非遠情想均等不飛不墜卽生人間情多想
少流入橫生七情三想沉下水輪九情一想下

本輪純情即沉入無間欲界衆生末後着
於此矣修行人絕諸情想直超三界

修行人行如風立如松坐如鍾臥如弓

元城四十七時謫嶺表已絕欲故七年間未
曾有疾年幾八十堅悍不衰嘗語人口安世絕
欲三十年氣血意思只如當時終日劇談雖夜
不寐翌朝精神如故每日行千步宴坐調息復
起觀書未嘗晝寢終身未嘗艸書家廟祭享跪
脉望卷二

業

拜七十有二未嘗廢闕一皆本之以誠心嘗前
知至誠如神聖言豈欺吾哉

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故性不可不復聖賢應世
惟欲教人復性而已性復則天地世界如觀掌
中物耳人身戴天履地曾不知天之高地之厚
懽然百年如夜投逆旅未明別去非惟不識主
人抑亦不識方隅物色也豈非虛度乎於乎天
地世界可謂廣大而吾人之性又包乎天地世

界之外此聖人所以教人復性也莊子曰六合
之外聖人存而不言鄒陽曰天下之爲九州者
有九九今中國之九州乃八十一分之一耳楞
嚴經云阿羅漢見閻浮提如觀掌中果諸菩薩
等見百千界十方如來窮盡微塵清淨國土無
所不矚衆生洞視不過方寸

道孰爲大性爲大千聖之遠數千歲之日其所
動靜起居隨若亡弃然時而思之則千里之遠

脉望卷二

業

在於目前千歲之久無異數日人之性不亦大
哉噫人之自小者可哀也已

始元玄三系帝雌雄三一上中下三關首心腎

三統子邵皆一理也一事也一物也

司晨之鷄必以童碧壞其天真豈能有常哉吁

人可知矣

龜策傳云天尚不全故世爲屋不成三瓦而陳
之陳居也宋李文靖云內典以世界爲缺陷安

得圓滿如意自求稱足人生朝暮不可保巢林
一技聊自足耳蓋任壞空成則必至於壞理勢
然也何以全爲

道筋骨則形全剪情欲則神全靖語言則福全
亢倉子之語也

孟子戒助長莊周懲益生

李翱云滅情以復性不若王弼性其情久行其

正李雜乎禪王協於易

脉望卷二

五

晁文元云置心空中不令着一物白沙子云善

學者常令此心在無物處庶運用得轉耳

程彥賓攻逆寧成左右以二美女進手自封鎖

一室及旦歸其父母皆泣謝願太尉早建旄節

答曰但死時無病便是好也後官至觀察九十

一無病而終尹師魯是是非非議論無避不苟

止不苟隨臨終以書別范文正馳至已沐浴坐

逝矣哭之慟乃張目曰死生常理希文豈不曉

乎復揖而逝由二公觀之死生之際顧平日存
心與行如何自然如願也

大之身饑瘡爲患隨順給養不生貪着謂之
食恣情取味妄生分別惟求適口不生厭離
謂之識

寶顏堂訂正脉望卷之二終

脉望卷二

五

貞顏堂訂正脉望卷之三

丹華洞主西蜀趙台鼎長玄著

華亭陳繼儒仲醇校

繡水沈孚先白生校

豐稷尚書言少時親雪竇每以惜福教人云人無壽夭祿盡乃死元厚之死而復生自言初到冥司王者曰君祿未盡異時官至兩府然須惜福自此每事減省奉養皆不敢過後果高位然脉望卷三

則人有薄福可不自惜乎

西僧覺稱入中國揚文公禮之既而譯云我國土不食肉此處屠宰懸市甚不忍觀暫到五臺禮文殊卽歸矣張閣見黃山谷蕨芽新長小兒拳之詩感然不樂指爲忍人蓋閣爲河內推官而通判葛繁惟素食誦經遂亦斷肉故也使人皆若覺公張公於一切物常存不忍安有以惡爲能而作殘忍之事乎

李林甫微時遇道士曰君已列名僊籍異時握權不得妄有陰賊旣貴忘之復夢道士責曰君胡不憶吾言乎命吏引入一處府署嚴飭喜曰居此亦自不惡道士笑曰此鱗介所居其間苦事最爲慘毒駭然汗下而寤許文規冥攝以曾活一人得延一紀而還望見守衛甚嚴問吏曰此都獄也凡世常行陰賊之人死後治罪於此所謂地獄水族非陰界與黃宗旦知蘇州王賁

脉望卷三

二

爲通判獲盜鑄百人喜曰此皆予以術陰鈎得之煩愀然曰事發無縱以術置之死地尚爲喜乎宗旦不覺身去坐榻謝曰微公言吾幾失矣鄭夷甫聞術士推其無壽戚戚不堪後授枋嚴經有悟曰死生之理我知之矣釋然放懷調封州判官預知逝期屹然立化沈存中筆談朱炎學禪久之於楞嚴有悟問講僧義江曰此身旣死此心何在江云此身未死此身何在遂以偈答曰

門大不須先後覺六根還向用時空難將語默呈師也只枉尋常語默中江可之後竟立化

東坡

集觀此二公楞嚴經真入佛之門也

圭堂云阿難本非持犯摩登亦非嫵妓也世尊語阿難汝初發心見何勝相荅曰見如來三十二相勝妙殊絕洞如琉璃自思欲氣粗濁濃血雜亂不能發生勝淨妙明紫金光聚故首托摩登以發明之密意正在此所謂不假凡氣自有

脉望卷三

三

聖胎之大用也

大慧云自念此身尚存睡時已無主宰况四大分散衆苦熾然如何不被回換師曰待汝妄想絕時自到寤寐恒一處後忽參悟方知夢時便是寤時底寤時便是夢時底龐居士云心王總是依真智一切有無俱遣棄身隨世流身不流夜來眼睡心不睡天堂地獄總無情任運隨空到此地昔舍利佛於夢中說六波羅密而與覺

時不別仰山夢升彌勒宮而曰摩訶衍注離句絕百非此皆寤寐恒一至於恒一則心如一道晴空焉

法華經云夢中見故事

三立限期本佛語也果爾用力則藥山云牛皮也須穿透何況本來具此圓明妙心寧不親證之理尚無所真見不能全體湧現吾不信也所謂歲歲說工夫此人不足道也

道德經云觀其妙觀其微陰符經云觀天之道

脉望卷三

四

易經曰觀有孚頤若心經云觀自在菩薩觀之一字僊釋所同下手用功第一切要每日南辰北斗氣息歸根念念還元先天有據則造化之運周於身中而真種已得諸書云初基有作卽是根源正指此也

老子云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所謂民者指精氣而言也天真皇人云神猶君也民猶氣血也民難養而

易散氣難保而易失

老子云谷神不死即虛靈不昧也谷者人身空處神其靈也不死者常存也有此則爲萬化本原門乃一闔一闢之名玄牝無可名狀但闔闢始有動處故即以爲門爲天地根化化生生其出無窮也人但默會於此守而行之悠悠綿綿多內少出所謂真人之息以踵則觀天法天之道盡而造化在吾身中矣

脉望卷三

五

老子有欲觀微即癸生急採之意

心生於物死於物機在目物指精氣其次即爲耳能孩其耳目使如嬰童則修真之事畢矣故曰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

劉經臣僉判辭韶山山囑曰如此用心何愁不悟爾後或有非常境界無量歡喜且急收拾若收拾得去便成法器否則有失心之患後叅智海海曰古人道平常心是道你十二時中放光

動地不自覺知向外馳求轉遠轉疎一夕舉香

至問波羅何者是佛答曰見性是佛之語劉不能各退就寢五鼓覺來方追憶間見種種異相表裏通徹六根震動天地回旋如雲開月現喜不自勝忽憶山囑姑抑之逗明証於海海曰更須用得始得劉曰莫要踐履否海厲聲曰這箇是甚麼事却說踐履劉默契乃作發明心地頌八首見五燈會元趙清獻公字閱道年四十擯去聲

脉望卷三

六

色係心宗教親近佛慧禪師未嘗容措一詞後典青州政事之餘多宴坐忽大雷震驚即契悟作偈云默坐公堂虛隱几心源不動湛如水一聲辟歷頂門開喚取從前自家底慧聞而笑曰趙閱道撞彩耳古之君子其悟門類如此

趙琪字元德謚文惠臨淄人飄然有神僊思玉溪李簡易先生者得道爲神僊數授以其術久久隱去人或以爲不死思之久一日見其至喜

而固留之曰吾遠來其熱請具浴先生就浴室
久之不聞聲日且暮趙親候之見有光昱然在
水上圓如初日出不復見先生所在見醫第十
四祖龍樹尊者嘗至南印度為衆說法遂於坐
上現自在身如滿月輪大衆唯聞法音不覩師
相有迦那提婆謂衆曰此是尊者現佛性體相
蓋以無相三昧形如滿月佛性之義廓然虛明
言訖輪相即隱尊者復居本坐見五燈至人純
脉望卷三

陽形神俱妙有如此觀前二段見入道之門
此二段見成道之妙

精生有時時至神知百刻之中切忌昏迷遇生
則採之畢即靜養之若靜中昏沉是坐則行是
臥則坐昏退依舊靜所謂四威儀皆可行道也
浩氣者剛大之氣正氣也塞天塞地而其體充
故不憚不餒夜氣者清明之氣元氣也生天生
地而其機微故或隱或見
神者丹也故曰本來真性是金丹四假為鑪煉

作團○元神者真火也昭昭靈靈萬古不滅
根從何生惟識根然後能歸根命從何始惟知
命然後能復命靈樞經云天谷元神守之自真
白王蟾云自形中之神以入神中之性此謂歸
根復命心疑曰神神靜曰性艸木從根而發人之根在神
明之舍

白玉蟾曰神則火也氣則藥也以火煉藥而成
丹即以神御氣而成道也今夫螭蟾之虫孕螟
脉望卷三

蛉之子以混其氣者藥也以和其神者火也若
龜之相顧神交也神交而氣未始不交火中有
藥也鶴之相吸氣交也氣交而神未始不交藥
中有火也至於不根而生芝菌不母而生螭蟾
陰陽相搏燥濕相育亦有神火氣藥為之根與
母焉以成其變化之用而遂其生息之機矣
生我之形者父母也而構精化生之際自有一
點元神存乎其間者天地生生之自然也易以

稱父母者蓋謂是耳故父母全而生之子
而歸之如曾參之啟手啟足孝子事親如事
人也天地全而生之人全而歸之如堯舜之神
氣歸天仁人事天如事親也

身歸宅也神習身也養成元神炯然不昧離身
長往歸還於天如世人舍宅他適故曰拔宅飛
昇

耳目之竅吾身之門也方寸之地吾身之堂也
脉望卷三

神明之舍吾身之室也

玄牝之門譬蓮子也為天地根譬蓮子之心也

此心未芽生道在中此心既芽生意不息

知識不用歸乎其天是一心一天者本體也稍

偏之知且識焉即非本體即非天也七返者返

此本體也九還者還此本體也復命者復此本

體也歸根者歸此本體也得此本體而一真不

妄謂之真人得此本體而神化不滯謂之神僊

本體而變化無方者神丹也以本體而曠切
不壞者金丹也

凡物實而有者則不能鳴鐘鼓之聲達於遠邇
者以其中虛而無也老子云有之以為利無之
以為用

古人有言曰守真一於天谷氣入玄元即達本
來天真又曰能守真一則息不往來又曰能守
真一則真炁自凝陽神自聚

脉望卷三

十

衆生者自心之衆生謂本無之妄心也佛者自
心之佛謂本來之真心也故妄復無妄衆生即
佛一念迷真佛即衆生書云惟狂克念作聖

中庸云戒慎恐懼夫心之體本寂然也敬則

不失其寂然之體而心存矣心焉既存自無怠

肆荒寧之失謂非戒慎恐懼而何此不觀不聞

之眞實上夫也若於不觀不聞之際先慮其怠

肆荒寧而必於戒慎恐懼焉是有所戒慎有所

恐懼不得其正而心已失其寂然之體矣非中
立立言之意也

大學謂格致者格此聲色臭味而知自致矣老
子謂虛無者無此聲色臭味而心自虛矣釋氏
謂寂滅者滅此聲色臭味而性且寂矣心者性
之動意者心之發意有所着為物故正心誠意
工夫全在格物上知即性也乃心之本體

兩腎之間空懸一穴名曰玄關上下之限也老
脉望卷三

士

子之守中莊周之緣督文王之良其背周公之
眼薰心孔子之退藏于密所謂守一守真守黑
守雌皆指此處而言腰中之後名曰密戶又名
土釜又名金胎神室又名

金水鄉也限為命
根又云限前脐後

文王之不識不知者本體也孔子之吾有知乎
哉無知者本體也禪書云有所知者有所不
知無所知者無所不知

清菴云性是一身之主以身為客今借此身養
此性故讓身為王丹書云饒他為王我為賓此

之謂也

洗心而退藏之者心隱於性也心而曰洗則無
心矣

白玉蟾云梧桐秋風升也點花春雨降也青山
暮雲浮也碧潭秋月沉也不過形容升降浮沉
之景象耳

腎爾心華發現巽門豁開即開毘盧之門入寶
珠之口廣博含虛空平正無畷陷皆是一悟景
脉望卷三

士

象若不到此不可言修行黃庭經云心部之宮
蓮含華玉溪子曰露珠滴綴蓮花下古僊皆以
蓮花喻心體

人以形為舍心為主心為君父炁為臣子身為
家國心炁一注無炁不從在五行為火南方盛
陽之精宿應熒惑神受朱雀狀垂三葉色若朱
蓮神明依泊變化莫測制之則止放之則狂○
要知劫外事優曇向日開

白玉蟾云虛室生白謂之白雪心地開花謂之黃芽

人身三萬六千神所主者惟絳霄宮真人亦名

肉團神卽心王也心王乃一身之君萬神爲之

聽命焉釋氏謂之純利陀耶佛又名優曇華心

華發明照十方刹凡人之終心繫斷乃絕

凡言修行工夫不過是初機入門事既入門須

求禪定定力既成自然有悟所謂慧也心華發

脉望卷三

主

現漸至六通劫外有安身處矣若年年歲歲只

說工夫何時方得超脫耶此乃修行首戒

攝心住一名爲安定灰心忘一名爲滅定悟心

真一名爲泰定

金剛經之降伏其心道德經之虛其心周易之

洗心其道一也

莊子養生主云指窮於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

譬若云指窮於油光傳也不知其盡也指窮於

生知傳也不知其盡也指卽指月之指薪有必
故易窮譬之生也有涯火無形故無盡譬之知
道無涯

前後際斷處一念不生時寂爾少時間無思心

正住此心住之時便是本體若佛心則湛然常

住矣以暫住之心習令漸上便是工夫

一念不起爲寂念起卽覺爲照寂照雙忘爲定

心華發明爲慧此圓通法門乃直超三界最上

脉望卷三

古

一乘之功用也

在胎爲身處世爲人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

辨香在口談論在手提携在足運奔徧現具該

沙界收攝在一微塵識者知是佛性不識喚作

精魂又云道性不卽此是不離此是精動靜語默是性之用非性之體

歸空口訣凡人大限到時四大分離何處安身

立命先要平日工夫純熟臨時放下萬緣絲毫

不掛一心內守若神離凡殼之時從泥丸宮太

極天門而出不可離了此宮若離了卽墜幽冥
矣無真心無真相若絲毫念起見諸相者不可
認之澄心定意堅守正念不得分毫有趨向無
去無來湛然圓滿如香烟而起直至太空白雲
深處撥不開吹不散一靈真性萬里如在目前
此乃真空也行如掣電坐若太虛日月爲鄰諸
星爲友火不能燒水不能溺任意縱橫去來無
碍獨露真空便是安身處也萬劫長存切不可

脉望卷三

五

思親念友但起一念卽墮人間一入胞胎永劫
難出慎哉此乃陰神指大限到而工夫未成者說所謂賢人之死曰復是也

大慧云臨命終時舊行熟路尚到不徹所謂始
學如何了得臨終之際凡有習念盡爲勝境現
前隨心所愛重處先受祇如今不作惡事當臨
終時亦無惡境若怕臨終倖狂不自由卽須如
今自由始得一一境法都無愛染亦莫依住知
解便是自由人如今是因臨終是果主堂云不知去處所知去處所知

以倖狂若知去處則不
倖狂矣此宗門命脉也

萬物生皆死元神死復生形死神不滅身異性
常存

金剛經三十二分乃梁昭明所敘非經本文當
刪如四果之上有須菩提極於如來之無所得
應前一切聖賢皆以無爲法而有差別此一篇
血脉也乃岐作莊嚴分甚謬詳經文有四復次
似當以此爲章法

脉望卷三

六

記夢詩云境中兩結僧伽轆執手授巾束華髮
彷彿形容問姓名覺來只見牕前月○靜中有
動動中玄淵默雷聲色頂邊四大不收渾似醉
那知身在四禪天

莊子曰敢問心齋仲尼曰若一志毋聽之以耳
而聽之以心毋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
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惟道集虛
虛者心齋也止於耳者局於相也止於符者滯

於塵也虛者不着根塵也語云六十耳順此之謂與聲入心通之訓淺淺乎其言之也

文子云上學以神聽中學以心聽下學以耳聽以耳聽者學在皮膚以心聽者學在肌肉以神聽者學在骨髓聽之不深即知之不明即不能盡其精即行之不成凡聽之理虚心清靜無思無慮日無忘視耳無苟聽尊精積神內意充盈既以得之必堅守之必長久之滿觀為充盈

脉望卷三

主

開福賢僧問如何是衲僧活計師曰耳裏種田

青華秘文王邦叔曰月照長江風浪息魚龍遁跡水天平箇中誰唱真僊予聲滿虛空萬籟清張子問曰是誰唱是誰聽荅以詩曰莫問誰莫問誰一聲高了一聲低阿誰唱阿誰聽橫豎大千說不盡先生有意度迷徒急撞靈臺安寶鏡鏡明澄徹萬緣空百萬絲條處處通斗轉星移人定後覺來紅日正當中又陰盡圖論云張子

一日坐於虛室形忘氣化倏然兩耳風生始如秋蟬鳴隔岸之翠柳終如開九天之簫韶韻

玉皇經云鈞天妙樂大洞經云檀熾鈞音

天門常開也地戶常閉也入之至根田出之至

帶神綿綿若存用之不既長能行之自然蟬蛻

煉念不怕念起惟患覺遲煉息心息相依息調

金丹覺速止速二妙相宜煉睡心靜息息歸根

謹閉我門靜掃我屋外事不入主人不出旋開

脉望卷三

主

調息乃初機之功凡人心念依着事物已久一旦離境不能自立雖暫能離未久復散亂所以用心息相依法拴繫此心由麤入細纔得此心離境得至無天無地無人無我境界更有何息可調此法最截徑最容易最無病與守丹田守中黃等不同可依而行也觀聲之理與此同一方便法門息之一字釋家謂之數息調息道家謂之踵息胎息儒家云瞬有存息有養息以喉者死息以

臍者生息以踵者僊

以古人切要一二語時自味之以發吾圓轉之機庶不至於死定所謂熏修密養而徹之者也切要語者如黃蘗曰莫於心上着一物大慧曰常令方寸虛豁豁地可師上冷冷自用了了常知清涼曰求之而不得棄之而不離真覺曰不離當處常湛然覓即知君不可見大慧曰分別不生虛明自照圭峰曰但以空寂爲自己勿認

脉學卷三

九

色身以靈知爲自心勿認妄念

金丹工用如蒸籠有上下格奕棋有先後着上不可置之於下先不可移之於後步步層層分分朗朗方是傳授若混沌朦朧終屬猜臆之言非實工也學者當自知之

各家丹經竅名雖多皆一貫而不可偏廢者靈臺者神舍也臍中謁者炁穴也腎中爐者精房也泥丸者移丹之所也中黃者合丹之地也太

中極者始而起火終而藏丹之處也顧人善用之耳

以照了智見五蘊皆空之後以總持力到一念不生之時智力和資久當自覺

事有前定之數人有前知之理凡已逞所作所爲而夜夢紛然重重見之此因也識神所爲謂之夢凡未來隔年隔月隔日之事而夜夢先兆後來一一見驗此境也元神所爲謂之照學者

脉學卷三

十

修行只保養此能照之本體久久徹天徹地光明遍照爲聖爲僊爲佛次之爲賢爲真人爲菩薩所謂窮理盡性至命盡心知性知天格物致知至誠前知胥此也豈奇怪恢偉之事耶今人如意之事則躍然而喜不如意之事則戚然而悲皆謂之日用不知

咸音以前太極以前無始以前三教之言一也所謂無極與先天是也

聲來耳裏萬念離去心中始而蟬鳴

莊子聞和見曉超老氏之希夷神靜心明契釋宗之定慧

過猶不及世間萬法得中為妙出世之法亦當

如是予觀四禪天此是佛境界而在三界之中

色界之內蓋色界既能超六欲之有染又不入

空之空不還得其中道乃是佛之行處也上為

無色界光音天在四禪中

脉望卷三

圭

三靜關入道之權輿四禪天入佛之境界

人之生也直孔子云質直而好義孟子云直養

而無害楞嚴經亦云三世諸佛皆以直心成等

正覺因地不直果招迂曲維摩經云直心是菩

薩淨土

啟手足之際有餘則戀不足則憾苟不知道二

者必居一焉

釋氏論十不善業身三殺盜婬也意三貪嗔痴

也口四妄綺兩惡也故能謹守十戒不為十惡

是謂實行雖不談禪說教皆必謂之善學佛矣

孔顏之四毋四勿皆禁止之詞久則自然併其

所禁止者而絕之矣

法性圓通無所不至教文中云須彌納芥子芥

子納須彌蓋言大無不包細無不入也譬如舍

識之靈流轉受生先為鯢鵬非隨其形而增大

後為蜣蟣非隨其形而减小本性元一不變易

脉望卷三

圭

而分洪纖也所以華嚴之義有云一微塵中包

涵法界以明一真之性本無分限區別矣中庸

所謂語大莫能載語小莫能破正同此意

列子云孔子能廢心而用形意謂對接世務止

用形迹而已其心則泊然不動也世間之法當

如此貫休寄仇師詩云舉世遭心使吾師獨使

心萬緣冥目盡一句不言深舉世之人被心所

役而仇師獨能制伏其心也出世之法當此

嚴經空生大覺中如海一漚發圓覺經云無
邊虛空覺所顯發蓋見空色皆不離覺性之中
又色空二法相對立名空相在覺性之中亦
為障礙故心經云空即是色言但有空相空即
是色色即為障礙矣

圭峰云以空寂為自體勿認色身以靈知為自
心勿認妄念妄念若起都不隨之即臨命終時
業不能繫雖有中陰所向自由天上人間隨意

脉望卷三

三

寄托注云此是一位若愛惡之念已泯即不受

分門之身我能易短為長易麓為妙注云此是

自在若微細流注一切寂滅惟圓覺大智朗然

獨存即隨機應現千百億身度有緣衆生名之

為佛注云此是三位雖有中陰所向是由此小

乘之事也即移居奪舍之流如圓澤此身雖異

性長存是也易短為長易麓為妙此大乘之事

也即得意生身之妙如達磨隻履翩翩西歸是

也圓覺大智百億應身此最上乘之用也即悲

智交融隨聲赴感如觀音身成三十二應入諸

國土是也脫去後事古今最難知者惟此三語

足以盡之或謂脫去歸空一脉全滅者此斷性

聲聞之陋則貢虛億繆以議佛道耳微細流注

金剛經四句偈者世尊度脫法界羣生之玄機

也若復有人一念不生萬緣透脫堂堂顯露正

脉望卷三

三

體昭然灑灑金波妙如滿月是為證到第一句

滿地一破觀空忽空起滅不停一截截斷孤迥

卓絕千聖不携是為證到第二句六根互用二

事雙融妙合一真心心出礙頂門具眼徹入重

關是為證到第三句天地以我為先萬物以我

為始真空寂照大佛為身出有入無圓通自在

是為妙入第四句乃曰離四句絕百非此大佛

最上一乘之妙若向一句滿得是人親面本來

面目堪與初學爲師又向二句洞徹是人打破
祖師關捩堪與久參爲師又向三句上竅入重
關無中生有則臨濟三玄雲門三句一時俱透
是人必能超乎造化器數死生之外又於四句
而竅入之此來去自由者也境界無盡受用無
盡妙用無盡佛法以第四句爲主衆生以四節
順行而入之方證大佛境界後世黃龍三關石
其峰第九十字圖悟舉一明三皆一脈
也以語句之句會之者相去萬里矣

脉望卷三

重

冥冥之中獨見曉焉尸居而龍見也無聲之中
獨聞和焉淵默而雷聲也修行之工孰能外此

先文肅公堂名見曉
樓名聞和志所業也

達摩首傳如來正脉端居長終塔於熊耳則偏
性寂然皆爲研空之歸可也胡爲翩翩隻履復
示以不斷滅何哉然則以一性全空言禪以死
後陰寂言佛謂之謗大般若何者如來正脉以
無相爲宗妙有爲用自宗言之則亘古亘今自

然無相自用言之則隨機普現妙應無方佛法
以大智文殊爲佛之空宗以主性以自行普賢
爲佛之妙用以主命體用交參空玄混合爲一
佛道此如來密意也華嚴大經始終具明斯義
以東方表命以西方表性雖尋常教意猶以滿
月界於東日輪觀於西卯中以月酉中以日參
而互也法華特爲命宗設故世尊放光照東方
世界而它方不與焉此可以默會一經之旨

脉望卷三

末

儒書云屏氣似不息佛書云反聞聞自性合而
觀之爲吾日用

圓覺經云不起於座便入涅槃者蓋言冥目冥
心一刹那頃靜卽安住聖境耳

老子云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次章載營魄抱
一諸解欠通唐玄宗云朕承聖訓覃思玄宗頃
改道德經載字爲哉仍屬上句又箕筆云功成
名遂身退天載之道悞置載字於下乃謄寫之

訛也又或人解老云道果成遂之時舊身視如糞土新成舊毀自然之理身且無用彼持盈揣銳金玉富貴皆為身謀也復何用哉退字乃蟬蛻之蛻若曰待功成名遂而後身退是教人以貪恐非老氏之本旨也

老子云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夫腑臟肢體百骸九竅名雖為人而實隔礙不相通用之不可並其倚以為用者乃其中虛耳如耳目口鼻

脉望卷三

主

是誰主之酸醎苦澁是誰辨之手足運動是誰使之萬化出入是誰司之如傀儡之有提挈大海之有沃焦能識此則無用之用明矣當場提

在握機人玄關者至妙之機關也

老子云有天下始以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天下始即無名天地之始天下母即有名萬物之母則身中有定處也益得其母即常無以觀妙知其子即常有以觀徼觀

微之後又當守母子母元不離也從有入無子還其母耳口鼻七竅也七竅內觀為七返連下二竅俱還為九還可補金火之論

莊子云真人之息以踵又曰嗜欲深者其天機淺觀後篇壺子云名實不入而機發於踵可見機即息也

心印經注云心凝曰神神靜曰性三者本一於動靜妙用間耳

脉望卷三

末

楞嚴注云心之與性乃體用互稱也心則從妙起月圓融照了如鏡之光故曰圓妙明心性則即明而妙凝然湛寂如鏡之體故曰寶明妙性解心性二字極分曉

又楞嚴註云緣塵分別之性則破云有還緣塵能見之性則示云不還如遍觀此會聖眾其目周視但如鏡中無別分析此即見精也第二月也即能見之性不還者也又如汝於識中次第

指此卽緣塵分別者也第二月固非眞月然
因捏目而成其實一體非若水月之端有二相
偏見精明元雖非妙精明心而此見元亦自妙
心而出中入含藏識極微細

始則五蘊皆空終則六根互用楞嚴之義盡此
二句寒時結水成冰暖時釋冰成水眾生迷時
結性成心悟時釋心成性故云妄認四大
爲自身相六塵
緣影爲自心相

寶顏堂訂正脉望卷之三終

脉望卷三

竟

寶顏堂訂正脉望卷之四

丹華洞主西蜀趙台鼎長玄著

華亭陳繼儒仲醇

繡水沈士龍汝納校

或問明心見性答曰心性本體也本體之寂而
能照爲明心心是鏡之光處本體之照而自寂
爲見性性是鏡之含光處與前楞嚴註義同

身有生滅而見無生滅其說在波斯匿之過河

脉望卷四

也聲有生滅而聞無生滅其說在羅睺羅之擊
鐘也

胡來胡見漢來漢現不來不現而鏡之體常明
也六扣大鳴小扣小鳴不扣不鳴而鐘之聲常

存也鐘響聞鐘杵響聞杵不響不聞而耳之性

常在也其說在保唐無住與杜公鴻漸鷗鳴問

答也

或問格物致知曰一部楞嚴經盡之矣姑舉一

二語如澄濁水貯於淨器靜深不動沙土自沉
清水現前名爲初伏客塵煩惱去泥純水名爲
永斷根本無明非格物乎見聞覺知不能分隔
成一清淨圓融寶覺非知致乎儒曰物格知致
釋曰轉識爲智

易曰復則無妄矣故受之以無妄楞嚴經云妙
明離諸名相本來無有世界衆生因妄有生
因生有滅滅妄名眞蓋妄情復性性乃眞源
脉望卷四

自然無妄矣

眞人至理留在邇言如云將息蓋呼吸出入由
吾掌握謂之將人能將其息而不散亂則命根
固矣又云出心蓋浮游雜念不繫肉團謂之出
心能出其心而不藏種則意根淨矣二根得理
何道不成

赤子頂門未合能通宿命純一無念頂門既合
神附肉團心中念想無窮久而衰矣修行工用

離心妄念煉神還虛所以復赤子之本體自然
六根脫粘六通廓徹

未生以前無相有覺爲性有生之後息煖識三
和合爲命

得道超生滅生滅有三世界之成壞也四大之
生死也一念之動靜也皆爲生滅

老子云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人以氣爲根
精爲蒂如樹根不深則拔果蒂不堅則落言能
脉望卷四

深藏氣固守精無所泄漏乃長久之道

金剛經住心降伏其心之說能降則妄心不起
能住則眞心自存

初機之士若得禪定其力最勝執身不動執心
不起內觀正念如猷如魔假定也忘身忘心明
明明朗如升太虛如涉重淵眞定也由假入眞
此是禪定工用

有禪無戒情欲未斷汝憐我愛難免轉頭銀入

鉛中銷一遍耗一遍人入輪中來一回低一回
智人須作不來活計

修行工用始則三無漏戒定慧也末則三自在
受生變易究竟也

予卯時在京見諸名公與先公講學窗隙窺之
儒佛老莊玄詮名理哄然盈堂心竊有未滿先
公退而問汝聞適聞之論知味否不敢答強而
後對曰諸公皆撐持世界之人上則為伊傅周
脉望卷四

召顏曾思孟下則為韓范富歐濂洛關閩轉頭
來如曾子為王曾季路為韓滉王通為范仲淹
之類皆為名世計世間若無此等人則當悉化
為鬼昧矣至於超然出世最上一乘之事恐未
敢許先公默然良久曰汝勿亂言退語先母甚
以為奇乃予則中年汨沒今老而無聞真悟中
迷人也惜哉

老子云出生超脫于形骸之外則生入死迷戀于形骸之內則死

之徒十有三世人三分為率死之徒十有三

有一分全趨于死民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本欲趨

輒入于夫何故單承民以其生生之厚厚生者

死所傷生為其入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

軍不被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

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忘生者乃可

出而不入也故曰養神神上養形次之又云証

得法身何患色身不妙善攝生者惟十有一也

人有召命之命楞嚴經所謂汝體先因父母想

脉望卷四

生是也有受命之命楞嚴經所謂若汝無想則

不能來想中傳命是也陰言冥通總為妄想惟

圓覺大智朗然獨存無相有覺諸類不召不着

四大六根所謂威音以前自己法身

心印經默朝上帝註云自己三清何勞上望自

已老君何須別覓知而鍊之是謂聖人李旼思

瘡見張乖崖公公曰病中得移心法否但秉此

心如對君父久之自愈移心之語奇哉人能專

心致志常觀正念如捕鼠之猫如拒狗之龜久
之自然五蘊皆空一眞獨露矣常觀正念四字
是離心妄念乃

眞實
二夫

東坡詩此生有味在三餘董遇云冬者歲之餘
夜者日之餘陰晦時之餘皆爲閒暇無事之時
可以進學寧越問其友何爲而可以免耕稼之
苦曰莫如學學三十年則可以免越請用十五
年人休吾不休人臥吾不臥學十五歲而周威
脉望卷四

六

公師之觀董越二子之言其學勤苦如此吾人
修行可不日夜思所以法之也哉

夏止軒曰君子有三惜此生不學一可惜此日
閒過二可惜此身一敗三可惜夫君子所以貴
者在于知學而已易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
孔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皆欲人之勤
於學也觀于止軒三可惜之言可不深省哉
修身之事不外四字絕慾除想而已絕慾則有

鉛汞藥材除想則有眞土和合故詩云畫蛇添
足漫修身始覺從前錯用心慾絕想除無別事
虛心實腹義俱深

劬耕堂志云趙子固向伯升錢塘二佳士其先
中原人靖康南渡各有中原田產契書一兩籠
日望恢復憑之以復故業至今七十年藏契待
時竟成無用金銀珠玉既不可保置產有契可
保矣而亦無用以是知佛說萬法皆空之理爲
脉望卷四

七

長也

秋聲賦云奈何思其力之所不及憂其智之所
不能宜其渥然丹者爲稿木黧然黑者爲星星
此士大夫之通患也予嘗有多思多憂之患方
壯遽老方老遽衰坐此故耶

黃魯直作食時五觀其言深切矣予嘗入寺見
僧持戒者每食先淡飯三口第一知飯之正味
言其無五味之雜也第二思飲食之從來第三

思農夫之艱苦此則五觀中已脩其義

孟子養氣章而勿正心古說既不通伊川以而勿正爲一句心勿忘作一句亦不通愚意正心二字元是忘字傳寫失真以一字分爲二字耳蓋養浩然之氣必當有事而勿忘既勿忘又當勿助長可也疊下勿忘乃文法也

有無得失循環之理自無生有有復歸無方其有時無理已具有而復無乃還其初是以識者脈望卷四

深悟此理於得之之時知其必有失於失之之時思其元未嘗得則胸次了無喜戚豈不泰然矣乎

人於無事時常作病想一切名利之心自然掃去

東垣論云王閉藏者腎也司疎泄者肝也二臟皆有相火而其系上屬於心心者君火也爲物所感則易動心動則相火亦動精自走失相火

翁然而起雖不交合亦暗流而疎泄矣所以聖賢教人收心養性又云心死神活

性相近習相遠是說人生無始以來習氣不是指人生以後習於善習於惡而言楞嚴經云陀那微細識習氣成暴流所謂無始劫來生本死孟子言求放心邵子曰心貴能放李延平曰若欲盡此學須是盡放棄平日習氣貪着釋訓有放下着之語蓋能放下卽收來也

脈望卷四

九

唐李渤問歸宗曰芥子納須彌恐無是理荅曰人言學士讀萬卷書是否渤曰然曰是心如柳大萬卷書從何處著王荊公曰巫醫之所知瞽史之所業載車必百輛獨以方寸攝卽歸宗之意故曰放之彌六合卷之藏於密

南華經云無勞爾形無捭爾精乃可長生未聞有御女之術也誰生厲階至今爲梗故葛稚川以爲冰杯盛湯羽苞畜火陶隱君以爲抱玉赴

火李玉谿稱為地獄種子以其害人而終亦自害其身也

研幾錄云學問全在精神精神不足未有能立者蓋精神者二五之萃人之本德之興也二氏合下愛養完固其學易明易成吾儒獨忽此欠講明也

伊川渡涪風浪大作舟人失色伊川正襟端坐神色泰然及岸有樵夫問曰公是達後如此是脉望卷四

舍後如此知此可以言生死之際矣予嘗有語云若要臨時不徇狂須是平時有主張平時是達臨時是舍

經云生我者神殺我者心又云衆生迷時結性為心悟時釋心為性莊云賊莫大乎德有心而心有眼為殺為結為賊心之害大矣

孟子聞鼓瑟而知其有貪心者因見狸捕鼠也紫室聞彈琴而知其有殺心者因見蝦捕蟬也

意動於心而音形於手可不畏哉

楞嚴八還圓覺四歸二十五定輪二十五圓通其理一也

二六時中不須更離或坐或臥冥目冥心直入清微妙音之境界靈響清徹聞和達聰凝聽精專息念俱住此性工也一陽動時不拘坐臥身心俱寂目視心心生意意採鉛但覺氣息在丹田中往來微達於鼻自然鉛汞相投名為胎息脉望卷四

非虛極靜篤不能到此命工也迭用精進殊勝第一觀聲胎息

蛻螂轉丸丸中空處一點虛白乃是蛻螂精神

會聚處但假糞丸為之地耳虛白成形而蛻螂

化去心死神活所謂脫胎也此是無中生有之

玄機先天心法也若不達此機竅只去後天渣

滓上求造化可謂愚矣

黑中取白為丹母

一點靈光在太虛只因念起結成軀若能放下

回光照伏舊清虛一物無

父母未生前與母共相連晝夜母呼吸往來通我玄十月在母胎能動不能言無中生有象虛靈徹洞天剪下臍帶帶一滴落根源性命歸真土何處覓先天迷失再來路輪迴苦無邊得遇真師訣指破妙中玄時時拴意馬刻刻鎖心猿都來二十句通道又通禪

右青牛百字碑

儒者論學多在言詮知解上作活計安得不落

脉望卷四

主

言詮解脫知見者而與之議道哉

受生之初命根立於腎間脫胎之始真息寄於臍下及其長也斧斤其根息者莫甚於色心宜首戒也佐惡莫雄於酒宜痛絕也百病莫長於怒宜潛消也數有乘除財無多畜也纔涉意料便屬妄想宜斷妄也心一係縛即屬煩惱宜去煩也

或云一日十二時精神志意皆要有安頓處若

曰一日十二時精神志意不要有安頓處不有安頓處方能坐忘乃是真安頓

金關玉鎖訣云假令魔君來時急須准備三千強兵訣曰三千疏真功強兵者為其氣也有來無去千息數積其氣在丹田不散只教煖不教冷自結胎僊為妙法也真功圓滿永得安樂長生一切修行之人臨有難之日小心准備

按命之訣此神屬陽

脉望卷四

主

以法象言之謂金又名銀鑛不壞之物乃自己本來面目是謂性此性屬陰以法象言之謂之性其性神而有神返此兩物相須而生我之形云為作止皆此物也寄種兩腎之間為我之根本名曰藥祖丹基日用妙化之氣從此發生其炁從子時發生名曰陽火則我之根本隨炁而升如車載物車行則物隨往矣此發生之炁若有機關而拘入中宮則日益以壯不致衰疲若任其自

然則隨日用而耗竭以致老死也 詩曰靈臺

皎潔似冰壺只許元神裡面居若向此間留一
物平生便是不清虛 腎中根也神室蒂也結
胎成果須要根相連呼至於根吸至於蒂根蒂
相連乃久視長生之道非呼吸爲真要乃絕呼
吸爲真要 詩曰閉定天厨只一呼兩條精氣

透蓬壺自然龍虎頻交垢付與男兒大丈夫

火者乃神凝氣住呼吸俱無六脉歸根三宮炁

脈望卷四

五

滿上髓海中神室下丹田上不透中不動下不
漏如是日月停景璇璣不行晝夜如一純粹無
雜以成眞陽之境還丹始和若固濟不密金炁
走失丹之難造以此乃祕密之言凡坐之訣踞
跌升身垂簾塞兌神凝息定下提上吸二炁交
合熏蒸四大上十二重樓眞津滿口以炁送之
意歸元宮既住吸提微微開兌繼復如前以多
爲度過費力則止

日中拂榻關窗坐夜後垂簾開眼眠

古德云幻身四大既滅眞空四大常存經云清
淨本然週遍法界還有知覺否曰視之不得見
聽之不得聞妙哉三洞響寥寥何鈴鈴又曰既
有音響鈴鈴豈得謂之眞空也答咄哉木石何
足言道哉詎識聖人之機也

耳鼻皆不能動眼口皆可開關惟天人目不瞬
而至人口無所食聖賢言不妄發蓋眼口能動

脈望卷四

五

尤貴於無動善修身者尤當留意於眼口

華陽真人曰子時肺之精華併在腎中號曰金
晶晶者金水未分肺腎之氣合而爲一當時用
法自尾閭穴下開搬至夾脊中關自中關搬至
玉京上關節次開關以後一撞三關直入泥丸
三關者海波對大骨節爲尾閭下關腰內兩腎
對夾脊爲中關一名雙關左右兩肩正中於胸
項下會處高骨節爲玉枕上關此爲上中下三

關也誰有玉枕難上須要舌抵

詩曰 肘後

金品次節般存身偃仰過三關學人能悟玄微

理返老還童自不難 坎卦陽生正當子時非

始非終艮卦腎氣交肝氣未交之前靜中披衣

握固正坐盤膝蹲下肚腹須更起身前出胸而

微偃頭於後以閉夾脊雙關肘後微扇一二伸

腰自尾閭穴如火相似自腰而起擁至夾脊放

氣上關仍仰面腦後緊掩以閉上關慎勿開之

脈望卷四

七

即覺氣極壯熱方漸次放氣入頂以補泥丸髓

海 詩曰 三易三女俯仰闔關節次升躡過

關母急 俯身則腎自相合而氣聚仰則腎離

氣散透過尾閭以入於腦不可一日便到也須

是節次升躡故曰過關母忘者急則腎陽入頂

令上壅目變反成疾也能入泥丸自然不老

渡河吟云渡河人休輕過常常提起救命索雙

眼觀着定盤針兩手把着行船舵任它白浪黑

風吹篙工倚定桅竿坐莫要慌莫要惰待它浪
靜水天平齊登彼岸人安樂

目觀耳聽鼻息口氣大小便俱從前降順也反

觀內聽納息絨舌返精煉便俱從後升逆也人

人皆順能逆者有幾易曰艮其背其義玄矣

煖息識三和合爲命神爲性神一去則三者俱

無而四大六根爲無用之物矣

色聲香味之不住受想行識之皆空咸音以前

脈望卷四

七

法身也意必固我之皆無喜怒哀樂之未發太

極以前本體也二教之旨曷嘗異哉

儒教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等順也玄教含眼

光抑鼻息絨舌意等逆也釋教不住色聲相等

併逆順而俱忘之

老子曰雖智大迷是謂要妙司馬子微曰慧而

不用實智若愚人之根性太利知見太多聰明

太露不能收斂翕聚返朴還淳也蓋精神愈泄

機愈深是非愈明純白愈傷而去道愈遠孔子曰吾有知乎哉顏子之愚曾子之魯乃孔子家法

列子云廢心而用形莊子云賊莫大乎德有心而心有眼關尹子云萬物之來對之以性而不對之以心及觀正心洗心盡心之說則心之去性遠矣淵明詩形迹憑化往靈府長獨閒

讀書貴有眼如道惠經則有無二字是眼楞嚴經則心目二字是眼心經則觀照二字是眼之類

未

無瑕師答伯牛師捧喝偈云亦在亦非在真人超天外執杖打空車枉費辱四大

羅之得鳥止於一目然須以衆目而後成羅人之踐地止於容足然恃其不蹶而後能踐故念念相續熏修陶鍊加其定力乃至最後一念之悟豁然得其本心經云理則頓悟乘悟併銷事

升進除因次第盡

大地定位而易行乎其中者天地者吾身之天地也易行者吾身之易行也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是形滅而神無所附也易不可見乾坤或幾乎息是神去而形亦滅也易者其吾身之生理乎其天地之根乎易者呼吸也真息也非口鼻之呼吸也故曰日出月入呼吸存皆在心內運天經

脉望卷四

九

嘗見觀梅斷影術者曰但有所見即便道纔入思惟便不靈斯言雖小可以喻道況正法而可以思慮求耶經云不可思議功德機語云擬之即差

靈空爲體事物爲用目睛不瞬邪不能動此持正念之法也不如此難得正定

戒弘以前學士大夫不講性命而士風民俗卓然淳古嘉隆以後性命之說大行而人心風俗

遠不逮之因思孔孟老莊生於周末四祖七真
出於魏元抑聖賢之出世固將以救世也耶
輔談云欲知時辰陰陽常別以鼻鼻中氣陽時
在左陰時在右亥子之交兩鼻俱通丹家所謂
玉洞雙開也三極筌蹄云刻漏以身推測神定
氣和則內外符合神昏氣躁則時晷差互如子
時左通丑時右通十時亦然亥子中間寅卯中
間巳午中間申酉中間陰陽俱通乃甲庚丙壬
脉望卷四

之要也

修持之士隨天罡所指之方而居之正月建寅
二月建卯三月建辰隨月順行數至當直之月
就於月上加戌數至當直之時就於時上數貪
巨祿文廉武破值破即天罡所在之方身在對
宮乃吉也所謂罡星指丑其身未所指者吉
所在者凶凡一切行事鬼神莫測如五月午時
數至寅上即午時天罡在申寅

爲鬼戶謂之罡
塞鬼戶之類訣

曰每月常在戌逢時數七星又曰罡輪掌上知
所建所指之方竅運胸中明日吉曰凶之向今
方士罡法所傳多訛矣 內天罡 每日寅罡
在肺經卯時流入大腹濱辰胃巳脾午心上未
卯却入小腸行戌在胞絡三焦亥申屬膀胱酉
腎精子膽丑肝循環轉晝夜周流十二榮
巳午二時絕思慮收心腎則龍虎自交此靈寶
畢法正傳

脉望卷四

五

世人迷惑者多開悟者少我能勸道臨機有悟
隻字皆師故云一句染神萬劫不朽

艸木子云形之所以生也必資於精氣血精之
榮以鬚氣之榮以眉血之榮以髮形之所以立
也必資於筋骨肉骨之餘也齒筋之餘也爪肉
之餘也耳

邵子形統於首神統於目氣通於腎

動物本諸天所以頭順天而呼吸以氣植物本

諸地所以根順地而升降以津故動物取氣於天而乘載以地植物取津於地而生養以天素問曰出入廢則神機化滅升降廢則氣立孤危無不出入無不升降器有小大數有遠近蓋謂此也

素問又曰根於內者命曰神機神去則機息根於外者命曰氣立氣止則化滅故植物去皮則死氣在外也動物傷內則死神在中也

脈望卷四

圭

楞嚴經以胎卵濕化推萬物之生生又以有無色想推萬類之情識蓋有色是有牝牡之屬鳩鵲是也無色是無雌雄之屬螺蚌是也有想是為蠶為蛾時也無想是為蛎為蟻時也非有色想非無色想此物又極微極細其情識在於恍惚渺茫之間如人身之積虫似卵白似血片似動非動似生非生之屬是也佛氏論說生類可謂窮深極微矣鬼神亦在非有非無之內

不聞聞聞不聞聞聞不聞不聞不聞聞從真起應聞不聞攝應歸真聞聞感而遂通不聞不聞湛然常寂

以上二段可作楞嚴補註

艸不一莖之細一核之微其色香葩葉相傳而生也經千年而不變其根幹有生死其神之傳也未嘗死也善乎莊生曰火傳也不知其盡也世間小虫如一絲半粟之細以至目不可辨者其手足頭目動靜食息避就噓吸無不具足此

脈望卷四

圭

可以見天命之流行無一之或遺無微之不入形有大小而性無大小

人肖天地養生之理取法天地焉蓋南北之極所以定子午之位層家因二極而立赤道所以定卯酉之位北極爪之蒂也南極爪之攢花處也赤道爪之腰圍也正當天之潤處指南針所以通二極之氣也

風雨雲霧雷天之用也噓噓吹呵呼人

也

天人一理也但有小大之差耳

牛雖有耳而聽以鼻龜雖有鼻而息以耳凡言龜息者當以耳言也水虫不瞑土虫不息

人有三等有迷中迷人有迷中悟人有悟中迷

人

知者心之神明寂而常覺照而常定非不動不

靜也先文肅公云成化以前良知二字在異致正德以後良知之說歸我宗

孔門傳道以仁大學言道以善中庸原道以性

脈望卷四

五

者理之實元者善之長一者數之始中者物

之心極者理之至皆聖賢論道之極則也

佛氏謂一切衆生種種幻化皆生圓覺妙心譬

如從空而有幻華幻華雖滅空性不壞此東坡

言性之本旨也

物之有形有聲者人畜也有聲無形者雷霆也

有形無聲者木石也無形無聲體物而不可遺

者學者所當思也程子曰鬼神於若有若無之

謂道得去則知之矣邵子曰鬼者人之也

儒佛言性之旨譬之明珠均為蚌產也儒謂珠

由內出生於蚌胎佛謂珠由外入寄在蚌胎南

海中秋有月則蚌胎生珠無則否也

莊子哀莫大於心死而形死次之誦之令人有

生意

五龍蟄法不拘日間夜靜或一陽來復之時叩

齒三十六通逐一喚集身中諸神然後鬆衣寬

脈望卷四

五

帶而側臥之訣在閉兌目半垂舌抵上腭並膝

收一足十指如鈞陰陽歸竅是外日月交光也

然後一手搯子訣指生門一手握劍訣曲肱而

枕之以眼對鼻鼻對生門開天門閉地戶心目

內觀坎離會合是內日月交精也如鹿之運督

鶴之養胎龜之喘息妙在虛靜吾心勿為一毫

念慮所擾綿綿呼吸默然行持靈明中嘗以真

意宰之以至於惺靜篤

修行之士不執於打坐經行敵魔戰睡不泥于
開開展竅苦已勞形祇是曲肱而枕妙在真息
存于至中一切妄念起即照除寂定此心常靈
常明心依於息息依於心不曰睡不曰不睡睡
與不睡常要惺惺至於虛極靜篤之際亥末子
初之間藥生時俾壬督之脉不運而自轉臟
腑之神不召而自集開竅之氣不引而自通坎
離之精不感而自合變昏睡之魔而為至神返

脉聖卷四

宋

呼吸之氣而為真息到此地位自然神凝氣穴
結成真胎身外有身隱顯莫測

以氣攝精謂之藥以心煉念謂之火採藥元容
易烹煎亦不難心頭無一事真火透三關

鴻濛開竅謂之橐真息進來謂之籥呼則以為
橐吸則以為籥陰陽升降機口鼻皆是錯

人有數等上之當了達生死證無上菩提如達
摩盧能次之當飛神玉京後天地老如赤松羨

門次之當一丘一壑栖神養和以終其天
司馬子微下之當垂空言以自見齒於不朽如
左丘明太史公最下與世浮沉而取榮名蚊睫
蝸角以為國土朝霞秋露以為事業生無一日
之懽死無百年之譽

一氣萬物之母也一靈天地之始也

邊鐫為謝靈運後身故小字康樂范純夫為鄧
禹後身故名祖禹張平子後身為蔡伯喈鄒陽

脉聖卷四

宋

後身為蘇東坡故錢濟明祭東坡文云降鄒陽
於十三世天豈偶然繼孟軻於五百年吾無間
也之句出自元祐初劉貢甫夢如黃帝時為火
師周朝為柱下史同一老聃也

萬般諸文字即與藏經同安在不淨處報作廁
中虫王文正公父見破舊文集必皆整緝片言
隻字不敢妄棄一夕夢孔子曰汝敬吾言遺曾
子為汝子因名曾

楊慈湖夫子言性與天道論聞之固所以不聞
不聞乃所以真聞又云可以知則可以聞不可
以知則不可以聞又云鑑之虛明本無一物塵
或汨之則鑑非真鑑性天之真本無一物又有
聞焉更加一物矣此卽曹溪本來無一物之意
又云夫子一身皆性與天道何待於言
明道曰吾觀釋氏事事是句句合只是不同胡
文定以語其子五峰問曰旣云是且合又云不
合聖卷四

同何也曰於此有見吾當許汝永嘉薛玉成曰
周子二程張橫渠楊薛游胡晦菴南軒學道之
初皆出入老釋百氏然後有見也

丹華洞王西蜀趙台鼎長玄著

華亭陳繼儒仲醇校

繡水沈元昌鴻生校

釋氏以世界爲空華以有爲生死爲幻泡則躁
心競心鄙吝之心雖未盡去亦可暫消柳子曰
退之病吾與浮屠遊予與之遊者非能通其言
也凡爲其道者不愛官不爭能樂山水而嗜安
脉聖卷五

開吾病世之逐逐然惟印組是務以相軋也則
捨是其奚從
晁無咎曰好名好利均爲失德好名者猶有所
畏好利者無所不爲薛季宣曰好名特爲學問
之累人主誠得人人好名義何向不濟
慕容農曰尊不迫人於險富人危極之時其操
縱之勢在我此寬一分則彼受一分之惠若扼
之不恕控之不已鳥窮則攫獸窮則搏反噬之

將不可救

東節病伊川訪之先生舉兩手示之曰眼前路徑放寬若窄則自無着身處如何使人行先生垂沒外面人言皆聽得伊川曰此只是心無念慮不昏耳釋氏知死生只一箇不動心燭理明白見之

洞賓語沈東老死知所性則神知所往此古人第一最上極則處公所鍾愛者子也治命時勿脉望卷五

見之謹勿興懷恐失其性

楊吉諫議愛韓非一語土木偶人耳鼻欲大口目欲小蓋耳鼻先大則可小口目先小則可大若耳鼻先小口目先大人或非之則不可爲矣諫義以爲凡百欲留後着不爲一切之政耳玄牝者是命家第一節工夫莊云真人之息以踵契云真人潛深淵浮游守規中陳虛白云當於真息中求之即神氣交結之際陰陽往來之

若不見性玄牝雖立不能久也大修行入塵緣不染廓然大空至神氣凝結處即玄牝立也其中造化妙不可言豈以後天積聚作爲處爲玄牝哉

八卦中六卦主動惟坤艮地山屹然安靜學道之人良與謙卦爲第一義

持守正念之法如執玉如捧盈如收蜂戰戰兢兢輕移緩步惟恐失墜故文子曰既得已之必脉望卷五

堅守之必長久之

睡覺眼猶昏無思心正任前後際斷處一念不生時此是定境

演論語解火必有光心必有思聖人無思非無思也外無物內無我物我既盡心全而不亂物至而知可否可者作不可者止因其自然而吾未嘗思未嘗爲所謂無思無爲也如使頭然不動與木石爲偶則亦何以通天下之故哉袁

叔曰非木非石無思無爲禪家去昏散病絕
而坑蓋昏與斷則如木如石矣散與常則妄
思妄爲矣

內德已性當如紀渚之養鷄外順物性當如顏
闔之養虎

洪容齋乾坤之下六卦皆有坎乃聖人防患備
險之意予謂屯蒙未出險者也訟師方履險者
也戒之宜矣若夫需者安樂之象比者親附之

脉望卷五

四

象乃亦有險焉蓋斧斤鳩毒多往於衽席杯觴
之間詡詡笑語未必非關弓下石者也於此二
卦尤加謹焉

道藏蝶交則粉退蜂交則黃退故詞云蝶粉蜂
黃渾退了司空圖詩云昨日流鶯今日蟬起來
又是夕陽天六龍飛轡長相窘更恐乘危自着
鞭楊誠齋戲色者云閻羅未曾相喚子乃自求
押到何也

物之有成必有壞譬如人之有生必有死國之
有興必有亡也雖知其然而君子之養身也凡
可以久生而緩死者無不用其治國也凡可以
存存而救亡者無不爲至於不可奈何而後安
之此謂知命

陶淵明神釋形散詩曰大鈞無私力萬物自森
著人爲三才中豈不以我故我神自謂也人與
天地並立而爲三才以此心之神也豈塊然血

脉望卷五

五

肉哉末云縱須大化中不喜亦不惧應盡便須
盡無復獨多慮乃是不以死生禍福動其心泰
然委順養神之道也

初習名止成就曰定俱名爲湛
游誠之常言易有太極而周子加以無極何也
試即吾心論之方其寂然無思萬善未發是無
極也雖云未發而此心昭然靈昭昭昧是太極
也聞者服其簡明

尚由不受堯之天下述之逆旅人疑其竊皮冠
伯夷叔齊適周周使叔且往見之曰加富二等
就官一列血牲而盟之二子相視而笑此雖寓
言然人之識見高遠奚啻九牛一毛昔張忠定
在蜀有術士上謁善煖公即市禾百兩俾煖一
火而成公命工作一香爐充大慈寺公用以酒
榼遺術者而謝絕之

居市朝軒冕時要山林蓑笠之念常狂乃爲勝
脉望卷五

六

耳陶淵明赴叅軍詩望雲慙高鳥臨水愧遊魚
真想初在心誰爲形迹拘王荆公拜相詩霜松
雪竹鍾山寺投老歸歟寄此生山谷云珮玉而
心若稿木立朝而意在東山亦此意

歐陽公問一僧曰古之高僧有去來翛然者何
今世之解也僧曰古人念念在定慧臨終安得
而亂今人念念在散亂臨終安得而定劉子澄
朱文公高弟病革周益公曰子澄澄其慮閉目

微視云無慮何澄言訖而逝以爲觀之知無慮
何澄已展轉生慮矣雖然病革能然亦豈易
伊川見學者靜坐便嘆息善學子謂有外若靜
而中未免膠擾者正所謂坐馳也嘗聞南岳有
住山僧每夜必秉燭造檀林僧坐者數百人或
拈竹簞痛打之或袖中出餅果置其前蓋有以
窺其中之靜不靜而爲是勸懲也

書云思曰庸庸作聖楊子云神心恍惚經緯萬
脉望卷五

七

方孔叢子云心之精神是謂聖管子云思之思
之又重思之鬼神將與通之精誠之至也邵子
云天向一中分造化人從心上起經綸易言何
思何慮何也蓋始於思終於無思非不思也不
待思也此不識不知而順帝則從心所欲而不
踰矩庖丁之解牛輪扁之斲輪庖丁之承蜩豈
更待於思耶

莊子養生主前可以盡年末火傳也不知其盡

也二盡字相應可見形有盡而神無盡死生之理如是有心於延年而貪生者非也以爲死則氣散而盡者亦非也張子曰聚亦吾體散亦吾體知死之不可亡者可以言性

白樂天蘇東坡善談名理而不斷酒色予竟不知其何說也

天台賦云悟遣有之不盡覺涉無之有間泯色空以合一忽即有而得玄釋二名之同出消一

脉望卷五

無於三幡恣語樂以終日等寂默於不言渾萬象以冥觀凡同體於自然豈徒文人之詞哉

善解牛者目無全牛而遊刃於間善養生者目無全形而遊心於初牧馬者去其害牧羊者鞭

其後

老子冲氣以爲和莊子純氣之守孟子善養浩然之氣其道一也孟子又言夜氣則直指氣之生機乃和之守之養之之端更真切矣

人之氣聚則生散則死盛則壯憊則衰通則暢壅則癰和則平戾則病故曰氣是添年藥意行則氣行意止則氣止故曰心爲使氣神心即意也然意之使氣莫非元神主之故曰要知行氣王行氣即使氣也譬之於燈氣則油也意則州也神則火也譬之於弩氣猶箭也意猶機也神猶手也譬之於國氣猶卒也意即將也神即君也故曰試看當場提傀儡抽提原是裡頭人

脉望卷五

九

一日無常到方知夢裡人萬般將不去惟有業隨身

老子吾遊心於物之初後世道書因氣託初金來歸性初生身受氣初之說皆本於此陶淵明云真想初在心誰爲形迹拘初之義玄矣哉忍是定力意有事忍有氣忍在禪中則有法忍安住是道名之爲忍

腹中有寶休求道心內無思莫問禪

虛心實腹

莊休七日而混沌死七聖皆迷無所問途

指耳目鼻

口也亦指上篇文字也

道引宴息外慎起居之調清淨恬愉內銷冰炭之結庶免單豹張毅之傷亦可以盡年之道

子卯季遊費舍諸老儒劇談某也解省某也魁南宮某也及第籍籍賞嘆云吾儒事業盡於此矣予哂其陋因舉鄒汝愚詩云龍泉山下小書生偶竊三巴第一名世上許多難了事鄉人何脉望卷五

十

用大相驚衆皆默然觀汝愚立朝氣節果符其言第世外事亦有許多難了者非知勇果敢之列未審鄒君知否

禪家有白骨觀謂靜坐澄慮存想自身血肉朽壞惟存白骨與吾相離自一尺以盡尋丈要見形神元不相屬則自然超脫莊子云嗟乎夫造物者將以予爲此拘拘也故曰移心移神安住妙境栖心聖境皆是形神超脫之意葉水心云

見性命真處如水中鹽味非有非無旨哉

龜配危星五行水應入左腎生根始蛇配虛心水中火應入右腎能關鎖故玄帝有龜蛇蟠結之象

服食大丹聚三元之秀氣攝萬有之英靈藥物得日月精華火候合四時寒暑逆旋造化煉成金液乃先天至陽之精無質生質名曰還丹次第大畧先取白金次攢五行三反黃金四分清脉望卷五

十

濁清者安爐立鼎運行水火胎完丹就服之成僊夫白金者乃黑鉛中之精而飛揚難制鉛中五彩光華皆白金之顯露但不能使之住世耳秘在聖石先有真傳然後設混元之鼎聖灰之池騰倒精英火候合陰陽周天之數開爐准卦象爻符之規鉛中黃氣上升黑水下注中間皎然獨露獻彩呈祥自然住世不變謂之住世鉛精又名白金坤母大丹之基始立基址既立氣

作本全又有攢簇五行之法鉛中具有五色之
物曰震火曰兌金曰眞火曰眞水皆有法度以
最攝之名曰四象然後各依次第與坤母相交
會於中宮則五行之氣歸乎一矣五行歸一之
後方反黃金而分清濁蓋鉛中本有陰陽二氣
眞鉛眞汞也白金鍊就一氣成眞然後化牡
雌雄互伏則姤女不飛騰而乾坤合體故
第四九之鉛運九池之火其中現出三元花候
脈望卷五

種種祥光次第有訣進退有時文武火足氣得
半斤神異玄靈難窮妙象乾坤二八合體一斤
鼎器既成凡鉛不用然後照分清濁無質生靈
黃芽出世取清虛之氣以爲金丹之根清濁既
分之後方議安爐立鼎運行火候而成金丹故
曰非金非石亦金亦石又曰朱砂父水銀母先
天水玄元火石函記聖石指玄篇云住世鉛精
五行至七十二石之父母煉土英靈採得來傾

下先須去陰土鉛砂搗成如土塊六一固濟相
護愛用火煅煉一晝夜火滅烟消土化灰騰鉛
倒製入灰池火發鉛鎔化神水神水元因出白
金先取白金爲鼎器白金元是水銀胎返本還
源水銀製水銀便是長生藥不是凡間水銀作
朱雀炎空飛下來摧折羽毛頭與角水銀緣此
不能飛鍊作金丹爲大藥此一段乃先取白金
之說也聊述大略以俟智者

脈望卷五

主

一切導引以閉息爲主一切修養以斷欲爲主
息不閉則氣不聚雖導引而何益欲不斷則精
不住雖修養而無功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
心者世間及出世間萬法總相其別有五
一肉
團心狀如蕉蕾生色身中係無情攝二緣慮心
狀如野燒忽生忽滅係妄想攝三集起心狀如
艸子埋伏識田係習氣攝四賴耶心狀如良田
納種無厭係無明攝五眞如心狀同虚空廓彼

法界係寂照攝

列子純是禪語曾叔孫氏曰孔丘能廢心而用形陳大夫曰吾國有亢倉子能以耳視而目聽魯侯問之亢倉子曰我能視聽不用耳目非能易耳目之用又云我體合於心心合於氣氣合於神神合於無其介然之有唯然之音雖遠在八荒之外近在眉睫之間來于我者我必知之曰我云釋氏以音為觀音果大慧語錄普說有脉望卷五

南

入定觀音讚自註曰世間種種音聲相象以耳聽非目觀惟此大士眼能觀如何得眼目諦觀為佛事至這裏便轉了於眼境界無所取眼界既取不得等亦耳鼻舌身意亦然善哉心洞十方空六根互顯如是義觀音以眼聞普賢以心聞即是互顯眼處作耳處佛事耳處作鼻處佛事以至意界中作無量無邊佛事怎麼受用自托了依舊眼觀耳聽以至鼻舌身意一一依本分眼色耳聲鼻嗅香身觸意思無差別是所謂法云法位世間當以此觀如是觀取為實成妄想

列子云若離妄想取實法展轉迷惑失本心本

心既失隨顛倒不見大士妙色身云何顛倒眼

聲轉是謂眾生顛倒迷無眼耳鼻舌身意等既

逐物故不見妙身互顯之義亦寂滅亦無大士妙

色身亦無種種音聲相佛子能作如是觀永離

世間生死苦

列子云太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太

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形質具而未

主

相離故曰渾淪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循之不得

故曰易也易無形埒易變而為一一變而為七

七變而為九乃復變為一一者形變之始也莊

子云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

未始也者又云氣雜於茫芴之間而有形又云

日鑿一竅七日而混沌死混沌即渾淪也二書

如此類皆發明生人大端非可艸艸看過往世

生神章云一過徹天胞原宣通二過徹地胎結

解根三過神化魂門煉魄四過天王降僊魄戶
閉關五過五帝朝真臟腑清涼六過魔王伏諾
曾館生津七過星宿朗明七竅開聰八過幽祖
顯光三部八景整具形神九過諸天降臨三萬
七千關節根源本始一時生神章句之學解莊
列者膚淺可笑未明七九之義

列于云精神入其門骨髓通其機我尚何存即
圓覺經云四大各歸今我妄身當在何處唐傳
脉望卷五

奕謂佛乃纖夫幻兒剽竊莊列以文飾之此殆
不然自古以來天地間自有一種議論如此如
原壤即此類人佛生西方豈應於此方剽竊

未雨而雷雨必不成未行而言行必不成古人
所以恥躬之不逮也修行切忌妄語

遇一禪僧叩其行持曰無它術但開天門出火

名曰閉地戶咬定牙關留人門垂簾不瞬塞鬼
名曰閉地戶咬定牙關留人門垂簾不瞬塞鬼
名曰閉地戶咬定牙關留人門垂簾不瞬塞鬼

又云耳目口三寶閉固勿發揚陰符經又云

閉塞其兌築固靈株三光陸沉溫養子珠此真

實工夫也天門常開出火入多地戶常閉切忌

吹呵故云禪那不開口周羅難下手禪那不說

話周羅也驚怕又云白玉池中留舍利紅蓮樹

上放毫光昔博州鼓樓每三更即有一鬼掩鼓

不能擊直更兵患之往問齋禪師師曰何不捉

住兵曰鬼何可捉師曰但禁氣勿言即可捉也

脉望卷五

如言果捉之黃庭經云口為天關精神機故嘗

謂之說曰防意如城防口如瓶戒吹補氣戒怒

養神

德山云毫釐係念三途業因瞥爾用情萬劫羈

鎖但念念在法為累尚爾况念怨不休者乎故

念怨不休最令人自縛永劫不得解脫

唇之上何以曰人中若以為人身之中則當在

脐腹間蓋自此而上目耳鼻皆雙竅自此而下

日及二便皆卑竅上三畫陰下三畫陽合成泰

卦也坤列上六竅乾內下三竅共九竅

任惠晚年康強或問其術曰讀文選有悟耳石
溫玉以山輝川澄珠而淵媚是也杭州李覺年
已百歲而色同嬰兒嘗曰予術至簡至易但絕
欲身耳一

世間萬事轉眼即空我之此心終亦變滅所不
滅者一精明耳與其於變滅處區區徒自勞苦
祿望卷五

太

孰若於不變處略作工夫耶

按經所說一切世間生死相續臨命終時未捨
煖觸以前一生善惡俱時頓見大抵即吾平日
心地境界地藏罪珠即我之心珠閻羅業鑑即
吾之心鑑且今一作不善曷常不往來於胸中
乎故趙普一聞牌末火字之言自知必是秦王
廷美王韶一聞刀十八打得過賢心下否之語
發背而卒也

楊大年臨卒戒家人云吾頂赤跌坐汝輩勿哭
驚吾既而果然家人驚貌則復寤而寢遂卒釋
教頂赤生天腹赤生人足赤沉滯

魏將軍七十餘披甲上殿不減少年問其故云
四十五時已絕男女之欲周和尚廬陵人九十
餘能行遠路鬚髮不白言無它術壯年能節欲
耳且云人精液度能生人若保守存留豈不能
資生太倉書士張輦九十餘耳聰目明尚能作
祿望卷五

尤

書亦曰平生惟欲心淡欲事節或者賴此無它
術也

濟寧王士能者生元至正甲辰入成化癸卯已
一百二十歲居城東僻巷與客言多靜坐寡欲
之說問以元末國初事曰一身之外非所知也
楊南峰訪之叩其所以致壽曰無它術也但平
生不如輩不娶妻不識數不爭氣耳人不衣食
君臣道息人不婚宦情欲失半

四回俗善保養者無它法惟護外腎使不着寒
見南人着夏布裙甚以爲非恐涼傷外腎也又
云夜臥當以手握之令暖謂此乃生人性命之
本根不可不保護也

司成陳公敬宗過李豐城侯家姬作樂談笑竟
日未嘗一目之常以拇摘中指自持翌日視之
指痕猶在蓋恐失色於人也其檢身之功如此
故稱師道之重以公爲首先君訓子醉後指痕
脉望卷五

僵本此

李若谷教一門人云清勤和緩門人曰清廉勤
瘁和同則聞命矣緩安可爲也李公云天下甚
事不自忙裏壞的

書云降衷於民思云天命謂性曰降曰命皆自
上而下之義緣人有召命之命在此則業引識
牽而受命之命始來業以生業而輪迴不息矣
若陰盡者則諸類不召如泡還海如水還水而

十方世界及與身心如淨琉璃內外明徹所謂
圓覺大智朗然獨存斯爲盡性至命三教之理
豈有二哉

腦爲上田元神所居之宮人能握元神栖于本
宮則真氣自昇真息自定所謂一竅開而百竅
齊開大關通而百關盡通也靜中吟云我修昆
侖得真訣每日修之無斷絕一朝功滿人不知
四面皆成夜光闕蓋修持日久功夫贍足非一
脉望卷五

朝一夕之故也

陰符經曰心生於物死於物機在目蔡季通註
云心因物而見是生於物也逐物而喪是死於
物也人之接於物者其竅有九要有三而目又
要中之要三要耳目口是也老子曰不見可欲
使心不亂孔子答回問仁以視爲首西方論六
根六識必先曰眼曰色均是意也

心者人之神明出入莫知其鄉自非心法之有

要何以制其心之神明出入哉孔子曰非禮勿視朱註云禮主於敬孟子曰不下帶而道存焉朱註云視不下帶而至理存焉大學引書顧諟天之明命朱註云常目在之橫渠曰下其視則心柔柔其心則敬此皆言心法之要必先以視爲持敬之地

存養之工曰敬曰主一曰常惺惺其要在目孔子非禮勿視居聽言動之首則視爲要大學明

麻望卷五

主

明德引書顧諟明命則顧爲要程氏云非禮而視開目便錯視箴云操之有要視爲之則制之於外以安其內朱子云明命天所以與我而我所以爲德常目在之則無時不明又云若知所以自明眞見其參前倚衡成性存而道義出目其學之要乎要之要何在在下其視若孟子謂君子之言不下帶而道存焉若叔向謂視不過結禮之中以道容貌單子視不登帶無守氣矣

若橫渠謂託視之高下試已敬傲視下則心柔柔則敬孟說微向說露張說明三子之用工要之要矣蓋胸中正不正當占於眸子瞭眊曲禮論視上于面則傲下于帶則憂試于靜室躬視之坐欲身直容欲頭直瞬欲莊睨欲平一視收歛萬善轉集于戒謹恐懼謹獨之際察之于喜怒哀樂未發之前體之于旦氣夜氣之存者養之朱氏云求放心須目在常提省莫令昏昧久

麻望卷五

達

之有証驗豈欺吾哉故二氏以觀門爲最眞西山云玩孟子牛山木章則知旦也晝也夜也固當循環用工要須以夜爲本蓋一日之夜乃一年之冬造化權輿全在於此凡艸木歸根百虫蟄伏陽氣潛藏故能養其全力至春發生人之于夜亦猶此也夜氣澄寂然後平日氣清明平日清明則晝之應事不差晝之應事不差則夜氣必愈澄寂三時循環用工不外敬之一

或問孔子人或遷家而忘其妻者有諸孔子云
又有甚焉桀紂則忘其身若以道眼觀之今之
人自蚤離寢至夜就寢無非塵勞未嘗暫省其
身是皆忘其身矣

王樞云道者以誠而入以默而守以柔而用老
子云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尚書云惟
學遜志務時敏夫曰柔曰弱曰遜其義深矣

脈望卷五

五

心經照見五蘊空楞嚴五蘊盡夫五蘊空盡則
能出神而道可成矣圓覺經如器中簣聲出於
外即楞嚴經受陰盡者心離其形反觀其面去
住自由無復留碍也

正念盡不斷夜闌陽不生妄想悉銷落凝然正
定臻臂爾心華發師云是悟門一悟以後事自
然道果成

鍊丹四轉以陽養陰令魄與魂相載其法鼻爲

大竅通肺肺主魄湛然不動絕去來之息謂之
閉關自然華池水滿下沃心絡心火下降腎水
上升丁壬配合以固內丹若不閉關則魄散蕩
陰夢出入魂不能制任其用事終入鬼羣矣

絕慾則腎不瀉精靜默則心不失神定息則肺
能安魄簡視則肝能育魂凝思則脾能安意黃
中通理保合太和精神魂魄意聚而爲一是謂
攢簇五行其炁上朝泥丸是謂朝真然後青帝

脈望卷五

五

護魂白帝侍魄赤帝養氣黑帝通血黃帝中主
萬神敢越

胃與脾爲表裏貯水穀以養五臟難經謂五臟
之氣皆會於胃且津之潤燥係於思一爲六慾
所誘思不得其正則見食爲涎逢哀爲淚媿生
汗怒涌血往而不返內失滋養精炁與神從而
散泄但餘枯骸是爲死之徒若太魔伏諾思得
其正有主於內則津生胃脘灌溉四肢流潤丹

精氣與神因之凝合生之從也

日用之謂功日新之謂德天德一千三百善日行一善只在四年地德三百善行之只在一年但人多中道而廢其說在紫虛元君之穿石南岳夫人之禮樹也

人之炁魂得之於天體魄得之於地無形無象自空中來從無至有在胎中十月其實九月每一月得一天之氣以生神九月炁滿神具出胎

脉望卷五

素

成人善養生者由無而有不善養生者以有還無人當血氣方剛以所得神炁付之情慾血氣既衰以所有魂魄復歸天地身爲枯木矣惟修真之士知精神魂魄皆天暫假於我實愛凝鍊久假不歸皆爲我有

雌一雄一卽心液腎氣爲嬰兒姤女也火上水下何以能交若能存守中黃端凝靈府也卽心內想不出外想不入則水火陰陽自然交合陰陽

既交五行顛倒靈芽自生胎元結就爲先天至精生生化化之基

真人結胎神居紫戶根像命門綿綿若存無少間斷謂之胎息

人受先天之炁而生有生之後一點元靈復歸兩腎中間卽帝真也

翊聖真君云今日明日可惜可惜大限到來有何功力使不得口頭言用不得紙上墨十方諸

脉望卷五

圭

聖點頭時此是學人真箇得

無色界上種民天也人之本性湛然虛明譬如太虛不容一物妄想諸愛如空中華生死輪迴如結空果人能返本還元一念不生萬緣頓息乃生此天始爲不壞修真之士始於克念至於無念諸陰消盡真性圓明決超三界卽不壞真空無上法身也今若據楞嚴經所言則無色界猶爲不了義

為天玄坤為地牝類此天地之玄牝人身
一乾坤命腎左右分陰陽此人之玄牝命腎之
間其玄牝之門與其天地之根與今考玄牝有
二說上玄下牝者以黃庭言也左玄右牝者以
元海言也又有以心中左右二竅言之者謂左
則子開右則午開下通氣海上入泥丸

元炁生於壬應於子先自膀胱而下動於癸而
精炁亦動於丑二炁俱下沉大作於寅艮之時

脉望卷五

庚

寤則元氣自回而精氣不能全歸於命門矣寅
時不動則能固養生源邵子曰何者謂之機天
根理極微今年初盡處明日起頭時此際易得
意其間難下詞俞玉吾曰以時易日夜半坤復
之交靜已極而未至於動陽將復而未離於陰
於此合天地之機識結丹之處知下手之訣則
恍惚之中尋有象冥杳之內結真精朗然子曰
勤吞津液過千口長記存神聽五更莫失常規

初丑末寅初俱當惺惺用功時也

寶顏堂訂正脉望卷之五終

脉望卷五

庚

寶顏堂訂正脉望卷之六

丹華洞主西蜀趙台鼎長玄著

華亭陳繼儒仲醇校

繡水郁嘉慶伯承校

下手立丹基休將子午推靜中纔一動便是癸生時謂之活子時

每朔旦之前月與日會於箕斗之鄉箕斗爲艮艮卦陰侵陽也號月鬼路月每至此而失其明

脉望卷六

故曰喪明有若世人順行陰陽五行生老病死

寒暑代謝也

初關煉精化炁念住中關煉炁化神息住上關

煉神還虛神住

將此妄念收歸丹窟與炁交合久而自靜是謂

清淨恬淡真炁從之人心一虛道自來歸若念

不止則基址不堅築基煉已即降伏念頭絕慾

保精之謂

此性賦體日居二目藏於泥丸夜居二腎蓄於丹鼎

還返之道每日於後天活子時急須下手名曰

鉛遇癸生須急採拏住龍頭虎尾緊撮谷道脇

起小腹豎起脊梁雙目上視泥丸陽火自息而

入手泥丸以目旋轉三十六次真炁入腦化爲

髓也以上口訣日舉日採時煉時烹每日子午

二時衍周天火候一度以合天樞故曰屋破修

脉望卷六

容易藥枯生不難但知歸復法金寶積如山經

曰瞻理腦定升玄又云子欲不死修崑崙正謂

此也

玄牝歌曰一陽萌處急下手黑中取白無中有

一時辰內管丹成九載三年徒自守青華秘文

云以目垂觀於心却以心放下送入陽宮徐收

而又縱則陽起矣青霞秘文云以意逢迎謂之

黃連媒婢以目內送謂之青女傳言人身之氣

隨意而動意行即行意止即止故送入關中隨意而止不復下流謂之采藥生火到之時不過頃刻逢迎故謂之金丹頃刻而成規中秘語云便就動處略提起凝住念頭助其騰騰上冲乃是癸生須急採實中書云真息綿綿之時默加存想氣穴之中兩腎之間如有氣從此出久之屈身以心下垂微縱而起者四五次垂而復想想而復垂數日後微見氣動至月餘方見上脉望卷六

三

升惟此氣難升既升之後心氣略閉則不勞而降矣不忘不助乃其法則至於純熟則靜極而陽氣自生不必如前之用力也先天無爲之景將自得之宋若虛云陰極陽生寐極陽舉急急借照偃身握固觀竅良久則陽氣自回以上各家大同小異皆採藥口訣也

人身有六欲內院亦名黃宮以兩腎有六癸壬女專主作強其鋒甚銳靈寶經謂斬臙六癸鋒

教人制抑六癸壬女作強之鋒庶幾黃芽萌而不溢也是以真人有莫教芽孽溢黃宮之戒三鄮在雙腎之間大率極陰之境

參同契註還源篇云但要合天機須識結丹處何謂合天機迫促時陰是也何謂結丹處拘畜禁門是也法當迫近陰極之時迎一陽初動之機以進火不可過之亦不可不及此謂迫促時陰也進火之際促百脉以歸元窮九關而徹底脉望卷六

四

君火相火民火皆拘畜於黃宮而煅成至寶此之謂拘畜禁門也入藥鏡云天地靈造化慳苟非迫促時陰拘畜禁門安能盜其機哉

人能常清淨天地悉皆歸非覆載之天地也蓋指身中之天地也人之膈以上爲天膈以下爲地若天炁降地脉通上下冲和眞炁自固矣莊子云胞有重閭心有天遊室無空虚則婦姑勃蹊心無天遊則六鑿相攘

修行在志如何是志丘真人曰勿令念起是志也

丘真人云某初不食美味之物不食鹽捩過後來却食些少初煉睡纔昏出入行動來來去去初時出入三四十遭後來習到八九遭後來習到七八遭性子長明不曾昏睡此是克已工實

丘云每到神定氣和之時覺內腎熱薰蒸四大一兩時方散有山水日月之象然不可着他

脉望卷六

五

神水不離身華池日月新若能常得飲便是大羅人

修行不用太急久而不得心變戒思慮神全戒言語氣全戒色慾精全神圓不思睡氣圓不思食精圓不思慾依此三全自然三圓

中牟有趙三翁人間養生之道答曰生爾處乃殺爾處此至言也

天上冥府亦類人間寸地尺天皆有所轄凡爲

王者悉是有世有功德之人

日用者靜處煉氣鬧處煉神行住坐臥皆是道也

晝夜現前須要不寐若睡了一時死了一時日有功無睡千日工夫了也勿信它人言有風骨

人喫五穀化爲陰精精者純陽之物也因何有邪姪心蓋不曾煅煉此物作怪又喚三尸九虫

脉望卷六

六

只用丹田自然呼吸之風吹動其中真火陽氣上騰薰蒸開發化爲真炁燒得裏面神號鬼哭將陰魔消散那有睡來

口中言少心頭事少肚裏食少自然睡少依此四少神仙訣了

經云玉泉清水灌靈根子若修之命長存每日子後鼻內微吸清氣數口舌下二竅通腎用舌柱上腭存息少時津液自出灌漱滿口徐徐嚥

下不要動舌自然灌注五內此爲氣歸丹田如
子後丑前不及寅前爲之亦可臥中亦可爲之
但枕不宜高漢劇京年百二十歲甚壯言其朝
服玉泉扣齒三七名曰煉精一名胎食

守炁之妙在乎全精尤當防於睡眠方欲寢時
令正念在前萬慮俱泯歛身側臥鼻息綿綿魂
不內蕩神不外遊如是則炁精自定

元海中已有丹母水火薰蒸所咽飲者皆真液
脉望卷六

之炁流入胃中亦能絕谷止飲人之呼吸出自
腹底如嬰兒在母腹中呼吸時也

醫家謂肝藏魂屬木肺藏魄屬金九宮數以三
居左七居右故道家三魂七魄之說本於此如
白玉蟾三龍四虎之說蓋太玄以三爲木四爲
金故也

天隱子云要妙在乎與天地真炁冥契同運又
云覺氣來則運自己之氣適與天地之氣偕作

此至妙之術倘三百六十日運自己之氣適合
天地之氣三兩次則自覺身體清和異於常時
況久久留之則僊道不難至矣

上定之士常服日精保於丹田常飲月華保於
腦戶腦戶者泥丸上田也屬陽故使太陰精氣
保之下田腎宮氣海也屬陰故使太陽精氣保
之陰中有陽陽中有陰互藏其精

七籤云元氣者乃生生之源則腎間動氣是也
脉望卷六

此五藏六腑之本十二經絡之根呼吸之門三
焦之原一名守邪之神

陰陽之道精液爲寶子能守之後天不老
八字妙門一元真法虛心實腹飢氣飢即渴津

四神

先天炁乃元始祖炁也此祖炁在人身天地之
正中生門死戶懸中高起天心是也神僊修鍊
止是採取先天一炁以爲丹母後天炁者乃一

呼一吸一往一來內運之炁也呼接天根吸接
地根呼則龍吟雲起吸則虎嘯風生綿綿若存
歸于祖炁內外混合結成還丹自覺丹田火熾
暢於四肢如痴如醉美在其中

三要云先天而生後天而接先後二炁總爲混
沌契云混沌處相接權輿樹根基接字甚妙

闔驗符應云心下腎上八寸四分以三十六除
之斯則中黃是爲土竅念念專一覺照昏散似
脉望卷六

九

有如無若存若亡守之久久若有水火交媾又
臍之中中亦有一竅衆教所秘名曰金窟乃元
氣舊聚之所但宜如鷄抱卵心昏昏兮無令外
馳形端端兮若獸獸痴唯存是竅待其伏氣旋
機打開開換氣運周身運機純熟即入脉安和
六門皆靜亦能祛外邪補內傷氣機既動之後
必須忘言以助火力收攝陽火以補輔之九竅
勿令耗散後天之氣自然充足火氣內盛薰蒸

諸竅無出無入只得貫尾間徹透泥丸下降絳
宮而歸虛谷非由有作中亦自然而然者也真
氣薰蒸身無寒暑氣不化精精從其氣心無愛
染水不下流水氣既充隨氣旋運化爲玉液自
然澆灌五臟潤澤皮膚二氣輻輳名曰水火交
姤即陰陽流行而無生死也補接之法盡於此
矣虛谷即玄關也水火二炁交姤結成無形有
象之名故云惟體道以生不依形而立若像三

脉望卷六

十

竅水火交交於中竅二弦虛氣妙合爲一即名
玄關結胎神化不離此也以上乃接補後天玉
液煉已之法水火恒交築基乃就精氣充盈水
火數足符候以催當入圓室純定七日而後當
求先天點化陰精

體一真機云父母交姤情欲正熾陰陽叅會兩
情相合不可名狀一施一合化爲神水在母子
宮即有欲神主於中所謂物所受爲性天所賦

爲命凡人性命之帶在此係焉古云未有此身
先有此竅方有此身要窮此竅乃不竅之竅所
謂中也試取雞子熟而割之近壳必有些小空
隙卽未熟時正中虛處也人身之中亦猶是也
自結胎之時其中精英靈妙化作一小圈小圈
四圍虛中間實○是謂無極一日堅固一日然
後成胞真氣動分爲陰陽初交而生腎腎屬水
再交而生肝肝屬木是以水生木也次序而生
脉望卷六

五臟六腑骨節皮膚之竅而成形隨母呼吸名
曰胎息及至有生之後名曰祖氣十月已足真
性始入胞中固地一聲其胎息卽寄坤癸之方
所謂歸根竅復命關是也其關漸長漸蔽所以
一點之中爲天地之根萬物之祖寂然則爲元
神感通則爲心神心神爲一身百神之君有知
覺運動七情出焉及長或肖父或肖母纔見有
氣質之性元氣盈則出於氣海爲呼吸之根行

血之卽元精盈則出于極海一升六合與氣相
爲榮衛爲一身之助所以修命者貴乎精滿精
滿則氣壯氣壯則神旺此順則成人之道也若
夫逆則成僊之道日用常行無作無止無任無
滅應酬人事損之又損自然欲淡情疎久則無
欲無情忽一日不坐而坐靜極動生動則先天
之炁自虛無中來玄關見矣非坐守採後天之
氣也及至先天交媾不已然後混合爲一當斯
脉望卷六

之時八脉混注呼吸俱無不知有宇宙不知有
身心不知有藥火不知有符候冥冥濛濛不知
而名強名曰太乙含真重生五臟再立形骸十
月胎圓超凡入聖前段召命之命中段
受命之命後段迷踪
玉溪心印腎氣之中暗藏真一之水心液之中
暗藏正陽之氣二物會時在人其採之也在玄
末子初之際元氣未生之時候之在太易未見
氣之先故曰先天若在天則克化爲精矣經

曰採混元未判之氣其採之也須是先絕色慾
腎氣堅完然後跌坐而守之出息綿綿合乎自
然忘形忘骸又不可昏怠注一意於下元若覺
神暢心融則時節矣漸漸腎間掣掣然動逆
運往來切不可亂想任其自然但以心意作隄
防恐有淫洩之心動故以意隄防也須更忽覺
腎中熱氣一道如一縷之脉上徹於心此元氣
之祖也此時心液如露珠之綴蓮花與祖氣滾
脉望卷六

三

纏迫迫迤迤日月合璧如夫婦之相合一如醉
一如痴情性混融自然而已則覺一物如黍大
落下丹田而今日之丹成矣當時合則憑媒媒
則意也全憑它打合又要作關防然後出息綿
綿合於自然常常顧戀之不可須臾離也是謂
百日立基是謂玄牝若立基之後事事不同詩
云業火成灰慾海乾鴻濛窩裡生靈智
身中冬至子時一陽動處癸生時也急下手採

之便以神呼氣氣歸竅內吹其音外閉其門調
和律日混合百神性君主內流意沉下水府熏
蒸存中根候陽火漸熾舉動上頭關捩從寅至
巳流戊土督進陽火迫逐金精直透三關上入
南宮補離中之陰是成乾象六陽會乾陽無終
極之理一陰生於五陽之下繼此以往則當杜
漸自午至亥以巳土退陰符從金闕下鵲橋華
也滂滂沛沛入重樓絳宮直送至坤宮土釜而
脉望卷六

四

止三般大藥歸鼎妙合凝真產箇明珠似月圓
矣一息工夫即奪回一年十二月造化丹經所
謂簇年歸月簇月歸日簇日歸時一時之中只
用二候運行周天符火採藥入室以行內事混
融煅煉結成聖胎度人經云中理五炁混合百
神十轉回靈萬炁齊仙了真子曰大藥三般精
氣神天然子母互相親回風混合歸真體煅煉
工夫日日新

地相去八萬四千里自天以下三萬六千里
應三十六陽候自地以上三萬六千里應三十
六陰候所謂天上三十六地下三十六中間一
萬二千里乃陰陽都會之處天地之中也人身
心腎相去八寸四分自心以下三寸六分屬陽
自腎以上三寸六分屬陰中間一寸二分乃水
火交媾之鄉人身之規中也虛間空洞內藏玄
元之氣乃元神所居之穴即所謂真土也外則

脉望卷六

主

應兩眼所以眼爲飛土人生則此神存故目光
明人死則此神去故目光滅百姓日用而不知
此之一竅乾坤不能喻其大日月不能喻其明
倘能識此攪黃河爲酥酪變大地作黃金將見
神靈則氣清氣清則欲寡欲寡則性正性正則
情忘情忘則心死故心死神方活神全自
貪道人要孤僻勿幾形休使左鋒鑄劍明竅一
降六賊淨八識把萬緣都去訖常守神莫放逸

閉四門調呼吸綿綿存若龜息內不出外不入
遇陽生如火熾攢三五交六七脫生死知凶吉
透三關甘露滴下重樓甜甘蜜到黃房混爲一
結嬰兒溫養惜內外爐增減積壁九年九鼎畢
還太虛玄玄極如斯言須藏匿示賢人勿輕泄
以雙目爲爐開目內視爲內
爐開目外視爲外爐有口訣

純陽翁曰窮取生身受氣之初紫陽翁曰勸君
窮取生身處蓋心下腎上臍輪後內腎前爲吾

脉望卷六

主

身天池之正中坤坎之地也以位居庚日金以
元氣有此發現曰水鄉鉛水中金即所謂鉛不
生于子而生于亥者但潛龍無用耳今當靜坐
之時凝神聚氣於此兩目顧視于此則有煩之
間此中微微跳躍以漸而著金精健矣即元陽
動也曰藥苗曰先天氣曰真鉛皆一味純陽翁
曰都來只一味剛道數千般今當此味方健不
老不嫩之時微以真土引上離宮使與真汞合

一是曰內藥爲小周天內火候也少頃由之復下坤次中以真土幹歸尾間至外腎後穀道前已覺克實則以手指動按關振向上以意步步引前以目晶晶照顧斯時陽氣尚微但微微調息切勿太用火及升至寅分乃漸加熾升至辰巳則大鼓巽風趨達泥丸行至明堂甘津到口得丹也斯火乃化水以已土退火勿令更行是曰七返指火數也則陰符直事故惟此金氣

脉望卷六

七

同水而降重如本初曰九還指金數也則由鼻柱舌端灌重樓下絳宮作三四數吞之雙目照入黃庭經曰三光煥照入子室而歸舊所則以已土止之而復守靜是曰外藥爲大周天外火候也凡戊土爲陽主動而升已土爲陰司靜而降無非此意也若目中神光現時初近小而漸遠大乃白色此時切勿驚詫思惟神藥歌云神光正處莫思焉凡運轉腹有鳴聲曰龍吟虎嘯

成丹之遲速在工夫之勤惰生熟耳

王龍溪云致知雖一而所入不同從頓入者即本體爲工夫天機常運終日兢業保任不離性體雖有欲念一覺便化不至爲累所謂性之也從漸入者用工夫以復本體終日掃蕩慾根祛除雜念求以順其天機不使爲累所謂反之也若其必以去欲爲主求復其性則頓與漸未嘗異也顏子竭才不遠而復便是性之仲弓居敬

脉望卷六

太

強恕便是反之世間熏天塞地無非欲海學者舉心動念無非欲根往往假托現成良知騰無動無靜之說以成其放逸之私所謂行盡如馳莫之能止

良知二字乃從生機中指箇靈竅與人使知求端用力之地今有不孝不弟之人指爲不孝不弟則艱然而怒甚至賊人指其爲賊則忽然而閭賊見孝子亦知肅然而敬可見其良知未嘗

忘也吾人若真發心爲性命只隨時隨處致此良知便是盡性便是保命不可須臾離也

慈湖行不起意之說或以爲滅意非也滅者有意而後滅不起意原未嘗動何有於滅或以爲不起惡意亦非也心本無惡不起意雖善亦不可得而名是爲至善起即妄雖起善意已離本心是爲義襲

君子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吾人精神易於發泄脉望卷六

氣象易於浮動只是不密密即所謂微也故曰夙夜基命宥密孔之默顏之愚周之拙明道之端坐如泥塑人皆此義也

靜坐行持甚難非昏沉則散亂念有所着即落方所若無所着即成頑空此中須有機竅不執不蕩從無中生有有而不滯無而不空如玄珠罔象方是天然消息

或問衛生之經曰人之有息剛柔相摩乾坤闔

闔之象也若欲靜坐先須調息調息與數息不同數息有意調息無意綿綿密密若存若亡息之出入心亦隨之息調則神自返神返則息自定心息相依水火自交謂之息息歸根入道之初機也然非致知之外另有此一段工夫只於靜中指出機竅非臟腑身心見成所有之物亦非外此別有它求棲心無寄自然玄會恍惚之中可以默識要之無中生有一言盡之愚昧得脉望卷六

之立躋聖地非止衛生之經聖道亦不外此云血氣之屬必有知莊子云物之有知者特息知是性息是命

世人終日苦擾精神困憊全仗夜間一睡始勾一日之用一點靈光盡爲後天濁氣所掩是謂陽陷於陰坎之象也至人有息無睡謂之息者耳無聞目無見四體無動心無思慮如種火相似先天元神元氣停育相抱真意綿綿與虛空同體與虛空同體則與虛空同壽孟子指出日

役所息示人用力之方平日清明之氣不爲旦
晝之所牿亡則庶幾矣

內典有空假中三輪觀法靜卽空觀動卽假觀
動靜交卽中觀吾儒亦有取焉夫根有利鈍習
有淺深學者各安分量或動上磨鍊或靜中攝
養或動靜交參

乾之六龍時有始終而德無優劣潛之爲言隱
而未見龍德伏地千年始見其天全也吾人所

脉望卷六

三

積不厚精神易於泄漏不足以達未德潛龍勿
用陽在下也在下之陽卽河圖之天一洛書之
履一一順一逆造化顯藏之機必如此而後爲
潛龍之學也大衍虛一

心之官則思思原是心職良知是心之本體潛
天而天潛地而地根底造化貫串人物周流變
動出入無時如何禁絕得它只是提醒良知眞
宰澄瑩中立譬之主人在堂豪奴悍婢自不敢

肆開思雜想從何處來

或問生死輪迴日子不語怪力亂神力亂是有
怪神豈無非不語也不易語耳人之有生死輪
迴念與識爲之崇也念有往來念者一心之用
或之善或之惡往來不常便是輪迴種子識有
分別者發智之神倏而起倏而滅起滅不常便
是生死根因此見在之事而儒者委爲異端而
不講過矣

脉望卷六

三

或問屢空曰人心本無一物自是空體形生以
後便種種世情牽引填塞始不能空欲復此空
體只在一念知處用力一切情念牽扯放不下
皆謂之妄皆是不善之動顏子有不善未嘗復
行謂之不遠復吾人護心如護眼好念頭不好
念頭俱着不得譬之沙泥金玉之屑俱爲眼障
顏子之屢空老氏之實損也

是非亦是分別相良知不起分別之意方是真

是真非譬之境體本虛物之妍媸鑒而不留以照爲明何啻千里故曰是非之心知之端也端卽是發明之機其曰性善乃其渾然真體本無分別見此方爲見性

清夜瞑目炯然深思只今便化一切塵緣能全體放得下否若有絲毫係還未可死在須全放下放爲任生任死一點靈明通乎晝夜萬劫常存與太虛同體恰然委順一塵不動方爲超生

脉望卷六

幸

死一日亦可百年亦可非執各生死以形骸生死爲去來也

禪家期於作佛不坐化超脫則無功道人期於成僊不留形住世則無功此二者不可僞爲聖賢與人同而異皆可假托誤已誑人以世間功利之智而高談性命傲然自以爲知學不亦遠乎

良知宗旨從一念入微處著察乃是入聖真機

世間豪傑多在識上承領一切應感有分別者識也無分別者智也目能別色耳能別聲妍媸清濁了然不爽是名爲識目之於色耳之於聲湛然寂靜不於一法而生分別是名爲智變識爲智非是去識以全知耳目不離聲色而一毫不爲所引天聰明也是爲默識此性命根源大易艮背行庭之旨也

脉望卷六

幸

如善才在文殊會下得根本智所謂頓也在魯賢行門參德雲五十三善知識盡差別智以表所悟之實際所謂漸也此學全在悟門悟門不開無所徵學然悟不可言思期必而得良知卽禪門之覺照皆

龍而非識也

古人立教皆爲未悟者設不得已而有言父母未生以前本無污染何須修證故教有顯有密凡有言可詮有思可得列爲六經散爲百行種

種色色可倪可象所謂顯也父母未生以前玄
玄淨淨言思路絕不可執尋不可汚染所謂密
也

儒者之學以盡性爲宗性者萬劫無漏之真體
祇緣形生以後假合爲身而凡心乘之未免有
漏故假修命之術以鍊攝之使滌除凡心復還
無漏之體所謂借假修真修命正所以復性也
即以養生家言之性以心言命以身言心屬於

望卷六

圭

乾身屬於坤身心兩字卽火卽藥一切斤兩法
度老嫩淺深皆取則於真息真息者性命之玄
機非有待於外也是故盡性以至命者聖人之
事修命以復性者學者之事及其成功一也若
謂吾儒不足以養生而別取於命術是目小也
老氏長生之說自有所指非執吝形骸之謂養
生家未免滯於形骸卽爲凡心有漏之因並老
氏之指失之矣

以上俱王龍溪說

李中溪云人具此性本自圓明周匝徧滿虛豁
靈徹無體像可擬非思議可及惟中惟一而已
○性之神識動而爲心則圓者半蝕明者半暗
有所倚而弗中矣●心識發而爲意則蝕暗過
半貳以二參以三而不一矣●意識流而爲情
則圓明之體全背其違禽獸不遠●故列心意
情識三圖以別之

望卷六

圭

性之神識感物而動謂之心心識爲物所惑謂
之意意識爲物所蔽謂之情格物者非格去外
物乃格去我交物之識也使此識不我蔽不我
惑不我動也故正心誠意卽是格物意誠心正
卽是物格復性卽是致知性復卽是知至誠正
之外非別有格心意識之外非別有物天性之
外非別有知也格致誠正名目有四其實是一
時事中人以上可以言頓格中人以下須漸格
也

然則感屬心乎曰否心則爲物所動已涉神識
有通有塞此一感字乃性之覺未涉神識故無
所不通道典謂天下之事吾則應之以性而不
對之以心是也聖人應物寂而常覺賢者應物
覺而常寂故曰普物無心順事無情也寂然者
澄湛自得無意必固我之私故曰不動感通者
物來順應無思惟擬議之留故曰遂通皆未涉
脉望卷六

心意識以前事

天命之謂性命字有長存不滅之義言性者長
存不死之物也心意非其倫也蓋心意緣物而
起物去而滅其名爲識虛假之物也性則物來
亦不起物去亦不滅了然常知迎之不見其始
尾之不見其終其名曰知真實之物也率性謂
道言頓悟此性也修道謂教言漸悟此性也頓
悟誠而明知至也漸修明而誠致知也知性則

知天人道也修身以立命人道也

無欠無餘之謂盡中庸盡性之盡言無欠也孟
子盡心之盡言無餘也人之所以不能明性之
明德者以有心爲累意必固我皆心也有一於
此則性爲之蔽矣四心盡絕而無有則明德如
日之方中羣陰掃迹矣故心盡無餘而後知性
也道典曰心現則性滅性現則心滅言心性不
兩立也蓋性者純乎天者也故知性則知天矣
脉望卷六

知天云者盡心以至于命也道典曰神歸性根
謂之復命此一節言頓悟之事

寶顏堂訂正脉望卷之七

丹華洞主西蜀趙台鼎長玄著

華亭陳繼儒仲醇校

樵李沈中英雋林校

聖人之道雖貴無心然識垢未除心豈能盡其
妙也必克念而後可以無念存心而後可以無
心如此雖未至于知性亦不失為事天但恐中
道而畫正助為病耳誠能一息尚存此志弗懈

脉望卷七

十一

則緝熙光明身修性復天命亦由我而立矣故
曰所以立命此一節言漸修之事

瞬有存息有養瞬屬目為神出入之門息屬鼻

為氣出入之門神屬性氣屬命瞬息相依則神
與氣相抱神氣

相抱則魂與魄相附魂魄相附則性命在我而

聖域不遠矣此存心養性之第一關也釋以數

息觀為初門道典謂人之息與天地相合

天性之靈明為知心意之曉了為識知是德識

是病知之德曰智識之病曰惑向背之間而已
背覺合塵為惑背塵合覺為智心意是惑識正
是智念起是識覺之是智識中有識曰凡智中
有知曰聖內典云即其情識示現智海不離塵
勞繁興玆用此轉識為智之法故曰聖人之道
在夫人日用常行間耳

大都此性主於悟而後可以言入聖不能悟而
但能解今之講學是也此之謂畫餅雖啗啗至

脉望卷七

十二

老終不濟事然悟非叅禪別無入路顏子之坐
忘佛之頓悟道之定觀皆一法也世人談性惡
聞禪學蓋飲朱儒之毒而然矮人觀場隨人道
妍醜而已却不曾實見若要實見必須大悟若
于徧小悟不知數然後可以言聖域之優入耳

以上俱李
中溪說

心有真有妄何謂妄念念起滅六續不息者是
也過去見在未來隨境流遷攀緣不已衆生日

用思慮浮遊認賊爲子失却元常故受輪轉何謂真本來面目寂然不動者是也從無始來妙湛圓常堅固不壞了了常輝靈靈真覺諸佛祖師卽証此心之全體而剔脫玲瓏轉入無盡者也妄心又謂之識神真心卽謂之佛性學佛初步正恐真妄交錯金鑽混淆若真妄二相了然分明則厝機內照如珠發光圓常之真超然獨露然後轉入無盡二事雙融乃脫生死得大受

脉望卷七

三

用蓋衆生者從真起妄而叅請者覺妄還真及乎真體洞明則復真妄雙遣徹証無心矣華嚴曰理事含容心心無礙楞嚴曰心精徧圓含裹十方

老子曰人心排下而進上上下下囚殺淖約柔平剛強廉剝雕琢其熱焦火其寒凝水其疾俯仰之間而再撫四海之外其居也淵而靜其動也懸而天僨驕而不可制者其惟人心乎楞嚴曰

是機亂相待生勞勞久發塵自相渾濁由是引起塵勞煩惱孟子曰操之則存舍之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三教之論心如此皆謂妄心撥動真性

道以精爲寶寶持宜秘密施入則生人守已則生已

樹衰培土陽衰氣補含育元氣慎莫失度

修煉元氣至無出入息則三官不能錄萬靈潛

脉望卷七

四

衛

閉氣者非閉噎其氣也乃神定氣和絕思忘慮便鼻息悠然若有若無

黃帝伐罔象求玄珠於赤水赤水者血也玄珠者氣也罔象者無思慮也故玄珠非靜默無由得之

心印經所言存無守有是採取結胎事煉精也回風混合是呼吸火候事煉氣也默朝上帝是

移胎換鼎事鍊神也乃一套事非三樣得訣者自知之

內工口訣以靜極無念爲主每於亥末子初守之明月朗時須下拜黃河清處是源頭明月朗時自有無人無我之景象須更黃河水微上微動採取之意至中宜靜守之此是得藥得珠之候以後不必用功只是靜以守之可也按俞玉吾云人徒知子時腎氣生得火烹煉凝而成液

脈望卷七

五

遂認爲眞鉛而欲取以點離宮之眞汞殊不思既成液矣則有形質其體重濁安能逆流升上作丹之法不過於此時發火於下以感其炁耳火候既盛其氣翕然上騰與山川之靈相似迨夫升八泥丸然後化爲甘雨下入重樓未嘗用其頂也黃河清處此之謂與明月朗時是光透簾帷之境所謂虛室生白也黃河清處是捨濁取清之意所謂水源至清也若非至清則雜後

大矣

車半簾謹塞兌心頓於息頓字極妙隨息而入隨息而出凝住念頭不在上下不在內外不在中間良久喘息漸微綿綿歸元自然虛豁豁地倘如念起再頓再凝此鍊念頭試過之訣也僊佛與儒皆其名耳孔子知人之好名也故以名教誘之大雄氏知人之怕死也故以死俱之老氏知人之貪生也故以長生引之皆權立名

脈望卷七

六

色以化誘後人願一二聖賢爲是誘人者何心所欲誘人者何如可以思矣

王龍溪述王陽明自云嘗于靜中內照形軀如水晶宮忘已忘物忘天忘地混然虛空同體光耀神奇恍惚變幻似欲言而忘其所以言予聞師云此乃眞景象也在玄宗爲心境通以前事在釋典爲五陰盡以前事所謂見諸佛心如明鏡中顯現其像正是悟門

追二炁於黃道者謂腎間元炁精炁動升於上以心神迎之則三者混合於中宮故曰會三性於元宮名爲水火交垢心目不

可缺一

道水也在人身曰氣也所以曰道生一蓋水藏也天地生于道以水浮世界耳故道去則人死水涸則魚終保生者務修於炁愛炁者務保於精精氣兩存是名保真

離女陽中陰也在卦爲離在人爲心故曰心珠

脉望卷七

七

火從離卦起念頭動處謂之道

道者遠在八荒之外近在眉睫之間大則包涵天地細則貫串眉毛神機內動目睫飛鉛爲其間有神識內動之機在目而明見陽神於天道故曰機在目

魂以精爲根魄以目爲戶精消魂損目動魄散是以聖人蓄精愛視

晝存氣府夜存神宮氣府者名曰丹田神宮者

名曰明堂晝不存氣府元氣不行夜不存神宮目不覩神

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秘在形山先須於形山之中豁然披洞矚此真寶然後翻身再參推闢之事則有本可據不落幽頑

食水者多力而愚食肉者勇敢而悍食谷者多智而天食氣者神明而壽

小周天坎離交大周天乾坤交內日月交精外

脉望卷七

八

日月交光四交而丹道畢矣

虛心則念靜一塵不染實腹則丹成四大牢固心者火也助則爲火熾忘則爲火冷道有二乎哉

人身上有天谷泥丸藏神之府也中有應谷絳宮藏氣之府也下有靈谷關元藏精之府也聖人則天地之要知造化之源神守于元宮氣騰於牝所神交氣感自然成真

陰陽性命種種異名要而言之不過神炁而已
人惟夜逐夢遊晝逐浮想而神自放蕩荷能無
想無夢則元神現矣上任呼吸下任感泄而氣
自耗散苟能息任精任則元氣完矣神氣凝結
名曰法身故曰神在性今炁是命神不外馳氣
自定又曰精炁原為本神靈共一家若能擒五
賊自可結三華

外藥達恍惚杳冥之旨內藥名泝流胎息之
脉望卷七

九

人身先天之氣其標行於六脉而根係於臍腎
之間故或謂之生身受氣初或謂之元氣舊聚
處或謂之父母交垢之後始生脉絡而先天之
氣常遊之矣先儒云切脉可以觀仁

無者承陽之氣也有者鉛陰之質也無因有激
而成象有因無感而有靈即子云火生於

目之黑者水也次黃土也次青木也次白金也
次赤火也五色既成陽神乃寄光于上是謂神

光

養神於氣氣會於神神氣不散是謂修真子不
離母母不離子子母相守長生不死

沁園春云進火工夫牛斗危參同契云河鼓臨
星紀今人民皆驚駭壇經云劫火燒海底風鼓
山相擊夫斗牛也星紀也山相擊也皆是一處
也一時也一物也其艮寅之際與

內典三立限期金丹十月火候皆以三百日為
脉望卷七

十

率然亦約數耳

築基者鍊精也鍊已者止念也凡鉛任而後藥
生藥生而胎始可結矣浮念清而後性歸性歸
而後胎始可脫矣若上不能止念下不能留精
雖談天論地終成話餅耳故云大道教人先止
念念頭不住亦徒然又云長生至慎房中急何
為死作令神泣

箕筆云靜養間天地不遺心孔內動作處山川

盡在眼眶中

忘言守一者謂西南鄉也亦曰水鄉也大衍之數虛一以象太極

一者道之子道炁一動而生水故一爲天地之根萬善之長

求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不如求四大五行未生以前氣象所謂無相有覺也

易云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無咎

脉望卷七

土

夫艮其背卽內觀其心心無其心也不獲其身卽外觀其形形無其形也行其庭不見其人卽遠觀其物物無其物也無咎卽無欲也

金液乃肺液也玉液乃腎液也

宿有房日兔畢月鳥丹書云日鳥月兔謂日月之交也兔自日屬所謂月中兔者月中日光也借此以喻神入炁中猶日光照入月內乃以兔屬月以爲法象金丹四旨字內日魂玉兔脂月

魄金鳥髓是正言之耳注者反迂其說可笑

沁園春詞云曲江上月華雲淨有箇鳥飛諸解欠明蓋大腸九曲之左小腸十二曲之右爲丹鼎故曰曲江上也月華陰中之陽爲玉兔也鳥飛陽中之陰爲日精也此言日月合併陰陽交姤而藥物入鼎也

天台智者調和法門云行者修心善調五事必使和適則三昧易生今依標列其略於左玄門

服望卷七

土

之所禁秘而不肯輕傳者禪那方以爲便門而滿口道之惟恐人之不知其用心廣狹爲何如耶

一調食

食過飽則氣急身滿食穢濁則心識昏食過少則身心懸食不宜則動宿病

二調睡

睡眠過多廢修聖法調伏睡眠令神氣清

白念心明淨乃可棲心聖境

三調身不寬不急俱入住出三義安坐 正

脚半跏或全跏安手正身 正頭頸 吐濁氣

閉口 閉目

四調息不澁不滑

一風出入有聲二喘結滯不通三氣出入

守之四息不聲不結不愈出入綿綿若存若亡守之則定

前三相者是名不調而用心者復爲心患

脉望卷七

圭

若欲調之當依三法一者下安着心二者

寬放身體三者想氣徧毛孔入通同障無

五調心不沉不浮

一者調伏亂想不令越逸

二者當令浮沉寬急得所

坐時心中昏暗無所記錄頭好低垂是爲

沉相當係念鼻端

坐時心好飄動身亦不安念外異緣是爲

浮想當係緣臍中

心急病相者由攝心用念因此入定故胸

臆急病當寬放其心想氣皆流下

心寬病相者覺心志散慢身好透迤或口

中流涎當斂心急念令心住緣中

一于初入定時調三事身既爲麤息居其

中心最爲細調麤入細令心安靜

二住坐中調三事令一坐之中身息及心

脉望卷七

南

三事調適無相乖越

三出時調三事坐禪將竟應先放心異緣

開口出氣想從百脉隨意而散然後微微

動身若出既頗促細法未散住任身中令

人煩燥不安

文始經云云者風風者木白者氣氣者金風散

故輕清者上天金重故重濁者入地乃魂魄一

字之義

婦人懷胎在下田與腎相對曰胎田男子常能存養胎息凝結神炁故無饑渴寒暑之所撓陽神出入謂之胎息

金水訣云男女命門係胞隱精女但寄產男失其金生竅掩塞不見其形狀如偃月金水之靈弦中二八兩竅洞明子若識之五神歸併萬炁固守與天長生開天策景玉經云人月胞元狀如偃月大可容升小可容卵隨月生死二七相脉望卷七

五

半兩弦之間兩弦之間即兩腎之中元海一穴也金水氣滿子若得之壽命無間胎僊訣云元海號神室狀如鷄半壳其大可容升其小可容勺神炁精內藏如子在胎膜又云神室之狀鷄子蓬壺黃庭爲口關元爲足生門据前密戶殿後少陽居左太陽居右呼吸日月爲神主宰藏神致靜可以復命

呼吸有數作用有時使二炁左右交冲元海竅

脉忽兩洞開氣精俱入謂之氣歸元海便覺臍下躍躍然如火熱湯淋正如子在胞胎時動躍之狀是其驗也二炁俱入元海藥物既滿爐鼎後弦方用固濟爐鼎既立是謂胞胎此言男子身中元有受炁之處亦猶妊娠係胞之所耳故知精華之炁不爲無用其名雖俗其用不凡其物雖輕其功甚大聖人愛精重施豈虛言哉復元炁之法以減息爲候心神湛寂其息自減

脉望卷七

六

減半息增半壽也從減息至無息則復元歸本矣經云凡人以有息爲常聖人以無息爲常大洞經云初定通息太和一千元合五千十通成真莊子云物之有知者恃息

華嚴經云善才叅第六比丘見其端居寂默出入息盡

早靈雲云真汞印我之遊魂也心實主之神實統之不可直指曰心曰神也謂之元神真鉛吾

身之元陽也自落地一因寄居西南坤位魄之類也修養家以鉛制汞不過使元陽與遊魂重來相見聚而不散返吾身未生之初耳又悟真云但將地魄擒朱汞自有天魂制水金蓋三魂者乃震之三七魄者乃兌之七魂魄未合故謂之金木間隔黃庭經云攝魂還魄永無傾和制魂魄津液平凡諸多名皆是譬喻若孜孜龍虎烏兔之類與吾身何干涉耶

脉望卷七

七

今時玉液入鼎來日玉液依時復生運用同初前工不廢又云不可如初下手之有所事亦不可外初下手而它有所事鉛汞欲有爲而動也吾則迎其機鉛汞復其所而靜也吾則守其一周而復始日復一日既得藥後要知坎離之不歇乾坤之無窮也腎氣生而不交者心氣不下也浮想不清故也是謂汁火雖行內符不應至時寒似冰迎之以汞結顛倒片餉間混沌超

生滅

子時太陽在北方而人身氣到尾閭關於此時起火則內外相合乃可盜天地之機而成丹故曰天機與人機對舉

紙舟云形神相顧入道初真形神相伴名曰得真形神相入名曰守真形神相抱名曰全真形神俱妙與道合真形神雙捨名曰證真普度後學以真覺真

脉望卷七

太

通真契玄左腎元炁動於癸時右腎精炁動於丑時二炁下沉大作於艮寅故曰元炁行於水海精炁行於鬼道元海竅脉既已閉塞信有位而無時矣若能奪其二時再還元海更以兩弦之日而製造之而開闢之則元海一處再立形氣精炁乃有所歸謂之初制爐鼎奪其二時謂之時也兩弦開闢謂呼吸有數也癸丑之時不令其下沉故曰鉛遇癸生須急採

又曰時將丑也又曰後天則克化爲精矣蓋採
藥有時進火有數必鉛中作汞借炁進火使大
藥堅固永鎮下田名曰採補

命門一藏日夜傳受脾胃食味之炁寄於其間
客於脉絡守其位曰炁離其位曰精泄而爲液
積而氣多次必自潰終無所歸沉滑垢遺淫濁
淋漓雖不淫慾亦必走泄馬丹陽曰箇中不識
真消息牢捉牢擒走不禁是也

脉望卷七

九

玄者黑而有赤色蓋北方陽動而生水陽炁赤
水黑色故曰玄太玄重玄玄一乃水炁之盛故
爲天地之根

一者萬化之本老子之得一楞嚴之全一孔子
之一貫蓋天地始生自一數起於北方一陽初
動而生水亦猶人之生以一陽之精結爲胞也
雌一雄一帝一謂之三之一道

清天在太無空洞之中於人則腦門是也紫

猶天上毓華林絳實朱柯竹葉深咀嚼繁英人
不老常觀鳥兔換光陰在人則腎水黑心火赤
炁交妬化爲純陽紫金精葉成林華茂果實
自己真人餐之可致長生之道故佛身號紫金
光聚

大洞經云長眠大無外如布袋和尚陳希夷一
睡數月塵積滿體蓋息定也丘長春曰息有一
毫之未定則命非已有

脉望卷七

十

天上三光日月星人之三光兩目心目日月失度
星辰留伏天地災變目有所惑心有所惑身體
傾危日月星能照天地雙目心能顧一身不令
外物之所蔽

胎僊者有炁而無息一伏氣者胎丹也

上弦下弦以藥言茲節後以時言

釋迦說法眉放白毫元

去眉放青毫蓋白

毫西方金氣雖是表性命

青毫東方木

炁雖是表命性在其中

烟蘿子存守九宮訣云頭有九宮兩眉之間却

入一寸為明堂宮太乙君居焉左有紫房右有

如嬰兒為身形之主却入二寸為洞房宮朱戶着錦衣貌

黃却入三寸為丹田宮左有上元赤帝右有

為流珠宮神居之却入五寸為玉帝宮王清真

明堂上一寸為天庭宮上清真洞房上一寸為

極真宮太極帝妃居之丹田上一寸為玄丹宮中黃太

脉望卷七

之流珠上一寸為天皇宮太上居凡五雄四雌

也

內境論云人有咽有喉喉在前主出納咽在後

主吞物咽為胃系下連胃腕為水谷之路喉為

肺系下接肺經為喘息之道自喉嚨而通於肺

肺下無竅四有空行以分布清濁之氣而為氣

管肺之下有心心之下有膈膜與脊脇周回相

着遮蔽濁氣令不薰心肺謂之膻中膈膜之下

有脾胃肝膽脾居胃上與胃膜相着肝之治在

左其位居右有獨葉者二葉三葉者胃之下有

小腸為受盛之宮化物出焉小腸之右有大腸

受小腸之谷為傳道之官大腸之側有膀胱以

虛受水為津液之腑凡胃中腐熟其氣自胃上

口賁門傳於肺播於諸腑其宰穢自胃下口幽

門傳入小腸小腸下口闌門泌別而水入膀胱

滓入大腸橫膜之上堅膜之下與橫膜相粘而

脉望卷七

黃脂漫包者真心也其漫脂之外有細筋膜如

絲與心肺相連者包絡也真心不受邪凡病者

包絡也腎有二元炁屬焉形如江豆相並而曲

附於脊脊外有脂裹裡白外紫有係二道上係

於心下連於腎坎離南北水火相感其一為命

門莊子云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謂其了知

牛之肯綮脉絡也頗有衆生於已之心肝胃腎

筋轉脉搖不能明了何以入養生之門耶

昔有僧坐禪聞香積之氣心念曰必是齋供或見天僊來請赴天厨供遂於定中便去日每如是時明眼師見之謂曰汝墮一廁中矣僧不信遂令再赴供回師取廁中一虫殺之僧方悟以此觀之鼻之於香亦能引人爲異類香嚴童子聞香便悟其所從來立躋果位一般香氣迷悟兩途可不謹之

胎息所傳胎息之法以鴻毛置之鼻端數息

胎息

玉

之出入自一至十取百百取千千取萬以至于一一定不復往來出入者或深淵下坐數日不出者則饑渴永除寒暑無畏人有饑渴寒暑者爲元炁出多入少故也故曰玄息自長生

胎息

莊注云氣

之根蒂

天象圓而光景煥明人能清虛淡泊自然見其本來性天虛圓靈明圓明即玄關一竅也非心腎口鼻之屬知此一竅則冬至在此藥物火候

并在此古人云玄關一竅子天地大根源契令五千字妙通三百言即此也

心想如猿猴無有暫停時若欲折伏者當須調大乘古人云攝心一處即是菩提道場散亂片時便落衆生境界蓋意乃五臟之中四神之首上下中停爲得中之地人能晝夜照顧省察提撕毋令昏瞢常惺惺地百日自通靈華嚴經云若有欲知佛境界當淨其意如虛空

胎息

玉

冲和者全借火煉其氣其氣上升生發在於太乙元君未生天地先生太乙元君太乙者北方壬癸水在兩腎堂間上透泥丸下至湧泉

腎起是病不續是藥不怕念起惟恐覺遲古德云若人淨坐一須臾勝造浮圖七寶塔寶塔終久化爲塵一念不生成正覺蓋此心一念不生直躋聖地

東坡云卓然精明念不起兀然枯槁性不滅二

句出一箇正定的模樣

宗門云賓中主主中賓如善才叅見五十三位善知識是以先天炁爲主以後天炁叅之

吸提呼嚥龜鳳交併陽關指點鬼路自禁乾卦

常行工效相應良寅不動長生有分又云閉門

上嚥勒關下搖定息內觀真陽自足

日用之工

大中妙行以炁爲主有天地之炁與父母之炁

混而生人在胎中臍蒂與母相連隨母呼吸既

脉望卷七

圭

生萌蒂各自呼吸炁藏於炁海謂之命元修命

者修此也

註云太玄者兩腎中開一點真陽元命

天地之炁受命之命也父母之炁召命之命也

人之炁以萬計所謂浩然之氣充塞天地若不

能貴其根本耽戀酒色炁漸隨散至中晚之年

不及數千所以神疲力倦若知存養則萬物復

爲之生矣昔三一王先生夢神人告曰上帝命

汝住金華洞賜丹一粒還汝精神復汝元炁故

知神炁不備不得道矣

王樞經云身中九靈何不召之召之則吉身中

三精何不呼之呼之則慶

神間呼召則聚而通靈

集倦傳云周從泗州人也徐神翁深重之曰我

少而婚是人幼得道其神全吾不及也周從者

其老子所謂早服而重積者與

每月弦望晦朔海水隨爲消長亦如人身每一

日一夜血氣一朝於顙門遇其朝時即默默靜

脉望卷七

圭

坐凝定神思但聞血氣自踵至頂奔走湊理

救之聲如羣蟻相緣五臟六腑轉動聲響內外

相應見乎四體達於聽官久之又徐徐散去聞

寂無聲此亦修行之大端也

丹法不過採藥進火二著工夫送入鼎中隨意

而止不復下流謂之採藥以神御炁以炁定息

息息歸根謂之進火

日用工夫以元神爲主何爲元神內念不萌外

想不入獨我自主謂之元神三教聖人皆是發明此義

先天一點靈明是曰性從虛無生靈是曰神神妙萬物而爲言也未入壳子內則上下與天地同流既歸人身各有所附人無此靈則頑然一物而已神居泥丸

先天一氣散於周天息數之內在天爲三百八十四度在易爲三百八十四爻在丹道爲三百八十四鍊每二十四鍊爲一兩以按金丹一斤之數本來脉望卷七

無煩聚而成形顯則成象萬物得此數而生還丹得此數而結數在天地舍於冬至之前數在人身舍於念頭之前且冬夏二至乃天地之數一升一降之機關一呼一吸乃人身之數一出入之門戶金丹之道以人身一呼一吸之中念頭一動一靜之處合天地一周之數假此而謂停謂之採藥假此而攢簇謂之煉丹必首尾相應內外符合自轉輪而九送下丹田會於

生殺之舍恍恍惚惚杳杳冥冥似有如無非空非色情濃如正酣身快如浴起不及片時結成黍米名曰刀圭此還丹之景象也清風爲囂濁氣爲離

劉綱真人於甲子庚申生日本命祭享形神尚得神聚長生不死趙真人於靜房空室調神出壳如壯士展臂可千萬里陰鬼不相干亦得留形任世况夫補已散之靈炁益見在之魂哉

六字訣其法鼻取口吐切忌有聲肝若嘘時目脉望卷七

睜睛肺知咽氣手雙擎心呵頂上連义手腎吹抱取膝頭平脾病呼時須撮口三焦客熱臥嘻嘻春不呼夏不咽冬不呵秋不嘘四時常有嘻三焦無不足八節不得吹腎氣難得盛凡有餘則引其子不足則殺其鬼如肝本嘘也有餘則用嘘嘘亦不能引肝氣若引其子則用呵字瀉心之氣心氣既行肝氣自導也如肝氣不足是肺鬼之有餘乃殺其鬼用咽字泄之聰明之士

正依時對節下手行工默契天機混合玄理

九德經云病小用水病大用火水者凡有疾病

閉口納氣一口復一口定中送狂病處皆可痊

安名曰法水道選子曰法水能朝有秘關逍遙

日月道循環是法水治病也若人誤犯天神或

身不寧急入靜室散髮披衣閉目冥心正坐握

固叩齒集神起身起火微以意留息少入遲出

脉望卷七

默想臍下火輪大如斗須臾焰起可比車輪蓋

單定自身令陰邪鬼魔不敢近也釋家降魔火

道家焚身火行此火須是久絕嗜欲丹元堅固

寶齋堂訂正脉望卷之八

丹華洞主西蜀趙台鼎長玄著

華亭陳繼儒仲醇

繡水陳天保九如校

教外別傳云一吸便提息息歸臍一呼便嚥水

火相見一陽動時急行此法行鼻息而不得下

部提縮之法與知提縮而不得鼻息往來之法

皆非真傳也大丹直指云採藥行火之際陰魔

脉望卷八

所撓緣入邪念腎氣下行謂之危險即須抽鉛

添汞出息為鉛抽者泄腎中氣也如入炁至中

宮可留住其出氣以意引過尾閭穴伸身偃脊

抽提外腎使氣從尾閭入夾脊雙關直上腦使

龍不上奔虎不下走邪念自止也如氣覺未過

關再偃再抽直要使過謂之肘後飛金晶經所

謂若要不老還精補腦但初行費力久則甚易

天隱子云伸左右足端坐位首極力直頸兩手

握固又於二肋之下接於腰膀之骨左右聳肩
閉心頃刻候其氣盈面赤則止行之者七久久
則氣從夾脊上至泥丸席上輔談云有人精遺
不禁予授以一法但脇小腹縮尾閭關閉光暝
目頭若戴石卽引氣自背後直入泥丸而後咽
歸丹田不論遍數行任坐臥皆可爲之不半載
疾愈而顏如桃矣採真機要云鼻吸氣爲通夾
脊唇包齒乃拔陰陽不因遍體咸施力怎得珍
脉望卷八

二

蓋到口嘗又傍門有鼻吸口吐之說以爲不漏
夫既吐矣安得不漏予不信及試之果認大抵
子後人多陽舉當用意提腎以鼻長收短放使
之綿綿歸根則陽回而精固矣各家工用大同
小異詳載初基保煉訣

邵子云動物自首生植物自根生自首生命在
首自根生命在根

素問云升降出入無物不修養家存神泥丸

則丹田之氣上升蓋神之所至氣亦隨之而往
也方中術手按尾閭吸氣咽津雖得其緒餘而
亦不泄

女媧煉五色石以補天不過喻五臟之氣耳養
生之法潛神內視則五臟之氣聚於丹田自丹
田熏蒸達於腦中腦爲昆侖居上象天補天卽
黃庭經之補腦所謂子欲不死修昆侖是也

木石皆有心也使木石無心何兩石相摩兩木
脉望卷八

三

相摩而火生乎物之有火猶人之有心也
洞通也上通於天下通於地中有神僊幽相往
來天下有十大洞三十六小洞居太虛之中莫
不洞洞相通惟僊聖聚則成形散則爲炁自然
往來虛通而無滯碍人身之中亦有洞者頭有
九宮上有寥天共爲十八洞柱骨二十四節十
二重樓共三十六洞上通泥丸九天下達尾閭
九地中有真氣幽相往來是以聖人於虛極靜

之中轉璇璣神通氣洞通者升降上下往來無窮也

神也寶者氣也形者靈寶之宅舍也夫人有耳目乃元神之門晝則心寤神遊於耳夜則目寐神歸絳宮衆人神遊於外晝想夜夢爾然馳逐於無涯之欲若夫至人萬法俱忘惟神是守目內視而神光煥於玉關耳返聽而妙用顯於瓊房神宇泰定一念不生智恬交養久而通

脉望卷八

四

靈夫人有口鼻乃命出入之戶息息通於天地元炁之所往來凡一呼則谷炁出一吸則元炁入不死之機長生之要實隱於此衆人心靈外馳神躁氣促息之以候胎元散蕩惟至人深達造化之源呼吸太和之氣奪本還元歸根復命息之以踵寶莫寶於氣也故泥丸玉關所以棲其神玄門牝戶所以襲其氣氣以制神神以攝炁母子相守性命混融然後萬神不散故能靈

一元凝結則成寶氣者神之宅也神統於心氣統於腎形統於脾

天尊則元氣是也法身無相積炁成眞爲天中之尊聚則成形散則爲炁

元炁之運獨秉化權凡胎卵濕化之四生至於艸木花卉飛蠢蠕動有情無情皆含有元氣而生故元炁狂則柔弱滋養而生元炁去則堅強枯槁而死老子云柔弱生之徒剛強死之徒

脉望卷八

五

禽一冲而制炁履空如實魚一躍而制炁在水穿水如無衆植凋殘獨松栢常茂者氣堅也羣動寂滅惟龜鶴不瘁者炁壯也形爲留炁之舍炁爲保形之符欲留形住世必先養炁至大至剛充塞於天地之間炁聚神靈遨遊於風塵之表善養生者養其形善養形者養其炁

莊子云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道者炁也魚在水中水在魚中人在炁中炁在人中魚

失水死人失炁亡魚能吐納而化水則不死人能吐納而化炁則長生舉世知食谷肉果菜以養命而不知土地之精皆屬於陰惟元炁乃屬陽一呼一吸爲一息一日夜一萬三千五百息與炁計八百一十丈升降於鼻口呼吸之間凡夫不能掌握皆歸空而散則一息不返人命卒矣故曰養氣留神乃不死之訣莊惠有無樂之問亦此意元炁在太空虛無之中其猶橐籥翕張而不息

脉望卷八

太

有而無形無而有精失之則死得之則生亘古亘今得道昇仙者不知其數皆得冲氣以爲用始成眞慶雲祥烟乃太和妙氣之異名生門死戶乃玄門牝戶之別號凡言門戶者必有物從滋而出入也人欲長生久視當於生門死戶之中窮通塞之端究造化之妙使通天地陰陽二炁往來升降之不窮謂之出入月亦曰出清入玄也

像龜引息通靈不死
如蚌吸月涵養結珠

山家清事云內腎一竅名玄關外腎一竅名牝戶無所感觸則精不外化而復元關可以上通既通則精氣流轉於一身而復歸於元海又能凝神調息以養之至於息調心靜則可以入道大道始初發生乎一炁一炁分爲玄元始二炁三炁結爲三清三色混沌煥爛太空三炁各生三炁疊三成九卽成九霄而爲九天也生神章

脉望卷八

七

云須延總三靈玄元炁始分黃庭經云三炁右廻九道明又曰九炁映明出霄間是三炁爲天地之尊九炁爲萬物之根人能採鍊玄元始三素之氣通感祥烟慶雲之際是謂得造化之樞機聖人之死曰神賢人之死曰復衆人之死曰物何謂神養聖胎於神室身內生身陽神脫質死而不亡也何謂復不與物交性無所着以生爲

寄以死爲歸能虛諸所有而神識靈明出乎物
外輪迴不入陰官莫拘條然自在雖南面王樂
不及也此明心達性禪伯之流超悟眞常永無
係累稍或見地未明修爲有缺着于談空滯於
觀想終則謂之英靈苦爽鬼仙是也或欲出世
則能奪舍投胎何謂物夢魂想念常與物交不
能外物安出物外故命將終形神不能相離如
生龜脫壳螳螂入湯苦楚萬狀既死之後境界

脉望卷八

入

黑暗如夜半飛禽茫然無投隨業識以受生化
爲異類而不覺也人纔終諸處冷惟頂門尚溫
暖者徑歸淨土得道心頭尚溫者再得人身故
內典云頂聖眼生天人心餓鬼腹旁生膝蓋裏
地獄脚板出是也

空彼萬法而妙用在中內景煥爛而返視獨見
故曰空中何物狂雨眉間直入三寸爲腦血之
瓊房魂精之玉室百靈之命宅津液之山源一

名上一赤子乃形軀之上神故曰名爲泥丸

金木之氣青白交會則化碧霞水火之氣黑赤
既濟則化紫雲夫受鍊形氣莫先於眞水火也
眞水非涕唾津液谷氣所化之濁水在乎采太
和妙氣之中自有眞一之水謂之玄泉要當明
其水源之清濁也火本無形因物而生用之無
法則禍發必克僊家行火亦有數等用之則滅
尸鍊魄體變純陽則有符數契合周天日月之

脉望卷八

九

纏度口口相傳不書竹帛夫行水不行火則氣
難上騰行火不行水則不能薰蒸水火既濟而
氤氲氣乃化爲紫雲神聚處氣必朝之故紫霞
翁鬱上朝泥丸覆蓋於中央黃君故曰紫雲覆

黃老 符火見火
鍊圖說

夫神有陰陽因存思念想而後通靈者亦能出
入天門預知未來謂之陰神積水火之炁結而
成祥身內生身胎僊舞蛻謂之陽神陽神爲僊
陰神爲鬼也炁

有清濁谷肉果菜之類滋地根而生長者谷氣也故曰濁太和炁炁生天生地神鬼神帝強名爲道道即炁也炁即道也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搏之不得乃虛無之中清陽之炁也積陰炁者死服陽炁者生精有順逆順則成人逆爲丹母皆行火而有升降也凡夫婦之接名曰劫火亦週三關尾閭故順則成人若乃提縮金龜是謂文火閉息而行是謂武火契合日月謂之符火

脉望卷八

十

故僊人道士閉金鎖徹玉關運璇璣幹日月金精貫頂銀浪衝天是謂逆流故曰逆爲丹母順則形骸逆則骨堅也夫人有耳目者乃神之門鼻口者氣之戶尾閭者精之路神微妙用天真聖功盡於此矣於是至人內視返聽凝其神呼吸太和襲其氣逆運流珠聚其精三寶凝積於神室之內皆化爲神是名三寶君神者人之主將寐在脾熱故天地之大寤在夏人之神則存乎心

人頭有天亦曰天谷魂神居之黃庭經所謂上有魂靈下關元是也形好食味神好食炁炁乃陽神之飯食也生神章云魂生攝遊炁飄飄鍊素華遊炁者乃上天炁也神不得炁以制之則不能靈谷不得炁以充之則不能盈神無以靈將恐歇而去矣谷無以盈將恐竭而空矣谷神既逝人命終矣昔之未遇元炁蕩蕩而去今既明真去而有所復來故曰大還還將上天之炁

脉望卷八

士

以制九天之魂始得谷神不死鉛靜物也元陽譬之汞動物也遊魂譬之土則立中間而合兩頭者也土擒鉛鉛制汞只是以靜制動使元陽之炁與遊魂重來相見凝聚不散復返吾身未生之初耳非隱怪之事也天炁者起於太易之先超乎萬象之外呼吸玄牝之靈潔雪希夷之域乃清虛有道之炁也玉皇神丹訣云知至道者天不殺服元炁者地不

滅能明吐納之理卽便日霞日精月華月英三素五華元皇正氣來合我身皆天炁也太和入體則骨肉輕清頂生圓象隱顯自然故曰天炁歸一身始成自然人如起於不潔之地因於燥濕之處雜腥穢之飲饌混塚尸之蒸鬱斯乃濁惡沉滯之死炁僊道忌焉所以仙人多樓居以其近天炁也黃庭經云至忌死炁諸穢賤

列子云炁聚則生炁散則死夫炁聚則生人不

脉望卷八

七

能禁也炁散則死人不能止也元炁既無禁止則是命屬造化而不屬於我也至人得其樞要能掌握呼吸之息息之出入由吾掌握是我命在吾不屬乎天諺語所謂將息實仙真流傳點化凡愚之言也能悟之者將其息而使不散則自然委和之氣鍾聚於一身久而積功累德自然成真

夫人受胞胎之中綿綿十月氣足神完解胎而

而生謂之嬰兒嬰兒之心但知食乳餘無所知乃含真抱樸之時也既生百日爲物所誘情見於外俄而能笑變嬰爲孩自此乃喪真失樸之始也然後十五爲童二十弱冠耳目聲色七情

六慾純撲蕩然盡矣一日一夜萬死萬生驅役魂神不閉一息乃處世之人生身受罪於無間地獄湮淪汨沒無有出期苟非得道孰能免此莊子一書諄諄於息之一字如生物之以息相

脉望卷八

七

吹也真入之息以踵常人之息以喉物之有知者恃息子之鼻間栩栩然不一而足

內觀經云炁入身來謂之生神去離形謂之死是以聖人盜採天炁歸乎一身聖功冲用三返晝夜不欲暫停

天仙不離於天神仙不離於人地仙不離於地樂石仙不離於陰靈之鬼皆所行之道類使之然如水就濕火就燥也上學之士凝神煉氣復

命歸根體變純陽身起塵劫至於咀嚼朝露嘔嗽沆瀣二景纏絡六炁臻身呼吸大梵之靈英妙用悉享於天厨自然長生歸於天堂矣不食百谷之實土地之精故一身不死於地而無淪塵之苦

心爲朱陵府謂之君火閉息宴坐以心引之則無乎不焚腎爲玄冥府謂之臣火伸腰脇腹閉息行之則無乎不達膀胱謂之民火提動機關脉望卷八

去

金龜吐酸則無乎不升煉上尸則火氣騰陟於絳宮故曰上登朱陵府焚下尸則火氣透徹於尾間故曰下入開光門

詳見靈寶畢法鍊形內

人之頂骨八旂謂之八天亦曰八門中有金樓寶殿玉闕紫房自己無相真人總領萬神居之道成則神光內燭天門豁開嬰兒蛻質於是真人飛從天門而出度人經云上開八門飛入法輪生神章慶此嬰兒蛻者正謂此也

內典云生死妙常惟汝六根更非它物道典云心肝脾肺腎腸胆只可借助爲階梯然則行者可不求上乘之法而自落陰界也乎

宏智師曰一性湛圓本地之光明發耀六根互用通身之手眼隨宜便能眼處作耳處佛事耳處作鼻處佛事一切事不爲眼碍文殊門中發機一切聲不爲耳塵觀音門中透徹一切用不爲身拘一切應不爲事背便於普賢門中出沒脉望卷八

去

長沙和尚曰從眼根返源名爲文殊從耳根返源名爲觀音從心返源名爲普賢文殊是佛妙觀察智觀音是佛無緣大慈普賢是佛無爲妙行三聖是佛之妙用佛是三聖之真體圭堂曰華嚴以文殊爲眼門觀音爲耳門普賢爲心門分之爲三聖合之成一佛真體開合妙用交叅一一交羅重重無盡所以普賢曰汝應入我一毛孔我今示汝佛境界不省這箇意修行徒苦

辛

安國球云若從文殊門入者一切無爲上木无
際助汝發機若從觀音門入者一切音響蝦蟆
蚯蚓助汝發機若從普賢門入者不動步而到
以此三門方便示汝

楞嚴經如是六根隨拔一根脫粘內伏伏歸元
真發明本耀耀性發明諸餘五粘應拔圓脫不
由前塵所起知見明不循根寄根明發由是六
脉望卷八

未

根互相爲用又云識陰若盡則汝見前諸根互
用從互用中能入金剛乾慧圓明精中於中發
化○又云五陰本因同是妄想非汝六根互用
開合此之妄想無時得滅○圭堂云此過關後
事故楞嚴六根互用處云過去諸如來斯門已
成就見在諸菩薩今各入圓明未來修學人當
依如是法○又云或謂教中道無眼耳鼻舌身
意將甚麼互用却不道不與麼爭見得無所以

曰六般神用空不空一顆圓光色非色非斷無
也以神用故能互若局於根塵安能互用也耶

楞嚴經心精發揮十用涉入圓成一心名發心
住心中發明如淨琉璃內見精金以前妙心履
以成地名治地住心地涉知俱得明了遊履十
方得無留碍名修行住行與佛同受佛氣分如
中陰身自求父母陰信冥通入如來種名生貴
住自發心至此謂之入聖胎既遊道胎親奉覺徹如胎已成

未

人相不缺名方便具足住容貌如佛心相亦同
名正心住身心合成日益增長名不退住十身
靈相一時具足名童真住自方便具足至此謂之養聖胎形神
出胎親爲佛子名法王子住此謂之出胎王子表以成
人如國大王以諸國事分委太子彼利利王世
子長成陳列灌頂名灌頂住圭堂曰此之謂形
神俱妙與道合真言妙則超詣世眼矣言合則
如水歸水矣

圓悟云把斷世界不漏絲毫如壺公瓢中自有天地日月圭堂云此所謂乾坤鼎器者也嘗示衆云譬如壺公一瓢中天地日月皆自然華嚴經譬如蓮花果具葉中如蓮花有房蓮房不子蓮子有心擘而取之萬葉耿然而本具也豈從外得者

斬關出路子母分胎謂之一刻之寅

呂祖與珍奴詞云道無巧竅與你方兒一箇子

脈望卷八

太

後午前定息坐夾脊雙關崑崙過此子午非時之子午乃指身中子午也子自尾閭起火午從泥丸退火皆須定息

論語鬼神死生章二能字二知字乃孔子齊死生一人鬼之論

華子病忘儒生已之華子怒子貢怪而問之孔子曰非爾所及顧謂顏回記之以顏子能坐忘也

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謂非特女弗如之吾與女皆弗能如之昔人有問夫子顏回何如人曰仁人也丘弗如也子貢南遊於楚見漢陰丈人孔子曰吾與女何足以識之哉是一樣文法志至焉氣次焉至者到也謂志既至氣卽從而次焉今試以身驗之靜中乍見何必徒以口解精氣爲物遊魂爲變者鬼神也精氣不爲物遊魂不爲變而元陽與遊魂重來相見凝然不動

脈望卷八

太

者仙聖也

絕欲保精以養命離心妄念以養性工夫條件雖多要之不外二門

雨腎湯煎膀胱火熱一道熱汁流入尾閭直上三關此先天之炁自然而然者也若夫鍊精化炁肘後飛金必須一陽初生金蓮復動之時脫出陽宮離其本位方與九重鉄鼓相近下閉上升三車運轉以行防微杜漸之道所謂出乎爾

而反乎爾乃後天之烝有作有為之工也至人
不肯洩機使循文覓訣之輩混淆莫辨茫無下
手雖抽吸提絜而陽宮真烝兀然不應

心中意臍中四腎中鑪三者自不可混淆中先
天元烝也鑪中日逐所生之氣也俱是藥物

死生之際亦難矣老子曰死而不亡者壽言雖

死而實未嘗死方謂之壽也孔子曰未知生焉

知死蓋知生則能了命知死則能了性矣又曰

脉望卷八

主

胡聞道夕死可矣言人能聞道方可以死以其

有死而不亡者在也曾子曰而今而後吾知免

夫言其生平修為兢業保守至末後一着信其

有主張可以死而不亡故出慶幸之辭以曉門

弟子也

死生猶旦暮者自得道之人言也若常人則真死矣

秘圖通行解訣修習性命超生滅都來本是

神氣精

有內藥外藥二項

除此三般無餘說無餘說體

中藏得遇明師道自唱口訣原來深有意屏除

陽初動心神降下子宮與烝合即同朝旦日
相合也烝升一到頂中即月望也烝之升降動
靜一刻工夫比一年節候烝一升一月藏玉兔
動自下而上烝一降一靜自上而下月藏玉兔
日藏鳥自有龜蛇相蟠結相蟠結四象攢中宮

真土結靈鉛內有五行相匹配自然龍虎會丹

田會丹田總此訣周天火候分明說金蓮復動即冬至一

呼一吸以行文武二火呼開吸關龍吟虎嘯開
關龍驚動嬰兒即珠出現撞過尾闕象立春
節至卯沐浴至辰飛龍得位至巳玉枕關上中
下龍泥丸宮象夏至一陰生下降不行火後

脉望卷八

主

復還本位烹之所以一刻工夫運轉週天應一年之節候也上弦細細吸清

風下弦緊閉勿令洩勿令洩烝又急強兵戰勝

用拙提倒提小腹須着力緊撮谷道內中提內

中提貫斗危明月輝輝頂上飛我要三關夾脊

透倒提逆鎖戶也

念囉哩華言鍊心專念念囉

哩堅心志撞透玄關二十四人之背脊上中下三月

華光耀水晶宮慧風吹起舍利子抽出坎中之

之性離成乾金復位舍利子命以鍊離中舍利子黃金色二十四孕

金蓮復動中藏一點升蓮心初生一點升言

此明即是如來客如來客配無為妙用無為無

不為以有為之法為下手運用之妙縱橫一撞崑

崑透三車搬運入華池透下開曰羊車透中開

車入華池下入華池鉛汞相投謂之神水神

水旺滾滾黃河翻浪醍醐灌頂過須彌九也

轉照五須彌甘露洒心從此降從此降入漕溪

漕溪路有幾人知絳宮中間十二級得來方作

脉望卷八

重

上天梯上天梯從此傳此是如來大法船飛出

天門生淨土超升三界作金仙玄牝土釜在身

之所虛開

積炁開關下苦工金蓮復動是真宗金水逆流

無間斷三關九竅自開通青龍白虎翻金鼎白

藕青蓮滿庫紅三物採來歸一窟何愁不證紫

金容蓮心一中一系此指精之初生而無質也

高慶

不高不下半虛空中會取無中有金蓮復動

一陽生急急忙忙去下手運南宮入北斗龍虎

飛騰顛倒走一撞三關如雷吼崑崙頂上翻筋

手天花天雨亂紛紛舍利金丹流入口上冲泥

不用元炁化為甘露流入華池用舌抵腭神水

滿口均作三口嚥下重樓用七分文火輕輕

三呼一吸擗開淨瓶即是玄風雷宇宙咽重樓

開號黃庭所以空開一穴也

脉望卷八

重

此守鍊成丈六紫金身萬劫千年永不朽頂門

常放白毫光半夜日頭真箇有

先文肅公云少年不學墮復墮壯年不學虧復

虧老年不學衰復衰一日不學謂之荒一時不

學謂之狂一息不學謂之忘或問何者謂之學

答曰瞬有存息有養正念常現前是也故云仁

不可終食違道不可須臾離禮樂不可斯須去

正念不可剎那斷

楞嚴金剛圓覺心經嘗以莊子一句破之云字

泰人者發乎天光四經然也蓋般若乃吾人一

段靈光又名智名慧名覺金剛楞嚴讚其堅固萬劫不

朽也圓讚其不着相也楞嚴自定而入金剛圓

覺心經自慧而入皆到彼岸也心者謂般若經

卷甚多此其樞要故以心名之文有文心律有律心此則是為

智

宋杜祁公不信佛法每嘲張文定為佞佛有朱

醫者出入二公門嘗欲勸杜而未便一日杜病

脉望卷八

諸

召朱朱以讀楞嚴未畢不即往既至公怒曰楞

嚴是何等書耶吾知有孔孟而已朱出袖中手

卷呈之公覽竟索餘不覺遽盡十卷乃嘆曰果

奇書也因拉朱謁文定責其不早以告張嘆曰

譬如失物既以得之不必詰其遲也杜自此即

若有得江南名士徐鉉未嘗知有佛書中主以

一帙楞嚴授之曰久聞當見精理旬餘表上曰

臣讀之數過如一器中傾八一器中此絕難曉

中主嘲之嗚呼祁公一覽而十卷遽盡徐鉉

旬而不曉一字非根器之異乎或嘲脉望所錄

枝葉扶疎無當於世用焉知予意欲留之以貽

後人使知世外別有一種道理不全在食色勢

利間也萬一有宿根者出焉則提醒之功豈謬

歟耶

寶顏堂訂正脉望卷之八終

脉望卷八

三

讀脉望跋

吾邑代傳道學至吾師 文肅趙先生始大闢其秘蓋道不外性命故子思子作中庸以提防斯學於似是家波蕩風靡之中首捻天命謂性率性謂道而直指喜怒哀樂欲人就此已發未發不須更忘其戒慎以致中和而成位育固孔門正法眼藏也乃世之譚學者往往守其粗迹至稍涉性命則輒詆之爲二氏使人醜二氏不脉望後跋

前非族且曰道如斯止矣惟先生獨能張膽明目公然取二氏與吾儒并頰而稱曰三氏一聖三聖一人三聖人一道也以是吾儕小子始得剖破拘牽略聞性命宗風而知子思子所以得傳道學特在中庸之一書中庸一書特專在性命之一章性命一章特在喜怒哀樂之四言而以此遂通於顏子不遷曾子不傷孟子不動子貢不得聞又以此通於仙之養命兼夫性佛之

養性兼夫命大都不過是物然後有所悟入以從事斯學而卑之乎視世之所謂道學者嗟乎能忘先生之造化吾儕者哉蜀史長玄公先生之系嗣君也趨庭之訓得之更真問之獨早其留心性命蓋自垂髫而然季五十卽屏絕世緣日夜爲收拾人心是務厭薄書吏勞苦身心則丐散局以居今觀所著脉望一書則公之深造性命入彼實際可想矣謂不媿吾文肅先生之脉望後跋

家傳非耶愚敢爲之說曰欲知子思子得孔氏之傳當求之中庸欲知長玄公得文肅先生之傳當求之脉望卒業手此卷尾與同志者商焉

寧澹居士龔懋賢跋

嘗聞前輩譚學者守矩矱斤斤毋失尺寸一語稍涉性命卽掉背而去之曰是禪也是玄也若將浼已焉詎知微言淵論尚未一啜其醪而闢其戶耶間有竊緒餘以佐談塵又陰勦而陽排之欲以自附於儒其用心亦狹矣故物不通方則國窮學不通方則見陋孔之朝聞是死而不亡之旨也孟之夜氣是純絜之守之旨也三教同源豈虛語哉我伯父文肅相公謂經世者脉望後跋

王

忠義聞而冲素恬養詳見往牒淵源濟美異世同符云

玄白子趙台柱謹跋

永初後跋

脈望八卷

內府藏本

明趙台鼎撰台鼎字長元自號丹華洞主內江人
大學士貞吉之子也其書雜論三教於道藏尤爲
詳悉故名以脈望自比於書內蠹魚三食神仙之
字然陳因相襲未能獨抽奇秘也

庭幃雜錄二卷

〔明〕錢曉輯

北京圖書館分館藏舊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庭幃雜錄
二卷《提要》

庭幃雜錄序

余小子生也晚不獲事吾祖參坡先生暨吾祖母李孺人閱吾父及吾諸伯叔所述庭幃雜錄未嘗不慨然驚惕然思而悚然思奮也開闢生人至夥矣獨稱朱均為不肖何哉以先舜至德不能相肖耳故為衆人之子孫易為賢人之子孫難記稱文王無憂豈前有所承後有所託而可以無憂哉殆謂文王宜憂而不憂耳蓋前有賢父毫髮不類便墮家聲後有聖子身範稍虧便難作則況曰父作之在文王必有所紹之者曰子述之在文庭幃雜錄

序

王必有所開之者惟文王能盡道所以無憂也不然蔡叔以文王為父蔡仲為子而寧能免于憂哉今吾祖何如人吾伯叔何如人吾父又何如人而為子孫者可泄泄已乎聞諸吾父謂吾祖之學無所不窺而特寓意于鑒借以儆世覺人察脈而知其心之多欲也則告以淡泊清虛察脈而知其心之多忿也則告以涵泳寬裕察脈而知其心之蕩且浮也則告以凝靜收斂引經據傳切理當情聞者莫不有省雖家庭指示片語微詞皆可書而誦也伯氏春谷先生先錄其言以備觀省已而諸

伯叔競效而錄之共二十餘卷經倭亂存者無幾吾父慮其盡逸也遂輯其存者釐為上下二卷付之梓人吾王父母心術之微不盡在是也行誼之大亦不盡在是也然善觀人者當其一爾可以知全焉之味矣勉承父命謹題其端以自勗云萬歷丁酉季秋吉旦孫男袁天啓拜手謹書

庭幃雜錄

序

二

庭幃雜錄卷上

明嘉善錢曉訂

問充讓天下於許由經傳不載豈後人附會與父參坡曰按左傳許太岳之後古者申呂許甫皆四岳之後書云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弔朕位讓由之舉或即此乎

宋韓琦為諫官三年所存諫稿欲斂而焚之以效古人謹密之義然恐無以見人主從諫之美乃集主上所信從及足以表主上之德者七十餘章曰諫垣存稿

庭幃雜錄

卷上

一

自序于其首大略曰諫主于理而以至誠將之前輩之忠厚如此今乃有以進言要名者良可悼也

有王某者善風鑑江湖奇士也來訪父坐定聞門外履聲橐橐王傾耳曰有三品官來及至則表兄沈科也王諦觀之曰肉勝骨湏肉稍去則發矣科不憚即起入內見吾母是冬科患病大肉盡脫吾與三弟調理之將愈父謂曰此病但平其胃火去則脾胃自調必愈若滋其腎水水旺則邪火自退亦愈然胃火去則善食必肥不若腎水旺則骨堅而可應王生之言

也因書一方授予使付科如法修服後果精神日旺而浮肉不生明年鄉薦甲辰登第終死馬卿

傳稱孔子家兒不知罵曾子家兒不知怒生而善教也

汝祖生平不喜責人每僮僕有過當刑輒與汝祖母私約我執杖而往汝來勸止我體其意終身未嘗以怒責僕亦未嘗輕罵僕汝曹識之

汝曾祖菊泉先生嘗語我云吾家世不干祿仕所以歷

代無顯名然忠信孝友則世守之第令子孫不失家

法足矣即讀書亦但欲明理義識古人趣向若富貴

庭偉雜錄

卷上

則天也

問吾祖鑿半畝池水冬夏不涸鄰池常涸何也曰池中

置牛骨則不涸出西都志

沈科問六藝御為卑今凡上用之物皆稱御官稱御史

何也曰吳臨川云君之在車與御者最相親近故君

所親近之人謂之御君所親用之物亦謂之御

錢南士問何以謂之市井曰古者一井之地以二十畝

為廬舍因為市以交易故云

袁宏問俗以每月初五十四二十三日為月忌凡事皆

避之何所取義曰陰陽書以是三日為九良星直日故不用其義亦不明河圖九數起三避五初一日起一居坎至初五日五居中十四日二十三日五皆居中五為君象故民庶不可用

凡言語文字與夫作事應酬皆須有含蓄方有味說話到五七分便止留有餘不盡之意令人默會作事亦須得五七分勢便止若到十分如張弓然過滿則折矣

錢昉問寒食禁火相傳為介子推而設果爾止該行于庭偉雜錄

卷上

晉地何四方皆然也曰予嘗讀丹陽集云龍是木之位春屬東方心為大火應火盛故禁火是以有龍禁之忌未必為子推設也

袁宏問月令孟冬臘先祖鄭元注云臘即周禮所謂蜡祭也然則臘蜡同乎曰嘗觀玉燭寶典云臘祭先祖蜡祭百神則臘與蜡異蜡祭因饗農以終歲勤勩而息之臘獵也獵取先禽獸祭先祖重本始也二祭寓意不同所以臘於廟蜡於郊

子華子曰人之性其猶水然水之源至潔而無穢其所

以湛之者久則不能無易也是故方員曲折湛于所遇而形易矣青黃赤白湛于所受而色易矣硃白滌射湛于所閱而響易矣洄伏悠容湛于所容而態易矣鹹淡芳臭湛于所染而態易矣此五易者非水性也而水之流則然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爾輩慎習

沈科初授南京行人司副歸別吾父吾父謂之曰前輩謂仕路乃毒蛇聚會之場予謂其言稍過然君子緣是可以自修其毒未形也吾謹避之質直好義以服庭偉雜錄

卷上

四

其心察言觀色慮以下之以平其忿其毒既形吾順受之彼以毒來吾以慈受可也

記稱弔喪不能賻不問其所費問疾不能餽不問其所欲見人不能館不問其所舍此言最盡物情故張橫渠謂物我兩盡自曲禮入非虛言也汝輩處世宜一一據此推廣如見訟不能解不問其所由見災不能恤不問其所苦見窮不能賑不問其所乏

問天下事皆重根本而輕枝葉記稱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無道則辭有枝葉豈行貴枝葉乎父曰枝葉從

根本而出邦有道則人務實故精神矚於踐履無道則人尚虛故精神矚于詞說

予與二弟

侍吾母

予輩不自知其非

已出也新衣初試旋或污毀吾母夜縫而密浣之不使吾父知也正食既飽復索襟食吾母量授而搏節之不拂亦不恣也坐立言笑必教以正吾輩幼而知禮先母沒期年吾父繼娶吾母來時先母靈座尚在吾母朝夕上膳必親必敬當歲時佳節父或他出吾母即率吾二人躬行奠禮嘗洒淚告曰汝母不幸蚤

庭偉雜錄

卷上

五

世汝輩不及養所可盡人子之心者惟此祭耳為吾子孫者幸勿忘此語

以上男表錄

宋儒教人專以讀書為學其失也俗近世王伯安盡掃宋儒之陋而教人專求之言語文字之外其失也虛觀子路曰何必讀書然後為學則孔門亦嘗以讀書為學但須識得本領工夫始不錯耳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求放心是本領學問是枝葉

作文句法字法要當皆有源流誠不可不熟玩古書然不可蹈襲亦不可刻意摹擬須要說理精到有千古不可磨滅之見亦須有關風化不為徒作乃可言文若規規摩擬則自家生意索然矣

近世操觚習藝者往往務為艱詞晦語或二字三字為句以自矜高古甚或使人不可句讀而味其理趣則漠然如嚼蠟耳此文章之一大厄也爾輩切不可效之

文字最可觀人如正人君子其文必平正通達如奸邪庭偉雜錄 卷上

小人其文必艱澁崎嶇

士之品有三志於道德者為上志于功名者次之志于富貴者為下近世人家生子稟賦稍異父母師友即以富貴期之其子幸而有成富貴之外不復知功名為何為況道德乎吾祖生吾父岐嶷秀穎吾父生吾亦不愚然皆不習舉業而授以五經古義吾生汝兄弟始教汝習舉業亦非徒以富貴望汝也伊周勛業孔孟文章皆男子常事位之得不得在天德之修不修在我毋棄其在我者毋強其在天者

欲潔身者必去垢欲愈疾者必求醫昔曹子建文字好人譏彈應時改定豈獨文藝當爾哉進德脩業皆當如此

晏元獻公嘗言韓退之扶持聖教剷除異端則誠有功若其祖述墳典憲章騷雅上傳三古下籠百世橫行潤視于綴述之場者子厚一人而已蓋深取柳而抑韓也爾輩試虛心觀之二公之學識相去頗遠當知晏公之言不虛耳唐人余知古與歐陽生書議韓愈之陋曰其作原道則崔豹答牛生書作諱辨則張誠庭偉雜錄 卷上

論舊名也作毛穎傳則袁淑太蘭王九錫也作送窮文則楊子雲逐貧賦也當時蓋甚輕之惜今人讀書不多不知韓之蹈襲耳

當理之言人未必信修潔之行物或相猜是以至寶多疑荆山有淚

讀書貴博亦貴精蘇文管仲論近世刊本皆作彼管仲者何以死哉及得宋刻則何字乃可字與上文可以死正相應許渾詩湘潭雲盡暮山出此世本也及觀劉巨濟收渾手書則山字乃煙字也潘榮史斷引少

耳墨子曰吳起之裂其功也西施之沉其美也豈非

明証哉

作詩以真情說真境方為作者周濂溪和費令將山詩

云是處塵勞皆可息清時終忍辭官此由表之語

何其溫柔敦厚也若嬰情闕託與青山徒令人可

厭耳

楊升庵嘗評韓退之贈張晴詩云久欽江總文才妙自
嘆虞翻骨相屯以忠厚自比而以奸邪待人豈聖賢
諒已恕人之意此乃韓公生平病處而宋人多學之

謂之占地步心術先壞矣何地步之有此論最當今
之人抑又甚焉陰含譏諷如訕如詈此小人之尤者
不可效也

問史記庚死獄中何以謂之庚曰案史記說文束縛梓
桎為史庚庚古通用也

郁九章來訪坐設伍員之員宜作運父曰豈惟如此澹
臺滅明之澹管子淮南子皆音潭郁曰澹與淡同乎
淡音琰澹音潭文選澹淡連用本二字非一字也鍾
繇字元常取咎繇陳謨彰厥有常之義今多呼繇為

由亦悞也郁曰此更有何証曰晉世說載庾公謂鍾
會曰何以久望卿遙遙不至謂舉其父諱以嘲之此
明証矣又五代王朴朴平豆反而今人皆呼為撲似
此之類不可枚舉

宋儒謂易經象象卦爻皆取義於物象者屏之名狀如
屏而小角善知吉凶交廣有之土人名曰猪神屏形
獨角知幾知微是則象者取于幾也象大荒之獸人
希見生象按其圖以想其形名之曰像是則象者取
于像也孔穎達云卦者掛也掛之于壁也蓋懸物之

我也近世楊慎非之謂卦者圭也古者造律制重六十四黍為一圭則六十四象總名為卦亦自有理應劭曰圭者自然之形陰陽之始則卦者亦自然之形陰陽之始其為字從卜為義從圭為聲亦為義古文圭亦音卦本經云爻者交疏之窓也其字象窓形今之象眼窓也一牕之孔六十四六牕之孔凡三百八十四也是則爻者義所旁通也

坤順乾而育物陽資陰也月遠日而生明陰避陽也

魚生流水者皆鱗白魚生止水者皆鱗黑

庾信雜錄

卷上

+

予夜讀君陳篇父問曰君陳是何人對曰不知曰是周公之子伯禽之弟王伯厚言之甚詳且坊記注有明文可証

比鄰沈氏世讐余家吾母初來吾弟兄尚幼吾家有桃一株生出牆外沈輒鋸之吾兄弟見之奔告吾母母曰是宜然吾家之桃豈可借彼家之地沈亦有果生過予牆東初生母呼吾弟兄戒曰鄰家之果慎勿摸取一枚并戒諸僕為守護及果熟請沈女使至家面摘之以金送還吾家有早走入彼園彼即撲死明日

彼有羊竄過墻來群僕大喜亦欲撲之以償昨憾母曰不可命送還之沈某病吾父往賒之貽之藥父出母復遣人告群鄰曰疾病相恤鄰里之義沈負病家貧各出銀五分以助之得銀一兩三錢五分獨助米一石由是沈遂忘讐感義至今兩家姻戚往還古語云天下無不可化之人諒哉

有富室娶親乘巨舫自南來經吾門風雨大作舟觸吾家船坊倒焉鄰里共梓其舟人欲償所費吾母聞之問曰媳婦在舟否曰在舟中因遣人謝諸鄰曰人家

庾信雜錄

卷上

+

娶婦期于吉慶在路若賠錢舅姑以為不吉矣况吾坊年久積朽將頽彼舟大風急非力所及幸寬之眾從命

吾母愛吾兄弟踰于已出未寒思衣未飢思食親友有饋果饌必留以相飼既娶婦依然啣育無異韶齔也吾婦感其殷勤泣語予曰即親生之母何以踰此妻家或有餽雖甚微不敢私嘗必以奉母一日偶得鰕婦親烹命小僮胡松持奉松私食之少頃婦見姑問曰鰕堪食否姑愕然良久曰亦堪食婦疑退而鞠

松則知其窈食狀復走謁姑曰鰕不送至而曰堪食
何也吾母笑曰汝問則鰕必獻吾不食則松不窈吾
不欲以口腹之故見人過也其厚德如此
以上男表裏錄

庭偉雜錄

卷上

上

庭偉雜錄卷下

明嘉善錢曉訂

王虛中解書法詞之內不可減減之則為鑿鑿則失本
意詞之外不可增增之則為贅贅則壞本意此至要
之言然得其詞者淺得其意者深汝輩讀書勿專守
著詞語須逆其志于詞之內會其神于詞之外庶有
益耳

仲尼題吳季子墓曰止有吳延陵季子之墓議者謂勝
碑碣千言張子韶祭洪忠宣止曰維某年月日具官

庭偉雜錄

卷下

一

某謹以清酌之奠昭告于某官之靈嗚呼哀哉伏惟
尚饗景靈深美其情悲愴乃過于詞可見文不如質
實能勝華此可為作文之法

象緯術數君子通之而不欲以是成名詩詞賦命君子
學之而不欲以是譁世何也有本焉故也

六朝顏之推家法最正相傳最遠作顏氏家訓諄諄欲
子孫崇正教尊釋學宋呂蒙正晨起輒拜天祝曰願
敬信三寶者生於吾家不特其子公著為賢宰相歷
代諸孫如居仁祖謙輩皆聞人賢士此所當法也

吾目中見毀佛闢教及拆僧房僭寺基者其子孫皆不振或有奇禍碌碌者姑不論崑山魏祭酒崇儒闢釋其居官毀六祖遺鉢居鄉又拆寺興書院畢竟絕嗣繼之者亦絕再雙江為蘇州太守以興儒教闢異端為已任勸僧蓄髮歸農一時諸名公如陸榮顧存仁輩皆佃寺基闢爵公無嗣即有嗣當亦不振也吾友沈一之孝弟忠信古貌古心醇然儒者也然亦闢佛近又拆庵為家廟聞陸秀卿在岳州亦專毀淫祠而間及寺宇論沈陸之醇腸碩行雖百世子孫保之可

庭偉雜錄

卷下

二

也論其毀法輕教寧能無報乎爾曹識之吾不及見也

問作詩之法曰以性情為境以無邪為法以人倫物理為用以溫柔敦厚為教以凝神為入門以超悟為究竟

詩起於三百篇學詩者皆沿其下稍忘其本始

起非分之思開無謂之口行無益之事不如其已

自小學久廢爾雅釋文無留心者士人行文多所謬誤雖正史不免焉按說文率鳥者繫生鳥以來之名罔

圖音由故獵人有圖鹿唐呂溫乃作由鹿賦以圖為由誤也蜀人謂老為瞿取瞿瞿黃髮義有賊王小幡作亂宋史乃作王小波當改正

可愛之物勿以求人易犯之愆勿以禁人難行之事勿以令人

終日戴天不知其高終日履地不知其厚故艸不謝榮于雨露子不謝生于父母有識者須反本而圖報勿貿貿焉已也

語云斟滿人概之人滿神概之此良言也智周萬物守

庭偉雜錄

卷下

三

之以愚學高天下持之以樸德服人群蒞之以虛不待其滿而常自概之雖鬼神無如吾何矣

呢喃燕子語梁間底事來驚夢裡閑說與旁人渾不解杖藜攜酒過芝山此劉季孫詩也季孫時以殿直監饒州酒王荆公以提刑至饒見是詩大稱賞之適郡學生持狀請差官攝州學事公判監酒殿直一郡大驚由是知名青衫白髮舊參軍旋糶黃梁置酒樽但得有錢留客醉也勝騎馬傍人門此盧秉詩也荆公見而稱之立薦於朝不數年登卿貳石林珊瑚詩話

侈載其事今之上官有惜才如荆公者乎即著書滿車誰肯顧者此英雄所以長擯世道所以日衰也

見精始能為造道之言養盛始能為有德之言其見卑而言高與養薄而徒事造語者皆典謨風雅之罪人也

黃蘇皆好禪說者謂子瞻是士夫禪魯直是祖師禪蓋優黃而劣蘇也人皆知二公終身以詩文為事然二公豈淺淺者哉子瞻無論其立朝大節即陽羨買房焚券一細事亦足砥污起懦魯直與人書論學論文

庭偉雜錄

卷下

四

一切引歸根本未嘗以區區文章為足恃者餘冬序錄膏類其語如云學問文章當求配古人不可以賢於流俗自足孝弟忠信是此物根本養得醇厚使根深蒂固然後技藝茂耳又云讀書須一言一句自求已身方見古人用心處如欲進道須謝去外慕乃得全功又云置心一處無事不辨讀書先令心不馳走庶言下有理會又云學問以自見其性為難誠見其性坐則伏于几立則垂于紳飲則形于尊羹食則形于蓮豆升車則驚和與之言奏樂則鐘鼓為之說故

無適而不當至于世俗之學君子有所不暇又云學問須從治心養性中來濟以玩古之功三月聚糧可至千里但勿欲速成耳此等處皆汝輩所當服膺也顧子聲王天有劉光浦在坐設酒相款劉稱吾父大節凜然細行不苟世之完德君子也父曰豈敢當當自默默檢點有十過未除正賴諸君之力共刷除之王問何者為十父曰外緣役役內志悠悠常使此日閑過一也聞人之過口不敢言而心常尤之或遇其人而不能救正二也見人之賢豈不愛慕思之而不能

庭偉雜錄

卷下

五

與齊輒復放過三也偶有橫逆自反不切不能感動人四也愛惜名節不能包荒五也終日閑邪而心不能無妄思七也有過輒悔如不欲生自謂永不復作矣而日復一日不覺不知旋復忽犯八也布施而不能空其所有忍辱而不能遣之于心九也極慕清淨而不能斷酒肉十也顧曰謹受教且顧余兄弟曰汝曹識之此尊翁實心寡過也

夏雨初霽槐陰送涼父命吾兄弟賦詩余詩先成父擊節稱賞時有惠芻者父命范裁縫製服賜余而吾母

不知也及衣成服以入謝母詢知其故謂余曰二兄未服汝何得先且以語言文字而遽享上服將置二兄於何地褫衣藏之各製一衣賜二兄然後服

吾父不問家人生業凡薪菜交易皆吾母司之秤銀既平必稍加毫厘余問其故母曰細人生理至微不可虧之每次多銀一厘一年不過分外多使銀五六錢吾旋節他費補之內不損已外不虧人吾行此數十年矣兒曹世守之勿變也

余幼頗聰慧母欲教習舉子業父不聽曰此兒福薄不

庭偉雜錄

卷下

能享世祿壽且不永不如教習六德六藝做箇好人暨可濟人最能種德俟稍長當遣習暨余十四歲五經誦遍即遣游文衡山先生之門學字學詩既畢姻授以古暨經令如經史潛心玩之且囑余曰暨有八事須知余請問父曰志欲大而心欲小學欲博而業欲專識欲高而氣欲下量欲宏而守欲潔發慈悲惻隱之心拯救大地含靈之苦立此大志矣而于用藥之際兢兢以人命為重不敢妄投一劑不敢輕試一方此所謂小心也上察氣運于天下察艸木于地中

察情性于人學極其博矣而業在是則習在是如承蜩如貫虱毫無外慕所謂專也窮理養心如空中朗月無所不照見其微而知其著察其迹而知其因識誠高矣而又虛懷降氣不棄貧賤不嫌臭穢若痼瘕乃身而耐心救之所謂氣之下也遇同儕相處已有能則告之人有善則學之勿存形迹勿分爾我量極宏矣而病家方苦湏深心體恤相酬之物富者資為藥本貧者銜不可受於閭室黷眉之日豈忍受以自

肥戒之戒之

庭偉雜錄

卷下

表弟沈稱病心神恍惚多驚悸不寧求藥于余既授之父偶見命取半天河水煎之半天河水者乃竹籬頭空樹中水也稱問水不同乎父曰不同行義曹辨之未悉也半天河水在上天澤水也故治心病臘雪水大寒水也故解一切熱毒井華水清冷澄澈水也故通九竅明目去酒後熱痢東流水者順下之水也故下藥用之倒流水者回旋流止之水也故吐藥用之地漿水者掘地作坎以水攪渾得土氣之水也故能解諸毒甘爛水者以木盆盛水杓揚千遍泡起作珠

數千顆此乃攬^鉢之糞之水也故治霍亂入膀胱止奔豚也

以上男素裳錄

古人慎言不但非禮勿言也中庸所謂庸言乃孝弟忠信之言而亦謹之是故萬言萬中不如一默

童子涉世未深良心未喪常存此心便是作聖之本

癸卯除夕家宴母問父曰今夜者今歲盡日也人生世間萬事皆有盡日每思及此輒有惻然遺世之想父曰誠然禪家以身沒之日為臘月三十日亦喻其有

庭惺雜錄

卷下

八

盡也須未至臘月三十日而預為整頓庶免臨期忙亂耳母問如何整頓父曰始乎收心終乎見性予初講孟子起對曰是學問之道也父領之

余幼學作文父書八戒于稿簿之前曰母勸學母雷同母以淺見而窺母以滿志而發母以作文之心而妄想俗事母以鄙穢之念而輕測真詮母自是而惡人言母倦勤而怠已力

韓退之符讀書城南詩專教子取富貴識者陋之吾教爾曹正心誠意能之乎予應曰能問心若何而正

對曰無邪即正問意若何而誠曰無偽即誠叱曰此口頭虛話何可對大人須寔思其何以正何以誠始得余瞿然有省

詩文有主有從文以載道詩以道性情道即性情所謂主也其文詞從也但使主人尊重即無僕從可以遺世獨立而蘊藉有餘今之作文者類有從無主掣幌徒飾而實意索然文果如斯而已哉

野葛雖毒不食則不能傷生情欲雖危不染則無由累已問何得不染曰但使真心不昧則欲念自消偶起

庭惺雜錄

卷下

九

即覺覺之即無如此而已

古人有言畸人碩士身不庸于時名不顯于世爵其積而不得施終于淪落而萬分一不獲自見者豈天道之乎時已過矣世已易矣乃一旦其後之人勃興焉此必然之理屢屢有徵者也吾家積德不試者數世矣子孫其有興焉者乎

父自外歸輒掩一室而坐雖至親不得見之子輩後戶隙私窺但見香煙裊繞衣冠儼然素髯飄飄如植如塑而已

父與子講太極圖吾母從母聽之父指圖曰此一圖從伏羲一畫圖將轉來以形容無極太極的道理母笑曰這箇道理亦圈不住只此一圖亦是矣父告子曰太極圖汝母已講竟遂掩卷而起

父每接人輒溫然如春然察之微有不同接俗人則正色緘口諾諾無違接尊長則斂智黜華意常下接後輩則隨方寄誨誠意可掬惟接同志之友則或高談雄辯聳聽四筵或婉語微詞頻驚獨坐聞之者未始不爽然失帖然服也

庭偉雜錄

卷下

十

母以飲食傷脾胃母以牀第耗元陽母以言語損現在之福母以田地造子孫之殃母以學術悞天下後世丙午六月父患微疾命移榻于中堂告諸兄曰吾祖吾父皆預知死期皆沐浴更衣蕭然坐逝皆不死於婦人之手我今欲長逝矣遂閉戶謝客日惟焚香靜坐至七月初四日親友畢集諸兄咸在呼予攜紙筆進前書曰附贅乾坤七十年飄然今喜謝塵緣須知靈運終成佛焉識王喬不是仙身外幸無軒冕累世間謾有性真傳雲山千古成長往那管兒孫俗與賢接

筆而逝

遺書二萬餘卷父臨沒命撫其重者分賜姪輩餘悉收藏付余母指遺書泣告曰吾不及事汝祖然見汝父傳極群書猶手不釋卷汝若受書而不能讀則為罪人矣予因取遺籍恣觀之雖不能盡解而涉獵廣記則自早歲然矣

吾母當父存日賓客填門應酬不暇而吾不見其忙及父沒衡門悄然形影相弔而吾不見其逸

庭偉雜錄

卷下

土

以上男表表錄

潘用商與吾父友善其子恕無子余幼鞠于其家父沒母收回告曰一家有一家氣習潘雖良善其詩書禮義之習不若吾家多矣吾蚤收汝隨諸兄學習或可成

予隨四兄夜誦吾母必執女工相伴或至夜分吾二人寢乃寢

吾父不刻吾祖文集以吾祖所重不在文也及書房兩漏先集朽不可整始悔之吾父亡吾母命諸兄先刻一螺集曰母貽後悔

遇四時佳節吾母前數日造酒以祭未嘗不敢私嘗一滴也臨祭一牲一菜皆潔誠專設既祭然後分而享之嘗語余曰汝父年七十每祭未嘗不哭以不逮養也汝幼而無父欲養無由可不盡誠于祀典哉

每遇時物雖微必獻未獻吾輩不敢先嘗

四兄善夜坐嘗至四鼓余至更餘輒睡然善早起四兄睡時母始睡及吾起母又起矣終夜不得安枕鞠育之苦所不忍言

二兄移居東墅予與四兄起從之學家僅名阿多者送庭惇雜錄 卷下

吾二人至館及歸見路旁蚕豆初熟採之盈襖母見曰農家待此以食汝何得私取之命付米一升償其直四兄聞而問母曰娘雖付米阿多必不償人母曰必如此然後吾心始安

四兄補邑弟子母語余曰汝兄弟二人辟猶一體兄讀書有成而弟不逮豈惟弟有愧色即兄之心當亦歉然也願汝常念此努力進修讀書未熟雖倦不敢息作文未工雖鈍不敢限百倍加工何遠不到

乙卯四兄進浙場文極工本房取首卷偶以中庸義太

凌駕不得中式後代巡行文給賞母語余曰文可中而不中是謂之命倘文猶未工雖命非命也爾勉之弟勤修其在已者得不得勿計也

三兄早世吾母哭之哀告余曰汝父原說其不壽今果然因收七姪八姪教育之如吾兄弟幼時茹苦忍辛蓋無一日樂也

余與二姪同入泮母曰今日服衣巾便是孔門弟子纖毫有玷便遺愧儒門以是余兢兢自守不敢失墜

吾祖怡杏翁置房于亭橋西許父遺命授余母告曰房庭惇雜錄 卷下

之西王鵲之屋也當時鵲初造樓而邑丞倪璣嚴行火衛之例汰應毀汝父憐之毀已之房以代彼但就倪批一官帖以明疆界而已汝體父此意則一切鄰居皆當愛恤皆當屈己伸人嘗記汝父有言君子當容人母為人所容寧人負我毋我負人倘萬分一為人所容又萬分一我或負人豈惟有愧父兄寔亦慙負天地不可為人矣

吾母暇則紡紗日有常課吾妻陸氏勸其少息曰古人有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之戒我輩何人可無事而食

故行年八十而服業不休

遠親舊戚每來相訪吾母必殷勤接納去則周之貧者必程其所送之禮加數倍相酬遠者給以舟行路費委曲周濟惟恐不逮有胡氏徐氏二姑乃陶庄遠親久已無服其來尤數待之尤厚久留不厭也劉光浦先生嘗語四兄及余曰衆人皆趨勢汝家獨憐貧吾與汝父相交四十餘年每遇佳節則窮親滿座此至美之風俗也汝家後必有聞人其在爾輩乎

九月將寒四嫂欲買綿為純帛之服以禦寒母曰不可庭偉雜錄

卷下

七

三斤綿用銀一兩五錢莫若止以銀五錢買綿一斤汝夫及汝冬衣皆以絮為骨以綿覆之足以禦冬餘銀一兩買舊碎之衣浣濯補綴便可給貧者數人之用恤窮濟衆是第一件好事恨無力不能廣施但隨事節省儘可行仁

母平日念佛行住坐卧皆不輟問其故曰吾以收心也嘗聞汝父有言人心如火火必麗木心必麗事故曰必有事焉一提佛號萬妄俱息終日持之終日心常斂也

四兄登科報至吾母了無喜色但語予曰汝祖汝父讀盡天下書汝兄今始成名汝輩更須努力
以上男表哀錄

庭偉雜錄

卷下

七

2034482

S
Z121.5

16b

庭偉雜錄

跋



21181888442878

庭偉雜錄者吾內兄袁表等錄父參坡公并母李氏之言也參坡初娶王氏生子二曰表曰襄表五歲襄四歲王氏沒繼娶李氏生子三曰裳曰表曰衮衮十歲參坡亡又二十七年李氏棄世故表襄所錄父言居多而袁幼不及事父獨佩母言自淑耳參坡博學惇行世罕其儔李氏賢淑有識磊磊有丈夫氣觀茲錄可以想見其人矣錢曉識

庭偉雜錄二卷

編修程晉
芳家藏本

明嘉善袁表等錄其父母之訓而錢曉所訂定者也表父參坡生五子長卽表次曰襄曰裳曰表曰衮表嘗舉於鄉衮游文徵明之門能以文學世其家曉婚於袁氏故刪定而爲之跋云